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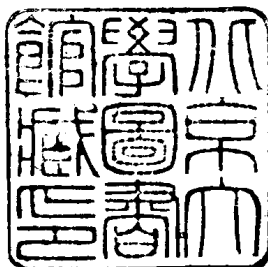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八一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68/1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八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3.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八一冊目次

子部・類書類

彙苑詳註三十六卷(二)

題〔明〕王世貞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三年鄒道元刻梅墅石渠閣補修本

..... 一

新選古今類腴十八卷

〔明〕王世懋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九年舒石泉集賢書舍刻本

..... 一四七

彊識畧四十卷(一)

〔明〕吳楚材輯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七年陽春園刻本

..... 五七八

彙苑詳註三十六卷(二)

題(明)王世貞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三年鄒

道元刻梅墅石渠閣補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彙苑詳註

三十六卷》提要

彙苑詳註卷之三十

花部

花

旖旎旖旎貌 落藥落藥貌 橫參花葉落而樹 擣錦布

繡旖旎貌 狎獵貌 吐葩揚榮含華發榮 重葩掩

葉皆言花 蓑蓑下聖貌 芬葩含芬吐芳 香也敷

葢歲葢歲貌 蓑蓑蓑蓑貌 落英飄飄花之 吐芳揚烈言其

香而動郁郁非非 掩駿必弗花葉次比貌 煌煌扈扈鮮明

紛溶花葉 發秀吐榮艷艷 艷艷艷艷 纖縹紛敷

花之彩色花時 花時花時更別種也 艷艷艷艷 艷艷艷艷

亂布也花時 花時花時更別種也 艷艷艷艷 艷艷艷艷

彙苑詳註卷三十

風兮發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絳絳

日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舞山香父鸞問之
云西王母宴羣仙有舞者戴研光帽簪花舞山香上
曲未終花皆落去東坡註踏落花羊欣詩王武仲仲曰若可去吾
簪一花溫公不喜華靡二十登科赴闕喜宴獨不鵲
鳴喚花許漢陽舟行迷入一溪夾岍皆花苞忽一鶯
語能笑言至暮花落尤亦
隨落水中華英花木考

梅花 小名花白實似杏而味酸出黃嶺山學
在嶺白嶺梅在野曰野梅官閣中所
種曰官梅范石湖作梅譜凡九十種

玉綴珠離水懸霓布花之花形霜彩永漸梅花也流連
下水綺梅瓊蕊弄花魁未論金鼎和羹事且庾嶺梅
漸大更嶺十梅花南枝已落北聘海棠恨時不同耳全
技未開寒瘦之候異也六帖聘海棠以梅聘海棠包

集苑詳註 卷三十 三

城寄梅 折梅逢驛使奇與嶺頭人江南無
記寄梅所有聊贈一枝春陸或贈范曄
吳芳指落獨暄妍占斷清芬向小園玉骨玉骨稍柔
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玉骨玉骨稍柔
嫌粉浹素面常嫌粉淡洗粧不褪唇紅高鉛華洗盡
情華見雪肌夏吳姬面殷勤小梅花優香梅花中尤
將真色副生枝
梅花優于香挑梅格寒心末肯隨春態酒量無端上
花優于色彈雅梅格寒心末肯隨春態酒量無端上
業與清白玉堂兒家門戶重重閉春色因何得入來
枝東坡
仙姿姑射仙姿不畏寒謝公主花五出特驚公
額黃映日疑飛燕服公窗前月尋常一樣窓前月纔香
扮含風冷太真今甫眉春楊梅占永安雪態水姿壓
艷素艷雪頻樹清楊魁春楊梅占永安雪態水姿壓
麝齋小圃湘景正凄迷神吟藥巡簷素蕊梅花笑山

掠骨凝脂紫削與川能換骨春風
 雪點寒枝吹酒上凝脂方子適
 毛澤民認辨認桃無緝葉辨杏
 額引倚欄看蜀州有紅梅數株郡侯建閣局輪方盛
 不見人惟東望開有詩云憑仗高樓莫
 吹笛大家留取倚欄看唐拾遺錄紫蒂苑羣臣各
 脂梅二種西京雜記元獻移紅梅原獨盛于枯蘇晏
 游路園吏得一枝分接元獻移植西岡岡中貴
 都下始有二本韻府紅羅亭李後主作紅羅亭四
 歌詩話宋詩話
 蠟梅蠟國來栗玉國離舊金鍾細首行
 不是花水魂滴墮玉皇家不食煙火
 更殮蠟化作黃姑驕造揚揚誠齋
 將蠟染貯幽香滿面宮粧淡淡黃絳紗
 花梅溪封蠟貯幽香張于湖
 集苑群詠卷三十
 不滿意染微露披拂
 金香鎖春寒
 人香不展山谷
 類司蜜脾色本非梅類以其與梅同時香又相近色
 俗謂之狗梅經接者花味
 似謂之狗梅經接者花味
 也最先開發檀香梅色深黃似紫檀花密香極清芳
 始遇梅香初不以形狀貴也此花多宿葉結
 實如聖鈴尖長寸餘又如大挑奴子在其中然蠟
 谷謂京洛間有一種花香氣如梅類考
 安工然蠟所成因名焉華夷花木考
 桃花植物感陽氣較暢始華于典術曰挑有五木
 者門以厭邪此仙木也
 灼華桃之天天穠華
 灼灼其華何彼穠華
 如桃李何彼穠華
 始華仲春驚蟄農
 日桃始華農

開落暖律酒催第一春梅花已謝杏花初半播土三
杏盛開半落園圃何處殘紅花已謝杏花初半播土三
輕土之田王元長殘紅花已謝杏花初半播土三

爭春館太安園中有一株杏樹其花初開時食之
其味清香如蜜一食之其味清香如蜜一食之其味清香如蜜

探花宴神龍以來唐進士初會杏花園
坊曹林異是探花宴神龍以來唐進士初會杏花園

朱陳杏徐州古豐縣朱陳村有杏樹
其樹甚大其花甚多其樹甚大其花甚多其樹甚大其花甚多

二花阮文
詩話維維孔子遊維維之林生杏樹之上二花阮文

梨花說文曰梨果也從木利聲本草名快果地
種曰紅消秋白香水梨梨

甘棠蔽蔭勿剪勿伐注棠杜津潤白露凝露
果宗梨之宗張數富貴象自然有富貴氣象

一枝春梨花一枝春帶雪玉肌清素粉香殘
一枝春梨花一枝春帶雪玉肌清素粉香殘

秋花武后嘗李秋出梨花示羣臣宰相以爲祥
日陰陽不相奪倫演則爲災故冬無陽夏無陰

壓帽損帽簷至頭不舉新雲記洗粧開時人多
史唐壓帽損帽簷至頭不舉新雲記洗粧開時人多

梨花春杭州其俗釀酒時梨花春
青旗沽酒趁梨花長慶集
時目爲紅座梨書檀梨司馬相如作賦不知盛嬌之

花盛開前宋知川朱慶基
會飲紅梨花盛開時歌陽

牡丹花之富貴者也按本草一名鹿韭一名鼠
牡丹花之富貴者也按本草一名鹿韭一名鼠

呈新巧雪弄輕陰穀雨乾牛坐雲幕護寒化工傾
城采翠蓋牙籤幾百林楊家妙妹夜遊初五花回詞絕狀

千錢買花王人謂壯州爲花王姚黃真
如折舒元與賦千錢買花王人謂壯州爲花王姚黃真

客十二客圍以壯州姚黃千葉者花出千氏姚氏
爲黃客張景修姚黃千葉者花出千氏姚氏

魏華千葉出
千氏牛氏家比姚黃千葉者花出千氏姚氏

魏華千葉出
魏華千葉出

魏華千葉出
魏華千葉出

魏華千葉出
魏華千葉出

深紅頗近紫色花面
 大幾尺故以一名
 鹿胎紅
 黃翎紅子花也色微紫
 綵霞
 其色先麗疊羅
 中開最早而妖麗奪目故名迎日
 如醅顏
 迎日紅
 花與醉西施
 粉白
 名而瑞露蟬
 碧心如合蟬狀
 乾花
 粉紅花而分蟬旋
 小千葉皆粉紅花之傑者大千葉無碎花亦大千葉
 花導瑣碎故以大小別之此二十一品指紅花之著
 也紫繡毬
 一名新紫花蓋魏花之別品也其花間正
 乾道
 紅其出未十年
 潑墨
 新紫花之子花也單葉深
 近葛巾
 紫花圓正而富麗如
 福嚴紫
 葉少於紫繡毬
 之葛巾
 世人所戴葛巾狀
 卷三
 按歐公所紀有玉板白出於福嚴院土人云
 此花有白西京涑謂之舊紫色豈亦出福嚴
 蓋姚黃之別品也其花間淡高秀可亞姚
 黃慶雲黃花葉重穠然輪囷以故得名
 青心黃
 心正青一本花起往有兩品或正黃氣毬
 圓如毬或層起成樓子亦甚異矣
 黃氣毬
 花葉圓正
 周背相承
 玉樓子
 白花起樓高標逸韻
 劉師哥
 帶微
 易使可愛
 玉樓子
 自然是風塵外物
 劉師哥
 帶微
 紅多至數百葉纖如
 玉覆盆
 一名玉炊餅蓋
 碧花
 止
 可愛莫如何以得各
 玉覆盆
 圓頭白也
 碧花
 止
 著按牡丹在洲洛陽為第一在蜀天彭為第一
 抵洛中舊品獨以姚魏為冠
 天彭則紅花以狀元紅
 為第一紫花以紫繡毬為第一黃花以禁苑黃為第一
 一白小花以玉樓子為第一故天彭御衣黃
 千葉色淡鵝
 彭號初開微有黃色如新出
 大紅舞青猊
 千葉色微小
 黃鵝兒後漸白不甚大
 大紅舞青猊
 千葉樓子
 金
 中出五
 石櫛
 類王家紅曹縣狀元紅
 千葉樓子
 金
 青
 出五
 石櫛
 類王家紅曹縣狀元紅
 千葉樓子
 金

狀元紅 大平頭微紫每王家大紅千葉胎紅而大
紅剪絨 共千頭大紅綉毬 花類王家大紅西瓜穠
樓子小 八紅千頭金絲大紅平頭不掛大每金
線映日紅 細千葉血紅千頭開錦袍紅 石家紅
頭平 七寶冠 又名八寶旋心 醉胭脂 每千葉樓莖長
紅 大葉桃紅 俱千桃紅舞青猊 河陽名出五青
壽春紅 胎瘦小 殿春芳 千開選醉仙桃 此花紅外
開梅紅平頭 桃紅美人紅 皺葉桃紅 此花紅外
難開蓮藍紅 似蓮 海天霞 開大如盤桃紅西瓜穠
胎紅而長 翠紅粧 開陳州紅 葉桃紅西番頭挑
紅線 四面鏡 桃紅鳳頭 高千葉花 嬌紅樓臺 千葉
紅輕羅紅 淺嬌紅 花紅綉毬 俱千葉此種梅紅
樓子 花紅平頭 銀紅桃 色極嬌圓如紅醉嬌
紅 嬌紅 色如魏紅 出莖紅桃 莖長二尺餘 西子
開圓 海雲紅 紫玉 紅絲較大尺許 玉芙蓉 千葉樓
則素鸞嬌 千葉 水紅毬 叢生 玉鬼天香 一種一
開頭極大 中出 醉楊妃 二種 千葉樓宜陽 赤玉盤
二如兔耳 粉西施 千葉 玉樓
外白內紅 回回粉 西細粉 千葉 粉西施 千葉
春兩歲開 觀音而 千葉 粉娥嬌 千葉 合歡花 千葉
西天香 三四日則白 醉春容 芙蓉 合歡花 千葉

醉西 肉西 三學士 紫舞青霓 千葉中出腰
金紫 千葉 腰有 卽墨紫 千葉 丁香紫 瑞香紫
大平頭紫 千葉 徐家紫 茄花紫 千葉 紫姑
仙千葉 紫羅袍 千葉 紫重樓 千葉 紫紅芳
烟籠紫 駝褐裏 千葉 淡藕絲 千葉 白舞
青猊 千葉 萬卷書 千葉 玉繡鞋 伏家白 鳳尾
名玉重樓 千葉 無瑕玉 玉繡鞋 伏家白 鳳尾
白 千葉 水晶毬 慶天香 玉天仙 粉白 白剪絨
千葉 千葉 羊脂玉 千葉 玉盤孟 千葉 青
心白 千葉 蓮香白 千葉 蓮花 平頭白 千葉 遲來
百 金絲白 綠邊白 千葉 佛頭青 千葉 佛頭青
人 陽大內 芳發 莊宗 所建 壯丹 千餘 本其 名品
紅 月宮 花雪 夫人 粉奴 香皆 白色 小黃 嬌紅 火燭 奴正
龍 孟三 雲紫 天王 眞香 眞香 解語 人 紅英 發爲 紅英
手 出 祥黃 清雲 眞香 眞香 眞香 眞香 眞香 眞香 眞香
美 之 其 紅 勝霞 勝霞 勝霞 勝霞 勝霞 勝霞 勝霞
巧 彩 筆 寶 功 舞態 舞態 舞態 舞態 舞態 舞態 舞態
深 韓 時 國 無態 無態 無態 無態 無態 無態 無態
類 引 一 捻紅 明皇 時有 口 鹿 嚼花 明皇 時有 口 鹿 嚼花
春 館 裁 來 花 花 花 花 花 花 花 花 花 花 花 花 花 花 花 花
印 紅 迷 帝 名 爲 一 捻紅 明皇 時有 口 鹿 嚼花 明皇 時有 口 鹿 嚼花
牙 帝 未 及 賞 爲 野 鹿 嚼花 明皇 時有 口 鹿 嚼花 明皇 時有 口 鹿 嚼花
花 以 獻 金 仙 帝 私 曰 野 鹿 嚼花 明皇 時有 口 鹿 嚼花 明皇 時有 口 鹿 嚼花

棠苑詳註

81 -

其

卷三十一

恨無香

楚淵村曰吾平生無所恨所恨者五事

恨無香

耳一恨無香

恨無香

耳一恨無香

恨無香

耳一恨無香

恨無香

耳一恨無香

恨無香

耳一恨無香

恨無香

耳一恨無香

恨無香

耳一恨無香

恨無香

耳一恨無香

恨無香

耳一恨無香

恨無香

耳一恨無香

恨無香

耳一恨無香

恨無香

耳一恨無香

恨無香

耳一恨無香

恨無香

耳一恨無香

恨無香

耳一恨無香

恨無香

耳一恨無香

恨無香

耳一恨無香

恨無香

耳一恨無香

恨無香

耳一恨無香

恨無香

耳一恨無香

恨無香

耳一恨無香

恨無香

耳一恨無香

恨無香

耳一恨無香

瑞香花

南方草木狀云瑞香樹高三四尺枝除

香中上瑞

香惟葉枝者香烈此花者能結子性喜溫潤

楚臣散香雲夢

更看微月轉光風歸飛瓊見瑞香

二月時佳客

為佳客張景修殊友曾端前調取友

類引名香

山瑞香天聖中名始傳誦師云芳草

圖

呂大防曰瑞香芳草也其生苗葉野人不以為貴

紫風流

乃瑞香花別名也山僧舍有屬囊花一聚

山梔花

一名名即今黃枝子實黃可染一名鮮支

林蘭

楊蘭近雪而素華素華偏可喜的丰臨池疑

禪友

曾瑞伯以梳瓊樹色疑瓊葉復類雪封枝雨

黃金子

開白玉花守詩樓石樓石山多梔黃

類引護吏

護吏官秩有梔子樹守詩樓石樓石山多梔黃

子氣占人家黃氣六出知有紅枝花其形六出

薔薇

刺其花有白紫黃色連春接夏清甜可人

胭脂顆

晚風林成蜀錦腰依然羅襦珠露清神香

醉暈

醉暈深紅嫩綠小意勾只因眼深紅嫩

織錦袍

織錦袍知告會客令賦薔薇詩先成者花如

芍藥

芍藥文清云鴻軒下有薔薇花大如芍藥題壁

題架

題架八韻見遺因廣為二

薔薇花

薔薇花大食國薔薇衣露五代時番使滿何

同袍

同袍紫微相對登玉墀山木方何知登臨芳玉墀

對省郎

對省郎華芳錦紫受金爐之遠香

草詔

草詔人言清禁紫微郎草詔紫微花

絳穎

絳穎暗傳香風從後紫微花

紫微省 唐制中書舍人知制誥姚崇在館見花

意微之 白雲一日見紫微花因憶王僧之通

山茶花 雲茶石櫟茶花中有一綠花有數種曰寶珠

鶴頂紅 掌中調丹犀角使葉厚有稜犀角健雪中

開山紅 掌中調丹犀角使葉厚有稜犀角健雪中

瑞華 春前景瑞萬點霞葉綠葉現瑞華寶珠買斷

南山茶 春前景瑞萬點霞葉綠葉現瑞華寶珠買斷

子如肥 秀山茶 秀山之上有一山茶一花如木

新羅國 多海紅 即淺紅山茶而差小自十二月開至

二月與 梅同時 一名茶梅劉仕亨有云小院猶寒未

遲遲之 句類林

芙蓉花 格物叢話云芙蓉之名二出於水者謂

芙蓉花 格物叢話云芙蓉之名二出於水者謂

芙蓉花 格物叢話云芙蓉之名二出於水者謂

芙蓉花 格物叢話云芙蓉之名二出於水者謂

芙蓉花 格物叢話云芙蓉之名二出於水者謂

芙蓉花 格物叢話云芙蓉之名二出於水者謂

芙蓉花 格物叢話云芙蓉之名二出於水者謂

蜀錦 露叢 新開寒 借樣牡丹 僅含羞避玉葉古詩

文官花 三月有弄色木芙蓉一日白次日成紅

碧芙蓉 此花香潔幽靜清亮若十四女子唱焉

萬芙蓉 中因樹後庭花也歌驚異莫知所在及審聽之

凝宮花 於成都羅城上盡種芙蓉每至秋時四十里

詩以諷之 曰錦城下相照謂左右曰真錦城也張立因作

色難入 幽風七月詩成都記女御迎主慶曆中有朝

人三十 餘麗服觀粧兩兩並馬行觀文將宅春何之

日非也 諸女御迎芙蓉館

木槿花 也又名王蒸爾雅云假木槿木槿花

有紅白 可食紫可搗和

木槿花 也又名王蒸爾雅云假木槿木槿花

木槿花 也又名王蒸爾雅云假木槿木槿花

木槿花 也又名王蒸爾雅云假木槿木槿花

木槿花 也又名王蒸爾雅云假木槿木槿花

木槿花 也又名王蒸爾雅云假木槿木槿花

木槿花 也又名王蒸爾雅云假木槿木槿花

木槿花 也又名王蒸爾雅云假木槿木槿花

性夕死朝榮土葬木
亦不長食本傳
廣也頗微
將常有花可食
似棧又似桑四

木蘭
蜀木圖經云樹高數仞葉似蘭桂葉有三
木也冬夏葉榮其花冬開如桃其香

鵲鴉集
其皮可食本草云林蘭杜蘭並列名也
木蘭

翠葉
鵲鴉集云樹之羽條如木蘭之葉而特
成公日昭麟脂紫房口照麟脂折素大夫藥
諸侯拓大夫樂樂

木蘭舟
木蘭川在澤陽江中多木蘭又七里洲
家云木蘭舟出有錢買以五千錢買之經年花紫芝

生蘭
孝哀帝元嘉中芝生後木蘭授書此海干弄
藥姓公孫者因問之公曰明日木蘭樹下當教新明

龜蒙醉賦
張博為蘇州刺史植木蘭於堂前常座
飲之徑醉強索客命即席賦之陸龜蒙後至乃連酌

征帆送遠
人類然醉倒客請之莫詳其意既而龜蒙
知元是此花身遂為絕唱吳望不文正賦木蘭堂多為

見覽
文正公作生時嘗賦詩有云如美木蘭花曾
地免文正公作生時嘗賦詩有云如美木蘭花曾

桂
香之最清者生於岩嶺間故名桂八月開花
黃白紅紫黃者能看子不如紅紫者尤佳此

花
一種四季看花亦有每月一開者亦有春而
看花者亦不減于秋陸佃云木蘭皆三具
惟桂三春正虛宮六圖述齊宮前老桂三具
最大者以指絮之得二十二團華柯餘方盛

然紫暈如子母錢花枝間時時綴數點不
多獨異香不減他植一本十團空中生
如平昔一本十三團極寒地下若

草木滋
付是疾非欣飲酒食肉必有草木
也謂桂之滋焉以爲食肉必有草木

南華
南華桂樹日氣王桂生南隅反萃嶺氣桂叢生
黃生予小山之幽臘冬榮桂樹之冬榮楚辭朱桂

靈光殿賦
靈光殿賦三桂紅是狀元黃為榜眼白仙友伯取
靈光殿賦三桂紅是狀元黃為榜眼白仙友伯取

傲霜
傲霜惟此木之犀更時萬計香無花春桂香雄姿
傲霜惟此木之犀更時萬計香無花春桂香雄姿

藥苑詳註
藥苑詳註卷三
藥苑詳註卷三

香桂
香桂山桂藥如麻細花紫黃色黃葉簇生如護
如小山山桂藥如麻細花紫黃色黃葉簇生如護

政平桂生
政平桂生八桂黃雪清露染衣雲閣無遠詩
政平桂生八桂黃雪清露染衣雲閣無遠詩

一枝桂
一枝桂今爲天下第一獨桂林一枝晉史五枝
一枝桂今爲天下第一獨桂林一枝晉史五枝

五枝
五枝

小長不逾尺可供盆几之玩名大石榴甚能
開花亦有千葉者此外有一種白花曰白
榴黃花曰黃石榴蓋花日
青石榴古人所不載者
綠帶丹鬚 接翠萼於綠帶胃紅
使槎貢 何年安石榴
遐通河源遠因輕紅淺綠分根金谷裡移植廣庭中
依漢使槎元稹輕紅淺綠分根金谷裡移植廣庭中
綠帶丹鬚 接翠萼於綠帶胃紅
使槎貢 何年安石榴
中無此芳記妖宜照眼五月榴花中艷妖暉暉復
小院脩短稱低廊碎紅綃一葉千柔壓闌干剪碎一
撈生紅巧婦庭前親見裁張塞偷得下天來誰家
錦海榴紅紋珊瑚石榴開水燒空榴火欲燒
錦窠勻
國司動人春色 王荆公作內相翰苑有石榴一叢枝
綠叢中紅一點動人春 榴花插地 石榴花塔在郡城
色不須多宜方詩話 西北京時有婦事
桑布詳註 卷三十一
姁至孝一日殺鷄為饌姑食鷄而虎姑女訴于官
坐罪無以自明臨刑乃折石榴花一枝挿地而祝曰
妾若毒姑花即枯葬若屬淫狂花可榴花洞在閩縣
復永泰中樵者藍超遇人謂天彰其虎可榴花洞在閩縣
李忽豁然有鷄犬人家王翁謂曰吾避秦人也留廟
可乎超答欲與親舊訣乃來與榴花一枝花精藏遇
而出恍若夢中而往竟不知所在花木考花精藏遇
數美人李氏陶氏又排衣少女石阿醋并封家十八
姨相醋曰諸女伴皆住苑中每被惡風所撓常求十
免大微許之其日立幡東風折木飛花苑中花皆不
動雀方悟聚花之精封姨乃風花如槿斷山祝融峰
神石阿醋蓋紅榴也傳異記
石榴花如槿蓋紅榴也傳異記
秋開發西陽雜俎十月榴 炎州氣序異十月 山石榴
香鑪峰頭有大磐石可生數百人垂生山石榴三月
中著花似石榴而小淡紅數紫萼輝曄可愛廬山記
柳花 神農本草經云柳花名柳
絮落水經宿化成浮萍

其上曰此步步金蓮花滄州所出州人研之如泥施
生蓮花也甫史
金無異但不可入火而已更有婦人競採之為碧筍
鉢相語曰不戴金蓮花不得到仙家杜陽編
杯魏鄭公懿三伏之際率賓僚避暑取大蓮葉盛酒
以簪刺葉令與柄通屈曲如象鼻焉相傳吸之名
碧筍杯故坡云碧筍踏象鼻珠實蓮
李白酒猶帶荷心苦雞跖集
色大如斗花葉其可食芬氣聞於玉環元和中蘇昌
十里之內蓮實如珠王子拾遺記遠居吳中有
女郎素衣紅臉與相狎贈以玉環一日見橋前白
蓮花開花蕊有物乃玉環也折之乃絕北夢瑣言
坐蓮李及之知潤州園中菜花悉是蓮花
川至仍各有佛坐花中形如雕刻焉筆談
如夜猶進漸明石池中荷花爛熳異苑姓荷
良戲曰汝何是荷葉之荷柳河水之河安曰隋何妥
生姓顧是眷顧之顧柳新故之故眾異之史記青蓮
湖州法華山樵夫得青蓮一枝掘地有石匣藏一童
子舌根不壞花自舌出是人誦法華經致此勝果因

子 181—17

映嫩紅佳人南陌上翠種盆荷連實葉入雞卵般中
蓋立春風青箱錄記種盆荷與雞母仗候雞雛出
日取出川天門冬為末和泥安盆底種蓮實內
勿令水乾自然生葉開花如錢大又以蓮荷投散
中經年移種則發

玉藥花楊格物論云玉藥所傳不一曾端伯以為
藥皆非也惟潤州招隱寺之安唐昌觀所植存否
不可知惟潤州招隱寺之安唐昌觀所植存否

玉藥花楊格物論云玉藥所傳不一曾端伯以為
藥皆非也惟潤州招隱寺之安唐昌觀所植存否
不可知惟潤州招隱寺之安唐昌觀所植存否
玉藥花及桃竹杖韋應物帖云京師重玉藥

玉藥花及桃竹杖韋應物帖云京師重玉藥

玉樹非對金鸞植同依玉樹陰雪英落英鋪雪
玉藥新洞客長閑彩霞春日暮落英批鳳客
到結麟樓宴元

女遊元和中春物方妍車馬尋玩者相繼忽有女
飾容貌婉婉迥出於衆從以二女冠三小僕僕者皆

去望成已散者經月康駢劇談
遊餘香不

瓊花一名玉葉花生于揚州舊觀內春三月
開花或云唐所植天下獨一故宋徽宗
補作無雙亭以賞之元至正間移以八德

無雙花類楊一枝小而薄薄色微清而不香
花自元之始移植金陵後以天下無雙特
終乃杖入仙花代焉後記

素馨花有白有淡黃或曰即茉莉雙瓣者為
書名曰素馨者素馨山志云素馨四瓣在
花不香與此二花不隨水土而變與夫獨

茉莉花佛書翻譯集云茉莉花因其名故曰素
景盧作未麗替以已意名之如香馬以清
多葉肥出白南云清蘭花遇寒遇暑大

花史第一靈種移來自越魚雁水一益佳
又六月六日以治魚雁水一益佳

園雅友玉搔頭醉水亭下玉搔頭冰粧亂
英宋屏也玉搔頭醉水亭下玉搔頭冰粧亂
晦應雅友玉搔頭醉水亭下玉搔頭冰粧亂

白花粧自笑還相笑笑殺人來腦殺腸腸
含笑花前語人問雅客十二客圖以茉莉
白花粧自笑還相笑笑殺人來腦殺腸腸

姿雪魄水姿俗不侵阿誰移植小應陰若
非月時黃金劍難買天孫白玉簪羅隱

雞冠花

秋實乃有秋花實籠煙籠煙何筆筆泣
紫羅囊紫冠黃鈿紫冠黃鈿紫冠黃鈿

號名月下雙垂疑開敵風中獨舞
清徑血重垂疑開敵風中獨舞

山丹花紅仙遊縣志云其花一葉百葉狀如繡毯
燠又有四時開花

柿紅色春去無香可得尋山丹最好出雲林
花似綠萼還奈久葉如粉翠綠集寶標似鹿蕊

杜鵑花時人祭掃皆取之曰王支曰羊躑躅皆明
花名潤州鶴林寺有之春時盛開清明

照曜如火南力多踴躍花天下無
東訝日西斜行春氣深如許曉見東風第一花唐詩

千層天台養植正元中外國僧自天台得杜鵑花一
鶴林寺中歸闌苑寺有人見一女子紅裳佳麗遊于

之花神後其寺重九開寺開杜鵑花雅記
果為兵火所焚色如血杜鵑先着花後散葉色差淡

石巖花與杜鵑本一種石巖先散葉後着花其
金沙花色如血杜鵑先着花後散葉色差淡

海棠開後海棠開後數金沙高架層層吐絳葩濃綠
咫尺西城無力到不知誰賞魏家紅

卷三十

其別名也古今注云羊躑躅花紅羊食

之則死見之則踴躍分故故名羊躑躅

照曜如火南力多踴躍花天下無

東訝日西斜行春氣深如許曉見東風第一花唐詩

千層天台養植正元中外國僧自天台得杜鵑花一

鶴林寺中歸闌苑寺有人見一女子紅裳佳麗遊于

之花神後其寺重九開寺開杜鵑花雅記

果為兵火所焚色如血杜鵑先着花後散葉色差淡

醉紅紅濃綠映映雲對起醉閨中秀
十年醉錦錦錦錦錦錦錦錦錦錦錦錦

錦錦錦錦錦錦錦錦錦錦錦錦錦錦錦錦

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

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

如蘭同入房以獻其夢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

幸而有子將不信收敗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

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

之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

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

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

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

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

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

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

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

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

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

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

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

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

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

華煌煌霜降之時。惟此草盛茂。九月律中。無射俗尚九日而用候時之草也。名山記。

時菊時菊揉玉英揉以玉英

鎖口又名黃錦 銀鎖口花初雜後淡過邊白色半開時紅黃相
 黃瓣展則外暈黃而內革紅 雜如銀鎖口花初雜後淡過邊白色半開時紅黃相
 他小一花初雜後淡過邊白色半開時紅黃相
 大枝餘順一團雪又名勝瓊花 花碩大有寶色其
 直而高大一團雪又名勝瓊花 花碩大有寶色其
 清中萼黃開遲最久徑可二寸殘如杓長而厚疎朗香
 白而清大如畫枝餘玉樓春又名上粉西花初桃紅後
 勁直高可六七尺玉樓春又名上粉西花初桃紅後
 而大莖而潤開也疎爽葉青而毛稀可數其大如茄
 葉亞淺枝餘勁直如木高六七尺已上三名俱起凡
 絕俗而一會雪之名為尤重上紫玉蓮又名紫荷衣
 團雪瓣不能掩其萼深可憐也紫玉蓮又名紫荷衣
 蕾青綠花紫而紅質如蠟徑可二紫狀元紫上品也花
 才瓣如勺終始上豎華似朝天紫狀元紫上品也花
 彙苑詳註 卷十 四十七

土疎紅色如土大金鈴又名黃萬卷金盤橙其色金
其亞深紫根多花枝綠而大高五六尺小
鈴小外單鈴中筒鈴銀葉似其葉而厚大開以十月滿
天星又名銀臺萬鈴銀葉而中筒鈴初為黃後牙色徑可
二寸其根也淡紅葉而中筒鈴初為黃後牙色徑可
亞深紫根多花枝綠而大高五六尺小
正白中筒鈴而小其葉黃已上九種皆小葉而紅者也
菊上白者次之黃者又次之土疎者極下藍菊色
之大小金荔枝厚半之辨短而尖開連葉青而大
而尖其亞淺銀荔枝大葉似金荔枝荔枝紅枝紅葉
萬可三四尺

錦荔枝金紫荔枝又名荔枝劉請止曰荔枝紅
粉團又名粉團花紅而多紋枝葉似金荔枝而青
又名玉粉團黃粉團中心後赤紫粉團中心後紫
紅傳粉五種尤為上品鄧州白開單雙枝白菊花
市細白菊花心對無心玉指甲車輪白鴨彈青
出鈴白菊花心對無心玉指甲車輪白鴨彈青
似鄧州紅紫多瓣如五菊俱多瓣下品也被牡丹有
似鄧州紅紫多瓣如五菊俱多瓣下品也被牡丹有
州得者瑞香紫又名錦瑞香花淡紫如瑞香色徑
八櫻菊七七八葉尖長而青佛見笑千瓣紅都勝

又各勝金黃大金黃江西黃添色喜客。荷蕾殷紅
其如金頂葉綠而黃背紅開也黃暈新大紅唇小尖
不壞小化中笑靨菊又名仰愛喜客喜客千葉金
之極美者也笑靨菊黃明州黃小黃○淡黃千
環與之形紫比諸菊最小而青每葉不遇如指大
金絲菊以莖得黃心大金錢又名金錢花千許其葉似粉團而
狹其枝餘徑直小金錢花又名金錢花千許其葉似粉團而
而細高可一丈小金錢花又名金錢花千許其葉似粉團而
九煉金又名金絲菊花黃而細如金絲花千許其葉似粉團而
中疊魚黃葉綠而細如金絲花千許其葉似粉團而
多兀莖紫而細如金絲花千許其葉似粉團而
尖瓣紅其花中疊魚黃葉綠而細如金絲花千許其葉似粉團而
澤神而小金錢加棟棠黃菊又名棟棠黃菊○花赤黃而大
黃鮮明此花小甚

似千瓣棟棠花麝香黃又名麝香黃花心豐腴旁短
開早葉亦相似麝香黃花又名麝香黃花心豐腴旁短
白麝香又名麝香黃花又名麝香黃花心豐腴旁短
香又名木香小玉錢如錢○薔薇菊又名薔薇菊
出細葉有支股而圓銀杏菊又名銀杏菊
丁香後紅而黃色甚大寸許綠葉全似銀杏葉
香初開時紅而黃色甚大寸許綠葉全似銀杏葉
花金之極極如丁香已上二十種俱小花而火煉
花菊又名木香小玉錢如錢○薔薇菊又名薔薇菊
庭下栽深黃上截瑩白重疊如佛手仙花下垂成穗
如梅多花其枝餘葉而扶疎茉莉菊似梅花紅
高可一丈范以爲茉莉菊甚扶疎茉莉菊似梅花紅
新似梅花紅紫茉莉標格瀟灑酒氣味芬馥不可以常

煥若三辰之麗天近而察開散紅紫或開紅而散紫
之標若芙蓉之麗天近而察開散紅紫或開紅而散紫
叢葩爭芬葩之爭芬從蘭芳採其影影翫翫
忘愛故曰忘歸草安得忘憂條草忘憂北堂草北堂
寄來生堦堦草生堂堦解憂草解憂草如孤香自拔
唐詩不堦堦草生堂堦解憂草解憂草如孤香自拔
壯士憂不堦堦草生堂堦解憂草解憂草如孤香自拔
蓋草雖微花孤香能自振黃鵠嘴蓋草朝欲開
亭草中一芳心種東坡黃鵠嘴蓋草朝欲開
者即此花交廣人佩之極有驗然其土多男不厭女
子故不常佩又云宜男草高六七尺花如通姪婦
之必生男南鹿葱宜男草高六七尺花如通姪婦
方草木狀記鹿葱宜男草高六七尺花如通姪婦
含宜男頌花光彩晃耀配朝日君子耽樂好和
琴瑟圖作益斯惟立孔藏福
齊太叔水世克昌曹子建
卷三十
人

龍骨花時與楊柳枝樓東牆上傳說其樹生於前元
花清香可掬他處罕有指田正黃顯類木犀中多
今花亦絕似其葉可藥其紅過于鳳仙花甚可愛
花中競貴之種舍草木狀云胡人自大秦國移植南
海見指甲花一名七里香樹姿婆娑似紫微蓋如碑
手鏡指甲花珠紅色花開如紫色清香似紫微蓋如碑
久而益其葉紅遊縣志以佛桑呼照殿紅四時常開
藥指甲花紅遊縣志以佛桑呼照殿紅四時常開
羅木生極高上當春五花開不若印木為佳如莎
花如木大小不常與凡木全別每七葉九葉叢生苞
香如人面眉目宛然花似牡丹相倚而生色類拒霜
滿莖如三色石楠花如牡丹又灌縣西南八十里自青

城之長平山山麓而上由鳥道三十里許平阜數十
畝有高樹蔽天春深先花後葉狀若芙蓉香頗壯
顯陽花陽穀芝輝前白蘋其花紅而石功岸中有
囊花如木高丈餘葉細而長色翠而澤花如牡丹
落鉢中他密家花產自川蜀木高大餘葉青冬不凋
時不凋也密家花產自川蜀木高大餘葉青冬不凋
花紅白鶴花立春始開燕燕花全類燕燕花
史君子花夏生作架植一夏開一簇金蓮花金蓮
不結子人競採之為首飾比花白州比開花其花若
野悉密花出於佛林間亦出波斯國苗長七八
類西域人常採其花壓以為油甚香滑紅蓮花
葉生葉瘦如若蘆春未發初開花先抽一絲有大
苞之綠解花見一穗數十葉淡紅鮮切如桃杏花
葉重則下垂如蒲葦如大齊纓絡及剪綵樹枝之
狀此花無實不與草並同種每歲心有所歸相
詞人托興曰蘼荷似蒲葦而色白蘼荷似蒲葦而
為實矣葉似蘼荷似蒲葦而色白蘼荷似蒲葦而
曰根傍生葉可以為藥及治毒人得藥欲知杜若
者取葉荷葉著病人外旌節花出黎州漢源縣其
席下則立呼蘼荷少室山有木其花五瓣金銀花
如旌五瓣花少室山有木其花五瓣金銀花
帶紅五瓣花少室山有木其花五瓣金銀花
一二月則色黃初開白色如金銀花
萌土多則多色黃初開白色如金銀花
年一多則多色黃初開白色如金銀花
其根不起種之或二年則為花盛碧玫瑰木者言
山深處有優鉢曇花波羅國中有一優鉢曇花
色似玫瑰優鉢曇花波羅國中有一優鉢曇花
實以燈夕前後開故名欵冬花花於嚴寒水極陰而

生而有識者有不生而無識者夫生而有識者蟲類也生而無識者草木也不生而無識者神農也不生而無識者水綠縹綠縹草妖媚草媚木為靈固多妖茂也乎王以人通于天也於是養成

逐草生然後草木茂遂深于坤宜

類草木兵鍾山求助至壽春時堅與符融登城而望見王師齊整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知威名

形類謂融曰此亦初微無然有懼色晉史知威名

福帝召謂曰朕謂江草木荒延大破其衆欲遂窮追

淮草木亦知爾威名草木荒延大破其衆欲遂窮追

荒延溫曰穀不復深草木滋蕪為喜思摩前口時一

草一木見其滋蕪以為喜思摩前口時一

養爾部人息爾馬羊不滅昔乎草木記歲地寒五月

草木生八月霜降無文字

惟族草木記歲六帖

草爾雅云卉即草也草謂之華木謂之榮草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英根也

草亦曰華南楚之閒曰華自關西可

蔓草野有蔓草何草不黃經番蕪應草藉蕪休憐之

每每原田每方去草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艾夷蕪

燒雜季夏燒雜行化螢為螢秀草實禮記芟耜氏

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

日至而芟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大變之注萌夷其

如樓之莠風苗穢不鈎可以嘉卉也美草彌臯被岡延茂盛

長奔草菴藹碧葉盛貌垌野草味言野外之草蔓草

草初莖初生之根初翳蒼葦草之貌挺挺草貌懸抱

垂者故曰懸抱楊囑睡耀紫葦草花也擢出也涯灌

潛香涯灌涯側葦草也繁蔚隱藹芊策葱龍皆草

荷萎草隨翠翳標之以葦草生丹萸凡草初生曰

張氏嘗於室內忽見菖蒲花光彩照灼非世所有后
產梁武九花蘇子由盆中石菖蒲當富貴因取之是月
中岳石上長二丈耳垂花蘇文採蒲長生王興陽城
忽不見帝曰彼非欲服張節蒲張籍石上生蒲一
食以此論朕耳神仙傳

茅

蓮茹拔茅連茹白茅藉用白茅苞野有死麕于茅
以茅菁茅荊州貢苞蘆菁茅蘆酒匱土王者建諸侯
以茅前茅慮無軍行前或曰以茅為旌幟包茅不
入祭侯伐楚謂楚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用茅縮酌用
野管白華蒿蕒一種花杜茅草管人如艾草管靈

茅

卷三十一

六

茅實靈茅之三春茅王者封禪必須三春之茅以爲
靈物注麻陽苞茅山茅生三春孟康曰零茅荒茅江
楊雄口有茅樹列所喜亭記茂藉養茅管以爲茅
問茅區冊序樹列所喜亭記茂藉養茅管以爲茅
茅不剪更結茅所鍊全液季白藥管也西方極遠之
地不生五穀其人但
此草藥管是食其詞
賦策茅牛僧孺爲武昌節度使鄂城土惡至
主於澤李全忠有蘆生其室一尺三節間張建答曰
千貢茅蒐歲貢兩錫任和州刺史陸記三茅大茅君金
後勾曲山次名固名久菽茅武攸緒盤恒龍門少
張說三茅君嶺南府久菽茅武攸緒盤恒龍門少
苔爾雅云澤石衣也郭璞注云水苔也一名石
苔髮江東人食之廣雅云石髮石衣也說文曰

生干石也風土記曰石髮水苔也青綠色皆
羅或青或紫一名圓薺一名空室無人行則生苔
居開就寂嗟青苔之依依無色類而可方必龍蟠衣
青苔綠錢居開而綠錢綠錢綠錢綠錢綠錢綠錢
衣在垣墻曰苔文綠錢綠錢綠錢綠錢綠錢綠錢
未細草深堂錦萍綠錢綠錢綠錢綠錢綠錢綠錢
沒紫上塔綠綠錢綠錢綠錢綠錢綠錢綠錢綠錢
苔苔沒塔綠綠錢綠錢綠錢綠錢綠錢綠錢綠錢
與湛書告紀足不踰閭十有餘節郎自陳病篤不交因
樓運於環堵之室芳草沒階諸林苔生閣陳思王初
惜焉疾懷弗拾中夜謝莊賦蔓金苔若螢火之聚伏

苔

如雞卵出自祖黎國投之水中蔓天波瀾之上如火
晉元帝時外國貢之帝於宮人有幸者以金苔賜之
名之曰夜月苔拾遺記又地苔鞠國在拔野古東北五
有地苔但盈庭苔倪瓚閣前不置梧石日令人洗拭及
遇蓬萊輒令童子以針撥杖
頭挑出之使照壞花木考

苔

卷三十一

七

萍蘋說文云萍萍也無根而浮常與水平故名
之藻有青紫二種世說云楊花飛入池沼化
爲萍小者藻背而俱青大者萍面青背紫葉
細對生下無根帶白蘋一名萍菜亦無根着有青
有二三種大者曰蘋一名萍菜亦無根着有青
白生似萍青莖白蘋沉水菜亦無根着有青
似塊葉連生道有淺中荷葉陸生似萍又白蘋
生湖澤畔皆有之似荷葉所食也吳氏本草
云一業根入生五月花白本阜經云水萍一

野草 名水華味辛寒能療暴熱身熱下水氣
...
楚萍 楚萍...
...
芭蕉 芭蕉...
...
酒 酒...

施松栢 施松栢...
...
酒 酒...
...
藤蘿 藤蘿...

大如指味如莖莖香美清酒土人提酒來至藤下
花酌酒仍以其實醒酒國人之不傳中土張審使
得之見張引藤中莖可改俗用以取酒五色藤
縣有山壁立千仞上可石室路石名爲神農廟
前百藥叢茂莫不畢備又別有五色藤花似
紫中綠叢黃莖青夜貢盤藤用貢五色葉藤
赤五色莖葉莖青夜貢盤藤用貢五色葉藤
附于樹可爲醬即漢書所謂葍醬也實似人子
桑椹皮黑肉白味辛合檳榔食之禦瘴瘴人伐
有之紅色在蔓端有刺其子如人狀膏藤土人伐
崑崙燒之則集象安南中亦難得有數里生草
藤津汁軟滑無物堪比以此專治瘴之如流雖
丈繩數人便運蟻絮藤居風縣有瘴瘴藤人視
則蟻出綠璵瑤藤終南山出之較堅可愛葉甚
而生漆璵瑤藤終南山出之較堅可愛葉甚
藤果出雲南百夷狀蔓胡桃大如扁螺兩隔味如
如荔枝其味酸蔓胡桃大如扁螺兩隔味如

彙苑詳註

卷三十五

十

雜草

苞著列彼下泉浸彼苞蕭列彼下泉浸彼
蘇蔓我著注莖草也苞蕭列彼下泉浸彼
干野麥我著注莖草也苞蕭列彼下泉浸彼
蒿飲子者莖草也苞蕭列彼下泉浸彼
蒿黃塞上多蒿草秋來則色黃苞蕭列彼下泉
細葉子有鼠尾以藥皂虎杖細刺似紅草有
三葉刺人血所生齊人謂之茜烏階即烏把草
說文曰人血所生齊人謂之茜烏階即烏把草

鼠莞鼠莞草屬纖蒿當大葉白花根如鳬趾
田如龍可食釣笑生可食初搖車紫莖可食
可蘭草如麥可食子竊衣別名蕪蕪草似羊蹄
今之木莖如麥可食子竊衣別名蕪蕪草似羊蹄
也亦可食蘭草如麥可食子竊衣別名蕪蕪草
荇也根生水底莖如銀股上青下白葉紫赤
水葵也其莖圓在莖端長短隨水江東人食之
紫莖屏風即荇菜色雜南生江蘇蔓子草生
東五葉共莖之帛布名之生華山中磨舌中
茵地草也狀似蓋江東龍葛細葉赤莖江蘇
英明也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
蘭生顛棘刺莖生孟浪尾以之覆屋杜榮似
而黃華葉似土鹵杜爾也似紫露終葵商脫活
黃蔞葉似酸漿小虺牀即蛇寒漿即酸漿蕪
委萎藥綸組夫所帶斜青絲綸組也海有之注
生青綸組斜青絲綸組也海有之注綸組也
葛陵若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
葵一種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莖
馬足之葉化爲胡蝶根他爲胡蝶根他爲胡蝶
御芳芷行仁義以自潔也薛荔香草綠木而生
細葉莖草也德及草木朱草似珊瑚草也
艾赤草則生朱草矣是詞朱草似珊瑚草也
石蘭

聞能療疾不肯
 蒲花席草性柔折
 半月薄葉草高五
 如金形如半月之勢亦曰半月草無花知風草
 無實其質溫柔可以為布為席裕遺記有草
 最生如叢蔓土人視其節以占一歲之風地日草
 每一節則一風無節則無風出漢州廣志
 有之日中三足鳥欲下食此草舞草
 義和馭之以手掩鳥目西望
 葉在莖端兩葉居莖半相對動如舞石髮草
 近之則歌抵掌歌曲則搖動如舞草如木髮每
 月三四日始生至八九日後可採望舒草
 及月盡悉爛似隨月盛衰也張來
 之歲有杖支困獻望舒草其色紅葉如荷月出則葉舒月沒則葉捲植于宮內穿池廣百步名曰望舒池
 銷明草夜視如消滅
 門草出常山北取置戶下夜或有人過其門者草輒叱之一名神護草亦名百靈草物類志
 草出鍾火山漢武帝時異國獻之形似蒲云懷其草則所夢如所思每思李夫人因懷之輒夢洞冥記
 雲花詳註
 卷三十
 醉草桂林有睡草見之則令人睡一名醉草亦呼為醉婦歲又出海南地記尸子赤縣州為崑崙之墟其東則滴木島山左右玉王紅之芸苗醉食根則醒草生焉食其一實醉臥三百歲
 神草魏明時苑中有合歡草狀如著一株百莖晝則聚條扶疎夜乃合作一莖故謂之神
 笑生江南地澤如皂荚高一二尺木之長髮葉亦能去衣垢
 農人候之時田三葉白麒麟草
 耕神精香草光而百餘其枝間如竹節柔軀其皮如絲可為布所謂春蕪布堅密如水紬也握瓦矢實
 之一片蒲官皆香婦人帶之彌月芬馥瓦矢實
 其香可辟蠹奈祇草
 莖端有花六出紅白色花心黃赤不結子其草久生夏死與薛麥相類取其花壓以為油塗身除風氣
 麝草龜甲香即桂香
 善者紫木香一

彙苑詳註

卷三十一

十六

子日瞿麥曰巨句麥曰大菊曰大蘭曰石竹曰荊杜
云大菊蓬麥其葉細嫩花如錢可愛唐人天葵爾雅
多像此為天葵又曰希希葵雷公炮炙所附紫背天
葵是矣葉如錢而厚嫩背微紫生干崖石丹石之
類得此而後能神所以雷公一書及於羅摩曰荊
苦九幽州人曰雀瓢江東人曰白環藤可作藥茹能
補精益氣故諺云去家千里莫食藤葉可作藥茹能
根日預知子日仙沼子日聖知子日聖知子日聖知
上遇毒初則開其有聲故名蜜草出北天竺國夏
宛因重霜露遂成甘露如蜜草生小葉其葉冬不
蜜如塞上蓬鹽其出微馬兒穿小葉其葉冬不
熟為刺蜜安定阿端刺蜜草刺草上生蜜味甚佳
色青而味薄花大其蜜土常山甚甘人用為飲香甘
如蜜又名蜜香草焚芳政草如麻出奔唐國焚之以
性亦涼飲之益人康居人獻芳政草為燒有白厚龍來馮
梓政周文王康居人獻芳政草為燒有白厚龍來馮
又香呼佩官迷迭西都香草出西域可佩服藻生木
似似服之補益迷迭王聚曹植有迷迭香賦藻底生
氣川米修蒸熱則赤遇飢荒可以充食屋苦歲一名
長安兒童謂為赤神珠有實正圓如珠亦隨青赤
章草其貴者五加皮也又王常云寧得一把五加不
用金玉滿車東華真人以五加為藿香頓遜出藿香
企玉之香草見者不經異物志十餘種夏不葉日
藝數十車貨之其花綠更芳復亦未為珍云藿香而
葉方君子國薰草朝生花山海經云藿香而
葉赤花黑實可以死復生徐按芸草著於衣書壁蠹
志芸漢種之於蘭臺石寶藏書之府淮南說又云

彙苑詳註

卷三十一

十七

葉似邪蒿香美可食仲冬之月芸始生香草也謂之
芸蒿爾雅白芸類就豆作蔬生其葉極芳香狀後
能去蚤虱今謂之七里香沈初千步香南海山所出
千步今海嶠有千步草是也葉是稿車香味辛
杜若而紅碧綠貢藉曰南郡貢千步香稿車香
鬼氣去臭及蟲魚蛙蛇生彭城高數天白而雅溫
稿車乞與注香草也廣志云黃葉白花也齊民要術
用之同水銀煎則為花銀中國附士往社煉之為藥
銀然畢竟草若彼國煎而歲靈仙醫所用多藥本
為花銀是草藥之靈異也而紫墨如黃胡連狀且
之細者爾其驗以味極苦而色紫墨如黃胡連狀且
俗謂之不韌折之有細塵起向明視之斷處有黑
膏驗腫痛狗掌皆可已久乃有走及奔馬之効附
香麝形似麝而小其香正佳在陰前皮內別有膜裹之
子香利取皮膜內生者益良此物極難得真蠻人採得
而土人買得又復分採一為二三其偽可知惟生得
之乃全真耳一說香有三種第一生香麝子夏食蛇
蟲多至寒則香滿入春急痛自以瓜剔出之落處遠
近草木皆焦黃此極難得今人帶真香過園中瓜果
結香麝被大獸捕逐驚失心狂走巖崖谷而覓
人有得之被心見血流出作塊者是也此香乾燥不
可用稍康云龍涎香蘇門答次國古大食國也西去
里洋之內浮瀾海面波激雲騰每至春間羣龍交戲
於洋而遺涎沫洋水則國人駕獨木舟伺龍出及隨
而採之或風波則人俱下海一手附舟旁一手持木
而得至岸其涎初若脂膠黑黃色頗有魚腥氣久則
成大塊或大魚腹中刺出如斗大焚之清香可愛名
曰龍涎其品有三浮水者為上滲沙者次之如食為
下每香壹觔值其國金錢一百九甲香前一邊直攪
長數寸闊數呎岫岫有刺其掩襪聚香燒之便益芳獨
小則臭一各流螺諸螺之中流最厚味是也其蠶大
造台香家所須用時先以酒洗去腥及濕云可采

類引三苗 虎王時有苗異莖而生同為一穗人有獻
一禾書大傳一莖九穗 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
秀禾謝承遷吳郡督郵三歲嘉禾嘉禾圖 唐幽州華
六穗 謝承遷吳郡督郵三歲嘉禾嘉禾圖 唐幽州華
進嘉禾表以賀通鑑一莖五穗 河南縣獻嘉禾一莖
嘉禾表以賀通鑑一莖五穗 河南縣獻嘉禾一莖

野稻水穀 唐謝玄卿遇神仙傳稻豐衍 郭元振為京州都
龍睛稻 唐謝玄卿遇神仙傳稻豐衍 郭元振為京州都
漢通關 龍睛稻 唐謝玄卿遇神仙傳稻豐衍 郭元振為京州都
占城稻 成實早而粒細末
十斛散于民間今在在之無錫縣志

新物事
盜黍
附李士謙望見盜黍者避之
家童追
詳俗下
有赤果白莖栗黑栗張公坦栗本草曰陳粟
味苦若無毒古今注曰蒸熟之後漢書曰烏
九國其地宜徐呂氏春秋曰飯之美者山陽
之祭物理論云梁君泰稷之總名爾雅曰康
赤苗赤梁栗也白苗白梁栗廣志有具梁解
栗山東亦采本草曰白梁味甘微寒無毒主
除熱益氣有藥陽竹根者最佳黃粱出青冀
栗芭維摩經鉅橋栗發鹿臺之財散餽粟鄭儀而未
升以詩經鉅橋栗鉅橋之栗尚書饋粟反秦氏病
蘇國人栗戶一鍾汎舟役是輸粟于晉命之曰汎舟
穀栗馬李文字子無食仁果父母沒必求仁者之栗
雖食尚不取焉左傳仁果祀之此之謂禮終注孝子
人乞栗視其先齊其栗宗廟之禮紅果太倉之栗如
陳相有稅若苗之有秀周栗夷齊耻食不耕農不積
因栗有稅若苗之有秀周栗夷齊耻食不耕農不積
栗苑詳註卷三十一
屏亡一盤栗維有數斗王不吾蜀黃河西岸是吾蜀
鮮愈一盤栗如一盤栗李白欲須供給家無栗
壯瓊脂栗東極之東有瓊脂栗言質白龍枝栗東
市瓊脂栗如玉柔滑如膏食之盡壽
有龍枝栗言其枝屈耀枝栗東極之東有耀枝栗言
曲似龍食之負嶠走耀枝栗其杖長有方洞千里多
食之不周栗鵲高一丈葦飛於湖際樹採不周之栗
長壽之栗上栗生穢高雲渠栗東極之東有雲渠栗
五丈其粒皎然如玉也雲渠栗東極之東有雲渠栗
蓋顏色栗莖赤多蒲鳳冠栗似厚之冠食之者令人
皆長二尺許殊繁生有剛柔土宜強高鬼栗東溪
道大粒凡種有強弱土有大粒獨象理論鬼栗東溪
栗似秀斗栗可吞兄弟二人不相容淮南王傳正絹
而小斗栗觀初率土荒歉一疋絹纔得帖斗栗而百姓
斗栗怡然者知陛下憂憐之故人人自安曾無誹謗
甯姓皆以為陛下不愛錢之威有慈信焉周覽

花茂 花茂其有麥丘中來麴 賦我來麴帝登麥孟夏登麥
麥盛貌 不登仲春行夏不登月令無失時 動人
以登麥 麥乃
謂八月也 種宿麥聖人重麥如此宜令麥青 門外桑
謂八月也 種宿麥閩中種宿麥重仲舒 麥青南陽郭
下麥青 種宿麥霜麥以秋種太陰于時雨雪而
青謂首種春為 種宿麥霜麥以秋種太陰于時雨雪而
故謂首種春為 種宿麥霜麥以秋種太陰于時雨雪而
做至夏麥不成 種宿麥霜麥以秋種太陰于時雨雪而
鴉種麥 霜林老鴉閑無用畦東拾麥畦西種畦西種
樂農夫未食鴉先啄徐行使仰 黃雲割盡黃雲猶
若自輸鼓翅跳梁牛上角 麥熟且再熟 高昌土潤公落
輕花 輕花崆峒 願休王師社甫 再熟高昌土潤公落
其核有小麥 回鶻其地宜白麥青 甸人獻麥使向
蕃 獨待麥飲痛窮而無告今其心願獨待于麥
人 獨待麥飲痛窮而無告今其心願獨待于麥
獻 獨待麥飲痛窮而無告今其心願獨待于麥
棠花詳註 卷三十一
不登則易子酸骨矣 青波麥芒際天搖 麥秀滿新麥
獨孤及上陳政疏 青波麥芒際天搖 麥秀滿新麥
麥秀滿 三麥肅肅三麥實
庭新飛 三麥肅肅三麥實
類引貢碧麥 元和八年大軫國貢碧麥上異之翌日
中華之麥表裏皆碧香氣如梗米食 御麥出于西番
之今人體輕久則可以御風杜類 御麥出于西番
以今人體輕久則可以御風杜類 御麥出于西番
如拳而長其鬚如紅絨其粒如茨實大而莖白花開
于頂實結于節真異穀也吳郡 進瑞麥梁宋州節度
傳得此種多有種之者花木考 進瑞麥梁宋州節度
室三穗太祖怒曰宋州 金麥同昌公主出降賜金麥
大水何為用此五代史 金麥同昌公主出降賜金麥
所自蒔觀成 元宗種麥苑中太子瑛諸王皆徐拔國
穀因分賜侍臣曰春秋書無麥禾古所甚重比詔使
諸閭田畝所對不以實故朕自蒔以觀其成 六帖
九穗 永嘉元年嘉麥一莖九穗 南宮進飯光武自蒔
生于姑蘇淮鴻前梁錄 南宮進飯光武自蒔

行豆田秋花淮南腐術世傳豆腐本淮南正併有詩
萬菲非莊直種豆理荒蕪帶月荷鋤歸處牧草木
早知南布衣種豆理荒蕪帶月荷鋤歸處牧草木
生獲泉布衣種豆理荒蕪帶月荷鋤歸處牧草木
長夕露沾我衣衣沾投豆古人蒞治思慮於坐處
足惜但使願無違陶潛投豆置兩器每起善念則投
白豆一粒于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黑豆于器中初
時黑豆多白豆少後白豆多黑豆少後來遂不復有
黑豆最後雖白豆傾離豆東極之東有傾離豆見日
亦無之矣性理傾離豆即傾離菜者歷歲不飢生
莖皆大若指而綠一挾劔豆樂浪東有劔豆一
莖爛漫數畝拾遺記挾劔豆豆莢形似人挾劔橫斜
而生酉米豆後數年收實淮南子云豆之美者米豆
陽謀題米豆後數年收實淮南子云豆之美者米豆
是回鶻豆角二尺許直實有菜無角枝角長二寸每
也回鶻豆角二尺許直實有菜無角枝角長二寸每
木登豆一名治登菜似萵而實長狸豆一名狸沙
老登豆一名治登菜似萵而實長狸豆一名狸沙
李咲可啗食實如小兒拳亦可食馬豆一名
傾虎豆而小實大如唐今注
指亦可食也古今注
類引靈光豆唐代宗大曆中田林國獻靈光豆大小
本國人亦呼為詰多珠和石菖蒲菜煮之即大如雞
卵其中純紫籽之可重一斤帝啖一丸香美無比而
數日不復言黑豆屑黃栗米入京師時都人以黃米
訊渴社陽編黑豆屑黃栗米入京師時都人以黃米
黑賊豆實是德京人口勢不得久至是果
行志豆入牛口謠曰豆入牛口勢不得久至是果
敗靈沙臙白馬豆食之齒齟號國夫人因史斷連以
蕪荳豆粥王師起光武烈眾皆飢公孫上豆粥飢寒
質解及卽位賜以珍寶諸臣倉卒無羹亭豆釜中泣
粥泮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遂賜之光武紀釜中泣
行以法值應聲曰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
根生相煎何落為箕楊惲與孫會宗書曰田家作苦
疾急難遣歲時代臘烹羊炷羔斗酒白勞

伐木自本伐木不自其本必有後生寒水不自其源
灌木以木族生為灌槐木謂木病屈偃廢待斁即槐也
魁癭謂樹木叢生根枝科喬木下勾曰科上勾曰調
刁刁樹木為風所搖動之形狀曾枝謂重疊也莢黃姜枯死也柯
樹輪相糾輪橫枝也茂骹枝葉盤行也貞枝正直之
南榮南方冬溫草木岳岳衆木之植也槎葉斜斫
崔嵬常茂故曰南榮連抱言木大連抱非翁愛樹之翦愛鬱翦愛
對構爽之盛美京新如京高也燎薪薪槎枿所而復生
枿言林樹茂盛遇雲合則重刺天言其高直攢立叢
衰其陰風之起則增其衰也
彙苑詳註
卷三十一
五九
駢言林木杳謁林麓黝窈皆言
之峻岐岐樹奇枝也義茂盛扇飛雲拂輕霄言
高重抗莖敷榮而數葉幽茂玲瓏差之意擢本
也又云木身生地也擢本咸千歲垂陰言其茂盛
尋言樹木根深下達於地千尋也
攢柯木聚高標高枝也陽鳥輪菌其形屈曲蟠其形屈曲
菌屈梢雲極高結根列挺挺樹梢也結根北景弱莖
細陰林山北之夸條木枝檉桅重累崔錯樹枝相攢
莖卉歛風吹衆陳柯故枝也陳柯荒榛榛之棠龍
椶木長蘿葛藟飛莖擢椶木之長蘿建木減景建木
都天市所從上下處此木日中無連卷天矯盤曲熙熙
影故曰減景建木減景于千尋

行迎偃醉木勢黨伍兮行者如迎偃者如赤木施命
 以資民心作樂謂禮得天心則草木有益于人者長
 木王若葉木豐盛禮斗成儀 簪種樹古人簪之種樹
 以春日若種之日浸根本末固雖壅之以黑墳暖則枝
 本封芳樹發枝繁茂鳥遲春至花如錦夏近葉成惟
 欲寄邊城客路連理頌柯本枝似昌皇益增構靈一
 維長運隆周空道均三王玉再三曲八再三曲隱生
 其翳林性德喬木序序欲拂天盤結固枝葉扶疎數
 自陰速劉頊喬木序序欲拂天盤結固枝葉扶疎數
 古詩

類散木匠石之齊見梓社木絮之百圍匠石不類
 侯施詳註弟子曰材如此其美先生不肯視何耶曰
 卷三十一

此散木也無所不材木南伯子綦遊于商丘見木焉
 不用故能壽爾不材木南伯子綦遊于商丘見木焉
 為棟梁視其根則軸解必有異材視其枝則拳曲不可
 喫之則使人狂醒于綦曰此果不嘉木太宗宣玩嘉
 材之木以至於此其大也弟子不嘉木太宗宣玩嘉
 木也

木葉交墜唐玄宗製秋風高一曲每奏之紅葉
 唐書唐玄宗製秋風高一曲每奏之紅葉
 題詩唐于祐晚步崇衢於御清中流一紅葉葉上題
 好去到人間右因得之乃端正樹唐帝發馬道行至
 宮女韓夫人所題詩話 端正樹唐帝發馬道行至
 石楠樹愛說之因自為端正衣錦將軍錢鏐臨安里
 詠蓋有所思者也太真外傳元年校校志大樹將軍
 初時與羣兒戲木下光化元年校校志大樹將軍

馮異每有夕伐輒坐大木曰未錦將軍吳越志大樹將軍
 樹下人謂之大樹將軍所樹或曰巨木不可伐
 怒曰吾將斬白蛇 衆枝內附漢武帝幸雍得奇木枝
 何與一木六蛇

日衆枝內附示無外也殆將風木孔子聞哭聲甚悲
有樹左靜而蒙化者與美書
而設不待立哭而死韓詩外傳

松

者結于李德裕云三巖松與鳳雀松別淮角
云曰千輪入地中下歲為茂松神仙傳曰僊
佳好食松實能飛行者速如走馬以松子遺堯
堯不能服時受服者皆至三百歲嵩山記云
嵩高山有大松樹或百歲或千歲其精變為
青牛爲伏龜其食其皮中有藥脂狀如龍形名
飛節之三千歲者其皮中有藥脂狀如龍形名
不長望而視之有如龍蓋其萬歲萬物或如
青牛或如龍其色黃白味似栗可食本草云松
歲老松子色黃白味似栗可食本草云松
出臘西如膠者善松枝一名
松肪味苦溫久服輕身延年

松

卷三十一

三

喬松山有萬羅松上施延也松楠是度松茂如松
松舟其水悠悠松青貢松泉松怪石書經松
無松有心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禮記松

松舟其水悠悠松青貢松泉松怪石書經松
無松有心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禮記松

松舟其水悠悠松青貢松泉松怪石書經松
無松有心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禮記松

松舟其水悠悠松青貢松泉松怪石書經松
無松有心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禮記松

松舟其水悠悠松青貢松泉松怪石書經松
無松有心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禮記松

松舟其水悠悠松青貢松泉松怪石書經松
無松有心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禮記松

松舟其水悠悠松青貢松泉松怪石書經松
無松有心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禮記松

松舟其水悠悠松青貢松泉松怪石書經松
無松有心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禮記松

松舟其水悠悠松青貢松泉松怪石書經松
無松有心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禮記松

松舟其水悠悠松青貢松泉松怪石書經松
無松有心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禮記松

松舟其水悠悠松青貢松泉松怪石書經松
無松有心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禮記松

松舟其水悠悠松青貢松泉松怪石書經松
無松有心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禮記松

松舟其水悠悠松青貢松泉松怪石書經松
無松有心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禮記松

松三迴松正豈不惟霜雪松一何勁風霜正修三迴
松三迴松正豈不惟霜雪松一何勁風霜正修三迴

松

松三迴松正豈不惟霜雪松一何勁風霜正修三迴
松三迴松正豈不惟霜雪松一何勁風霜正修三迴

松

卷三十一

三

松三迴松正豈不惟霜雪松一何勁風霜正修三迴
松三迴松正豈不惟霜雪松一何勁風霜正修三迴

松三迴松正豈不惟霜雪松一何勁風霜正修三迴
松三迴松正豈不惟霜雪松一何勁風霜正修三迴

松三迴松正豈不惟霜雪松一何勁風霜正修三迴
松三迴松正豈不惟霜雪松一何勁風霜正修三迴

松三迴松正豈不惟霜雪松一何勁風霜正修三迴
松三迴松正豈不惟霜雪松一何勁風霜正修三迴

松三迴松正豈不惟霜雪松一何勁風霜正修三迴
松三迴松正豈不惟霜雪松一何勁風霜正修三迴

松三迴松正豈不惟霜雪松一何勁風霜正修三迴
松三迴松正豈不惟霜雪松一何勁風霜正修三迴

松三迴松正豈不惟霜雪松一何勁風霜正修三迴
松三迴松正豈不惟霜雪松一何勁風霜正修三迴

松三迴松正豈不惟霜雪松一何勁風霜正修三迴
松三迴松正豈不惟霜雪松一何勁風霜正修三迴

松三迴松正豈不惟霜雪松一何勁風霜正修三迴
松三迴松正豈不惟霜雪松一何勁風霜正修三迴

松三迴松正豈不惟霜雪松一何勁風霜正修三迴
松三迴松正豈不惟霜雪松一何勁風霜正修三迴

松三迴松正豈不惟霜雪松一何勁風霜正修三迴
松三迴松正豈不惟霜雪松一何勁風霜正修三迴

松三迴松正豈不惟霜雪松一何勁風霜正修三迴
松三迴松正豈不惟霜雪松一何勁風霜正修三迴

松三迴松正豈不惟霜雪松一何勁風霜正修三迴
松三迴松正豈不惟霜雪松一何勁風霜正修三迴

可西長若吾歸即却東向及去年年西向一松
向弟子曰教主歸矣果還至今謂之寧仙松
枯松復生
明皇遺跡山之觀鑒東西幸然中枯松更
再興唐作祥生扶葉葱蒨死如新植者後齊宗內難
誣矣爾元遺事**吟哦**崔斯立為藍田縣丞劉僧二
前種松
張湛好於蒼前種松時人聞響賞心獨愛松
風庭院皆植松聞其**燃節讀書**松節以讀書宋書
嘗欣然為采葉意
煙蘿勝景
壽松在虔昌縣北五里冷水觀一名樹鉞
南推宋實慶初知縣曹幽劇亭扁曰千歲靈根又於
門外榜曰煙蘿勝景嘉定間縣丞李鴻漸刻圖于石
蒼髯叟
晉法潛題此山或問其勝友為支離叟伯機手
嘗干廢園中得樵松一梓移置所居齋前
呼為支離叟朝夕撫敬以為適觀莊雜記**偃松**東都
觀有松枝蹶寒倒垂相傳已千年有白鶴飛止五粒
其上蔡浮作偃松賦玄宗賜御書刺石西京記
康苑詳註
卷三十一
三五
松脂
鄭逃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為松
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秋求之五代志松圍三
圍三尺
尺吾子當登第後三十年成名其松圍界三
尺矣
據言
栢
爾雅云栢栢也史記曰松栢為百木之長而
宇宮閭卑雅云栢一名栢櫚託所謂楊曰以
栢者是也栢性堅固有脂而香故古人設房
楊曰用之以禱鬱野官曰冀州其材於栢列仙
傳曰赤松子好食栢實齒落更生漢武內傳
日藥有松栢之膏服之可以延年抱朴子曰
天陵偃蓋之松大谷倒生之栢凡此諸木皆
與天齊其長地等其久也廣志曰栢有黃栢
有計栢一種月令曰七月收栢實
時不周崖寔月令曰七月收栢實
栢舟
沈彼栢舟新甫之栢新甫山名恒桓陟彼景
是顯是遷注登景山取栢栢於栢栢尚豈不植之下
松栢易直者斷遷也詩栢栢於栢栢尚豈不植之下

字昭帝時長安諸
一名霸**鐵鎖栢**則士乘土棄則人病乃以鐵數十斤
巴漢書**鐵鎖栢**則士乘土棄則人病乃以鐵數十斤
自理其下曰後有發者死大和**曲阜庭栢**兗州曲
溫造吊之發藏鐵而造死具聞錄**曲阜庭栢**兗州曲
舊廟庭有栢二十四**歷漢晉其大連抱土人崇敬**
之莫敢犯中有二槍**歷漢晉其大連抱土人崇敬**
孔子後錄**武侯栢**石雲廟前有老栢柯如青銅根如
千尺苦心豈免客蟻蟻香葉終經宿鸞鳳志**萊公栢**
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村大難為用杜古栢行**萊公栢**
冠準知巴東縣常手拈雙栢于縣庭**棟梁器**司徒表
至今民以此比**棠謂之禁公栢**政要**棟梁器**司徒表
栢厚棹雖小亦有棟梁之才也**栢變桐**王宴為貞外郎
翻忽成梧桐論者以為梧桐雖有棲鳳之一栢殺**二**
美而失後周之節後宴果然不能終齊書**一栢殺**
將軍樹仁傑奏其罪免職高宗怒令誅之仁傑進曰
集苑評註
 古人云假使盜長陵一杯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
 以昭陵一栢相殺二將軍千載之後謂陛下為何王
 臣不敢奉刺**栢仙**田鴛突栢號栢**挿媼常**陳倉人有
 帝意稍釋媼**栢仙**田鴛突栢號栢**挿媼常**陳倉人有
 其形不類猶亦不似羊象不能名忽有二童子至云
 此名媼常在地下食死人腦若欲殺之栢葉挿其頭
 述異**塞外奇觀**峽之南山皆土而北山盡石峯若峭
 所為者自與和至此地無寸木但荒草而已惟岩壁
 之半生栢樹一株青翠甚可愛如江南人家花園所
 植者初發呼光曰**樹發異聲**宋慶曆中余靖知桂
 此亦塞外一奇觀云**樹發異聲**宋慶曆中余靖知桂
 清遠土人云間之已數十年不詳其何怪也林中甚
 尋之見其聲自一大栢樹中出乃伐取以為枕笛聲
 如期而發甚寶惜之凡數年公之季弟欲窮其怪命
 工解視但見木之文理正如人在月下吹笛之像然
 善畫者不能及重以膠合之則不復有聲矣花木考
乾陵木乾州所出栢葉茂大蓋其土所宜氣味豐美
 也乾陵之栢異于他處其木未無文理者

[illegible]

下生似人形長三四尺夜雷雨即長與樹齊見人即
縮依舊魯有人合笠于明日看笠于樹在樹頭上旱
時欲而以竹束其頭禪之即**變杖楓**在黃梅縣西之
樹數株柯生傳云是一株在寺前**蟲蠶**廣西有老楓
其植楓始生葉有蟲食之蟲形似蠶而赤黑四月間
蠶亦如蠶之作**釣楓**惟樹土漿乃差花木考
緡甚適於用**槐**春秋說題辭曰槐木者虛星之精也元令在
日樹槐而聽訟其下者槐之言歸也情見歸
賁廣志曰槐材有青黃白黑也謂雅云槐有
數種葉大而黑者可作神燭西京雜記云
可染色其根又可作神燭西京雜記云
上林苑有槐六百四十株守宮槐上株
觸槐死晉靈公不君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麋賊
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注
不如死也遂觸庭槐而死左傳**取火**槐檀之火

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狄卿大夫位焉右
棘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皆聽
黃中外懷又其華黃其實赤故也周禮**兔目**槐之生
赤中外刺又其花白其實赤故也周禮**兔目**槐之生
春五日而鬼目十日始**生火**老槐生火久
而鼠耳更旬而始**規生火**血為**辨淮南****守宮槐**槐葉
育炕謂晝日聶合**合婚槐**葉細而青綠者謂之槐江
而夜炕布也爾雅**合婚槐**葉細而青綠者謂之槐江
婚槐**藹雲覆**爾雅紛其淮端繹葉湊而重陰上**蔭途**
廣志**藹雲覆**爾雅紛其淮端繹葉湊而重陰上**蔭途**
槐以蔭途**二幹一心**東官正德之內承華之內槐樹
槐都賦**二幹一心**東官正德之內承華之內槐樹
本根**致涼**龍升南陸火集正陽鼓**陛**嗟良木之華
筆虐**致涼**龍升南陸火集正陽鼓**陛**嗟良木之華
至尊憑文曰今風振森列時于**端門****願棲望庇**本立
觀未讓以振條披文陛而結根**曹植****願棲望庇**本立
殿者植根於其弘深鳥願**棲****作兩龍**庭槐似議天顏
而後翼人望府而被襟**王粲****作兩龍**庭槐似議天顏
兩龍**舉子忙**百尺卑亭曉色蒼西風閒處滿林黃高
杜甫**舉子忙**百尺卑亭曉色蒼西風閒處滿林黃高

一、

10

帝廟白四室室 皇后廟亦取其寶莫延盈所以

椒太尉李固皇后廟亦取其寶莫延盈所以

致嘒嘒 文帝命錄復焉鍾繇志念後

籍胡 兩胡椒八百五木生至七年

樟 二木乃可分列又章章即木生至七年

面及為船其氣中烈按此樹最大可鑄置水上

壽樟 在楚昌縣治項安世作壽樟亭初邑人李左司

壽樟 公慈仕于朝高宗常問樟公安否奏以杖葉

壽樟 縣今陳文孫刻圖上開并念世家仁及此木也

壽樟 石馬南宋黃廷堅記樟扁頭 樂中華建宮殿之

壽樟 其下焉可以應通之如扁頭類吾不知其幾

壽樟 其頭扁者蓋當時之施施我力也殿中惟此木

壽樟 之故入者必觀焉明興祿記

雜木 木名也一千年方當一歲楚之南有真若木

宜靈 靈者以五百歲為一歲楚之南有真若木

若華 西北之國日本出時金雞

樹 唐武后時使前有大棟樹金雞

檉 別之曰檉檉而檉檉檉檉檉檉檉檉檉檉檉檉

檉 名君還如思相思相思相思相思相思相思相思

檉 玉為葉葉武帝所植于朱桂木山精必微長生當

棟花開芬香滿庭其實如小枝可成棟名棟

棟 尤宜榕而盤桓初生不中枝能待長之其材宜棟

地復生為根一種名赤松最為高大此二樹者為

路傍人家於東比方空闊處及院落有餘地或千

有古榕盤結如呼福州為榕城云木龍嚴州

龍山谷題其樹楷杖直性無曲阜孔梓樹如貫錢

又子貢惜大他植也如櫟如櫟如櫟如櫟如櫟

南有子不刻真古木也如櫟如櫟如櫟如櫟如櫟

中其木令酒者特美今官園種之謂之木櫟如櫟

來其木令酒者特美今官園種之謂之木櫟如櫟

所謂櫟古度樹實從木皮中出如櫟如櫟如櫟

如櫟如櫟如櫟如櫟如櫟如櫟如櫟如櫟如櫟

城飛出亦有為蛟子者南越志膳脂木脂可鑄

林鳥及州有之乾陀木生千安南皮厚堪石南

二月花也仍連着實實如鷲卵七八月熟人採之

伏乾其皮中作肥魚羹和之九美出九真又蜜地

櫟用極大者記鐵栗木居地多山產美材而錢果

以治屋成以錄栗木居地多山產美材而錢果

不五十年皆空中遂至傾倒其鐵栗木居地多山

者廣州人多來採製椅桌食隔等器需于吳淞間

可謂善水綿此樹福州人呼曰木松前呼曰木綿

不遇八九月也詩其桂其桐注桐葉不凋可為杖即垂
 判從西國還得風聲木十枝實如柚實風火枝如
 玉琴瑟之響上以枝賜大臣人有疾則枝汗將死則枝
 折枯語曰年未半枝不汗此木乃五十年一濕萬歲
 一枯落雲之世生於紫錚樹出波斯國呼為勒伏亦
 阿閣間也洞冥記紫錚樹出波斯國呼為勒伏亦
 條薔茂葉似桐經冬而凋三月開花白色不結子天
 犬霧露及雨霑濡其樹枝條即出紫錚波斯國使鳥
 海又沙州深所說並同真臘國使折衝都尉尉使烏
 沙泥拔性言蟻運土於樹端作巢窠窠得雨濕凝結
 而成紫錚昆岑國者淨土樹在焉城摩羅什里俗傳
 善波斯國者次之淨土樹在焉城摩羅羅什里俗傳
 其覆土逐生茲樹二片開如楊花韓木金城山上有
 八月結實狀如小栗殼中皆黃土韓木乃文公
 所植不知其名土人觀其花之弓樹南門外枝幹
 疎密以知科第之多寡九域志
 國大數十圍高七十餘尺邑人楠樹黃金山有楠樹
 以發葉早晚不同年之豐歉今枯木也蚊子樹枝幹如
 遙枯次年西邊榮亭過此交讓木也蚊子樹枝幹如
 歲終不俱生張華謂此又讓木也蚊子樹枝幹如
 問形如枇杷子每熟即折裂致子羣天符葉有山符
 飛唯皮殼而已土人謂之蚊子樹天符葉有山符
 葉如荔枝葉而長有紋如龜鱉篆不知何本或以為
 創真人僊蹟蘇軾詩云天師化去知何日玉印相傳
 世共石樓樹曜於海際得之枝莖紫色有光南越謂
 之石丹青樹終南山多合離樹葉似江藤而紅綠相
 連理無枯上結葉條狀如草蓋一丹一枕柳樹古南海縣
 青驤驤如錦欄長安謂之丹青樹枕柳樹古南海縣
 至理牛葉有麋大者出麋乃蘇木生南中八郡樹高
 副葉似飛鳥翼皮中亦有麋彼人作餅食之蜀記又
 作使偶之輕滑天好白勝梳柳麋味平溫無毒主補
 虛冷消食彼人長春樹樹身似梓其花隨四時之色
 子為法苑珠林

則又合運理仍紅潤琅玕亦海底生長枝柯與珊瑚有欲救亦一異也
出水紅潤久旋變青枝擊三珠樹生赤木必用珠網
嶺南見海商下鼎者言有珠子樹其珠生于海底
生十樹上綴着不解樹乃生于石在海底深戶數
人謂千水中鑿石得樹其樹如楊柳枝良可愛也
源經吳筠云安得崑崙山偃蹇三珠樹實皆樹地
翠葉盛乃天生綠石盆在水如荷葉翠色可愛出
川久則漸淡而枯惟得水養之而以玉木楊雄甘泉
珠樹珊瑚樹植之其中尤可寶玩者
木之有慈寧壁馬犀之瑞瑞李善引漢武故事則曰
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木珊瑚明為枝碧玉為葉若如
意者皆狀碧玉之色而已非真者是才者其地也
木生花如人首生花如人首與語輒笑則落文筆
樹中書舍人周惠嗜之先隴有一樹儼如卓筆此樹
方風則出中書一少衰其人輒死人謂之文筆樹
卷三十一
自其祖用珍父養浩至惠嗜樹凡三盛矣皆為此樹
今之楊氏特遇于昔蓋惠嗜之兄亮承亮時登進士
為行樹為人狀鄉柱仕地生枝如人形身青黃色面
白須不翳髮稍長大眉長六寸一分京房易樹化禽
傳云皇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為人狀樹化禽
宋韓明妻美康王欲伐之化為鴛鴦而飛去樹產
禽生樹枝體相安禁苑內一大樹冬月雪中忽花葉茂
異物盛末長安禁苑內一大樹冬月雪中忽花葉茂
日皆化為紅蝶飛去至明年唐高祖太平木唐大曆
祖自唐國人長安此其前兆瀟湘錄太平木中成都
百姓郭遠因樵獲瑞木一莖理三字新林陵安時室
成字曰天以爲薪木理天下趙慎氏至真苗守再成
有古樹法天德三字曰天下趙慎氏至真苗守再成
街中有生成三字曰天下趙慎氏至真苗守再成
字然不可磨也以此知我朝中興天必全復故
真州號迎慶藝祖發迹於此非在天之靈所為乎

竹詩云竹性堅剛經霜雪而不改柯易葉

卷二十一

及斬斷而不能接續未出土先有節虛合裏
記曰渭川千畝竹其人與千戶侯等漢書曰
秦池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栢踟陸海也晉書
曰元康二年巴西界南竹生花紫色結實如
麥微詳記云王者德至於天紫氣結實如
露降尊賢容衆不失細微則竹常受之拾遺
記云蓬萊山有浮筠之篠葉青莖紫子如大
珠有青鸞集其上風吹竹折聲如鐘磬之音
山海經云衛丘山南帝後注俊舜字假借者
竹林在焉大可爲舟言舜林中竹一節則可
以爲船丹陽記云江寧縣南二十里慈城山
生簫管竹其竹圓銀異于餘處作簫南有妙
聲自伶倫採竹嶠谷其後唯此聲見珍而俗
呼曰破竹山王褒洞簫賦所稱者卽此羅浮
山記曰岷竹本出岷山張騫西至大夏所見
而此山左右時有之鄉老多以爲杖又云岷
冢之山岷水之上多桃枝竹又云東蜀之華
有會稽之竹箭焉戴凱之竹譜云竹之別類
有六十一焉有桂竹甚毒傷人必死有簫竹
卽間三尺至勁中爲矢箭落亦皆堪爲矢筈

大者爲筆，鍾龍竹，伶倫所伐也。廣志云：雲母竹，大竹也。櫟竹，細而多刺也。筵竹，葉如筵，竹宜爲屋椽。蔓竹，皮青而白也。雪筵，葉如筵，竹宜爲屋椽。一節受一斛，小者數升，爲勝。竹，刊竹，蔓生，實中堅，韌，說文：竹，節曰約，本草：竹葉名，升斤，竹花名，草華，竹得風，其體天屈，謂之竹，笑，齊民要術：謂之五月十三日，謂之竹，又謂竹，連風土記：謂之龍生，種竹，以是日爲上，如其地，閉塞而，成冬種之，必死，若遇火日，種，蓋天地，閉塞而，成冬種之，必死，若遇火日，及西南風，則不可，花亦不然，種竹，以竹所去，本止，留二三十填土，堆黃，在管內，覆蔭，根反，居上，用土，覆當年生，筍，竹留三去四，蓋三年，者，留四年者，伐去，竹以五月，前而，忌月三，伏，內及臘月，所者，不，咤，山海經曰：竹生花，其年，便枯，竹六十年，易根，易根，必花，結實而，枯死，實落，復生，六年而，成，明其治法，於初末，時，擇一竿，稍大者，截去，近根三尺，許，通其節，以糞，灌之，則止，竹復死，曰：窮，賁，寧竹，譜曰：竹，復曰：斂，以根行，時八月爲春，二三月爲秋，凡百，穀

皆以始生爲春成熟爲秋笋
自根而上二節發者爲雖

爲蒼筤竹震象易經篠簜既救箇箛楊州厥貢惟箇箛樹

注篠箭竹籥大竹筒簫美竹也出雲夢猗猗曉彼淇

之竿三國常致貢之其美天下稱善畫猗猗澳綠竹

猗猗焚申池晉伐齊焚申有筠禮之於人如竹前之

詩經居天下之大端也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日短

者居天下之大端也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日短

竹蕭條也端大本也二節天地氣之本故不變

至日短至則伐木三管孤竹之管孫竹之管陰竹之

取竹箭禮記練實鸕鶿鸕鶿非練實不食練實幽篁

楓之末生者陰竹實也取其潔白江潭上蓴

生山北者周禮防露來風便始之竹寄生江潭上蓴

輩竹餘虞幽鐘籠篴篴篠簜

簞芳終不見天防露來風便始之竹寄生江潭上蓴

鍾籠篴篴篠簜

風靡雲披隨風而靡如雲

實簞林筵桂箭射筒袖括篋笏片竹抽節漸長楠櫟

名也抽節漸長楠櫟

竹深森萃之清蔭冒霜雪竹之莠葦葉茂蔭蕭瑟
風吹竹玉潤碧鮮玉之鮮潤林簫孤篠孤者言竹也
葉之聲也莫莫何莫莫何莫莫何莫莫何莫莫何
為獨美之問莫莫何莫莫何莫莫何莫莫何莫莫何
月輝娟娟人嫵媚也嫵媚有三嫵媚有三嫵媚有三
竹疎莖疎長疎立也疎立也疎立也疎立也疎立也
蕚蕚蕚蕚蕚蕚蕚蕚蕚蕚蕚蕚蕚蕚蕚蕚蕚蕚蕚蕚蕚
轉弱防露枝又含風枝琅玕實琅玕實琅玕實琅玕實
九折枝折竹枝也九折竹枝也九折竹枝也九折竹枝也
雲母之楚潭梁池楚潭梁池楚潭梁池楚潭梁池楚潭梁池
丘竹淹有靈丘賦竹籟生竹籟生竹籟生竹籟生竹籟生
雲龍種龍種無限而細也雲龍種龍種無限而細也雲龍種
於龍種龍種無限而細也於龍種龍種無限而細也於龍種
琅玕言實也遂令丹穴千章萬箇萬箇萬箇萬箇萬箇萬箇
填其色翠食離隔風雪含霜不似桂竹似桂竹似桂竹
如松筆竹既大薄且空中節長象道儀天美竹挺結
姿於自然含虛中以象管新抽復脩作龍還萬水
為向井川柯亭臨絕淵拂石掃壇詩詠洪波水驂石
拂雲夾細流梁元帝賦亦鑽火掃壇詩詠洪波水驂石
優仲十翔鸞顧野上鑽火掃壇詩詠洪波水驂石
以得火竹以水生令人俗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
不可以得水雁南

人溪尚可肥抱節君寄語處前抱節君與千蕭風
人俗不可醫抱節君寄語處前抱節君與千蕭風
月長綠沉雨地金銀甲若滿清滿清滿清滿清滿清
萬夫長綠沉雨地金銀甲若滿清滿清滿清滿清滿清
子其正直肅肅故人開門風動竹抱貞心竹抱貞心
雲起百丈無心重高節青簡耳動向別野竹抱貞心
徒自抱貞心重高節青簡耳動向別野竹抱貞心
皆盡故可簡寫於新竹有汗後共谷長石山之西
馬山仙石陽嶼有仙石山頂上有平石方十餘丈
風水動音自成宮商石上淨潔初無粗穢相傳生連
云東陽劉道德家此竹化故謂之仙石禾嘉記生連
理竹林忽生連理其莖雞頸雞頸雞頸雞頸雞頸雞頸
實中扶老如人刻之竹少室竹少室竹少室竹少室竹
謂之扶老如人刻之竹少室竹少室竹少室竹少室竹
管吹之若羣鳳之鳴焉道眉竹眉竹眉竹眉竹眉竹
本蓬十尋宋昌縣有竹長十尋大如甕其間短者
竹蓬十尋宋昌縣有竹長十尋大如甕其間短者
也南越志云竹蓬十尋大如甕其間短者
經負池父老傳云竹蓬十尋大如甕其間短者
垂屈掃地恒陽記方竹產于潯州龍如制成勁挺
如人掃地恒陽記方竹產于潯州龍如制成勁挺
大者數丈斷竹笛帶繫者為杖退之有詩潯州竹
天下知鄭君所寶尤珍者為杖退之有詩潯州竹
富貴不得以府爭看黃琉璃斑竹即吳地產湘妃
唐盧山者不知亦有一府爭看黃琉璃斑竹即吳地
陶虛山中者不知亦有一府爭看黃琉璃斑竹即吳地
人謂之龍公竹常以鳳凰為飾其竹節長一丈二尺
生一竹倒生石上葉如桃竹性中空惟此竹獨實如木
桃枝竹雅云桃枝竹雅云桃枝竹雅云桃枝竹雅云桃枝竹

味殊萬波息笛新羅神文王時東海中有小山常作
一竿竹命作笛後吹之則兵退病愈旱雨
晴風定波平號萬波息笛今遇亡矣旱木老
嶺谷竹昔皇帝命伶倫伯律伶倫自大夏之西
兩節間其長八十九分而吹之以鳳食黃帝時鳳
為黃鐘之宮律之本也呂氏春秋鳳食黃帝時鳳
帝竹傳淚班城皇女英追之不及至洞庭之山淚班
詩竹上成班妃死鵲飛公輸子前竹木以為鵲
染竹上成班妃死鵲飛公輸子前竹木以為鵲
為湘水神博物志鵲飛公輸子前竹木以為鵲
子遺書智伯率韓魏攻趙襄子前竹木以為鵲
可見與原過齊三日莫自帶以上可見遺趙無恤原
陽侯天使板林竹趙王問范蠡用兵對曰越有處女逢老人自稱袁公晚授林女未折墮地處女即統其
逢老人自稱袁公晚授林女未折墮地處女即統其求公操其本而刺處女處女舉杖擊之公側萊上樹
卷三十一
主
變為白鶴柯亭秦邕避難江南經會稽宿於柯亭
吳越春秋柯亭秦邕避難江南經會稽宿於柯亭
取以為笛音插竹引車武帝平吳之後納孫皓宮人
卓絕其所如所至則宴寢宮人乃以竹林七賢
羊車其所如所至則宴寢宮人乃以竹林七賢
作葉插戶以監汁酒地而引帝車晉史竹林七賢
所與遊者阮籍山濤向秀劉伶阮咸王竹林七賢
或為竹林之遊世稱焉叔明陶潛居化龍後漢費長
與孔巢父韓元弼張政張叔明陶潛居化龍後漢費長
領休山日與沈默張竹溪六選唐書化龍後漢費長
入山以竹杖與騎至家長房以杖此君晉王徽之字
殺葛陂牛穎之則化龍矣列仙傳此君晉王徽之字
一上大夫妻有竹欲觀之便出坐與造竹下味
良久主人有竹欲觀之便出坐與造竹下味
僕今栽竹或問之但嚼味指竹開三逕下開三逕
口何可一日無此君耶世談開三逕下開三逕
羊仲裘仲之徒與青竹田寶將軍有青竹脩竹園
之遊三輔決錄青竹田寶將軍有青竹脩竹園
王夷園多植竹淇園竹漢武登卒塞狐千河令羣臣
即所謂脩竹園淇園竹漢武登卒塞狐千河令羣臣

報平安 李御公守北都重子寺有竹一窠... 欒竹杖 羅公遠引明皇遊月宮... 義竹 明皇遊月宮... 規杖 潤州大宛國堅實而正... 公後鎮浙右開信曰竹杖無節... 寧以竹合節度兵討之幸相曰... 或克項窮寇仍推舍外見鏡尺... 亡不中表索天下兵剪之終不... 注目帝一發竹分矢微諸外左... 右呼萬歲賦題其壁世宗破唐... 黃門就壁錄之覺而稱善五代... 諸還葬于洛陽公安民皆迎祭... 終錢焚之尋復生笋成林邦人... 欒竹詳註 卷三十一 七十三

流山羅竹王祠 初有女子浣於... 及祠于武遂自為夜郎王以... 實數斛 姓名惟遊前山見一... 伐餘遺竹見一宿竿堆頭蛇... 目有智數坐強盜在獄瑞因... 生竹葉同禁人以為祥瑞因... 兵討之不能克至景泰初有大... 夜陸都督董興等大破平之通... 筍 陸佃云字從句從日包之... 番 陸佃云字從句從日包之... 也 筍 陸佃云字從句從日包之... 雅 筍 陸佃云字從句從日包之... 來 筍 陸佃云字從句從日包之... 筍子 筍 陸佃云字從句從日包之... 角 筍 陸佃云字從句從日包之... 和 筍 陸佃云字從句從日包之... 而 筍 陸佃云字從句從日包之... 石 筍 陸佃云字從句從日包之... 諸 筍 陸佃云字從句從日包之... 筍 筍 陸佃云字從句從日包之... 先 筍 陸佃云字從句從日包之... 大 筍 陸佃云字從句從日包之...

實英 吳興山中有一樹類竹而有實似英鄉人見之
以問陸澄澄曰名落如花郡有文士則生張實
誌印

彙苑詳註卷之三十一終

彙苑詳註

卷三十一

中

彙苑詳註卷三十二

果蔬部

梅

西京雜記云上林苑萃臣遠方各獻名果
為美名以標奇麗有朱梅紫棠梅紫萼梅同
心梅麗枝梅燕梅猴梅山

鹽梅

高宗命傅說爰立作相曰
若作和羹汝惟鹽梅尚書
標實標有梅其實七

傾筐

標有梅傾筐管簞之注
標落也言新落多詩
乾蓀續食之邊其實三

山乾

其實乾也雲山之上
梅煎洪州土貢梅也
明目梅枝

香口

梅暴乾為腊羹臘壺中
又含以香口詩義疏
調鼎明目

歌

吳氏本草之詠見彼詩人
落梅之歌曲含酸水盤
未薦

食梅賦

魏無林而先嘗陳
鹽梅相成卿士大夫

飲水

大相濟鹽梅相成不
望梅魏武帝與軍士
失道

前

有梅林結子甘酸可以
止渴士卒聞之曹公
梅人

皆

謂梅子為曹公乃止遂
得及前原世說之
曹公梅人

多

士人遺醋梅與燒為
酸林承旨朝退行至
廊下時

筆

談九英梅元稹為
翰林承旨朝退行至
廊下時

百

僚望之曰豈陽胃文
稿梅蕭傲拜嶺南節
度使家

新

微知趣青梅日勿多
食發小兒熱諸將以
為晏促

市

還之趣青梅日勿多
食發小兒熱諸將以
為晏促

真

武折梅枝寄柳樹之
上仰天誓曰吾道
駕梅一

若

成花開果結後竟如
其言今樹尚存
駕梅一

一

帶雙結雙實梅籃
永嘉閣嬪以青梅
雕剔服杖銀

名

為雙結雙實梅籃
永嘉閣嬪以青梅
雕剔服杖銀

龍

如小念閣之復為
梅謂之梅烏梅煮魚
有石洲焉

籃

李詩珠盤薦雕梅
即此梅籃烏梅煮魚
有石洲焉

啖若蒲十暇有龍于衛君君與果園食桃而北以其
 半喫君曰愛乎以其美而喫寡人及色衰愛
 我以爲罪口是常殺士齊景公有勇士三人恃功
 可賜以餘桃者韓子殺士恣行天下公患之晏子曰
 自殺反桃故曰二桃殺三士晏子春秋獻桃王
 挑三于歲一結于此于不良已三過偷之矣獻桃王
 母以七夕日降帝宮命侍女索桃須臾以玉盤盛桃
 七枚形圖青色以呈王母母自數二以五與帝帝留
 核年前母曰用此何上曰欲種之母笑曰此桃泰雪
 千年生華下年結實非下土所植漢武帝故事泰雪
 挑仲尼侍坐於家公公賜之挑與黍仲尼先飯黍而
 後啖挑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挑也尼曰黍五
 谷之長果桃爲下君子以賤桃梗蘇秦謂孟嘗君曰
 雪貴木聞以貴賤也家語桃梗臣來過潮上有土
 偶人與桃梗語語梗曰子獨人曰子西岸之上也天台桃
 子以爲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溜水至則子殘矣土偶
 人口吾復西岸矣子東園之挑削爲人天台桃
 雨至則漂漂然將如何矣戰國策天台桃
 卷三
 學仙取桃趙升就張陵學仙已七試之與諸弟子
 挑心肉似相下臨不測陵曰得此挑者告以道升從
 上引手撲之升桃香異常蘇秦在齊時出獵至一
 忽還神仙傳桃香異常蘇秦在齊時出獵至一
 常訪其僧僧不及隱言近有人施二桃因從經案下
 取出獻論大如飯盤論時既盡之桃大如雞卵論以
 詰其所自僧準論此去上山越澗至一處布泉硯石
 非人境也有挑數百株各擇地高二三尺其香破鼻
 論與僧各食一帶腹果然矢論亦綏山桃蜀由人
 疑僧非常取兩箇而返同上王格綏山桃蜀由人
 得仙諺曰得板入蜀蜀之王侯貴人追之上延壽列仙
 傳仙諺曰得板入蜀蜀之王侯貴人追之上延壽列仙
 畏桃婦見之曰人言亡者畏挑君何不畏那答
 桃樹東南枝二八八寸蟠桃賦乙卯夏上御端門
 向日者是橙之貌異傳蟠桃賦乙卯夏上御端門

桃半枝蓋元庫所藏物也其長五寸廣四寸七分許
其質大如斗前刺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上字
詞以金繕龜鶴雲氣之象上因謂朱漁口酒益撰
李素問云酸李東方之果故朱之內登明與雅記
木從子性頗難老雖結枯子亦不細爾雅曰
休無實李注一名趙李座接應李注即今之
稔記漢武初上林苑李樹遠方各獻名果
同李李車下李顏固李合枝李李青李房李
李張李郭義泰廣志曰有黃建李青皮李馬
子祠有紅標李一李二色
瓊玖報我以木李鬱奠六月食鬱及奠注夫移一名
榮樹人陰翳繁盛貌桃翠質潤實內結豐腴外盈
移也詩乃有河沂黃建房陵經青朱仲李朱仲之李
陵標一樹三色異味殊名傳忘朱仲李實昭都潘岳
卷三十五
中州果植中州之名果結水盤水盤不整
冠君子防未然金彈丸枝上離離金彈丸宜沉李
李千寒水雕籠李下雕籠永之歲穰穰李實多者來
隋文帝書雕籠李下雕籠永之歲穰穰李實多者來
先熟陵南居細李四月先熟注房春實李華林園有
新中東苑朱李生東苑其嘉慶東都嘉慶坊有李樹
美故稱嘉慶金李杜陵有金李房陵朱仲有九都李
子也西京果記金李李園三十六多李里玄雲五雲丹
有九都之李採春山人常採之山海經玄雲山上青
玄雲李食之均亭李色極肥大味甘如蜜南方之李
此實爲最詳考

以玉升水沈之便如瓶李少君謂武帝漢湖東大如
之迷生奇光廬山白君人共立廟兗州蘇氏母病往
漢武內傳廬山白君人共立廟兗州蘇氏母病往
廬山共食白李未久已三千國有月易得使人恨昔
去後度索君曰此李終李熟仙肉厚而無核識者曰
南海君也與傳韓終李熟仙肉厚而無核識者曰
病冥無核李天罰李龍必到其耳血墮地生此李也
李莊鑽核王戎有李好李常賣之恐人苦李王戎年七
李樹其子滿枝諸小兒競折其枝而實苦李王戎年七
之客曰道傍有李樹諸小兒競折其枝而實苦李王戎年七
中家堂前有此鼠從地出苦李樹生李王華貞觀中玉
連理樹無誤李與李精李也其苦李樹生李王華貞觀中玉
入同曰無誤李與李精李也其苦李樹生李王華貞觀中玉
實曰如食桃不康他日見李思戒現言伐李性徐
卷三十五
李樹好李請第往園中食者皆計枝實錢帝來之不
過數十其第王濟因食者皆計枝實錢帝來之不
吹畢伐樹變爲瓜木宗成通十四年成李實者
李于大之實如瓜正德十四年成李實者
李也通考實如瓜正德十四年成李實者
祖平安生王瓜嘉靖三十四年成李實者
生王瓜百里無人來已而果
爲使東劉教甚衆寧波郡志
杏西京雜記云漢武時上林苑有連葉杏文杏
秋善杏多實不蟲者五年秋禾善五木者五穀之先
萬不失一也靈山靈山之下其木洛渙繁榮洛開居於
梅杏郁靈之屬繁榮靈山靈山之下其木洛渙繁榮洛開居於
麗之歸華實照耀靈山靈山之下其木洛渙繁榮洛開居於
國杏子煮酒香酒香古詞傳黃梅杏半研酪寒食
半紅雪

明(張)裁杏法杏須熟者口中嚼過種肥土中
 良法也一服則五六年不生此
 梨九州論安平好棗真定好梨有常山山陽
 上林苑有紫梨青梨大谷梨標萊梨芳梨細
 東玉梨俱出海中(西京雜記)
 味出靈關之陰音鑽梨植梨曰鑽梨注恐有
 珍玉津之幸謝賦鑽梨珍寶渾疑露結成香
 皆山木榮皮可珍寶珍寶渾疑露結成香
 春水漱齒冷藥玉潤紫花開處櫻美春林難
 將雪液沃心寒玉潤玉潤落落珠圓耳目記
 一名鼠梨山供御青田村人家多種梨有一樹布
 梨也要物志供御官梨子太一園五寸用以供
 萬御梨千樹梨淮北榮陽河濟之間千樹
 梨其人與千戶侯等漢書雌雄梨九
 卷三
 梨廣銀青有梨二林枝葉交結大谷
 官中呼為雌雄梨金鑒密記大谷張公大谷之梨注
 梨海內惟此一真定真定御梨大如拳其若委
 斤梨廣都梨重六斤數人分食之義恭廣
 梨志洛陽報德寺梨重六斤東王梨出源
 梨果有玄光金葉梨出瑯琊王野家東王梨出源
 梨漢武內傳金葉梨太王唐所獻東王梨出源
 海梨出蒲海北玉乳梨楊帝時有之樂遊梨出中
 夏梨曹州及揚州淮口如斗其大如斗
 梨出夏梨百陽棣組如斗其大如斗
 梨漢武帝園一名樊川一名御植有大梨
 紫梨老子西游遊省太真與王合枝梨樹西枝
 其條與中枝合生於玄圃園盧棠仲伯在朝有司請
 皇太子令侍臣作頌(王續領)盧棠仲伯在朝有司請
 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
 出居隴畝之間而瑞斷焉盧於樹下百姓大悅詩人

野川裡時與蕩照塢紅黃黃青枝
 下馬先驅東坡照塢紅黃黃青枝
 州充貢御故亭湖此有石郭山上產君家果九歲孔
 醞詰其父設果有楊梅孔指示見曰此謂君家楊梅
 果見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孔子家舍史記楊梅
 塢楊梅內有一老嫗姓金其家楊梅甚盛俗所謂金婆
 根條只有楊梅不值錢莫共全家躡此若參寥不是
 老婆釋蓋謂此也至今其地楊梅之美異於他處產
 者獻楊梅仁王凝字豐父守會稽童貫時方用事貢
 五十石以獻之後擢待制再任仁歷貼職徑登大對
 惟松市北珠之冠小人之恒態也打孟倫獻涼州之酒
 五十石楊梅仁何以能哀手花木考
 荔枝藥天荔枝圖云生巴峽間形狀團圓如惟
 蓋葉如冬青花如橘春榮夏熟深如葡萄
 葉如枇杷殼如紅縉膜如紫綃穎削潔白漿
 其醴酪廣志云荔枝樹高五六丈如桂樹綠
 葉逢達冬夏榮茂青華實大如雞子枝黃
 黑似熟蓮子肉白如肪其而多汁似安石核
 有甜酸者夏到日子翕然俱赤則可食也一
 樹下子數斛耐南人多以枝細者為珍謂之焦
 枝然此樹最忌射香或遇之花實盡落也荔枝
 枝子閩中為上川蜀次之嶺南又次之味甚
 無毒宋端明著荔枝譜通論與福清泉四種
 其名家不過十有二品其下三十二品不論
 也有名桂林皮食大如雞子味甜一名中冠
 皮光而薄味清其一一名金桂皮畧色青黃
 味佳大類桂林皆六月熟一名大山五月熟又
 其酸四月先熟一名早紅類大山五月熟又
 有狀元紅一種形圓味甚佳惟楓亭為多時
 獨重之蔡襄記建安荔枝品第凡三十餘種
 心受芳氣卓絕類而自異超眾異而獨貴丹華
 角并與而靈華敷大火中而朱實繁
 灼灼丹華吐日離離繁星著天王逸朱實星映雲舒

朱實星映離離昔聞時今觀合西水晶絳雪割之
水品食之珍如相枝葉文細理雕盤仙液華氣含滋
綠瑩屏磨青英蕊信離盤之荔子丹葉黃薛愈文
仙液實賦之綺縠武仲其美良絳羅襦海中人
武仲稱美叔師遠至含芳不齒齒劉雲絳羅襦海中人
儒羅大實天榮雲雲天寶果水晶絳羅襦海中人
烟脂掌中類其鶴頂鮮金盤玉龍雞冠鮮葉蒼梧種
露舌多荔枝生山中十八娘以當年十八娘一置五
人亦種之吳越元間嶺南獻生荔枝十八娘一置五
文趾獻里末元間嶺南獻生荔枝十八娘一置五
絕於道至有屬和充亡之患上感其難詔教大官勿
復受獻漢止貢汝南唐羌為臨武長縣詔教大官勿
和帝本紀止貢汝南唐羌為臨武長縣詔教大官勿
漢書散紅錦唐玄宗正月十五夜於常春殿觀開置
書傳唐貴妃生干蜀好嗜荔枝南海荔枝勝于蜀者
其色味必欲生買之乃買馴傳荔枝數千里已至京師
馳名荔枝開元遺事新曲名貴如生曰長生殿新曲
因名荔枝寄圖白樂天在忠州為荔枝圖寄朝士
陽貴妃外傳寄圖白樂天在忠州為荔枝圖寄朝士
之鮮明如新折羅浮先生新轉集上因語京師荔枝
棠花數百鮮明芳豈意花及荔枝依頃二花皆連枝
棠如新折鮮明芳豈意花及荔枝依頃二花皆連枝
龍眼物論龍眼如荔枝但枝葉稍小形如
其枝如案南方草木狀云一葉動五六十顆
枝如一名龍眼肉厚味甘食之益人
大者曰虎眼肉厚味甘食之益人
荔枝同祖龍眼與荔枝同父初玄圃靈果異哉西海消玄圃
異哉西海消玄圃異哉西海消玄圃

李一一流膏液生疑星驪珠其寶省龍珠燕卵金盤
空又恐珠還浦東坡驪珠其寶省龍珠燕卵金盤
燕卵黃疑蜜脾魚目為生多劉屏山詩龍目有能
燕卵黃疑蜜脾魚目為生多劉屏山詩龍目有能
荔枝有絲葉之凄凄結歲貢眼文帝帝比西方有龍
朱實之離離蜀都移植上林漢武帝起扶荔宮以
荀石蜜乃果品之珍移植上林漢武帝起扶荔宮以
異者今之歲貢也移植上林漢武帝起扶荔宮以
枯者得龍眼枝自交趾移植上林漢武帝起扶荔宮以
蒲萄西陽雜俎云蒲萄三種成熱之時子實通側
本漢書云蒲萄一名黑雷國黑雷國蒲萄多產
輕身一名蒲萄益氣強志令人肥健少實通側
勃漢書云蒲萄一名黑雷國黑雷國蒲萄多產
地寒蒲萄若榴西域亦有如蒲萄多產
薄味美者國土宜蒲萄亦有如蒲萄多產
者惟土人得咬之其至京師者百二子紫粉
頭而巳孟詵云蒲萄不問土地但收之
頭而巳孟詵云蒲萄不問土地但收之
磊落蔓衍注蔓而美五子代于蒲桃為酒
磊落蔓衍注蔓而美五子代于蒲桃為酒
託靈根於玄圃植崑崙之高根陰左大冲賦植崑崙
重陰翳羲和秀房陸離混若紫英乘素波麗會馬乳
龍鬚若欲蒲萄盤堆馬乳莫珠顆露垂珠顆重日曜珠
璣繁葩組綵結懸黑水晶珠顆露垂珠顆重日曜珠
時寶璣珠璣結懸黑水晶珠顆露垂珠顆重日曜珠
珠璣繁葩組綵結懸黑水晶珠顆露垂珠顆重日曜珠
產西域漢使張騫自中
原後先從上苑栽宋少章
善醉易醒中取實種龜茲國胡人奢侈家至千斛蒲萄漢使
不酸冷而不寒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其而不酸尚有
以鳥酒其于樹葉善醉而醒醒又醉為酒不酸

棗 牛棗文種大者棗小者刺蓋若此棗所出也棗惟重為棗並東為棗木曰棘實曰棗注今江東呼大而酸上者為赤棗壺酒飲也子細酸者為棘棗又有狗牙雞心羊角獼猴牛尾實小而員紫黑色者曰羊棗河東饒氏又廣志云穀城棗長二寸者曰棗棗三月熟梁國夫人棗大白棗名臧杏又三皇棗騏白棗灌棗又有岐靡棗桂棗夕棗等名地聖志河中府貢龍骨棗拂林千年棗述異記西王棗出崑崙山北方有七尺棗六府皆有之東昌屬縣獨多種類不一土人製之俗名曰膠棗曰棗商商人先歲冬計其木夏相其實而直之貨于四方者舊說周秦間河南雨酸棗遂生野棗今酸棗縣是也
刺棗 八月刺婦贊婦人之贊損新之棗曰新棗詩經棗脯餉棗果離離宛其落矣化為棗之遺其實纂纂枯枝人生不行樂何以寧謐為爾造棗
藥部詳 棗下何獨獨榮華各有時寒初熟赤時人夏賦攢攢從四通棗通今朝熟誰能初熟赤時人夏珍繁枝如含蜜脆者宜新當夏之珍堅者宜乾薦蓋天人有益氣服之如神得玄弱枝周文弱枝握棗錯金全生益氣服之如神得玄弱枝周文弱枝握棗錯金握棗與錯金以示嬰兒嬰兒必取棗繁而不桑棗饒取金故物之干人小者易知也春秋繁饒有食棘之衣孤之戶口最大又有桑棗之貌棗棘有食棘之衣孤之國家徵求之府杜恕上疏棗棘有食棘之衣孤之而巳有之呂氏春秋丹棗黃棗離高柯丹棗生自荆凡傳安平產安平好棗地產不為九棘建國辨方玄歌詠義赤心經直講玉門垂風搖羊角樹日映棘因心制義赤心經直講玉門垂風搖羊角樹日映棘茂玉門懷赤心北園有一樹布葉垂重陰外細棗出垂簡文懷赤心北園有一樹布葉垂重陰外細棗出紫之山山隔碧海萬年一實實岐峯棗北極有岐峰之棗之有油可用燃燈洞冥記岐峯棗陰多棗樹百尋

菓也叱叱者四十九也帝
 大笑賜帛十疋東方朔傳
 鮑焦嘔 鮑焦耕田而食穿
 食棗或曰此棗于所捨即焦
 遂強嘔吐立枯而宛風俗通
 毒弟 魏文帝忌弟任成
 共園基啖棗帝毒棗帶中井
 既中毒太后索水救如
 之帝預勅破器太后自趨井
 不能救遂卒世說
 廁食棗 棗敦尚舞陽公主如
 廁見漆箱底塞鼻乾鳥
 集棗 傳虞為鄱陽內史風化
 大行 寒骨白 時書舍前
 植一棗樹至年十八伐為鏡
 長丈七尺拱蘇氏食
 圍合乃重七年十號曰寒骨
 白酉陽雜近蘇氏食
 未樂器出棗無枝相傳食之
 可度世里有蘇氏
 女自小養而食之不食五穀
 年五十顏如處子孺
 石晉朝趙令公瑩家庭有橘
 棗樹婆娑異常四遠俱
 見望氣者訪其鄉里云此宰
 合有登宰輔者不在其
 原大子遂拜後冷公由太
 碧棗 處士元藏大業元年
 瑣船獨為破木所載忽達于
 洲島洲人孟節舍枝節
 曰此乃滄洲有碧棗大如梨
 杜陽雜
 能合棗枝不食可茹葉充饑
 馮惜反鄧禹從之為惜
 可至十年後漢書
 茹葉充饑 所敗糧盡無以
 犒軍士
 飢餓皆食棗 吞棗枝 信安
 縣有懸室坂晉時有民王
 葉東觀漢記 吞棗枝 質伐
 木至石室中見童子四人
 彈瑟而歌質倚柯聽之童子
 以一物如棗枝與質質
 吞之便不復飢頃童子令其
 歸質承簞而去斧柯湛
 然爛盡質去家已數十年其
 親舊零落無後矣東陽記
 拒求棗 杜畿守平虎將軍
 劉
 黜為太祖所親貴震朝廷常
 從畿求大棗畿拒以他
 故後黜伏法太祖得其書嘆
 曰杜畿可謂不媚寵也
 杜氏所樹同盟 胡昭與晉
 宣帝為布衣之交同郡月
 新書 其意乃止昭所棄樹
 共士盟 蔣軫聚 正德間
 崇
 士別昭後見帝口終不言高
 士傳 蔣軫聚 德民蔣軾
 素事鍾呂好植果木一日晚
 有老人過門我有棗枝
 可種也貌受而植之逾時為
 童本矣明年即生佳棗
 形色氣味浙地無可比者肉
 且離枝墜地
 即碎至今存焉人亦以為仙
 種也花木考
 栗 木名樹高三四丈花青
 實有房栗大者二三
 子小者一二子東觀書栗駭
 蓬轉今果房然

不結實之歲皆

柿

格物論柿朱果也有數種一名鹿心小者名

州土貢柿小說云九月柿葉赤而實紅西陽

接及三次則全無核晉官閣名曰華林柿六

十七株西京雜記上林苑

烏桕

張公大谷之梨梁柿盤木中根固柿為金衣懸

味重

金衣冬挺潤其齒玉露色中黔熟帶甘香味獨

標和

似色中黔山一林霜場東乾于顆蜜尚帶一

味無

報句報惠不相當誠齋賴虬卯實雲燒樹火

味無

報句報惠不相當誠齋賴虬卯實雲燒樹火

味無

報句報惠不相當誠齋賴虬卯實雲燒樹火

味無

報句報惠不相當誠齋賴虬卯實雲燒樹火

味無

報句報惠不相當誠齋賴虬卯實雲燒樹火

味無

報句報惠不相當誠齋賴虬卯實雲燒樹火

味無

報句報惠不相當誠齋賴虬卯實雲燒樹火

味無

報句報惠不相當誠齋賴虬卯實雲燒樹火

味無

報句報惠不相當誠齋賴虬卯實雲燒樹火

味無

報句報惠不相當誠齋賴虬卯實雲燒樹火

味無

報句報惠不相當誠齋賴虬卯實雲燒樹火

味無

報句報惠不相當誠齋賴虬卯實雲燒樹火

味無

報句報惠不相當誠齋賴虬卯實雲燒樹火

味無

報句報惠不相當誠齋賴虬卯實雲燒樹火

味無

報句報惠不相當誠齋賴虬卯實雲燒樹火

味無

報句報惠不相當誠齋賴虬卯實雲燒樹火

味無

報句報惠不相當誠齋賴虬卯實雲燒樹火

味無

報句報惠不相當誠齋賴虬卯實雲燒樹火

尖青二月有花生至八月乃熟其子先生者

向同其後生者漸高生椒味苦酸而滋食久味

中尤佳昔人名為諫果南人尤重之入誤食

子繁而樹峻不可梯取但刻根下方許以

入盤於身則其夕子盡落木亦無損又許以

落紅盤之句今取銀杏以竹篾箍其本擊篾

人採得并其皮葉煎之如黑錫謂之糖膠用

膠船着水益乾年於膠漆以黑木作托膠着

異但枝作三瓣可蜜漬食之廣志云東向

日木威又名南威

登君子席霜苞入中州萬里來江波翠穎南珍富奇

為幽人正久見君子淡六一文回甘味實極最

珍可世人將就食之先嚼眉皮肉苦且滋潤口復

臣詞直道逆君耳斥退投天涯世却思量素若臨上

馬思其言勝面味却思勝含雞舌香雞舌香口勝含

量忠言君試嘗山谷詞勝含雞舌香雞舌香口勝含

青子紛紛青子落紅盤氣味森森若且嚴待橄欖苗

喬乃醅似醉顏造吻餘鬚鬚清香至銅屏山詩餘甘

同物梅實兩頭似有刺始嚼其酸飲水乃甘九

月採之與根實兩頭似有刺始嚼其酸飲水乃甘九

物異名耳以蜜藏之亦作臨海異物志

韻味諫軒堅過之延放小軒檻外植餘甘子近郭黃庭

詩云方懷味諫軒堅過之延放小軒檻外植餘甘子近郭黃庭

權子橄欖同形秋熟色紫得而脫

權子橄欖同形秋熟色紫得而脫

權子橄欖同形秋熟色紫得而脫

香日塵埃汚瓜當與子入水中噉爾因持瓜嘯射入
於河吳注目以視皮浮水面噉爾因持瓜嘯射入
食瓜久之不至何也吳始知其得道再拜而師之一
瓜斬三妾曹操一日盛夏宴諸官于水閣酒半酣
日瓜極熱一妾整容捧瓜答曰不若生擒大鰲喝武士
斬之再呼進瓜莫敢近前衆妾皆推捧香乃雙手捧
盤香肩而進問瓜味答曰甚甜大呼武士速斬之
坐客失色拜地曰不知也操曰聽新其罪前二妾吾
新之者久聽使喚豈不知進瓜必須齊眉而捧盤耶
皆以開口字答斬其愚也蘭香來未久高捧其盤而
進又以甚甜合口字答之何切知吾心耶
吾用兵之人故斬之以絕其患花木老
禾瓜投報匪報我以木瓜報之以瓠瓠滋蔓枯木無生
布談碩大尤殊時果有常形之分而碩對山客心自
對山白讓聖瓜石塘有木瓜九異華青蛇盤糾枝幹
山李白讓聖瓜至實落供大士乃去人目爲讓聖瓜
卷三十一
寧國木瓜人種木瓜始成類則嫩花以時之
木瓜山維會昌六年敬告于木瓜山之神惟神花作
房其樹枝狀如奈花作房生子李樹生都李樹生木
瓜空中行志鹽山鹽州貢鹽本草杭州湖州土貢獻木
瓜元獻皇后思食酸味明皇以告張說芳脆易損崔
瓜因進經袖出木瓜以獻明皇張說未嘗有也中使即
學杭州湖上飲錢客有獻木瓜所未嘗有也中使即
得罪欲殺飲妓官妓作酒進于上頃之解舟而去守懼
謂之曰此物芳脆易損必不能
人獻付取香而食之語朴
菱角菱有刺武陵記四角三角曰菱兩角曰菱
通謂之木菱花紫畫合宵炕隨月轉移或紫
苞或青苞肉白生味甘脆熟能飽人廣志云

蓮品蓮之品菱菱有馬菱菱有馬菱菱有馬菱菱有馬
虎如生之義奪乎素紫角菱紫角菱紫角菱紫角菱
波白點花焉青角菱時唱一聲蟾蜍股柄似蟾蜍股
相異懷珠蘊玉何須抵必露頭角人懷珠蘊玉淨無塵
揚詩綠菱或跨綠水而蘊水菱蘊水菱蘊水菱蘊水菱
綠水菱或跨綠水而蘊水菱蘊水菱蘊水菱蘊水菱
角廣信不翻雞菱石曰翻雞菱木中有菱碧色謂之紫泥菱食
之令人翻雞菱石曰翻雞菱木中有菱碧色謂之紫泥菱食
不翻雞菱石曰翻雞菱木中有菱碧色謂之紫泥菱食
宜菱米事灌漑速秋則自熟粒米粗穢武陵記
卷三十一
去嗜菱屈到嗜菱疾馬召宗老屬之曰祭我必
夫子不以私欲干食菱杜厲叔事公自以爲不見
國之典也國語食菱杜厲叔事公自以爲不見
栗公不知無則也厲叔曰以愧後世主不知故去今在死之是
秋勸植增植菱爲朝海太守勸民採菱飯漁弘爲湘東
採菱作飯以給所部菱頭也周禮注菱一名屬頭本草
菱名屬實一名屬頭也周禮注菱一名屬頭本草
之役渡酒謂之菱葉似荷而大葉上麤嫩如
西十顆有菱肉白如米熟食之可飽按
天暖菱寒菱開花向日菱開花向日菱開花向日菱
紫苞青刺菱葉初生嫩如蛇毛水面放花皮底熱赤手
初莫近難辨明珠藏滿腹剖開明珠明珠藏滿腹剖開
青液尚糝糊大岩磨聲風雨速明珠明珠藏滿腹剖開
青液尚糝糊大岩磨聲風雨速明珠明珠藏滿腹剖開

肉何繼其作有饌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屬清

標吳隱為廣州刺史清操愈厲助鼎俎宋六帖雨來三

後拔行圍圖曰天苗此不食心江秘性仁孝食米不

徒助千粵俎豫章註

老葉而慶榮齊及拆卷第一人乃恭齋也東齊遺事

邑濟書

郡守食菜裴俊為郡守惟食一人乃恭齋也東齊遺事

相食菜美待客惟菜步騭衛旌缺瓜于焦征羌自

而巳梁書

菜茹而已姓不待友無菜閑仲叔與周黨相友黨每

食茹政飽而去

宋太祖問蘇易簡食品飲水未嘗

甚擁爐痛飲夜半忽寐中庭月明殘雪中覆一蓋孟

連嚼數根白謂上界仙厨鸞脯鳳胎恐不及屢欲作

水壺生主傳紀其事因挑菜

日身體髮膚不敢毀傷

康輿詳註

卷五十五

李七

香菜集震士誠在江東時姑壽童謠曰張王致事

玉敬天恭彥文業德新三人為士誠所信害氏特甚

武云後城破上令刺三人廂而懸之至于枯死

采芹水菜即楚葵一名水英本草云芹有三種狀

芹取根赤芹取莖葉堪茹又曰馬芹俗謂胡

野人所獻者是也

雲夢芹萊之美者雲夢

碧澗美芹美芹若欲獻芹野人有映曝背而美片子者

亦已味矣爾叔

美片莖宋田父曝口曰負日昔有美片莖

子者對卿家稱之卿家嘗之

盛冬片劉殷祖以王

思片時服九歲往澤中慟哭忽有片

餘生於地得之奉母而疾愈顯

韭 葉細長人計九月一割一種而久故謂之韭
若市子買韭子須臾生者以銅鑄盛水加於火
上微煮非子須臾生者以銅鑄盛水加於火
矣韭一剪也二樓即下水其性不向外良固種
為處布子於園內非性內生多歲數為良固種
寸剪之至正月剪去畦中陳葉解以鉄耙
五更下水子者一剪則留之若旱種者但無
與水耳肥糞悉同一種永生計慎云韭冬
以麥稿壓韭畦長
祭韭 七月祭韭醢人其膏降精天降精為韭成百
山韭 生大任山石罅中可療心疾舊本三韭食果之
韭 草所不載或曰唐徐勣遺種也二韭李崇為
食有二十七種謂三韭也雨史
家富而性不食止有韭茹韭茹其客李元祐
大笑曰李令公一食十品問其物則二韭耳
宗見友來夜冒雨剪一束金杜願食不可無韭人惡
此一作金也花木考
韭 似一名鴻蒼
白薤 而負霜時薤黃葉山薤苗妙天下玉節露何種
齊田橫亡門人為薤露之歌曰倒薤商賈光作倒薤
產上露何種明初還落史記曰倒薤商賈光作倒薤
屏前擊強 麗參為漢陽太守人作棠有誌節參到
敬吾擊強宗抱兒孫當戶欲其微言曰水欲吾清板
留白 庚亮擊強宗抱兒孫當戶欲其微言曰水欲吾清板
川非唯風流兼有為政之實不傳椒薤唐李宗

若薤 切葱若擇薤其本末注為有萎乾也處末
薤 薤之末也處寒葱春薤寒薤標備以近陽六朝
斷寸 後漢陸績字伯初下獄知母自餉食曰母
大薤 古今注云薤卵薤也俗人為度也後漢書
社日慈蒜 社日小兒以慈蒜因呼之為大薤自張
求鹽蒜 張勳豫章主客欲能計筭也歲時記曰欲
擊將軍孫超割遺生蒜 其後閔仲叔世稱節士周
觀其腹有蒜氣遺生蒜 其後閔仲叔世稱節士周
食之而不茹 薤者三月不茹薤
薑 字說薑疆我者也於毒邪臭腥寒熱皆
白芽 故人兼致帶紅 尚帶紅劉彥沖詩薑子薑朱
詩子薑其一也 不食薑 周客應聲曰孔稱不徹薑乃
常蜀薑 左慈在曹操坐以百薑
松 和利人無餘逆作今人多食茹似小冷而又
耐霜雪其子可作油傳
類羔豚 月出能勝羔豚月 初嘗 晚菰細切肥牛肚新晚
蒜 周顒獨處山舍王儉問曰卿山中何食曰蔬米白
蒜 鹽蒜素菜太之問米何者勝鹽曰春初早韭秋末蔬南史

孫芥 孫芥芳辛不芥菹 廣州人以巨菜為鹹菹理地

道餉花 芥蓮 蓮花是年牛畜災廣西通志

專 字作純木葵也本草云專乃菜之上味生水

絲專 生莖而未葉名種尾專五月專葉舒長名

凍至 死雖老猶可食當經春夏故也至十月水

深名 專味甜軟九月至十一月漸粗在泥

父諱 純故名專為

紫絲滑 專美紫絲有龍涎 專美香滑 專龜 專菜之

江東 謂之專 專苗 後春專苗滑 故鄉專 張翰吳人為

龜西 陽雜俎 專苗 于聯泰觀詩 故鄉專 齊大司馬見

秋風 起乃思吳中 菜專美鱸魚膾曰人生貴適志

何能 羈臣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俄而問

敗人 謂其千里專美 晉武王子食前有羊酪問陸雲

鹽鼓 謂其千里專美 晉武王子食前有羊酪問陸雲

如芥 其生如芥 芥有美之綠芥方滋 廿草生歲欲

草先生 芥莫也 春芥 增陰老宿芥 開塔菴宿 荒芥

行股 有某荒 巫山多芥 而人不知食因為詩寄意兩

京合 王五溪無人林夷夏雖

有殊 氣味終不改明皇錄錄

芥 白臺如小兒臂謂菹朱臺中有黑者為烏芥

下澤 處小芥苗莖硬者舍于蟻丘之蔭

胡米 也莊子曰孔子之楚舍于蟻丘之蔭

魚宜 菹 菹穗 食之穗游菹 游之之以游菹 彫胡

芳自 秋謂其實 莞菹 莞菹沃 黍穰菹 黍復穰菹東

味美 可炊作飯 莞菹 若文選 黍穰菹 黍復穰菹東

冷秋 菹 秋菹 初生如小兒拳可茹交則展開如鳳

蕨 尾齊也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采南 山 采其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烟擊 退東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放拳 徐玉泉詩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齊不 食周果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蕨

人多水魚便笋也披羽云賜君水魚王延山樂著也
食之三有尾中有鵝黃細魚子
好語類林

東坡詩話卷之三

四四

飛禽部

鳳

鳳者仁鳥也雄曰鳳雌曰凰太平之世則見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凡

鳳鳴

鳳鳴高鳴矣于彼彼歲歲其羽翬翬聲聲將又云

夫聲

夫聲小則近故也歲歲其羽翬翬聲聲將又云

五曰

五曰彩色光六曰冠短州七曰距銳鈎八曰舌屈伸

九曰

九曰腹戶所也鸞鳳也鸞鳳之佐也鳳雛鳳雛

鳥軒

鳥軒者靈質言鳳也鸞鳳之佐也鳳雛鳳雛

也對

也對者拾瑞鷟一名瑞鷟小者曰鸞鸞是曰五德玄鳳

之風

之風者拾瑞鷟一名瑞鷟小者曰鸞鸞是曰五德玄鳳

卷之三

五象

五象超風為羽族之外殊誕鳳鸞而稱傑選區宇以

有烈

有烈風仁信折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經羅網不

通風

通風維下集河洛明集南岳根於心有不服奮翅凌

治亂

治亂見存亡也瑞應集南岳根於心有不服奮翅凌

何雲

何雲豈不膏辛苦蓋與黃雀羣雲儀鸞鸞王帝降神

色者驚多黃色者雞多紫色者鸚多白色者鸚多白色者
者鸚此鳥多青乃驚非鸚也上善其言
十七年鳳凰至高八九尺羽毛五采集頡
川羣鳥並隨蓋地數頃留十七日乃去
昭公十七年劉子少昊氏立
鳳凰適至故以鳥紀官左傳
歷志又抱朴子軒
黃帝坐于洛書上有鳳鳴
章曰赤帝前秦秋合成圖授璽
符璽同上紫庭來舞于庭成王曰武王時天下化鳳凰
翔今于紫庭余
何德兮以感靈楚狂歌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凰
三鳳
鳳名時河東三鳳唐書朱冠石李龍皇后中觀上
口中鳳以木作之五色漆畫其羽皆用金陸羽詩
鳳十鳳以木作之五色漆畫其羽皆用金陸羽詩
鳳作律
於是制十二管以應鳳凰之鳴其雄鳴為六
律雌鳴為六呂
律謂之律本
蕭史秦穆時人善吹簫能致鳳移
公以女弄玉妻焉一旦隨鳳去
鳳止阿房堅曰鳳凰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乃植梧桐竹數千萬於阿城以待之觀影悲鳴
駱賓王置一鸞欲其鳴不可致錦金繁饗珍膳以對
之喻載三年不鳴夫人曰常聞鸞見類則鳴乃懸鏡
照之鸞觀影悲鳴夫人曰常聞鸞見類則鳴乃懸鏡
齊一鸞而絕異苑註
應樂飛舞
學館卓使授官孫公沙澄為張雅樂寮足垂
初應樂聲而飛舞復止縣屋十餘日乃去
漢武帝得丹豹之體白鳳
思聲
溫弟秘書曰每從地
門之青照于神壇大風不滅
鳳集通訓門
再幸左帝
庫班查百官出納判官魏仲犀言鳳集通訓門直
庫西有詔改為丹鳳門進仲犀殿中侍御史屬史率
以鳳鳳千金毛
質一日喧肌常以禦寒至鳳丘朱鳥
集得調

[illegible]

在陰鶴鳴在陰其九皋鶴鳴于九皋集華表遼東城
表柱有白鶴集其上言詩曰有鳥不學仙家紫雲
千上揚州顧多貨財或顧騎鶴昇天其一曰腰纏
十萬貫騎鶴上揚州
上揚州小說鶴淫池朝戲于芝田夕飲太液始元二年
太液池上作歌曰黃鶴飛今飛走章羽肅肅今行春
入雷鼓洛陽飛入會稽雷門鼓中於是鼓鳴一舉
千里田饒曰夫黃鶴一舉千里集華表遼東城
適有孤鶴從東南來翅如車輪其從來遠也玄裳縞衣
玄裳縞衣受然而鳴赤壁如車輪其從來遠也玄裳縞衣
陽警露木上滴滴有聲則鳴風止記連軒鳳踏
宛轉龍躍言鶴驚身逢集矯翅雪飛折如蓬之飛騰
飛也紫蓋一名明承時有白鶴迴翔其上歷天青田鶴
青田鶴芝田鶴飛自芝田遠千歲鶴于與莫辭仙
天華亭來後夫芝田鶴飛自芝田遠千歲鶴于與莫辭仙
乘軒終誤主不如放鶴頂霜毛性可憐徒與莫辭仙
路遠力莫辭仙路遠白雲飛去免羣雞古詩雲卑鶴
周天更一鳴相鶴經鶴陽鳥也而游於陰因金氣依
八歲故白鵲開天故頂赤食於水故長尾輕於前放
林短故白鵲開天故頂赤食於水故長尾輕於前放
疎大候以味故脩頸以高而尾新故生壽天不可量所以
林無青黃一色者木土霜雪妍我有所愛鶴毛羽素
氣外春故不來于土霜雪妍我有所愛鶴毛羽素
林無復傳吟君感鶴不覺心惕然元猿樂天星

星仙語華表千年一鶴歸翔羽為頂雪為衣星
盾明心月羽顏首水貞翔金城逐
琴俱作鶴鶴頂鳥大如鴨外紅毛黑長頸鬚其腦蓋骨厚
帶華表考
鶴舞市甲者皆曰使鶴有乘軒者及伏人伐衛侯
忍父生乃自殺王嘗半女怨曰王食我殘魚我食
于吳市令魚臣視之遂使與鶴俱入墓門外乃舞以送
空龍獻鶴齊王使浮于龍以見獻鶴于楚王曰齊王使臣
獻鶴過于水上不忍鶴渴出而飲之飛去吾欲自死
欺吾王欲赴他國扁吾兩主使華亭吟王顏勞謙下
不遇故來受罪楚王曰善更記華亭吟王顏勞謙下
士謂顧必能除晉室遂委身焉顧以機參大將軍
車馬人曰華亭鶴鳴黃鶴樓仙前環事孝孝使孫秀收
總機嘆曰華亭鶴鳴黃鶴樓仙前環事孝孝使孫秀收
江東黃鶴樓上望西南有物飄然降自霄漢俄至乃
駕鶴之仙也鶴止戶側仙者就席羽衣虹裳相與
舞已乃醉去遂遇害黃鶴樓仙前環事孝孝使孫秀收
空明珠來以雲林通近小舟遊西湖諸寺中
報參獲神託入雲飛雲通近小舟遊西湖諸寺中
客至產子出開門延客開龍飲水暖萍周穆王
青良又鴻鵠各一雌一雄飼以清草長安城南
之木又鴻鵠各一雌一雄飼以清草長安城南
一朝斧豈若集太湖慈恩寺慈恩寺塔月夜有一美
八從三四青衣繞塔言笑忽領侍婢曰院僧借筆
來於梁上題詩黃子波頭好月明忘却華亭鶴
僧將燭之化為白鶴飛去河東記雲間孤鶴天寶

十三載里陽口獨於沙苑雲間有孤鶴徘徊日御
矢中一觀帶箭騰躍西南而逝益州城西十五里
至道觀東有一青城山道士徐佐卿一歲半四
人問則十三載及後之乃御箭入帳好道者入
也深忽觀箭取而玩之乃御箭入帳好道者入
中鶴者皆九卿乃御箭入帳好道者入
鳴雞之使君傳鶴鳴雞之使君傳鶴鳴雞之使君
獨鶴上羊公鶴鳴雞之使君傳鶴鳴雞之使君
公鶴上羊公鶴鳴雞之使君傳鶴鳴雞之使君
稱此無不新語故楚莊王嘗謂客卿之客試使
以爲無不新語故楚莊王嘗謂客卿之客試使
於百初之上故畫遊江胡久修德治國將加已
不德之鶴難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乎
來而人化人化人化人化人化人化人化人化
飛而人化人化人化人化人化人化人化人化
天去今茲寒不減亮前年於是飛去三十餘年
下曰今茲寒不減亮前年於是飛去三十餘年
我子晉好吹笙待我於嶺上高山三十餘年
後人望之不得日鶴鳴雞之使君傳鶴鳴雞之
脩項太尺許駕鶴鳴雞之使君傳鶴鳴雞之
玉章州大嶺小畫則伏於鶴常宿其大者而
以味雄大嶺小畫則伏於鶴常宿其大者而
之小錄什後月夕則伏於鶴常宿其大者而
初吾郡顧中丞至廣者島夷人乃其二鶴釋
治吾郡顧中丞至廣者島夷人乃其二鶴釋
末此大嶺小畫則伏於鶴常宿其大者而
各到招大嶺小畫則伏於鶴常宿其大者而

鷹也仲春鷹化爲鳩十月鳩化爲鷹鷹左傳
尚父揚維鷹揚詩決雲兒高麗赤鷹鷹都號
到都爲中尉行法不避青王嘴金爪絲王嘴
心開星眸雪毛金鈴試雪毛孝標詩萬里碧霄
天遠心膽架頭身欲振騰騰未有因萬里
碧霄終一去不知誰是解人羅鉉詩猛氣雄姿
含炎離之猛氣今受金剛之純精獨飛時于林
後網翔生剛鷹擊冬類百擲無一遺十片雪
傳玄鷹剛鷹擊冬類百擲無一遺十片雪
免肥下轄隨指額百擲無一遺十片雪
鷹爪利如錐本爲鳥所設今爲人所資樂天
一片雪萬里見秋毫李白詩劍翎鈎爪野月空
來龍神註卷三十一
鷹利初出籠劍鋒如目如鍾山生排茲禽之
所生龍目如愁胡角鷹翻壯上臂將軍王帳
天龍鷹詞震風漸飛嚴霜鷹上擊翮然雲披
剪羽林下獨孤免騰蒼茫爪毛鷹爲鷹鷹
血百鳥遊獨立四顧時激羽爪毛鷹爲鷹鷹
不接器其理不接器其理不接器其理不接
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
若飛電須更白而不解其形鷹見於雲際有一
地而死鷹其兩翅如雪血酒如雨良又有一
子日此大鷹也如廣數十里來莫能辨時王
明飽去餓用之呂布因陳登求徐州牧不得
當飽其肉不飽望人公曰不如解圍如逐鳥
養鷹德則爲用飽則飛去布乃解圍如逐鳥

始政然明問為政對曰親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
如鷹之逐鳥雀又季文子述魯侯曰見有禮于
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
者誅之如鷹之逐鳥雀也左傳
垂之志唯當急其難則去之
鷹死中翰日事急矣乃見焉王等計事而謀不合又
求見帝帝方謂鷹死中不暇見月進
異物以呼鷹成澤以呼鷹年二十居廣
帝心以呼鷹成澤以呼鷹年二十居廣
暑帝心以呼鷹成澤以呼鷹年二十居廣
相時人為之語曰鷹生林則來自
博陵在南為語曰鷹生林則來自
俱為鳳閣侍郎或問即中張元一曰蘇王執賢答曰
蘇九月得霜鷹王十月被凍或問其故張元答曰
得霜鷹後捷被凍
繩頭純朝野金載

卷三

鳥紀鳥為官前少吳擊之正也鳳鳥通至故
氏司馬也鳥師而鳥名祝鳩氏司徒也
冠也鸛鳴氏司馬也王鳩氏司徒也
在桑子梅詩食桑椹呼嗟鳩食無桑呼嗟女鳩扶
老人刻為鳩錦翼足抱然錦花簇簇無與士耽鳩扶
形取其不咽鳩錦翼足抱然錦花簇簇無與士耽鳩扶
安知婦鳩被鳩逐飛陰逐婦天將陰鳩怒啼無好
詩天雨止鳩呼婦歸鳴且喜歸不願還呼不已陰逐
晴呼楚人因此不呼雨陰逐鳩呼無定聲上首政鳴
春白鳩之白詩與陰逐鳩呼無定聲上首政鳴
人捕鳩常食不常見君子慕焉皮曰休政鳴鳩飛逐鳩曰
則將東徙西方皆惡我聲鳩曰于能改鳴
則可不能改鳴東徙猶惡于之聲也說苑

鸛鳴黃山有鳥赤喙青羽人舌能
靈禽鸛鳴西域靈禽能言凡鳥四指三向前一向後
足從之且有翠鈴紫毛鳳羽翎孔眉鳳息丹家綠
三或蒼綠或紫赤喙曲如鴉而目深行秦吉了秦吉
如鳩雀而能教人言故見鴉而目深行秦吉了秦吉
客皆靡白州大約以鸛鳴為貴與物志又鸛鳴其毛
出南中形毛青黑花頭紅耳聰心慧舌端巧語人言
無不通產廣西鸛鳴淮南萬舉術寒鳥端巧語人言
宣化明鏡有金精火德之明暉補衡綺翼紅綰綰翼
青幽空之事金精火德之明暉補衡綺翼紅綰綰翼
鸛鳴仰而窺之色金鸛對而光滿萬過吳江過吳江
水江之木末散四照于花叢李百藥過吳江過吳江
鸛鳴李百詩辭金殿言終見秦還向離山飛季白
繡翼惠性紅臆靈息能言翼襟天機

卷三

鸛鳴黃山有鳥赤喙青羽人舌能
靈禽鸛鳴西域靈禽能言凡鳥四指三向前一向後
足從之且有翠鈴紫毛鳳羽翎孔眉鳳息丹家綠
三或蒼綠或紫赤喙曲如鴉而目深行秦吉了秦吉
如鳩雀而能教人言故見鴉而目深行秦吉了秦吉
客皆靡白州大約以鸛鳴為貴與物志又鸛鳴其毛
出南中形毛青黑花頭紅耳聰心慧舌端巧語人言
無不通產廣西鸛鳴淮南萬舉術寒鳥端巧語人言
宣化明鏡有金精火德之明暉補衡綺翼紅綰綰翼
青幽空之事金精火德之明暉補衡綺翼紅綰綰翼
鸛鳴仰而窺之色金鸛對而光滿萬過吳江過吳江
水江之木末散四照于花叢李百藥過吳江過吳江
鸛鳴李百詩辭金殿言終見秦還向離山飛季白
繡翼惠性紅臆靈息能言翼襟天機

奇姿綠襟采采咬咬皆名紅嘴

年深漸紅應似朱門歌舞語分明

勤君不用分明語

雪衣娘

綠衣使

得實明皇時有五色鸞

能歌

生路

樂二

新之白鸚鵡

為白鸚鵡

義之乃

晉安帝

漢平定

飛酒之

山禽

折翼

有鸚鵡

非傷

族之

不若

中俗

如人

白鸚

標自然之靜

海商

雜於

年接

鳥

鳥

鳥

鳥

鳥

鳥

鳥

鳥

鳥

鳥

鳥

旁家置酒相顧沛下有野人鰓雉
 阿其家名野人曰愁臺也五代
 鰓冠與鑑形而舞魏時南方獻山
 鑑形而舞無由公子蒼舒令以大
 鏡著其前
 舞鑑形而舞不知
 朱首赤羽使管輅並筮云華岳中
 有鳥朱首羽翼赤黃鵙鵙冕
 已甚蓋其耿介甚於他
 不失畏此山雞之毛
 鵙鵙冕
 蒲蘇云山鵙悍害森近
 雉故周官三公服鵙冕與王后三
 翟之服異也又劉
 熙云鵙冕鵙殺之怒惡者山雞也
 鵙怒也性急慙不
 可生服必自殺故畫其形於
 衣以象人執耿介之節類鵙
 杜鵑一名子規三四月間鳴則夜達旦其聲哀
 之惟田家候其鳴
 則與子農事格物
 啼血滿枝
 梵天宮闕月成輪蜀魄聲聲似告人啼得
 血流無用處不如銹口過殘春杜荀鵑蜀
 魂十年尚怨誰聲聲啼血滿花枝滿山
 似不聞
 寺裏
 明月東風夜正是愁人不寐時羅邈
 集卷評評
 卷三
 十五

子 181—97

御史府前朱傳為御史大夫先朝御史府有松栢樹
畢通城上烏尾畢通一其生九鼎赤童謠
練鳥純孝後有羣鳥為類至孝所感助哀
然居喪廬前有二慈鳥各集一樹為巢自午以前
庭飲啄人見之未嘗白頭
缺時以為做孝感也
天數烏乃射并射鳥見日部下又武帝時御幕上有
頭白遂歸射鳥命虎貴中郎將王吉射之吉祝曰
一發射左腋至尊壽萬歲臣受二千石遂夢朱公子
中為烏帝賜銀二百萬金於桐門占攪肉外吏食道
鳥子夢美必立也後果立為昭公攪肉外吏食道
鳥攪其肉及還霸迎謂曰甚苦食於道旁接丸有
能接九行者執飯投聞鳥聲
之高下無失吳錐
張苑評註卷五
兒否怪曰陛下在東內時天陰茅王開鳥聲曰
后幽用鳥鵲聲亦悲陛下開之則然有是帝曰
是兒天意附胤類如此
逐夾偃意不來人集戟架
俄而鴉不來人集戟架
以為恐韓全諱
五日乃散及是薄地鴉
不復集卒於鎮薄地鴉
車帽被漆甲跨鳥馬執斫
刺刀軍中目為薄地鴉
日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
州歷前叢葦上有小鳥如鷓鴣朱巢孕卵五色如
子雛舊所斄州鬼
晴歸舊所斄州鬼
號兵曹鳥斄州鬼
巢卒于斄又使君向斄州更唱斄州見我不識使
鵲虎人生作鬼會不免使君已老知何晚蘇子瞻
屋隋煬帝起宮冊陽將游於江左
有鳥鵲巢於棹樞聖不能止
取食崑崙山在鎮

不與羣侶違哀鳴
旅鴈 洞庭春水小 衡陽旅鴈飛 努力 肥水南國稻梁
歸鴈 差池高復下 欲向海門歸 努力 肥水南國稻梁
風聲 歸鴈 差池高復下 欲向海門歸 努力 肥水南國稻梁
類引使者書 蘇武使匈奴簡之詔言武素昭帝遣使
足有蘇武繫書 不鳴 莊子出於山舍故人之家令童
知武在某澤中 不鳴 莊子出於山舍故人之家令童
能鳴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弟曰問曰主人之鴈
以不才而死先生何處焉莊子曰問曰主人之鴈
不才之 歌 漢武帝幸東海獲赤鴈 獻 曹伯陽即位公
鴻獻 視 衛公與孔子語見飛鴻過 隨軒 後漢虞國
之 日南太守行惠澤有雙鴻墮軒 歎 管仲隰朋侍於
舞法郡乃遂還及卿亭樓枝墓側 歎 管仲隰朋侍於
葉苑辭註 卷三十三 九
傳有一鴈飛遇公嘆曰寡人 為田 上虞縣有鴈為民
有仲父猶飛鴈之有羽翼也 為田 上虞縣有鴈為民
家除其穢是以縣官禁民不 贊用白鴈 孝敬帝納妃
得妄寓此鳥犯則有刑無赦 贊用白鴈 孝敬帝納妃
贊用白鴈 適苑中獲之帝喜曰漢得朱鴈為樂府
歌今得白鴈為婚贊婚乃東方交 鄆鄆州朱瑾募其平
雙鴈 五代朱漢賓乘方東攻交 鄆鄆州朱瑾募其平
萬更選勇士數百人號落鴈都 以漢賓 分水 上 魏朝
為指揮使及漢賓貴人猶以為 未落鴈 分水 上 魏朝
上歌 運幸復登樓置酒有一 少年自言工歌使之登
只今 汾水上 唯年年秋鴈飛 上閉之消然出涕顧
侍臣曰誰為此詞對曰李嶠 上曰此真才子也 不待
終曲而去 羽翮已就 戚夫人欲易太子四皓輔太子
明皇 韓退 羽翮已就 戚夫人欲易太子四皓輔太子
歌 口鴻鴈高飛今一舉千里 羽翮已就 戚夫人欲易太子
四海橫絕 四海今將奈何 驛有 增緣今何所 旌
邊信 詩天寒稻梁少 萬里孤 離進 不消 充君 厨 鴈

今不與衆同想其故雄今獨宿何傷寡婦念夫空泣
下數行嗚呼哀哉今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今况於
貞良雖有賢雄今終不重行魯人聞之太液池命太
始元年黃鵠王侯宗室金賦池中差刻子姪曰龍伯書成
敦厚願爾曹救之效之不得猶爲客化晉陶侃字士
謐勸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爲客化衛丁母憂有
一客來吊不哭治贈繳莊辛謂楚王曰黃鵠遊於江
而去化爲雙鵠仙人在死葬陵陽山下有黃鵠棲其
已也戰樓塚樹邊樹上鳴常呼子安列仙傳其文
國使蔡澤獻鵠於齊在道失之吞短人鶴國男女長
獻空龍奔侯曰勝得鵠矣說苑吞短人鶴國男女長
鵠遇即吞仰中雙鵠昔唐僖宗時黃巢作亂有李克
用善騎射因服安景思發矢能
疾唐史

鶯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鷺黃一名楚雀齊
人謂之搏黍當催熟時來在桑樹皆應節趨
卷三十三

鸛之鳥或謂之黃袍
凡此皆鶯之名義也

鸛交黃鳥爲金羽最好聲音最妙聽似調歌舌更
聖俞梅女真衣春雲薄薄日暉輝宮樹煙深隔水飛
翻下苑綿綿變聲不相及秦女學箏柱猶驚殘夢何
風暖朝日散流音變作百鳥喧誰家嫩婦驚殘夢何
處愁人憶故園有時斷續聽不厭飛去花枝猶似畏
還接碧樹鏤千門春漏驚眠春風紅樹驚眠處處以
方幾一聲曉鐘蘇州試鶻眠春風紅樹驚眠處處以
類引金衣明黃每於禁苑中見黃鶻呼之爲金詩腸
鼓吹戴顓春日携雙柑斗酒入問何之曰往聽黃鶻
聲此俗耳砭針詩暢鼓吹汝知之乎高隱外青

類引下雙為後魏托跋翰從太宗遊登東北有雙鳥飛鳴於上太宗命左右射之莫能中焉

族飛稍高翰因而自射之二箭下雙鳥一為肩本謂

宗嘉日馬周弓矢以旋之口射焉都尉云

所親久果年四十八而卒集魚上

上乃冠木於器傍點焉

以懼之古漁父篇

蓋蒸仰視飛鵲點水中有詩曰點站何處得疾

天聲身直翅只飄然煙林奮退應高舉雲漢翔翺

政先引數乎號寒日外捕魚飲啄曲江邊時紙為齊

人莫作凡禽比味入周詩旱麓篇周愛蓮

景替從弟黃頭使與諸姻自金鳳臺各乘紙為以黃

頭獨能控紫陌乃發之又詩曰物因人戲似飛鴻剪

紙為形迥不同去扶搖能失漢詞賦吹起只因風

羽翰縱橫翔雲外銀線長牽在丁卯仰面海闊得不

兒童翔輪與眾

雀小鳥也一名嘉賓俗呼為馬嬾

巢絕諱詳卷三十一

無用誰謂雀無用何不知突夾棟焚燕雀

空城雀飲啄計何成促食本與鷦鷯爭

太行險蓋營覆車粟天命知鴻鵠燕雀安知鴻鵠

有定端守分絕所欲李白知鴻鵠燕雀安知鴻鵠

羣賀厦前宜暖日零翠林上弄睛天成羣賀實情阿

厚應瑞霄珠意甚堅莫徒無吟巢一枝鷗鶴巢於深

聲不歌使子獨爾縹青編古詩巢一枝鷗鶴巢於深

類引感孝

晉王祥事後母疾思雀肉啣環

雀落被蟻蟻搏之寶雀之因置指中採黃花而食之

瘡愈飛去一日化為黃衣少年持玉杯報賀恩

年廣宣帝屢有神雀元年集獄

乃改羊號為神雀元年集獄

口羣雀鳴將必放生雀

改官後果然

壬九

頭請崇執而後放扶彈戰國莊辛謂楚王曰夫雀黃
而不知王孫左援彈入懷唐高祖王威於太黃
口孔見以羅雀者所得皆黃口雀也家語東死五
冠善焉而難得小雀貪食而易得故也中遺左
表迫語還都昭宗顧明太廟以兵至河不謂其
不飛去住處樂相與泣下雉何驚頸周太祖少
郭謂之異雀唐崔信明五月五日中庭樹上鳴
亮太史占之口五月五日中庭樹上鳴雀數
之盛也崔文彩而此兒必火為離集于庭樹中
強記小筆成不章而官果不達却火雀順宗下
火雀純黑大章而官果不達却火雀順宗下
損其覆車粟宣謂吏曰前有覆車粟此雀相隨
毛羽覆車粟宣謂吏曰前有覆車粟此雀相隨
果有覆車粟赤雀則天皇武氏臨朝御史傳游
食行至數里赤雀則天皇武氏臨朝御史傳游
請妄言赤雀懷丸不知螳螂在其後螳螂捕蟬
雀在其後雀知更雀報宦情高唐裴君勣捕蟬
雀欲彈雀每夜至初更時有一大桐樹至曉則
呼為知更雀又於廳前有一大桐樹至曉則
呼為知更雀又於廳前有一大桐樹至曉則
所拘忌常羅一白雀愛而養之天劉翁責怒每
之白雀輒以報堅設方待之終其能言振振登
天翁乘餘設追之乃竊既到玄宮易百官柱塞
門封白雀為上卿侯改白雀之亂不產於下土
夫治非五岳作災天帝患之以劉翁為太山太
主生安息安息大雀舉頭高八九尺張夜集
之積都大雀安息安息大雀舉頭高八九尺張
占郡內當有小兵然不為害後漢夷反殺傷長

五色雀自羅浮來恒止于此又有白雀人恒見之
設燕於合江樓五白雀初雀與白雀集
色雀九孔螺飲白雀初雀與白雀集
寒秋南孔螺飲白雀初雀與白雀集
林日今虎虎所雀也雀也雀也雀也雀也雀也
此通耳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
以首云今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
言治長今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
南山有虎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
大羊及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
之獄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
魯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
以得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
黃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
長史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
東施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
卷三十三
主
戲春洲
飛去太倉雀
作伴相投
休作伴相投
天雀有白
無盡樂往
東施雀
復游古詩
之為寒毛門下客歡海鵬賦以諷之

池李想乳軍聲哇而不食生草
又曰舞日
是神子于今清有名燕散詩
相喜日為至日出時

白鷺 山陰道士好養鷺之性觀焉意甚悅
羣以相贈義之鰥鰥仲子居於陵歸省母有饋其兄
寫畢換鷺而歸鰥鰥之生鷺云云仲子不食出而哇

之也 觀王羲之性好鷺會稽有老姥養一鷺善鳴義
至乃京鷺以待之聽講淨影老沙門慧遠初在衡陽

義之歎息爾日 聽講一鷺常隨遠聽經及遠入京
至乃京鷺以待之聽講淨影老沙門慧遠初在衡陽

自然知遠房入馴狎每聞講經入室伏聽若聞泛說
池事則鳴翔而出如是六年忽卒聞鷺田令收傳宗

為神策軍中尉帝殺喜關鷺走馬數幸六王治金為
宅與慶池與諸王開鷺一鷺價至五十萬錢

帝伐遼還使祿東黃上書曰高麗時遠弗幸於禮
天子自將伐之隋滅隔障指日旋凱雖賜飛于天

金為鷺以獻高九尺中貫酒三斛擊鷺鷺李想入秦
懸孤城以射皆鷺鷺中有鈴聲濟南有鷺有鷺人

之頂上有銅鈴云以金鍊隱起元陽極長羅得江淹
草詔齊高帝引江淹入中書省先賜酒食淹素不宰

殺王襲之愛老莊而不信佛惟事宰殺初為晉西省
許因是不敢宰殺信佛過人謀正論書生入籠計

經相往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卧路側云足痛求寄
籠中參戲言許之書生便入籠甲籠亦不廣書生與

雙鷺並坐負之亦不覺重至求妾使信矣徐氏挾通
前有一大樹下書生乃出籠去

紫書于鷺頭焉鳴鷺鷺鷺子日鷺性頑而無微益
為多出陳鄧二家而駕鷺鷺中殺鷺恒南都小兒時

卒之波澤間有之河南通志

卷三十三

子五

雞鳴 雞鳴女曰雞鳴士曰林氏又雞鳴矣朝既盈矣匪

雞鳴 雞鳴女曰雞鳴士曰林氏又雞鳴矣朝既盈矣匪

雞鳴 雞鳴女曰雞鳴士曰林氏又雞鳴矣朝既盈矣匪

雞鳴 雞鳴女曰雞鳴士曰林氏又雞鳴矣朝既盈矣匪

雞鳴 雞鳴女曰雞鳴士曰林氏又雞鳴矣朝既盈矣匪

雞鳴 雞鳴女曰雞鳴士曰林氏又雞鳴矣朝既盈矣匪

雞鳴 雞鳴女曰雞鳴士曰林氏又雞鳴矣朝既盈矣匪

雞鳴 雞鳴女曰雞鳴士曰林氏又雞鳴矣朝既盈矣匪

雞鳴 雞鳴女曰雞鳴士曰林氏又雞鳴矣朝既盈矣匪

弟名養鷺共關南都鷺每不如甚以為念迺夜往鷺
是南都鷺耳問果如之世說新語戲我時嘗見羣

鷺遊於庭下戲以青白旗一紙說新語戲我時嘗見羣

立青旗一花鷺不知所適往來於青

白之獨上鷺而食之明與雞雞

鳴 鷺家鷺也雄者一頭文翅雞

盡天姿 鷺者通身黃赤一名舒鳥

食曉隨鷺侶共忘機祇應自解升渠鷺芙蓉上不止於

五穀唯鷺亦上垂露因

名垂露鷺亦上垂露因

有鷺感孝 鷺思其母有鷺棲其側呼名陸龜蒙居

人語欲待一鷺有鷺棲其側呼名陸龜蒙居

射鴨 五代莊宗同光二年二萬鴨富楊庭富鴨萬隻

毛覆地 減脚我足短耳宜謂之成鴨類手鷺但五石遺

王光存中昔年在海州會夜煮鹽鴨卵其間一卵爛

吳腐幾盡愈明卵人家政和問川人楊傑之長清縣其

一已華夷老鼻悉具被髮垂頭乃膳長寸餘如人形

而粉帶莖莖隱起與人無異四十家小兒枯

雞鳴 雞鳴女曰雞鳴士曰林氏又雞鳴矣朝既盈矣匪

雞鳴 雞鳴女曰雞鳴士曰林氏又雞鳴矣朝既盈矣匪

雞鳴 雞鳴女曰雞鳴士曰林氏又雞鳴矣朝既盈矣匪

雞鳴 雞鳴女曰雞鳴士曰林氏又雞鳴矣朝既盈矣匪

雞鳴 雞鳴女曰雞鳴士曰林氏又雞鳴矣朝既盈矣匪

雞鳴 雞鳴女曰雞鳴士曰林氏又雞鳴矣朝既盈矣匪

雞鳴 雞鳴女曰雞鳴士曰林氏又雞鳴矣朝既盈矣匪

雞鳴 雞鳴女曰雞鳴士曰林氏又雞鳴矣朝既盈矣匪

無所得鳴關孟嘗君入秦昭王欲殺之孟嘗馳去至
 王逐還鳴關函谷關閻法雞鳴出客孟嘗恐追者至
 乃假作雞鳴羣雞聞之起舞
 齊鳴雞鳴聞現覺曰此火雞燒管
 非惡聲也因相與起舞
 繩之繫大於雞脚一時驅放飛集羣營
 常養雞百餘隻皆有各種字千餘頭
 處宗嘗買一長鳴雞養於窓下雞遂作人語
 宗談論極有玄致終日不輟處宗因此學業大進
 吏食有一吏食人雞胗
 精神剛戾李林甫精脉剛
 頂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闚者勇也
 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者信也雖有五德猶烹而
 食之者何也以其所從來近也相傳雞輕雞愛雉
 朱朱氏翁化為之俗呼雞皆朱朱也
 集苑詳註
 卷五
 善草隸與王羲之齊名內外人皆崇尚羲之翼不手
 與人云兒輩乃輕家雞愛野雞兒輩指一切之人也
 寶雞得睡者霸穆公寶雞得睡者遂霸西成立祠有
 神光從東方來嚙珠雞狗赤珠曰不之者王舍始吞
 若雄雞之聲嚙珠雞狗赤珠曰不之者王舍始吞
 之生漢詆仙藥淮南王劉安食藥得成仙餘藥雞大
 萬祖詆仙藥淮南王劉安食藥得成仙餘藥雞大
 金雞晉陽秋安布義熙元年雲都高山雀登背
 雀共登一雄雞背上入安東府殺後漢茅容字季偉
 聽占者曰當三進爵為天子也殺後漢茅容字季偉
 殺雞宗將謂已設既而供母筵
 與客彈蔬食林宗起而拜之
 羽赤黃鳴不失晨此山雞之毛
 下有相煽動之象但解而未大脚弱翼小亦其勢尚
 易制禦也帝大悅後數能言
 戶元皓等並以罪伏法能言
 柳七萬里人善服鳥獸

為雄有掩左為雌一說其毛置
 水中沉者為雄浮者為雌
三年不鳴
 飛威王曰有大鳥止于王庭三年不
 眩視
 莊子曰海鳥止魯郊魯侯御而觴之奏九韶具
 翼覆
 妻姬始生后稷以為不祥而棄之
 悲鳴送子
 山恒
 之鳥生四子羽翼既成分
 書化
 孔子與子夏講道德
 飛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
 有赤氣貫天從南方
 魯端門當有血書
 從南方來
 晉平公時有鳥從南方
 西飛化為鳥也
 庭叔向曰吾聞師曠曰西方有鳥白質五色曰
 悲楊
 震
 集震墓前俯仰悲鳴虞
 有十頭能收人冤氣一
 鳥象於
 鬼車鳥
 相傳此鳥日有地頭能收人冤氣一
 墓前
 車鳴或言是木雞過也白
 圖
 遣中人捕
 玄宗遣中
 捕之蒼鵲帝為書謂之
 聖
 卷三十三
 聖
 捕鵲鵲離鵲倪若水上言燕方田婦方憂以此捕
 禽怪羽為園禦之玩白江燕而南達京師水舟陸
 所何貴鳥為聖陛下耶手詔聚以木刻象均
 字者人之
 賤人貴鳥為聖陛下耶手詔聚以木刻象均
 字者人之
 故象性莫若下而已使以非心可象則老僧食
 有老僧日食一鵲鵲僧俗共非之老僧終不避當
 之際貪士求啖分其二足而食食訖老僧盥漱雙
 從吐其飯其一則能行一鵲鵲僧俗共非之老僧終不避當
 而舞刑部侍郎李仁表寓居許州將入貢於春官時
 之末三五首有戴勝自蒼飛入立於案上馴狎良
 人仲頸彈翼而舞向人若將語狀久之如是者三
 鳩鳥石崇為荊州刺史得鳩鳥雛與將軍王愷時
 都街佳鵲
 劉齊賢出為荊州司馬帝以詔方重尊憚
 鵲可捕取帝曰齊賢豈捕
 鵲鵲殿庭樹
 唐諫呈帝恩

止海中日鷗字三品
鳥宜封爲若海舍人
人其聲圓轉山楚魂鳥
僧呼爲佛現鳥一名亡魂或云楚懷與秦昭
陽不得歸卒死於秦後日寒食月德政感禽
夜人見於楚化爲鳥名曰寒蛭
餓荒流死於楚相踵公憫念旣深遂不行
自發倉賑之全活萬計有仇家以事報敏與直計將
門議韓某補本省余論陰拾其知勅敗之韓就任卽
以擅支行文按公及展贖狂風大作揭牘空中禽鳥
數十擒臚碎之韓復白巡撫兩院方下舟羣鳥復怒
瞋奮翅飛鳴若雷辱之狀韓命射之不能退忽有老
鷹迅降而下除韓紗冠碎之韓知禽鳥語宗時有麥
方駿異逐駕默思事因以寢知禽鳥語宗者通見
州盛夢人生七歲不食鳥之語一日羣鷗在樊有一
石盎中水飲之遂知禽鳥之語一日羣鷗在樊有一
猶南來哀鳴甚急羣鷗從之哀鳴宗曰此群鷗爲白
沙里人所弋迹之果然長而有蟹諸夷之書無不通
虎鄧開國稱之爲街泥壘壘孫良嗣遇禽鳥被獲數
異人云麗江雜志

子 181-111

是謂女隨母上塚作寒食為虎所搏至此陳婦見其
端麗諷之曰能為吾子婦乎女謝惟命乃遂配其李
子喻月其父母蹤跡得之着圈泰召公子無忌無忌
喜甚遂為婚將朱友著國中交與目刻玉始皇二年
雙秦王大怒將朱友著不敢動古史不照前日隋始皇使余
親秦王裂血藏虎終不敢動古史不照前日隋始皇使余
烈奇列兩白王虎其毛如生不照前日隋始皇使余
工夜往野之也且虎飛去明年南郡獻白虎出星虎
乃不能復去拾遺記星虎形如中國之虎略大其
毛異其色亦有暗色花紋黃斑又有虎變入飛虎
混人而行自有一等飛虎如貓犬通身毛灰色有肉
如蛇蝎山中一般能飛不遠人或或乘者不取家肉
無虎山東無虎浙江無虎廣智囊瑞安卓敬小類
十五六讀書寶香山管夜歸洪武中官給舍道北何
來謂之以行及門視之則虎也俱武中官給舍道北何
以今天下絕禍源上咲且罵曰君亦欲如智囊耶後

卷三十四

至歷戶部侍郎靖難師督虎國朝于梓人楚產滿
登川有誦其親傷于虎者梓人命辛焚滕山中方禮
而虎至帖耳隨行觀者如堵走伏庭下梓人數其罪
窮筭循故道而去叱之夢神告虎問為拾山令虎
食寡婦子訟于張張令去五日來更齋戒為文祭城
隍神約五日内必驅虎伏辜不然廟當發後五日天
未明夢神告虎來張挾矢升堂二虎伏庭中不動張
曰爾食吾民罪當皮二虎有不傷人不傷人者出一
虎代張命卒乳犢殺題虎顧彪圖文皇素不悅仁
題虎顧彪圖調之曰虎為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
有父子情一步一叩顧文皇聞此惻然即遣夏原
吉迎於南京可啟虎戲宜德開程雲為尚賓一日被
驚呼不已上大笑蓋虎探虎口按察使錢舟江口
爪牙上特川戲之耳探虎口按察使錢舟江口
都一有占城人建虎京師廷公過無虎在岡中毛色
稍顯一夷人能馴虎開園弄虎手探口中嚼無助

運乾王濟乘馬不肯渡水濟曰馬必是惜連大夫葬
楚莊王有愛馬一疋木以文綉置之華屋席以露米
啗以棗脯馬病肥而充將以棺槨大夫惜葬之不接
曰請以六畜却活賓客郭璞求謁吏不敢通璞曰吾
能活馬固聞趨出見之乃令三十人持竿東行三十
里見丘林杜廟竹竿打樹果得一物似攫持歸此物
見疾馬噓吸其鼻中頃之馬果薄義重利金帛諸國
活起奮迅如故不復見前物
市馬徵曰今立可汗未定即請諸國市馬彼必以為
意在馬不在利則未私馬鞭兵黑齒帝之御下有
必得馬而先失大義也
或請罪之答曰何速喻政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聞
以私馬鞭官兵乎
則善矣其馬將佚公不悅曰君子固諷人耶後三日
馬政佚公召問曰子奚以知東野畢之馬將佚回曰
其民造父不窮其馬故奔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
野畢之御虛險致遠馬力盡矣然其失馬李愿領夏
心使求馬不已是以知之公曰善哉失馬後銀省節
度使部有失馬者愿署牒於道以金求之三日失馬
并良馬一繫署下且曰遠而至不告罪當收今以良
馬贖愿歸失馬而縱駿馬不獻李聽始為羽林將有
其良馬境內肅然
右取之聽以一身宿衛不敢獻帝曰李聽在軍老馬不
中與朕馬是必可任乃授河東節度使
葉朱忠亮授四鎮節度使有吏白耄卒不任戰者可
棄罷去之亮曰吾於老馬且不樂况戰士乎聞者莫
不吝海馬骨徐鉉仕江南日嘗至飛虹橋馬不能進
大偶不能致鉉之得巨鬃馬試之果然鬃以擊犬
隨即折以馬為事李全全為武節度使罷歸獻馬
劉惠馬多耶何進獻之數也且卿在涇州治負五石
狀如何無乃以馬為事乎全全慙不能對
安祿山每入朝必乘驛半道必易馬噓大夫換馬
臺不爾馬輒仆故馬必能負五石馳者乃勝載

假虎威齊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民畏昭奚恤
 于無幾我天帝令我長百獸以爲然隨狐而行十
 後觀虎不知獸之畏已反以爲畏狐今王地方五千
 皆走虎不獸之畏已反以爲畏狐今王地方五千
 匡希甲百萬而任之千昭奚恤然北方非畏奚恤也
 實長王妖狐聽講燕昭王墓有老狐化男子詣張華
 之甲兵妖狐聽講燕昭王墓有老狐化男子詣張華
 子少美高論孔章曰當是老情聞昭王墓有華表樹
 去千年可取照之當見華如言其男子忽化爲狐惟
 掘狐去恠前尹皆不能處正寢廣居之不疑嘗外
 戶自閉左右皆驚獨顧見牆孔乃應禹禹年三
 獨竊得狐而殺之其恠亦絕搜神記
 行塗山恐時暮失嗣曰吾之娶也必有應矣乃有白
 狐而應之於是塗山人歌曰綬綬白狐九尾麗麗成
 千室室我狐作孽成府萬錦囊人皆以樓有祟夜
 鄰故昌狐作孽宿者必放一腳有人笑曰誰敢弄
 狐作孽宿者必放一腳有人笑曰誰敢弄
 宿此樓上者錢賞之一貧少年曰我當代此乃登樓
 上藏梁間至二更見一大狐坐椅士化美女自脫
 皮爲衣貼徐下樓而去入市迷惑男于其人伺其去
 下梁捲皮皮及美女回樓尋皮不見哭曰天敗我地遂
 墜樓下天明視之狐守節鄭生依於王家其色絕美鄭
 乃侯生剝皮狐裡之狐守節鄭生依於王家其色絕美鄭
 曰鄭郎可哀也問其故答曰彼不能庇一婦人託君
 門下致發慢至此荷精練自足當不至是乃止數月
 生傳任氏出郊外遇獵者牽犬有過任氏見犬忽烹
 而能爲狐嘆曰妖魅惑人自古有之狐報恩一僧煮
 黃精能駐年欲試其驗置黃精於枯井誘人入井覆
 以磨磨其人在井惶迫無計忽一狐臨井語其曰
 君無憂當教汝術我狐之通天者先下塚上臥其下
 爾夫所獲賴君贖命故報君恩耳幸毋忽也人用其
 計旬餘從井飛出僧大喜以爲黃精之驗乃負黃精
 入井約一月開至期視之則狐之力也

兔

鼠形尾短毛色褐耳短目卓口缺長鬚戶
足一躍數尺或謂兔無雄雌月而孕及生後
子從口中出也又曰兔抵雄毛而孕春秋運

施

施之詩首得兔忘蹄明視祭宗廟之禮也
有施之詩首得兔忘蹄明視祭宗廟之禮也

天

天冥夜不閉鼠入蟬山千萬重歐陽詩月精
人鎮食小如野兔黑兔詠得脫近龍渾日中好與陽鳥

典

典竹兔食竹葉黑兔詠得脫近龍渾日中好與陽鳥

支

支持管城若瑞獸也王者月氣儒者日月中有兔夫

瑞

瑞獸赤兔則至瑞獸也王者月氣儒者日月中有兔夫

免

免者月氣耳毛飛兔以其背上毛飛地通

免

免者月氣耳毛飛兔以其背上毛飛地通

免

免者月氣耳毛飛兔以其背上毛飛地通

免

免者月氣耳毛飛兔以其背上毛飛地通

免

免者月氣耳毛飛兔以其背上毛飛地通

免

免者月氣耳毛飛兔以其背上毛飛地通

免

免者月氣耳毛飛兔以其背上毛飛地通

免

免者月氣耳毛飛兔以其背上毛飛地通

免

免者月氣耳毛飛兔以其背上毛飛地通

免

免者月氣耳毛飛兔以其背上毛飛地通

免

免者月氣耳毛飛兔以其背上毛飛地通

免

免者月氣耳毛飛兔以其背上毛飛地通

免

免者月氣耳毛飛兔以其背上毛飛地通

免

免者月氣耳毛飛兔以其背上毛飛地通

免

免者月氣耳毛飛兔以其背上毛飛地通

免

免者月氣耳毛飛兔以其背上毛飛地通

免

免者月氣耳毛飛兔以其背上毛飛地通

兔

兔之生角兵甲將獻女魏太廟時有兔入於後宮
與之推其咎徵浩以為當有鄰國貢嬪跳兔昔漢氏使

兔

兔之生角兵甲將獻女魏太廟時有兔入於後宮
與之推其咎徵浩以為當有鄰國貢嬪跳兔昔漢氏使

兔

兔之生角兵甲將獻女魏太廟時有兔入於後宮
與之推其咎徵浩以為當有鄰國貢嬪跳兔昔漢氏使

兔

兔之生角兵甲將獻女魏太廟時有兔入於後宮
與之推其咎徵浩以為當有鄰國貢嬪跳兔昔漢氏使

兔

兔之生角兵甲將獻女魏太廟時有兔入於後宮
與之推其咎徵浩以為當有鄰國貢嬪跳兔昔漢氏使

兔

兔之生角兵甲將獻女魏太廟時有兔入於後宮
與之推其咎徵浩以為當有鄰國貢嬪跳兔昔漢氏使

兔

兔之生角兵甲將獻女魏太廟時有兔入於後宮
與之推其咎徵浩以為當有鄰國貢嬪跳兔昔漢氏使

兔

兔之生角兵甲將獻女魏太廟時有兔入於後宮
與之推其咎徵浩以為當有鄰國貢嬪跳兔昔漢氏使

兔

兔之生角兵甲將獻女魏太廟時有兔入於後宮
與之推其咎徵浩以為當有鄰國貢嬪跳兔昔漢氏使

兔

兔之生角兵甲將獻女魏太廟時有兔入於後宮
與之推其咎徵浩以為當有鄰國貢嬪跳兔昔漢氏使

兔

兔之生角兵甲將獻女魏太廟時有兔入於後宮
與之推其咎徵浩以為當有鄰國貢嬪跳兔昔漢氏使

兔

兔之生角兵甲將獻女魏太廟時有兔入於後宮
與之推其咎徵浩以為當有鄰國貢嬪跳兔昔漢氏使

兔

兔之生角兵甲將獻女魏太廟時有兔入於後宮
與之推其咎徵浩以為當有鄰國貢嬪跳兔昔漢氏使

兔

兔之生角兵甲將獻女魏太廟時有兔入於後宮
與之推其咎徵浩以為當有鄰國貢嬪跳兔昔漢氏使

兔

兔之生角兵甲將獻女魏太廟時有兔入於後宮
與之推其咎徵浩以為當有鄰國貢嬪跳兔昔漢氏使

兔

兔之生角兵甲將獻女魏太廟時有兔入於後宮
與之推其咎徵浩以為當有鄰國貢嬪跳兔昔漢氏使

兔

兔之生角兵甲將獻女魏太廟時有兔入於後宮
與之推其咎徵浩以為當有鄰國貢嬪跳兔昔漢氏使

兔

兔之生角兵甲將獻女魏太廟時有兔入於後宮
與之推其咎徵浩以為當有鄰國貢嬪跳兔昔漢氏使

兔

兔之生角兵甲將獻女魏太廟時有兔入於後宮
與之推其咎徵浩以為當有鄰國貢嬪跳兔昔漢氏使

兔

兔之生角兵甲將獻女魏太廟時有兔入於後宮
與之推其咎徵浩以為當有鄰國貢嬪跳兔昔漢氏使

兔

兔之生角兵甲將獻女魏太廟時有兔入於後宮
與之推其咎徵浩以為當有鄰國貢嬪跳兔昔漢氏使

兔

兔之生角兵甲將獻女魏太廟時有兔入於後宮
與之推其咎徵浩以為當有鄰國貢嬪跳兔昔漢氏使

兔

兔之生角兵甲將獻女魏太廟時有兔入於後宮
與之推其咎徵浩以為當有鄰國貢嬪跳兔昔漢氏使

前交感為驗此婦回家即有**猴多智**唐大曆中有疾
孕否則無孕也甚為可奇
林中人欲伐木殺之中一老猴忽躍去鄰近一家
縱火焚屋里人懼走救火於是羣猴遂脫去其狡智
若此哉**為笛**昔晉時有人以猿臂骨為笛吹之
江州志

狼獸名似犬銳頭白頰抱朴子曰狼
壽三百歲則解暫變化為人形
跋胡狼跋其胡載輿也**兩狼**並驅從兩狼兮揖
其煙火上**狼狽**則不能行故世言事乖兩狼失狼
煙烽火用之

當路漢張綱為御史理輪於都亭曰狼狽
始生姑視之及空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
之聲也狼子野心其可畜乎遂弗之視

王昆莫初生牛心其可畜乎遂弗之視

於野狼惜乳之**啣王懿衣**朱王懿字掌德義兵窘迫
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訖乃啣
王懿衣引渡處該因隨之得濟

狼生突厥突厥之俗
狼也為隣國所破其族有小兒棄草澤中有牝一
狼以肉飼之及長與狼交合遂有草生十男
一**狼**龍朔中楊思玄特外戚典選多排斥選士為選
一**人**夏彪訟之中丞郎餘慶彈奏免官許南陽曰
一**處**知楊吏部之敗或同之許曰**神山民妻**晉州神
一**鹿**一狼共看一羊不敗何待

忽夢一黃褐人腰腹細細管通之兩接而去遂娠好食
生肉抵骨咬齒而青色狼狽生二狼生下即走其夫殺之六世
兕野牛一角青色重千斤善抵觸取

兕角制罰爵以為酒戒故名兕觥

磴大兕既張我弓既挾我**水兕**水獸也出而有聲吼
水兕雷咆乎觸壓狂兕**犇兕**施犇兕以**青兕**九清兕
陽候文選

州以犇為犇犇徐以小猪為獐獐白豕黑
以猪為狻狻狻徐以小猪為獐獐白豕黑
頭也狙豕狻狻毛也狻以穀圈養豕也

白蹄有豕白蹄豕涉波矣謂**負塗**豕之負塗曳泥其
蹄豕衆也涉水而起

常性也又見豕負

中郭元振下第夜行失道見一宅燈燭煌煌惟聞女
 子哭聲郭問之云為烏將軍神娶婦至二更當來郭憤
 然曰吾當殺此妖以救汝良久車馬駢至將軍視之
 乃猪迎因拔佩刀斫其股將軍逐之至一古塚中見
 一猪無前蹄而識猪元順帝一夕夢大豕夾城固
 堯女嫁郭為側室禁民畜猪及天兵至召百官
 議戰忽有二狐自內殿出帝歎且泣命開建德門北
 去嗚呼猪者朱也天之示人良亦顯矣明興雜俎
 禁養猪者永德十四年冬有青禁猪為猪音同國姓且信
 佛法也旬日之間遠近盡殺減價
 廉售小猪埋棄一時駭異通紀
 犬家畜以吠守且有數名懸蹄者廬多毛者獠
 虎犬也焚大人之心可使也犬俱三月
 而生陽主於三故犬各高三尺焉
 重錄盧重錄盧田大也錄狗項驚吠無使麗也投
 集注卷四
 狽役汗此狗尊客之前禦謂犬有守禦烹狽鬼威良
 狗骨禮此狗不得叱狗前禦之勞家禮烹狽鬼威良
 形謂一犬吠形信信犬開口爭吠之聲靈麗犬之多
 麗靈麗或斗精七九六十三陽氣通故斗運狗三月
 夜吠韻府斗精而生故曰狗斗精之所生也春秋考
 利人白犬虎文南斗君畜可致萬石也黑犬大吉黃
 犬白尾代有官黑犬前兩足白者宜素牙陰山有獸
 子孫黃犬白前兩足者利人五行書素牙其狀如狸
 白首素牙名曰天狗詩云足懸鈞爪口
 含素牙首類驥尾如騰蛇山海經
 類引吠堯堯吠非其主也鐳槃瓠昔高辛氏宮中老
 桃治之有五色因名槃瓠時犬戎兵彊帝曰能得犬
 為犬其文五色者賜以少女槃瓠得之於是少女隨槃
 戎吳將軍首者賜以少女槃瓠得之於是少女隨槃
 狐升南山產男女十二自相夫妻後繁盛也搜神記
 啗承白不飲我行令從者逐之升車而去後果被害

倫狗賦 勝九榮少居鄉里寺中倫業烹寺中大食之
云餽餽不浮犬也且倫能作倫犬文即不申理生作空
喉餅餌引不猶獨人姪娘之尾索綯章去難回顧免之
時餘君以歸獨母以爲更收養暖之迷倉獵於不祥華於水
倉臨或更生角而九尾實黃長而仁智叢徐成小兒得生
龍也軀名葬之因名爲狗龍東門牽犬李斯爲趙國鵠
蒼鷹論腰斬斯出獄謂其子曰吾欲與若輩謀反具
而吏三黃耳附書陸機後仕獵在吳豪客獻犬子相黃
音書汝能馳逐犬搖尾作洛戲語犬曰我快犬絕無
箭不棄於犬頭大直否犬搖尾作洛戲語犬曰我快犬絕無
之呼爲黃耳塚送至又附作聲應之儀爲書盛以絕無
別王乃殺狗折沉於澗黃龍入蜀夢黃三月不宛路之申
生龍歌之曰我有一好狗爲我視事二年與我共
下生龍歌之曰我有一好狗爲我視事二年與我共
得則家富漢書疾有疾有疾有疾有疾有疾有疾有疾有疾
門以日正月白犬血人殺白犬以血通門蓋埋狗仲尼之畜
狗也丘也食無蓋於其封也亦與之席無使子爲埋
焉迎也朱之弟楊布穿素衣而去天雨解衣去衣
日無也衣而犬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打犬犬揚朱
人而無也衣而犬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打犬犬揚朱
犬桃花名錄繪圖頸懸金鈴兩首犬獻兩首犬年安國

也猶不一拂林狗 宇文高千丈泰立後五年獻倫
中應背狗 北凡皂鵬作巢一尺能曳馬獨出拂林
國其狀與狗無異其成數一乃狗耳取以飼養之
宇其狀與狗無異其成數一乃狗耳取以飼養之
朝際狀與狗無異其成數一乃狗耳取以飼養之
所際狀與狗無異其成數一乃狗耳取以飼養之
人身氣血爲昔聞世有狗走陸木狗皮如爲衣車能已田
取其皮爲昔聞世有狗走陸木狗皮如爲衣車能已田
下產赤小犬色如人貴之也疾火色犬至正二十一年
則投海漁人求昌如獲海狗形如狗大如狗明黃山
首魚尾走如本草取脂以出蓋利其背風大如狗明黃山
清油名曰脂如本草取脂以出蓋利其背風大如狗明黃山
之及長善養獸其後旭里中爲走獲子養展草救主
野火起風又猛生醉臥草中狗飲酒行大澤中時火近
生身前一坑水便走往水中還以身濯水濕生男
生身前一坑水便走往水中還以身濯水濕生男
爲狗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爲
嫁穴居食其妻皆人女能熟語生男爲狗女爲人相
婦狗之使逃歸與妻共食其物十餘隻其每走十餘里
而歸則不之見其妻共食其物十餘隻其每走十餘里
家畜一犬不能追之見其妻共食其物十餘隻其每走十餘里
方大亦去經兩三日其主出犬常隨之他日主商於遠
中遇盜劫財物俱盡幸遇得性命耳妻信不疑其故日途
真夫婦形狀悉同各爭真爲妻命耳妻信不疑其故日途
之胸有瓜紋小辨矣幸於妻曰官名婦問其故視視
壓之胸有瓜紋小辨矣幸於妻曰官名婦問其故視視
貓之胸有瓜紋小辨矣幸於妻曰官名婦問其故視視
俗旦暮圖及午豎飲如經鼻端常冷惟夏一
日云貓洗面過耳則客至

鱗介部

龍

大龍湯物也靈變不測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
八十一鱗九之數有鱗曰蛟天秋分而入川
龍有角曰虬龍無角曰螭龍未升天曰蟠應
黃金千歲生龍古有青龍千歲生青龍赤白之
金千歲各生龍有青龍者可參而擾也五
靈之物莫靈於龍格物論

潛龍

在田見龍在田謂九二出潛飛龍五爻有悔

亢龍

無首見龍從龍雲從龍御天以御乘六龍于野戰

有悔

其血燭龍西比無日之國有驪龍必在深淵故

玄黃

易經燭龍西比無日之國有驪龍必在深淵故

龍之

所蟄也蛟龍騰飛而照之國有驪龍必在深淵故

蛟色

蛟龍氣色也繞逸蚪潛遠之龍也故名蛟龍

盤匿

古木及蒼龍涎吐大食因有伏龍縱垂龍行兩多

之山

四方高有池方七百里羣龍居之文選五形精

不見

龍潛於淵而卵剖於陵萬里羣龍居之文選五形精

風雨

來之嘯雲龍乘是氣薄口月伏光景感震電神

變化

雲亦靈作霖龍乘是氣薄口月伏光景感震電神

怪矣

戰韓文龍乘是氣薄口月伏光景感震電神

霖濟

旱龍木龍頭有甲鱗待時雷震一聲曉還作甘

民老

泉龍木龍頭有甲鱗待時雷震一聲曉還作甘

類引

量江海龍朝發崑崙之墟暮宿於孟諸超騰雲

漢之

表婉轉四瀆之量江海之大哉臨平龍出頤臨平湖

夢苑詳註卷之三十五

龍

有龍出人皆走觀時無可擾以馴大宗嘗召杜正倫
量以物然讀書不問者無可擾以馴大宗嘗召杜正倫
之卿屬遂犯吾鎮捕闕失朕其慮危君亦有二龍負舟
吳王巡行大餘姚文亭鎮舟失其慮危君亦有二龍負舟
雨震龍有龍舟之下翁鎮舟失其慮危君亦有二龍負舟
自舟首夢化赤龍騰吳程始勤學文穆王時西府院官
去所因語其夢於人曰吳氏兆非夢龍繞殿景李昇
我長子也乃為福州人始驗其兆非夢龍繞殿景李昇
查殿夢黃龍繞殿其第三子李達故未定儲君昇
立意遂定而華山紅葉昔有史生遊華山時暑甚憩
可愛隨流而下史獨接得溪邊忽有一葉大如掌紅
而重謂起觀之其華上鱗也起栗栗而動史生驚懼
棄林而起謂衆人口此有龍也速去而動史生驚懼
白烟頓起謂衆人口此有龍也速去而動史生驚懼
之罰開元中葉天師講經于明州奉化縣忽一老父
來拜禮畢自云守藏龍守此千歲方免今為胡

夢化

赤龍騰吳程始勤學文穆王時西府院官

我長

子也乃為福州人始驗其兆非夢龍繞殿景李昇

查殿

夢黃龍繞殿其第三子李達故未定儲君昇

立意

遂定而華山紅葉昔有史生遊華山時暑甚憩

可愛

隨流而下史獨接得溪邊忽有一葉大如掌紅

而重

謂起觀之其華上鱗也起栗栗而動史生驚懼

棄林

而起謂衆人口此有龍也速去而動史生驚懼

白烟

頓起謂衆人口此有龍也速去而動史生驚懼

之罰

開元中葉天師講經于明州奉化縣忽一老父

來拜

禮畢自云守藏龍守此千歲方免今為胡

價龍

師以符救之龍官藥方子思過膏校一蛇乃膏龍

得三

千卷內秘萬方一卷千金劍化晉雷煥身佩劍

水龍

投水求梭化後因雷電化龍飛去一枯樹于

之化

為二龍梭化後因雷電化龍飛去一枯樹于

仙乃

以所騎竹杖與費長房騎之忽然如化已到家

領下

明珠河上有貧者其子化龍張路斯生宣城令

下子

能得之遭其父曰夫珠必在九重淵得千金之

覺則

汝當為靈粉矣莊子化龍張路斯生宣城令

齊公

約于秦氏臺歸歸濕而寒夫人石氏生宣城令

我領

遠亦龍也與我爭釣處明曰當戰使九子助我

月下惟銀魚輪殘魚噉于魚池池不宜太深深魚遊
 於冰水解三日乃生也魚之遊行晝夜不息楊花病魚食楊花則病亦富佳
 有洲島環轉則易長唯魚行出躍濤戲瀨遊戲也語云華然出口貌振鱗
 言入之貌躍華素華謂鮮麗也語云華然出口貌振鱗
 之形勢也華素華謂鮮麗也語云華然出口貌振鱗
 表井魚喻人之識見淺也鼓鰓魚也視鼓結網臨淵
 不如退而紅尾青鱗龍門點額意何如紅尾青鱗且
 結網而紅尾青鱗龍門點額意何如紅尾青鱗且
 必勝天六六鱗鯉魚當陽初見說在天行雨苦為龍未
 波個中生意妙如何容身雖信負剪味極佳惟鵝毛
 乾坤小養性方驚造化多枉詩魚剪嘉州有之鵝毛
 魚東海出鷺毛魚不用網罟夜二人乘一小艇張燈
 艇中魚見燈光輒上艇須臾而盈多則丈整否則
 小艇中魚見燈光輒上艇須臾而盈多則丈整否則
 能勝鼠鼠點隙中以給鼠鼠見之以為彼且失水矣
 其尾將食之鮎即轉首厲齒撮鼠尾魚遊必三如騰
 入水以去狼藉其肉羣蝦皆食之騰魚江海間有魚
 隨妻先一後二抱石魚出於山溪皆偃而腹平其大
 人號為婢妾魚海樹霜葉風飄浪翻腐若策班野池
 為楓葉魚化厥質為魚故名楓葉魚班野池多
 菜露美云春夏孕子常數千戴帽魚無鱗有骨若插
 百輒自食之殆盡留二子戴帽魚無鱗有骨若插
 箭然味似河海鯊魚有二種魚麗之魚蓋閩廣江漢
 豚名戴帽魚海鯊魚有二種魚麗之魚蓋閩廣江漢
 足巨者餘二百斤當以春晦陟於海山之麓旬日而
 化為虎雅四足難化亞月乃成或曰虎紋直而疎且
 長者密化也炳炳魚出蜀江背鱗黑而盾理似沙
 成章者此常也魚魚王蜀人以爲鱸味極美沙
 綠魚色之細者生隈湖中狀若鰻麥魚其形銳小似
 縣四十里上溪潭出遡流至石人瀨下形油魚在雲
 漸大越此則化蜻蜒飛去里人最珍之油魚在雲
 南二十里中秋則魚肥長僅海扇海中有甲物如扇
 二三寸至一月望則絕焉海扇其文如瓦屋惟三

石彈丸水不耗後陶穀得之後主索子魚青魚朱顯
不已陶碑之中有小魚跳地上虎
謂秦檜之夫人曰子魚大者絕少夫人曰妾家有之
乃以百尾進太后笑曰我道這婆子村蓋青魚似子
魚而見日壁魚壁魚見日尺於也
王魚藉其涼陶朱養魚以六畝地爲池池有九洲陶
津沃腴其四頭二月上旬日納之池令無聲凡魚三
十頭壯鯉四頭二月上旬日納之池令無聲凡魚三
遠行則肥池爲大鈎巨網五十特爲餌踴於會稽投
公釣魚任公爲大鈎巨網五十特爲餌踴於會稽投
魚腊之自潮河以羊續懸魚續字興祖爲廬江守府
東莫不厭若魚者孫願夜行橫塘見池中掛大魚映
進魚者出鯉魚吸月孫願夜行橫塘見池中掛大魚映
前魚示之鯉魚吸月孫願夜行橫塘見池中掛大魚映
一沐池中正渚北斗有蠟摹數十共來飲暖願異之明
三足者數葬魚腹楚屈平事懷王爲三閭大夫被入
十金溪記葬魚腹楚屈平事懷王爲三閭大夫被入
卷三五
醉云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
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
禁販魚唐豫章民有能植者以販魚爲業嘗載魚宿
後宿于江上見沙中火焰掘之得紫盆魚諫唐明皇
唐金數千能氏子孫至今尤富說實盆魚諫唐明皇
近臣於禁苑中賴陛下恩波所養九齡曰檻前盆魚鮮
活臣愛林甫曰賴陛下恩波所養九齡曰檻前盆魚鮮
猶陛下任人他但能執景致助兒女之戲耳望魚魏
帝甚不悅時人皆美張九齡之忠直焉唐史
帝四時食制曰望魚側雖嘴魚李德裕幼時常於明
如刀可以割草出京章鰓嘴魚州見一水俟有兩足
身似雞人面魚朱盤進炙魚甚巨者其國宴餐之際以
上使者奉勅徑取雙目嚼之即令厭去蓋此物產有知
在目其毒在身於是國王再拜稱其博識物產有知
此井魚唐段成式云井魚腦有穴每嚼水輒於腦穴
者水鹹若經魚腦穴鯉堂在寧海州石滌村有劉氏
出及淡如泉水焉

誰能透視欲擊其尾雖勤如奈何袖裏青蛇蛇蟄氣
 相言氣禁蛇南人入山皆以竹筒盛蜈蚣知有此化
 能吞吐陰陽使動作蜈蚣造化豈無機甲鱗漸方
 作巨龍頭角森森欲露時待得春雷一聲早翻身化
 飛半白
 類引嚼珠隋侯見傷蛇以藥治之南門闢蛇與外
 南門之中內蛇蛇本年而鄭厲公入殺鄭子申矯曰鄭
 妖由人與人無算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也左
 傳合藥傳梁武帝徵時伐敵射大蛇長數丈傷目明
 我王為劉寄奴所射今因藥傳之帝曰王何神杯蛇
 蛇之皆散收奴藥時射今因藥傳之帝曰王何神
 藥廣嘗有親客曰前蒙賜酒見杯中有一蛇既飲而疾
 是時河南廳壁有角弓畫作蛇虺復置酒曰復有所
 見否客曰如初廣乃畫蛇遺舍人一人一厄酒舍人相謂
 告之客沉病頓愈
 集卷之五
 白請畫地為蛇先成者獨飲一人先成舉酒而起曰
 語能為之足及為足後成者奪酒飲曰蛇本無足今
 為之足驚蛇王魯為當堂令賈貨為務會稽民連狀
 非蛇也驚蛇王魯為當堂令賈貨為務會稽民連狀
 蛇之被驚杜預蛇晉簿貪賄魯判曰汝雖打草吾則如
 已知戒矣杜預蛇晉簿貪賄魯判曰汝雖打草吾則如
 孫子善用兵者言用兵如常山蛇然擊其首兩頭蛇
 則尾應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兩頭蛇
 孫叔為兒時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母曰汝有陰德必有
 陽報後蛇憐蛇蛇憐蛇蛇憐蛇蛇憐蛇蛇憐蛇蛇憐蛇
 為楚相蛇憐蛇蛇憐蛇蛇憐蛇蛇憐蛇蛇憐蛇蛇憐蛇蛇憐蛇
 雷公逐一黃蛇人以石投之蛇無足靜江黃蛇靜江
 鏗然有聲乃得一銅劍屈府蛇蛇太守郡舊出蛇
 蛇膽可為藥使送他南處又復歸論者咸以為仁心所
 復來故處大蛇屢見見帝憂之以問世南對曰漢靈帝時青
 也大蛇屢見見帝憂之以問世南對曰漢靈帝時青
 蛇見御座晉惠帝時有大蛇長三百步見齊地經市
 以廟夫蛇直在草野而八蛇是加以為怪今蛇見市

兆以龜爲剝腸宋元夢人被髮曰吾爲清江使者使
 有知也之曰此神龜也乃召豫且豫且釣得白龜五尺使獻
 之乃剝之以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仲尼曰龜不能夢於
 元君不能避豫且之鈞智能十十鑽無遺策不能
 避孔愉見人籠龜乃買而放之中流龜乃所左顧者三
 顧孔愉見人籠龜乃買而放之中流龜乃所左顧者三
 工以告愉乃報德晉毛寶年十二戲行江口見漁人
 悟而佩之報德鈞一白龜寶以錢贖而放之後寶
 守郛城與石虎將軍交戰敗投江中脚如踏元龜玄
 石渡時得無崇首視之乃昔所放白龜也於道環寶
 得位實得無崇首視之乃昔所放白龜也於道環寶
 手寫尚書得無崇首視之乃昔所放白龜也於道環寶
 則天下堵床龜燕文侯公女嫁盧氏嘗爲舅盧公求
 幸甚堵床龜燕文侯公女嫁盧氏嘗爲舅盧公求
 之女拜而歸室告其夫龜寶劉崇遠赴廣南渡小海
 日舅得詹事矣六帖龜寶劉崇遠赴廣南渡小海
 有一龜及十旋轉不停而瓶口極細不知何自而入置之舟中夜半覺舟偏重視之則羣龜層疊建其瓶
 遂懼而棄之後問船還錢陳宣帝時揚州嚴泰江行
 注曰此乃龜寶也錢陳宣帝時揚州嚴泰江行
 五千贖放之乃龜寶也錢陳宣帝時揚州嚴泰江行
 十扣泰門謂其父母曰賢郎附錢五千可領之父母黃緒入山採荆楊遂迷路忽見大龜緒視之曰汝是
 因以其居爲寺里人號曰嚴法寺獨異志騎龜鄒
 靈緒入山採荆楊遂迷路忽見大龜緒視之曰汝是黃緒入山採荆楊遂迷路忽見大龜緒視之曰汝是
 右轉緒亦從行約十許里至負閣處徐瑞禮切時被水
 溪邊卽估客行舟處搜神記負閣處徐瑞禮切時被水
 中有人聲曰徐瑞真宰相可護持之時有龜報龜報唐咸
 龜數百負閣得不沉後瑞果位至宰相龜報唐咸
 岳州人有村人涸湖池取魚獲龜猶倍多悉割其肉龜報唐咸
 載龜板貨之厚得金帛歸家忽遇身患瘡楚痛號叫龜報唐咸
 都里漸變作龜形逾年肉爛腐墜而死龜報唐咸
 脫筒俞清老云荆公欲使脫逢掖着僧伽黎奉香人
 作半山道人似不爲難然生龜脫筒亦難堪忍後數龜報唐咸
 年見之衣冠自若注逢掖儒衣也伽黎袈裟也筒發

也推卜鑽龜以占者皆生取龜謂人亨龜吳孫權時
之清愛推拾亦如生龜難脫其殼也為君所得人甚佳
入山遇大龜獲之龜曰遊不其時為君所得人甚佳
之獻上吳王夜泊越里磯舟於大桑樹下忽樹呼龜
山之樵不能清我龜曰子無多辭將及子樹寂然止
求如我之徒龜曰子無多辭將及子樹寂然止
至獻權命焚之焚柴方車語猶如故格曰須以老桑
焚乃熟人以樹龜共言皆權使伐桑瓦影龜韓愈云
樹於人謂瓦影龜魚註湖上新亭最好日出之初紋
漆日影浮於枕單瓦影龜註湖上新亭最好日出之初紋
魚陰於瓦影投龜于地張公瑾投龜於地於地無何上
之下與錄志投龜于地張公瑾投龜於地於地無何上
之為石龜南京紫荊山即古之鍾山蔣山也高皇陵
長數寸足尾口目儼然皆真今藏太廟久晴而
腹下有水則雨久雨而腹下乾則晴其異如此
鱉以龜南方人捕而食之生卵於水濱岸傍隔
岸以目望日出入觀三七八而成也清塗樂即明
包鱉飲御諸友無威若鳥獸書經不大水頃則魚不
獻水凍降不獻守神鱉無耳焉
類引九助者希州亦出舉人耶答曰亦有也江無鱉
甲九助者放鱉尚書崔悅夢十九人衣青綠羅衣衣
稀漢言放鱉生既寤見器中鱉止十九頭遠放之
又宋傅慶中家得一大鱉婢不忍殺放之溝中餘年
婢病將卒夜有大鱉被登婢臂水之遂愈後與志
美食鱉諸門侍者曰鱉美乎皆曰美弘度焉曰庸奴
故誼我未食鱉安知其美民猶魚鱉賈捐之云越路
鱉何足石鱉晉成都王以繫橋名曰石鱉晉王傳
畏也史鱉盛石沉之海以繫橋名曰石鱉晉王傳
鱉悵三鼎沸矣海以繫橋名曰石鱉晉王傳
長吁數聲海大恠急擲於河戒食三足州夏月有百
中數鱉遊行購而野記

姓道見漁者持一鱉而三足買令婦包之既熟呼婦
共啗婦不飲食坐門外良久不問其夫聲入視只存
官與衣黃衣在門上驚呼哭里甲問之以婦謀夫所
食畢婦入獄及門已化盡矣所存衣髮皆與百姓同
罪說寶題高郭夜課于豐亭忽見一鱉在案上視
吳少州獨鵲賦題出果然其年首異相澤記
取龜月令九月命有司登龜取龜謂甲龜辰星
一名玄黿其始王也次
于鵲火以達天黿曆志
黿化黿江黃氏之母俗化而為黿入于河生龜
首佛圖澄黃河之中後時出見簪猶在首殺龜治子
澄日相澄入河其不不久乎溫字元子故也殺龜治子
所而無禮晏子欲去之公槐之槐令公孫接田園
柱治潛行得龜殺之左擇馬尾右挈龜左驂以入
可以食禘二子壯功不逮自殺古治子亦自殺焉
元濟之丹心異之蹟放於洛陽橋見漁者得一龜甚大
謁丹即其龜
也應錄
黿似魚有足又似蜥蜴長夫餘甲如鱗皮堅厚
宜可胃鼓具十二生肖肉宵鳴如鼓其鼓
應更又謂
逢逢黿鼓逢逢黿鼓逢逢黿鼓
快黿黿生
黿城門黿鄧景山拜節度使黿集城門黿班曰黿
平未幾劉
展反黿府

天蛤番周每大雷大蛤磨蛤方諸陰越大蛤也熱蛤
則生水雀化蛤仲秋雀入水化剖蚌剖蚌得
老蚌得珠廉州海邊海中有一洲島上有太池
蚌而取珠如碗豆大常珠也如彈丸生珠蚌將弟
者亦時有徑寸照室之珠卒不可遇
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來文萬篤誠保家之主
出老蚌後漢萬年蛤真蟻國進萬年蛤以夜賜后
珠賜婕妤好罷蚌蛤唐明州歲貢淡菜蚌蛤役四十萬
趙后傳曰奏罷蚌蛤來者誰被甲來謝魯公好放生一
敵拜為嶺南節度使唐史被甲來謝魯公好放生一
百人訪求活即寤而問其家乃有惠蛤軒轅錄
卽遣人放之夜復夢披甲者來謝公東軒轅錄
蝦海蝦長二三丈鬚長數尺又有管
蝦閩中有五色蝦梅蝦蘆蝦之類
巢施譯註
卷三十五

水母目蝦水母有足無口眼大如覆帽腹下有物如
沉乃蝦有所繁常有數十蝦食其腹下涎人或捕之卽
見爾巔表紀

類引
蝗化蝦馬援爲武陵太守其郡連年有蝗援賑
民獻餼天子有緩耳貴
蛙蝦蟆也有數種腹下有黑斑點脚短能跳接
百蟲不鳴門者名田父能食蛇螭蝮蛇形大角黑膏
腰細口大夜鳴俗名田雞蟾蜍形大有角黑膏
三千歲者腹下有冊書八字頭有肉角龍壽
虎人世傳三足者妄也山蛤人而黃色蚶蚌
蝦蟆子也形圓有尾聞雷震則至脫而生脚
蠹山湖水東流其中多活師師
活郎師又名沽東郎蚌蚌也山海經
爲官爲私晉惠帝在華林園聞蝦蟇聲問左右
在官地爲官鼓吹蛙孔珪爲都官尚書不樂門庭之日
在私地爲私

欲為陳蕃乎珪曰我以此井底蛙

當兩部鼓吹何必效番井底蛙

井底蛙而妄自尊大法禁蛙

便息之故怒蛙楚之式從者曰奚敬於此口以見怒蛙乃為

沉龜產蛙乃趙襄子以無錫有寬政於晉陽而灌之沉龜產

蛙民無叛樂跳梁魏公于牟曰子獨不樂夫坎中之

意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麓之蟬與蚪蚪莫吾能若也且

夫植一壑之木而距時井

螺之樂此則亦至矣莊子

螺大者如斗出口南國夢螺味辛如

螺紫貝螺紫色有斑文小螺名如

螺青螺一螺盤裡紅螺紅螺行沙香螺

螺點漆螺一螺盤裡紅螺紅螺行沙香螺

螺點漆螺一螺盤裡紅螺紅螺行沙香螺

螺點漆螺一螺盤裡紅螺紅螺行沙香螺

螺點漆螺一螺盤裡紅螺紅螺行沙香螺

螺點漆螺一螺盤裡紅螺紅螺行沙香螺

螺點漆螺一螺盤裡紅螺紅螺行沙香螺

螺點漆螺一螺盤裡紅螺紅螺行沙香螺

螺點漆螺一螺盤裡紅螺紅螺行沙香螺

螺點漆螺一螺盤裡紅螺紅螺行沙香螺

昆蟲部

蟻吐絲蟲也三餅三起食桑二

既蠶桑土蠶食桑六原蠶馬質掌馬禁原蠶再

物莫能兩大禁原蠶吳蠶後期惆悵冰蠶東海有米

色織為文錦入水不濡入火不燎裕遺記三眠蠶吳

桑葉綠三眠

蠶正熟三眠

蠶正熟三眠

蠶正熟三眠

蠶正熟三眠

蠶正熟三眠

蠶正熟三眠

蠶正熟三眠

蠶正熟三眠

蠶正熟三眠

蠶正熟三眠

蠶正熟三眠

蠶正熟三眠

蠶正熟三眠

蠶正熟三眠

蠶正熟三眠

之入曰凡物均為口腹以養性命獨知蜘蛛隱見
其冠冕如網而不知其所以然也知不如蛛而食之
地之網是如不能如蜘蛛之網而食之則其網必
所害遂空作網羅害物之心雖甚小使天網紀亦
多林間宿鳥應嫌汝簾下飛蟲最他莫學蜘蛛捕
蟬勇須知黃雀奈若何林下飛蟲最他莫學蜘蛛捕
為誘責之戒以無海蜘蛛五色非大山深谷不伏遊
絲臨中半若復其無虎豹麋鹿問觸其網蛛益吐絲纏
糾卒不可脫俟其斃乃就食之船人欲捕蘇者準
其皮為履不航往過絲報其然或云敗
行磨蟻蟻行於天如封穴蟻大將至凍蟻五月行
蟻穴居蟻卵生有白黑黃赤大小數種大蟻俗呼
蟻垤蟻垤千丈之堤以若象蟻其大若象能殺人蟻
蟻垤蟻垤千丈之堤以若象蟻其大若象能殺人蟻
水乃掘地槐安蟻居山公伐孤竹山中無水鬪朋日夫蟻
果然得水槐安蟻居山公伐孤竹山中無水鬪朋日夫蟻
臺殿之狀有蟻教解中救蟻董昭之下積土壤為城郭
有蟻教解中救蟻董昭之下積土壤為城郭
穴蟻遂得出殺蟻恒謙家忽有一短簾放之後昭之
或切肉以殺蟻恒謙家忽有一短簾放之後昭之
沸湯澆所入虞液不復出因掘之有射箭大蟻穴以
中蟻後以開避蟻恒謙家忽有一短簾放之後昭之
有是乎上帝然試恐傷之耳願帝在宮中盡而避蟻
以玄駒何也答曰河內人見馬數十萬騎皆大如駒
未遊遊往來從朝至暮家人以火燒之入皆成灰燼

馬皆成大蟻今人呼蟻曰編竹渡宋郊宋郊少時
悉民呼蟻曰玄駒今人呼蟻曰編竹渡宋郊宋郊少時
小宋他日當天下大宋亦不失科甲後十日僧驚
問大宋曰公半神何異而能活十萬之命者試思之
宋曰堂下之蟻穴為暴而所沒群蟻繞穴傍吾戲
其竹橋以渡之蟻之謂也宋曰然中想選章聖臨朝
請弟不可先見遂以宋果然大宋為第一說實朝
其利不可先見遂以宋果然大宋為第一說實朝
蚊草子生於水中久則化為蚊能吮人血江浦有
蚊草子生於水中久則化為蚊能吮人血江浦有
八區蚊蚊與相格鬪文豹脚蚊有豹脚者有毒馬蚊
吟爾貌微而相格鬪文豹脚蚊有豹脚者有毒馬蚊
有幾多聲律一掃清李雲雀
斯世誰能一掃清李雲雀
成雷靖王對曰凡聞衆鳥鳴而山泉成雷成雷
成雷靖王對曰凡聞衆鳥鳴而山泉成雷成雷
史主有午美里負山宋陳朝老上書曰陛下知蔡京
仲父山多見其不勝任也猶以開騰進蚊齊桓公
蚊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猶以開騰進蚊齊桓公
白鳥管營是必饑耳因開碧紗之帷進蚊齊桓公
禮者不食公之肉而退有知足者曩公之肉而退
不知足者遂長短短而食之及者曩公之肉而退
潰破穴不驅蚊吳猛有孝行少時夏日常手不驅
金樓子不驅蚊吳猛有孝行少時夏日常手不驅
於蚊昔夫田舍在馬過高郵去郭三十里天陰蚊
失節迷以蚊久其筋馬驚傳覆射知蚊郭舍人曰願
願為立祠以蚊久其筋馬驚傳覆射知蚊郭舍人曰願
不從門入論我垣牆遊戲中庭上升殿堂擊之桓桓
歎者操操格問而肉主惡燈為掌指所捫臣願恩
細身蚊舍人論我垣牆遊戲中庭上升殿堂擊之桓桓
當獲脫禪重方解

蝻斯也。一虫九十九子。**阜冬**蛱也。嚶嚶草中起。起阜冬也。**蜉蝣**蜉也。

之羽衣裳楚楚是蟲
朝生暮歿不能久有
蚰蚱桑野蠋桑蟲也
螟蟻蝻賊

去其螾蝥及其蝨賊蝨食稻故
皆害苗之蟲也詩經稻蟹
蟹食稻故
蟹桑蟲形似天牛長角喜

蠶桑樹作孔人 螂蛆似蝗而大 蝱即寒土 陸即今
 其中以藏其身 能食蛇腦

蠹 似蝨而小，居陸地。
商距 小蟲也，商距馳。
焦螟 至小之蟲，群飛集於蚊睫。

栖息去來蚊弗
 之覺也爾雅
 條蟬狀如黃蛇魚翼出入有光
 條蟬拂翼而掣耀
 霜蛾赴

也絲蟲絲蟲繞思蟲有思鳴蟲也絡緯促織也青

牛花萼上青蟲也有兩角如壁魚衣書中魚也卽蠹
蝸牛然花暖青牛卧藝文

射工江南有射工蠃長一二尺口有弩氣含沙射人影能殺人卽蜮也夏蠃夏蠃不可語于

卷三十六

謝豹羞如羞狀一曰杜鵑自號謝豹領府

類引吞蝗大宋楊文舉曰仲管仲母鳥食蝗宋

自咎責忽有飛鳥千羣食蝗遂盡梁史植箭虻主時

自稱土德。蚓盡出。明傾其窟。穴以曲歸。直是歲。隋遂

五行紀異骨碑後過南海時得聞於海商云此煨

其爲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莊公曰以

爲人必爲天下勇士矣於是迴車避之而四方勇士皆歸之
江川張道民以釣漁爲業家在

外傳 鮑參軍寃嘉興便江比每日必撐小舟過江
南垂綸於石上至晡而返及老尚不缺一日且暮後

不歸妻子遙望宛然據石呼之不應疑以爲得疾其子掉舟往視已死但蚯蚓遍身唯臂不置若求勿就

披蓑然蓋平生取魚用蚓爲餌故也說寶 應物

宋傅亮以少帝失德內懷憂懼直宿吞蛭
中覲夜求坐登作感物賦以窮意
禁

疾因吞堇遂泄而出其病卽愈也。啻且洪武間韓

氏事姑甚敬姑患風疾不能起劉氏晝夜哺蚊復
姑體腐生蛆劉氏取蛆嚙之蛆再不復生說寶

1. The first step in the process is to identify the problem or issue that needs to be addressed. This involves gathering information and understanding the context of the problem.

100

1

[illegible]

7

藥死詳註卷三十六終

藥苑詳註

卷三十六

九

石渠閣
補刻

1

彙苑詳註三十六卷

內府藏本

一名類苑詳註舊本題明王世貞撰鄒善長重訂
善長不知何許人其書成於萬厯乙亥明史藝文
志亦著錄凡二十七部首列引用書目似乎浩博
其實就唐宋諸類書採掇而成觀官職門中所列
皆用宋制知爲剽剽事文類聚合璧事類而成矣
疑亦託名世貞者也

新選古今類腴十八卷

〔明〕王世懋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九年舒石泉

集賢書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古今類腴

十八卷》提要

舉業古今類腴序

類腴王麟洲先生著也何言

類腴者類也非腴者弗類

也何言乎類也君與君類臣

與臣類道德禮樂道德禮樂

類細而至于器用藝術器用

藝術類譬之開萬鎰之肆者

圭璋琮璧錦繡紈綺陶冶梓

匠諸器械種種色色排布羅

列各有定位以俟夫需圭璋

者以圭璋應需琮璧者以琮

璧應需陶冶梓匠諸器械者

以陶冶梓匠諸器械應需者
踊躍歡喜若出天授而主人
無言焉知言之無復加也曰
然獨以舉業言何也曰今

天子懸正鵠以辟天下士舉業

萬矢也是書一出人人得

序

于矍圃之彀中雖然今之

業舉子者弁髦六經尸祝諸

子矣著書者宜專陳之以唐

虞之所以善美明良之所以

喜起有邦之所以亮采有家

之所以浚明五德九德之所

以咸備不宜以諸子之說瀆

告之也曰斯著書者不得已

之心也著書者欲令士以反

經而無奪乎不忍舍之意故

六經主之繼諸子而羽翼之

讀著踊躍喜曰著書先生

三

我我以及反經而諸子之好莫

吾奪也蓋以信諸子者信六

經則諸子而六經矣嗟夫今

之舉子非典謨訓誥之遺乎

唐虞去太古未遠方開天造

于草昧奚言乎六經乃其文

越千萬年撐扶宇宙而常新
今六經與百家言充塞宇宙
矣乃名先生又相繼起總統
乎千聖之精微羅絡乎百氏
之異同搜揚剪截攬撫敲結
集

昭代之大成裕華林之采擇士
之生于其時亦幸矣然或智
者寄聰明于故紙而不能運
獨至之意怠者寄大洋于測
蠡而不復窺唐虞三代之全
經則類書者之意荒矣

萬曆辛卯仲冬穀旦

賜進士第奉政大夫福建提刑
按察司分守福寧道兵備僉
事前

南京戶科給事中晉陵吳之

鵬撰



太末舒氏
梓於集

古今類腴目錄

君道類

聖學

聖德

敬天

法祖

勤政

仁民

神

腹

任相

馭將

親賢

去讒

納諫

崇儒

睦親

慎始

謹微

節儉

詔令

創守

文武

建儲

朝巡聘享

臣道類

相體

六卿

腹

進諫

勸講

侍從

守令

史官

文武

為學類

希聖

稽古

仁	命	性	心	道德類	教誨	誠偽	循序	慎獨	古今類	改過	室慾	開邪	義利	慎行	謹言	虛心	取友	求師
---	---	---	---	-----	----	----	----	----	-----	----	----	----	----	----	----	----	----	----

應變	出處	節儉	謀斷	蕪靜	誠實	謙抑	寬厚	識見	古今類	正直	剛毅	容儀	幾	神	信	智	禮	義
----	----	----	----	----	----	----	----	----	-----	----	----	----	---	---	---	---	---	---

備荒	理財	賦役	農桑	用人	觀人	虞	工	兵	古今類	刑	樂	禮	教化	學校	賞罰	風俗	紀綱	為治類
----	----	----	----	----	----	---	---	---	-----	---	---	---	----	----	----	----	----	-----

朋友	夫婦	兄弟	父子	君臣	人倫類	卜筮	災異	祥瑞	古今類	鬼神	地理	天文	造化類	城守	馭夷	宥過	曆法	養老
----	----	----	----	----	-----	----	----	----	-----	----	----	----	-----	----	----	----	----	----

人事類

冠

婚

喪

祭

邪正

禍福

交際

器用

古今類

宮室

飲食

品物類

異端

外夷

藝術

鳥獸

草木

歷代人物類

三皇

五帝

三王

五霸

古今名臣

古今類
臆目錄

古今類

新選古今類賦卷之一

君道類一 聖學 聖德 敬天 法祖 勤政

聖學

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大畜象曰。天在山中。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益彖曰。益動而巽。日進無疆。

大禹謨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咸有一德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說命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於茲。

古今類賦

道積於厥躬。惟敦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旅獒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大雅思齊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抑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能盡人道○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遠有愆。○辟為爾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吳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不我心慘慘。憂也衛武公作此使○桑桑曰。惟此惠順。君民人所瞻。秉心宣

慎其相。求輔也○周頌閔予曰。維予小子。夙

敬止。於乎皇王。繼予思不忘。○敬之曰。日就月將。進也

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有。示我顯德行也

表記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

其躬儻焉。如不終日。○學記曰。發慮憲。求善良。足以

諛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王不琢不成器。人

不學不知道。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雖有嘉

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美也。是

古今類賦

故學然後知不足。○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

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

于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諛聞音

大戴禮曰。武王踐阼。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

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歟。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

聞之。則齋矣。王齋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

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西面而道

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

勝義者凶。凡事不彊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凶

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殷監不遠。視爾所代。几銘曰。皇皇惟敬。口口生敬。口口生。口口戕口。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盤銘曰。與其溺于人也。寧溺于淵。溺于淵猶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拔也。楹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牖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劔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

古今類聚

太卷一

荀子曰。堯學於君。舜學于務成昭。禹學于西王國。揚子曰。學者審其是而已矣。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學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名譽以崇之。不倦以終之。可謂好學也已矣。魏文帝詔曰。君子思心。無斯須遠道焉。常慮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明矣。開心所以為塞者。而通之。則德茂矣。慎行所以為尤者。而修之。則行全矣。

魏略志曰。龍淵大阿。出昆吾之金。和氏之璧。由井里之田。礪之以砥礪。錯之以他山。故能致連城之價。為命世之寶。學亦人之砥礪也。

晉司馬師訓高貴鄉公曰。荆山之璞。雖美。不琢不成。其實。顏冉之才。雖茂。不學不弘其量。仰觀黃軒五代之主。莫不有所稟則。顓頊受學於綠圖。高辛問道於栢招。逮至周成。且望作輔。故能離經辨志。離經。明安也。道樂業。

後魏裴延雋曰。有堯文思。欽明稽古。矯舜體道。慎典

古今類聚

太卷一

作聖。漢先神虞。軍中讀書。魏武英規。馬上耽籍。宋曾公亮曰。有虞聖之智。而好問。躬大禹之聖。而克勤。天下和平。民物安樂。而猶垂心積精。以求治要。宋葉味道曰。聖主之學。天下之福也。必堅志氣。以守所學。謹災微。以驗所學。正綱常。以勵所學。用忠言。以充所學。程子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君道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至正。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夫義理不先定。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

先定則守善而或移。必也以聖人之訓為先當從。以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難之政所牽滯。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改。信道極於篤。自知極於明。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必期致治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故古之人君。雖從容燕閑。必有誦訓箴諫。左右前後罔匪正人。輔成德業。誠能尊禮老成。訪求儒學之士。不必勞以官職。俾日親便坐。又博延俊彥。陪侍法從。朝夕延見。講論治體。則睿智益明。王化允塞矣。新音燕

古今類聚

卷一

朱子曰。天子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七寢六宮。外有三朝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冢宰。其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矇之官。皆領於宗伯。有師以道之教訓。有保以傳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有師氏以媿詔之。有保氏以諫其惡。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黷號施令。罔有不威。在與有族。貴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訓誥之諫。居寢有警。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

古今類聚

卷一

有工師之誦。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不幸而至於有過。則又有爭臣七人。面折廷爭。以正其諫之。蓋所以養之之備。至於如此。是以恭己南面。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肅。言之從足以作謀。思之睿足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馭群臣。八統馭萬民。而賞無不慶。刑無不威。遠無不至。邇無不服。○講學正心之文。○人主當務聰明之實。而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辯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此聰明之名也。務其實者。今雖未明。久必通悟。務其名者。或一時可以竦動觀聽。然中實未明。愈久而愈暗矣。○講學所以明理。而導之於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於後。任賢所以脩政。而經緯乎其中。天下之事。無出乎此者矣。○所謂學者。又有邪正之別焉。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幾。而必反之身。以踐其實者。學之正也。涉獵記誦。而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而以華

學之正而心有不正者鮮矣。學之邪而心有邪者亦鮮矣。

胡武東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若夫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真西山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義理為主而物欲不能害矣。吳詠對學宗曰。人主母以旨酒違善言。母以嬖倖族

古今類聚

卷一

七

莊士。毋以靡曼之色伐天性。防微杜漸。端本澄源。使君身之自立者。先有其地。然後移所留之聰明。以經世務。移所舍之精神。以強國政。移所用之心力。以恤罷民。移所省之浮費。以犒邊餉。斯足以建治安之策矣。

蔣重珍對孝宗曰。人主所當知者。本心外物。二者之界限。明則知有天下之治亂而已。何樂乎其尊。知有生民之休戚而已。何樂乎其奉。

聖德

乾文言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坤文言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觀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大畜彖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離彖曰。明兩作。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蒙彖曰。山下出泉。君子以果行育德。○升彖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鼎彖曰。巽而耳目聰明。○履彖曰。剛中正。履位而不疚。光明也。○係辭曰。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無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

古今類聚

卷一

八

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與天地相似。故不遠。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儉。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

古今類聚

卷一

九

堯典曰。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舜典。粵稽古帝舜。曰。重華。協於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佐。○大禹謨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克勤於邦。克儉於家。○仲虺誥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智勇。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威。式商受命。用爽厥師。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

古今類聚

卷一

十

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攸徂之民。室家相慶。與明也攸。祖所至也。○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於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伊訓曰。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於四海。○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太甲曰。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咸有一德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泰誓曰。唯我文考。若日月之。光於四方。顯於西土。○旅獒曰。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君陳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畢命曰。不剛不柔。厥德允脩。大雅皇矣。頌王季曰。帝度其心。貺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無然畔援。無然欣羨。誕先登於岸。指文王。

大雅假樂曰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以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懈于位。民之攸望。聖安也○大雅卷阿曰。頤頤叩叩。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周頌雖曰。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成鯨對左傳曰。慎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呂。急和古今類編服曰順。擇而從之曰比。經天緯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
孔子閒居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禮運曰。聖王參于天地。並于鬼神。以治政也。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于無過之地也。故君者。所明則音也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

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聖人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時以為畜。○經解曰。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無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表記曰。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君子慎以辟禍。恭以遠耻。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相棄也。○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民古今類以法。
康門子曰。天有造化。聖人以教化禪之。地有生育。聖人以養育禪之。四時有信。聖人以誠信禪之。兩曜有明。聖人以文明禪之。
管子曰。明主上不逆天。下不曠地。故天子之時。地生之財。
家語曰。聖主見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統絃充耳。所以蔽聰也。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統音亮。充音到。徒音到。

關尹子曰。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質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聖人不以已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任功於天下。所以堯舜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

淮南子曰。主德者。視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視毛嬙西施。猶顛醜也。顛音其醜也。今逐疫有顛頭。

心知規而師傳諭導。口能言而行人稱辭。足能行而相者先導。耳能聽而執政進諫。是故慮無失策。謀無

古今類聚

卷十

七

過事。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於天下。○非滯泊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衆。非平正無以制斷。○高臺層榭。接屋連閭。非不麗也。然民有掘穴狹蘆。無所托身者。明主弗樂也。肥濃甘脆。非不美也。然民有糟糠菽粟不接於口者。明主弗甘也。匡牀蓐席。非不寧也。然民有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明主弗安也。鄧析書曰。為君者當若冬日之陽。夏至之陰。萬物歸之。莫之使也。

抱朴子曰。清玄剖而上浮。濁黃判而下流。尊卑等威。於是乎著。曩聖取諸兩儀。而君臣之道立。設官分職。而雍熙之化隆。君之者必修諸已。以先四海。去偏黨。以平正道。遣私情。以樹至公。昭德塞遠。庸親昵賢。使規盡其圓。矩盡其方。

史帝譽紀曰。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堯紀曰。其仁如天。其知如神。望之如日。就之如雲。○

古今類聚

卷一

七

司馬相如難蜀曰。上咸五。下登三。平準書曰。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淳于髡告鄒忌子曰。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封禪書曰。仁育羣生。義征不德。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德順也。秦瑯琊頌德曰。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搏古事心古事揖古事集古事志。舉措必當。莫不如書。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

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壯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董仲舒策曰。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侏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

古今類聚

卷一

七

漢丁鴻疏帝曰。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強。不強則宰牧從橫。

陳崇頌王莽曰。配天之主。慮則移氣。言則動物。施則成化。

谷永頌陳湯功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晉皇甫謐釋勸曰。聖帝之創化也。參德乎二皇。齊風乎虞夏。歆溫溫而和暢。不歆察察而明切也。歆混混而若玄流。不歆蕩蕩而名發也。歆索索而條解。不歆契契而繩結也。歆芒芒而無垠際。不歆區區而分別也。

歆闇然而內章。不歆示白若冰雪也。歆醇醇而任德。不歆瑣瑣而執法也。故曰。一明一昧。得道之槩。一弛一張。合禮之方。一浮一沉。無得其真。

宋鮑照頌德曰。勢之所覃者淺。則美之所傳者近。道之所感者深。則慶之所流者遠。是以豐功建命。潤色勝策。盛德形容。藻被歌頌。

明帝詔曰。日月所照。梯山航海。風雨所均。削任襲帶。范泰表曰。理出羣心。澤謠民口。

隋袁克表曰。握綠圖而馭黔首。提萬善而化八紘。

古今類聚

卷十

七

梁王僧辯表曰。星回日薄。擊雷鞭電者之謂天。嶽立川流。吐霧蒸雲者之謂地。苞天地之混成。洞陰陽之不測。而以義成萬物者。其在聖人乎。

陳書載魏徵曰。遊觀列辟。纂武嗣興。其始也。皆歆齊明日月。合德天地。高視五帝。俯勛三王。然而靡有不初。克終蓋寡。其故何哉。茲以中庸之才。懷可移之性。口存於仁義。心悵於嗜慾。仁義利物而道遠。嗜慾遂性而便身。便身不可久遠。道遠難以固志。佞諂之倫。

承顏候色。因其所好以悅導之。若下坂以走九。譬順流而決壅。非夫威靈展象。降生明德。孰能遺其罔樂而以百姓為心哉。

後魏王儀書曰。宸極居中。則列宿齊其軌。帝王順天。則群后仰其度。

律曆志司馬子如書曰。當辟膺符。天橫協兆。當璧楚公子未知所立。案與巴姐埋璧於太室之庭。曰當璧者。立之。案王考之靈王。射加焉。平主方勿抱。而八再拜。歷紀天。乘機虎變。撫運龍飛。包括九隅。牢籠萬寓。四海來王。百靈受職。

古今類聚

卷一

七

後周蘇綽曰。人君之身。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責射中。今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是由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脩。而欲百姓脩行者。是猶無的而責射中也。

黎季明疏曰。寬大所以兼覆。慈愛所以懷衆。故天地稱其高厚者。萬物得其容養焉。四時著其寒暑者。庶類資其忠信焉。是以帝王者。寬大衆天地。忠信則四時。招搖東指。天下識其春。人君布德。率土懷其惠。唐陸贄曰。古之人君。德合於天曰皇。合於地曰帝。合

於人曰王。父天母地以養人。治物得其宜者曰天子。五代張薦明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地也。

宋周子曰。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

邵子曰。夫物之物者。至物之謂也。人之人者。至人之謂也。以至物而當一。至人。則非聖人而何。人謂之不聖。則吾不信也。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又謂其能以

古今類聚

本

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又謂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謂其能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今古。表裏人物者焉。○昔者孔子語堯舜。則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語湯武。則曰順乎天而應乎人。斯言可以該古今。帝王受命之理也。堯禪舜。以德。舜禪禹。以功。以德。帝也。以功。亦帝也。然而德下一等。則入於功矣。湯伐桀。以放。桀伐紂。以殺。以放。王也。以殺。亦王也。然而放下一等。則入於殺矣。是知時有消長。事有因革。前聖後聖。

非出於一塗哉。

程子曰。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君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涵養薰陶。成就聖德。

范華陽曰。人君動必有所畏。此盛德也。不然。以一人肆於民上。則無所不至矣。

羅豫章曰。仁義者人主之術也。一於仁。天下愛之而不知畏。一於義。天下畏之而不知愛。三代之主。仁義兼隆。所以享國至於長久。自漢以來。或得其偏。如漢

古今類聚

卷一

十一

文帝過於仁。宣帝過於義。夫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真西山曰。先聖贊易。於乾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謂其體天之剛健也。於坤曰。君子以厚德載物。謂其法地之博厚也。不體乎乾。無以宰萬物。不法乎坤。無以容萬物。

高皇語學士朱善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以應之。萬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之。○高廟曰。嘗聞寬則得之。未聞以寬失也。故步急則躓。慈意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元季君臣。不

遠德。德至淪亡。其失在於縱弛。實非寬也。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棄為寬。簡而有節。不以侵易為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高廟論漢明帝曰。人主不以獨見為明。而以兼聽為明。通於人情。察於是非。則聰明得其正矣。若屑屑於細故。則未免苛察。上苛察則下急迫。反有累於聰明也。

王子充曰。人之於物。最為全靈。聖之於人。尤稱拔萃。是以陰陽至妙。而聖人之能運陰陽。天地至大。而聖人之能位天地。道有隆污。惟聖人易汗而為隆。世有

古今類聚

卷一

十二

治亂。惟聖人反亂而為治。

敬天

鼎象曰。君子以正位凝命。○震。彖曰。震驚百里。驚遠而懼迺也。死喪七咎。出可以守宗廟社稷為祭主也。○象曰。君子以恐懼修省。

虞書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達于上下。敬哉有土。○湯誥曰。天命弗僭。責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永茲朕未知獲戾於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

凡我造邦。無從匪彞。無即悛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仲虺誥曰。欽崇天道。永保天命。○太甲曰。先王顧
謨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
唯天無親。克敬惟親。○咸有一德曰。天難諶。命靡常。
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惟尹躬暨湯。咸
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非天私
我有商。惟天祐于一德。○說命曰。惟天聰明。惟聖時
憲。○秦誓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
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
古今類聚 卷一 主一
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
室臺榭陂池。侈服。焚炙忠良。剗剔孕婦。皇天震怒。命
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余小子。觀政于商。惟
受罔有悛心。○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
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
桀。剝喪元良。賊害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
祭無益。謂暴無傷。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
休祥。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天有顯道。
幽類惟彰。今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謫怨

于民。○無逸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王敬作所。○
大雅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臺臺文王。令聞不已。文
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惟此文王。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上帝臨汝。無貳爾心。○皇矣
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莫定惟此王季。
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
奄有四方。○大雅板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
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
行。○周頌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
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昊天有成命。二
后成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
肆其靖之。基。命受命之基也。宥。密。密弘深而靜密也。○商頌曰。帝命不違。
至于湯齊。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
九圖。○大明曰。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
孔子閒居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露雷。無非教
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行。庶物露生。無非教
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

兩山川出雲。

左傳。晉公子及鄭。鄭文公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于弟。固將禮焉。况天之所啓。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

古今類聚

卷十

十一

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倫。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遠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楚子至雒。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

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廓。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荀子曰。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

漢中屠嘉諫哀帝曰。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細微。猶不可欺。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

古今類聚

卷十

十一

唐九齡疏曰。天。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也。自古繼統之聖。必有郊配。蓋敬天命。報所受也。不以德澤未洽。年穀未登。而闕其禮。

劉賁策曰。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元也。春秋以元加于歲。以春加于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承天之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始終。必法乎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宋真宗紀曰。人主懼天而脩德。猶人臣畏法而自新。

也。

張子曰。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于耳目心思。天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而已焉。

胡五峯曰。天道至大至正者也。王道至大至正。奉行天道。乃可謂之天之子也。

真西山曰。知父母之心者。可以知天心。知人君之道者。可以知天道。蓋父母之於子也。鞠育而撫字之。仁也。鞭朴而告戒之。亦仁也。君之於臣也。爵賞以褒勸。

古今類聚

卷一

五

之仁也。刑罰以箴癘之。亦仁也。天佑民而作之君。其愛之深。望之切。無異親之於子。君之於臣也。故君德無愧。則天為之善。而祥瑞生焉。君德有闕。則天示之譴。而災異形焉。災祥雖異。所以勉其為善一也。天之愛君如此。為人君者。其可不以天之心為心乎。

吳潛對孝宗曰。以暗室屋漏為尊嚴之區。而必敬必戒。以恒舞酣歌為亂亡之宅。而不佚不淫。

薛拯曰。勿謂帝德罔愆而怠於進修。勿以天災代有而應不以實。政綱舉其所未至。德澤布其所未周。誓

以今日恐懼之心。永為異時暇逸之戒。

趙景緯對寧宗曰。惕厲抵懼。乃天心之所存。聖人先處於憂。故能無憂。先處於危。故能無危。若先自處於安。則憂危乘之矣。

元五行志曰。天地之氣。無感不應。天地之應。亦無物不感。而況天子建中和之極。身為神人之主。而心範

圍天地之妙。其精神常與造化相流通。若桴鼓然。

高廟曰。所謂敬天者。不獨嚴而有禮。當有其實。天以子民之任付於君。為君者求欲事天。必先恤民。恤民

古今類聚

卷一

五

者。事天之實也。

張昇上疏曰。應天之寶。有大本。有急務。大本在心。急務在政。

法祖

五子歌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

關石和均。王府則有。開通和平均石一天下輕重皆言祖宗法度貽後者荒墜

厥緒。履宗絕祀。○胤征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

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伊尹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古有夏先后。方

懋厥德罔有夭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倏手于我。○先王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敬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聖謨洋洋。嘉言孔彰。○太甲曰。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君罔以辨言亂舊政。○說命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微子命曰。乃祖成

古今類聚

本卷一

十七

湯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既備厥猷。○太甲曰。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弘乃烈祖。○立政曰。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君牙曰。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又。

大雅文王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大雅下武曰。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永言孝思。昭哉嗣服。繩其祖武。受天之祜。○烝民曰。續戎祖

考也

魯頌曰。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

左傳。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督為大宰。因民之不堪命而弑殤公。以郕大鼎賂公。戊申。納于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階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

古今類聚

本卷一

十八

珽帶裳幅舄。衡紘紘紘。昭其度也。藻率鞞鞞。璚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其謂古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郕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况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

不聽。

也。統統見前。聲音。大。帶也。音。條。音。前。後。垂。刀。飾。率。音。律。聲。音。盤。音。帶。大。帶。也。音。條。音。前。後。垂。音。揚。在。馬。額。驚。在。盤。和。在。額。鈴。在。前。三。辰。日。月。星。

史。井龍告秦孝公曰。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

漢韓安國諫伐匈奴曰。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

楊終上章帝疏曰。魯文公毀泉室。春秋譏之曰。先祖

古今類聚

卷一

幸

為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之。所以其無妨害於民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為不害則有害於民也。

魏明詔曰。尊嚴祖考。所以崇孝表行也。追本敦始。所以致流化也。

唐辛替否上睿宗疏曰。太宗陛下之祖。其治如彼。中宗陛下之兄。其亂如此。若法太祖。太山之安可致也。法中宗。累卵之危亦可致也。何為忍棄太宗之治。本不忍棄中宗之亂。隋忍棄太宗長父之謀。不忍棄中

宗短促之計耶。

宋司馬光對神宗曰。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宣取高帝約束而紛更之。盜賊徧天下。元帝守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且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可更造也。

羅豫章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至於法

古今類聚

卷一

幸

度則莫若周家之最明。向使子孫世守。則歷年至今猶存可也。

勤政

乾文言曰。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象曰。終日乾乾。與時偕行。○大有彖曰。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甲。更也。後甲。丁也。言不窮。○象曰。君子以振民育德。○臨象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井象曰。君子以勞民勸相。○兌爻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先庚。庚丁也。後庚。庚也。

丁寧揆度而去
敵以從新也

益稷謨帝歌曰。元首起哉。股肱喜哉。百工熙哉。皋陶稽首。颺言曰。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再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太甲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說命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旅焚曰。夙夜罔或不勤。○洛誥曰。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梓材。王曰。若稽田。既勤數耨。惟其陳修焉。

古今類聚

大卷

十一

厥疆畝。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慎其塗墍。若作梓材。既動機。斷惟其塗丹雘。塗音寄也○勤用明德。○子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卬自恤。卬音望也○無逸曰。君子所其無逸。○治民祇懼。不敢荒寧。○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自朝至于日中。曷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周官曰。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怠忽荒政。○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秦誓曰。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衛文營楚丘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

楚室。○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於桑田。倌音止也○鷄鳴曰。鷄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鷄則鳴。蒼

蠅之聲。○庭燎曰。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小宛曰。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甚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角弓曰。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文王曰。文王有聲。通駿有聲。通求厥寧。通觀厥成。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民勞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絲曰。迺慰迺止。

古今類聚

大卷

十一

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言太王○江漢曰。江漢之游。王命召虎。式開四方。猷我疆土。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王命召虎。來宣來旬。文武受命。召公為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戎汝用錫爾祉。○魯頌曰。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勝殷遏劉。耆定爾功。無競言莫與比也○魯頌曰。思無疆。思馬斯臧。思無斁。斯馬斯作。○商頌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左傳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

夜以安身。○楚自先厲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討尋求也○子西謂諸大夫曰昔圍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雕鏤官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器用擇不取費天有災厲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勤恤其民而與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居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仇而用之日古今類纂 天卷一

新夫近自敗也安能敗我時楚懼吳其侵故于西云云與勞逸之與音預共也

王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家語子曰行事勿留○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

國語曰天子大采衣也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祖習日中考政與百官之執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也

民事少采補衣也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卿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辛氏婦論勞逸語

說苑曰夫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為君也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為位也夫為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不

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宜事也若此者春秋不予○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罪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水濁則魚困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必崩岸竦則必隤故夫治國譬若張琴大弦急則小弦絕矣故曰急轡御者非千里御也○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奈何師曠曰人君清靜無為務在於博愛取左右賢聞耳目以察萬方不涸溺於俗不拘係於左右廓然遠見倬然獨立屢省考古今類纂 木卷一

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

荀子曰操術約而事彌大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故君不下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

淮南子曰禹之水以身解於陽恥之河湯之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野聖人憂民如此勤也而稱以無為豈不悖哉聖音○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為天下強掩弱衆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智而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

故立天子以齊一之。○神農憔悴，堯廩庾，舜黜黑禹

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可知矣。音簡少也

音黑面
又音垢也

史司馬相如難蜀曰：夫賢君之踐位也，豈徒委瑣握

職，拘文牽俗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

規。故馳騁乎無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是以六

令之內，八方之外，浸澤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

澤者，賢君耻之。擇端與

晉慕容廆上書元帝曰：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

古今類聚

卷一

卷一

越天地，司牧黎元。聖帝明王，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

屈其身以奉之，知蒸黎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

之。是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三五以降，靡不由之，可

自憐哉。

鍾疏語曰：繁碎職事，各有司存，人主總而觀之，是人

主愈勞而人臣愈逸，所謂代庖人宰而為大匠斲也。

陳高祖紀曰：求衣昧旦，晨食高春。淮南子曰：日經於

李彪上高祖疏曰：立園丘以昭孝，則百神不乏享矣。

舉賢才以咨酬，則多士盈朝矣。開志誠以軌物，則朝

無佞人矣。敦六順以教人，則四門無凶人矣。制割服

以明秩，則典式復彰矣。作雅樂以協人倫，則神人交

應矣。深慎罰以明刑，則庶獄得衷矣。薄服味以示約

則儉德光昭矣。傾府藏以賑錫，則大賚周渥矣。省賦

役以育人，則編戶巷歌矣。宣德澤以懷遠爾，則華荒

忭舞矣。

宋穆光對大水求直言曰：勤思法官，疑就大化，以萬

方為念，不以聲色為娛，以百姓為憂，不以犬馬為樂。

唐陸贄奏議曰：治或生亂者，恃治而不脩也；亂或資

古今類聚

卷一

卷一

治者，遭亂而能治也；無難而亡者，忽萬幾之重而忘

憂畏也多難而興者，涉庶事之艱而知敦慎也。令生

亂失序之事，不可追矣。其資治興邦之業，在刻厲而

謹脩之。捨已以從衆，遠欲以遵道，斯道甚易知，甚易

行，不耗神，不効力，第約之於心耳。

崔羣贊曰：聖人不畏多難，畏無難何哉？多難之世，人

人長慮而深謀，日惕于中，猶以為未也。曰：吾覆亡不

暇，又何以安？故能舉夫付之興，畏之也。禍難已平，

上恬下嬉，曰：賢難得，雖無賢尚可治也。佞可去，雖存

倭不遽亂也。視漏弗填。忽傾弗支。可。我尋以喪。故能
舉天下付之亡。不畏也。憲宗本中主。遭變可與謀始。
持成不可與共終。崔羣以為相。林甫則治亂已分。其
言信哉。

楊虞卿諫穆宗曰。自古天子居危思安之心同。而居
安慮危之心則異。故不得皆為聖明也。

宋胡氏曰。朝以聽政。則公卿在前。諫諍七人。誨告教
誨而無怠朝矣。以訪問。則多識萬民之疾苦。物情
之幽隱。而無怠晝矣。夕以脩令。則思夫應遠慮夫榮

古今類陳

卷一

辱。真而後發。不敢苟也。而無怠夕矣。夜而寢息。則又
有鷄鳴之賢妃。興耳之淑女。警戒相成。不懷宴安。此
乃憂勤之事也。憂勤如此。此乃所以端拱無為也。是
故勤勞者。非衡石程書。衛士傳餐之謂也。無為者。非
遺棄萬務。嘿然兀然之謂也。

范華陽曰。人君以一人之身而御四海之廣。應萬務
之衆。苟不以至誠與賢。而役其獨智以先天下。則耳
目心志之所及者。其能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進
之。虛已以待之。如鑑之明。如水之正。則物至而不能

罔矣。夫權誠設而不可欺。以輕重者。唯其平也。繩墨
設而不可欺。以曲直者。唯其正也。我以其正。彼以其
邪。我以其真。彼以其偽。何患乎邪之不察。倭之不辨
也。一為不誠。則心且蔽矣。邪正何能辨乎。是故鑑垢
則物不能察也。水動則形不能見也。已不明故也。

天下之動貞夫一。朝廷者四方之極也。非至公無以
絕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止天下之邪。人君一不正
其心。則無以止萬事。苟以術御下。是自行詐也。何以
禁臣下之欺乎。是以術行而欺愈多。智用而心愈勞。

古今類陳

卷一

蓋以詐勝詐。未有能相一者也。

胡五峰曰。天下有三大。大本也。大幾也。大法也。大本
一心也。大幾萬變也。大法三綱也。有大本。然後可以
有天下。見大幾。然後可以取天下。行大法。然後可以
理天下。

朱子曰。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
於人主之心者。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
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
蓋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能

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遠。又有甚焉。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所以正吾此心而為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定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頃刻之怠。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遠。而凜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

古今類聚

卷一

三

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遠風餘烈。猶可以為後世法程也。○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三無私。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

私照

魏鶴山曰。古之人君。以天位為至難至危。是故師氏司朝。僕臣正位。太史奉諱。工師誦詩。御替幾聲。巫史後先。卜筮左右。人主無一時可縱弛也。虞賓在位。三恪助祭。夏士在庭。殷士在廟。雖民在甸。夷隸在門。人主無一事不戒懼也。蟲飛而會。盈日出而視朝。朝退

而路寢聽政。日出而考政。夕而糾虔天刑。日入而寧。奉饗盛。然後即安。人主無一刻可暇逸也。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女史授環。彤管記過。人主無一息可肆欲也。夫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而自朝至晝。兢兢業業。居內之日常少。居外之時常多。蓋所以養壽命之源。保身以保民也。豈惟可以保民。雖子孫千億。亦自此始。

古今類聚

卷一

四

天下無道。人主以逸樂而忘憂勤。自古國家又安。四夷賓服。享國日久。侈心漸生。若漢武之卑于霍光。而有千門萬戶之觀。唐明皇之北邊無事。而有驂山溫泉之幸。至于隋之煬帝。陳之后主。危亡日迫。遊觀無度。何足云也。堯舜禹湯文武。兢兢業業。憂懼始終。祇勤無逸。言遊畋則不敢。日昃則不服食。曷嘗有耽忽天下之心哉。譬音憚。失氣也。

喬行簡告孝宗曰。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上有厲精更始之志。而士大夫之苟且。不務任責者。自若朝廷有禁苞苴戒貪墨之令。而臣下之黷亂。不

盈歷者。如紀綱法度。多頽弛而未張。賞刑號令。皆玩視而不肅。此皆國內之臣子。猶令之而不從。作之而不應。乃欲闔關乾坤。混一區宇。制奸雄而折戎狄。其能盡如吾意乎。

高廟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為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而謏佞小人。又逢以主逸臣勞之說。殊不知治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若以荒寧怠政。為垂拱無為。帝舜何以曰。耄期倦于政。大禹何以惜寸陰。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人君日理萬幾。怠心一生。則庶務壅滯。患不可勝言矣。

新選古今類牋卷之二

君道類二 仁民 事神 任相 馭將 親降

仁民

坤象曰。君子以厚德載物。○泰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頤象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剝象曰。上以厚下安宅。○益象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五爻辭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兌象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大民勸矣哉。○夬象曰。君子以施祿及下。居

則思。○係辭曰。與人同者。物必歸焉。

禹謨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備其可願。○民棄不保。天降之咎。○皋陶謨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五子歌曰。民可近不可下。民

本固邦寧。○太甲曰：先王予惠，困窮民服，厥命不不悅。○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咸有一德曰：永底蒸民之生。○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說命曰：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泰誓曰：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撫我則后，雷我則仇。○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主。○康誥曰：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徃盡乃心，無康好逸豫。○梓材曰：無胥戕，無胥雪。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

古今類聚

卷一

召誥曰：有王雖小，元子玆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用顧長于民，誠和也勿以小民淫用匪彝。○無逸曰：懷保小民，惠鮮鰥寡。○君陳曰：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君牙曰：夏暑雨，小民唯曰怨咨，冬祈寒，小民亦唯曰怨咨，厥唯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畢命曰：道洽政治，潤澤生民。○大雅洞酌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大雅文王有聲曰：通求厥寧，通觀厥成。

左傳沈尹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

民樂其性而無寇讐，今宮室無量，人民日蹙，非撫之也。尹戍楚人為楚欲○公將如棠觀魚，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才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于軌物者也，不軌不物，謂之亂政。○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于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

古今類聚

卷一

三

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臣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匿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子兄弟以補察其政。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古今類聚

天卷

四

表記曰。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憫恤之愛。有忠利之教。○哀公問。子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孔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棄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民可敬而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不慎也。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

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棫覺德行。四國順之。○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孫音遜順也。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

古今類聚

天卷

五

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曰。慈幼。養老。賑窮。恤貧。寬疾。安富。

家語曰。鳥冤病也則啄。獸冤則攫。人冤則詐。馬冤則佚。自古及今。未有冤其下而能無危者也。頗淵對哀公論東野畢之御白虎通曰。君者羣也。羣下之所歸心。

荀卿子曰。君。舟也。庶人。水也。水能行舟。亦能覆舟。

潛夫論曰。凡人君之治。莫大於和陰陽。夫陰陽者。以天為本。天心順。則陰陽和。天心逆。則陰陽乖。天以民為心。民安樂。則天心順。民愁苦。則天心逆。

晏子曰。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饑。溫而知人之寒。佚

而知人之勞。

新書曰：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及於今，與民為仇者，有逢有述，而民必勝之。淮南子曰：慈父之愛子，非為報也。不可內解於心。聖人之養民，非求用也。性不能已。○君人者，其慘怛於民也。國有饑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冬不被裘。歲登民豐，乃始懸鐘鼓，陳干戚。

說苑曰：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郊禋禘嘗，非求報於鬼神也。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

古今類聚

卷六

六

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河間獻王曰：堯存心于天下，加意于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饑，曰：此我饑之也。有一人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哀公問政。孔子曰：薄賦歛，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曰：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太公對武王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而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民失其所

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

殺之也。重賦歛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

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故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

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饑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

○成王問政於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

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

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仇也。夏殷之民，反仇桀紂

而臣湯武，風沙之民，自攻其主而歸神農氏，此君之

古今類聚

卷六

七

所明知也。若何其無懼也。○文中子曰：古者聖王在上，田里相距，雞犬相聞，人至老死，不相往來，蓋自足也。是以至治之代，五典全，五禮措，五服章，人知飲食，不知蓋藏，人知羣居，不知愛敬，上如標枝，下如野鹿，何哉？蓋上無為，下自足故也。

史古公語邠民曰：有民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為

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

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子不忍為。

賈生過秦論曰：夫寒者利短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

之警。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者。此之謂也。

呂后本紀載后語曰。上有懼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惟欣交通而天下治。

魯仲連對新垣衍曰。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過而為政於天下。而遇惡吾不忍為之民也。

古今類聚

卷十

九

嚴安諫武帝伐匈奴曰。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諸侯恣行。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強國務攻。弱國備守。合縱連衡。馳車擊轂。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一海內之政。元元黎民。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嚮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歛。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變易風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又安矣。

漢刑法志曰。不仁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羣而不足。爭心將作。上聖卓然。先行

敬讓博愛之德者。衆心說而從之。從之成羣。是為君矣。歸而往之。是為王矣。

王符愛日篇曰。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閑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其民困窮而力不足。舒長者。非謂義和安行。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為分度減橫。乃上闇下亂。力不足也。

文帝議賑貸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貼於危亡。而莫之省憂。為民之父母。將何如。貼音占又音店危也。

古今類聚

卷十

九

魯恭上疏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舛錯。况於人乎。

吳役繁民耗。駱統上疏曰。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王重焉。

晉紀總論曰。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於防。燎火於原。未嘗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重者。不可以爭競。言

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行其大惠。禦其大灾。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晨風。魚龍之趣藪澤也。然後設禮文以理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尊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治。漢取宋武紀史論曰。役已以利天下。堯舜之心也。利已以及萬物。中主之志也。盡民命以自養。桀紂之行也。宋顏延之庭誥文曰。服溫厚而知穿弊之苦。明周之

古今類聚

卷十

十

德厭滋旨而識寡嘯之急。仁恕之功。嚙。口欲食也。齊威公衣半不嚙。使人求於易牙。

隋史臣論曰。其動也思以安之。其勞也思以逸之。是以民致時雍。師無怨讎。誠在於愛利。故其興也勃焉。後魏甄琛表曰。一家之長。惠及子孫。一運之君。澤流天下。

甄琛上高祖表曰。古之王者。世有其民。或水火以濟其用。或巢宇以誨其居。或教農以去其饑。或訓衣以除其敝。故周詩稱教之誨之。飲之食之。皆所以撫覆

導養。為之求利者也。

北齊文宣詔曰。無德而稱。代刑以禮。不言而化。先春後秋。故知惻隱之化。天人一揆。弘宥之道。古今同風。後周文帝詔曰。民亦勞止。則星動於天。作事不時。則石言於國。故知為政欲靜。靜在寧民。為治欲安。安在息役。

樂遜上閔帝書曰。夫政之於民。過急則刻薄。傷緩則弛慢。是以周失舒緩。秦敗急酷。民非赤子。當以赤子遇之。

古今類聚

卷十

十

唐魏徵疏曰。王政本於仁恩。所以愛民。俗厚之意。以英武定天下。而又以刑威肅天下。非仁也。

魏徵諫太宗冊鄭仁基女曰。人君處臺榭。則欲民有棟宇。食膏粱。則欲民有飽適。顧嬪御。則欲民有室家。字文獻替曰。民可安而不可擾。利可通而不可竭。

劉蕡策曰。夫欲人之仁壽也。在立制度。脩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歛輕。賦歛輕。則人富矣。教化脩。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至焉。仁義之

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荐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

宋程子曰。事事物物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止之不得其所。則無可止之理。○王者高拱於穆清之上。而化行於裨海之外。何脩何飾而致哉。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純王之心也。使老者得其養。幼者得其所。此純王之政也。○先王之世。以

古今類聚

大學

上

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不可張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

張子曰。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為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為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為秦漢之少恩。必不為五霸之假名。○井田而不封建。猶能養而不能教。封建而不井田。猶能教而不能養。封建井田而不肉刑。

猶能教養而不能使。然此未可遽行之。

范華陽曰。民莫不惡危而欲安。惡勞而欲息。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悞矣。故治天下在順之而已。悞之而能治者。未之聞也。

尤袤上疏高宗曰。天地之氣。宣通則和。壅遏則乖。人心之機。舒暢則悅。抑鬱則憤。

刁衍對真宗曰。治大器者。執一以正其度。保衆畜者。齊化以臻其原。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乘地而揔萬物以承天也。則可不慎思慮以安民。係慘

古今類聚

大學

上

舒而被物

真西山曰。世之言政者。有曰寬以待民而嚴以馭姦民也。或曰撫民當寬。而束吏貴嚴也。或曰始嚴而終之以寬也。然則治人之術。其果盡於此乎。吾患不能存吾心焉耳。吾之心存。則蘊之為仁義。發之為惻隱。羞惡。隨物以應。而無容心焉。則寬與嚴在其中矣。且獨不觀諸天乎。熙熙而春。物無不得其生者。凜然而秋。物無不遂其成者。是果孰為之哉。曰陰與陽而已。人知天道之妙若是。而不知吾之所謂仁義者。即天

之陰陽也。怵惕於情之所可矜。顧此於事之所可愧。此固有之良心。而非由外鑠者也。吾能存之。則天理渾然。隨感輒應。於其當愛者。惻惻施焉。非吾愛之也。仁發乎中。而不能不愛也。於其當惡者。懲艾加焉。非吾惡之也。義動乎中。而不能不惡也。吾之愛惡。以天不。以人。故雖寬而寬之名不聞。雖嚴而嚴之迹不立。以之治人。其庶幾乎。或者患國勢未張。而欲振以威刑。患財用未豐。而欲益以聚斂。謂誠信不如權譎。謂忠厚不如刻深。有一于茲。皆伐國之斧斨。蠹民之蟊賊也。

古今類聚

古

元陳天祥疏曰。國家之與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國之血氣。國乃民之膚體。

高廟語侍臣曰。為治之道有緩急。治亂民不可不急。急之則益亂。撫治民不可擾。擾之則不治。故烹鮮之言。雖小可以喻大。治繩之說。雖淺可以喻深。○高皇覽輿圖語侍臣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衆則撫綏難。○高廟曰。治民猶治水。治水者順其性。治民者順其情。

成廟宥軍士初犯罪者。曰。天不於惡木廢發生。君不於小人忘矜恤。○文皇謂蹇義陳瑛曰。為國牧民。莫切於守令。守令賢則一郡一邑之民有所恃。而不得其所者寡矣。如其不賢。當速去之。

王子充曰。赤子無欲而必遂其所有欲。赤子不言而必會其所無言。是以聖人之宰萬民。務在通其志。聖人之制萬物。貴乎全其天。

劉基曰。魚無定止。淵深則居。鳥無定栖。林茂則赴。

事類

古今類聚

古

鼎彖曰。聖人烹以享上帝。○觀辭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萃彖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升爻曰。孚乃利用禴。○升爻象曰。王用享于岐山。順事也。○困爻象曰。利用享祀。受福也。○渙象曰。先王以享于帝立廟。○既濟爻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

舜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禘于羣神。○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歸格于祖。用特。○太甲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說命曰。

饔子祭祀時謂弗飲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祖已曰
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胤音○泰誓曰
郊祀不脩宗廟不享○微子命曰恪慎克孝肅恭神
人○酒誥曰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洛誥周公
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楚祀于上下
也○多士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記群臣之功○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君陳我聞曰至
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楚茨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古今類聚

卷五

七

以享以祀以妥以侑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孔惠孔時
惟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祊廟門內惠○爾殷
既將○雲漢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率莫
我聽宣王禱○周頌清廟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
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
無射於人斯○我將我享維牛維羊惟天其右之儀
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與
格同○懷柔百神及河喬嶽○肅肅在宮雖雖在廟
臣也○周頌豐年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

孔皆○大雅思齊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忤
○大雅旱麓曰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
景福

左傳武子曰神不享非類民不祀非族衛成公以夢
云云○有神降于莘號公享焉神錫之田土史記
曰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神聰明正直而一者
也依人而行號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楚武王侵隋使薳章求成焉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
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

古今類聚

卷五

七

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土
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殷而君逞欲祝史
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腍粢盛豐
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
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
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疫癘也謂
其備腍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
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
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諂慝也故於

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裡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道忠之道音導。虞盛。皮毛無亦也音助禮。○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繁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有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

古今類聚

卷一

本

乎。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齊侯疥。遂痞。期而不瘳。梁丘據與裔款請誅祝史。以告晏子。晏子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訪諝。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悅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

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人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慢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廬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數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倡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歛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緊發語辭猶惟也。疢瘡疾音占頗偏。

古今類聚

卷二

本

郊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犢。貴誠也。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神之所饗。

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蕤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者。嗜也。卷衣見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聲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也。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栗鞮之尚。祭服也。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初之美。素車之乘。去尊其樸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甚也。○祭義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禘有樂而嘗無樂。禘春祭春萬物發生故感而致齊於內。嘗秋祭悲其寒也故哀之致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以上三齊俱音齋。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僂然必有見。現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愀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致愛則存。致慈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饗者

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鄉音。○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孝子之祭也。盡其慈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孝子之祭可知也。○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然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已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繡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

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

國語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之祀也。明德以昭之。和聲以聽之。○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淮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古今類聚

卷三

主

史文帝詔曰。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親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封禪書曰。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古之封禪。鄒山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

今鳳皇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

此述管仲對齊桓公桓公云云。○自五帝以至秦。軼興軼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紀。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

鬼神。可得而序也。執述古通用司馬相如封禪文曰。夫脩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為進越。故聖王弗替而脩禮地祇。謁歎天神。勸功中嶽。以彰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也。

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業。不可貶也。

古今類聚

卷三

主

封禪書載文帝詔曰。海內乂安。人民靡疾。皆上帝諸神之賜也。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

梁許愨封禪議曰。夫封禪者。不出正經。惟存傳說。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亦不謂為封禪。鄭玄有參柴之風。不能推尋正經。專信緯候之書。斯為謬矣。蓋禮云。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於天。享帝於郊。燔柴岱宗。即因山之謂矣。故曲禮云。天子祭天地是也。

隋禮儀志曰。封禪者。高厚之謂也。天以高為尊。地以

厚為德。增太山之高。以配天也。厚梁甫之基。以報地也。明天之所命。功成事就。有益於天地。若天地之更高厚云。

五行志曰。脫畧政教。張羅罽罽。崇信巫史。重增愆罰。昔懷王事神。而秦兵逾進。甚弘尚鬼。而諸侯不來。禮樂志曰。五帝者。五行之精。所以生九穀也。故祈穀于帝。

梁鎮諫營南山曰。休咎豐凶。本於五事。不在山川百神。彼營祠者。動衆則得人。興工則獲利。祭祀則受胙。

古今類聚

卷二

書

主執則市權。電民瀆神。無時而息。

唐李藩對憲宗問祈禳曰。漢文帝每祭。教有司敬而不祈。使神無知。則不能降福。有知。固不可私已求媚而悅之也。且義於人者和於神。人乃神之主。人安而福至。

宋張子曰。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知神。是故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未矣。

謝上蔡曰。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如此者為智。事此者為仁。

張南軒曰。天地山川風雷之屬。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

真西山曰。天之神曰神。以造化神也地之神曰示。以山川草木有形可見也人之神曰鬼。謂氣之已屈者也

問上古聖賢所謂氣者。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否。朱子曰。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相通。如諸侯不當祭。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此氣便與他相通。

古今類聚

卷二

書

黃勉齋曰。古人奉先追遠之誼至重。生而盡孝。則此身此心。無一念不在其親。及親之沒也。朝夕之莫。悲慕之情。自有相為感通而不離者。及其歲月既遠。若未易格。則祖考之氣雖散。而所以為祖考之氣。未嘗不流行於天地之間。祖考之精神雖亡。而吾所受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以吾受祖考之精神而交於所。以為祖考之氣。神氣交感。則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右者。蓋有必然而不能無者矣。

建文上 高帝尊號詔曰。有盛德而不享其報者。必

垂慶于后昆。履大位而不遠乎親者。必致尊于宗廟。此天下之至理。古今之通誼也。

三禮述序曰。當時議禮之臣。皆能尋則夷形。取法華。渙條之品式。以受祠官。雖損之益之。未必盡復古先聖王之舊。而仰贊聖猷。一洗污俗。凡其矯誣妖誕。襲鄙侵瀆。奇袤巫覡。諸不在祀典者。莫不峻制而曲防之。豈非猾夏之禍。烈於九黎。非常之功。艱於二正。時與勢然乎。必欲咨三禮於四岳。俟兩生於百年。迂遠而濶於事情矣。

古今類聚

卷一

三

任相

隨九五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臨六五曰。智臨。大君之宜。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晉彖曰。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困九二曰。朱紱方來。○鼎六五曰。鼎黃耳。金鉉。利貞。○中孚彖曰。悅而巽。孚乃化邦也。

舜典。帝曰。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堯期倦於勤。汝惟不息。總朕師。

○湯誥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說命。王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勝。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

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若乃心。沃乃心。○爾惟訓于朕心。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股肱惟人。良臣惟聖。○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入。惟賢非后不食。

古今類聚

卷一

三

楊天子之休命。○酒誥曰。成王畏相。○洛誥曰。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王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罔替。○立政曰。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憊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君奭曰。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在祖乙。時

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
又有殷故敘禮陟配天多歷年所○畢命曰惟公懋
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予小子垂拱仰成
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
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
烝民曰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仲
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
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肅肅王命仲山甫
將之邦國若否音仲山甫明之○商頌長發曰實惟

古今類聚

卷二

十一

阿衡實左右商王

曲禮曰國君不名卿老○天子建天官先六大一曰
大宰○緇衣子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
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道音

左傳晉公子重耳及曹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
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及其國反其國
必得志于諸侯○胡傳曰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
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公下
行端揆之職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

目是以宰臣上兼司保之任也周公為師又曰位冢
宰正百官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人君之職
在論相而已○伊陟象賢復相太戊丁公世美入掌
兵權不以世故疑之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既
囚仲為卿士亦不以其父故廢之也

墨子曰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禹
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於庖厨
之中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置罔之中
授之政西土服同網通

古今類聚

卷二

十一

荀子曰君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照
之以觀其盛者也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
以飭朝庭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
奉其成功以效於君故君人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
說林曰用相之道貴專乎曰偏聽生惑獨任成亂此
專之為害不可也然則貴參乎曰車無二御舟無二
師此參之為害不可也

說苑曰夫明王之純德而天下也將懷遠而致近也
夫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雖有千里望猶不

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游江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伯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骨夷吾百里奚。此伯王之船乘也。釋父兄與子孫。非疏之也。任庖人鈞屠與仇讎僕虜。非阿之也。守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猶大匠之為官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比功校而知人數矣。是故呂尚聘而天下知商將亡而周之興也。管夷吾百里奚任而天下知齊秦之必伯也。豈特船乘哉。桀用于莘。紂用惡來。宋用商鞅。齊用蘧。秦用趙高。而天下知其亡也。非其人而

古今類聚

卷二

事

欲有功。譬其苦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禹亦猶困。而又况乎俗主哉。○虞有官之奇。晉獻公為之終夜不寐。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側席而坐。遠乎賢者之厭難折衝也。夫宋襄公不用公子目夷之言。大辱於楚。曹不用僖負羈之諫。敗死於戎。故共惟五始之要。治亂之端。在乎審已而任賢也。國家之任賢而吉。任不肖而凶。按往世而視已事。其必然也。如合符。此為人君者不可以不慎也。國家昏亂而良臣見。魯國大亂。季友之賢見。僖

公即位而任季子。魯國安寧。外內無憂。行政二十一年。季子之卒後。邾擊其南。齊伐其北。魯不勝其患。將乞師於楚以取全耳。或作身故傳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僖公之性。非前二十一年常賢而後乃漸變為不肖也。此季子存之所益。亡之所損也。夫得賢失賢。其損益之驗如此。而人主忽於所用。甚可疾痛也。○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以吳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禽於越。文公以晉國霸而厲公以見殺於匹夫之官。威王以齊強於天下而

古今類聚

卷二

事

晉王以弑死於廟梁。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是故成王處襁褓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五十而餓於沙丘。任李兌故也。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為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鄢陵任唐睢。國獨特立。楚有申包胥。而昭公反位。齊有田單。襄王得國。由此觀之。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

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故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者士歸之。○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為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管仲故城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齊桓得之為仲父。百里奚道音導引也之於蹇。傳音蒙賣五羊之皮。秦繆公委之以政。竊戚故將車人也。叩轅行歌於康之衢。桓公任以國司馬。喜膺脚於宋。而卒相中山。范雎折脇拉齒於魏。而後為應侯。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

古今類聚

卷二

七

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故詩曰。絲絲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為絺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偷。親舉五羖大夫於繁繆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或曰。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立。非仁義也。將謂桓公恭儉乎。與婦人同輿。馳於邑中。非恭儉也。將謂桓公清潔乎。閭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也。此

三者亡國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兼有之以得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畢朝周室。為五霸長。以其得賢佐也。失管仲隰朋。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蠱流出戶。一人之身。榮辱俱施者何哉。其所任異也。由此觀之。則任佐急矣。○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疎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

古今類聚

卷二

七

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俎。得毋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責者耳。然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對曰。不知賢。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

冊府元龜曰。夫輔相之職。所以左右天子。總領庶尹。彌綸機輔。宣翼統紀。燮調元化。甄叙流品。親附百姓。鎮撫四夷。裁決庶政。班布王度。乃其任也。是故公台

之任。無所不總。與元首而同體。乃謂之股肱。秉邦國之會要。乃譬之鈞軸。百官承式。治本之是繫。萬邦為憲。民瞻之斯在。自黃帝得六相而治。舜臣於堯。舉八元八凱。謂之十六相。又逸書所紀。虞夏商周世。皆有四輔三公之職。非其人而不處。而六籍之載。成湯居亳。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為之。

史趙良說商君曰。夫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

書今類

卷三

五

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王置晉國之君。

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

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歎關請見。五殺大夫之相秦也。

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

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五世。

從音訟
操平聲

樂毅報燕王曰。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

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

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

高世王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樂

厠之賓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漢朗顓上書薦黃瓊李固曰。刻舟剡楫。將以濟江海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群龍為用。文武劍德。周召作輔。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也。

翟方進奏成帝狀曰。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丞相進見。聖主御坐為起。在輿為下。

仲長統法誠篇曰。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

書今類

卷三

五

戾則禍亂之所起也。光武愠數世之失權。忿疆臣之

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三公

之職。備負而已。

蕭望之陳災異疏曰。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

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

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

室危。惟明主躬萬幾。舉賢材以為心腹。與參政謀。

蔣濟論專任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

杜畿曰。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

賢智之位者。蓋進之以道。帥之以禮故也。

劉頌上言於晉武曰。國有任臣則安。有重臣則亂。是以闇君在位。則重臣盈朝。明后臨政。則任臣列職。夫任臣之與重臣。均執國統而立斷者也。然成敗相反。邪正相倍。其故何也。重臣假所資以樹私。任臣因所藉以盡分。

史論曰。飛龍御天。故資雲雨之勢。帝王興運。必俟股肱之力。軒轅聖人也。仗師臣而受圖。商湯哲后也。託負鼎而成業。

古今類聚

卷五

五

梁帝策命曰。大哉乾元。資日月以貞觀。至哉坤元。憑山川以載物。

隋高祖詔曰。日往月來。唯天所以運序。山鎮川流。唯地所以宣氣。運序則寒暑無差。宣氣則雲雨有作。故能成天地之大德。育萬物而為功。况一人君乎。四海睹物欲運。獨見致治不藉群才。未之有也。是以唐堯欽明命義。和以居岳。虞舜敷德。升元凱而作相。伊尹鼎俎之賡。為殷之阿衡。呂望漁釣之夫。為周之尚父。此則鳴鶴在陰。其子必和。風雲之從龍虎。賢哲之應。

聖明君德不回。臣道以正。故能通天地之和。順陰陽之序。豈不由元首而有股肱乎。

後魏莊帝詔爾朱榮曰。功格天地。錫命之佐必崇。道濟生民。褒賞之名宜大。是以有華贊毫。不次之號。爰歸。渭叟翼周。殊世之班載集。況導源積石。襲構崑山。門踵英猷。光弼鴻業。抗高天之摧柱。振厚地之絕維。德冠五侯。勲高九伯者哉。

五代趙鳳翔對唐明宗曰。宮殿所以尊嚴宏壯者。棟梁柱石之所扶持也。若折其一棟。去其一柱。則傾危。

古今類聚

卷五

五

矣。大臣國之棟梁柱石也。

宋邵子曰。自古聖君之盛。未有如堯舜之世。君子何其多耶。時非無小人也。是難其為小人也。故君子多也。所以雖有四凶。不能肆其惡。自古庸君之盛。未有如殷紂之世。小人何其多耶。時非無君子也。是難其為君子也。故小人多也。所以雖有三仁。不能遂其善。是知君擇臣。臣擇君者。是繫乎人也。君得臣。臣得君者。是非繫乎人也。繫乎天者也。賢愚人之本性。利害人之常情。虞舜陶於河濱。傳說築於巖下。天下皆知。

其賢而百執事不為之舉者。利害使之然也。吁。利害業於中。而矛戟森於外。又安知有虞舜之聖而傳說之賢哉。以濱非禪位之所。巖下非求相之方。昔也在億萬人之下。而今也在億萬人之上。相去一何遠之甚也。然而必此云者。貴有名者也。○伊尹行冢宰。居貴成之地。借使避放君之名。豈曰不忠乎。則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正嗣君。成終始之大忠者乎。吁。若委寄於匪人。三年之間。其如嗣君何。則天下之事亦去矣。又安有伊尹也。

古今類聚

卷二

卷一

范華陽曰。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業勝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情矣。此萬事所以隳也。當舜之時。禹平水土。稷播百穀。土穀之事。舜不親也。契敷五教。皋陶明五行。教刑之事。舜不治也。伯夷典禮。夔典樂。禮樂之事。舜不與也。益為虞。垂作共工。虞工之事。舜不知也。禹為一相總百官。自稷以下。分職以聽焉。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

矣。君不可以不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為。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

馭將

古今類聚

卷二

卷一

師貞。丈人言。无咎。○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九二。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六五。田有禽。利執言。長子帥師。弟子與尸貞凶。

禹謨。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唯仲康肇位四海。胤侯承王命徂征。○康誥曰。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文侯之命曰。其歸視爾師。寧汝邦。用齊爾秬鬯一卣。○彤弓二。彤矢百。○

盧矢百馬四足父往執黑黍曰拒驢以也章音由
當告始祖故賜彤赤盧黑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四匹曰乘

出車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獫狁于襄○

江漢曰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

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江漢之滸王

命召虎式闢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虎

拜稽首對揚王休音作召公考天子萬壽召虎召

○常武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太師音皇

父音甫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敵既戒惠此南國王謂

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音戒我師旅率彼淮浦

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左傳晉謀元帥趙衰曰卻穀可說禮樂而敦詩書詩

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乃使卻

穀將中軍說音

月令曰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傑俊專任有

功以征不義○樂記曰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聽磬

聲則思死封疆之臣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六韜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簡練英權知士之高

下為之奈何太公曰知之有八徵問之以言以觀其

詳窮之以辭以觀其變與之間諜以觀其誠明白願

問以觀其德使之以財以觀其廉試之以色以觀其

貞告之以難以觀其勇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八徵皆

備則賢不肖別矣○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

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

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齊三日之太廟

讀靈龜卜吉以授斧鉞君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

門北面而立君親操鉞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

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

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

為衆而輕敵勿以受命為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

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辯說為必然士未坐勿坐

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盡死力將已受

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

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

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聽於臣若不

許臣臣不敢將命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

子 181-194

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闢。氣厲青雲。疾若馳騖。兵不接刃而敵降服。

吳子曰。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爾。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

古今類庫

卷五

星

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家。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九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權。則不勞而功舉。尉繚子曰。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吳起臨戰。左右進劔。起曰。將專主旗鼓耳。臨敵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劔之任。非將事也。

孫子曰。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故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

古今類庫

卷五

星

趙孝成王問為將。荀子對曰。夫將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見利而不見害。九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九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敬謀無壙。敬事無壙。敬使無壙。敬衆無壙。敬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將。無壙無間隙。淮南子曰。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三軍不銳。將不智。則三軍大疑。將不明。則三軍太傾。將不精微。則三軍失其機。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備。將不強力。

則三軍失其職。故將者人之司命。三軍與之俱治。與之俱亂。得賢將者。兵強國昌。不得賢將者。兵弱國亡。或曰。子將六師。則誰使。楊子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故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

史馮唐對漢文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詔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

晁錯疏曰。有必勝之將。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

古今類聚

卷二

書

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器械不利。以其卒子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子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子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子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司馬相如諭蜀檄曰。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燾。皆擐弓而馳。荷兵而走。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生惡死。非編列之戢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為通侯。居列東第。貴顯號於后世。傳土地於子孫。聲施無窮。功烈不滅。是以賢人

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

漢何武薦辛慶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豫設。則亡以應卒。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

蜀諸葛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

馮統言晉太祖過寵鍾會。曰。善御者必識六轡盈縮之勢。善政者必審官方控帶之宜。漢高八王。以寵過夷滅。光武諸將。由損益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蓋抑揚予奪使之然耳。統音泐

古今類聚

卷二

書

宋張暢傳論曰。夫將帥者。御衆之名。士卒者。一夫之用。坐談兵機。制勝千里。安在乎蒙楯前驅。履腸涉血而已哉。山濤之稱羊祜曰。夫將雖不須筋力。軍中猶宜彊健。以此為言。則叔子之幹力弱矣。杜預文士儒生。射不能穿札。身未嘗跨馬。一朝統大眾二十餘萬。為平原都督。王戎把臂入林。亦受專征之寄。何必山西猛士。六郡良家。然後可受服於朝堂。荷推轂之重。及虜兵深入。徐服惶震。非張暢正言。則豈計危矣。豈其身扞飛鏑。手折雲衝。方足使窮殫假命。危城戴安

乎。仁者之有勇。非為臆說。元嘉二十七年。索虞南侯。時世祖鎮彭城。江夏王義

恭總統諸軍。出鎮彭。泗。張。暢。為。安。北。長。史。衆。議。棄。歸。楊。獨。抗。言。城。守。至。造。使。致。意。安。北。衆。議。棄。歸。

相。視。嘆。息。屬。如。流。音。韻。詳。風。儀。華。潤。秀。在。右。人。並。宜。應。各。吐。屬。如。流。音。韻。詳。風。儀。華。潤。秀。在。右。人。並。

左。傳。天。子。使。石。尚。未。歸。脈。恒。怖。也。音。脈。故。曰。不。用。命。戮。

建平王宏。讜言曰。常謂臨難命師。皆出倉卒。驅鳥合

之衆。隸造次之主。貌疎情乖。有若胡越。豈能使其同

力。拔危濟難。今欲改選將校。皆得其人。撫養士卒。恩

信先加。農隙校獵。以習其事。三令五申。以齊其心。使

動止應規。進退中律。然後奮銳觀衆。因時而動。摧敵

古今類聚 太卷一 果

陷堅。折衝于外。所以張考効爭先之心。叱癰致必盡

之命。豈不由恩著者士輕其生。令明者卒畢其力。考

考也。史記長平四十萬衆。張虛券。猶可畏也。音。倦。吳。起。為。卒。叱。癰。

隋賀若弼傳論曰。天地未泰。聖哲啟其機。疆場尚梗

爪牙宣其力。周之方召。漢室韓彭。代有其人。非一時

也。

煬帝記詔曰。奮熊女師。無取筋力。方叔元老。克壯其

猷。女師。黃。帝。時。李德林諫隋文不可易將。曰。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

殺所以辭燕。馬服所以敗趙。

唐李衛公對太宗曰。臣觀劉項皆非將將之君。當秦

之亡也。張良本為韓報仇。陳平韓信皆怨楚不用。故

假漢之勢。自為奮爾。至於蕭曹樊灌。悉由亡命。高祖

因之以得天下。設使六國之後復立。人人各懷其舊

則雖有能將將之才。豈為漢用哉。臣謂漢得天下。由

張良借筋之謀。蕭何漕輓之功也。太宗曰。光武中興

能保全功臣。不任以吏事。此則善於將將乎。靖曰。光

武雖藉前構。易於成功。然莽勢不下於項籍。寇鄧未

古今類聚 太卷一 果

越於蕭曹。獨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全功臣。賢於高祖

遠矣。以此論將將之道。臣謂光武得之。○聖人制遣

將之儀。致齋於廟者。所以倣威于神也。授斧鉞又推

其轂者。所以委寄以權也。今陛下每有出師。必與公

卿議論。告廟而後遣。此則邀以神至矣。每有任將。必

使之便宜從事。此則倣以權重矣。何異致齋推轂耶。

魏元忠言命將之要曰。漢拜韓信。舉軍驚笑。蜀用魏

延。群臣缺望。缺。與。同。陸贄奏議曰。古之遣將者。君推轂而命之。又賜斧鉞

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機宜不以遠決。號令不以兩從。兩強相接。兩軍相持。事機所急。鑄不容息。况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專。欲事無策。雖聖亦有所不能矣。

封敕作慰邊將傷夷詔曰。傷居爾體。痛在朕躬。

宋曹彥約對真宗曰。古之行師。求一賢者而盡付之兵權。兵權正則事體重。兵權專則號令一。今則不然。雖信而用之。又以人參之。雖以事權付之。又從中御以維繫之。致使識事者不敢任。而畏事者常至。卒有

古今類

卷七

史

緩急。各持已見。兵權財計。互相歸咎。

錢若水對真宗曰。孫武著書。以伐謀為主。漢高將將。以用法為先。位不高則衆心不肅。任不易則邊事盡知。

楊龜山曰。王者之兵。未嘗以術勝人。然亦不可以計敗。後世惟諸葛亮李靖為知兵。如諸葛亮已死。司馬仲達觀其行營軍壘。不覺嘆服。而李靖惟以正出奇。此為得法制之意。而不務僥倖者也。○或問今之置帥。朝除暮易。若以主誠為務。須是積久。上下相諳。其

效方見。卒然施之。未必有補。曰。誠動於此。物應於彼。速於影響。豈必在久。如郭子儀守河陽。李光弼代之。一號令而金鼓旗幟為之精明。此特其號令各有體耳。

真西山曰。古之用武者。不急於治兵而急於擇將。將之勇怯。兵實係焉。故天下無必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將。昔人未嘗不用民兵也。然既募之後。則有紀律焉。馬燧之諫戍精卒是也。方募之始。則有差擇焉。馬陰之立標揀試是也。

古今類

卷七

史

陳潛室曰。韓信登壇之日。畢陳平生之畫略。論楚之所以失。乃漢之所以得。漢一日舉兵而東。秦民其為沛公耶。為三降將耶。此三秦還定之謀。所以卒定於韓信之手也。噫。三傑真人傑也。何也。蕭何張良有卓越之見。而始勸沛公之入。今也韓信乘罅漏之餘。而徑勸沛公之出。其入也。所以養其出也。其出也。所以用其入也。三子之智謀略同。故盛楚之效同。說謂關中非沛公囊中物耶。出入皆

史論曰。武夫悍卒。不能無過。而亦各有所長。略其過

而用其長。皆足以集事。至於一勝一負。兵家常事。顧其大節何如耳。

遼耶律昭傳曰。膺非常之遇。專方面之寄。宜遠師。古人以就勲業。上觀乾象。下盡人謀。察地形之險易。料敵勢之虛實。慮無遺策。利施後世。

劉炳上宣宗疏曰。夫人情可以氣激。不可以力使。一卒先登。則萬夫齊奮。此古人所以先身教而後威令也。

金陳規上宣宗疏曰。大將者國之司命。天下所賴以

千金難買

卷一

十一

安危者也。舉萬衆之命。付之一人。呼吸之間。以決生死。其任顧不重與。古語云。三辰不軌。取士為相。四夷交侵。援卒為將。今之將帥。大抵先論出身官品。或門閥膏粱之子。或親故假托之流。平居則意氣相高。遇敵則首尾退縮。

金伯嘉劾阿里不遜曰。古之為將者。受命之日。忘其家。臨陣之日。忘其身。服喪衣鑿。而門而出。以示必死。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

陳建論 高皇得水軍將俞廷玉等曰。諸將得一二

人馬。已足以輔翼聖君。而戡定禍亂。而況若此濟濟其盛耶。師未渡江。而統一規模已具矣。○高皇諭

李善長等曰。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泥於安逸。軍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

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高皇諭常遇春等曰。予聞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賜將軍以隆我國家。千載

相遇。非偶然哉。○高帝與劉基論用兵曰。克敵在

千金難買

卷一

十一

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人。則兵必敗。是以兩軍之間。決死生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良將。

董越論西北備邊事宜曰。委之以事。以觀其智。試之以戰。以觀其勇。假之以權。以養其威。示之以褒。以作其氣。

倪岳疏曰。一劔之賜。肅然秋霜。一裘之賜。煦然春陽。李東陽曰。屯軍細柳。御營不馳。授劔江南。副將失色。董越曰。所謂不縱於偷安。不泥於成法。不疎於檢束。

不隱於上聞在乎將帥之得人。至於所擇將帥之善。操子奪之機。又在聖心一權衡之間而已。

親賢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爻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帝妹下嫁猶以帝下賢也○大畜彖曰。不家食吉。養賢也。○頤彖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四

古今類聚

卷一

卷一

章有慶譽。○中孚爻曰。有孚攣如。○九二曰。鳴鶴在

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好爵。好也。靡。盡也。

禹謨曰。野無遺賢。○庶明勵翼。言明也。勵。勉也。○日宣三德

夙夜浚明有家。浚。治也。日。嚴祇敬六德。亮。明也。○帝

俞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相去也。○帝

曰。臣哉鄰哉。臣作朕股肱耳目。子欲左右有民。汝翼

子欲宣力四方。汝為。子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

龍華蟲作會。音。宗彞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章

施於五色作服。汝明。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

以出納五言。汝聽。○仲虺誥曰。佑賢輔德。顯忠遂良

○咸有一德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說命曰。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

其賢。○旁招俊乂。列於庶位。○武成曰。建官惟賢。位

事惟能。○旅獒曰。所實惟賢。則邇人安。○周官曰。推

賢讓能。庶官乃和。○君牙王曰。今命汝予翼。作股肱

心膂。○罔命。王曰。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大小之臣。咸

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日夕承弼厥辟。出

入起居。罔有不欽。○堯號施令。罔有不咸。

古今類聚

卷一

卷一

杖柱曰。有杖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

心好之。曷飲食之。此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南山曰。樂只君子。

邦家之基。萬壽無期。樂只君子。邦家之光。萬壽無疆。

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德音不已。樂只君子。遐不作。

德音是茂。樂只君子。遐不作。保艾爾後。○白駒曰。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

音而有遐心。○隰桑曰。心乎愛矣。遐不作矣。中心藏

之。何日忘之。○卷阿曰。洋洋乎。優游爾休矣。

豈弟君子。百神爾王矣。有馮音。有翼。有孝。有德。以引

以異四方為則。顯顯印印。齊威如圭如璋。令聞令望。四方為綱。得賢故施于四方。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民勞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文王世子曰。允語於郊者。必取賢歟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禮曰。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坊記曰。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表記曰。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緇衣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

古今類聚

卷十

書

左傳。秦伯卒。以子車氏三子為殉。皆秦之良也。君子曰。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賢哲。樹之風聲。分之物采。著之話言。為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子之法制。告之訓典。委之常秩。道之以禮。使無失其上。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馬以死。是以君子知秦之不復東征也。○楚子聲曰。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于善。其士競于教。君明臣忠。上讓下兢。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家語子謂宓不齊曰。子治單父。衆悅子。何施而得之。

也。對曰。此地民有賢于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孔子嘆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周禮曰。三年之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以禮賓之。

或問荀子曰。仲尼之門。羞稱乎五伯者何也。曰。彼誠可羞稱也。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外事則詐邾襲莒。并國三十五。其行事若是。是其險汙淫汰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

古今類聚

卷十

書

若是而不亡。乃伯何也。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夫孰能亡之。倏然見管仲之能。足以托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安忘其怨。出忘其讐。遂立以為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立以為仲父。而貴賤長少莫不秩秩焉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諸侯有一節如是。則莫之能亡也。桓公兼此數節者而盡有之。其伯也宜哉。倏音揜。安也。恬也。

管子曰。游江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伯王者託於賢。

呂覽曰。昔者禹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
道之士。通乎已之不足也。通乎已之不足。則不與物
爭矣。愉易平靜以待之。使夫自得之。固然而然之。使
夫自言之。亡國之主反此。乃自賢而少人。少人則說
者持容而不極。聽者自多而不得。雖有天下何益焉。
是乃冥之昭。亂之定。敗之成。危之寧。寧言一故殷周
以亡。比干以死。諄而不足以舉。故人主之性。莫過乎
所疑。而過於其所不疑。不過乎所不知。而過於其所
以知。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不知則問。不能則學。
古今類聚 卷一

而使不待禮而令。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
智能可盡。○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惠王
問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已
也。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其為人甚險。將奮於說
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弗聽。遂
辭而行。凡聽言以求善也。所言苟善。雖奮於取少主。
何損。所言不善。雖不奮於取少主。何益。不以善為之
慙。而徒以取少主為之悖。惠王失所以為聽矣。用志
若是。見客雖勞。耳目雖弊。猶不得所謂也。此史定所
古今類聚 卷一

以得行其邪也。此史定所以得飾鬼以人。罪殺不辜。
羣臣擾亂。國幾大危也。荆威王學書於沈尹華。昭釐
惡之。有中射為昭釐謂威王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
華之弟子。王不說。因疏沈尹華。中射。細人也。一言而
令威王不聞先王之術。文學之士不得進。今昭釐得
行其私。故細人之言。不可不察也。且數怒。人主以為
姦人除。通路。姦路以除而惡壅卻。豈不難。人失則遠。激水則旱。激王則悖。悖則無君子矣。諄悖
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道之士。

日以相驕。奚時相得。若儒墨之議。與齊荆之服矣。賢主則不然。士雖驕之而已。愈禮之。士安得不歸之。士所歸。天下從之。帝。帝也者。天下之適也。王也者。天下之往也。得道之人。貴為天子而不驕倨。富有天下而不驕夸。卑為布衣而不瘁攝。貧無衣食而不憂懾。狼乎其誠自有也。覺乎其不疑有以也。桀乎其必不渝移也。以天為法。以德為行。以道為宗。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精充天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無望。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莫知其門。莫知其端。莫知其源。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此之謂至貴。士有若此者。五帝弗得而友。三王弗得而師。去其帝王之色。則近可得之矣。堯不以帝見善繼。此面而問焉。堯。天子也。善繼布衣也。何故禮之若此其甚也。善繼得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驕也。堯論其德行達智而弗若。故北面而問焉。此之謂至公。非至公其孰能禮賢。周公旦。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成王之叔父也。所朝於窮巷之中。甕牖之下者。七十人。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不惟以身下士

邪。攝持也。率攝言雖處卑不以僕僕勢卑之狀自矜。然乎之。張音。張與張通。維如。張之。變動。實自。有非。虛也。史記。○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其僕曰。君胡為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歟。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已易寡人也。吾安敢驕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趙良曰。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過士無禮。不可以得賢。○郭隗對燕昭王曰。帝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才至矣。北面稱禮。不乘之以勢求臣。則朋友之才至矣。西面逾稭以求臣。即師傳之才至矣。誠欲興道。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置郭隗為上客。韓詩外傳曰。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吝。則天下賢士至者寡

矣。

說苑曰。甯戚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而舉之。鮑龍跪石而登壇。孔子為之下車。堯舜相見。不違桑陰。文王舉太公。不以日夕。故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親。能者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矣。○孔子曰。夫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慙忽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光音○楚莊王喟然嘆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

古今類聚

卷一

李

中君也。而又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君者亡。

秦記曰。昔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窮居。常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為道存也。

史李斯諫逐客曰。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成其德。李斯對二世曰。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間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

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

武帝元朔詔曰。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旅泉

古今類聚

卷一

李

漢李固上和帝疏曰。養身者以練神為寶。安國者以積賢為道。昔秦欲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陳列名臣。奉使懷然。遂為寢兵。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軾段干木。故羣俊競至。名過齊桓。秦人不敢窺兵於西河。斯善積賢之行也。

王符實篇曰。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夫十步之間。必有豐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功。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彰。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雖然。交欣千載。一合。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

楊興說史高曰。一夫竊義。語流天下。夫富貴在身。而烈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古人病其若此。故卑體勞心。以求賢為務。傳曰。以賢難得之故。而曰事不待賢。以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食。惑之甚者也。

古今類聚

卷一

李

吳步騭上太子登疏曰。漢高祖擊三傑。以興帝業。西楚失雄俊。以喪成功。汲黯在朝。淮南宮謀。郅都守邊。匈奴竄迹。故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

陸抗疏救薛瑩曰。夫俊乂者國家之良寶。杜稷之貴資。庶政所以倫敘。四門所以穆清也。

吳孫皓驕暴。賀邵上疏曰。古之聖王。所以潛處重關之內。而知萬里之情。垂拱衽席之上。明燮八極之際。

者。任賢之功也。

魏太祖詔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有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宋陳鮮之曰。葉公好龍。而真龍見。燕昭市骨。而駿足至。以肝食待士。何患海內無人。

唐魏徵傳。載太宗語曰。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明得失。

張玄素諫承乾太子曰。周公資聖人。而握沐吐飧。以

古今類聚

卷一

李

下白屋。况匪周公之人哉。

宋劉一正對高宗曰。天下之治。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餘。君子雖衆。道則孤。小人雖寡。勢易蔓。不加精察。而小人伺隙而入矣。

姚希得對孝宗曰。國有善類。猶人有元氣。善類一敗。猶元氣之一消也。

胡武夷曰。君遇臣下。恩禮雖一。而崇高嚴恪。常行於介冑。爪牙之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遜謙屈。必施於林壑。退藏之士。以礪其廉靖。無求之節。乃能駕

駁人才。表正風俗。咸有所當加。勢有所當屈。加於所當加。以立威則強。屈於所可屈。以忘勢則昌。

張南軒曰。人主尤不可孤立。堯舜明四目。達四聰。通天下為一身。若紂則為獨夫矣。

朱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故賈誼之言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之地。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是以古之聖賢。欲脩身以治人者。必遠便嬖以近忠直。

古今類聚

卷五

言

胡五峰曰。人君聯屬天下以成其身者也。內選於九族之親。禮其賢者。表而用之。以聯屬其親。外選於五方之人。禮其英傑。引而進之。以聯屬其民。是故賢者衆之表。君之輔也。不進其親之賢者。是自賊其心腹也。不進其人之賢者。是自殘其四肢也。

陳仲微對孝宗曰。祿餌可以釣天下之中材。而不可以啖嘗天下之豪傑。名航可以載天下之猥士。而不可以陸沉天下之英雄。

高帝諭吏部求賢曰。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

恒汲汲於求賢。若高宗之於傳說。文王之於呂尚。一君者豈其智之不足也。而遑遑於版築鼓刀之徒。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為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為其有羽翎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為其有鱗鬣也。君之能致治者。為其有賢人而為之輔也。

大學士徐溥疏曰。人君之心不可有繫。繫于此則必繫于彼。正士既疎。則邪說乘間而入。

楊慎璣語。舜戒禹曰。辭哉。臣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親。言慎所與也。

古今類聚

卷五

言



古今類腋卷之三

君道類三 去讒

納諫

崇儒

睦親

謹微



去讒

否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臨六三。甘臨。元攸

利。既憂之。元咎。言占者既知憂之則不惑于非言矣○解六五。君子維

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有孚于小人者言必小人退○姤九五。羸陸。夬夬。中行。元咎。羸陸

乃信君子能解○姤九五。羸陸。夬夬。中行。元咎。羸陸

陰物喻讒邪言其入于讒邪須○兌六三。來兌。凶。為

決而又決乃合中行決去也○兌六三。來兌。凶。為

來悅人也○九五。孚于剝。有厲。剝者剥君子之小人也○上六。

引兌。牽引也○繫辭曰。誣善之人其辭游。

禹謨曰。去邪勿疑。疑謀勿成。○帝曰。龍。朕聖。讒說殄

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聖音即疾也○禹曰。知人則哲。

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

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惇德允元而

難壬人。允信元仁難拒絕也○秦誓曰。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商

受。○牧誓曰。今受惟婦言是用。惟四方之多罪逋逃。

是崇是長。是信是使。○立政曰。繼自今立政。其勿以

恤人。○畢命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周

言曰。無以利口亂厥官。○罔命曰。慎簡乃僚。無以巧

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

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恤人。充

耳目之官。邇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言。

○秦誓曰。番番音波良士。膂力既愆。我尚有之。佗佗

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謫音便。俾君子

易辭。我違多有之。言一且不可邦之枕音危。曰

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秦誓曰。番番良士。膂力既愆。我尚有之。佗佗

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謫。俾君子

易辭。我違多有之。邦之枕。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正月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小是曰。謀之其臧。則

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

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哀哉。為猷。匪先民是程。匪大猷

是經。唯爾言是聽。惟爾言是爭。如彼筮室。于道謀是

用。不潰于成。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潰也。流泉言

習之言此刺王惑○巧言曰。亂之初生。諸始既誣。亂

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

亂庶遄已。遄音速也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

亂是用餒。餒音飽也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類之厚

矣。亦家也。饒造也。地安舒著。○何人斯曰。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人。不愧于人。不畏于天。言爾饒人。縱不愧人。能不畏天乎。此蘇公被譖而作。○巷伯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言其言。彼譖人者亦已太甚。被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吳。○青蠅曰。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民勞曰。無從詭隨。以謹無良。○瞻仰曰。婦有長舌。惟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惟婦寺。

曲禮曰。刑人不在君側。○經解曰。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員。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奸詐。

左傳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樂驥為汰。弗敢違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時侯使將中軍。皆讓故。○胡傳曰。宋平公寵愛閹寺。殺世嫡。座而父子之愛絕。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廢。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時合比。因太子惡寺人。而欲為殺之故。扣諫。

公之于
鹽鐵論曰。淑好之人。歲施之所妬也。賢知之士。聞其之所惡也。

淮南子曰。劍工感劔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王工眩玉之似碧虛者。惟猗頓不失其情。闇主亂於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惟聖人能見微以知明。韓詩外傳曰。鳥之美羽。勾喙者。鳥畏之。魚之多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謗辭者。人畏之。

抱朴子曰。夫新漬之木。則膠漆解。堅浸潤之玉。則骨肉乖折。塵羽之積。則沉舟折軸。三至之言。則市虎以成。

史。肥義告信期曰。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設臣在中。主之蠹也。

季布言于孝文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讖聞之。有以聞陛下也。蘇秦告趙王曰。明主絕疑亡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

之門。

張釋之諫文帝拜番夫為上林令。曰。今以番夫口辨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口辨而無其實。且夫下之化上。疾於影響。舉措不可不審也。

鄒陽獄中上書曰。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駢駟。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折肝。豈移於浮辭哉。○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聽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辨。不能自免於讒諛。何則。衆

古今類

卷

五

口鑠金。積毀銷骨也。

漢朱勃上書曰。臣聞王德勝政。不忘人之功。採其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為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

燕將據聊不下又畏說不取
四會仲連射書入城乃自刎

黃瓊上靈帝疏曰。使朱紫共色。粉墨雜揉。所謂抵金玉於砂礫。碎圭璧於泥塗。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伯

奇至賢。終於流放。夫諂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相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歟。

馮衍疏曰。以高帝之畧。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疎。譽之則親。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絕之以法。則為罪。施之以德。則為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妒於公孫弘。李廣奮節于匈奴。見排於衛青。此忠臣之所常為。流涕者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勢。而欲免讒口。排怨嫌。不亦難哉。

古今類

卷

六

具閣預政。陸抗上疏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靖諫庸回。唐書攸戒。是以雅人所以怨刺。仲尼所以歎息也。魏志曰。昔直不疑無兄。世人謂之盜嫂。第五伯魚三娶孤女。謂之過婦翁。王鳳擅權。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議。張匡謂之左道。

晉華譚對陳總曰。有求賢之名。而無知才之實。言雖當。彼以為誣。策雖奇。彼以為妄。誣則毀已之言入。妄則不忠之責生。豈故為哉。淺明不見深理。近才不覩遠體也。故上官昵而屈原放。宰嚭寵而伍員戮。豈不

衰哉。白起有言。非得賢之難。用之難。非用之難。信之難。

徐邈與范甯書曰。託社之鼠。攻之甚害。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小人興戶。前史所書。可為明鑒。

宋恩倖傳序曰。恩以倖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安。有易親之色。耳目所寄。事歸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內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輳同奔。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狐

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

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鈇鉞創痛。構於筵第之

曲。服冕乘軒。出乎言笑之下。出內之內音納。刻磨通用。

後魏元順。蠅賦曰。黠縑成素。變白為黑。膚受既通。諧

潤罔極。輯輯幡幡。交亂四國。於是妖姬進。邪士來。聖

賢壅。忠孝摧。周昌拘于牖里。天乙困於夏臺。伯奇為

之痛結。申生為之蒙災。鴟鴞毀其室。採葛懼其懷。小

弁隕其涕。靈均表其哀。情情輕也。詩曰。既醉止。威儀

俱見詩。

唐柳澤諫斜封曰。藥不毒。不可以蠲疾。詞不切。不可以補過。故習甘旨者。非攝養之方。遇使倖者。非治安之略。

魏徵告太宗曰。人主恒輕襲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是。莫見其是。則不待問而誅。莫見其非。則自有時而昵。

五代唐六臣傳論曰。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

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俛俛然

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

宋歐陽脩對神宗曰。自古小人讒害忠良。其說不遠。欲廣陷善類。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必須誣以

專權。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非小人之利。欲盡

去之。則善人鮮過。難為指瑕。惟目之以朋比。庶可空

於一網。

范華陽曰。昔周宣王任賢使能。言甫征伐於外。而王

之所與處者。張仲孝友也。夫使文武之臣征伐。而左

右前後得正良之士。善其君心則讒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為使儉邪之人。從中制之。則雖吉甫。無以成其功。宣王能復文武之業。以致中興者。內順治而外威嚴也。

李綱對欽宗曰。自昔抱不羣之才者。多為小人所忌。嫉。或中之以闇貶。或指之為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摘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耻於自明。雖負重謗。遭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辨。苟非至明之生。深察人之情偽。安能辨其非辜哉。

尹源作唐論對孝宗曰。苟君之賢。不能勝臣之奸。斯賢者無由進矣。明皇非不欲天下如貞觀之治。而取臣之才。不能勝林甫之奸。於是有祿山之禍。德宗非不欲平暴亂安四方。而君人之術。不能勝盧杞之邪。於是有朱泚之變。

佞幸傳曰。人君生長深宮之中。法家拂士。接耳目之時少。宦官女子。共啓處之日多。二者佞幸之梯媒也。剛明之主。亦有佞幸焉。剛好專任。明奸偏察。彼佞幸者。一投其機。為患深矣。他日敗關。雖能殄除墮城以

求狄。灌社以索鼎。亦曰殆哉。揚音

真西山曰。忠臣之心。常欲君身之強固。君德之清明。故動以聲色。遊畋為藥石之戒。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是也。君身強固。則必不倦於政機。而威權在已。君德清明。則必不譖於邪正。而用舍合宜。此正人君子之所深願。而儉夫壬人之所甚不便者也。故必盡之以遠欲導之以奢淫。然後其君恣肆荒昏。而惟已之聽。後之人有行之者。趙高仇士良是也。三人刀鋸之餘。何足深罪。而春秋名卿。如管仲趙武者。亦安視其君有六妾四姬之惑。而不能救焉。彼其人非姦惡也。其志非蠱媚也。迺至於此者。由不知古人保傳之職。而以強兵制敵為功故也。

羅豫章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李林甫之奸。則外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邪。則外有朱泚之叛。

劉元城曰。自古及今。未有任君子而不治。用小人而不亂者。蓋甘言美辭。足以感移人意。小節偽行。足以

欺惑世俗。及其得志。苟患失之。陰引奸邪。廣布心腹。根深蒂固。牢莫可破。則其為國家之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故陸贄之論。以為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于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蓄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蓄之家。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而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而不能去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夫郭君能知善之為善。惡之為惡。則不可謂之不智。特以其見善而不能去。使君子無以自立。知惡而不能去。使小人得以成朋。因循積累。其害遂至於亡國。然則有天下者。可不視此以為戒乎。

古今類聚

太卷

七

元許魯齋曰。奸邪之人。其為心險。其用術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人君不察。以諛為恭。以詐為公。以欺為可信。以佞為可近。喜怒憂惡。人主固不能無。然有可者。有不可者。而奸邪之人。一於迎合。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

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此前人所謂城狐。所謂社鼠也。至是而求去之。不亦難乎。雖然。此由人主不悟。以至於此。猶有說也。如字文化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竟不能斥。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而卒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惟無愛憎也。有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無喜也。誑之使喜。無怒也。激之使怒。不足愛而誑譽之使愛。不足憎而強短之使憎。○奸邪之人。其諂似恭。其許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劉秉忠疏曰。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而或有所蔽。且蔽天之明者。雲霧也。蔽人之明者。私欲佞說也。常人有之。蔽一心也。人君有之。蔽天下也。常選左右諫臣。使諷諭於未形。忖畫於至密也。

古今類聚

太卷

七

何大復曰。讒佞之人。內順而外交。能使視聽閉。言語塞。

楊慎璣語曰。漂於衆咻。惡利口之覆邦也。病於尺喙。惡巧言之傷類也。

納諫

六父象曰。聞言不信。聰不明也。○益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禹謨曰。嘉言罔攸伏。○稽于衆。舍己從人。○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胤征曰。每歲孟春。道人以

言今類

本義

幸

鐸狗于路。官司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伊訓曰。從諫弗咈。○仲虺誥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太甲曰。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說命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罔命曰。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

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交修不逮。

大雅板曰。出話不然。為猷不遠。猷之不遠。是用大諫。

○我即爾謀。聽我言。我言惟服。勿以為咲。先民有

言詢于蕇蕇。○抑之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慎德之行。

左傳。晏子對齊侯曰。君所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可而有否。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奸。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國語曰。厲王虐。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曰。吾能弭謗

言今類

本義

幸

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善為川者。決之使導。善為民者。宣之使言。

家語。子曰。萬乘之國。有爭臣七人。則主無過舉。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士有爭友。不行不義。○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

湯武以諤諤而興。桀紂以唯唯而亡。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已失之。友得之。是以國無危亡

之兆。家無悖亂之患。父子兄弟無過而交友無絕也。管子曰。堂上遠於百里。有事十日而君不聞。堂下遠於千里。有事一月而君不聞。門庭遠於萬里。有事期年而君不聞。

荀子曰。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戒其賊。鹽鐵論曰。多見者博。多聞者智。距諫者塞。專已者孤。故謀及下者無失策。舉及衆者無頓功。

韓詩外傳曰。扁鵲之治奇病也。以刀刺骨。聖人之救

古今類聚

卷十

十一

危國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

呂覽曰。凡國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也。不知所以。雖存必亡。雖安必危。所以不論也。齊桓公管仲鮑叔。穽戚相與飲酒酣。桓公謂鮑叔曰。何不起為壽。鮑叔奉杯而進曰。使公毋忘出奔在於莒也。使管仲毋忘束縛而在此於魯也。使穽戚毋忘其飯牛而居於車下。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大夫能皆毋忘夫子之言。則齊國之社稷幸於不殆矣。當此時也。桓公可與言。

極言矣。可與言極言。故可與為霸。

文中子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大哉議乎。并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

說苑。楚莊王立為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惡為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鼓鐘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左綢衽。右朝服。曰。吾鐘鼓之

古今類聚

卷十

十一

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荆國亡無日矣。王立。列鐘鼓之懸。以從為相。○楚莊王築層臺。諸御已委其耕而見王。王曰。御已來。汝將諫耶。諸御已曰。君有義之用。有國之行。且以聞之。土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民之累谷。血成於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乎。顧臣愚竊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

而齊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人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國危。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賢用辯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已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入諫者。吾將與為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晏子對齊景公曰。臣聞之。下無直辭。上無隱君。民無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而剛跪有直辭。是君之福也。

古今類聚

本義

上

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齊景公曰。朝居嚴。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暗。上無聞。則謂之聾。聾暗。則非害治國家何如也。且合菽粟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緯。以成幃幙。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詆而不入者哉。史蘇代說燕易王曰。明主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秦本紀曰。始皇足已。不聞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

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二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斯時也。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之未卒於口。而身為戮也。拂音文帝除誹謗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詆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四方之賢良。

古今類聚

本義

上

賈山至言曰。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况况於縱慾恣行。暴虐以惡聞其過乎。

漢路溫舒緩刑書口。烏鵲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瑕。國君含垢。

班彪王命論稱高祖曰。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寤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

之名。割肌膚之愛。

蕭望之上宣帝疏曰。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開善。

申屠剛與隗囂書曰。事已者孤。拒諫者塞。孤塞之政。亡國之風也。雖有明聖之資。猶屈已從衆。故慮無遺策。舉無過事。夫聖人不以獨見為明。而以萬物為心。順人者昌。逆人者亡。此古今之通理也。

陳宗上安帝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合周。

書。李康

卷三

九

九

昌桀紂之譬。孝文嘉衣蓋人豕之譏。武帝納東方朔。

宣室之正。元帝容薛廣自刎之切。會將加通言不責其直言之罪

吳張紘為孫策上表。術書曰。上天垂司過之星。聖王。

建政諫之鼓。設非謬之備。急箴闕之言。何哉。凡有所。

長。必有所短也。臨因授子靖留殿上孫權曰。人情

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

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

之勢。操八柄之威。其易同之歡。無假取於人。而忠臣。

扶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故明。

實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

者。及今上即位。趙主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向。

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

則申培公。一作陸。韋昭曰。培中公名。音扶九反。鄭氏音。并求反。於齊則轅固生。

於燕則韓太傅。韓言尚書自濟南伏生。紀年云。名勝。伯則伯是其字。云生者。自漢已。

幾言禮。自魯高堂生。謝云。云秦氏季代有魯人高堂。生者。皆號生。亦先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

魯自胡毋生。母音無。胡毋姓也。字子都。於趙自董仲舒。及實太后。

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

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

一云白齊為。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天子三公。

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白丞相御史。言制。

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

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文之士。

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為天下。

先。太常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

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

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

輕溺於所欲。信偏則聽言不盡其實。故有過當之言。疑甚則雖實不聽其言。故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可棄之人。苟縱所私。不考其實。則是失天下之心矣。○人君好勝而耻過。必折人以言。雖能窮其辭而未必窮其理。雖能服其口而未必服其心。夫欲治天下而不務得人心。則天下固不治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接下。則心固不得矣。務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固不接矣。務辨君子小人而惡直嗜諛。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趨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冒禍。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言。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盡。况隔疏而猜忌者乎。

古今類聚

卷三

主

元稹疏勸德宗納諫。曰。治亂之始。各有萌象。容直言。廣視聽。此治象也。大臣不親。直言不進。抵忌諱者殺。犯左右者刑。此亂萌也。人君始即位。萌象未見。必有狂直敢言者。上或激而進之。則天下君子望風曰。彼狂而容於上。其欲來天下士乎。吾之道可以行矣。其小人則竦利曰。彼之直得幸於上。吾將直言以微利

乎。由是天下賢不肖。各以所忠貢於上。下之志滯然而通。合天下之志。治萬物之心。人人樂得其所。雖欲誘之為亂。可得乎。若夫聾瞶之君。非無耳目。左右前後者屏蔽之。不使視聽。雖欲不亂。不可得矣。

古今類聚

卷三

主

劉元城曰。昔之聖人。深居九重。以謂竭其聰明。猶不足以盡天下之聞見。遂以耳目之任付之臺諫之官。而臺諫之論。每以天下公議為主。公議之所是。臺諫必是之。公議之所非。臺諫必非之。人君所以不出戶庭而四海九州之遠。物無遁情者。用此道也。○王者不能盡知臣下之邪正。是以設諫官御史之職。俾司耳目之任。而採中外之公議。是非可否。惟衆之從。其蔽賢之言。不能害君子。黨奸之論。無以助小人。明君無所用心。而賢不肖自辨。知人則哲。其道不過於此。羅豫章曰。人君納諫之本。先於虛己。禹拜昌言。故能納諫。德宗強愎自任。必能拒諫。胡致堂曰。夫以違拂對順從。則有恭與不恭之似。以恣肆對做戒。則有樂與不樂之殊。惟聰明睿智之君。則知違拂之為恭。而順從之為大不恭也。知做戒之

可樂而怨肆之有大不樂也。

范華陽曰。國之將興。必賞諫臣。國之將亡。必殺諫臣。故諫而受賞者。興之祥也。諫而被殺者。亡之兆也。天下如人之一身。夫身必氣血周流。無所壅底而後能存焉。諫者使下情得以上通。上意得以下達。如氣血之周流於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治亂者。係乎言路而已。

蘇軾對英宗曰。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許以風聞而無重責。言及輿乘。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

古今類聚

卷三

三

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必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奸臣之萌也。

蔡襄對仁宗曰。任諫非難。聽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為難。

劉燾對理宗曰。言語方壅而導之使言。人心方鬱而疏之使通。上既開不諱之門。下必有盡言之士。或者以為好名要譽之士。而人主信之。則苦言之藥。至言之實。將棄之而不恤矣。其言之疾。華言之腴。將受之而不覺矣。

遼金伯嘉曰。自古帝王。莫不欲法堯舜而恥為桀紂。蓋堯舜納諫。桀紂拒諫也。故曰。納諫者昌。拒諫者亡。高廟謂吳沉曰。真知賢者能興其國。何有不好。真知諫者在於忠已。何有不納。惟其知之不真。是以於已難入。誠能好賢。則不待招徠而賢者自至。誠能納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自來。

文皇帝諭學士解縉曰。敢為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敢為者強于已。敢言者強于君。

李夢陽上。敬皇疏曰。人君不患世無直言之臣。而患已之不能用其言。人臣不患其言不得上聞。而患人君者聞之而不樂也。

古今類聚

卷三

三

黃筆上。武宗曰。言路者國家之命脉也。言路之通塞。國家之治亂係焉。夫古之明王。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後世不然。不用其言而反斥辱焉。今則又不然。反使其以言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以達于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人主無由而知矣。

丘濬重臺諫之任曰。祖宗設官。不以諫爭名官。欲人

人皆得以盡其言也。而又專寓其責於科道。吁。四海無不可言之人。百官無非當言之職。又於泛然散處之中。而寓隱然專責之意。祖宗設官之意深矣。求言之意切矣。

鼎彖曰大烹以養聖賢。

檀弓。孔子曰。夫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學記曰。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一。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太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

古今類聚

奎

事

以尊師也。○儒行。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
儒服歟。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
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音向。丘不知
儒服。曰。敢聞儒行。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
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對曰。儒有席上之
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
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愛其死。以有禮也。養其身。以
有為也。不祈土地。立義以為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
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

古今類

未卷

素

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
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
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
守。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
辱也。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
者。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
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
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簞門圭竈。音豆與達戶竈。竈。易
衣而出。并日而食。上蒼之不敢以疑。上不荅。不敢以
誦。其仕有如此者。儒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
志不可奪也。其憂思有如此者。儒有內舉不辟親。外
舉不辟與避同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
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聞
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讓先患難相
死也。父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儒有澡
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不知也。廕而翹之。
又不急為也。陳而伏嘉謀入告而順于外也。靜正隱進之也。粗翹明告之也。不臨深
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有

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儒有不

為戲。周禮。大宰以九兩係國家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

曰儒以道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兩去聲。任相任以事。

古今類聚 卷三

孔叢子曰。子高衣長裾。振褒袖。見平原君。君曰。吾子

亦儒服乎。子高曰。此布衣之服。非儒服也。儒服非一

也。夫儒者居位行道。則有袞冕之服。統御師旅。則不

介冑之服。從容徒步。則有若穿之服。故曰非一也。平

原君曰。儒之為名何取爾。子高曰。取包衆美。兼六藝。

動靜不失中道。

鹽鐵論曰。魏文侯式段干木之廬。非以其有勢也。晉

文公見韓慶下車而趨。非以其多財。以其克于德也。

說苑周公攝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

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誠使周公

驕而且怯。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則必貪

而尸祿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矣。

呂覽曰。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父。

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

贊。湯師小臣。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齊桓公師管

夷。吾晉文公師咎犯。隨會。秦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

儀。越王勾踐師范蠡。大夫種。此十聖人六賢者。未有

不尊師者也。今尊不至於帝。智不至於聖。而欲無尊

師。奚由至哉。此五帝之所以絕。三代之所以滅。○生

則謹養。謹養之道。養心為貴。死則敬祭。敬祭之術。時

節為務。此所以尊師也。○天子入太學。祭先聖。則齒

嘗為師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師也。

史。儒林論曰。余讀功令。學者課功著之於今。今學令是也。至於廣厲

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

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強國。故孔

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脩起禮樂。

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家
語等論則孔子歷聘諸國莫能用謂周鄭齊宋魯曰

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
因史記作春秋以寓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

多錄焉。一作廣曰錄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

侯。大者為師。傳鄉相。子夏為魏文侯師。子貢為齊魯

齊為卿。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

子路死於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

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

古今類牌 本卷上

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

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

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於咸宣之際。孟子荀卿之

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夫齊

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

儒始得脩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於是喟然歎

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

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

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

君悟之。求賢如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

恩。

魏文帝求言令曰。軒轅有明臺之義。放勳有衢室之

問。皆所以廣詢於下也。

梁武帝詔曰。屋漏在上。知之在下。上所鍾過。不能自

覺。

後魏崔白澤上太后疏曰。聖不獨明而治。愚不單

而立。是以螢火之光。猶增日月之耀。

任城王奏靈太后曰。禮有損益。事有可否。聚訟不調

古今類牌 本卷上

理宜改作。是以防川之論。小決則通。鄉校之言。擁則

敗國。召公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鄭鄉校

唐魏徵對太宗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

君能兼聽。則奸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

劉洎諫太宗持論難公卿曰。帝王之與臣庶。聖哲之

與庸愚。等級遼絕。勢不倫擬。故課愚對聖。持卑抗尊

雖思自疆。不可得已。况以神機天辯。飾辭援古而宏

其議哉。夫天以無言為尊。聖以不言為德。

陸贄言于德宗曰。人情蔽於所信。沮於所疑。忽於所

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脩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隋儒林傳序曰。儒之為教大矣。其利物博矣。篤父子。正君臣。尚忠節。重仁義。貴廉讓。賤貪鄙。開政化之本源。鑒生民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之。雖世或污隆。而斯文不墜。經邦致治。非一時也。涉其流者。無祿而富。懷其道者。無位而尊。

古今類聚

卷三

三

此齊儒林論曰。班固稱儒者流。益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行教化者也。聖人所以明天道。正人倫。是以古先哲王。率由斯道。

後魏儒林傳曰。秦承累世之基。任刑法而珍滅漢無尺土之業。崇經術而長久。雖垂是貴。魏道所以陵夷。玄風既興。晉綱於焉大壞。考九流之殿最。校四代之興衰。正君臣。明貴賤。美教化。移風俗。莫尚於儒。故皇王以之致刑措。而及敦朴。賢達以之鑄金石。而彫竹素。儒之時義大矣哉。

儒林梁越等總論曰。服衣冕。乘碧輅。陳文物。備禮容。清蹕而臨太學。袒割以食之。奉觴以酌之。酌音任斯固一時之盛事也。

王褒庾信傳論曰。周氏創業。運屬陵夷。纂遺文於既喪。聘奇士如弗及。荆衡杞梓。東南竹箭。備器用於廟堂者衆矣。唯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籠于一代。是時世宗雅詞。雲委滕趙二王。彫章間發。咸築宮虛館。有如布衣之交。朝廷之人。閭閻之士。莫不忌味於遺韻。眩精於末光。猶立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

古今類聚

卷三

三

宋詹初曰。儒者人之需也。前聖需之以繼。後學需之以開。君需之以奠其位。臣需之以稱其任。百姓需之以若其生。天地需之以成其能。

劉珙告寧宗曰。世儒多病漢高不悅學。輕儒生。不知高帝所不悅者。特腐儒俗學耳。使其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道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當不止此。

陳氏曰。堯舜禹湯文武更授受。中天地為三綱五常之主。臯陶伊傳周召。又相與輔相。施諸天下為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任。乃集群聖之法。作六經為

萬世師。

元高智耀對憲宗曰。儒者所學。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自古為國家者。用之則治。不用則否。養成其材。將以致用也。

明宋濂儒解曰。上戴天下履地。中函人。一也。天不足為高。地不足為厚。人不足為小。此儒者之道。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為三也。司馬遷以儒與五家並列。荀卿謂儒有大小。楊雄謂通天地人曰儒者。要皆不足以知儒也。必學宗孔子。然後無愧於儒之名也。然則儒

亦有異乎。曰。有之。位不同也。三皇儒而皇。五帝儒而帝。三王儒而王。皋陶伊傅周召儒而臣。孔子儒而師。其道則未嘗不同也。

陳建論 高皇置中書省。召諸儒。曰。時方草創。兵戈倥傯。成敗未可知。而即以崇儒興學為首務。此豈尋常群雄所及。抑前代創業諸君。未見有此。

吳沉孔子封王。辯曰。夫子之澤。不被於當時。而其教實垂於萬世。褒之以王者之貴。曷若事之以師之尊乎。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古者治教之職不

分。君即師也。師即君也。二帝三王。盡君師之責者也。若夫子。則不得為君而為師者也。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彼以王爵之貴。為隆於稱師者。習俗之見也。

睦親

比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同人象曰。君子以類族辨物。○六二。同人于宗。○家人象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初九。閑有家。○睽象曰。睽宗噬膚。往有慶

也。○序卦傳曰。傷于外者。必及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睽。故受之以睽。

堯典曰。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伊訓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於四海。○旅獒曰。分寶玉於伯叔之國。時庸展親。

小雅伐木曰。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大雅行葦曰。戚戚兄弟。莫遠具迺。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左傳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秦伯虞仲大王之昭也秦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甚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偏乎親以寵偏猶尚害之況以國乎○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

古今類聚

卷三

七

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郇雍曹滕畢原鄭郕文之昭也邠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弃鄭親其若之何庸勲親親昵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孽從昧與頑用器姦之大者也弃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

有平惠之勲又有厲宣之親弃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囂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

古今類聚

卷三

七

大傳曰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繆與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周禮太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史三王世家論曰王者疆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諸侯王表曰支郡名山岐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

國不過十餘城。小國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乘其阨塞地利。強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

文帝紀。宋昌折張武等曰。高帝王子弟。犬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也。六韜曰。如磐石。

漢元帝望書賜王太后曰。夫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患咎之首。莫大於內離。

梅福上書成帝曰。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

古今類聚

卷三

十一

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通。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勢凌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也。

史弼上桓帝疏曰。帝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通。與骨肉之恩。遂曹植上魏文帝疏曰。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

曹周論封建曰。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根蔭。條落者本孤。○與民共其樂者。故天下同其憂。與民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

向斯戒子書曰。天地和則萬物生。君臣和則國家平。九族和則動得所求。靜得所安。

齊蕭穎胄檄曰。運不常夷。有時而陂。數無恒剝。否極則亨。昔商邑中微。彭常投袂。大彭漢室方昏。虛年效。

古今類聚

卷三

十一

節。朱虛故風聲永樹。卜世長久者也。宣敏曰。開磐石之宗。漢室於是惟永。建維城之固。周祚所以靈長。昔秦皇置牧守而罷諸侯。魏后昵諂邪而疎骨肉。遂使宗社移於他族。神器傳於異姓。此事之明。甚於觀火。然山川設險。非親勿居。是以明者防於無形。安者制其未亂。方可慶隆萬世。後周史論甄蔡二公曰。自古受命之君。及守文之主。非獨異姓之輔也。亦有骨肉之助焉。其茂親有魯衛梁楚。其疎屬有凡蔣荆燕。咸能飛聲騰實。不泯於百

代之後。我義馬足以躡轡於前載矣。躡發轡也。相如賦車所躡轡。

隋外戚傳序曰。歷觀前代外戚之家。乘母后之權。以取高位厚秩者多矣。然而鮮有克終之美。必罹顛覆之患。何哉。皆由乎無德而尊。不知紀極。忽於滿盈之戒。罔念高危之咎。故鬼瞰其室。憂必及之。夫其誠著艱難。功宣社稷。不以謙冲自牧。未免顛蹶之禍。而况道不足以濟時。仁不足以利物。自矜於已。以富貴驕人者乎。此呂霍。上官。梁冀。鄧。所以繼踵而亡滅者也。

古今類聚

卷三

九

宋程子曰。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立宗子則人知重本。朝廷之勢自尊矣。古者子弟從父兄。今也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人之所以順從而辭者。以其有尊卑上下之分而已。苟無以聯屬之可乎。

衛膚敏對高宗曰。事母后莫若孝。待戚屬莫若恩。順以非法。非所謂孝。處以非分。非所謂恩。

宗室傳論曰。宋承唐制。宗王襁褓。即裂土而爵之。然名存實亡。無補於事。世代既遠。恒產漸約。去士庶之

家不甚相遠。靖康之亂。蹶不復起。論者咎其無封建之實。故不獲維城之助焉。

陳比溪曰。古人繼嗣。太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取其一氣脉相為感通。可以嗣續無間。此亦至正大公之舉。而聖人所不諱也。春秋鄆子取莒公子為後。故聖人書曰。莒人滅鄆。非莒人滅之也。以異姓主祭祀。滅亡之道也。秦以呂政絕。晉以牛胤絕。

元李謙疏曰。宗親為王室之藩屏。人主之所自衛者也。大分既定。尊卑懸殊。必恩意俯逮。然後得盡其歡心。

古今類聚

卷三

九

高巍上建文疏曰。昔賈誼見漢諸侯強盛。故假指股為喻。今臣以一身百體為譬。上乃天君一心也。所謂具衆理而宰萬物。百體從命者也。各處親王。乃五臟耳。目口鼻手足也。五臟酸甜嗜欲不同。手足安逸亦異。目好色。耳好音。鼻好臭。口好甘。皆本乎心。天君隨其百體之好。則失主宰之道。不隨則擾亂吾心。故醫書云。智者能調五臟和。不惟無腹心之疾。而疥癬之疾亦不生矣。

楊一清曰自古有天下者據春秋褒紀詩美申伯黜
漢而降日寢廣博顧使之預政干紀恃恩而驕傾軼
顛覆者比比也國朝禮遇外戚雖極貴寵例不治事
故凡姻婭帝室皆得保祿位不失令名

同姓諸王傳論曰凡王者皆近塞下城郭富於曹滕
兵車雄於魯衛莫不傳以元侯嗣以宿將權崇制命
勢匹撫軍制命左右人君以制命為義撫肅清沙漠

則壘帳相望締好宗潢則輶輪不絕蓋草昧利於建
侯板蕩維於宗子斟酌周漢而衣食於縣官寧有屋

古今類聚

卷十

末之憂懲創宋唐而綴旒於下國必無坑沉之禍世
平自是以展親時危不難於役振此思王之所以控
表宋侯之所以畫策者也迨其弊也磐石雖堅體解
莫解葉高進賈誼之策而齊黃竟晁錯之謀凌逼既
深猜忤遂積靖難以後矯枉監覆益篤因心宣德初
天子攬綱結網尋求日嚴賢傳終老於梁園懿親絕
踪於魏闕即使力如晉鄭力如晉鄭左傳周無假於
勤周頑如吳楚何緣而抗漢

傳始

坤六四象曰括囊無咎慎不害也○文言曰積善之

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非一朝一夕之

故也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辯也○需九三

象曰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言能慎之于始則無寇可致○訟象

曰君子以作事謀始○革九三革言三就言三就而始有孚象曰

革言三就又何之矣革言三就而始○震初九象曰震

來虩虩恐致福也呖言啞啞後有則也○歸妹象曰

君子以永終知敝○繫辭初六藉用白茅無咎何謂

也子曰苟措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

古今類聚

卷十

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無

所失矣○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

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

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無咎

仲虺誥曰慎厥終惟其始○太甲曰既往肯師保之

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德惟治

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

厥與惟明明后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

民事惟艱無安厥位惟危謹終于始○咸有一德曰

民事惟艱無安厥位惟危謹終于始○咸有一德曰

民事惟艱無安厥位惟危謹終于始○咸有一德曰

民事惟艱無安厥位惟危謹終于始○咸有一德曰

終始惟一。○其難其慎。○說命曰。應善以動。動惟厥時。○召誥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王其德之用。○蔡仲命曰。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畢命。罔曰民寡。惟慎厥事。

大雅蕩之曰。天生蒸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小雅曰。賓之初筵。溫溫其恭。此衛武公悔過而作言始敬而終肆也。

左傳。鄭太叔文子曰。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

○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無始亂。無怙富。○胡傳

古今類聚 卷五

曰。桓公威令加乎四海。幾于改物。然不能慎終如始。

付託非人。柩方在殯。四隣謀動其國家而莫之恤。至于九月而後葬。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矣。

家語。后稷廟有金人。背銘曰。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焄焄不滅。炎

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拔。將尋斧柯。謂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

之門也。

太公金匱黃帝曰。子之居上。搖搖恐夕不至朝。

呂覽曰。趙襄子攻翟勝。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今君有憂色。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

行無所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

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也。

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

福及後世。齊荊吳越。皆常勝矣。而卒取亡。不達乎持

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

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加。

古今類聚 卷五

大義

善持勝者。以術疆弱。此戰勝之始而即知戒故不至於好戰

淮南子曰。鴻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箴之。則靡而無

形矣。及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所成也。則背負

青天。膺摩赤霄。翔乎荒忽之上。彷徨乎虹霓之間。

雖有勁弩利繒。微繳。蒲且子之巧。蒲且音蒲。雖亦弗善射。見莊子。

能加也。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罽裳而涉也。及乎

下洞庭。驚石城。經丹徒。起波濤。舟航一日不能濟也。

新書曰。非以小善為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為一。足

以亂國家也。當夫輕始而傲微。則其流而今至於大

亂是故子民者謹焉。彼人也登高則望。臨深則窺。人之性非窺且望也。勢使然也。夫事有逐奸。勢有召禍。老聃曰。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管仲曰。備患於未形。上也。語曰。燒燒弗滅。災奈何。萌芽不伐。且折斧柯。智禁於微。次也。事之適亂。如地形之惑人也。機漸而往。俄而東西易面。人不自知也。故墨子見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繆千里也。

董子曰。為人君者。謹本詳始。敬小慎微。

說苑曰。魯哀侯棄國而走。齊使曰。君何年之少而

古今類史

卷之

七

棄國之蚤。魯哀侯曰。臣始為太子之時。人多諫臣。臣受而不用也。人多愛臣。臣受而不近也。是則內無聞而外無輔也。是猶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爵從黃口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修身正行。不可以不慎。嗜欲使行虧。讒諛亂正心。衆口使意回。憂患生於所忽。禍起於細微。不深念遠慮。後悔當幾。

何。夫微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欲者。逐禍之馬也。讒諛者。窮辱之舍也。取虐於人者。趨禍之路也。故曰。去微幸。務忠信。節嗜欲。無取虐於人。則稱為君子。名聲常存。志於不報。禍生於多福。安危存於自處。不因在於蚤務。存亡在於得人。慎終如始。乃得長久。能行此五者。可以全身。

尸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者響也。行者影也。是故慎而言。將有和之。慎而行。將有隨之。

古今類史

卷之

七

殷康明慎曰。車之上無冲尼。覆車之下無伯夷。蓋言慎也。

冊府元龜曰。克謹於事。是謂周防。能慎其言。終亦寡悔。若乃多知而守約。居安而慮危。素履是敦。庸行斯執。引古為鑑。非禮勿動。恭事上之節。戒不密之失。脩身絜矩。閑邪杜漸。罔欺暗室。靡雜塵游。跬步之間。顛沛於是。在少而立。雖老彌篤。茲乃終君子之道焉。史子貢對晉君曰。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

秦申君告秦昭王曰。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千隧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

高堂隆上魏文帝疏曰。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聖賢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於不亡。

晉史曰。見土地之廣。謂萬葉。而無虞。觀天下之安。謂千年而永治。不知處廣以思狹。則廣可長廣。居治而忘危。則治無常治。

武帝臨終制曰。志欲就於昇平。行先迎於禍亂。是猶

古今類聚

卷五

五

將遠越者。指沙漠以遵途。欲登山者。涉沿航而覓路。所趨愈遠。所尚轉難。南北倍俗。高下相反。求其至也。不亦難乎。是以君子防其始。聖人開其端。

劉頌言於晉武曰。天下大器。一安難傾。一傾難正。故慮經後世者。必精目下之政。

唐高宗紀曰。朝廷。天下之本也。人君者。朝廷之本也。始即位者。人君之本也。其本始不正。欲以正天下。其可得乎。

張玄素諫承乾太子游畋曰。禍福之來。皆根於初。謹

終若始。猶懼其替。始不謹焉。終將安歸。

宋龔慎議諭劉錄曰。人之情。端坐而思之。意滄海可涉也。及風濤驟興。奔舟失馭。與夫坐思之時。蓋有間矣。是以智者慮於未萌。機者重其先見。固難於其易。居存不忘亡。

呂夏卿對仁宗曰。天下之勢。不能常安。當於未然之前。救其敝。

邵子曰。夫名也者。實之客也。利也者。害之主也。名生於不足。利喪於有餘。害生於有餘。實喪於不足。此理

古今類聚

卷五

五

之常也。養身者必以利。貪夫則以身徇利。故害生焉。立身必以名。衆人則以身徇名。故實喪焉。竊人之財。謂之盜。其始取之。唯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唯恐其多矣。夫賄之與賊。一物也。而兩名者。利與害故也。竊人之美。謂之微。其始取之。唯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唯恐其多矣。夫譽之與毀。一事也。而兩名者。名與實故也。凡言朝者。萃名之所也。市者。聚利之地也。能不以爭處乎其間。雖一日九遷。一貨十倍。何害生。實喪之有耶。是知爭也者。取利之端也。讓也者。趨利

之本也。利至則害生。名興則實喪。利至名興而無害。生實喪之患。惟有德者能之。

施師點對寧宗曰。自古人君。快意所為。忽其所當戒。其後未有不悔者。

金完顏素蘭上宣宗。曰。善救亂者。必迹其亂之所由生。善革弊者。必究其弊之所自起。

郝經奏議曰。圖天下之事。於未然則易。於天下之事。於已然則難。已然之中。復有未然者。使往者不失而。來者得遂。是尤難也。

古今類

卷八

忠

侍臣對。高廟曰。女寵之禍。始於嬖愛。外戚之禍。始於怙恩。宦官之禍。始於預政。

揭若林曰。禍福之微。皆自其始。如人之作一善。則自。已之精神自然舒暢。作一不善。則其精神亦慚惶不。快。此其幾也。及其將著。則言語動作之間。自然發見。矣。何待於人之觀察哉。無所養者。泛泛接之。豈能知。哉。靜虛之久。物來自見。不待思索。故謂至誠如神也。

謹微

坤爻象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復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以養微陽。○大畜六四。童牛之牯。元吉。以特施橫木于牛角。以防其觸。及其童而制之。

○豐象曰。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

死于人乎。況于鬼神乎。言人當謹其漸。不使過中。○既濟象曰。君

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

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

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幾

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

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以君子安而不忘

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

也。易曰。其亡其亡。係于苞桑。包桑根盤結極固。○其出入以

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無有師保。如臨父

母。

益稷謨禹曰。帝慎乃在位。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

益稷謨禹曰。帝慎乃在位。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

惟動不應後志與以審事之發康以省事之○五子

歌曰予視天下匹夫匹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

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稟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

人上者柰何不敬○太甲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

則釋以射喻事當審○說命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

備無患○秦誓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洛誥公曰

孺子其朋其朋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絕王言

若狗朋比之私始○蔡仲命曰為善不同同歸于治

為惡不同同歸于亂尔其戒哉○君牙曰心之憂危

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小雅小弁曰莫高非山莫淦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

屬于垣言恐人聞之○大雅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

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

未有害本實先撥揭本根○抑曰謹爾侯度用戒不

虞○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予舌言不可逝矣無

言不讎無德不報○無曰不顯莫予云觀○桑柔曰

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病維此聖

人瞻言百里所見者遠維彼狂人覆狂以喜不知

左傳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

焉絕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

學記曰禁于未發之謂豫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

國語曰伐本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

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君以國為易其難也將

至矣君以國為難其易也將至矣

家語金人背銘曰多言多敗多事多惡安樂必戒無

所行悔○子貢曰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有投人

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乎事未發而先聞者死矣

三覽曰使治亂存亡若高山之與深谿若白堊之與

墨漆堊白飾也漆也大記既練居堊室堊新則

無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亡則不然如可知

如不可知如可見如不可見故智士賢者相與積心

愁慮以求之猶尚有管叔蔡叔之事與東夷八國不

聽之謀故治亂存亡其始若秋毫察其秋毫贖大物

不過矣魯國之法魯人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

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而讓不取其金

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

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拯溺。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賢主謹小物以論好惡。巨防容螻而漂邑殺人。突洩一燥而焚宮燒積。將失一令而軍破身死。主過一言而國殘民辱。為後世笑。○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淮南子曰。天地之大。可以矩表識也。日月之行。可以曆推得也。雷霆之聲。可以鼓鍾寫也。風雨之變。可以

古今類

卷一

卷一

音律知也。故由微可以知著。○之快不足以承善。積快而為德。一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為怨。故三代之稱。千載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載之積毀也。

新語曰。夫建大功於天下者。必先脩於閭門之內。垂大名於萬世者。必先行之於纖微之事。是以伊尹負鼎。屈於有莘之野。脩達德於草廬之下。躬執農夫之作。意懷帝王之道。身在衡門之裏。志圖八極之表。故釋負鼎之志。為天子之佐。曾子孝於父母。昏定晨省。調寒溫。適輕重。勉之於糜粥之間。行之於衽席之上。

而德美重於後世。此二者修之於內。著之於外。行之於小。顯之於大。夫力學而誦詩書。凡人所能為也。堯欲移江河動太山。故人力所不能也。如調心在己。自容于一念。背惡向善。不貪於己。不苟於利。分財取寬。服事取勞。此天下易知之道。易行之事也。豈有難哉。韓詩外傳曰。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故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

古今類

卷一

全國者亦難矣。

抱朴子曰。小善雖無大益。而不可不為。細惡雖無近禍。而不可不去。

史蘇秦說楚王曰。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也。

十二諸侯表曰。紂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

賈誼治安策曰。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

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

決。國制槍攘。非甚有紀。胡可為治。論撰錄

袁盎對文帝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

衡。聖主不乘危而徼倖。不垂堂。恐墜屋中人。也。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

伍被諫淮南王曰。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

聖人萬舉萬全。

漢陳忠上安帝疏曰。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是以

明者慎微。智者識幾。

古今類聚

蔡邕釋誨曰。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

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冲。取諸天紀。

王符浮侈篇曰。貧生於富。弱生於強。亂生於化。危生

於安。是故明主之養民。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

萌。以斷其刑。

丁鴻上和帝疏戒用外戚曰。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涓

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慈青。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人

莫不忽於細微。以致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

之後。未然而明鏡也。

吳公孫淵等諫孫權曰。夫帝王者。萬國之元首。天下

之所繫命也。是以居則重門擊柝。以戒不虞。行則清

道案節。以養威嚴。蓋所以存萬安之福。鎮四海之心。

魏曹叅論封建曰。聖王安而不逸。以虞危也。存而設

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枝之憂。天下有變

而無傾危之患。

邵銳對晉武曰。國亡末世者。未始不為衆邪所積也。

方其初作。必始於微。微而不絕。其終乃著。天地不能

頓為寒暑。人主不能頓為隆替。故寒暑漸於春秋。隆

替起於得失。

古今類聚

北魏崔浩曰。見瓶水凍。知天下之寒。嘗肉一傷。識饑

中之味。

唐玄宗紀曰。開元之盛。幾致太平。及侈心一動。窮天

下之欲。不足為其樂。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考

其始終之異。其性習之相遠也。

劉蕡策曰。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

不敢盡言。忽而不用。必泄其言。言而不行。必嬰其禍。

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禍。欲盡其意。則有害成

之憂。

謝偃惟皇誠德賦序曰。治忘亂。安忘危。逸忘勞。得意忘失。西者人主莫不然。然以瑤臺為麗。而不悟南巢之禍。辛以象箸為華。而不知牧野之敗。是以聖人處宮室。則思前王所以亡。朝萬國。則思已所以尊。巡府庫。則思今所以得。視功臣。則思其輔佐之始。見名將。則思其用力之初。如此則人無易心。天下何患不化哉。張廷珪曰。古有多難興邦。殷憂啓聖。蓋事危則志銳。情苦則慮深。故轉禍為福也。誠願約心削志。考前王

古今類聚

卷一

之書。敦素樸之道。毋輕堯舜而不法。毋思秦漢以自高。

宋程子曰。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至於既衰而後戒。則無及矣。狂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則孽孽萌。是以浸淫滋蔓而不知亂亡之相尋也。

邵子曰。復次剥。明治生於亂乎。始坎夫。明亂生於治乎。時哉時哉。未有剥而不復。未有夫而不殆者。防乎其防。邦家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

謂易之大綱。○人之所謂親。莫如父子也。人之所謂

疎。莫如路人也。利害在心。則父子過路人遠矣。父子之道。天性也。利害猶或奪之。況非天性者乎。路人之相逢。則過之。固無相害之心焉。無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則路人與父子。又奚擇焉。路人之能相交。以義。又何況父子之親乎。夫義者讓之本也。利者爭之端也。讓則有仁。爭則有害。仁與害。何相去之遠也。遼梁襄疏曰。患生於不戒者多矣。西漢崇用外戚。而有王莽之禍。梁武好納叛降。而有侯景之變。

古今類聚

卷一

胡寅曰。陰陽之運。天地之化。物理人事之始終。皆自芒息毫釐。以至於不可禦。故修德者矜細行。圖治者憂未然。○甘言卑辭。啓僥倖之途。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竊之原。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莒邲對孝宗曰。盈虛之理。隱於未然。治亂之分。生於所忽。

真西山曰。無妄也。不欺也。悠久不息也。盡此三者而誠之。體具矣。何謂無妄。就乎真實而不雜以虛偽是也。何謂不欺。戒謹乎其有所不睹。恐懼乎其有所不聞。是

也何謂不息。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是也。此三者有一之未至焉。則去聖遠矣。姑舉其樂言之。實奢而文之以儉。實暴而掩之以仁。所樂者諛佞。而外為納諫之名。所愛者奸邪。而謬為敬賢之貌。此妄也。非誠也。修飾於大庭廣衆之中。而放肆於深宮燕閑之地。矯揉於親近君子之際。而發露於昵比小人之時。此欺也。非誠也。敬畏未幾而慢忽繼之。儉約未幾而侈泰隨之。勤怠之靡常而暴寒之不一。凡此者皆非誠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其應之速也。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言其實之易彰也。苟意念少差。則觀感立異。豈不甚可畏哉。

古今類聚

卷一百一十五

李

元許魯齋曰。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之所界。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也。知其為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為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為者矣。

高廟論持身保業之道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於微。終貽大患。不防於小。

終虧大德。常人且然。況人君乎。

薛宣曰。一念不謹。即作狂之端兆。一念能謹。即作聖之端兆。充其極。則堯桀分矣。

布政陳選奏番人入貢。所過震驚。曰。西旅貢獒。召公進諫。越裳獻雉。周公致規。蓋不惟防玩好之漸。實以杜窺伺之萌也。

章懋諫元宵燈疏曰。漆器之作。何損於德。而舜則止之。旨酒之甘。何害於事。而禹則絕之。露臺之費。不足為奢。而漢文則已之。彼聖賢之君。何汲汲於是哉。正

古今類聚

卷一百一十五

李

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故耳。

李夢陽應詔止書曰。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身之安。莫如去其病。欲其利。莫若祛其害。欲令終而金安。莫如使漸不可長。

葉居升萬言書曰。天下趨于治也。猶堅冰之將泮也。冰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脉微動。然後使之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

楊慎環語曰。燔黍。太享之濫觴也。土鼓。雲門之

卷一百一十五

李

新選古今類腴卷之四

君道類四 節儉 詔令 創守 文武 建儲

朝巡聘享

節儉

賁父曰。賁於丘園。束帛戔戔。○節豕曰。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彖曰。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三爻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四象曰。安節之享。承上道也。○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古今類腴

太恭

旅焚由。無有遠邇。畢獻方物。唯服食器用。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太甲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無逸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周官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畢命曰。怙侈滅義。將由惡終。○葛覃曰。薄汚我私。薄澣我衣。○羔羊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紵。

左傳。君子作法於京。其敝猶貧。作法於貪。將若之何。

禮子產作。刺其桶非禮也。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後

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之大惡。無乃不可乎。

共音恭。○胡傳曰。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

臺。以候四時。去國築臺于遠而不緣占候。是為遊觀

之所。厲民以自樂也。春築臺于郊傳

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必于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

國用。因地大小。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

量入以爲出。○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器。寢不踰

廟。○檀弓。曾子曰。國無道。君子耻盈禮焉。國奢則示

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坊記曰。聖人之制富貴

也。使君富不足以驕。貧不至于約。貴不嫌于上。制國

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宮富不過百乘。

家語。子曰。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

管子曰。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

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入于具

用。則上下相疾也。

鹽鐵論曰。官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用之

蠹也。衣服靡廉。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之食。五穀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目侈於五色。耳營於五聲。體極輕肥。口極甘脆。故國病聚不足則政急。人病聚不足則身危。

淮南子曰。夏日之不被裘者。非愛之也。燠有餘於身也。冬日之不用簋者。非簡之也。清有餘於適也。夫聖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於已而已。日開以東謂夏。以西謂有原本。作雙音裁。○堯之有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斷。大路不畫。越席不緣。大羹不和。粢食不穀。粢音穀。一斛春為八斗也。

古今類廉

本義

三

荀子曰。為之瑣瑣刻鏤。黼黻文章。使足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為之鐘鼓管磬琴瑟竿竽。使足以辨吉凶。令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為之宮室臺榭。使足以辨燥濕養德。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

韓非曰。聖人之治。藏於民。不藏於府庫。

韓詩外傳曰。夫土地之生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失其位也。

史李斯對二世曰。堯之有天下也。采椽不斷。茅茨不

剪。通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靡裘。夏日葛衣。糲糲之食。藜藿之羹。雖監門之養。不蔽於此矣。糲音水。糲音水。糲音水。

公孫弘傳論曰。蓋開治國之道。富民為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昔者管仲相齊。有糾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其奢侈擬於君故也。夏禹卑宮室。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始之盛也。德優矣。莫高於儉。儉化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親。爭訟之獄息。斯乃家給人足。刑措之本也。

古今類廉

本義

申

漢楊雄曰。聖文躬服節儉。緣衣不敝。革鞜不穿。入厦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官賤玳瑁而踈珠璣。却翡翠之飾。除彫琢之巧。惡華麗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曼衍之樂。憎聞鄭衛幻聒之聲。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鞜音恰。索也。猶今胡人打腰。荀子給如金石。

高堂隆上魏文帝曰。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憂蕭牆之變。而修長城之役。

晉范弘之議謝石謚曰。夷吾受謗於三歸。平仲派美於約已。自頃風軌陵遲。奢僭無度。蕭耻不興。利競交

馳。漢文襲弋綈之服。諸侯猶倣。武帝焚雉頭之裘。靡
服不息。良由儉德雖彰。而威禁不肅。道自我建。而刑
不及物。

齊祖思政事。曰。歷觀帝王。未嘗不以約素興。侈麗
亡也。故能體唐成儉。踵虞為樸。寢殿則素不卑構。饌
器則陶甒充御。瓊簪玉筩。碎以為塵。珍裘繡服。焚之
如草。斯實風高上代。民偃下世矣。

蘇綽奏周文書曰。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
人易充。善人易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

古今類聚

卷一百一十五

五

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

後魏澄王諫高祖表曰。食土簋而嬌德昭。卑宮室而
禹功盛。章臺嚴而楚力衰。阿房壯而秦力竭。

高克上世祖疏曰。天地無私。故能覆物。王者無私。故
能包養。昔之明王。秉至公以宰物。故藏金於山。藏珠
於淵。示天下以無私。訓天下以至儉。故美聲盈溢。千
載不衰。

唐徐賢妃諫伐遼曰。捐有盡之農功。趨無窮之巨壑。
圖永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地廣者非常安之術。

人勞者為易亂之符。○有通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
君。以樂樂身。忘驕於業。泰體逆於時安。

魏徵上太宗書。漸曰。初役已以利物。隨縱欲以勞民。
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諸心。

諸遂良對太宗。怪問。諫舜造漆器曰。雕琢害農力。纂
組傷女紅。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止。必金為
之。金又不止。必玉為之。故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及
夫橫流。則無復事矣。

陸贄曰。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
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
不足。生物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先生

古今類聚

卷一百一十五

本十

立程。量入為出。雖遇蓄難。下無困窮。理化既衰。則乃
反是。禁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用之
盈虛。在手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
虛必盈。

宋曾鞏曰。用財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財
無節。則天下雖富。其貧易致也。漢唐之始。天下之用
嘗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財有節。故公私有餘。而致天

下之富焉。漢唐之盛時。天下之用。常裕矣。武帝明皇。不能節以制度。故公私耗竭。而致天下之貧焉。○前世于凋弊之時。猶能易貧而為富。今以全盛之勢。用財有節。其所省者一。則吾之一也。所省者二。則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難。吾之所易。不論可知也。

劉元城曰。夫錦綉珠玉。世之所有也。已不好之。則不用。而乃焚之於前殿。此好名之心也。好名之心衰。則其奢侈必甚。此必至之理也。故當時識者。見明皇焚珠玉。知其必有末年之弊。

古今類聚

卷一百一十五

十

李宗勉告孝宗曰。欲財計之。豈莫若節國用。善為國者。常使財勝事。不使事勝財。苟浮費泛用。則漏卮難盈。蠹木易壞。設有緩急。必將窘調度而失事機。

范師道告理宗曰。必求安節之亨。毋昭不節之咎。節之又節。則官闈之費差省。帑藏之積自充。上用足而下不匱矣。

范師道曰。寵幸太過。則驕慢之心生。恩澤不節。則無厭之怨起。

金陳規上宣宗疏曰。昔日衛文公乘狄人滅國之餘。焚

屠楚丘。纓革車三十兩。乃躬行儉約。冠大帛之冠。衣大布之衣。季年致駟牝三千。遂為富庶。漢文帝承秦項戰爭之後。四海困窮。天子不能具鈞調。乃示以敦朴。身衣弋綈。足履革舄。未幾天下富安。曰。夷咸服。

高廟與侍臣論儉曰。不可儉者祭祀。然祭不可瀆。不可儉者賞賚。然賞不可濫。○高廟以大明宮制度不侈。喜謂侍臣曰。人主嗜好。所繫甚重。躬行節儉。方能養性。崇尚侈靡。必至喪德。

古今類聚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目之娛。玩好之失。○高皇不許親王宮室飾彩。曰。惟儉養德。惟侈蕩心。居上能儉。可以導俗。居上而侈。必至屬民。茅茨卑宮。堯禹以崇聖德。阿房西苑。秦隋以失人心。

劉基擬連珠曰。俗有厚薄。運有廢興。故去偽就真者。盛之兆。捨實徇華者。衰之徵。是以豔歌妖舞。末世所好。奇技淫巧。先王所懲。

王恕言貢獻太多。曰。古之明王。有投珠抵璧。却千里馬。焚雉頭裘者。非不知珍玩之奇愛也。恐因而妨政。

害事所以投之抵之焚之却之以固結人心為宗社計也。

詔令

姁象曰。天下有風。后以施命誥四方。○巽象曰。君子以申命行事。○渙爻曰。渙汗其大號。

舜典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咸有一德。俾萬姓咸

曰大哉王言。○說命曰。工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

臬令。○多方。王若曰。猷告爾四國。一方。○周官曰。欽

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

大雅抑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辰時也。言以時權告也。○公劉

曰。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禮運曰。其降曰命。其官于天也。言命以法天為主官主也。○緇衣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

人不倡遊言。

左傳。楊解對楚子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

○季文子謂晉使趙穿曰。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

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敵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

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

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穀梁傳曰。為天下主者

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

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

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

管子曰。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均之

上。據竿而欲定其末。○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

在埏也。唯陶之所以為。猶金之在爐也。冶之所以鑄

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

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埴埴上也。書廢土埴埴也。打是也。老子埴埴也。

古今類聚

○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衆物之象也。各立

其所職以待君令。群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

乎。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也。如影

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此治之道也。

○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

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

必勝。爭不必固矣。○夫亡國陪家者。非無壤土也。其

所事者非其功也。夫凶歲霍旱。非無雨露也。其燥濕

非其時也。亂世煩政。非無法令也。其所誅賞者非其

人也。○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害人則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貴有以行令也。○法立而民樂之。令出而民行之。法令之合於民心。如符節之相傳。傳音則主尊顯。故曰令者君之尊也。○人主出言。不逆於民心。不悖於禮義。其所出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母之親。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

古今類聚

卷一百一十五

法法

衆。此言之不可復者也。故明主不言也。故曰。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威勢分於臣。則令不行。○令下而民從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天以時為權。地以財為權。人以力為權。君以令為權。韓非子曰。好以智矯法。時以行雜公。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也。行私也○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勸之事。大衆而數指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

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而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勸諭也。澤者膏液之意。

呂覽曰。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高宗天子也。即位諒闇。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懼。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惟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古之天子。其重言如此。故言無遺者。遺失也史公子成告趙王曰。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今行為上。

古今類聚

卷一百一十五

法法

漢陳興疏曰。夫赦令者。將與天下更始。誠欲令百姓改行潔已。全其性命也。往者有司多舉奏赦前事。累憎罪過。誅陷無辜。殆非重信慎刑。酒音洗義亦同心自新之意也。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必弘雅。詞必溫麗。垂於後世。列於典經。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從周室之郁郁。華虞諫改詔令曰。昔之聖王。不愛千乘之國。而惜桐葉之信。所以重至尊之命。而達萬國之誠也。詔書頒下。被于遠邇。莫不鳥騰魚躍。喜蒙德澤。今一旦奪既

往之詔收已謝之施臣竊以為不可

宋鄭鮮之議沈叔任疾去官曰夫事有相權故制有與奪此有所屈而彼有所申未有理無所明事無所獲而為永制者也

梁武帝詔曰朝四而暮三衆狙皆喜名實未虧喜怒為用

隋柳或疏曰唐虞象地則天布政施化不為業勝是謂欽明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故知人君出令誠在煩數

古今類聚

卷四

信

後魏孫紹上靈太后疏曰今之為體即帝王之身也分處百揆之儀安置九服之節經緯三才之倫包羅六卿之職措置風化之門作用賞罰之要乃是有為之樞機世法之大本也

唐魏徵雨溢陳事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不誠之令君子弗為也

陸贄疏曰欲收人心惟在赦令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夫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

者益不臻故誨過不得不深引咎不得不盡招過不可不廣潤澤不可不弘使天下聞之靡然一變人人得其所欲安有不服哉○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出在誠一不誠心莫之保一不信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匹夫不誠無復有事况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

宋劉安世曰昔之善觀人國者不視其政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張弛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惟其慮之既臧發之不安而持以必行則堅如

古今類聚

卷四

信

金石信如四時敷天之下莫不傾耳承聽聳動厭服此聖人所以鼓舞萬民之術也傳曰今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慎重之意也與同滕子濟曰惻怛愛民之詔徒為空言而百姓不被其恩哀痛責躬之令不着事實而四方不以為信辛棄疾讀紹興之詔曰使此詔出於紹興之前可以無事仇之大恥使此詔行於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以此詔與仇敵俱存也悲夫

明劉基曰刑威令也其法至於殺而生人之道存焉

赦德令也。其意在於生而殺人之道存焉。

創守

革豕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盤庚曰。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武成王若曰。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勳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大誥曰。若

古今類聚

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舊。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

大雅下武曰。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於

京。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昭哉嗣服。○昭茲

來許。繩其祖武。○大雅文王有聲曰。貽厥孫謀。以燕

翼子。○周頌武曰。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

周頌天作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

彼徂矣。岐其夷之行。子孫保之。

山雖險而人往歸之行若平夷也。

左傳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

史商君立法辨甘龍曰。三王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伯。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司馬錯對張儀曰。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道隨之矣。秦紀載賈誼論曰。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

古今類聚

秦

七

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

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叱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罷弊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非銛於鉤戟長鎗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

古今類聚

卷一

七

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也。然秦以區區之地，致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利也。錄音健。利也。錄音健。

漢武帝本紀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

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茂俊，與之立功，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畧，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異姓諸侯表曰：漢亡，無尺土之階，縣一劔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承，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鑄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

叔孫通說高帝起朝儀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古今類聚

卷一

七

蜀費詩諫不宜即漢中，習鑿齒議之曰：創本之君，須大定而後正已。纂統之主，俟述建以定衆心，是故惠公朝虜而子圉夕立，更始尚存而光武舉號。夫豈忘主微利，社稷之故也。用能使民欣反正，世觀舊物，扶順者齊心，附逆者同懼，何推讓之有。

楊戲贊蜀先主曰：文王歌德，武王歌興，夫命世之主，樹身行道，非惟一時，亦由開基植緒，光于來世者也。吳陸沉聞都下政令多闕，乃上疏曰：德均則衆者勝。

寡力侔。則安者制危。蓋六國所以兼并於強秦。西楚所以北面於漢高也。

魏荀彧對操曰。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為累。

孫盛議宗預使吳曰。帝王之保。為道與義。道義既建。雖小可大。殷周是也。苟任詐力。雖強必敗。秦項是也。况乎居偏鄙之域。恃山水之固。而欲連橫萬里。永相資賴哉。昔九國建合從之計。而秦人卒并六合。祖述

古今類聚

太書

卷

營輔車之謀。而光武終兼隴蜀。夫以九國之強。隴蜀之大。莫能相救。坐觀屠覆。何者道德之基不固。而強弱之心難一故也。

武帝紀總論曰。自古帝王之興。誠有天命。亦賴累功。積德。方契靈心。征伐四剋。威被遐荒。驅率遺黎。奮其靈武。克翦方難。遂啓中原。垂拱人神。顯登皇極。雖冠履不暇。棲遑外土。而制作經謨。咸出長久。所謂大人利見。百姓與能。抑不世之神武也。

晉紀總論曰。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

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

陳世祖本紀曰。世稱繼體守文。宗枝承統。得失之間。蓋亦詳矣。大抵以奉而勿墜為賢能。撓而易之為不肖。其有光揚前軌。克荷曾構。曾音層固以少焉。

魏徵齊紀總論曰。觀夫有齊全盛。控帶遐阻。西包汾晉。南極江淮。東盡海隅。北漸沙漠。料甲兵之衆寡。校

古今類聚

太書

卷

帑藏之虛實。折衝千里之將。帷幄六奇之士。比二方之優劣。無等級以寄言。然其大行長城之固。自若也。江淮汾晉之險不移也。帑藏輸稅之富未虧也。帑音如

音倘金帛所藏之府也

士庶甲兵之衆不缺也。然而前王用之

而有餘。後王守之而不足。其故何哉。前王之御時也。沐雨櫛風。拯其溺而救其焚。信必賞。過必罰。安而利之。既與共其存亡。故得同其生死。後主則不然。以人從欲。損物益己。雕牆峻宇。甘酒嗜音。壓肆遍於宮園。禽色荒於外內。俾畫作夜。罔水行舟。忠信弗聞。萑菲

必入視人如草芥。從惡而順流。使閭閻當軸之權。婢媼擅回天之力。賣官鬻獄。亂政淫刑。剗削被於忠良。祿位加於犬馬。持瓢者非止百人。淮南子一瓢十搗人持則破樹者不惟一手。於是土崩瓦解。衆叛親離。顧瞻周道。咸有西歸之志。方更盛其官觀。窮極荒淫。謂黔首之可誣。指白日以自保。驅倒戈之旅。抗前歌之師。

隋房彥謙與薛道衡書曰。聖人大寶是曰神器。苟非天命。不可妄得。故蚩尤項籍之驍勇。伊尹霍光之權勢。李老孔丘之才智。呂望孫武之兵術。吳楚連磐石。

古今類聚

大書

幸

之機。產祿承母后之基。不應歷數之兆。終無帝王之位。

後魏高謙上高祖疏曰。夏德中衰。少康成克復之主。周道將廢。宣王立中興之功。國無常安。世無恒敝。惟在明王變之有方。化之有道耳。

後周史論賀拔勝曰。陳涉首事不終。有漢因而創業。賀拔元功夙頌。太祖藉以開基。不有所廢。君何以興。唐馬周上太宗書曰。歷觀夏商周之有天下。皆積德累業。恩結於人。豈無僻王。賴先哲以自免。末世創業。

之君。不務仁化。當時僅能自守。後世無遺德可思。故入主雖以大功定天下。尤當隆禹湯文武之道。使思有餘。為子孫立萬世之基。不特當年而已也。

太宗曰。玄齡與我定天下。見創業之為難。魏徵與我安天下。知守成之不易。

劉蕡策曰。秦之亡也。失於彊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彊暴則姦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彊臣竊權而震主。五代伶官傳曰。嗚呼。盛衰之情。雖曰天命。豈非人事。我觀樂泉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豈得之

古今類聚

大書

幸

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國之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於人也哉。

唐莊宗謂郭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河上。雖初寒盛暑。不以為勞。今居深官廣廈。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為心。今以一身為意。艱難逸豫。為慮不同。其勢自然也。願無忘創業之難。常如何上。則

可使繁暑坐變清涼。

宋王十朋上高宗曰。天子之孝。莫大於光祖宗。安社稷。因前王盈成而守。周成康。漢文景是也。承前世衰微而興者。商高宗。周宣王是也。先君有耻而雪之。漢宣。臣卑于唐太宗。俘頡利是也。先君有讐而復之。夏少康。滅澆。漢光武。誅莽是也。迹雖不同。為孝一也。王安石對神宗曰。人主當制法而不當制于法。當化俗而不當化于俗。

古今類聚 卷一 事 子迷

韓愈對英宗曰。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於前。子迷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漢武外事四征。內興官室。財用匱竭。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剔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為明。以識決事。上下恐懼。人情不安。章帝即位。浚鑒其失。代之以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

李綱對欽宗曰。夫創業中興。如建大廈。堂室與序。其規模可一日而成。鳩工聚材。則積非一日所致。○夫治天下。必資於人才。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才。亦足以共治。至

於艱難之際。非得卓犖瓌偉之才。則未易有濟。是以大有為之君。必有不世出之才。參贊翊佐。以成大業。元許衡疏曰。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尚退讓。

文武

華父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禹謨益贊舜曰。乃武乃文。○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禹貢曰。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大雅文王有聲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周頌雖曰。

古今類聚 卷一 事

聖哲繼人。文武維后。○魯頌泮水曰。允文允武。昭格烈祖。

左傳。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仲

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

之無文。行而不遠。魯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

宰孔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定公與齊侯會於

夾谷。孔子攝相事。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

必有文備。請具左右司馬。○公狩于郎。胡傳曰。戎祀

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

之武而威天下

雜記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弛一張。文武之道也。

國語曰。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知。文之與也。勇。文之帥也。孝。文之本也。思。文之辭也。讓。文之材也。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繇。文之象也。

呂覽曰。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

淮南子曰。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

古今類聚

本義

卷一

加者淺。則武之所制者小矣。○翟煎對惠王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動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

論衡曰。周有郁郁之文者。在百世之末也。漢在百世之後。文論辭說。安得不茂。廬宅始成。桑麻纔有。居之歷歲。子孫相續。桃李梅杏。菴丘蔽野。根莖衆多。則華葉繁茂。漢氏治定久矣。土廣民衆。義興事起。華華之言。安得不繁。夫華與實俱成者也。無華生實物希有。

之山之禿也。訖其茂也。地之瀉也。訖其滋也。

新書曰。古者聖王居有法。則動有文章。鳴玉以行。佩

玉也。上有葱珩。下有雙璜。衝牙玼珠。以納其間。琚瑀以雜之。行以采薺。趨以肆夏。玼。大也。玼。蓋。九曲。珠。用。玼。以。為。薺。禮。王。薺。作。采。薺。與。肆。夏。皆。引。玼。大。珠。蓋。大。可。知。采。薺。禮。王。薺。作。采。薺。與。肆。夏。皆。引。玼。大。珠。蓋。大。可。為。薺。行。時。歌。肆。夏。以。為。薺。玼。音。皮。本。名。玼。呼。步。

中規。拆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王銑鳴也。登車則聞鸞和之聲。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則敬御之節也。上車以和鸞為節。下車以佩玉為度。故曰。明

君在位可畏。施捨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貌可

古今類聚

本義

卷一

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夫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文。富不可為量。多不可為數。故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棣。富也。不可選。衆也。

史陸賈對高帝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說稅陳平交驩。同惟絳侯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今權。不今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

馬融上廣成頌曰。明德耀於中夏。威靈暢乎曰荒。東隣浮巨海而入享。西旅越葱嶺而來王。南徼因九譯而致貢。朔狄屬象胥而來同。斯固帝王之所以耀神武而拆遐衝者也。

刑法志曰。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濫。則武之所服者大。○時正平則

古今類腋

蓄

115

文德用。而武略之士無所奮其力能。故漢世有發憤張膽。爭膏身於夷狄。以要其功名多矣。祭彤耿秉。啓匈奴之權。班超梁慄。奮西域之略。卒能成功立名。享受爵位。薦功祖廟。勒勲于後。亦一時之志士也。

魏孫盛上疏曰。勝之以解網之仁。致之以來蘇之惠。耀之以雷霆之威。潤之以時雨之施。則不恭可歛衽於一朝。急喙可屈膝於象魏矣。魚音抱。泉有虎魚。喙音着。水驚聲。大怒也。

封徐紹孫或詔曰。聖帝明王。靜亂濟世。保大定功。文
武殊塗。勲烈同歸。是故或舞干戚以訓不庭。或陳師

擊虞上太康頌以美晉德曰邈矣聖王叅乾兩離陶
化以正取亂以奇洋洋四海率禮和樂穆穆官廟歌

光天之下莫匪帝略窮髮反景有海南北

其何北之國曰承正受朔龍驤騏驎風于華陽弓矢

素服。音謙。左傳左屬素韃。
干戈戢藏。嚴嚴南金。

業業餘皇具有大戰船雄鯨班朝造舟為梁聖明

有造。寔代天工。天地不遠。日月時邕。

古今類典

春

美

宋禮志引晉程邈表曰。夫治世尚文。遭亂尚武。文武迭用。久長之道。譬之天地昏明之術。自古以來。未有不由之者也。

鮑照河清頌序曰。制禮裁樂。惇風遷俗。文教也。殊華

通鑑。殊華異于華言是夷狄
通焉通述之獨言遠
東顧絳闕武功也

梁王僧辨曰。農山圯下之策。孔子與子貢子路顏

金匱玉帛之謀。太公金匱莫不定策扆帷。決勝千里。

周紀總論曰。驅馳戍馬之際。攝足行伍之間。時屬

能運膺啓聖。內詢惟慳。外杖材雄。推至誠以待人。

天順以訓物。英謀電發。神旆風馳。弘農建城。漢之勳
沙苑有昆陽之捷。取威定伯。以弱為強。修六官之廢
典。成一代之鴻規。德刑並用。勳賢兼叙。遠安邇悅。俗
阜人和。億兆之望有歸。揖讓之期允集。功業如此。亦
盛矣哉。非夫雄畧冠時。英姿不世。天與神授。緯武經
文者。孰能與析此乎。

武帝詔曰。相邪人析海內。混楚子於天下。○王威既
振。魚潰鳥離。幽清海岱。折簡而來。冀北河南。傳檄可
定。

古今類聚

卷八

主

爾李諤上書曰。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
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
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
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
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
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
齊同蒙昧也。書不異作。勞借讀作。敍本音奇。貴遊摠出。未窺六甲。先製五
言。至於義皇舜禹之典。伊傳是孔之說。不復關心。何
嘗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之勳績。指儒素為古

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
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

唐儒學傳史論曰。武為救世砥劑。文其膏梁歟。亂已
定。必以文治之。武得之。武治之。不免霸且盜。聖人及
是而王。故曰武剋業。文守成。百世不易之道也。

宋陸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為
將帥。比閭之長。則伍兩之卒也。

余玠對孝宗曰。今世胄之彥。塲屋之士。里閭之豪。一
或即戎。即指之為噲伍。顧視文武為一。勿令偏有所

古今類聚

卷八

主

重。偏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

平蜀詔曰。君人之道。先德而後刑。王者之師。有征而
無戰。兵威震疊。震宇來同。馳于半魏闕之心。奉伯禹
塗山之會。

建儲

震彖曰。不喪七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序卦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
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
無咎。簡而無傲。

周南關雎曰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小雅斯干曰乃生男子載寢之床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皇々朱芾斯皇家君王

左傳王子朝使告諸侯曰昔先王之命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均以德德均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單劉贊私立少簡先王亦惟伯仲叔季圖之簡棄○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

古今類聚

卷五

幸

行則守有守則從徒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普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道不可以帥師○民至愚而神是非好惡靡不明且公也其為子而弗子者莫能使人弗之子也非所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之亦子也○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州吁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曰臣聞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衛淫

古今類聚

卷五

幸

沃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九月丁卯子同生傳曰春秋兼帝王之道賢可禪則以天下為公而不拘於世及之禮子可繼則以天下為家而不必於讓國之義萬世之通道也與賢者貴于得人與子者定於立嫡傳子以嫡天下之定禮也經書子同生所以明與子之法正國家之本防后世亂嫡奪正之事○冬曹伯使其世子姑射來朝傳曰大位奸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疾而儲貳出放窺伺之心危道也

文王世子曰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惇恭敬而溫文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去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

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君子曰德
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仲
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
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
為之死迂也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是故
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
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泣詐以為世
子則無為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
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
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
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
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
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
在則禮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
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
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
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
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音效下之

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
長幼之道得而國治
國語曰傳太子者必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
馬以戒勸其心教之書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
以休惕其動教之詩而為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
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
教之法使訪官物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此義焉若
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又詠物以行之求其賢以翼
之悛而不悛則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節文
以感動之恭敬以臨鑒之勸勉以厲之惇信以周之
德音以揚之懾而不微則明施舍以道之忠明久長
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昭
利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以道之罰明
正德以道之賞教備而不從者非人手
史齊世家樊仲山父諫宣王曰廢長順犯王
命必誅之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
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今
天子建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也若曾從之諸侯效

之王命。將有所墮。若弗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誅之亦失。不誅亦失。王其圖之。

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誅立胡亥。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帝曰。吾直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一搖則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戲耶。

文帝紀有司請建太子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古之

有天下者。莫不長久。用此道也。立嗣必子。從來遠矣。賈誼治安策曰。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齋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識。三公三少。

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廼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廼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隲矣。帝入大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于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誅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

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音道若性。三

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

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宮和

步。中采齊。禮記采齊。音慈。惟非。南呂覽載。采齊音嗟。越中肆夏。所以明

有度也。其餘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

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

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

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

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

古今類傳卷四射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

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

若艾草菅然。豈為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導之者。

非其禮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

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

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

轍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

變。治亂之機。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

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

化成也。聞于道術智藝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

積貫。則左右而已。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

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

後魏李彪上高祖表曰。易稱主器者。莫若長子。傳曰。

太子奉冢嫡之業。盛然則祭無主。則宗廟無所享。冢

嫡廢。則神器無所傳。故恢崇儒術。以訓亡嫡。選天下

之端士。孝悌博聞者。以為衛翼。衛翼良。成王正。此周

王所以長久也。

隋太子傳曰。氣秀春陸。神華少陽。春陸者東。寒之義也。

古今類傳卷四唐劉洎上太宗書曰。太子宗祧。是擊善惡之習。與亡

在焉。弗勤于始。將悔于末。故龜錯上書。令通政術。賈

誼奏記。務知禮教。問安而退。以廣敬也。異官而處。以

遠嫌也。授以良書。娛以任賓。使耳所未聞。睹所未見。

儲德愈光。群生之福也。

張玄素諫承乾太子曰。積德弟純。令聞不著。既闕視

膳。問安之宜。又無悅道好學之實。士臣敢進其說矣。

向使動靜有常。進止有度。親君子。疏小人。無浮華守

恭儉。又何朝納誨。夕補遺哉。

柳澤請養儲曰。生于富者驕。生于貴者傲。寵祿之過。罪之階也。謂安之乎。驕奢之淫。危之梯也。謂福之耶。當誕降謨訓。勸以學業。示之以好惡。陳之以成敗。則長享福祿矣。

元禎請選正人輔導。曰。賈誼言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周成王本中才。近管蔡則譏入。任周召。則善聞。豈天聰明哉。而克終於道者。教也。始為太子也。太公為師。周公為傅。召公為保。伯禽康叔與游。日不閑淫。艷耳不聞優笑。居不近庸邪。玩不備珍異。及為

古今類史

卷四

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不能奪已成之性。則彼道德之言。固吾所習聞。陳之者易諭焉。回佞庸達。固吾所積懼。誦之者易辨焉。太子欲去王叔文佐也宋冠準對太宗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嬖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

張述上仁宗疏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離為日。君象也。二明相繼。故能久照。東昇西沒。晝夜迭運。天道之常也。

司馬光言于仁宗曰。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壞

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禍可勝言哉。張昭疏曰。帝王之子。長于深宮。安于逸樂。紛華之玩。絲竹之音。日接於耳目。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倘非天資英敏。識本清明。以牴此心。焉能無惑。苟不預為教導。何以置之元良。

史浩對高宗曰。周禮言膳夫掌膳羞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羞不會。至酒正掌飲酒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世子不與焉。以是知世子膳羞。可以不會。世子飲酒。不可以無節也。

古今類史

卷四

四

胡五峰曰。養太子。不可以不慎也。望太子。不可以不仁也。大本正。然後可以保國一天下。

朱子曰。賈誼作保傅傳。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當誼之時。固病於此法之不備。然考孝昭之詔。則猶知誦習誼之所言。而有以不忘乎先王之意。降而及於近世。則帝王所以教子之法。益疎略矣。蓋其所以教者。不過記誦書札之工。而未嘗開以仁孝禮義之習。至於容貌詞氣。衣服器用。則雖極于邪侈。而未嘗有以裁之也。僚屬具員。而無保傅之嚴講。

讀備禮而無箴規之益。至於朝夕所與出入居處而親密無間者。則不過宦官近習。掃除趨走之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傳付之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蒸民之生。前有祖宗世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之具。疎若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側。盜賊之衝也。豈不危哉。

金完顏素蘭上宣宗疏曰。太子者。天下之本也。欲治天下。先正其本。正本之要。無他在。選人輔翼之耳。夫

古今類史
生於齊者。能齊言。而不能楚語。未習之效也。人之性亦在夫習之而已。昔成王在襁褓中。即命周召以為師保。戒其逸豫之心。告以持守之道。終之功光文武。垂休無窮。

朝巡聘

觀文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大有又曰。公用亨于天子。

舜典曰。五載一巡守。群后四朝。數秦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小雅車攻曰。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瞻彼洛陽。瞻彼淇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此天子會諸侯于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之也。左傳。遂啓疆對楚子曰。朝聘有珪。享。煩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機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殽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禮也。則禍亂興。而不前不飲。慎禮也。不敢少肆也。○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

古今類史

卷四

四

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境。○晉郤至對楚子反曰。世之治也。諸侯聞于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燕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伯之濟否。在此會也。是皆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毫。

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鄩官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以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犬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以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弗聽。○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忘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于

古今類聚

卷三

三

衆昭明于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陳五父曰。親仁善隣。國之寶也。○子產相鄭伯如晉。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又伯讓之。對曰。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廡繕修。寢音改馬二百六十為廡。廡音皮卑下屋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填館宮室。諸侯賓至。旬設庭燎。僕人巡官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不恤其不足。賓至如歸。

無寧苗患。○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立。○衛甯武子私對行人曰。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愾音恨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旅音盧同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好。君辱貶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戾音武子來聘。公宴之。為賦湛露。禮曰。天子當依上音而下音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

古今類聚

卷三

三

觀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同音郤。地曰會。諸侯使大夫問于諸侯曰聘。約信曰誓。涖牲曰盟。○王制曰。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狩。○歲二月東狩。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紕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為畔者君討。有功德。

於民者。加地進律。諸侯之朝也。考禮正服。一德以尊
於天子。○聘義曰。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
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
作讓矣。○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
明貴賤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背敬之
至也。三讓而後入廟門。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
所以致尊讓也。君使士迎于竟。境大夫郊勞。去君親
拜迎於大門之內。而廟受此。面拜。既拜。君命之辱。所
以致敬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

古今類聚

卷五

禮

接以敬讓。則不相侵。

周禮曰。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
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

白虎通曰。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禮記五月南巡
狩。至於南岳。八月西巡狩。至於西岳。十一月朔巡狩
至於北岳。

文中子曰。舜一歲而巡五岳。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
兵衛少而徵求寡也。

史漢武巡封。至維陽詔曰。祭地冀州。瞻望河洛。巡省

豫州。觀於周室。

漢章帝告諸郡詔曰。朕為巡狩之制。以宣聲教。考同
遐邇。解釋結寃也。今四國無政。不用其良。駕言出遊。
親知其劇。易前祠園陵。遂望華霍。東柴岱宗。為人祈
福。

宋禮志序曰。古者天子巡狩之禮。布在方策。至秦漢
巡幸。或以厭望氣之祥。或以希神仙之應。煩擾之後。
多非舊典。唯後漢諸帝。頗有古禮焉。

古今類聚

卷五

禮

觀是皆所以上對幽靈。下理民土。必時省方。觀察民
俗。

後魏高帝發貢使詔曰。夫駿奔入覲。臣下之常式。錫
馬賜車。君人之恒惠。今諸邊君蕃胤。皆虔集象魏。趨
絳紫庭。貢饗既畢。言旋無遠。各可依秩。賜車旗衣馬
務令優厚。

高允諫高宗禮儀不依古式曰。夫饗者所以定禮儀。
訓萬國。故聖王重之。樂非雅聲。則不奏。物非正色。則
不列。

隋河間王弘得密書曰舉烽火於驪山諸侯莫至浮膠船於漢水還日主期

唐禮樂志曰天子狩告於其方三州曰各修乃守考乃戡事敢不敬哉國有常刑

裴光庭言玄宗東巡曰封禪者所以告成功也夫成功者德無不被人無不安萬國無不懷今將告成而懼夷狄非昭德也大興力役用備不虞非安人也方餅會同而阻戎心非懷遠也

秋仁傑止李冲玄避妬女祠曰天子之行千乘萬騎古今類陳

風伯清塵兩師灑道

宋太祖平蜀詔曰封冊之典所以彰世祚而記勲伐繼絕之義所以旌異域而表來庭

官祖謙曰巡狩之禮此乃維持治具提攝人心聖人運天下妙用也大抵人心久必易散政事久必有缺一巡狩而一整頓之此所以新新不已之意也

金梁囊上世宗疏曰神龍不可以失所人主不可以輕行

新選古今類腋卷之四終

新選古今類腋卷之五

臣道類全 相體 六卿 進諫 勸講

守令 史官 文武

相體

泰父曰包荒柔用馮河也不遐遺朋云得尚於中行

○鼎王鉉大吉无不利彖曰王鉉在上剛柔節也

周官曰立太師太保太傅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

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

公弘化寅几天地弼予一人

古今類陳

節南山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氏貴德人音底本也徐氏云天根也方氏云

仲山甫明之○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

胡傳曰體元者人君之職而調元者宰相之事○師

傳之官坐而論道賞善罰惡尊賢退不肖其任重矣表記曰適臣守和率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周禮地官曰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

大戴禮曰。天子不論於先聖王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不見禮儀之正。不廢應事之理。不傳古今之典。不闢威儀之數。禮樂無經。學業不法。凡此之屬。太師之任也。○天子無恩於父母。不惠於庶人。無禮於大臣。不忠於折獄。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信於諸侯。不議於戎事。不厚於德。不强於行。不從太師之言。凡是之屬。太傅之任也。○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聲色不中律。進退升降不以禮。俯仰周旋失節。凡此之屬。太保之任也。

古今類聚

二

凡此之屬。太保之任也。

荀子曰。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恭已而已矣。總萬方

總萬方

游南子曰。得十利劍。不若得歐冶之巧。得百走馬。不若得伯樂之數。○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智。故曰。大匠不斷。大包不豆。大勇不聞。大兵不冠。

史陳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宰相

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

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

漢丙吉曰。人鬪殺傷。長安令京兆尹所當禁。吾備位

宰相不親小事。方春少陽用事。未可以熱。恐牛近行。

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三公典調陰陽職所憂也。

公孫弘贊曰。三公者。百僚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

直表而得曲影者也。

朱浮傳曰。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三。朱買臣難

公孫弘十策。弘不得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宰漢。

牛黃類聚

木

車

宰相自有體也。

梁冀傳曰。大宰相運動樞極。感會天人。中於道則易。

以興政。垂於務則難乎御物。

可進曰。古者民約事謹。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

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今末俗之弊。政事煩多。

宰目之。不能及古。如今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

宜建三公官。定即大夫之位。分職公

大什父未治也宜建三

政以考功

百官志曰宰相事無不統而不以一耶

不主事。不置府僚。蓋與天子坐而論道者也。

唐房杜贊曰。宰相所以代天者也。輔贊彌縫。而放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非明哲曷臻是歟。

韓愈曰。入則諫其君。出則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也。

高季輔曰。謀猷之臣。臺閣之史。不崇簡易而昧經遠。執憲則以深刻為奉公。當官則以侵下為益國。非體也。

姚崇贊曰。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善守文。古今類聚

以持天下之正。為道不同。同歸於治。

宋程鉅夫曰。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苟不以進賢為急。而惟以殖貨為心。非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之意也。○朱熹曰。大臣以天下之事為己任。則當自急。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自身始。

六卿

周官曰。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

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商頌曰。允也天子。降於卿士。

左傳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族不偏師。民無謗言。所以復伯也。○胡傳曰。天王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之守也。○國之置卿。猶屋之有楹也。

曲禮曰。天子建六官。先六太。曰太宰。太史。太祝。古今類聚

太士。太卜。典司六典。

家語曰。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六官在手。以為轡。均仁以為柄。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

春秋漢舍孽曰。三公在天。為三台。九卿為北斗。三公象五嶽。九卿法河海。

韋昭註曰。卿。慶也。言萬國皆慶賴之也。

帝王世紀曰。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

蔡邕獨斷曰。尚書令。入參機衡。五霸九列。七統三事。和神人于宗伯。理水土于下台。訓五品于司徒。耀三辰于上階。

漢李固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斟酌元氣。運乎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也。

晉詔曰。尚書萬事之本。王化所由。宜參貳親賢。以康庶政。

古今類聚

卷之

邢子才表曰。揚職萬機。總任百揆。權衡庶物。準的群僚。可以助日月之光華。增天地之高厚。

隋百官志曰。出納王命。敷奏萬機。蓋政令之所由宣。選舉之所由定。斯乃文昌天府。

高季輔曰。尚書八座。人主所責成者。宜擇渾厚修潔者任之。

宋孫何對真宗曰。六卿分職。邦家之大柄也。六職舉而天下之事備矣。故周之令府。漢之尚書。立庶政之本。根提百司之綱紀。令僕率其屬。丞郎分其行。抗二

十四司。燦焉星拱。四海九州之大。若網之在綱矣。

文獻通考曰。守相之高第者。然後為二千石。二千石之有治行者。然後為九卿。九卿之稱職者。然後為御史大夫。

宣廟曰。庶官賢否。關國家之治亂。掌銓衡者。以進賢退不肖為職。一事得人。則一事理。一邑得人。則一邑安。

進諫

坎父曰。樽酒簋食。或用缶。納約自牖。傳酒不事。字之也。貳益也。缶。誠也。自

古今類聚

卷之

補。因其明。成而納。終无咎。○豐家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君陳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罔命曰。繩愆糾繆。格其非心。

小雅鶴鳴曰。鶴鳴九皋。聲聞於野。魚潛於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蘄。他山之石。可以為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節南山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訥。式訛尔心。以畜萬邦。家父。同大夫名。言王致亂之由。始于一心之差。

以成萬邦之福也
三誤用尹氏也

左傳曰。追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周內史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達。不忘諫之以德。

少儀曰。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諂。諫而無驕。急則張而相之。廢則掃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表記曰。事君遠而諫。則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

周禮曰。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

古今類聚

宋書

九

○師氏掌以嫪詔王。保氏掌諫王惡。

家語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譎諫。二曰懇諫。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諷諫。惟度主以行之。吾從其諷諫乎。

韓詩外傳。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見過即諫。不用即死。忠之至也。

韓非子曰。所說出于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

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疎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

說苑曰。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

白虎通曰。臣之諫君。法金正木也。子之諫父。法火揉木也。臣諫君以義。故折正之也。子諫父以恩。但揉之也。

論衡曰。作無益之能。納無補之說。猶以夏進爐。以冬

古今類聚

宋書

九

奏扇。亦徒耳。

文中子曰。諫其見忠臣之心乎。其志直。其言危。直而不迫。危而不詆。其知命者之所為乎。

史宋世家。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于民。吾不忍為也。

趙良曰。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

主父偃曰。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故事無遺策。功流萬世。

漢李雲曰。諫有五。諫。諷。為上。若夫托物見情。因文獻

旨。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貴在於意達言從。理歸於正。曷其絞訐摩上。以銜沽成名哉。

崔駰曰。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內忠者。謗也。

晉王濟曰。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碩嬖避咎。此人臣不忠之利。非人主社稷之福。

宋周朗曰。昔婁敬戍卒。委輅輓而遷帝都。馮唐老賤。

片詞以悟明主。素無王公卿士之貴。非有積譽取信之資。徒以一言合旨。仰感萬乘。自此山竒草萊之人。

古今類聚

卷五

十一

布衣素帶之士。莫不踵闕獻書。烟霧霧集。

唐本紀曰。君臣之際。可謂難哉。蓋明者慮於未萌而難知。暗者告以將及而不惧。故先事而言。雖忠而不信。事至而悔其可及乎。

李渤疏曰。夫以下摩上。士所甚患。然取名過多。故上失德。則與下爭名。若或依古肆言。高而難從。逆之似傷道。行之不切時。又言事常弊也。

劉蕡曰。臣有正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常欲與庶人議於道。商賈

謗於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

陸贄曰。承問而對。臣之職也。寫誠無隱。臣之忠也。

宋范鎮對仁宗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咸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陰賜於天下。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石介上英宗曰。君有佚豫失德。悖亂無道。荒政弗諫。廢忠慢賢。言官得以諫責之。相有依違順旨。蔽上罔下。貪寵作威。言官得以糾繩之。將有兇悍不順。恃武肆害。玩兵毒民。言官得以彈劾之。

古今類聚

卷五

十一

歐陽修曰。士不忘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為諫。○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司馬先曰。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正。補其所短。則其長者不勸而遂。

蘇洵曰。諫法有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慎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

呂祖謙曰進諫之道使人君畏吾之言不若使人君信吾之言使人君信吾之言不若使人君樂吾之言楊誠齋曰君子之事君有以言諫者有以身諫者君有過言力為之繩此言諫也君有過行痛為之糾此身諫也吾聞其以身諫者從以言諫者凶蓋吾君之過與其回之孰與消之與其救之孰與先之

金世宗曰古之諫者既忠於國亦以求名今之諫者為利而已

金楊雲翼上宣宗疏曰人臣有事君之禮有事君之

古今類聚

卷五

五

義禮不敢齒君之跡馬蹴其芻者有罰入君門則趨見君之几杖則起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受命不宿於家是皆事君之禮人臣所當盡者也然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一一陳之則向所謂禮者特虛器耳君曰可而有否者獻其否君曰否而有可者獻其可言有不從雖引裾折檻斷鞅刀輪有不恤焉者使姑徇事君之虛禮而不知事君之大義國家何賴焉元拜住對英宗曰盤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

高廟曰責難不入於昏君諂諛難動於明主

仁廟曰勿為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

丘濬正朝廷疏曰天下之患莫大於人君處危亡之

地而不自知人臣知危亡之禍而不敢言為人上者

誠能廣陳言之路善者有賞非者無罪當言而不言

者有罰則大臣不至持祿小臣不至畏罪而下情上

通矣○壅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姦之

漸故必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改

夏鑾上疏採鄭智等曰夫言官無流竄之禍則不足

古今類聚

卷五

五

以彰其譽有謫徙之苦則愈足以見其難罪愈重而名愈高是言者之得罪雖罹今日之禍亦成後世之名但非人主之福耳人主知此之故轉而容之則言者無禍然亦無名而名固歸於人主之一身矣倪岳會議災異陳言曰夫言之於無事之日不足信言之於有事之日不及行是故進言之道自古難之章懋諫元宵燈火疏曰知其不可猶順而為之是不忠也知不可為而不以實聞是不直也不忠不直臣罪大矣

勸講

大雅卷阿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

大禹謨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不應侯志。

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皋陶謨曰。允迪厥德。

謨明弼諧。○伊訓曰。修厥身。允德協於下。惟明后。

說命曰。惟說不言。有厥咎。

表記曰。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

國語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能而

進賢。擇才而薦之。朝夕誦善敗而納之道。之以文行。

古今類聚

卷五

四

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以死。

荀子曰。忠信而不諛。諫爭而不諂。矯然剛折。端立而

無傾側之心。○人之不善。而能勸之者難矣。說之不

行。言之不徙者。其辨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其持

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持之

固之。辨之明之。又中其人。所善。能入于人心。則說

無不行矣。

說苑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威以處之。堅強

以持之。譬稱以論之。分別以明之。懽忻憤懣以送之。

夫是以謂之講說。○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

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

於君。不敢獨其勞。

抱朴子曰。進則正辭切論。改過箴闕。退則端誠杜私。

知無不為。

師尚父道丹書曰。箴之約。行之行。可以為子孫常者。

此言之謂也。

文中子曰。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過。君失於上。則臣

補於下。臣諫於下。則君從於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

古今類聚

卷五

漢王吉曰。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

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義之風。習治

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擢

之間哉。

谷永曰。嚴然總五經之耿論。立師傅之顯位。入則卿

唐虞之閭道。王法納乎聖聽。出則參冢宰之重職。功

烈施乎政事。

崔駰曰。陛下使臣侍講。歷半歲不一問經義。臣死功

不足副厚恩。

宋程頤曰。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蔽者暗處也。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以告之。求信則易也。○君子之事君也。不得其心。則盡其誠以感發其志。誠積而動。則雖昏蒙可開也。雖柔弱可輔也。雖不正可正也。古之人。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以已誠上達。而其君信之之篤耳。○人主春秋之富。雖齋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妾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勸講。為之分直以備顧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

胡寅曰。臣之事君。格其非心。褊狹者宜廓以寬弘。急促者宜道以紓緩。

呂祖謙曰。講論治道。不當言主意難移。當思臣道未盡。不當言邪學難勝。當思正學未明。

侍從

問命曰。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固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僕臣正。厥

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大雅綿曰。予曰有馭附。車上親下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

左傳曰。其為太子師保奉之。以朝於嬰齊。而夕於側也。要齊則俱○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令尹名

禮運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

荀子曰。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

德復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

忠經曰。君子之事上也。入則上其謀。出則行其政。居則思其道。動則畢其儀。秉職不回。言事無憚。苟利社稷。則不顧乎身。

漢王吉曰。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

齊記曰。內侍帷幄。外吐絲綸。威厲風霜。志迴天地。

唐史曰。凡今在位。其任重者其罪大。職近者其責深。侍司之職。頗亦為近。是宜當責。安可增榮。

陸贄曰。立國之本。所繫于元良。弘教之方。必由于端士。非精識前典。德冠當時。恭敬溫文。其將安做。吾是以輟台階之老。選宗室之賢。輔翼春闈。是資教諭。

爰延曰。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以非所言。則悅於耳。以非所行。則翫於目。

南史恩倖論曰。環纓欽笏。俯仰晨昏。瞻坐而竦躬。

陪蘭檻而高眄。探求恩色。習覩威顏。

韋執誼曰。備待顧問。辨駁是非。典持綱縉。受遣群務。凡一世得失。動為臧否。職之重也。

宋韓維曰。通美閤者。陛下間燕之既也。侍於側者。皆獻納論思之臣。陳於前者。非經則史。可以博咨訪之。

義窮仁義之道。究成敗之原。

職林曰。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其禮尤寵。

明鑾坡遺事曰。王署之設。密邇禁闥。每夜漏既上。宮

鑰並入。有大號令。急奏。惟天子與學士知之。雖戴鵲

之士。充滿千廬。典司翰墨。一人而已。

丁永錄曰。先後左右。以道義輔予。豈特專文墨視草而已。

守令

舜典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唯時。柔遠能邇。惇德允

元。而難絕拒任惡凶人。○周官曰。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

牧侯伯。

大雅崧高曰。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

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翰幹四方于宣。○

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左傳曰。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

皮曰。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矣。子產曰。不可。人之

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

使割也。其傷寔多。子之愛人。求傷之也。

曲禮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

治。此亦士之辱也。

家語曰。子路治蒲。請見孔子。曰。由。願受教。夫子曰。蒲

其何如。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汝。恭與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姦。如此而加之以忠潔。則政不難矣。○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生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若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夫子稱子路治蒲。子貢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善可得聞焉。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墉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

古今類聚

卷五

七

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廷。廷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民不擾也。

荀子曰。政法令。舉措時。聽斷公。上則能順天子之命。下則能保百姓。

說苑董安于治晉陽。問政于蹇老。蹇老曰。忠信敢。董安于又問曰。安忠乎。曰。忠于主。曰。安信乎。曰。信于令。曰。安敢乎。曰。敢于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

父亦治。巫馬期間其故。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人口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雖治猶未至也。

史。令二千石脩職。詔曰。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

太史公曰。政令以道民也。刑法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奉職循理。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

董仲舒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

古今類聚

卷五

七

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令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也。

漢禮樂志曰。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

公孫弘上武帝疏曰。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

宣帝詔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改平訟理也。為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殆不可欺。固。迺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効。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歆其無侵漁百姓難矣。

為不疑戒暴勝之曰。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

酷吏傳曰。溫舒有虎冠之吏。延平有屠伯之名。

古今類聚

卷一

七

章帝詔曰。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安靜之吏。惆悵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

明帝詔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故吏稱其官。民安其業。

卓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法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

南陽民歌朱邑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人懷其惠。

宋張廉問傳燮曰。丈人發奸摘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答曰。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憲綱行。則吏不能欺。事自理。則物無凝滯。

隋酷吏傳叙曰。古之善牧人者。養之以仁。使之以義。教之以禮。隨其所便而處之。因其所欲而與之。從其所好而勸之。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聞其饑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故人敬而悅之。愛而親之。然則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皆在所由化之而已。故有無能之吏。無不可化之人。夫吏之浸漁。得其所欲。

古今類聚

卷一

七

雖重其禁。猶或為之。吏之清平。失其所欲。雖崇其賞。猶或不為。況於上賞其姦。下得其欲。求其廉潔。不亦難乎。執心平允。終行仁恕。餘風遺愛。沒而不忘。寬惠之音。足以傳於來葉。○古語云。善為水者。引之使平。善化人者。撫之使靜。水平則無損於隄防。人靜則不犯於憲章。然則易俗移風。服教從義。不資於明察。必藉於循良者也。

梁良吏傳論曰。昔漢宣帝以為政平訟理。其惟良二千石乎。前史亦云。今之郡守。古之諸侯也。故長吏之

職號為親民。是以道德齊禮。移風易俗。咸必由之。

殷彪制曰。今之郡守。古侯伯也。於吏有君臣之道焉。於人有父母之道焉。

唐張九齡曰。古者刺史入為三公。縣令出宰百里。今朝廷之士。入而不出。其於私計甚自得也。京師衣冠所聚。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動而成。是大利在於內。而不在於外也。知能之士。欲利之心。安肯復出為守令哉。○六合元元之眾。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天子所與共治。尤親於人者也。

古今類聚

太史公

古

劉黃曰。守令之任。治亂之根本係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御豪彊。恩可以惠孤寡。彊可以禦奸寇。政可以移風俗。

陸贄曰。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田贏縮以稽本末。視賦役厚薄以稽廉員。視按籍煩簡以稽聽斷。視囚繫盈虛以稽決滯。視奸盜有無以稽禁禦。視選舉衆寡以稽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

宋楊誠齋曰。脫之于蒼鷹暴虎之區。而加之以赤子乳哺之賜。拯之于嚴霜朔雪之林。而沐之以膏澤沾

濡之惠。

史官

小雅賓之初筵曰。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

左傳曰。趙穿攻其君於桃園。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何。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太史書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殺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氏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曹劌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古今類聚

太史公

史

王藻曰。天子元端而居。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

周禮曰。內史掌王之八柄之法。以詔王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又有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史官脩掌國史。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繼代之序。禮樂師旅之事。誅賞興廢之政。皆本於起居。

漢班固論曰。司馬遷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馬班總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諒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

古今類

卷五

史

而事覈。固文賅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賅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疊臺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譏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見。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仁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捷也。

荀悅申鑒曰。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

彰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

南齊書序曰。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為法戒。則必得其所托。而後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托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建德。非常之迹。閭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構机嵬瑣。姦回凶惡之形。可幸而掩也。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達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

古今類

卷五

史

隋經籍志曰。夫史者。必求博文強識。疏通知遠之士。使居其位。百官衆職。咸所裁焉。是故前言往行。無不識也。天文地理。無不察也。人事之紀。無不達也。內掌八柄。以詔王治。外執六典。以逆官政。書美以彰善。記惡以垂戒。範圍神化。昭明令德。窮聖人之至賾。詳一代之壘壘。

唐褚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史臣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

房玄齡對太宗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

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
司馬貞曰。漁獵則窮於百氏。筆削乃成於一家。
韋安石曰。世人不知史官之權重於宰相。宰相但能
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聖君賢相。所以畏懼者
也。

劉知幾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惟漢東觀集。群儒稱
述無主。條章不建。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為首。表
表家自為政。駁子政子駁四人皆有史才。每紀一事。載一言。閤筆
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一不可。漢郡國

古今類

史

史

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先集公府。
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為廣。今惟詢採二史。不注起
居。百官弗通行狀。二不可。史局深藉禁門。所以杜顏
面。防請謁。今作者如林。褒貶曾未絕口。而朝野咸知。
孫盛取嫉權門。王邵見讐貴族。常人之情。不能無畏。
三不可。史氏各有指歸。故司馬遷退處士。進奸雄。班
固抑忠臣。飾主闕。今史官注記。類稟監修。或須直辭。
或當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四不可。今監者不肯
指授。脩者又不遵奉。務相推避。以延歲月。五不可。

史有三長。才學識也。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
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榘。楠楠音駢。楠皆美木。斧斤弗能成
室。

表樞曰。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可負鄉人。不可負天
下後世。

杜正倫曰。君舉必書。言存於左右史。臣職當修起居
注。不敢不盡愚。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
非直當今損於百姓。

宋程子曰。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記。故其善惡皆見

古今類

史

史

於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矣。其後自
非傑然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惡殘殺之極。
以酷見傳。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
百年。其間郡縣之政。可書宜亦多矣。然其見書者。率
纔數十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
而得蓋其惡。斯與古史之意異矣。

樂城志曰。左右史官。號為要地。手刺策書。足以明枉
直之効。密侍殿陛。足以觀進退之詳。

真德秀曰。史官者。是非之權衡。公議之所繫也。禹不

能察察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筆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

彙錦曰公者道之衡作史而出于公則述其所難者必易私者疑之府作史而出于私則述其所易者終必難

明楊榮曰愛名者以史筆為榮知道者以史筆為懼王鑒曰班固以後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官皆世守之人主所在執筆以役隨其言動皆親見而直書之所謂信史也後世史官雖具貲而無定職人主動

古今類史

卷一

事

靜邈不相及政事不及與聞惟易世之後則集前後奏疏而分書之。以宰臣為總裁奏疏之語果皆實乎。分曹之人宰臣之意果皆公且直乎。且生於數十年之後追書於數十年之前其是非曲直皆茫然無所聞或得之傳聞已非其實縱得其實而亦莫能燭其情偽或奪於衆不得書或迫於勢不敢書或局於不能書故一時君臣謀議勲業汨沒不傳而姦慝情態亦無能發其微以為世戒監領者又往往以私好惡雜乎其間故曰不復有史矣

文武

文侯命王若曰父義和文侯字也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

升于上數聞在下○汝克昭乃顯祖肇刑于前文人

顯祖文人汝多脩并杆衛我于艱

六月曰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孔也熾我是用急

王于出征以匡王國薄伐獫狁以奏膚功有嚴有翼

共武之服事共武之服以定王國薄戎獫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崧高

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烝民曰人亦有

言柔則茹音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

古今類史

卷一

事

不吐不侮音寡不畏疆禦

胡傳曰行使則有文告之詞疆場則有守禦之備

聘義曰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

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

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

三畧曰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

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天

下之福

韓子曰。為王腹心。為國爪牙。仁行如春。威行如秋。

漢崔駰達旨曰。昔孔子起威於夾谷。晏嬰發勇於崔

杼。曹叡舉節於柯盟。卞嚴見捷於疆禦。范蠡錯勢於

會稽。伍員樹聲於柏舉。魯連辨言以退燕。包胥單辭

辭而存魯。唐睢華顛以悟秦。甘羅童牙謂史所而報

趙顏回明仁於度轂。程嬰顯義於趙武。華顛白

袁紹與孫瓚書曰。夫處三軍之師。當列將之任。宜令

怒如嚴霜。喜如時雨。滅否好惡。坦然可觀。而乃二三

其德。彊弱易謀。急則曲躬。緩則放逸。行無定端。言無

古今類聚 卷五 韋

實要。為壯士者。固若此乎。

魏曹植疏審舉之義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

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若夫離近步。遵

常守故。安足言哉。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

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責也。壇場騷動。方隅內侵。沒軍

喪衆。干戈不息者。邊將之憂也。豈可虛荷國寵。而不

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隆。

晉劉元海對朱紀范隆言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

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固君子之所

恥也。二生遇高帝。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

梁世祖檄曰。按劍而叱。江水為之倒流。抽戈而揮。蛟

日為之退舍。

陳伯之書曰。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

場之任。

文學傳序曰。經禮樂而歸國家。道古今而述美惡。非

文章不可也。是以君臨天下者。莫不敦悅其義。縉紳

之學。咸貴尚其道。古往今來。未之能易。

古今類聚 卷五 韋

劉勰文心雕龍序曰。唯文章之用。實經典之枝條。五

經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

以昭明。

宋太祖詔曰。或履道廣流。秉德冲邈。或雅量高劭。風

鑒明遠。或識難知正。才略開邁。咸文德以熙帝載。武

功以隆景業。固以侔蹤姬旦。方軌伊召者矣。

謝靈運傳論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

用。喜愠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

始攸繁。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往。邈文不刊。

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
齊張融自序曰。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為常。
陳世祖詔曰。或締構艱難。經綸夷險。或推鋒冒刃。殲
義遺生。或宣哲協規。網繆帷幄。或披荆汗馬。終始勤
勞。莫不罄誠悉力。也。泰以之。

蔡景歷對高祖曰。通儒博識。英才偉器。雕麗輝煥。摘
掇絢藻。子雲不能抗其筆。元瑜無以高其記。尺翰馳
而聊城下。清談奮而羸軍却。

隋文帝優詔褒韓擒虎曰。中國威於萬里。宣朝化於

古今類聚

卷五

五

一隅。高明寒于宇宙。盛業光于天壤。

王傑等總論曰。文士懷溫恭之操。其弊也懦弱。武夫
稟剛烈之資。其弊也敢悍。故有使酒不遜之禍。拔劍
爭功之尤。

楊素誅柳機曰。修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映沼。
無復洛川之文。

楊素傳論曰。掃妖氛於牛斗。江海無波。摧驍騎於龍
廷。匈奴遠遁。

周武帝賜素詔曰。論文則詞藻縱橫。語武則推音間

出。

文苑序曰。負宏衍之思。挺棟幹于鄧林。擅俊麗之才。
飾羽儀於鳳穴。○孝武之後。雅尚斯文。揚葩振藻者
如林。而二馬王揚為之傑。東京之朝。茲道逾扇。咀微
含商者成市。而班傅張蔡為之雄。

文學傳叙曰。江左官商。發越貴于清綺。河朔詞義貞
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
深者便于時用。文華者宜于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
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

古今類聚

卷五

五

其兩長。則文質斌斌。盡善盡美矣。

經籍志曰。文者所以明言也。古者登高而賦。山川能
榮。師旅能誓。喪紀能誄。作器能銘。則可以為大夫。言
其因物騁辭。情靈無壅者也。○雅志傳於游夏。餘波
鼓于屈宋。

後魏李騫釋情賦曰。百揆鬱以時叙。四門穆其惟清。
如得人於漢世。比多士於周廷。有一匡以作相。或十
亂而為楨。各秉文而經武。故天平而地成。

崔僧淵復蕭鸞書曰。文士競謀于廟廊。武夫効勇于

疆場。

北齊文苑論曰。文之所起。情發於中。人有六情。稟五常之秀。情感六氣。順四時之序。擣黼黻於生知。問主璋於先覺。譬彩雲之自裁五色。猶儀鳳之冥會八音。唐魏元忠上高宗曰。天下之柄有二。文武而已。至制勝御人。其道一也。今言武者先騎射。不稽之權略。言文者首篇章。不取之經綸。何益治亂哉。養由基射能穿札。不止鄢陵之奔。陸士衡識能辨亡。無救河陽之敗。

古今類聚

卷五

五

元劉秉忠疏曰。君之所任。在內莫大乎相。相以領百官。化萬民。在外莫大乎將。將以統三軍。安四域。內外相濟。國之急務。必先之也。

明楊慎璣語曰。歐陽公之文。粹如金玉。蘇公之文。浩如江河。歐之模寫事情。使人宛然如見。蘇之開陳治道。使人惻然動心。皆前無古人矣。至於老泉之文。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著。若引星辰而上也。若求其侶。在孟荀之間。

史漢之上。不可以文人論也。

新選古今類腋卷之五

新選古今類腋卷之六

為學類一 希聖 稽古 求師 取友 虛心

謹言 慎行

希聖

乾文言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之可與幾也。知終之可與存義也。○蒙彖曰。蒙以養正聖功也。○係辭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

古今類腋

卷六

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多方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君陳曰。九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小雅小旻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

家語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見人有善。若已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

○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

子思曰。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勵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

孔叢子。子順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文武欲作堯舜而至焉。昔我先君夫子。欲作文武而至焉。作之不變。習與體成。則自然矣。

荀子曰。夫驥一日而千里。驽馬十駕。則亦及之矣。將

古今類腋

卷六

以窮无窮。極无極。其折骨絕筋。終身不可以相及也。將有所止之。則千里雖遠。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乎其不可以相及也。○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

鵠冠子曰。一日兢兢孜孜。一日堯舜。一歲兢兢孜孜。一歲堯舜。日日歲歲。與聖同貫。子為堯舜乎。堯舜為子乎。湯湯蕩蕩。復在目中矣。

楊子曰。學者所以求為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者。晞驥之馬。亦驥之乘也。晞顏之人。亦

之徒也。或曰。類徒多乎。時之則是。遷善也者。聖人之徒歟。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丘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故惡夫畫也。○一開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

潛夫論曰。雖有至聖。不生而智。雖有至材。不生而能。由待學問。其知乃博。其德乃碩。而況凡人乎。夫瑚簋之器。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木。蚕繭之絲耳。及正之以繩墨。制之以機杼。則皆成宗廟之器。黼黻之章。可羞於鬼神。可御於王公。

古今類聚

卷六

五

文中子曰。吾觀千載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為政。有所持循。吾觀千載而下。聖人在下者。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後之脩文者。有所折衷矣。

漢董仲舒天人策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

班嗣曰。吾子已貫仁義之羈絆。繫名聲之韁鎖。伏周孔之軌躅。馳顏閔之極轡。既繫轡於世教矣。何用六

道為自眩曜。昔有學步於邯鄲者。曾得其髣髴。又復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耳。

唐韓愈贊曰。愈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反利以撲。剗偽以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要之無牴牾聖人者。言無與聖至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佛老顯行。聖道不斷如帶。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始若未之信。卒大行於時。昔孟軻距楊墨。去孔子才同二百年。愈排二乃去千餘歲。撥亂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

古今類聚

卷六

宋張載曰。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之蔽也。劉光祖對光宗曰。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脩其身。而世方以道為偽。小者治文章以達其志。而世方以文為病。

陳止齋曰。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學而至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亦人也。夜思晝行。尊尊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

明王文成曰。聖賢之學。明倫而已。外此而學者謂之

異端非此而論者謂之邪說。假此而行者謂之伯術。飾此而言者謂之浮辭。背此而馳者謂之功利之徒。○孔孟之訓。昭如日月。九支離決裂。似是而非者。皆異說也。有志於聖人之學者。外孔孟之訓而他求。是捨日月之明而希光於螢燭之微也。不亦繆乎。

陳白沙曰。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故藏而後發。形而斯存。大抵由積累而至者。可以言傳也。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智者能知至無於至近。則無動而非神。藏而後發。明其幾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

古今類

太

○夫動已形者也。形斯實矣。其未形者虛而已。虛其本也。致虛之所以立本也。戒慎恐懼所以開之。而非以為害也。然而世之學者。不得其說。而以用心失之者多矣。斯理也。宋儒言之備矣。吾嘗惡其太嚴也。使著於見聞者。不睹其真而徒與我。嘵嘵也。是故道也者。自我得之。自我言之。可也。不然。辭愈多而道愈窒。楊守陳題講學曰。內得未深。外資未博。如木之方植而易搖。如泉之始導而易塞。

稽古

文官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

說命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微子命曰。王曰猷。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脩其禮物。○周官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畢命曰。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大雅烝民曰。古訓是式。○假樂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大雅蕩曰。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抑曰。其于今典。

古今類

太

送亂于政。顛覆厥德。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左傳曰。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曲禮曰。博文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經解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矣。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矣。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矣。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矣。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矣。屬辭比事而

不聞則深於春秋者矣。

儒行曰。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稽。

管子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

荀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蠕而動。蠕音軟。亦動也。一可以爲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手之間。

古今類聚

未盡

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

淮南子曰。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瓠。相和而歌。自以爲樂矣。嘗試爲之。擊建鼓。撞巨鍾。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瓠之足羞也。藏詩書。修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扣瓠之徒也。

韓詩外傳曰。不習爲吏。視已成。或曰。前車覆。而後車不戒。是以後車覆也。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爲之。殷之所以亡者。而周爲之。故殷可以鑒於夏。而周可以鑒於殷。

管子曰。說天者莫辨乎易。說事者莫辨乎書。說志者莫辨乎詩。說理者莫辨乎春秋。

論衡曰。夫壯士力多者。扛鼎揭旗。儒生力多者。博達疏通。故稽古博通。儒生之力也。舉重拔堅。壯士之力也。○夫通人猶富人。不通猶貧人也。俱以七尺爲形。通人胃中。懷百家之言。不通者空腹。無一牒之誦。貧人之內。徒四壁立也。

抱朴子曰。按六經。玩百氏。然後知面壁之至困也。夫入才學而求知。猶願魚而無網焉。心雖効力。而無獲也。

古今類聚

未盡

文中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遺寡。春秋之失。自欽向始也。棄經而任傳。九師出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於古今。詩失于齊魯。○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

薛收曰。六經者。聖人之言。孔子所以發明天人之極也。史道成敗得失。亦足以鑒。然謬於是。非六經比。史賈誼過秦論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

權勢之宜。去就有常。變化有時。

功臣表曰。居今之世。識古之言。所以自鏡也。

司馬遷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故前有諶而弗見。後有賊而弗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

馮異遺李軾書曰。明鏡所以照形。往古所以知今。

胡廣曰。國有大政。必議之於前訓。資之於故老。是以慮無失策。舉無過事。

陳史曰。九流七畧之書。名山石室之記。及郡孔堂之

書。玉箱金板之文。

隋儒林傳論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世者。其惟學乎。信哉斯言也。若夫篤志不倦。自求諸已。遂能聞道下風。稱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軒。見重明時。實惟稽古之力也。

潘徽集禮序曰。噴無隱而不探。事有難而必綜。至於宋。標綠華。垂丹篆。刑名長短。儒墨是非。書圖翰林之域。理掘談叢之內。謁者所求之餘。侍醫所校之逸。莫

不澄涇辨渭。拾珠棄蚌。

隋經籍志曰。夫經籍也者。機神之妙旨。聖哲之能事。所以經天緯地。辨陰陽。正紀綱。弘道德。顯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獨善。學之者將殖焉。不學者將落焉。大業崇之。則成欽明之德。匹夫見念。則有王公之貴。其王者之所以樹風聲。流顯號。美教化。移風俗。何莫由乎斯道也。

北齊文苑傳論曰。謂石為獸。射之洞開。精之至也。積歲辟牛。耒然游刃。耒音護。皮同。耕也。與駟同。從牛石。非子耒。耒音。刀隨耒。

晉之久也。安有至精久習而不成功者乎。

唐李石曰。古人因事為文。今人因文害事。

宋豐稷曰。人君明足以察萬事之統。而不可用其明智。足以應變曲當。而不可用其智。順考古道。二帝所以聖。儀刑文王。成王所以賢。

潛室陳氏曰。明道以記誦博識為玩物喪志。如何。曰。徒記誦誦誦。博而理學不明。不造融會貫通處。是逐其小者。忘其大者。及以無用之物。累其空明之心。是為玩物喪志。○記問之學。雖博而有限。義理之學。至約

而無窮。

元吳澄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幾黃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公其元。程張其亨。朱子其利也。孰為今日之貞乎。

求師

蒙彖曰。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乃告。再三瀆。

古今類聚

卷六

廣則不告。利貞。

仲虺誥曰。能自得師者王。○說命王曰。台音怡小子我也。

舊學于甘盤。

小雅鹿鳴曰。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怵。音洩倫薄也。

君子是則是做。

穀梁傳曰。子既生。不免水火。母之罪也。成童不就師。

傳。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師之罪也。

曲禮曰。禮聞取人。不聞取於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檀子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

○學記曰。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不學操縵。不能安絃。

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操縵。操縵。博依。博依。雜服。雜服。安禮。安禮。

○師嚴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君子之於學也。藏焉。

脩焉。游焉。息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

信其道。是以雖離師傳而不反也。今之教者。呻其佔

規。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

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拂。夫然。

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自知其益也。○君

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

人師也。○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

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

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

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家語曰。孔子適周。問禮于老聃。訪樂於苴弘。

荀子曰。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

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為是也。禮然而然。則是情

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是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也。故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不是師法而好自用。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

呂覽曰。求師者不化。召師者不化。自卑者不聽。卑師者不聽。

白虎通曰。黃帝師力牧。顓頊師綠圖。帝嚳師赤松子。帝堯師務成子。帝舜師尹壽。禹師國先生。湯師伊尹。

古今類聚

卷一

下

文王師呂望。武王師尚父。周公師號叔。孔子師老聃。天子太子諸侯世子皆就師於外。

或問小知之士。可謂師乎。楊子曰。是何師與。師之貴也。知大知也。小知之師亦賤矣。

文中子曰。度德而師。易子而教。○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

漢董仲舒天人策曰。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

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元帝賜蕭望之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傳。

班彪曰。世稱利劍有千金之價。棠谿魚腸之屬。龍泉太阿之輩。其本鋌山中之恒劍也。冶工鍛鍊。成為鉞利。豈劍有異質哉。工良師巧。鍊一數至也。

宋臧熹曰。人厲從師之志。家競專門之術。藝重當時。所居一旦成市。費舍暫啓。著錄或至萬人。

唐韓愈曰。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

古今類聚

卷一

下

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宋周子曰。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于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程子曰。古之人得其師傳。故因經以明道。後世失其師傳。故非明道不能知經。

李愿中曰。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闢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門。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冊。有足稽焉。

自東萊曰。歐陽脩有云。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自守然後果於用。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附從來者深矣。

呂藍田曰。古者憲老而不乞言。憲者。儀刑其德而已。無所事于問也。其次則有問有答。問答之間。然猶不憤則不啓。不悱則不發。又其次則有講有聽。講者不待問也。聽者不敢問也。學至於有講有聽。則師益勤而道益輕。學者之功益不進矣。又其次則有講而未聽。學至於有講而未聽。則無講可矣。

陸象山曰。子雲謂務學而不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

取友

隨父曰。出門交有功。○損父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允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係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洪範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

鄭風鷄鳴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大雅桑柔曰。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弋亦獲。○伐木

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嘒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學記曰。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僻廢其學。○相觀而善之謂摩。○儒行曰。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表記曰。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敗。○其所與遊辟也。晉仲用益為臣故云

左傳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家語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勝已者處。賜也悅不若已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居。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子產於民為惠主。于學為博物。晏子于君為忠信。而行為敬敏。故吾皆以兄事之。○入而行不脩。身之罪也。出而

古今類聚

卷八

七

名不章。友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上親賢。則下擇友。○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蓋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開其臭。亦與之化矣。管子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吾所事公

子糾敗。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

荀子曰。君子生非異也。善假于物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去邪僻而近中正也。○嗜欲得而信衰於友。

孔叢子曰。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胸。以濟緩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楊子曰。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

古今類聚

卷八

八

劉歆曰。才非交不用。名非交不發。身非交不立。

白虎通曰。朋友之道有四焉。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患則死之。

論衡曰。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練自黑。其漸染然也。

諸葛亮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棄。能貫四時而不衰。歷險夷而益固。

梅子曰。君子之交也。以道契親。淡而長存。小人之交也。以慢狎投。甘而易變。

文中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故寡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多怨。

劉峻廣絕交論曰。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歡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雲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競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刀錐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

韓子曰。今天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謂古今類。庚

謂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腑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擠之而又下石焉者。皆是也。

周子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由師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

亦樂乎。

程子曰。朋友講習。莫如相親而善。近世以相歡洽為相與。以無圭角為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以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為至也。

胡宏曰。能攻人寔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寔攻者。為尤難。人能攻我寔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

黃幹曰。朋者。人類之中。志同而道合者也。故曰天敘有典。此豈人力也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一失其序。則典與不立。人道化為夷狄矣。朋友道絕。則此四者雖欲各居其分。不可得也。然則朋友者。列於人倫。而又所以綱紀人倫者也。

陽明子曰。孔子大聖。尚賴三益之資。致三損之戒。吾儕從事於學。顧隨俗同污。不思輔仁之友。欲求致道。無是理矣。

虛心

咸泉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書曰。稽於衆。舍己從人。

大雅抑曰民之靡盬誰風知而莫成。

學記曰。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

關尹子曰。枯龜無我。能見大知。磁石無我。能見大力。鍾鼓無我。能見大音。

尹文子曰。矜者不立。奢者不長。強梁者死。滿足者亡。飄風暴雨。不能終日。故三皇五帝。有戒之器。命曰侑卮。其冲即正。其盈即覆。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其弊不成。

古今類聚

卷八

主

荀子曰。見善脩然。必以自存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惡也。○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

淮南子曰。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聖也。用衆人之力。則無不勝也。○方船濟乎江。有虛舟從一方來。觸而覆之。雖有忤心。必無怨色。有一人在其中。一謂張之。一謂歛之。之再三呼而不應。必以醜聲隨其后。向不怒而今怒。向虛而今實也。

齊丘子曰。游雲無質。故五色含焉。明鏡無瑕。故萬物象焉。夫百步之外。鏡則見人。人不見鏡。斯為驗也。

譚子曰。鏡非求鑒於物。而物自投之。橐非求飽於器。而器自實之。是故鼻以虛受臭。耳以虛受聲。目以虛受色。舌以虛受味。所以心同幽冥。則無物不受。

劉子曰。瞽無目。而耳可以察。專於聽也。聵無耳。而目可以聞。專於視也。

陳思王上魏文帝曰。不別荆棘者。慶雲之惠也。七子均養者。鴈鴈之仁也。含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

古今類聚

卷八

主

愛能者。慈父之情也。

王昶曰。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及報焉。

宋顏延之廷誥文曰。從事于人者。無一人我之心。不以已之所善謀人。為有明矣。不以人之所務失我。能有守矣。已所謂然而彼定不然。奕棋之蔽也。悅彼之可而忘我不可。學顰之蔽也。

唐柳玭戒子曰。夫士君子生於世。已無能而望他人

用已無善而望他人愛猶農夫鹵莽種之而怨天澤不潤雖欲勿餒可乎。

宋周子曰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蘇子曰古之聖人將有為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於前。

蘇頌對神宗曰人主聰明不可有所嚮有則偏偏則為患大矣唯應之以無心則無不治。

張子曰虛心然後能盡心心既虛則公平公平則是

古今類聚

卷一

七

非較照易見當為不當為之事自知○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為受命乃如響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之。

李氏曰虛一而靜心方實則物乘之物乘之則動心方動則氣乘之氣乘之則惑惑斯不一矣則喜怒哀樂皆不中節矣。

朱子曰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有主則虛虛則外邪不能入故則自虛靜故邪不得而奸之也。

陸氏曰今夫瓶甕有水實內則雖江河之浸無所能入安得不虛無水於內則停注之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為之主也事為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

高皇語學士朱善曰君子楊人之善不矜己之善貸人之過不貸己之過。

成廟語侍臣曰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而有憂色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喜

古今類聚

卷一

七

心夫一喜一憂得失判焉喜者矜其所長憂者憂其所不足矜其所長則志滿志滿則驕驕則淫佚敗日至矣憂其不足則志下志下必能虛心而受人則人訕不樂告以善道。

拘虛悟言曰山虛而雲生谷虛而泉出有所受也君子虛以受人故能聚天下之善而時出之。

王陽明曰專涵養者日見其不足專識見者日見其有餘日不足者日有餘矣日有餘者日不足矣。

謹言

順象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咸父曰。咸其輔頰舌。○家人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困象曰。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艮父曰。艮有輔。言有序。悔亡。○繫辭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易其心而後語。○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風。○禹謨曰。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說命曰。惟口起羞。○洪範曰。言曰從。從作乂。○皇極之敷言。是彞是訓。○兩無正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寄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言能諂諛也。○巷伯曰。緝緝翩翩。謀欲諧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賔之初筵曰。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戎。○匪言不能。胡斯畏忌。○大雅板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

辭之憚矣。民之莫矣。○抑曰。無易由言。無曰易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慎爾出語。○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都人士曰。出言有章。○左傳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遠怨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曲禮曰。鸛鵲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禮器曰。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表記曰。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耻有其容而無其辭。耻有其辭而無其德。○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雜記曰。居其位。無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耻之。○緇衣曰。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蔽。則民謹于言而慎于行。○君子約言。小人先言。○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

家語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已。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已。○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閑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此老子之言○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惡。○失言勿撝。

荀子曰。言有召禍也。行有召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口非是。無欲言也。

楊子曰。好善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要諸仲尼。說鈴也。萬物紛錯。則懸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聖。

古今類聚

卷六

七

論衡曰。君子言堂滿堂。言室滿室。如是之言。出堂之人。皆以為希聞而聽之。然後乃滿。如非正是。人之垂而厭之。安得而滿。言不可不慎也。

徐幹中論曰。君子之於言。所出貴也。如夏后之璜。商湯之輅。安得常有。○言以求道之中。苟非其中。雖美說。何異乎鵠之好鳴。音鵠。王鵠也。秦穆公也。鐸之喧譁哉。

曹子傳曰。鳥鳴之惡。自取滅。人言之惡。自取憎。昔荆之梟。將巢于吳。鳩遇而問之。梟曰。荆人惡予。鳩曰。子不能革子之音。吳楚同之也。鳥羽猶以惡聲見異。况

于人乎。慎之慎之。

三國管寧曰。潛龍以不見為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

宋顏延之廷詰文曰。言高一世。處之逾默。器重一時。體之滋冲。不以所能干衆。不以所長議物。

范泰疾疫表曰。言動於心。道敷自遠。桑穀生朝而殞。熒惑犯心而退。

北史魏收戒子姪曰。聖人之諾已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義則諾。不可則已。故其諾未嘗不信也。周廟

古今類聚

卷六

天

之人。三緘其口。漏卮在前。欹器在後。

唐徐伯彥樞機論曰。言者德之柄。行之主。志之端。身之文也。君子之樞機。動則物應。得失之見也。可以濟

身。亦以覆身。否泰榮辱一係之。能審思而應。精慮而動。擇其交以後談。則悔吝何由而生。怨惡何由而至。宋張詠曰。事君者。庶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

公不言已能。畢仲游貽書戒蘇軾曰。孟軻不得已而後辨。孔子欲無言。古人所以深謀極慮。固功業而養壽命者。未嘗

不止乎此。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為言。其形於詩歌贊于賦頌。托于碑銘。著於序記者。亦言語也。今知畏於口。而不知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必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治病。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

吳氏曰。言心聲也。故知言者。觀言以知其心。世亦有巧偽之言。險也而言易。躁也而言澹。貪戀也而言閒適。意其言之可以欺人也。然人觀其易澹閒適之言。而洞照其陰躁貪戀之心。則人不可欺也。而言豈可偽哉。

司馬氏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鍾鼓乎。夫鍾鼓叩之然後鳴。鏗訇鏗鏘。人不以為異也。若不叩自鳴。人誰不謂之妖耶。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為廢鍾鼓矣。

程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凡立言。欲含蓄意思。不

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故言以簡為貴。

薛文清曰。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

南山素言曰。古之言也。心之聲。今之言也。口之聲。古之文也。言之文。今之文也。文之文。今之心。亦有異於古之心乎。

慎行

乾文言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象曰。終日乾乾。與時偕行。○坤文言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

吉。今類服

卷六

七

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履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上爻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無妄象曰。無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大過象曰。君子以行過乎恭。○艮象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繫辭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由動天地也。可不慎乎。○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君子藏善於身。待時

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危以動。則民不與也。

禹謨曰。敬脩其可願。○皋陶謨曰。慎厥身脩思永。○湯誥曰。無從匪彝。無即怙誼。○太甲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說命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泰誓曰。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洪範曰。惟皇作極。有猷有為有守。○蔡仲命。王曰。惟爾率德改行。

古今類聚

卷六

七

克慎厥猷。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

鹿鳴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抑曰。順德之行。○白華曰。人之無良。二三其德。○鼓鍾曰。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左傳曰。明恕而行。要之以禮。○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

曲禮曰。敦善行而不怠。○玉藻曰。山立時行。顙實揚休。充實于內而休見于外○表記子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

動。則民作則。故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令而恭敬。○耻名之浮于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功。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去聲弗率以求處厚。○后稷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欲行之浮于名也。故自謂便人。

家語。魯人有獨處室者。隣之嫠婦趨而托焉。不納。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子聞之曰。欲學柳下惠。未有似於此者。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為。不可謂智乎。

古今類聚

卷六

七

荀子曰。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故聲無小而不可聞。行無隱而不形。○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專。惟其當之為貴。○其為人也多暇日。其出人也遠矣。○天不為人之惡寒也。而輒冬。地不為人之惡遠也。而輒廣。君子不為小人之苟也。而輒行。

淮南子曰。聖人不為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已也。信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已也。不能使禍不至。信已之

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已之不攘也。○君子不入獄。為其傷恩也。不入市。為其挫廉也。蹟不可不慎者也。

韓詩外傳曰。遇君則脩臣下之義。出鄉則脩長幼之義。遇長老則脩弟子之義。遇等夷則脩朋友之義。遇少而賤者則脩告道寬裕之義。

危辭曰。毋以智術殺身。毋以政術殺人。毋以業術殺子孫。毋以學術殺天下。

史趙良曰。及聰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強。

古今類聚

卷一

書

東方朔曰。苟能脩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音音厥說。音稅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尊尊。脩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鸛鵲飛且鳴矣。飛且鳴○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

司馬遷曰。脩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表也。耻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托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董昭曰。孝者不背親。以要利。仁者不忘君。以徇私。志

士不探亂以微倖。智者不詭道以自危。

晉嵇康曰。君子之行賢也。不察於度而後行也。任心

無邪。不議於善而後正也。顯情無措。不論於是而後

為也。是故傲音傲然志賢。而賢與度會。忽然無心。

而心與善遇。儼然無措。而事與是俱也。

孫思邈曰。養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為本。故士無

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墮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

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

畏。則勳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

古今類聚

卷一

書

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

周子曰。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

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聖人之道。仁義中

正而止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

為難知。不守不行不廓耳。○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

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

害也。故君子慎動。

張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制行

以已。非所以同乎人。必物之同者。已則異矣。必物之

是者已則非矣。○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
薛文清曰。勿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非持兵法為然。蓋可以為防小人之法。
蒙泉雜言曰。天雖生才。才者未必成。君子則力學以成之。未嘗以已而負天。世實須才。才者未必用。君子則委時以待之。未嘗因天而遺已。

新選古今類腋卷之七

為學類二 義利 關邪 窒慾 改過 慎獨

循序 誠偽 教誨

義利

否象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夷文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困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左傳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

禮運曰。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者。非意

也。○

康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義。明于其利。達於其患。

然後能為之。○坊記曰。君子不以非廢禮。不以美沒

禮。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以此示民。民猶爭利

而忘義。○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故君子仕則不稼。田

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殺食坐皮

鄧子曰。淵淵之水。寒冽不能凍其流。坦坦之士。窮厄

不能喪其身。

荀子曰。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先其好義也。雖桀紂不

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上重義則義先利。上重利則利先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財貨。○欲惡取舍之權。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而無權之熟計之。然後定其欲惡取舍。如是則常不失陷矣。凡人之患偏傷之也。見其可欲也。則不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不顧其可害也者。是以動則必陷。靜則必辱。是偏傷之患也。○果敢而振。猛貪而利。忤忤貪愛然惟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也。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為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撓。是士君子之勇也。○先義後利者榮。先利後義者辱。榮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於人。是榮辱之大分也。續統曰。夫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

新語曰。美女以貞顯其行。烈士以義光其名。君子以義相褒。小人以利相欺。愚者以利相亂。賢者以義相

范元曰。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與其富而畏人。不若貧而無屈。

史鄒陽曰。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污義。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

漢楊惲曰。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

宋顏延之曰。道者。識之公。情者。德之私。公通。可以使神明如響。私塞。不能令妻子移心。

梁蕭統曰。自銜自美者。士女之醜行。不恆不求者。明達之用心。

宋程子曰。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欲利已者。必損人。欲利財者。必歛怨。○堯舜之為善。與桀跖之為惡。其自信一也。

張子曰。天下之富貴。假外者。皆有窮已。蓋人欲無厭。而外物有限。惟道義無爵而貴。取之無窮矣。○利於民。則可謂利。利於身。利於國。皆非利也。○道二。義與利而已。義者。亘古今。通天下之正達。而利者。犯荆棘。

入險阻之私徑也。人之秉彝。固有坦然正路之可遵。而乃不由之。而反犯荆棘。入險阻。真終身而不悔。獨何與。血氣之動於欲也。

邵子曰。夫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三王尚行者也。五霸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於義也。尚言者必入於利也。義利之相去。一何遠之如是耶。

古今類聚

卷十

南軒張氏曰。義之所在。君子蹈之。如饑之必食。如渴之必飲。不可改也。若一毫私意亂之。則紛藉牽滯。而卒失其正矣。○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為莫先於義利之辨。蓋聖學無所為而然也。無所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

胡氏曰。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者則謀之。一時之利無謀也。而利萬世者則謀之。

關邪

乾文言曰。閑邪存其誠。

蔡仲命曰。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

王制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竊不與焉。一曰心逆而從。四曰自說。此而情。

古今類聚

卷十

五

周禮曰。去其淫怠。與其奇袤之民。袤音牙。好惡也。

家語曰。小辨害義。小言破道。

荀子曰。有知非以慮是。則謂之懼。有勇非以持是。則謂之賊。察孰非以分是。則謂之篡。多能非以侈蕩是。則謂之知。辨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詆。音世。傳曰。天下有二。非察是。是察非。謂合王制與不合王制也。天下有不以是為隆正也。然而猶有能分是非。治曲直者耶。若夫非分是非。非辨治亂。非治曲直。非治人道。雖能之無益於人。不能無損於人。案直將治怪說。玩奇

辭以相撓滑也。案彊鉗而利口。厚顏而忍詬。無正門。
恣睢。怨妄辨而幾利。不好辭讓。不敬禮節。而好相排
擠。此亂世姦人之說也。則天下之治說者。方多然矣。
傳曰。析辭而為察。言物以為辯。君子賤之。博聞強志。
不合王制。君子賤之。此之謂也。

呂覽曰。是其所謂非。非其所謂是。此之謂大惑。
繁露曰。其強足以覆過。其禦足以犯詐。其慧足以惑
遇。其辨足以飾非。其堅足以斷辟。其嚴足以拒諫。此
非無材能也。其施之不當而處之不義也。

古今類聚 卷之七

漢郊祀志。谷永疏曰。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於神恠。
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皆仁義之正道。不遵
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恠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
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音選也
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
朝種莫穫。音同黃治變化。外丹鍊成金堅冰淖溺。音淖
也。淖也。淖溺。消化。化色五蒼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扶
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是以明王拒而不聽。聖人
絕而不語。在日月上。臨下照曰。倒景。是天上有不見

魏曹子建曰。夫三鳥被致。不如百官之美也。素女婦
娥。不若椒房之麗也。雲木羽裳。不若黼黻之飾也。駕
螭載霓。不若乘輿之盛也。瓊蓋玉華。不若玉圭之潔
也。而顧為匹夫所罔。納虛妄之辭。信眩惑之說。隆禮
以招弗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玉爵以榮之。清閒館以
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驗。雖復誅其身。滅其族。紛然
足以為天下一笑矣。若夫玄黃所以娛目。銚鉞所以
聳耳。媛妃所以耀光。芻豢所以悅口也。何以甘無味
之味。聽無聲之音。觀無采之色也。

古今類聚 卷之七

晉王坦之廢莊論曰。吹萬不同。孰知正是。雖摩頂之
甘。落毛之愛。枯槁之生。負石之死。格諸中庸。未入乎
道。而況下斯者乎。
宋慧琳均善論曰。要天堂以就善。曷若服義而蹈道。
懼地獄以救身。孰與從理以端心。禮拜以求免罪。不
由祇肅之意。施一以徵百倍。弗勝無恠之情。美泥洹
之樂。生耽逸之慮。贊法身之妙。肇好奇之心。道在無
欲。而以有欲要之。壯行求鄢。西征索越。方長迷於幽
都。永膠滯於昧谷。

梁苑縝神滅論曰。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辭。欣以兜率之樂。故捨逢掖。襲橫衣。廢俎豆。列餅鉢。家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致使兵挫於行。抗問。吏空於官府。粟罄於情遊。貨殫於泥水。所以姦宄弗勝。頌聲尚擁。同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無限也。若夫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恍爾而無。來也不禦。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壘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而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為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

古今類

大卷

唐陸贄曰。小人之蔽明害理。如日之有昧。耳之有混。嘉谷之有蟲。梁木之有蠹也。有國家者。不得不開之耳。

韓愈曰。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水一盥。衛而出之於境。不令貳於衆也。况枯朽之骨。凶穢之

餘豈宜以入官禁。

唐介上疏曰。其性邪。其行險。其口利。其志凶。以聚歛為長策。以詭妄為嘉謀。總典籍之所惡。以為智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為行能。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邠也。宋范鎮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赴僧。破產以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窮匱者何。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主操涉於貧友。宏情動於顏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意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稔。音登也。之期。友

古今類

大卷

無遺乘。十六之報。務施闢於周急。歸德必於在已。歐陽子曰。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于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耶。蓋使王政明而禮義充。雖有佛。亦無所施于吾民矣。蘇洵曰。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拾好名之士。與不得志之人。相與語言。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可勝言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以蓋世之名。而濟未形之惡。雖有

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之患。必然而無疑者。

程子曰。君子以識為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蕩而不知返。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吾弗貴矣。○學者多流於釋氏之說。不致知也。知之既至。既得而移之。知王之為實。則人不能以石亂之矣。如醴之為其。則人不能以蘖亂之矣。知聖人之為大中至正。則釋氏不能以說惑之矣。○古之學者一。今之學

古今類

本義

十

者三異。端不與焉。文章之學。訓詁之學。儒者之學。

朱子曰。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后世聖賢。遂著書立言。以示后世。及世之衰亂。方外之士。厭一切之紛拏。畏一身之禍害。航空寂以求全身於亂世而已。及老子倡其端。而列禦寇。莊周楊朱之徒和之。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當漢之初。時君世主。皆信其說。而民亦化之。

楊慎璣語曰。貴清靜者。以席上為腐議。束名實者。拘也。本莊以柱下為誕辭。六家之旨。既已異矣。三語

之機。強而同之。

室整

願父曰。舍爾靈龜。觀我朵頤。○損父曰。君子以愆忿室慙。

禹謨曰。罔遊於逸。罔淫於樂。○旅獒曰。不狃耳目。百

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左傳。楚人得王。獻諸子罕。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

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滅

文仲曰。以歌從人。則治。以人從歌。鮮濟。○齊桓公飲

古今類

本義

十

陳完。子酒而樂曰。以火繼之。辭曰。且卜其晝。未卜其

夜。不敢。君子曰。酒以禮成。不繼以淫。義也。以君禮成

弗納于淫。仁也。○慶氏亡。與晏子叩殿。弗受。對曰。慶

氏之邑足歌。故亡。吾邑不足歌也。益之以叩殿。乃足

歌也。足歌。亡無日矣。

禮運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

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樂記曰。夫物之惑

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

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君子反情以和

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志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儒行曰。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

國語曰。私欲弘多。則德義鮮少。

關尹子曰。人勤於禮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人勤於智者。精不外移。可以攝精。○目視彫琢者。明愈傷。耳聽交響者。聰愈傷。○目自觀。目無色。耳自聽。耳無聲。舌自嘗。舌無味。心自揆。心無物。衆人逐於外。賢人執

古今類聚

卷七

七

新內

荀子曰。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不足以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耳非是。無欲聞也。心非是。無欲慮也。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群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夫之謂成人。

文子曰。聖人不勝其心。衆人不勝其慾。羽翼衰者傷其骸骨。枝葉茂者。害其根莖。故聖人損慾以從性。

呂覽曰。萬人操弓。共射一招。招無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

之曰招履之機。肥肉厚酒。務以相彊。命之曰爛腸之肉。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節嗜慾。釋智謀。去巧故。而游意乎無窮之次。事心乎自然之塗。若此。則無害其天矣。

淮南子曰。子夏見曾子。一癯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說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癯。先王之道勝。故肥。○鑑明者。塵垢弗能蔽。同

古今類聚

卷七

七

神清者。嗜慾弗能亂。

亢倉子曰。剪情欲。則神全。○外靜而內動者。搖思而損性。奔走而逐利者。勞力而害名。

說苑曰。鳥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魚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之者。餌也。

劉子曰。虺音交虎在前。地有隨珠。雖貪如盜跖。手不暇拾。懸轂向心。路有西施。雖嬖如景陽。目不暇視。利緩而害急。故也。

華山子曰。子不見嬰兒乎。目不留采色。故明全。耳不

留聲音。故聰全。舌不留苦甘。故味全。君子則之。養
聰。晦其明。忘其味。是之謂通原。亢倉子曰。克保三全
是謂清賢。

三華子曰。養生莫大於寡慾。害生莫大於多慾。多寡
之分。非必去之而後已也。欲者。人生之所資也。豈必
能去之。君子寡之也。將以全生也。全生之道。非欲則
不可。故惟寡之而已矣。

化書曰。思豔梅之狀。則輒有所吐而不能禁。見盤餚
之盛。則若有所吞而不能過。饑思啖牛渴思飲海。故

古今類聚

太華

卷

慾之于人也如賊。人之于慾也如戰。

史。樂書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頌音
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
外。不能反已。天理滅矣。

蔡澤說范雎曰。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
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遠死避
辱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

元帝敕東平王傳相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
長。耳目牽於嗜慾。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

其義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

漢書馬融論曰。馬融辭命鄧氏。逡巡隴漢之間。將有
意於居貞乎。既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貲之軀。終以奢
樂恣性。固知識能匡欲者鮮矣。夫事苦則矜全之情
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坐
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

張敞諫膠東王遊獵曰。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為不聽
鄭衛之音。楚嚴好田獵。樊姬為之不食鳥獸之肉。口
非惡音耳。耳非惡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嗜慾者。將

古今類聚

太華

卷

以卒二君而全宗祀也。

潘尼安身論曰。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
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
君子則不然。知自私之害公也。故後外其身。知有欲
之傷德也。故遠絕榮利。

宋顏延之廷誥文曰。古人恥以身為溪壑者。屏欲之
謂也。故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昏。去明即昏。難以三

一。
唐柳澤諫玄宗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知見可慾

而心必亂矣。昔露臺無費。明君不惑。象箸非大。忠臣憤歎。用浮巧為珍玩。以譎恠為異寶。乃治國之巨蠹。明王所宜嚴室也。

宋周子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

程子曰。利者衆人之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矣。貪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爭奪而致恐尤。張子曰。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於物欲。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

古今類腋

卷七

本

陸象山曰。庸人之目。見利而不見害。見得而不見失。以縱情極欲為己益。以存心養性為桎梏。不喪德殞身而不已。惟君子為能見微而知著。遏人欲於將萌。南軒張氏曰。人欲橫流。強止遏之。未有不奔潰湍決者。此絲治水也。水之性。無有不下。禹能順而治之。行其所無事也。自然平治。人之良心。豈無發見之時。引而伸之。涵養而擴充之。天理明。人欲自消。伊川所謂明得一分天理。滅却一分人欲。

高廟與侍臣論治身之道曰。人之害。莫大於欲。欲非

止于男女宮室飲食服飾而已。凡求私便於己者。皆欲也。然惟禮可以制之。先王制禮。所以防欲也。禮廢則欲肆。為君而廢禮縱欲。則毒流于民。為臣而廢禮縱欲。則禍延于家。故循禮可以寡過。肆欲必至滅身。宋濂曰。行遇刃者必避。食逢鵠者必舍。懼害已也。懸色藏飭。厚味脂膏。則弗之察。愚矣。

薛文清曰。無欲則所行自簡。

王文成曰。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欲得。憤怒嗜欲正到。

古今類腋

卷七

本

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科第以致身而恃以為暴。是厲階也。高位以行道而據以媒利。是盜資也。

楊慎璣語曰。六欲興而真靈缺矣。五蒸熾而中和喪矣。缺其能圓乎。喪其能融乎。圓融頌而天關至矣。

改過

豫爻曰。冥豫。成有渝。无咎。言冥豫樂。成而能變之。○復爻曰。頻復厲。○中行獨復。○迷復凶。○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益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繁辭曰。憂悔吝者。存乎介。震無咎者。存乎悔。○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說命曰。無咎寵納侮。無耻過作非。

小毖曰。予其懲而毖后患。也。莫予荇。音停。自求。

辛螫。音。釋。辛。螫。允。彼。飛。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

於蓼。音。味。辛。苦。成。王。言。予。何。懲。而。謹。乎。荇。蜂。而。得。辛。螫。信。死。蟲。而。不。知。其。能。為。大。鳥。蓋。精。管。蔡。事。

左傳曰。聖人以改過為大過。而不改。將文過以遂非。

剛有怙終之刑。過而能悔。不貳過。以遠罪。則有遷善

之美。○人惟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袞職有

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來不廢矣。

檀弓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吊之。子夏

曰。天乎。子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

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

之人。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其親。使民未有聞

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

罪。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

索居。亦已久矣。○過言不再。流言不極。

鬻子曰。文王問於鬻子。人有大忘乎。曰。知其身之惡而不改也。以賊其身。乃喪其軀。其行如此。是之謂大忘。

尹子曰。厲之人。夜半生子。汲汲取火而視之。惟恐其似已也。執謂負惡者。而不自知乎。

劉屏山曰。良心之放。必有端也。慮端不弭。必形於言

言端不弭。必形於過。過深于言。言深於慮。

呂覽曰。君子責人。則以仁。自責。則以義。責人以仁。則

易足。易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為非。難為非。則行

無微而不改。

淮南子曰。夫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舉。其於過也

說苑曰。桀囚於焦門。不能自非其所反。而悔不殺湯

於夏臺。紂拘於宣室。不反其過。而悔不誅文王於羑

里。○知善而弗行。謂之狂。知惡而不改。謂之惑。故夫

狂與惑者。聖王之戒也。而君子之愧也。

潛夫論曰。嬰兒過飽。貴臣過寵。父母過于媚子。人君

過于驕臣。

說訓曰。君子好聞過而無過。小人惡聞過而有過。
扈辭曰。君子喜聞己之過。而惡言人之過。聞己之過。
則其過可得而遂改。言人之過。乃所以益己之過而
已。

史。齊臣告景公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
謝以文。

漢光武勞耿弇曰。始雖垂翅回谿。終當奮翼澠池。可
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後魏常景曰。夫悔未結。誰肯曲躬。夫禍未加。誰肯累
手。

足。故機發而後思。圖車覆而後改轍。改之無及。故狡
兔失穴。思之在後。故逆鱗易觸。

唐傅奕勸高祖更隋制曰。懲沸羹者。吹冷蘂。傷弓之
鳥驚曲木。

陸贄曰。仲虺歌成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吉甫美宣王
之功曰。褒職有闕。唯仲山甫補之。夫成湯聖君也。仲
虺聖輔也。以聖輔贊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
周宣中興賢王也。吉甫文武賢臣也。歌頌其主。不美
其無闕而美其補闕。

宋周子曰。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必有耻
則可教。聞過則可賢。○有善不及。曰不及則學焉。問
曰。有不善。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
斯為君子。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有語
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烏知其
不能改。改則為君子矣。不改為惡。惡者天惡之。彼豈
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
敬焉。

曾鞏曰。王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揚雄。以容故不及。帝
曰。安石輕富貴者。何吝也。曰。臣所謂吝者。謂其勇於
有為。吝於改過耳。

司馬氏曰。去惡而從善。推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
能從。以為如制驛馬。如斡礮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
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朱子曰。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
以脩慝。辨惑。而成崇德。徙義之功。

王文成曰。古之聖賢。時時自見己過。而改之。是以能
無過。非其心果與人異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者。

時自見已過之功也。○本心之明。皎如白日。無有翳過而不自知者。但患不能改耳。一念改過。當時即得本心。人孰無過。改之為貴。漢伯玉大賢也。惟曰。欲寡其過而未能。成湯孔子大聖也。亦惟曰。改過不吝。可以無大過而已。人皆曰。人非堯舜。安能無過。此亦相沿之說。未足以知堯舜之心。若堯舜之心而自以為無過。即非所以為聖人矣。

慎獨

五子歌曰。不見是圖。

古今樂府

卷一

主

抑曰。無曰不顯。莫予云觀。

禮器曰。天地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是故君子慎其獨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晏子曰。君子獨立不慙於影。寢不慙於魂。

荀子曰。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

謂子曰。謂天蓋高。而聽甚卑。謂日甚遠。而照甚近。謂

神甚幽。而察甚明。

淮南子曰。蘭生幽谷。不為莫服而不芳。舟在江海。不為莫乘而不浮。君子行義。不為莫知而止休。

說苑曰。響不辭聲。鑑不辭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

夫行非為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為響也。而響和之。

劉子曰。人之須善。猶首足之須冠履。今處顯而修善。

在隱而為非。是清旦冠履。而昏夜裸跣也。可乎。

化書曰。晝夜明而晝昏。雖晝明而夜昏。其異同也如是夫。耳中磬。我自聞。目中花。我自見。則是晝不得謂

古今樂府 卷一 主

之明。夜不得謂之昏。能齊昏明。其大八乎。

漢枚乘曰。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

梁明山賓表曰。在獨無散逸之想。處閒有對賓之已。

晉史曰。積善三年。知之者少。為惡一日。聞於天下。雖

自過當年。而終身見咍後代。亦猶盜鍾掩耳。宋人得

欲買之。而不能乃碎之。其聲况以衆人為不聞。銳意

盜金。謂市中為莫覩。出莊子攫金之時。故知貪於遠

者。則遺遠溺於利者。則傷名。

程子曰。人為不善於幽隱之中者。謂人莫已知也。而

天理不可欺。何顯如之。或曰。是猶楊震所謂四知者乎。曰。幾矣。雖然。人我知之。猶有分也。天地則無二知也。○尸居却龍見。淵默却雷聲。

陸九淵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為不正。

呂氏曰。夫易以溺人汚人者。色與貨也。非禮非義之事。雖甚不良之人。往往畏人之知。而不敢肆。苟人所不知之地。一時不勝其利欲之私。則於所不當為。能保其不為乎。若顏叔子之違旦秉燭。志揚伯起之莫

古今類聚

卷七

論

夜却金。司馬君實趙閱道之所為。無一不可與人言。無一不可與天知。真能慎獨者也。

黃氏曰。理義之精微。心術之隱奧。所差甚微。而天理人欲之分。君子小人之判。自此而決。不可不察也。

范陽張氏曰。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祇。祥風和氣。皆在於此。一念之惡。則天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於此。是以君子慎其獨。

崔銑松窓晤言曰。慎獨。其學之樞邪。口然而心違。貌然而志反。事改於發念。義就於襲取。皆慎之靈也。功

知。桓文。詞如賈馬。勇如賁育。玄如莊列。如其心之。何假之也。外之也。激之也。馳之也。

循序

析象曰。山上山下。漸。君子以居德善俗。○係辭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太甲曰。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甫田曰。婉兮。變兮。總角壯。今。未幾見今。突而弁。今。戎人。

古今類聚

卷七

論

學記曰。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察於此者。可以有志於學矣。○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尹子曰。司馬蒯瞶。天下之攻擊劒者也。今提劒鋒。而洋劒觚。必刎其指。而不能以陷腐木。况金甲乎。若之。則凡夫亦可以善劒哉。

荀子曰。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河。騏驎一躍。不能一步。駕馬十駕。功在不舍。鍤音不而舍之。朽木不折。鏐而不舍。金石可鏤。○學惡音不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乎行之而止矣。

淮南子曰。河以委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擾游。故能化。○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

古今類聚

不卷七

不

呂覽曰。使鳥獲疾引牛尾。尾絕力動。而牛不可行。逆也。使五尺童子。引其捲。而牛恣所以之。順也。

韓詩外傳曰。道雖近。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

揚子曰。觀乎賢人。則見衆人。觀乎聖人。則見賢人。觀乎天地。則見聖人。

史秦惠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無弁。

北齊魏收戒勵子姪曰。跬步無已。至於千里。覆篑而進。及於萬仞。

後魏陽固演贖賦曰。道有大而由小。義有顯而必微。宋程子曰。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

朱子曰。學必貴於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超可入也。循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功。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庶乎其可矣。

南軒張氏曰。燕人遠越。其道里之所從。城廓之所經。山川之阻脩。風雨之晦冥。必一一實履焉。中道無畫。然後越可幾也。若生環堵之室。而望越之渺茫。車不

古今類聚

不卷七

不

發輶而歆乘雲駕風。以遂抵越。有是理哉。且夫為孝。必自冬溫夏清。昏定晨省始。為悌。必自徐行後長始。故善言學者。必以洒掃應對進退先焉。

饒氏曰。道本無難。知難行之事。學者患不得其門而入耳。苟得其門而入。則由愚夫愚婦之可知可能。以至於盡性至命之地。無遠之不可到也。

明劉基擬連珠曰。淵之深者。流必緩。聲之大者。響必悠。是故政以漸成。則民不駭。俗以漸變。則功不偷。拘虛晤言曰。狂沙成丘。而風散則卑。聚潦成合。而雨

止則涸。此赫赫之勢。小人所幸。卒然之遇。鄙夫所喜。而君子戒一簣之虧。務成章之漸。有以哉。

誠偽

繁辭曰。情偽相感而利害生。

周官曰。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閻尹子曰。人徒知偽得之中有真失。殊不知真得之中有真失。徒知偽是之中有真非。不知真是之中有真非。

古今類廉

太

卷

尹子曰。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而莫弘死。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

新書曰。言行惟一。謂之真。反真為偽。行果言當。謂之信。反信為偽。

說苑曰。樂羊食其子。寸功而見疑。秦西巴放麋。有罪而益信。巧詐不如拙誠也。

楊子曰。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之謂偽。觀人者審其作輟而已矣。

中論曰。勤遠以自旌。托之乎疾。固廣求以合衆。托之乎仁。愛枉直以取舉。托之乎隨時。屈道以弭謗。托之乎畏愛。多識派俗之語。彙誦詩書之文。託之乎博文。飾非而言好。無倫而辭察。託之乎通理。居必人才。游必帝都。託之乎觀風。然而好變易姓名。求之難獲。託之乎能靜。卑屈其體。輯柔其顏。託之乎溫恭。然而時有距絕。摯斷嚴厲。託之乎獨立。獎育童蒙。訓之以已術。託之乎勤誨。金玉自待。以神其言。託之乎說道。說林曰。甚哉似是之足以惑人也。西方有獸。名曰騶

古今類廉

太

卷

虞。其性好生。出則天下偃兵。人以其文之似虎也。而遂以為真虎也。南方有鳥。名曰昭明。其性好亂。出則天下交兵。人以其羽之類鳳也。而遂以為真鳳也。故王莽之謙恭。似周公矣。而終以居攝篡漢。安石之經術。師孔子矣。而終以新法禍宋。○飾羊以為虎。其皮則虎也。而其性則羊也。接梅以為桃。其實則桃也。而其味則梅也。是故色厲者不免於內荏。而論篤者未必為君子。蘇秦語燕王曰。忠信者所以自為也。進取者所以為

人也。

後漢王良傳曰。夫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體義者。不期體以合義。季文子之妾不衣帛。魯人以為美談。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黯譏其多詐。事實未殊。而毀譽別議。何也。將體之與利之異乎。

即顏引易傳曰。有貌無實。佞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馮緄上順帝疏曰。勢得容姦。伯夷可疑。苟曰無猜。盜跖可信。故樂羊陳功。文侯示以謗書。

後漢杜林傳論曰。夫威力以自禦。力損則身危。飾詐

以圖已。

天章

天章

詐窮則道屈。故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仁。杜林行義。烈士假其命。人之助順。有不誣矣。

蜀却正釋譏曰。家扶殊義。人懷異計。從橫者數。

也。拔其胃。但詐者暫吐其舌。

杜幾子怨曰。毀人不實其所毀。而必曰私惡所憎。與人不實其所譽。而必曰私愛所親。

晉高光傳論曰。下士競而文。中庸靜而質。不若進不足而退有餘也。

稽康養生篇曰。言君子則以無措為主。以通物為美。

言小人。則以匿情為非。以違道為闕。何者。匿情於各。小人之至惡。虛心無措。君子之為行也。

戴逵論曰。且儒家尚譽者。本以興賢也。既失其主。則有乞取之行。懷情喪真。以容貌相欺。其弊必至於末偽。

宋周子曰。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寧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偽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動以天為無妄。動

以人欲。則妄矣。

天章

天章

張子曰。獨見獨聞。雖小異。性也。出於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偽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為自取。吉其陰幸也。○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無所感而起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思而得。素也。○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肢。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

動。非誠也。失於聲。謬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
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為已。戲失
於思者。自誣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
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訖甚焉。

楊慎璣語曰。以鄉原竊相位。胡廣也。以鄉原竊天位
王莽也。

劉基擬連珠曰。太陽未升。燭火與流螢並照。繁霜未
降。舜花與小草同研。是以蛟蜃之市。不可以稱有國。
穉穉之秋。不可以言有年。

古今類聚

卷一

孝

王文成曰。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
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為切磋砥礪之地。故君
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夫聞譽
而喜。聞毀而戚。則將惶惶於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
以為君子。

教誨

象卦辭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音再三。讀。
渎則不告。利貞。○爻曰。發蒙。利用刑人。刑。夏。用。說。音。
桎梏。刑。拘。也。言。既。刑。又。以。梏。其。後。○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坎象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益稷曰。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我欲並生我。工
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小宛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
誨爾子。式穀似之。○絲蠻曰。教之誨之。○抑曰。於乎
音。為。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

言提其耳。○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
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

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
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學記曰。古之教

古今類聚

孝

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
校。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返。謂之大成。○大學始
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宵雅。小雅。肄。習也。
官其始也。入學鼓篋。遜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
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
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善
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故君子之
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

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周禮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
敬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

子思曰。夫剖石者。乘其霧開鑰者。透其簧。義有會理。有解。目覘耳剽。兀兀方寸。不暫開焉。性何由發哉。

國語曰。遠條

印口

不可使倂戚施接不可使仰僬僂

國名其人極短
饒繁木基義貢
不可使援矇膠

無駝獻漢
駝使

不可使舉。侏儒。矮人東方朔傳侏儒長二尺

古今類腋

1

10

一

—

1. *Agave*

1

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僇不可使謀。官師之所材。

也。戚施直鑄。遽際蒙繆。侏儒扶盧。矇膠修聲。聾瞶司火。僮昏罷瘖。僂倮官師之所不材也。○今夫士群莖

而州處間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若言敬其幼者言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

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今夫工商農群萃而州處。

辨其功苦。察其四時。盡其四肢之敏。以旦暮從事於四方。市野以飾。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

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工商農之子恒為工商農。

荀子曰。養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賈精于市。而不可以為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為器師。有人也。不

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於物者以物。精於道者薰物。○以善先人者。謂之教。以善和

人者。謂之順。○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尊嚴而懼。養父而信。誦說而不陵。不犯。知微而論。○血氣剛強。

古今類腋

1

1
:
!
:

1

1

10

1

51

則柔之以調和。智慮滿深。則一之。易良。勇膽猛戾。

則輔之以道順。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狹隘偏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濕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庸猥

驚散。則刳之以師友。怠慢剽棄。則炤之以禍災。愚於
 端慤。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

揚子曰。或問人可鑄與。曰。孔子鑄顏淵矣。曰。顏苦其
之卓是已。茲苦也。祇其所以為樂歟。

顏氏家訓曰學者之心發於憤憤其見必卓開于冥其詣必深

新譚曰。飲羽之鏃。非勇力所能習。必自得于弓矢之外。聖賢之學。非口舌所能罄。必自得于提撕之中。聞微訓曰。聖賢之言。有六似。學者不可不察也。明易者似膚淺。黷微者似迂闊。循誘者似秘吝。廣譬者似支離。直指者似凌施。樂告者似強聒。

劉子曰。青出於藍。而青於藍。染使然也。冰生於水。而冷於水。寒使然也。鏡出於金。而明於金。瑩使然也。後魏王嵩論蕭衍伐西域曰。思歸有道者。則引而納之。受疑去危者。則援而接之。

古今類便

未

韓愈進學解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凶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

柳宗元遺太學生何蕃書曰。俞扁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

周子曰。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致之。是為教。故曰言

之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程子曰。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虧者成之而已。孟子之不受曹交。以交未嘗知道。故使歸而求之。○人之知識。未嘗不全。其蒙者猶寐也。呼而覺之。則不蒙矣。○任其自為。聽其不為。則中人以下。自棄自暴者衆矣。聖人所以貴於立教也。

張子曰。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

古今類便

未

端而告之。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洪鍾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有如時雨化之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為而後教之。

程敏政序丘濬文集曰。先生懼學者之無本也。則有學的之編。懼學者之不知變也。則有世史正綱之作。懼學者之明體而不適于用也。則有大學衍義之補。

其言鑿鑿乎必可見之于行。行之必可以興文治治文教而致吾君于堯舜三代之上。流聲實于兩間。作楷模于來世。使道不為空言。蓋先生之志如此。而文亦足以發之。不可誣也。

王文成曰。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故君子之政。不必專於法。要在宜於人。君子之教。不必泥於古。要在入於善。○立法而考之。技也。各詣其巧矣。而

古今類聚

卷七

朱

同尼於用。因人而施之教也。各成其材矣。而同歸於善。仲尼之答仁孝也。孟子之論貨色也。可以觀教矣。傳璣語曰。非其地而樹之。不主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聚斂而鼓之。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微子所以對蓬飛。仲尼所以感桑落也。

新選古今類聚卷之八

道德類一 心性 命 仁 義 禮

信 神 幾

心

坎辭曰。惟心亨。行有尚。○困象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係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能觀諸心。能研諸慮。

古今類聚

卷七

朱

大禹謨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禹曰。念茲在茲。○咸有一德曰。一哉王心。○康誥曰。宅心知訓。○用康乃心。顧乃德。○旅獒曰。玩物喪志。志以道寧。○畢命曰。雖收放心。閑之維艱。

國風定之方中曰。匪直人也。秉心塞淵。騁牝三千。○國風鳴鶴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桑柔曰。君子實維。秉心無競。○小宛曰。惴惴其心。如臨于谷。○大雅大明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無貳爾心。○周頌曰。於緝熙。彈厥心。○

細水曰。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禮運曰。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中。不見其色也。歆一以窮之。合禮何以哉。○玉藻曰。非僻之心。無自而入。○學記曰。入學鼓篋。遜其志也。未卜禘不視學。遜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樂記曰。人心之動。物感使之然也。○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心中斯瀕。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瀕。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

荀子曰。君子之學。入乎耳。感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

古今類

卷八

上

淮南子曰。發一端。散無竟。周八極。總一筭。謂之心。見本知末。觀指而睹歸。執一而應萬。握要而治詳。謂之術。居知所為。行知所之。事知所乘。動知所由。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輕。錯之後而不軒。軒輕猶輕重前。軒輕如輕如內音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窵。窵氏為輕則窵。是故使人高賢稱譽已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排謗已者。心之罪也。○任登勸魏宣子與智伯地曰。與天下同心而圖之一心。所行者非

直吾所亡也。一心謂不與衆同心。○能用人力者。能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能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本也。未有得已而失人者也。未有失人而得已者也。○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而不察方員。人心易濁而難清。猶盆水之類也。況一世而撓滑之。曷得頃臾平乎。

敢問潛心於聖。楊子曰。昔者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四海為遠。治之在心。不亦通乎。

古今類

卷八

下

文中子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心迹之判久矣。

無能子曰。夫浩然而虛者。心之自然也。今人手足耳目。則任其自然。至於心。則不任其自然而為焉。歆其至和而虛通也。難矣。

晉裴頠崇有論曰。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制事以非事。謂心為無也。匪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也。

宋慧林均善論曰。有迹不能不敝。有術不能無偽。

續南征賦曰。人之寓於宇宙也。何異夫栖蜩之
爭戰。附螭之遊。禽而盈虛倚伏。俯仰浮沉。矜榮華於
尺景。總萬慮於寸陰。彼忘機於粹日。乃聖達之明箴。
妙品物於貞觀。何足以繫心。

宋顧愷之定命論曰。聖人懷虛以涵育。凝明以洞照。
惟虛也。故無往而不通。惟明也。故無來而不燭。
蘊綽奏周文書曰。理人之體。當先理己心。心不清靜。
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
非謬亂。是非謬亂。則一身不能自理。安能理人也。

古今類賦

不卷八

甲

唐張玄素諫太子承乾游畋曰。夫心為萬事主。動而
無節則亂。敗德之原實在於此。

宋周子曰。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
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
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
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
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人有是心。在隱微
必乘間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大其心

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人之心
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牴其心。其視天
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
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
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由象識
心。猶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
可乎。○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天之
明莫大於日。故有自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
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遠

古今類賦

不卷八

乙

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
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
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不得已當為而為
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為之。雖善皆意也。正己而物
正。大人也。正己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為也。有意為
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為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為
善。且為未善。況有意於未善耶。○以責人之心責己
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能通天下之志
者。為能感人心。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成心

忘然後可與進於道。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也。與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水夏水者與。○有無一內外合。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不專以見聞為心。故能不專以見聞為用。○虛心則無外以為累。

邵子曰。用也者。心也。體也者。迹也。心迹之間。有權存焉者。聖人之事也。○是知言之於口。不若行之於身。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心。言之於口。人得而聞之。行

古今類聚

卷八

七

之於身。人得而見之。盡之於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况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故知聖人所以能立於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於心者也。○樵者曰。敢問無心致天地萬物之方。曰。無心者。無意之謂也。無意之意。不我物也。不我物。然後能物物。曰。何謂我。何謂物。曰。以我狗物。則我亦物也。以物狗我。則物亦我也。

我物皆致意。由是明天地亦萬物也。何天地之有焉。萬物亦天地也。萬物亦我也。何萬物之有焉。我亦萬物也。何我之有焉。何物不我。何我不物。如是。則可以宰天地。可以思鬼神。而况於人乎。况於物乎。○心者性之邪郭。

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耳。○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可以法矣。今人皆反之者也。○聖人之心。明鏡止水。

古今類聚

卷八

七

朱子曰。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靜情。所以行乎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於溢也。才者水之氣力。所以能流者。○人之欲全體此心。而常為一身之主者。必致知之力至。而生欲之功專。使胸中光明澄淨。超然於氣稟物欲之上。而吾本然之體。所與天地同大者。皆有以周遍昭晰。而無一理之不明。依然之用。與天地流通者。皆無所隔絕間斷。而無一息之不生。是以方其物之未感也。則此心澄然惺惺。

之虛。如衡之平。蓋真對越乎上帝而萬物皆有定於其中矣。及夫物之既感也。則妍媸高下之應。皆因彼之自爾。而是理固周流該貫。莫不止其所。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自無分數之差。而亦未嘗與之俱往矣。靜而天地之体存。一本而萬殊動而天地之用達。萬殊而一貫体常涵用。用不離体体用渾涵。純是天理。天無外。此心之理亦無外。天道無限量。此心之理亦無限量。天道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天。此心之理亦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吾。

古今類

本義

人

心。天下豈有性外之物。而不統於吾心是理之中也。我。此心所以為至靈至妙。凡理之所在。其思隨之。無所不至。大極於無際而無不通。細入於無倫而無不貫。前乎上古。後乎萬世。而無不徹。近在跬步。遠在萬里。而無不同。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亦不過克吾心體之本然而非外為者。

胡五峯曰。靜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悅也。易動處萬物之分。得吾心之樂也。難。是故知仁合一。然後君子之學成。

胡安國曰。心者萬事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蔡氏曰。人心至靈也。虛明之頃。事物之來。是是非非。無不明也。少則昏矣。又則怠矣。又則棄之矣。無他。形氣之私溺之也。人能超乎形氣。拔乎物欲。達其初心。則天下之理得矣。

真德秀告寧宗曰。以一心而受衆慾之攻。未有不浸淫而蠢然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

魏了翁告寧宗曰。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非

古今類

本義

九

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也。

高廟因朱善進心箴而言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幾。蓋仁愛之心生。則伎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詖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絕。忠慾之心萌。則巧偽之心伏。○高廟與侍臣論天人相與之際曰。天人之理無二。人當以心為天。○高廟謂侍臣曰。人君一心。當謹嗜好。不為物誘。則如明鏡止水。可以鑑照萬類。一為物誘。則鏡垢水渾。豈能照物。

劉基擬連珠曰。有形之器欲虛。惟虛即可以納理。無

死之理欲實。惟實則可以克器。是故性無不誠。然後能明一心。心無不明。然後能應萬事。

陳獻章詩曰。此心自太古。何必生唐虞。

薛文清曰。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

○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烈風疾雨。○忤心一生而天地否。良心一發而天地泰。

張司空曰。心者神明之舍。而萬事之筦也。潛天而天。

潛地而地。圖王而王。圖帝而帝。變化於頃刻而彌綸於遠邇者也。

古今類聚

天卷十

十

陳琛正學編曰。無一時而或息者。天地之化也。無一時而不感者。人心之機也。

王文成曰。種樹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其心。○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

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

故有孝親之心。即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即無孝之

理。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即無忠之

理矣。理豈外於吾心耶。○口之於甘苦也。與易牙同。

目之於妍媸也。與離婁同。心之於是非也。與聖人同。

其有味焉者。其心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然後私得而蔽之。○道無形體。萬象皆

其形體。道無顯晦。人所見有顯晦。以形體而言。天地

一物也。以顯晦而言。人心其機也。

楊慎璣語曰。心如死灰寂滅也。心如宿火寂感也。○

牛馬者。家畜也。縱之堀牧則悍。鷹鷂野鳥也。一為繫

絆則馴。此收放心之說也。

性

係辭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性存存。道義

之門。

古今類聚

天卷十

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

惟后。○西伯戡黎曰。不有康食。不虞天性。歲歲健而民失恒心

○召誥曰。節性惟日其邁。

大雅。烝民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

德。

王制曰。民生異俗。性情之遷。速異齊。○樂記曰。人生

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德者。性之

端也。

鳥曰。勿使失性。○棄天地之性。○子產曰。氣為五
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

荀子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問者曰。人之性惡。則
禮義惡從生。應之曰。凡禮義者。生於聖人之偽。非故
生於聖人之性也。

呂覽曰。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今仕之
人。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不知輕重。則重
者為輕。輕者為重矣。今有聲於此。耳聽之必憊。已聽
則使人聾。必弗聽。有色於此。目視之必憊。已視之則

古今類腋

卷八

主

使人盲。必弗視。有味於此。口食之必憊。已食之則使
人瘠。必弗食。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
求之。害於性則舍之。此全性之道也。世之富貴者。其
於聲色滋味也多惑者。日夜求。幸而得之。則遁焉。遁
一性。惡得其傷。萬人操弓。共射其一招。招無不中。
萬物彰彰以害一生。生無不傷。以便一生。生無不
長。故聖人之制萬物也。以全其天也。天全則神餘矣。
目明矣。耳聰矣。鼻臭矣。口敏矣。若此人者。不言而信
不謀而當。不慮而得。精通乎天地。神覆乎宇宙。其於

物無不受也。無不裹也。若天地然。○天生人也。而使
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
其見。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瘖。使其
心可以知。不學其知。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也。達天
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是謂善學。

淮南子曰。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為。知命之
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故不高官室者。非愛木也。
不大鍾鼎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
為萬民儀。今日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

古今類腋

卷八

主

爭以害其性。○智巧聰明為性之障。
董子曰。中民之性。如蘭如卵。卵待復二十日而後能
為雛。蘭待繅以浣滌而後能為絲。性待漸於教訓
而後能為善。善教誨之所然也。非質樸之所至能也。
故不謂性。性者宜知名矣。無所待而起。生而所有
也。善所自有。則教訓已非性也。是以米出於粟。而粟
不可謂米。玉出於璞。而璞不可謂玉。善出於性。而性
不可謂善。其比多在物者為然。在性者以為不然。何
不通於類也。卵之性。未能作雛也。蘭之性。未能作

也。麻之性。未能為縷也。粟之性。未能為米也。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也。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善。

楊子曰。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也。歟。

論衡曰。論人之性定。有善有惡。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惡者。固可教告率勉。使之為善。善漸於惡。惡化於善。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其猶絲也。其有所漸化。為善惡。猶藍丹青染練絲。使之為

青赤也。

青赤也。

青赤也。

青赤也。青赤一成。真色無異。是故楊子哭岐道。墨子哭練絲也。蓋傷離本不可復變也。人之性。善可變為惡。惡可變為善。猶此類也。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染黑。不練自黑。彼蓬之性不直。紗之質不黑。麻扶繼染。使之直黑。夫人之性。猶蓬紗也。在有所漸染。而善惡變矣。○夫中人之性。在習焉。習善而為善。習惡而為惡也。至於極善極惡。非復在習。故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性有善不善。聖化賢教。不能復移易也。故決水使之東西。猶染絲令之青赤也。丹朱商均。已

染唐虞之化矣。然而丹朱傲而商均虐者。至惡之質。不受藍朱變也。○人稟天地之性。懷五常之氣。或仁或義。性術平也。孟軻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孫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楊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

漢匡衡上成帝疏曰。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

古今類聚

古今類聚

古今類聚

宋張充書曰。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圓行方止。器之異也。善御性者。不違金水之質。善為器者。不易方圓之用。

蘇綽上周文書曰。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朴者。則質直。化於澆偽者。則浮薄。浮薄者。則衰弊之風。質直者。則敦和之俗。衰弊則禍亂交興。敦和則天下自治。

蘇威傳。隋煬帝詔曰。玉以潔潤。丹紫莫能渝其質。松表歲寒。霜雪莫能凋其采。可謂溫仁勁直。性之然

宋周子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定矣。神業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有定。

賡子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

形。惟盡性者一之。○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已者。可與言性矣。○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德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莫如之何矣。○天能為性。人謀為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為能。而以人謀為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爾。○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水。凝釋雖異。為物一也。受光有大小昏明。其照納不二也。○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分。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已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愛而同其無愛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湛一氣之本

改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未喪本焉耳。○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善惡混。故疊疊而繼善者。斯為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

古今類聚

天參

天

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久。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矣。○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

參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從也。○無所不感者。虛也。感即合也。以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即天道也。

古今類聚

天參

天

張子問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程子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晉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達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

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鑒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于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朱子曰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

蔡九峯曰真者精之極精則明明則誠誠則為其所為不為其所不為如水之寒火之熱亦性之而已矣○閑之疇曰天地無心於閑而自發於春夏聖人無俟於閑而誠自無不存衆人必力於閑其邪斯存其

誠閑之又閑以至於無俟乎閑存之又存以至於無俟於存則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元張德輝對世祖曰聖人與天地終始其性無往不在

命

乾泰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繫辭曰樂天知命故不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說卦傳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咸有一德曰天難諶命靡常○盤庚曰恪謹天命○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召誥曰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一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敢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服天命惟有一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敢厥德乃早墜厥命王乃初服若生于罔不存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命命歷年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勿以小民淫用非彝

國風蝦蟆曰。大無信也。不知命也。○小苑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大明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蕩曰。天生烝民。其命匪謬。音施○周頌維天之命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左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生以中。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取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晏子曰。天道不誥。不貳其命。齊侯欲張甚。故云云。○胡傳曰。聖人以天自處。賢者聽天所命。春秋之法。以人合天。不任於天。以義立命。不委於命。而宇宙

古今類聚
太素
主

主

表記曰。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

家語孔子絕糧於陳蔡。乃召子路而問曰。吾道非乎。奚至於此。子路曰。君子無所困。今夫子積德懷仁義。行久矣。子曰。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哉。且芝蘭生於幽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為窮困而改節。為之者人也。死生者命也。是以晉重耳之有伯心。生於曹衛。越王勾踐之有伯心。生於會稽。故居下而

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良農能稼。不必其能穡。良工能巧。不能為順。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不必其能容說苑。孔子曰。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孔子之宋。匡簡子將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孔子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脩也。是丘之過也。若似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

論衡曰。人稟元氣於天。各受壽夭之命。以立長短之形。猶陶者用土為簋簠。簋。簠。之類。未詳。徐曰。簠。音同。或為有發之簋。又簠。音同。

古今類聚
太素
主

主

大。人體已定。不可減增。用氣為性。性成命定。

答蒙訓曰。以仁者為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以智者為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以忠者為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以諫者為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

續統訓曰。不可謝者天地之時。不可逃者萬物之數。日之夕也。暝。月之晦也。魄。露之朝也。晞。冰之春也。泮。其時至。其數窮也。

山賈誼鵬賦曰。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幹流而遷。或推而還。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命不可說兮。就知其極。天不可與慮兮。道不可與謀。運數有命兮。惡識其時。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為人兮。何足控搏。言不必執。住要生。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

三國常林傳曰。原始要終。以天地為一區。萬物為芻狗。該覽玄通。求形影之宗。同禍福之素。一死生之命。

古今類聚

未奉

書

晉贊虞思游賦曰。孔揮涕於西狩兮。臧考祥於婁句。大蟲邪肆暴而保人兮。顏履仁而風徂。何否太之靡所兮。嗟榮辱之不圖。運可期兮不可思。道可知兮不可為。求之者勞兮。歎之者惑。信天任命兮。理乃自得。宋顧愷之曰。秉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長求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夫生之資氣。清濁異源。命之稟數。盈虛乖致。是以心貌詭質。性運舛殊。故有邪正昏明之異。備天紫枯之序。皆理定於萬古之前。事徵於千代之外。○

神寂鑒。一以貫之。○形氣之具。必有待而存。顧蒙之倫。豈無因而立。

宋隱逸傳。晉陶潛與子書曰。天地賦命。有往必終。自古聖賢。誰能獨免。子夏言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音音。發斯談者。豈非窮通不可妄求。壽夭永無外請故邪。

雷次宗與子姪書曰。夫生之脩短。咸有定分。定分之外。不可以智力求。但當於所稟之中。順而勿率耳。

梁劉峻辨命論曰。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關紛紜。莫

古今類聚

未奉

書

知其理。○夫通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為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墜之淵泉。非其怨。昇之霄漢。非其悅。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兆自來。或因人以濟。交錯紛糾。循環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

而其道密微寂寥忽恍無形可以見。然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極或立教以進庸情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

隋李德林天命論曰生其德者天應其時者命確乎不變非人力所能為也。

唐蕭瑀非劉孝標辨命論曰人稟天地而生斯謂之命。至吉凶禍福則係諸人。今一歸於命非先王所以

古今類覽

卷八

五

教人者。

李泌對德宗曰夫命者已然之言惟君與相不當言命。君相所以造命也言命則不復賞善罰惡矣。

宋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張子曰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莫不性諸道命諸天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

知其不遺也至於命然後能成已成物不失其性。

性於人無不善。係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進天地之

不善反者也。命於人無不正。係其順與不順而已。行

險以僥倖。不順命者也。○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

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

可變者。獨死生修夭而已。故論生死。則曰有命。以言

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

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也。所謂天理

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

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焉者。所秉所遇之不同。如

古今類覽 卷八 五

仲尼與繼世之君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理

天理馴致。非氣稟當然。非志意所與也。必曰舜禹云

者。餘非乘勢。則求焉者也。○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

後賊之。天因汝窮而強達之。天因汝賤而強貴之。尚足與言性命乎。

王文成曰。盈虛消息。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微寂感。皆心也。存心盡性。順夫命而已矣。

楊慎堦語曰。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而推數。因數而推理。

仁

乾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古今類聚

太素

未

繫辭曰。仁者見之謂之仁。○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小人不能不仁。不畏不義。

表記。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

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中

心憺懔。愛人之仁也。○仁者天下之表也。○厚於仁者薄于義。○禮運曰。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

者薄于義。○禮運曰。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

尊。○經解曰。上下相親謂之仁。○儒行曰。溫良者

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遜

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

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戴仁而行。抱

義而處。○鄉飲酒義曰。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盛

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

南方者。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借

太甲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

書太傳。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也。孔子曰。夫山葱然

古今類聚

太素

未

高。葱然高。則何樂焉。山草木生焉。鳥獸蕃焉。財用殖

焉。生財用而無私焉。出雲風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

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以亨。此仁者之所

樂於山者也。葱青貌山賦
凌經青葱

六韜曰。仁之所在者。天下歸之。

文子曰。積惠重厚。使萬物忻樂其性者。仁也。

鬻子曰。除天下之害。謂之仁。

閔尹子曰。聖人知人無我。故同之以仁。

尹子曰。仁則人親之。義則人尊之。智則人用之也。

子曰。仁義禮善之于人。辟之若貨財粟米之于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無有之者窮。○王者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親也。義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貴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敵也。

淮南子曰。仁者所以救爭也。義者所以救失也。

韓詩外傳曰。仁道有四。仁者有聖。仁者有智。仁者有德。仁者有謙。

揚子曰。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若何牛羊之用人也。又中子曰。仁者壽。其忌我之所為乎。

古今類聚 卷之六 仁者 抱朴子曰。仁者為政之脂粉。刑者御世之藥。策。

漢武帝詔曰。仁不異遠。義不辭難。

延篤仁孝論曰。物有出微而著。事有曲隱而彰。仁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本根。仁以枝葉扶疏為大。孝以本根充實為先。

劉放傳詔曰。天地以大順成德。君子以善恕成仁。

齊文襄書曰。位為大寶。守之未易。仁誠重任。終之實難。或殺身成名。或去食存信。比性命于鴻毛。等節義于熊掌。大然者舉不失德。動無過事。進不見惡。退無

卷之六

樂喜耀王曰。仁者有惻隱之心。本生于水。

宋周子曰。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張子曰。存虛明。又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遜其志于仁。則得仁。遜其志于義。則得義。惟其敏而已。○仁通

古今類聚 卷之六 仁者 未盡

圭

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故能盡又而動以變。○仁統天下之善。○虛者仁之體。禮義者仁之用。

程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萬物之生意。寂可觀仁。

非仁則無以見天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我也。知其在我。何所不盡。不能有諸已。則與天地萬物。豈特相去千萬而已哉。○公只是仁之理。公而以仁體之。則為仁。只為公則物我兼照。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朱子曰。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則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則為愛敬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

金類

本義

朱

之本。莫不在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于求仁也。○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為能不失乎此心也。○殺身成仁。則以歆甚於生。惡甚於死。為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決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程子之所謂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謂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廓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為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為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

西山曰。世之君子。平居論說。孰不以平物我公好惡為當然。而私意橫生。莫能自克者。以利為爾。利也者。其本心之填蠹。正塗之榛莽歟。大學丁寧於絕簡。孟子慤激於十章。聖人深切為人。莫有先乎此者。然則士之求仁。當自繫矩始。而推其端。又自明義利之分始。明何仲默曰。仁者可生可殺之道也。義者可取可與之通也。

義

金類

本義

朱

乾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坤文言曰。方其義也。○義以方外。○係辭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和順于道德。而理於義。文王世子曰。聖人之記事也。紀之以義。○禮運曰。陳義以種之。○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義者藝之分。去。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為義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于順。猶食

而弗肥也。○祭義曰。致義則上下不悖亂矣。○表記曰。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厚於義者薄於仁。○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鄉飲義曰。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西方秋。秋之為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喪服曰。門內之治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

書全類

太卷八

書

國語曰。義以生利。利以豐民。若之何。民之與處而棄之也。○趙簡子曰。衛有士十人于君所。十人者其言皆義也。而我伐之。是我為不義也。

釋名曰。義者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

說文曰。義者已之威儀也。

關尹子曰。聖人知事無義。故權之以義。

呂覽曰。為善者賞。為不善者罰。古之道也。不可易。今不別其義與不義。而疾取收守。不義莫大焉。害天下之民者。莫甚焉。○治國令其民爭行義也。亂國令其

民爭為不義也。爰旌目將有遠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饋之。爰旌目三饋之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嘻。汝非盜耶。胡為而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吐之。不出。喀喀然逐伏地而死。夫爰旌目已食而不死矣。惡其義而不肯不死。豈不遠哉。○達士者。達乎死生之分。達乎死生之分。則利害存亡。弗能惑矣。故晏子與崔杼盟而不變其義。有所達也。

書全類

卷八

手五

為而榮乎。且日何為而義乎。此易言也。今日何為而義。且日何為而榮。榮不義而此難知也。問瞽師曰。白素何如。曰。縞然。曰。黑何如。曰。黢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人之視白黑以目。言白黑以口。瞽師有以言白黑。無知白黑。故言白黑與人同。其別白黑與人異。入孝於親。出忠於君。無愚賢不肖。皆知其為義也。使陳忠孝而知所出者鮮矣。○國無義。雖大必亡。冊府元龜曰。傳曰。不為義。又曰。義者天下之制也。蓋管氏以為國維。呂覽謂之事紀。故在上者好之。民

敢不服者矣。中國以還，大道云喪，邦乏純德之士。鄉鮮不貳之老，巧知競逐，媮薄日滋，乃有秉操殊特，挺志英果，捐已以濟物，捨生而殉名，歷險夷而無改，來急難而必赴，不謀舊國，不忘故君，蹈危機以明節，冒白刃而紓患，觸內而長，其流寔繁，皆本乎剛毅之存誠，忠厚之成性，蘊至德於深衷，彰盛烈乎所履，用能孤風激於頽俗，英名傳於遐世，凜然之氣，久而益振。仲尼所謂聞而不徙者，可憂見而不為者，非勇斯亦感激於衰世而發論也。

古今類聚

卷八

義

續漢書曰：義之所重，豈知生命？何為以死相懼？

三國梁習傳斷曰：死有重于太山，輕于鴻毛，故君子不為苟存，不為苟亡。

宋世祖追贈袁淑詔曰：夫輕生重義，亟聞其教。世蔽國危，希遇其人。自非達義之至，識正之深者，孰能抗心衛主，遺身固節者哉？

房叔安曰：布衣韋帶之士，聊一食而不忘，義使之然也。

隋史論曰：古人以天下至大，方身則小，生為重矣。比

則輕，然則死有重于太山，生以理全者也。生有輕鴻毛，死與義合者也。然死不可追，生無再得，故處不失節，所以為難。

唐史論曰：夫有生所甚重者，身也。得輕用者，忠與義也。後身先義，仁也。身可殺，名不可死，志也。終始一操，雖顏蒿岳，不吾壓也。忠義者，真天下之大閑歟？

韓愈曰：行而宜之之謂義。元稹希憲教子曰：丈夫見義勇為，禍福無預於已，謂

古今類聚

卷八

義

無牽制，三代可復。

張子曰：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志養吾內也。○義以反經為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為先，化行則顯，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無體，義入神則無方。○博文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將精義而不徙義，欲資身且習察，吾不知其智也。

○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遇於仁者於義或害。○精義入神。交伸於不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思進德者。徒義必精。○義公天下之利。

禮

乾文言曰。亨者嘉之會也。○大壯象曰。君子以非禮弗履。○繫辭曰。德言盛。禮言恭。○履德之基也。○履和而至。○履以和行。諫以制禮。

左傳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

古今類

禮

素

曰。是儀也。非禮也。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生死。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大不亦宜乎。○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

○樂記曰。中正無邪。禮之實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

禮有大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

不可益。微者不可大也。○禮器曰。禮器是故大備。大

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

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

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

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先生之立

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理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

不立。無文不行。○仲尼燕居曰。禮者理也。樂者節也。

古今類

禮

素

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達於禮而不達于樂。謂

之素。達于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

家語子曰。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

荀子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

唯其當之為貴。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為者也。而申

屠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平

天地比。齊秦襲也。入乎耳。出乎口。是說之難

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精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

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

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

張子曰。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能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義。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恭敬。撝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

蔡氏曰。禮之文人所見也。而越禮者衆。以其知之非

真。知見之非真見耳。

智

乾彖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文言曰。貞者。事之幹也。○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明夷彖曰。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蹇彖曰。見險而能止。智矣哉。○繫辭曰。智者見之謂之智。○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

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神而明之。有子

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復小而辨於物。○復以自知。說命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

大雅桑柔曰。維此聖人。瞻言百里。○蒸民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周頌長發曰。濬哲維商。長發其祥。

左傳曰。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胡傳曰。心不外者。乃能統大衆。智不鑿者。乃能處大

事。○禮記禮運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藝而知其人之智。

文子曰。智欲圓。智欲圓者。終始無端。乃流四方。淵泉而不竭也。○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

關尹子曰。聖人智識無我。故照之以智。荀子曰。君子之所謂知者。非能徧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能徧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

阿正矣。相高下。視肥瘠。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相善惡。辨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設規矩。陳繩墨。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不恤是非。不愆之情。以相薦導。以相耻作。言或合而為相共飲。不合而耻作相加。君子不若惠施。鄒析。若夫謫商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萬物得其宜。事變得其應。慎墨不得進其談。惠施鄒析不敢竄。也。其察言必當理。事必當務。是然後君子之所長也。

管子曰。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

古今類聚

卷之

學

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見也。輻輳並進。則明不塞矣。

呂覽曰。帝者同氣。王者同義。霸者同力。勤者同居。云

者同名。則猶相也矣。其智猶猶者。其同猶猶。其智

猶猶者。其同猶猶。故凡用意不可不精。夫精。五帝

三王之所以成也。○智者其所能接遠也。愚者其所能

能接近也。所能接近而告之以遠化。奚由相得。我人

見暴布者而問之曰。何以為之莽莽也。莽莽。散亂也。莽。何

怒曰。孰壞壞也。何以為之莽莽也。平也。言莽散亂也。莽。何

能為布之平而故亡國非無智士也。非無賢者也。其主無由接故也。無由接之患。自以為智。智必不接。今不接而自以為智。悖若此。則國無以存矣。

子華子曰。驥所以見珍者。以其日行千里也。滿旬而取至。則與駑車均矣。箭所以為貴者。以其弦直而至也。窮日而取至。則與不至者同矣。智所以為妙者。以其應時而知。若事過而後知。則與無智者齊矣。昔者吳起相楚。貴族攻之。起欲討警而插失王屍。陽虎在圖魯。人出之。虎欲報德而傷之以戈。謀不斯須。一警

古今類聚

卷之

學

得報。其智可謂應時而知矣。張祿之入秦。魏冉悔不先斬而後奏。故發憤而致死。智不早決。敗而方悔。其智可謂與無智者同矣。故有智而不能施。非智也。能施不能應。亦非智也。○曰力貴矣。智貴矣。此之謂矣。

淮南子曰。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知守其門。故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乏。此之謂天解。○有大略者不可責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

而太重或任間而尚輕是故審毫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或忘大數之舉辟之猶猩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間而莫知其所故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閑者不可與論至○覽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論無形也純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窘滯決潰壅塞引人之意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之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

古今類聚

卷

朕

埒平等也所以令人遠觀博見者也

之中有淵微之理所以尚其說死曰所以尚其將莫邪者貴於立斷也所以尚其驥為立至也是以聰明敏捷欲人之入也○聰者耳聞明者目見聰明形則仁愛者廉耻分矣故非其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勤不得智者不為非其事○夫智者何以樂水也曰源泉潰潰不釋晝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遺小間其似持平者動而之下其似有禮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其似勇者障防而清其似知命者不清以入鮮繁而出其似善

古今類聚

卷

惡也

吾聞之也不暴君

小重惡

化者衆人取平品類以正萬物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淵淵深不可測其似聖者通潤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智之所以樂水也○仲尼告顏淵曰成人之行達乎性情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逆氣之原若此而可謂成人矣○宇宙之內鸞雀不知天地之高也坎井之鼃不知江海之大窮夫否婦不知國家之慮負荷之商不知倚頓之富○申生曰去而免於死是惡吾君也夫彰父之過而取美諸侯執肯內納之於宗出困於逃是重吾惡也

三國諺周曰。智者不為小利移目。不為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

晉裴頠曰。欲收重泉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審投弦餌之用。非無智之所能覽也。

陳虞寄諫曰。智者鑒未形。明者不再計。

宋張子曰。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

古今類聚

卷一

不云知有無之故。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密察。非離不相覩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子調而後求動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智能著。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成吾性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智。貪天功為己力。吾不知其智也。○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君子之道。達諸天。

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消諸物。故大人有所不與。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為人。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爾。○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智運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雜也。程子曰。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而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

古今類聚

卷一

卷一

蘇洵曰。天下有大智。有小智。人之知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智而兼其小智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智。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松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內。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麤。

明。或問曰。雲山出也。而山以之靈。烟火出也。而火以

之言不亦異哉。郁離子曰：善哉問。夫人之用智者亦猶是也。夫智人出也，善用之，猶山之出雲也，不善用之，猶火之出烟也。韓非囚秦，龜錯死漢，烟出火也。○水鴉翔而大風作，穴蟻徙而陰雨零，豈其知之獨覺哉？惟其心之專也，是故知暝濤者莫如農，知水草者莫如馬，知寒暑莫如虫，故以則守關以警聽樂攻其專也。故曰：誠則明矣。水鴉之知風，穴蟻之知雨。

何大復曰：夫移易之間，謂之變化，變化之成，謂之合。同。觀合同則可以見端委，故物必求端委矣。端委

古今類腋

卷八

信

見則第一萬物是故不出戶而知星辰，不下堂而知山川。夫天之相去至高也，地之相去至遠也，必身及而目覩，是天不可厝而地不可紀也。夫累寸者至尺必差，累銖者至兩必差，故括天下之物，必求端委，求端委乃見天下之窳繁，窳者物之以生者也，繁者物之以會者也。窳繁得則心通，心者天下之至神者也。

信

乾文言曰：忠信所以進德也。○比爻曰：○大有爻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中孚彖曰：說而異，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係辭曰：履信思乎順，○有其信者必行之。仲虺誥曰：彰信兆民。○武成曰：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國風蝦蟆曰：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左傳曰：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吳子來請尋盟，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神明以要之，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

古今類腋

卷八

信

若猶可改，曰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棄也，乃不尋盟。○信者言之端也，善之主也。○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舍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晉侯伐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者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舍而原降。○信載義而行之，謂利義無二信，信無

一命。○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怒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蕰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况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南蒯將畔。筮得坤六五。以為大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秋七日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胡傳曰。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詒誓。忠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詛盟。詛盟煩而約劑亂。

古今類聚

卷之六

忠信

然後有交質。子。春秋華薄從忠。子參盟書曰。謹其始也。檀弓。周豐對哀公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杜稷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忠信誠懇之心以蒞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儒行曰。儒有不賣金玉而忠信以為寶。○忠信以為甲冑。○聘義曰。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乎尹旁達。信也。此夫子答子貢問貴王子思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化。化在令外。國策。魏太子謂魏侯曰。主信臣忠。國之寶也。

閔尹子曰。聖人之言無我。故守之以信。慎子曰。折券契。屬符節。賢不肯用之。

呂覽曰。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行不信。草木不大。春之德風。風不信。其華不盛。華不盛。則果實不生。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則長遂不精。秋之德雨。雨不信。其穀不堅。穀不堅。則五種不成。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剛。地不剛。則凍閉不開。天地之大。四時之化。而猶不能以不信成物。又况乎人事。君臣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長。長貴。

古今類聚

卷之六

忠信

戰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偽。舟漆染色不貞。夫可與為始。可與為終。可與尊通。可與卑窮者。其惟信乎。信而又信。重襲於身。乃通於天。○齊桓公將與魯莊公盟。曹劌按劍當兩陛之間。莊公曰。封於汶則可。不則請死。管仲曰。以地衛君。不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遂封於汶南。與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特劫君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與。不可謂信。不。

智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莊公仇也。曹劌賊也。信之於仇賊。又況於非仇賊者乎。夫九合之而合。一匡之而聽。從此至矣。

淮南子曰。管子以小辱成大榮。賴秦以百誕成一信。○胡人殫骨。越人鬻臂。中國受盟。其於信一也。

冊府元龜。仲尼曰。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則知君子勵不期之節。哲人懷可復之言。自其誠而至於明。發其中而形於外。所以不言示於掛劒。殺鷄應乎千

古全類

卷八

信

里。徐群兄赴於竹馬。郭一諾重於黃金。著行立誠可謂至矣。○季札解寶劒繫徐君家樹。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已心許之。豈以死倍乎。我。○身君子之言。信也。中君子之意。忠也。忠信形於內。感動應於外。

晉孫盛斷呂岱誅士徽曰。夫乘遠能邇。莫善於信。保大定功。莫善於義。故齊桓創基。德彰於柯會。晉文始伯。義顯於伐原。故能九合一匡。世主夏盟。令問長世。貽範百世。

宋韓延之疏曰。席上靡款懷之士。閭外無自信諸侯。梁劉孝標論曰。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崔讓之答神武語曰。若不以信處物。物亦安能自信。以此定伯。是却行而求前耳。

周宇文護令有司移齊書曰。夫有義則存。無信不立。山岳猶輕。兵食非重。故言誓弗違。重耳所以享國。祝史無愧。隨會所以為盟。

宋張子厚曰。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

神

古全類

卷八

信

觀象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繫辭曰。範圍天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陰陽不測之謂神。○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精義入神。○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

樂記曰。情深而文明。德盛而化神。○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孔子問。居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審慾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

管子曰。形不正者。德不飭。中不精者。心不治。正形飭德。萬物畢得。翼然自求。神莫知其極。昭知天下。通於四極。

鬼谷子曰。聖人謀之於陰。故曰神。成之於陽。故曰明。所謂主事日成者。積德也。而民安之。不知其所以利。

積善也。而民道之。不知其所以然。而天下比之神明也。

淮南子曰。聖人託其神於靈府。而歸於萬物之初。視於冥冥。妙於無聲。其用之也。以不用。其不用也。而後能用之。其知也。乃不知。其不知也。而後能知之。○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則智明矣。

或問神。楊子曰。心。請聞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况於人乎。况於事倫乎。神在所潛而已矣。○神心恍惚。經緯萬

孔子曰。心之精神。是為聖。始于思。終于思。非無思不待思也。○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人心其神矣乎。○聖人存神索至。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如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者也。

厄辭曰。人心之靈。思而已矣。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

子華子曰。神明之運。其由也甚微。其效也甚徑。與變相蕩。還與化相推移。陰陽不能更。四序不能窺。洞於

纖微之域。通於恍惚之庭。抱之而不冲。注之而不滿。○流水之不腐。以其逝故也。戶樞之不蠹。以其運故也。是以精止則滯。神昏則伏。

劉子新書曰。形者。生之器也。心者。神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故神靜而心和。心和而形全。神躁則心蕩。心蕩則形傷。

史道家指要曰。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凡人所生。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散。形神

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漢劉歆曰。氣無不之。神有也。死為休息。神無也。○形也者。無知之物也。神也者。有知之性也。有知不獨存。依無知以自立。

孔融薦禰衡曰。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

范史杜弼答邢劭語曰。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則

古今類聚 卷之六 神

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於形。形小神不

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狄。孟德之雄。乃遠過于

崔琰。魏武將見。內奴使自以形。西使崔季桂代操。自

魏王雅量。非常然。然頭與刀人。此乃神之於形。猶君

之于國。國實君之所統。君非國之所生。

宋周子曰。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大順

大化。莫知其然之謂神。○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

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張子曰。散殊而可象為氣。清通而不可象為神。○氣

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則無無

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

○太虛為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為濁。濁則礙

礙則形。○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聚而有

間。則風行而聲聞。具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

與。○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目。凡天

地法象。皆神化之精粕耳。○虛明鑒照。神之明也。無

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塞無間也。○神化者天

古今類聚 卷之六 神

之良能。非人所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

○惟神為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

之道。其必知神之為也。○狗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

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性命者乎。○性性為

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存

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旁行不

流。圓神不已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游於流也。○凡可

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

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遺

○太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也無窮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理其至妙矣乎氣之未形物之未至理無不具焉氣之既形物之既生理無不在焉渾然一體而不見其餘物各賦命而不見其不足也主萬化妙萬物人知其神而不知其所以神。

明莊景曰取乎內而忘乎外得之心而應之手如相馬之神非牝非牡如斲輪之巧不疾不徐斯其至矣若夫優人之學孫叔敖抵掌談笑得其形似者奚可哉。

古今類聚

太素

卷一

潘府南山素言曰莫微於義惟神能知之莫妙於神惟聖能窮之。

宋濂蘿山雜言曰君子之道與天地並運與日月並明與四時並行冲然若虛淵然若潛渾然無隅凝然弗移充然不可以形拘測之而弗知用之而弗窮楊慎璚語曰行川之水無不盈之科走盤之珠無可留之影故曰神不可測化不可為○伯樂相馬所見無非馬庖丁解牛所見無非牛故曰至誠之不書焉

魚之不察精義之不致龍蟻之不知外典曰子能格物矣未知物格也○太寶無為而首物太極不動而攝天瑟不鳴而二十五弦各以其聲應軸不運而三十二軸各以其力旋萬事分純易之芻狗萬物形色神之精粕。

幾

乾文言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此爻曰即庶無虞惟入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繫辭曰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

古今類聚

太素

卷一

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賣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漢書吉之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章知柔知剛萬夫之望益稷謨曰惟時惟幾惟幾惟康

淮南子曰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其且雨也陰暄未集而魚已噓矣故寒暑燥濕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君子非仁義無以生失仁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

以活。故君子懼失仁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知各殊矣。易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古今未之有也。是故聖人察其所以往。則知其所以來者。

史李斯說秦始皇曰。胥人者去其幾者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去猶失也。言胥吏小人失幾。君子見幾可為則忍心剪除而為之。

漢邴邴傳論曰。凡言成事者。以功著易顯。謀幾初者。

古今類腋

太卷

李

以理隱難。昭斯固原情比迹。所宜推察者也。

魏閻忠曰。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而不旋踵者機也。故聖人常順時而動。智者必因機以發。今遭難得之運。蹈易解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享大名乎。

晉孫盛斷譙周傳曰。屈伸有會。情勢代起。越王所以敗。閻問。田單所以摧騎劫也。

卻正曰。觀天運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辨者馳說。知者應機。謀夫演畧。武士奮威。雲合霧集。風激電飛。量

時揆宜。用取世資。小屈大申。存公忽私。雖尺枉而直。終揚光以發揮也。

呂龍傳曰。應龍以屈伸為神。大人以知幾為美。

魏陸獻上高祖表曰。時不再來。幾宜易失。毫釐之差。致悔千里。天與不取。返受其咎。所謂見而不作。遇在介石者也。

伏乞國仁。曰。守常迷運。先達耻之。見幾而作。英豪之舉。

宋朱弁上高宗曰。人之所難得者時。而時之運無已。

古今類腋

太卷

李

事之不可失者幾。而幾之藏無形。惟無已也。故來遲而難遇。惟無形也。故動微而難見。

周子曰。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

張子曰。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於正。○無不

然後盡屈伸之道。至或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
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
則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極數知來。前知也。前知其
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指竹民者遠矣。

新選古 股卷之八

古今類腋

不卷八

李



新選古今類腋卷之九

道德類二 容儀

謙抑

容儀

家人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未濟爻曰。君子
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洪範曰。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

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

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古今類腋 不卷九

國風羔羊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栢舟曰。威儀棣

棣。不可選也。○淇澳曰。寬兮綽兮。猗重較兮。○鴈鴒

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鄘風

偕老曰。委委蛇蛇。如山如河。○大雅抑曰。抑抑威儀。

維德之隅。○淑慎汝止。不衍于儀。○頌泮水曰。敬慎

威儀。維民之則。

左傳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像謂之儀。君

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

家。令聞長世。○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步中

之。無刑罰之虞。而萬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萬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萬民懷之。此其所以致之者一也。○禍敗之由也。則有媒慢以為階。可無慎乎。昔宋敏公生弑於嘗鼈。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在奉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昔晉惠公以慢瑞而無嗣。文公以肅命而興國。卻驪以傲享徵亡。冀缺以敬妻受服。君子感凶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乎結綸之間。言必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範。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動靜有常。帥禮不荒。故為萬夫之望也。

古今類陳

卷五

五

漢匡衡上元帝疏曰。聖王之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彰人倫。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儼恪。臨衆之儀也。嘉會和說。饗下之類也。

五行志載叔向語曰。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袷。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

過結綸之中。所以遺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

晉史論王澄曰。夫衣服表容。瑤璋範德。聲移宮羽。采照山華。布式有章。立言成訓。澄之箕居。不已甚矣。若乃解但登枝。裸形捫雀。王湛為荊州刺史。送者傾朝。湛不顧。乃脫衣上樹。裸形捫雀。故以此為造。謂之為致。道揆將聖。事垂旃指。按枝指。操清獨往。自天其生者焉。

甄琛傳表翻奏謚表曰。視其狀也。則周孔聯鑣。伊顏接袪。論其益也。則窮文盡武。無或加焉。

古今類陳

卷五

五

明何大復曰。夫衣冠飾貌。人見而敬之。乘駕唱騶。人望而避之。毀冠而囚首。人不讓席矣。敝車而單行。人不讓路矣。

剛毅

乾文言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大過象曰。君子以獨立不懼。○恒象曰。君子以立不易方。○困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

車陶謨曰。剛而塞。彊而義。○洪範曰。沉潜剛克。高明

桑克

大雅蘇民曰。維仲山甫。采亦不茹。剛亦不吐。

左傳。晉獻公使荀息傳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對曰。臣願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無猜貞也。送往者事居者皆無猜忌

緇衣孔子曰。生則不可奪其志。死則不可奪其名。○

文王世子曰。為人臣者。殺其身以益於君。則為之。○

儒行曰。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

古今類陳

卷本

本

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滯。飲食不溍。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兩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聘義曰。聘。莊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後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

抱朴子曰。夫節士不能使人不憎之。而道不可屈也。不能使人不辱之。而行猶在我也。不能使人不壞之。而操不可改也。

賈誼新書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殫者死權。衆庶馮生。

劉子新論曰。昔徐偃王。輟而國滅。齊簡公。懦而身亡。○晉陽處父。以純剛取害。鄭子陽。以嚴猛致斃。此性大剛之過也。

史記。晁錯告秦昭王曰。死不足為臣患。亡不足為臣憂。

古今類陳

卷本

十

漆身為厲。被髮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烏而死。三王之仁。烏而死。五霸之賢。烏而死。孟賁慶忌。夏育之勇。烏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死而少補。此臣之大願也。○對蔡澤曰。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惟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為不可哉。
漢耿恭傳論曰。昔曹子抗質於柯盟。相如申威於河表。蓋以決一朝之負。異乎百死之地也。
寇榮上書自訟曰。忠臣殺身以解君怨。孝子殞命以

牢親怨。故大舜不避塗廩浚井之難。申生不辭嬖氏譖邦之謗。

馮衍說田邑書曰。委質為臣。無有二心。羊祜之智。守不假器。是以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謝息守

郕。脅以齊魯。不喪其邑。羊祜小智也。晏嬰不從。雀將執加頸而不顧。謝息為孟孫守。鄭不聽季孫以挑易郕。

盧植傳曰。風霜以別草木之性。危亂而見貞良之節。

則盧公之心可知矣。夫蜂蠆起懷。雷霆駭耳。雖貴育荆諸之倫。未有不冗豫奪常者也。冗猶造次也。豫猶豫也。

古今類陳

魏陳思王求自試表曰。車右伏劔于鳴鼓。雍門卻首于齊境。若此二士。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念其慢主而

陵言也。

晉馮紇傳論曰。田光之口。豈燕丹之可絕。豫讓之形。非智氏所能變。動靜之際。有據蒺藜。仁義之道。求之

彌遠矣。

獨行傳曰。或志剛金石。而赴杆於彊禦。或意嚴冬霜。而甘心於小諒。亦有相結協好。幽明共心。蹈義交險。

死生等節。雖非通圓。其風軌有足懷者。

桓溫薦譙秀曰。大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頤。道喪時屯。

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亦有

秉心矯迹。以敦在公之節。○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

能抗節山立。誓不降辱。杜門絕迹。不面偽庭。進免龔

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雖園綺之棲商洛。

管寧之出遼海。殆無以過。

列傳論曰。交霜雪於杪歲。晦風雨於將晨。嗜響或以

變其音。貞柯早能全其性。楊芳千載之上。淪骨九泉

之下。仁者之勇。不其然乎。至夫基構迭汚隆。龍蛇俱

古今類陳

數澤。中途巡於內輔。豁陵屬於上游。是知敬仲之美。

不息。檀臺之亂。竊俞之忠。無故奕棋之禍。檀臺崔杼殺其君如奕棋狀。

烈女傳論曰。繁霜降節。彰競心於後彫。橫流在辰。表

貞期於生德。匪伊君子。抑亦婦人。自晉政陵夷。罕樹

風檢。虧閑爽操。相繼成俗。三日歌胡。惟鬼增新之飾。

一朝辭漢。曾微繼舊之情。馳騫風埃。脫落名教。顏繼

忘反。於茲為極。若惠風之數喬屬。道韞之對孫恩。斯

皆其義。義途。匪因教至。律清漢之喬葉。有裕徽音。振

幽谷之貞蕤。無慙稚引。

列傳總論曰。王經峻節。既被旌於晉世。黎之貞固。亦改葬於齊朝。

隋房彥謙諭張衡書曰。夫賢材非尚膂力。豈繫文華。唯須正身負戴。確乎不動。譬棟之處屋。如骨之在身。所謂棟梁骨鯁之材也。

晏皓自語曰。大丈夫寧可玉碎。不能瓦全。

王鳳傳論曰。奮節危城。抗辭勁敵。

後魏元匡上奏靈太后。誅干忠曰。事主不以幽貞格。

古今類廉

心奉上。不以取捨虧節。是以倚秦宮而痛哭。復楚之功已多。陟盧龍而樹勳。廣魏之勲不淺。故申包避賞。君子義之。田儼拒命。良史稱焉。

郭登上疏曰。忠誠在已。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為臣之節。

節義傳總論曰。盛名所著。與江河而並流。峻節所標。與松栢而並茂。

魏收枕中論曰。岳立為重。有潛戴而不傾。山藏稱固。亦負趨而弗停。呂梁猶浚。能行歌而匪惕。焦原作險。

或躋踵而不往。○任重也有度。則任之而愈固。乘危也有術。蓋乘之而靡恤。

唐蕭瑀傳載魏徵語曰。臣有逆衆持法。主怒之以公。孤特守節。主恕之以介。

張亮貶吉安王。義方為之誓江曰。有如忠復戾。孝見尤。四維靡氛。十里安流。神之聽之。無作神羞。形如死灰。心若鐵石。

張薦曰。真卿奉使淮西。期不先成。行無素備。受命之後。不宿於家。親黨不違告別。介副不及陳請。孱僅單。

古今類廉

騎。即日載馳。冒姦鋒於臨汝。折元惡於許下。捐軀伏義。威垢群兇。遂令脇制者回慮。忠勇者肆情。賊臣蒼黃奔固。舊穴皆其義風所激也。

元稹述甄液于韓愈曰。夫辨所從於居易之時。堅其操於利仁之世。而猶巽懦者之所不為。蓋拂人之心。

難。而害已之避深也。若甄生者。弁冕不加其身。操食不進其口。及亂則延頸受刃。分死不回。不以不必顯。

而廢忠。不以不必誅而從亂。在古與今。蓋不一焉。宋呂祖謙曰。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

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

王巖叟上哲宗曰。遠聲色之好。絕盤游之憂。勇於救天下之弊。果於斷天下之疑。邪說不能移。非道不能悅。此人主之副殺也。○元帝文宗果斷。不用以逐邪。反用以斥賢人。此二君不誠副德之真。所謂副者。當為之事則行。不當為者。斷弗行也。

明鄭瑗井觀鎖言載朱弁文曰。茂林豐草。被雨露於當年。絕黨殊隣。犯風雪於將老節上之毛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魂生雪窖。攀龍髯而莫逮。

古今類聚
卷之
三
流酒米天。

正直

坤爻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大壯彖曰。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畢陶謨曰。直而溫。○洪範曰。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

國風柏舟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羔裘曰。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小雅小明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左傳襄老曰。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蔡和為人。○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吊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吊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治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罪。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胡傳曰。華督欲弑君而憚孔父。劉安歆叛漢而憚汲直。曹操欲禪位而憚孔融。

古今類聚
卷之
三
臣之所以憚也。

表記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疎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

家語曰。君子之行已。期於必達。於已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故屈節者所以有待。求伸者所以及時。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志達而不犯於義。

韓非子曰。能快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能矯奸。晏氏春秋。晏子對叔向曰。正士處世。臨衆不阿。通則

第上使卹其下。窮則教下使順其上。事君盡禮行忠。不正爵祿。不用則去而不議。其交友也。論身義行。不為奇戚。不同則疎。而不悻不毀。進於君。不以刻民尊於國。故用於上則民安。行於下則君尊。故得衆。上不疑其身。用於君。不悻於行。是以進不喪亡。退不危身。此正士之行也。

文中子曰。君子不受虛譽。不祈妄福。不避死義。

冊府元龜曰。滅私之謂公。正曲之謂直。君子之懿德也。自上古之世。移至今公之道廢。則情勝於理。思克於

古今類

曲

義。心由利易。政以勢遷。自非時厭中庸。好是正直。執不回之道。守無頗之性。則焉能獻替可否。臨事盡節。靡顧於妻孥。當官而行。罔避於權右。刑奏列而無隱。斥問遺而不通。故能成剛毅之風。全忠信之行。

史屈原傳曰。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謫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

事其君。讒人聞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無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迥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古今類

五

晏嬰傳曰。晏平仲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塞侯微巧。而周文處調。君子譏之。謂其近於佞也。塞侯直不疑也。處陰重得幸出入外內也。出石慶衡。縮張叔傳。史斷言塞侯與周文皆不及此三人為行也。日者傳。司馬季主曰。舉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

漢劉樂辨和固論曰。君子之行。動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進退周旋。惟道是務。苟失其道。則兄弟不阿。苟得其道。雖仇讐不廢。故解狐蒙邪奚之薦。二叔被周公之害。勃鞞以逆文為成。傅瑕以順厲為敗。管蘇以忤憎取進。申侯以愛從見退。考之以義也。

孔融傳曰。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逆之謀。平仲在朝。有紆盜齊之望。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真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存。代終之規。啓機於身後也。

古今類聚

卷八

七

晉史臣論曰。琅琅其璞。巖巖其峯。信道居正。而以天下為公。方駕遠步。不以回路期通。

嵇康釋私論曰。不知冒陰之可以無影。而患影之不匿。不知無情之可以無患。而恨情之不巧。其不哀哉。未有抱偽而身立清世。藏情而信著明君者也。是以君子既有其質。又觀其鑒。貴夫亮達。希而存之。惡夫矜恡。棄而違之。言無苟諱。而行不苟隱。不以愛之而苟善。不以惡之而苟非。心無所矜。而情無所繫。體情而信。而是非允常。忠感明天子。而信篤乎萬民。寄曾

懷於人荒。垂坦蕩於永日。斯非賢人君子高行之者乎。

宋帝策語曰。正情與皦日同亮。直氣與秋雲並爽。唐陸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

宋王巖叟上哲宗曰。明是非於朝廷之上。判忠邪於多士之間。不以順已而忘其惡。不以逆已而遺其善。私求不拘於所愛。公議不遷於所憎。惜紀綱。謹法度。重典刑。戒姑息。此人主之正直也。

范純仁曰。有愧心而生者。不若無愧心而死。

古今類聚

卷八

七

識見

坤爻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大有爻象曰。匪其彭。無咎。明辨晬也。匪彭。位高功大。而不令僭。

○隨爻曰。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擬于君。亦位高不遠分意。

○豐爻曰。闕其戶。闕其無人。三歲不覿。凶。左傳。邾子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王高。其容仰。公受

主。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公皆有死亡也。高仰。

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

禮器曰。無節于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

禮弗之得矣。

荀子曰。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聽視者近而所聞見者遠。是何耶。則操術然也。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推禮義之統。分是非之分。總天下之要。治海內之衆。若使一人。故操彌約而事彌大。五寸之矩。盡天下方。故君子不下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

古今類聚

卷五

六

呂覽曰。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與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所取彌精。其知彌簡。其所取彌簡。淮南子曰。雖朱之明。察歲末於百步之外。而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視堂下之陰。而知天地之候。日月之晷也。觀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鱉之藏也。嘗一臠肉。而知一鼎之味。一鑊之調也。

說苑曰。鳳凰上擊於九重。絕浮雲。負蒼天。翔乎

冥之上。夫糞田之鷄。豈能與之斷天地之高哉。鯨魚

朝發崑崙之墟。暴鬚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

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

本宋王對堯王問說苑載之

蓋鐵論曰。祿不過粟。握者。不足以言治。家不滿檐石

者。不足以計事。

抱朴子曰。夫料盛衰於未兆。探事幾於無形。指倚伏

於理外。距浸潤於萌生者。明之功也。

史仲連遺燕將書曰。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耻

古今類聚

卷五

九

者。不能立大功。

商君告秦孝公曰。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

智之慮者。必見教於民。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

萌。

東方朔答客難曰。以管窺天。以筵撞鍾。豈

能通其調理。發其聲音者哉。

漢吳漢遣辨士說陳康曰。蓋聞上智不處危。以僥倖

中智能。因危以為功。下愚安於危。以自亡。危亡之至

在人。所由不可不察。

陳元詣闕上疏請立左氏傳於學曰。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絃。至實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聰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誰朱不為巧眩移目。師曠不為新聲易耳。

張衡上順帝疏曰。親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險阻者。達物偽。故能一貫萬機。靡所疑惑。

陸機豪士賦曰。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有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動。神器非其顧盼。萬物隨其俯仰。心託居常之安。耳飽從

今類學
主

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

曹毗對儒葛曰。不登閭風。何以瞻珠目之形。不步景

宿。何以觀恢靡之表。是以迷麤者循一性之智。狷介

者守一方之矯。豈知大林之蔚炎柯。冰津之濯陽草。

竹林七賢傳論曰。夫學非常道。則物靡不通。理有忘

言。則在情斯遣。

齊張融語曰。昔有鴻飛天首。蹟遠難亮。越人以為鳥。

楚人以為鳥。人自楚越。鴻常一耳。

隋李德林霸朝集曰。燕鴻萬里。指期來事。

和奏高祖曰。理雖萬變。可以一觀。來事雖懸。可以一

文襄與崔景書曰。夫明者去危就安。智者轉禍為福。宰人負我。不我負人。

諸王列傳論曰。踐畏途而不疑。履危機而莫懼。

宋夏侯嘉正洞庭湖賦曰。智有所不通。識有所不窮。

用不通不窮。而循乎無端之絕。得無殆乎。志極則物

應。思精則道來。

劉基明連珠曰。知風莫過於老駝。識路莫踰於老馬。

今類學
主

是以家有老僕。則故物不委諸途。國有老臣。則舊章

不求之野。

楊慎璣語曰。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萬

物之理。一日之運。即一歲之運。故曰。不出戶。知天下。

不窺牖。見天道。○鍾期死。而伯牙之絃絕。獲人亡。而

匠石之斤輟。作之難。知之難也。

寬厚

乾文言曰。寬以居之。○坤象曰。君子以厚德載物。○

蒙爻曰。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比爻曰。顯比。王門

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言不待教戒而邑人皆趨于寬大。○泰交蒙

曰。包荒得尚於中行。以光大也。○艮交象曰。敦艮之

吉。以厚終也。○姤交曰。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言

寬厚包小人不露聲色則小人之禍可消而治可復

臯陶謨曰。御衆以簡。臨下以寬。○舜典曰。寬而栗。○

伊訓曰。代虐以寬。兆民允懷。○君陳曰。無倚法以削。

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

以止辟。也。刑乃辟。尔無忿疾于頑。必有忍。其乃有濟。有

容德乃大。簡也。厥脩亦簡。其或不脩。進厥良。以率其

古今類聚

卷九

三

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其

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

膺受多福。

左傳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

之道也。○胡傳曰。心不外者乃能統大衆。智不鑒者

乃能處大事。

儒行曰。尊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

○表記曰。君子不以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

者愧人。○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

戮之民也。○過行弗率。以求處厚。

家語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國策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

也。故捨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收人之過者。仁者之

道也。

晏子曰。君子如美淵。澤容之。衆人歸之。如魚有依。極

其游泳之樂。

文中子曰。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見也。舍兩漢將安之

乎。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乎。

古今類聚

卷九

三

漢卓茂傳論曰。夫寬性厚。最近於仁。犯而不校。鄰於

恕。率斯道也。怨悔曷其至乎。夫事積久。則吏自重。吏

要則人自靜。傳曰。五年再閭。天道乃備。夫以天地之

靈。猶五載以成其化。况人道哉。

第五倫傳論曰。第五倫峭嚴為方。非夫愷悌之士。省

其奏議。諄諄歸諸忠厚。將懲苛察之敝。使其然乎。昔

人以弦常為佩。蓋由此矣。然而君子侈不上階。儉不

僭下。豈尊臨千里。而與牧圉等庸乎。詎非矯激。則未

可以中和言也。

蜀郢正釋譏語曰樂滄海之廣深歎嵩嶽之高
晉史論曰夫大剛則折至察無徒以之為政則害
而國以之行已則害于乃家誠以器垂容衆非先王
之道也玄亮字剛愎與物多違雖有崇上之心專
行刻下之化同薄相濟並運天機若思開爽昭理研
幽伯仁謂疑正處腴能約咸以高才雅道然與時容
隋長孫平傳曰川澤納汙所以就其深山嶽藏疾所
以就其大願弘山海之量茂寬裕之德

宋顏延之廷詰文曰渾四游而幹五緯天道弘也振

河海而載山川地道厚也一情紀而合流貫人靈茂
也○李彪上魏文帝表曰體明膚之資應保合之量
恢大明以燭物履靜泰以和邦

史論賀拔勝曰垂翅江右憂魏室之危亡奮翼關西
感梁朝之顧遇有長者之風矣終能保榮持寵良有
以焉

周樂運上太宗疏曰秦網密而國亡漢章味而祚永
唐朱敬則諫與太獄曰下寬大之令流曠蕩之澤去
婁菲之角牙頓奸險之芒刃塞羅織之妄源掃朋黨

之險迹

婁師德贊曰師德寬厚能以功名終始蓋近乎勇
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者耶

歐陽脩曰以縱為寬以畧為簡則政事弛廢而民受
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為苛急簡者不為煩碎耳

明潘府南山素言曰聖人之心清明象天故能照物
廣大象地故能容物

謙抑

謙亨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

虧盈而益謙

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
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又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又曰勞謙君子有終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无不利撝謙發揮其謙○鳴謙可用行師征邑國言謙雖

大亦可為○繫辭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尊之至也語

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

其位者也

大禹謨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仲虺之誥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說命曰。有其善。喪厥善。有其功。喪厥功。國風狼跋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左傳曰。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力農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

昏德

曲禮曰。君子恭敬撝節退讓以明禮。○坊記曰。鰭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上。讓而就賤。民猶犯君。○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祭法曰。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於天子。卿大夫有善。荐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妻

曰。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尊之。

周禮曰。大司徒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

家語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孔子觀后稷廟。金人皆銘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江海雖左。長於百

古今類聚

卷五

三

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讀之。顧謂弟子曰。此言實而中。情而信。

荀子曰。無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智。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爭先人。剡殺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然後為德。

韓詩外傳曰。君子有主善之心。而無勝人之色。德足以君天下。而無驕肆之容。行足以及後世。而不以一言非人之不善。故曰。君子盛德而卑。虛己以受人。旁行而不流。應物而不窮。雖在下位。良願戴之。雖欲無

尊乎哉。

淮南子。封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上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足以見三怨可乎。○兵強則滅。木強則折。是故。柔弱者生之幹也。而堅強者死之徒也。先唱者窮之路也。而後動者達之原也。

說苑曰。高上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貴

者今類

給疾速。無以先人。剛毅勇猛。無以勝人。

文中子曰。火炎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

故君子不欲多上人。

史樂書論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

范蠡諫越王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

地。

武帝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

請與太守俱。吾有益於君。君許之。王先生曰。天子即

問君何以治北海。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

利各任之以其能。賞與等罰。不肖。王先生曰。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入。有詔問之。太守對曰。王先生。武帝大笑曰。於盛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以北海太守為水衡都尉。

信陵君既存趙。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說信陵君曰。物有不可忘。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

劇通說韓信曰。勇暴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

者今類

天執在入臣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切為危之。

三國習鑿齒曰。賢人者。外身虛已。內以下物。嫌忌之

名。何由而生乎。有嫌忌之名者。必與物為對。存勝負

於已身者也。

漢楊雄解嘲曰。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

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擢挈

者亡。默與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

申屠副上元后疏曰。損益之際。孔文攸嘆。持滿之戒。

老子有慎。蓋聞功蓋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

王符貴忠篇曰。嬰兒有常疾。貴臣有常禍。父母有宜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於寵也。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非一也。夫鳥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之者餌也。

李固奏記王商曰。夫崇高則危。泰滿則溢。月盈則缺。日中則移。天地之心。福謙忌盈。是以賢達功遂身退。全名養壽。無有怵迫之憂。

張衡上靈帝疏曰。恭儉畏敬。必蒙祉祚。奢淫愒慢。鮮

不夷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性。流遁忘反。故積惡成累。非不可解也。

崔駰奉命戒實憲書曰。今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愆。道家所戒。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愈恭。

逯案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几杖。刻諸盤杆。晉王坦之謙論曰。物之所貴。已不可收。人之所貴。我不可取。○隆名在於矯伐。而不在於期當。匿已在於

遺顯。而不在於求是。於是謙光之義與矜兢而俱生。早挹之義與誇伐而並進。○桑枝不競。瓜潤空慚。垂

大信於南服。傾吳人於漢渚。江衡如砥。權袂同歸。在乎成功弗居。幅巾窮巷。落落為不係風颺者也。

之界。桑婦不爭。採桑梁與楚界。梁瓜肥而楚瓜小。楚人謂之梁民。告於其令。令使人夜鹿之。楚人自愧。

韓伯辨謙論曰。夫謙之為義。存乎降已者也。以高從卑。以賢同鄙。故謙名生焉。孤寡不殺。人之所惡。而侯

王以自稱。降其貴也。執御執射。眾之所賤。而君子以自目。降其賢者也。未能一觀於能鄙。則貴賤之情立。

非忘懷於彼我。則私已之累存。當其所貴。在我則位其賢。能之則伐。處貴非矜。而矜已者當有其貴。

古今類腋 王 言善非伐。而伐善者。驟稱其能。是以矜貴善之傷德者。故宅心於卑素。悟驟稱之虧理者。故情存乎不言。

存情于不言。則善斯匿矣。宅心於卑素。則貴斯降矣。隋李德林天命論曰。位尊而心逾下。祿厚而志稱約。

寵盛思之以懼。道高守之以恭。李諤奏曰。人臣之道。陳力濟時。雖勤比大禹。功如師

望。亦不得厚自矜伐。上要君父。况復功無足紀。勤不補過。而敢自陳勲績邪。

宋顏延之廷詰文曰。若乃言不出於戶牖。自以為道。

義父立。才未信於僕妾。而曰我有以過人。於是感荀
鏡之志。馳傾軔之望。豈悟已挂有識之裁。入脩家之
誠乎。

魏李彪上魏文帝表曰。謙尊而光。為而弗有。可謂四
三皇而六五帝矣。宜功垂於竹帛。聲播於金石。

後魏誥曰。大道凝虛。至德冲挹。故君王法玄猷以御
世。聖人崇謙光而降美。

常景讚述曰。夫人之度。邈於無階。天之勢位。之危。深
於不測之地。解厚而躬不競。爵降而心不係。守善於

已成。懼愆於未敗。

明楊慎璵語曰。將飛者翼伏。將奮者足弱。將噬者爪
縮。將文者且朴。孫武云。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

兔。敵不及拒。范蠡曰。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故曰。
時至而應。心暇者勝。夫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夫惟鴻

門之不争。故垓下莫之與爭。

潘府南山素言曰。薦賢惟恐後。論功惟恐先。古之道
也。

拘虛寤言曰。豐體者多瘕。脩驅者易躓。氣之難周。力

之不逮也。故君子懷自盈之憂。耻過人之譽。

人頌
卷之九 終

新選古今類腋卷之十

道德類二 誠實 厭靜 謀斷 節儉 山少

應變

誠實

蒙父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鼎父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洛誥曰。予旦以多子越御士。篤前人成烈。各其師。作

周孚先。以實

玉藻曰。顙實揚休。○表記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

古今類腋

卷十

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饑。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口惠而實不至。怨災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疎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歟。

史李廣傳斷曰。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堯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漢昔陳平智有餘。以見疑。周勃質朴忠而見信。夫仁

義不足以相懷。則智者以有餘爲疑。而朴者以不足

取信矣。○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

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皇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

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爲郎中令。少

子慶爲內史。

王良傳曰。宣秉王良處位優重。而秉甘蔬薄。良妻荷

薪。可謂行過乎儉。然當世咨其情。人君高其節。豈非

臨之以誠哉。語曰。同言而信。則信在言前。同令而行。

則誠在令外。不其然乎。

古今類腋

卷十

三國葵霍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回光。之誠也。

晉虞預上言元帝曰。天道貴信。地道貴誠。誠信者。蓋

二儀所以生植萬物。人君所以保乂黎蒸。是以殺伐

擬於雷電。推恩象於雲雨。刑罰在於必信。慶賞貴於

平均。

隋高祖美王伽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好惡。

並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俗必徙化。人皆

遷善。

唐陸贄曰。秦皇嚴術雄猜。而荆柯奮其陰計。光武岸

憤以待。而馬授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

蕭摛傳論曰。君臣之道既篤。家國之情亦隆。金石不足比其心。山河不足盟其誓。

張薰對英宗曰。人主戡定禍亂。未有不由於至誠。而能濟者。號令之發。不足以感人心。政事之施。未足以慰人望。由在我之誠有未脩也。

黃洽曰。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耶。

古今類腋

上官均上宣仁太后曰。以誠待人。則人思竭忠。以疑遇物。則人思苟免。

何郊對高宗曰。以誠待物。則物必應以誠。誠與疑。治亂之本也。不可以一臣詐而疑衆臣。不可以一士詐而疑衆士。

詹初曰。心實則事實。實而積之。積而滿之。則念念事事皆無妄。夫是之謂充也。而誠其庶幾矣。

何鑄上高宗曰。夫心術不正。狗虛以采名。托名以規利。言不由衷。而首尾嚮背。行險自售。而設意相傾者。

為事君之失。懷險賊之謀。行刻薄之政。輕儉不莊。懷易無禮者。為行己之失。

元世祖敕詔曰。應天者惟以至誠。拯民者莫如實惠。庖辭曰。至誠之道。通天人。貫古今。萬理之原。百行之根。其存不易。其運不息。不易故有常。不息故無疆。明楊慎璣語。見曉者不若身歷。膳口者不若目擊。

庶靜

賁父曰。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艮象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

古今類腋

國風伐檀曰。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國風考

槃曰。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衡

門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左傳曰。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

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胡傳曰。夫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藏金玉。無重器備。則固忠於公室。而不顧其所食。

私邑也。

檀弓曰。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蹜履。負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坊記曰。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寧使人浮於食。○儒行曰。儒有不順獲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

家語曰。曾子散衣而耕於魯。魯君聞之而致邑焉。固

古今類陳

辭不受。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

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管子曰。禮義廉耻不立。人君無以自守也。全生之說。勝則廉靜不立。

鮑焦衣弊膚見。挈畚持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於此也。鮑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喪行也。上不巳用。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喪廉毀。然且弗舍。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

士其利汗其君者不履其土。非其世而持其蔬。詩曰。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有之哉。鮑焦曰。於戲。吾聞賢者重德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於是棄而立槁於水之上。

淮南子曰。至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貪。交萬物而不利。○民無廉耻。不可治也。非脩禮義。廉耻不立。

新書曰。廉耻禮節。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僇辱。是以繫縛榜笞。髡刑黥劓之罪。不及士大夫。以其雖主

古今類陳

不遠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徒隸同戮。劓髡笞偶棄市之法。然則堂下不亡陞乎。彼僇辱者不大迫乎。廉耻不行於大臣。無乃握重柄大官。而有徒隸無耻之心乎。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群臣不以節行而報其上者。即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爾忘身。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辟。唯義所在。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

上守衛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境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為我死誠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彼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服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五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說苑曰君子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亂君之祿

魯仲連傳曰平原君以千金為連壽連笑曰所謂貴松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

有取者是商賈之士也而連不忍為也

屈原對漁父曰新沐者必振水新浴者必彈冠人誰能以身之察察而受物之汶汶者乎又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楚詞作蒙世之塵埃

趙良對商君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

漢楊雄解嘲曰知玄知默守道之極愛清愛靜守神

之庭惟寂惟寞守德之宅
遠矣傳或隱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靜已

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靜或處物以激其清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

仲長統述志篇曰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壽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

班嗣復拒譚書曰漁釣於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栖

遯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不結通人之罔不難矣字驕君之餌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貴也光武詔求郭丹嗣子曰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門惡其名也

章佚傳論曰一言納賞志士為之懷耻受爵不讓風人所以興歌章佚廷議咸援自居全德意者直有餘而廉不足也審偽本乎其情耳

蜀郤正釋譏語曰狹屈氏之常醒濁漁父之必醉濁柳幸之卑辱褊夷叔之高懟合不以得違不以失得

不充誠。失不憐。不樂前。顧軒不就後。以慮。不
辨譽以干澤。不辭愆以就誠。何責之辭。何殽之邱。何
枉之排。何直之入。

晉史論竹林七賢曰。其進也。撫俗同塵。不居名利。其
退也。餐和履順。以保天真。棄彼榮華。則俯輕爵位。懷
其道術。則顧蔑王公。

東晉玄居篇曰。夫進無險懼。而惟寂之務者。率其性
也。兩可俱是。而舍彼趨此者。從其志也。蓋無為可以
解天下之紛。澹泊可以救國家之急。當位者爭有兩

古今類聚

卷十

九

窮。陳策者言有不入。翟璜不能回西郢之寇。平勃不
能止如意之立。干木卧而秦師退。四皓翼而戚姬泣。
何舍何執。何去何就。守分任性。惟天所授。鳥不做甲。
於龜。魚不假足於獸。何必笑孤竹之貧。而羨齊景之
富。且能約其躬。則儻石之畜。以豐。苟肆其欲。則海陵
之積不足。將研六籍以剖世。守寂泊以振俗。以太虛
為廬。玄鑑為肆。神游莫競之休。心存無營之室。榮利
不擾其覺。殷憂不干其昧。捐夸者之所貪。收躁妄之
所棄。雖聖籍之荒蕪。總群言於一致。

潘尼安身論曰。夫榮之所不能動者。則辱之所不能
加也。利之所不能勸者。則害之所不能嬰也。譽之所
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損也。動則行乎至通之蹊。
靜則久乎大順之門。泰則翔乎寥廓之宇。否則淪乎
渾溟之泉。邪氣不能干其度。外物不能擾其神。哀樂
不能變其守。死生不能易其真。而以造化為工匠。天
地為陶鈞。名位為糟粕。勢利為埃塵。治其內而不飾
其外。反諸已而不求諸人。

古今類聚

卷十

十

不求者。明達之用心。是以聖人韜光。賢人遁世。其故
何也。含德之至。莫踰于道。親正之切。無重於身。故莊
周垂釣於濠。伯成躬耕於野。或貨海東之藥草。或紡
江南之落毛。管彼鴛鴦。豈競鷺鷥之肉。猶斯雜縣。
說苑列傳。雞居。寧勞文仲之姓。○唐堯四海之
主。而有汾陽之心。子晉天下之儲。而有洛濱之志。是
以至人達士。因以晦迹。或懷瑾而謁帝。或披褐而負
薪。披褐清潭。棄機漢曲。情不在于衆事。寄衆事以忘
情者。此

宋陸徽猷存朱萬嗣表曰。冰心與貪流爭激。肅情與晚節。獨茂。歷宰金山。家無寶鏤之飾。連組珠海。寶靡瑤珥之珍。明確確然守志不求聞達實足以澄革汚吏洗鏡貪決

隋常世康與子弟書曰。忘除三惑。心慎四知。以不貪而為寶。處膏脂而莫潤。

高祖詔稱彭城王曰。清規懸賞。與白雲俱潔。廉榮捨緩。以松竹為心。

李騫釋情賦。入戒都之舊宅。反觀津之故扉。乃曲肱而自省。亦三月而無違。若仁義之散聚。採墳索之精微。誠因閑而養拙。亦身於嘉肥。子貢過衛見治圃者以蠶豆水於河

因嘆曰何勞也吾故子為機可以一日而致佳者人辭曰其矣吾惡夫為機者也

潘好禮曰。夫惡木垂陰。志士不息。盜泉飛溢。廉夫不飲。

宋隱逸傳松江漁父曰。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其視軒冕猶塵芥耳。

謀斷

吳象曰。吳在壯下。喪其資斧。言無決斷之具也貞凶。○泰夕曰。用憑河。果斷剛決也

大禹謨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朕志先定。詢謀僉同。○周

官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小雅皇華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小旻曰。謀之其臧。則具是遠。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大雅瓜瓞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

左傳曰。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罪。○馮簡子能斷大。事。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與裨諶以造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

檀弓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表記曰。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

國策趙武靈王語肥義曰。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遠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對曰。臣聞之。

疑事無功。疑行無名。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舜有苗。而禹祖入裸國。非以養敵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

陸賈曰。懷異慮者。不可以方計。持兩端者。不可以定威。說死曰。聖王之舉事。必先諮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蓍龜。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燕聽獨斷。惟在一。此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

古今類聚

卷十

七

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興廢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以極。故無敗業廢功。淮南子曰。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之論。不足以定是非。

史。商君告秦孝曰。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故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

蒯通說韓信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謂以

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非能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飲。駢騏驎之踟躕。不若鴛鴦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聵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值而易失也。時乎。時乎。不再來。

古今類聚

卷十

七

蒙恬傳曰。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身。相如喻蜀父老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故休烈顯于無窮。聲稱決乎干茲。

魯仲連遺燕將書曰。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智者不恃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

漢王元說魏黨曰。幸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塞。也。羈旅。

危困。以求萬全。此循覆轍之軌計之不可者也。要之魚不可脫於淵。神龍失勢。還與蚯蚓同。

向上成帝封事曰。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邪之口。斷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說邪進。則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

賈融與隗囂書曰。有高人之行。負非於世。有獨見之慮。見贅於人。故信庸庸之論。破金石之策。襲當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決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夫負虛交而易疆禦。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且

古今類

事

事

智者。不危衆以舉事。心者不違義以要功。

魏郭嘉對曹操曰。多謀少決。失在事後。策得輒行。應變無窮。

鍾毓上魏明帝疏曰。策貴廟勝。功尚帷幄。不下殿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

晉武帝制曰。心屢移於衆口。事不定於己意。○夫全一人者。德之輕。拯天下者。功之大。

羊祜請平吳曰。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

恭容德請誅符堅曰。昔郤祁侯不納三甥之謀。終為楚所滅。吳夫差遠子胥之諫。取禍勾踐。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唐文宗策士制曰。夷吾輕重之權。執輔於治。嚴尤底定之策。執叶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克平何務。惟此龜鑑。擇乎中庸。

宋史論曰。謀大事。決大疑。非疑定有立者。不能也。

趙瞻上英宗曰。英斷獨化。人主之至權也。審至權者。當主以天下之大公。揆以天下之正論。如是而後權

古今類

事

事

可一也。

崔與之告理宗曰。人主當收攬大權。悉歸獨斷者。必是非利害。卓有定見。而後獨斷以行之。大抵獨斷當以兼聽為先。倘不兼聽。其勢必至於偏聽。實為亂階。威令雖行於上。而權柄潛移於下矣。

南唐龔慎儀論劉鋹書曰。十戰而九勝。亦一敗之可憂。六奇而五中。則一失之何補。人自稱勝。國自見強。

蓋揣于此而不揣于彼。經其成而不經其敗也。陳亮上寧宗曰。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

節儉

大禹謨曰克儉于家○太甲曰慎乃儉德

魏風葛履曰糾糾葛履可以履霜摻摻音纖女手可以

縫裳。

左傳御孫曰。懿德之共也。○季文子無衣帛之妾。無

食粟之馬。無菰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文子之

古今類傳

不孝

二

思於公室也。相三君而無私藏。可不謂忠乎。○閔公

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叔向曰。子展儉而

壹

公羊傳曰。晉靈公無道。趙盾趨入。靈公望見再拜。盾

出。公使勇士往殺之。勇士窺其戶。方食魚殮。勇士曰。

子誠仁人也。薦晉國重卿而食魚飧。見子之儉也。五

不忍殺子也。亦不可復見。遂自剄而死。

禮器曰。管仲鑊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矣。是

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

為隘矣。又雜記孔子曰管仲鏹簋而朱絲山節而

孔子對哀公曰即安其居醕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

雕機器不剋鑊食不二味以與民同利

管子曰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

則國必富。位必尊矣。能適衣服。去玩好。以奉本。而用

必瞻身必安矣。○上已巧矣。而民不覺於用者。其悅

在玩好農已勞矣而天下饑者其悅在珍玩女已巧

矣而天下寒者其脫在文綉。

古今類腋

卷一

末

說苑曰。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

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

有度。畜聚有數。車噐有限。以防亂之源也。故夫度量

不可不明也。善欲不可不聽也。

子華子曰。夫儉聖人之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

五帝之所留察也。○夫儉在內不在外。儉在我不在

物也。心居中虛。以治五官。精氣動薄。神化四流。畜其

所以出而謹節其所受。然後神宇以定。而精不搖。其

格物也。明其遇事也。剛此之謂儉。

齊丘子曰。儉於德。可以養慮。儉於視。可以養神。儉於言。可以養氣。儉於私。可以獲富。儉於公。可以保貴。儉於門閭。可以無盜賊。儉於環衛。可以無叛亂。儉於職官。可以無奸邪。儉於嬪嬙。可以保壽命。儉於心。可以出死生。是知儉者萬化之柄也。○君儉則臣知足。臣

儉則士知足。士儉則民知足。民儉則天下知足。漢濟陰悼王傳論曰。晏子稱人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謂之幅利。言人情須節以正其德。亦由布帛。須幅以成其度焉。

古今類聚

卷十

第十

吳隱之傳論曰。處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享難錯之富。而家人不易其服。

江統曰。魯僖以躬儉節用。聲列雅頌。蚡冒以葦路藍縷。用張楚國。文子相魯。妾不衣帛。晏嬰相齊。鹿裘不

補。葦路藍縷也。

梁賀琛曰。夫論至治者。必以惇素為先。正彫流之弊。莫有過儉朴者也。

出處

乾文言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進退無惜。非離群

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比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外比于賢。以從上也。○觀象曰。觀我生進退。○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蠱象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小雅白駒曰。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

左傳曰。臣之祿。君實有焉。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

古今類聚

卷十

第十

祿以周旋。義也。○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

少儀曰。事君者。量而后入。不入而后量。○儒行曰。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

家語孔子自衛將入晉。至河。聞趙簡子殺嬖驪鳴犢

及舜華。乃臨河而嘆曰。丘之不濟此命也。丘聞之。刺

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鳥獸之於不義。尚知

避之。況於人乎。○天道之不脩。是吾醜也。天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

見君子。○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大夫居世。不能有益於物。處貧賤之中。而不能屈節以求伸。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孔子曰。君子之行已。期於必達於已。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故屈節者所以有待。求伸者所以及時。是以雖屈而不毀其節。志達而不犯於義。

韓詩外傳曰。夫朝廷之士為祿。故入而不出。山林之士為名。故往而不返。入而亦能出。往而亦能返。通移有常。聖也。

卷一

卷一

劉子新論曰。翠飲翮于明丘之林。則解羽之患永脫。龜曳尾於賜谷之泥。則鑽灼之患不至。用伏光於春山之底。則磨肌之患永絕。石亢體於玄圃之品。則剖琢之憂不及。○窮巖曲岫之梓櫟。生於積石。穎貫青天。根盤黃泉。分條分葉。輪菌礫碗。麒麟戲其下。鵲盤游其顛。浮雲棲其側。清風激其間。終歲無毫釐之憂。免刀斧之害者。非與人有德也。能韜其質。故致全性也。駉側之榆。樵人采其條。匠者伐其柯。餘有尺葉。而為行人所折者。非與人有讐也。然而致冠者。形不隱。

也。同鷄斷尾。獲免犧牲。文王欲殺鷄。鷄恐其斷尾。故逃山。狙見巧。終必招害。楚王使由基。由此言之。則免死。射山狙事。出處之理亦可知矣。

無能子曰。欲於中。漁樵耕牧有心也。不欲於中。常車侯服無心也。故聖人宜處則處。宜行則行。理安於獨善。則許由善卷不恥為匹夫。勢便於兼濟。則堯舜不辭為天子。其為無心一也。

史蔡澤說范雎曰。日中則移。月盈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

卷一

卷一

卷一

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功成不退。禍至於身。所謂信而不能屈。往而不能返者也。

李斯別荀卿曰。詭莫大於卑賤。而卑莫甚於窮困。士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為。非士之情也。

太史公報任安書曰。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隋和。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發笑而自黜耳。

賈誼吊屈原。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顯微兮。通增刪述而去之。

漢崔駰達旨曰。道無常稽。此時張弛。失仁為非。得義為是。君子通變。各審所履。故士或掩目而淵。或盟耳而山。樓或草耕而僅飽。或木茹而長饑。或重聘而不來。或變黜而不去。或冒詢以干進。或望色而斯舉。或以後天。發夢於王公。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若夫紛濃塞路。凶虐播流。人有昏墊之厄。主有疇咨之憂。條垂蠡蔓。上下相求。於是賢人授手。授世之災。昔堯

古今類聚

卷一

七

含威而阜陶謨。高祖嘆而子房慮。禍不散而曹絳甘。結不解而陳平權。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彌衝。乃將錢圭圭。冊顯功。銘昆吾之冶。勒景襄之鍾。與其有事。則褰裳濡足。冠挂不顧。人溺不拯。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獵纓整襟。規矩其步。德讓不脩。則非忠也。是以陰則救俗。平則守禮。○夫廣厦成而茂木暢。遠求存而良馬繫。陰事終而冰宿藏。場功畢而太火入。于斯之際。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裘被宇。冠蓋雲浮。譬猶衡陽之林。低陰之麓。伐尋抱不為之稀。執拱把不為之

數。彼採其華。我收其實。舍之則藏。已所學也。故進動以道。則不辭執圭而乘往國。復辭以理。則片言轉而安藜藿。君子非不欲仕也。耻專恥以求舉。非不欲室也。惡登牆而接處。呼呼銜鬻。縣旌自表。非陷和之寶也。暴智耀世。因以千祿。非仲尼之道也。

楊雄解嘲曰。當途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間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

古今類聚

卷一

一

或揮掃筆而先驅

班固賓戲曰。蘇氏之璧。韞於荆石。隋侯之珠。藏於蚌蛤。歷世莫視。不知其將含景耀。吐精華。曠千載而流夜光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鼎媒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驟顙蒼也。故夫泥墻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光賤而後貴者。蘇隋之珍也。昔闇而父章者。君子之真也。

李固與黃瓊書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樓谷。擬迹巢由。斯則可矣。若當

輔政濟民。今其時也。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志士終無時矣。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昔賢者之未遇也。圖事按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惓誠。則上不悅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大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雖此患也。及至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闢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喋而升本朝。離蔬釋屨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

胡廣論曰。懷祿以圖存者。士子之恒情。審能而就列。有出身之常體。夫紆於物則非已。直於志則化俗。辭其艱則乖義。徇其節則失身。統之方軌。易因險塗。難御。故昔人明慎於所受之分。逕回於岐路之間也。王基薦管寧曰。龍鳳隱耀。應德而臻。明哲潛遁。俟時而動。是以鶩鷺鳴岐。周道興隆。四皓為佐。漢帝用康。晉王隱傳論曰。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

晉稽康辭山濤薦書曰。達能無善而不淪。窮則自得而無悶。故知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適所安。故有居朝堂而不出。入山林而不返之論。

庾峻勸禮隱士曰。故有朝廷之士。必有山林之士。朝廷之士。佐主成化。猶人之有股肱心膂。共為一體也。山林之士。被褐懷玉。大止栖於丘園。高節幽於衆庶。彼其清勁足以抑貪污。退讓足以息鄙事。在朝之臣。

聞其風而悅之。將受爵者皆耻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避寵之臣。所以為美也。先王嘉之。節雖離世。而德合於主。行雖說朝。而功同於政。

袁峻謂范元琰曰。往者天地開。賢人隱。今世跡已濫。子通可乎。荅曰。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為仁由已。何關人世。

宋隱逸傳曰。夫獨往之人。皆稟偏介之性。不能離世。屈道借譽期通。若使值見信之主。逢時來之運。豈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蓋不得已。而然故也。且巖壑關。

遠水石清華。雖復崇門八襲。高城萬雉。莫不蓄壤開
泉。髣髴林澤。故知松山桂渚。非止素玩。碧澗清潭。翻
成麗囑。掛冠東都。夫何難之有哉。

齊庾易辭臨川王餉麥曰。若道義內足。希微兩忘。藏
景窮巖。故名愚谷。解柱栝於仁義。樂形神於天壤。則
名教之外。別有風猷。故堯封有非聖之人。孔門謬鴟
黍之客。次則崇獨往之高節。重去就之虛名。激兢遠
貪。與世為異。道方不申。行岑出澤。咸皆用宇宙而成
心。借風雲以為戒。不然。與樵者之在山。何殊別哉。○

古今類聚

樵採廢康之伍。終其解毛之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
自耕之祿。

齊宗測辭魚腹侯贈遺曰。量腹而進松木。度形而衣
薜蘿。淡然已足。

陳馬樞曰。貴爵位者。以策由為桎梏。愛山林者。以伊
呂為管庫。束名實。則翦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
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所好也。

梁江淹獄中書曰。上則隱於簾肆之間。卧於巖石之
下。次則結綬金馬之門。高議雲臺之上。次則虜南越。

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啓丹冊。並圖青史。寧當爭分寸
之末。競刀銖之利哉。

魏長賢復親故規責書曰。有負鵠組。以趨世。隱魚釣
以待時。操築傳巖之下。取履圯橋之上者矣。有釋簪
重以匡伯業。委輓轂以定王基。由斬祛以見禮。因射
釣以受相者矣。有三黜不移。屈身以直道。九死不悔。
甘心於苦節者矣。事雖萬殊。理則一致。權其大要。歸
於忠孝。孝則竭力所生。忠則致身所事。

古今類聚

卷十

年。四皓光乎漢室。○其大者則輕天下。細萬物。其小
者則安苦節。甘貧賤。或與世同塵。隨波瀾以俱逝。或
違時矯俗。望江湖而獨往。仰玩魚鳥。左右琴書。拾遺
粒而織落毛。飲石冰而蔭松栢。放情宇宙之外。自足
懷抱之中。然皆欣欣於獨善。鮮汲汲於兼濟。而受命
哲王。守文令主。莫不束帛交馳。蒲輪結轡。奔走巖谷。
唯恐不逮者何哉。以其道雖未弘。志不可奪。縱無舟
楫之功。終有堅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

逸士傳曰。忘懷纓冕。畢志丘園。隱不違情。貞不絕俗。

李騫釋情賦曰。等渤澥之永鴈。類九罟之逃魚。處江淮而不變。對朝市而閑居。空閨門以靖軌。非論道而脩書。

明劉基擬連珠曰。時有未至。非力所求。情有未孚。非言可親。是以見疑之璞。三年而取則足。不鳴之鳥。三年而後驚人。○蛭蟥之藪。神龍不棲。蒿荻之區。嘉禾不值。故秦庭虎視。而芝歌逸響于商山。周澤鵠鳴。而紫氣流光于西極。

應變

古今類陳

大卷

明夷彖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繫辭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旁行而不流。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變通者。趨時者也。○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巽以行權。

左傳曰。變而不失其正之謂權。常而不過於中之謂正。常者道之正。變者道之中。○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

家語曰。計不先定者不可以應卒。

楚辭曰。聖人者。不疑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

孫子曰。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

趙武靈王曰。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聖賢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已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常人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智者作教。愚者制為。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為上所制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於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為已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

荀子曰。君子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慚怯也。剛強

猛殺靡所不信。音非驕暴也。以義變態。知當曲直故也。

淮南子曰。蓼菜成行。瓶甕有珉。量粟而舂。歛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滌杯而食。洗爵而飲。浣而後饋。可以養家老。而不可以養三軍。○葛弘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蘇秦知權謀。而不知禍福。徐偃王知仁義。而不知時。大夫種知忠。而不知謀。聖人則不然。論時而為之事。權事而為之謀。是以舒之天下而不究。內之尋常而不塞。○是故望人者。能陰能陽。能弱能強。

隨時而動靜。因資而主功。物對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變化。則為之象。運則為之應。是以終身行而無所困。○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中流遺其紉。遽鑿其舟。挽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類亦甚矣。夫隨一隅之迹。而不知因天地以游。惑莫大焉。雖時有所合。然而不足貴也。○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濬則具權對。旱則修土龍。

劉子新論曰。無為以化三皇之時。法術以禦七雄之世。德義以柔中國之心。政刑以威四夷之性。故易貴

隨時。禮尚從俗。適時而行也。霜風慘烈。周棄不執禾。炎氣赫曦。曹明不製裘。知時不可也。買章甫者。不造閭越。術赤鳥者。不入跣狹。知俗不宜也。故救賊者。以圓寸之珠。不如與之數椽。貽溺者。以方尺之玉。不如與之短綆。非椽綆之貴。而珠玉之賤。然而美不要者。各在其所急也。庖丁解牛。適俗所傾。朱泚屠龍。無所用巧。苟爭世務。雖有妙術。歸於無用。故老聃至西戎而效狹言。夏禹入裸國。忻然而解裳。非欲忘禮。隨俗宜也。墨子儉嗇。而非樂者。生見荆王。衣錦吹竽。非苟

達性。隨時好也。

譚子曰。轉萬斛之舟者。由一尋之木。發千鈞之弩者。由一寸之機。

文中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故曰存乎其人。

史趙高語李斯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通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故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

蘇代說魏王曰。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

止。

商鞅荅甘龍曰。常人安于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以論於法之外也。

漢宣帝曰。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

馮衍自論曰。大人之德。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風興

雲蒸。一龍一蛇。與道翱翔。與時變化。進退無主。屈伸

無常。故曰。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與物趣舍。

揚雄解嘲曰。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諄矣。有作

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

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

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爵

若砥礪。豈其人之賡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

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

凶。

仲長統曰。魯連以一矢而解聊城之圍。虞卿以額駢

而周平原之急。○作有利於時。志有便於物者。可為

也。事有乖於數。法有戩於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有

其迹。用於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貴清靜者。以席上

為腐議。東名實者。以柱下為誕辭。或推前王之風。可

行於當年。有引救弊之規。宜流於長世。稽之論篤。將

為敵矣。如以舟無推陸之分。瑟非常調之音。不限局

以疑遠。不拘玄以妨素。則化樞各管其極。理畧可得

而言。

周章傳曰。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權也者。反常者

也。將從反常之事。必資非常之會。使夫舉無違妄。志

行名全。周章身非負圖之託。德乏萬夫之望。王無絕

天之畀。地有既安之勢。而創慮於難圖。希功於理絕。

不已悖乎。時章欲立與平勝廢太后降封安常而改

張衡應問曰。世易俗異。事勢舛殊。不能通其變而一

度以揆之。斯鑊船而求劍。守株而伺兔也。昔有人船中船行已去故地乃鑊船而求之只知船上失之船上求之不知船行已遠也

維是改論曰。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

以為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

平城之圍。大熊經鳥仲。雖延厯之術。非傷寒之理。呼

吸吐納。維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

東穆曰時有薄而厚施行有實而惠用。

王遵曰智者觀時思變賢者泥而不滓。

三國徐衆曰蒼梧澆娶妻而美讓於其兄尾生篤信

水至不去而死直躬好直證父攘羊申鳴奉法盡忠

於君而執其父申鳴將兵拒盜以鳴孝子其父必

賊然其父忠信直讓此四行者聖賢之所貴也然不

貴蒼梧之讓非讓道也不取尾生之信非信理也不

許直躬之直非直體也不嘉申鳴之忠非忠意也。

荀彧對曹操曰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

古今類聚

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不可

也。

晉鄒湛對武帝曰。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譬

蠶作於懷袖。勇夫為之驚駭。出於意外故也。

宋陳祥之議曰。天可逃乎。而伊尹廢君。君可脅乎。而

鬻拳見善。忠可愚乎。而箕子同仁。

宋王懿語王睿曰。天下之事。不可不密。應機務速。不

可巧遂。

齊陸澄與王儉書曰。無體不可以一體求。集遷不可

以一遷執。

北史論梁昕皇甫璠等曰。能剛能柔。重可負也。能信

能順。險可走也。能智能愚。期可父也。○夫皇王迭興。

為國之道。匪一。賢聖間出。立德之指。殊塗斯豈。故為

相反哉。亦云治而已矣。何則。五等之制。行於商周之

前。郡縣之設。始於秦漢之後。論時則澆淳理亂。易地

則用舍或殊。譬猶干戈日用。難以成拔下之業。稷嗣

所述。不可施成周之朝。是知因時制宜者。為政之上

務也。觀民立教者。經國之長策也。

古今類聚

唐尉遲敬德曰。處事有疑。非智也。臨難不決。非勇也。

長孫無忌勸秦王先發曰。舜為子孝。浚井弗出。得為孝

乎。其為君仁。塗廩弗下。得為仁乎。就大論者。遺細行。

應變之道也。

德宗與獻瓜果者官。陸贄諫曰。立國惟義與權。誘人

惟名與利。名近虛。於教為重。利近實。於德為輕。凡所

以載是非。立法制則存乎其義。參虛實。揣輕重。則存

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物有匱耗而不給。

矣。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情有誕謾而不起矣。夫

錫貨財。列禦秩以彰實也。差品列。異章服。以歸虛也。君上者達其變。相頌以為表裏。則為國之權得矣。蘇洵曰。聖人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功。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則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世之詐。故後世不得見其有機也。夫君子為善之心。與小人為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有機也。雖惡亦或濟。無權也。雖善亦罔克。○天下之勢有強弱。聖

古今類腋

卷

七

之勢也

明劉基擬連珠曰。方石不可以為磨。直木不可以為輪。故至情有時而當隱。正論有時而不陳。是以明主

利身。箕子以之處已。危行言遜。尼父以之誨人。○時未至不可以強爭。勢方來不可以力敵。是以善撲火者不迎其烟。善防水者不當其急。○陰陽之用。妙道所憑。剛柔之變。鬼神所繫。故陽有闔而陰有開。剛可貴而柔可立。是以玄冥凜冽。而水結成冰。亦凜熇炎而金流為汗。

古今類腋

卷

七



新選古今類腋卷之十一

為治類一 紀綱 風俗 賞罰 學校 教化

禮 樂

紀綱

大雅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假樂曰。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
左傳曰。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
滄。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滯。○開之以義。糾之以政。行
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
古今類腋 人卷十一 一 矣
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
敬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蒞之以強。斷之以剛。
猶求聖哲之士。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
是乎可任使也。

樂記曰。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
下大定。○禮運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
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
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
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

家語曰。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
車登焉。則陵遲故也。數仞之墻。而民不踰也。百仞之
山。而豎子憑而遊焉。陵遲故也。今世之陵遲久矣。而
民無踰乎。

國策曰。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
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

管子曰。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為其莫不
受命也。所以貴風雨者。為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
濡也。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

古今類腋 人卷十一 二 矣

仰動。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為尊天而貴風雨矣。
今人君之所以尊安者。為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
能立威行令者。為其威利之拂。莫不在君也。若使威
利之操。不專在君。而有分散。則君日益輕。○國有四
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
滅。傾可正。危可安。覆可起。滅不可復措也。

淮南子曰。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用參伍。何
謂參伍。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
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以調陰陽之氣。而和四海之

以辟疾病之蕃。俯視地理以制度量。察山澤之
肥磽高下之宜。立事生財。以除饑寒之患。中考
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
澄列金木水土之性。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
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
季孟之序。立長幼之禮。而成官。此之謂察制君臣之
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朋友之際。此之謂
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而君之。割宅而
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太學而教誨之。夙興夜寐而
勞之。此治之紀綱也。

古今類聚

卷十

上

九六

呂覽曰。用民有紀。有綱。壹引其紀。萬目皆起。壹引其
綱。萬目皆張。為民紀綱者何也。欲也。惡也。

楊子曰。大作綱。小作紀。如綱不綱。紀不紀。雖有羅網。
惡得一日而正諸。

白虎通曰。綱者張也。紀者理也。所以彊理上下。整齊
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紀綱彊
化。若羅網之有紀綱。而萬目張也。

文中子曰。婦人與事而漢室危矣。大臣均權而魏命

後不慎而晉室隳矣。此非天也。人謀不臧。咎

晉史論懷帝曰。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
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之所以長久也。
大豈無解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禮樂刑政。
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
隄防。如火斯蓄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
其此之謂乎。

古今類聚

卷十

中

周

五朝齊顧歡獻治綱表曰。舉綱提綱。振裘得領。綱領
既理。毛目自張。然則道德。綱也。物勢。目也。上理其綱。
則萬机時序。下張其目。則庶官不曠。是以湯武得勢
師道。則祚延。秦項忽道。任勢。則身戮。

北史孫紹疏魏武帝曰。一統之年。持平用之者。大道
之計也。亂離之期。縱橫作之者。行權之勢也。故道不
可久。須文質以換情。權不可恒。須污隆以牧物。文質
應世。道形自安。污隆獲理。權勢亦濟。○施約法之制
于競逐之辰。修太平之禮于鼎峙之日。終能斷雕為
朴。變奢從儉。風化既被。而下肅上尊。疆場屢動。而

安外附。

後魏太延詔曰。操持六柄。王者所以統攝。平政理訟。公卿之所司存。勸農平賦。為宰之所專急。

唐崔林曰。萬目不張。舉其綱。眾毛不整。振其領。

柳澤曰。夫驕奢起於親貴。綱常亂於寵倖。禁之於親貴。則天下從制之於寵倖。則天下畏。親貴為而不禁。寵倖撓而不制。則政令不常。紀綱不一。奸詐起而暴亂生焉。

五代王守恩傳摠論曰。道德仁義。所以為治。而法度

古今類聚

卷五

五

紀綱。亦所以維持之也。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亂與壞相乘。至蕩然無復紀綱。則必極於大亂。而後及此。勢之必然也。是以善為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

宋真德秀告理宗曰。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莫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祿山之難作。

朱子曰。四海之廣。兆民之眾。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為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持循其理。而

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紀綱以持之於上。

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紀綱。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然紀綱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已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闕也。綱紀既振。則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於其身。而禮義之風。薰恥之俗。已丕變矣。

古今類聚

卷六

六

金程宋上熙宗疏曰。善醫者不視他人之肥瘠。察其脉之病否而已。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危矣。是故四肢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天下雖無事。不足恃也。紀綱而已。

元李治對太祖曰。為治之道。不過立法度。正紀綱而已。上下相維持。法度者。賞罰示懲勸。

曰。立朝省以統百官。分有司以御衆事也。

何王於上。法度行於下。天下不勞而治也。

衛驪曰。治人者法。守法者人。人法相維。上安下順。

高皇帝曰。夫人君者。斯人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

李夢陽應詔上書曰。夫無禮義。則佞人進。乏廉恥。則

國無防。佞人進。則互相欺詆。國無防。則紀綱不張。

王子充演連珠曰。網以綱為總。服以領為尊。綱舉而

目自張。領振而衣乃循。是以道者政之領。聖人脩道

不脩政。吏者民之綱。聖人治吏不治民。

百八類腹

八卷十一

七

勝

家泉雜書曰。革弊如接戰。無援者不勝而敗。建利如務農。不力者無獲。革弊而上不援者身危。建利而下不與者謗作。

風俗

觀象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漸象曰。君子以居德善俗。

伊訓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

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畢命曰。道有升降。政由俗

○商俗靡靡。

詩序曰。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小

雅天保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群黎百姓。徧為爾德。

左傳曰。舉不失職。官不易市。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

不偏師。民無謗言。

禮弓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祭義

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

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王制曰。凡居民

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

俗。○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

八卷十一

八

昇

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司徒一道

德以同風俗。○表記曰。夏道尊命。先祿而後威。先賞

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卷而愚。喬而野。朴而不

文。殷人尊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

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賞罰用

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

○禮運曰。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

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廓溝池以為固。謹

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
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
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
使之相蒞。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
五州爲鄉。使之相賓。

國語。公父文伯之母曰。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
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
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
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勤義勞也。

古今類聚

卷十

九

管子曰。所好惡不違於上。所貴賤不違於令。毋上拂
之事。毋下比之說。毋後泰之養。毋踰等之服。謹於鄉
里之行。而不違於本朝之事者。國之經俗也。

尹文子曰。昔齊桓公好衣紫。閭境不鬻異采。楚莊好
細腰。一國皆有饑色。上之所以率下。乃治亂之所由
也。故俗苟沴。必爲治以矯之。物苟溢。必立制
以檢之。昔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不重帛。食
不兼肉。無幾時。人皆大布之衣。脫粟之飯。越王勾
謀報吳。欲人之勇。改逢怒蛙而執之。比及數年。民

新語曰。昔者周先王不能事後母。出居於鄭而下

叛其親。秦始皇驕奢靡麗。高臺榭廣宮室。則天下
豪富。制屋宅者莫不放。設房閨。儼庫。繕雕琢

刻畫之好。博玄黃琦瑋之色。以亂制度。齊桓公好婦
人之色。妻姑姊妹。而國中多淫於骨肉。楚平王奢侈

縱恣。增駕百馬。於是楚國逾奢。君臣無別。故上之化
下。猶風之靡草也。王者尚武於朝。農夫繕甲於田。故

君之御下民。奢侈者則應之以儉。驕淫者則統之以
古。今。類。聚。卷。十。十。五

古今類聚

卷十

十

五

理。孔子曰。移風易俗。豈家至之哉。先之於身而已矣。
申鑒曰。皇民敦。奈民弊。時也。山民朴。市民玩。處也。桀
紂不易民而亂。湯武不易民而治。政也。皇民寡。寡斯
敦。皇治純。純斯清矣。惟性不求無益之物。不蓄難得
之貨。節華麗之飾。退利進之路。則民俗清矣。○史高紀
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
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僂。
僂。細碎無。故拔僂。僂。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
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俗之所欲。因而予之。

俗之所否。因而去之。知予之為取。政之實也。

司馬相如論蜀檄曰。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泯。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

循吏傳曰。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先事簡易。

禁罔疏濶。而相國蕭曹。以寬厚清靜為天下帥。作畫

一之歌。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閭。而天下晏然。

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至于文景。移風易俗。○漢地里志

曰。凡民西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

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

情欲。故謂之俗。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言聖王

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壹

之手中。和。然後王教成也。

馬廖上凱成帝曰。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

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

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

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金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

匡衡曰。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

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

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主之所以不嚴而

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

自專之主。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

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

也。○周南召南。被聖人之化深。故篤於行而靡於色。

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

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

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尚也。

王吉諫昌邑王曰。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

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無極。質朴日消。恩愛日薄。

仲長統傳曰。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故葛屨履

霜。敝由崇儉。楚楚衣服。戒在窮奢。疏禁厚下。以尾大

凌弱。歛威峻罰。以苛薄分崩。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

國風。周秦末軌。所以彰於微滅。

晉王坦之廢莊論曰。先王知人情之難肆。懼違行以

致訟。悼司徹之貽悔。審褫帶之所緣。○又或錫之華

而為飾焉。使夫敦禮以崇化。日月以成俗。誠存而邪

云利損而競息。○軍諮既散髮吏部卓盜橋豎以世疾名流。茲為自垢。臨鍛竈康而不回登廣武嘯則稽琴絕響。阮氣徒存。通其旁徑。必厭風俗。召以

效官。居然尸素。軌躅之外。或有可觀者焉。史論晉紀摠論曰。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隆九族。外

尊事黃耆。以成其福祿者也。而其後妃躬行四教。尊敬師傳。服澣濯之衣。脩煩辱之事。化天下以成婦道。

是以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朝寡純德之人。鄉乏不貳之老。風俗淫僻。耻尚失

古今類聚 卷上 主

所學者。以老莊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為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士者以苟

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

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寤戎狄之有釁。覽傳玄劉毅之言。而

得百官之邪。核傳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親寵賂之章。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幸有

必見之於祭祀。幸有適伊川見被髮野祭者曰不出

乎。札必得之於聲樂。范粦必為之請死。范粦及自死曰。君死而先及於粦。粦之福也。賈誼必為之痛

哭。又况以放蕩之德。臨之於煩辱謂南史戴逵曰。雙劍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

飾。而赴曲之和作。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實在所

以感之矣。齊顧歡夷夏論曰。混俗以為一。是牽異以為同。破同

以為異。則爭爭之由。淆亂之本也。陳沈曰。民物推移。質文殊軌。聖賢而而立教。王公

隨時以達宜。袁粲駁顧歡曰。文王造周。太伯創吳。革化戎夷。不因

舊俗。豈若舟車。理無代用。袁豹務田議曰。俗史庸近。迷民之屢遷。譬猶修隄以

防川。忌淵丘之改易。膠柱於昔弦。忽官商之乖調。儒

唐薛登曰。干木隱而西河美。李陵降而隴西慙。異缺

以札讓升。而晉人知札。文翁以經術教。而蜀士多儒

名勝。於利則偷競。日銷。利勝於名。則貪暴滋熾。陸贄曰。聽誣誦。審其哀樂。納市價。觀其好惡。訊簿籍。

宋陳彭年告真宗曰。六合至廣。萬彙尤多。風俗靡一。

嗜欲相摩。如馭朽索。若防決河。左契斯執。六轡遂和。道之以道。民免嬰羅。不懈于位。俗乃偃戈。

蘇轍對英宗曰。時有否泰。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廢。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辟猶江河之徙移。強而復之。則難為力也。○

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脩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

古今類聚

卷一

五

故頌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急有功而貪富強。愛惜風俗。如護元氣。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眾。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迂濶老成若遲鈍。然終不以此易彼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

唐文若對高宗曰。漢高慢士。四皓去之。而西都多廉耻之人。先武禮賢。嚴光見之。而東都多節義之士。由上之所風也。

元百官志曰。彌文之習勝而質簡意微。僥倖之門多而方正路塞。

危辭曰。世代迭更。士習各異。先漢之經術。後漢之名節。晉宋之清談。唐之辭章。宋之道學。一代有一代之

所尚。政治之美惡。運祚之綿促。於是焉係。豈偶然哉。葉居升曰。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民俗雖漓。而民好善惡惡之心。則未嘗泯也。因其好善惡惡之心。以正風俗。則求治之道在是矣。

賞罰

大有象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噬嗑象曰。先王以明罰勅法。

古今類聚

卷一

十

大禹謨曰。罰弗及嗣。賞延于世。○皋陶謨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甘誓曰。今予惟恭行天之罰。○仲虺誥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盤庚曰。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秦誓曰。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動用非罰。

小雅彤弓曰。彤弓召弔。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鍾鼓既設。一朝饗之。○頌殷武曰。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

《傳》曰。立天之道。曰陰陽。陽居春夏。以養育為事。所以生物也。王者繼天而為之子。故有賞。陰居秋冬。以肅殺為事。所以成物也。王者繼天而為之子。則有刑。賞以勸善。非私與也。故五服五章。謂之天命。刑以懲惡。非私怨也。故五刑五用。謂之天討。○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行賞。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而為之嘉膳。嘉膳則既賜。此以知其勸善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微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五刑曰。爵人于朝。與眾共之。刑人于市。與眾棄之。○縋衣曰。好賢如縋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怨刑不試而民威服。○儀禮曰。有虞。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賞而不罰。至教也。殷罰而不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衰也。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覩為不善之害也。

國語句踐曰。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退則無恥。如此則有常刑。

管子曰。勝一而服百。則天下畏之矣。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罰有罪。賞有功。則天下從之矣。○國之所以為國者。民體以為國。君之所以為君者。賞罰以為君。致賞則墮。致罰則虐。夫賞重則上不給也。罰虐則下不信也。○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之實者。也。先其君以惡者。侵其刑而奪之威者也。○見其可也。喜之有徵。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為之子。見其可也。喜之無徵。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為化。不可得也。○明主之治也。懸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有以使之。立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主有以牧之。故無爵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威眾。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無姦者。非以愛主也。欲以受爵祿而避害也。○為善者。君子之賞。為非者。君子之罰。君因其所以來。因而予之。則

不勞矣。○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罰。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日月之明無私。故莫不得光。聖人法之以燭萬民。故能審察。則無遺善。無隱姦。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刑賞信。則善勸而姦止。故曰參於日月。

晏子春秋。景公使晏子為東阿宰。三年毀聞於國。景公不說。召而免之。晏子謝曰。嬰知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聞於國。景公說。召而賞之。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治

古今類聚

卷之十

十九

阿也。築蹊徑。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舉偷力孝弟。罰偷窳。而情民惡之。決獄不避。貴強惡之。左右所求。法則予。非法則否。而左右惡之。事貴人。體不過。而貴人惡之。是以三邪毀乎外。二讒毀乎內。三年而毀聞於君也。今臣謹更之。不築蹊徑。而緩門閭之政。而淫民說。不舉偷力孝弟。不罰偷窳。而情民說。決獄阿貴。而貴人說。左右所求。言諾而左右說。事貴人。體過禮。而貴人說。是三邪譽乎外。二讒譽乎內。三年而譽聞於君也。昔者毀之。所以當誅者。宜賞。今所以當

賞者。宜誅。是故不敢受。

荀子曰。刑當罪。則威不當罪。則侮。爵當賢。則貴不當賢。則賤。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分然各以其誠通。是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刑禁省而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

韓詩外傳曰。王者之論德也。而不尊無功。不官無德。不誅無罪。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故上賢使能。而等級不踰。折暴禁悍。而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皆知為善於家。取賞於朝也。為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夫是之謂

古今類聚

卷之十

十

定論。

中論曰。賞罰不可以疎。亦不可以數。數則所及者多。疎則所漏者多。賞罰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賞輕則民不勸。罰輕則民亡懼。賞重則民微幸。罰重則民無聊。故先王明庶以德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夫賞罰之於萬民。猶轡策之於駟馬也。轡策不調。非徒遲速之分也。至於覆車而摧轅。賞罰之不明也。則非徒治亂之分也。至於滅國而喪身。可不慎乎。申鑒曰。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發其

也。賞妄行則賞不勸矣。不妄罰非徒慎其刑也。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治矣。劉子華論曰。昔王良之善御也。識馬之饑飽。規矩疾徐之節。故鞭策不載。而千里可期。然不可以無鞭策者。以馬之有佚也。聖人之為治也。以爵賞勸善。以仁化愛民。故刑罰不用。太平可致。然而不可廢刑罰者。以民之有縱也。是以賞雖勸善。不可無罰。罰雖禁惡。不可無賞。賞平罰當。則理道得矣。故君者。賞罰之所

古今類聚

卷十一

五

歸。誘人以趨善也。其利重。其威大矣。空懸小利。是以勸善。虛設輕威。可以懲姦。矧復張厚賞以施下。操大威以臨民哉。故一賞不可不信也。一罰不可不明也。○史。趙高對李斯曰。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感。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必然之效也。

賈誼治安策曰。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斧斤也。今諸侯王。皆衆驍驍也。釋斧斤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

○錯對賢良策曰。人君之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為之。陷機也。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收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音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歛民財以顧報其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已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舉大者罰重。舉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至死而不怨者。知非討之至。自取之也。爰延對震帝曰。夫愛之則不覺其過。惡之則不知其

古今類聚

卷十一

三十一

明

善。所以事多放濫。物情生怨。故王者賞人必酬其功。爵人必甄其德。

梅福上成帝書曰。爵祿東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為漢殿除倒置太阿。授楚其柄。故誠肱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戴鵲音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

杜欽音馮奉世功曰。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均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無常。則節趨不

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

申屠剛上元后曰。王者承天順地。典爵主祿。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

諸葛孔明曰。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詔之以爵。爵加則知榮。

張裔稱孔明曰。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貪忘其身也。

孔明傳論曰。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

古今類聚

卷十一

七

賞罰

華歆荐鄭小同疏曰。楚人思子文之治。復命其亂。漢室嘉江公之德。用顯其世。

晉段灼傳曰。懸魚由於甘餌。勇夫死於重報。故荆軻慕燕丹之義。專諸感閭閻之恩。匕首振於秦廷。吳

刀耀於魚腹。視死如歸。豈不有由然也哉。

端婦傳曰。勲高者賞重。德厚者名隆。今鎮衛北藩。禦侮朔表。遂使陰山息警。弱水無塵。刊跡狼山。銘功沙漠。至誠既篤。勲緒莫酬。

唐魏徵上太宗疏曰。今之刑賞。專由喜怒。喜則矜刑。於法中。怒則求罪。於律外。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

王志愔應正論曰。刑賞二柄。惟人主操之。故曰。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生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上也。故捨銜策以奔騁。則王良不能御驛。停藥石於膚腠。則俞跗不能攻疾。

陸贄曰。信賞必罰。霸王之資也。輕爵褫刑。衰亂之漸也。非功而獲爵。則輕。非罪而肆刑。則褫。

古今類聚

卷十一

七

賞罰

辛替否曰。所惡者逐。必忠良。所愛者賞。皆讒慝。宋謝深甫對孝宗曰。人主以爵祿磨礪天下之人才。固可重而不可輕。以法制隄防天下之僥倖。猶可守而不可易。

高廟曰。賞以當功。上不為德。罰以當罪。下不為怨。無善而賞。是謂私愛。無惡而罰。是謂私惡。此不足以為勸懲。

宣廟語楊榮曰。命德討罪。二者天下公器。舜舉十六相。誅四凶。而天下服。以天下之好惡為好惡也。齊威

王烹阿封即墨大夫。不以左右之好惡為好惡也。

劉基擬連珠曰：仁暴殊途，非暴則無以為仁之啓。怨恩異路，非怨則無以為恩之資。是以赤日流金，嘉樹之陰穆若；玄冰裂石，陽春之德煦而。

王于允演連珠曰：上天至公，四序以成。秋霜肅殺而木不怨落，春風長養而草不謝榮。是以聖王御世，使民不矜，涵之以德義，不知其為惠；雖之以法律，不知其為刑。也。莊子：趙同行晚，又藉。

劉定之題書言事：非賞罰無以將其兵，君非賞

書今類

罰元以將其將。○與而不忍奪者，姑息之改也。

既進而肯退者，患失之心也。上不行姑息之改，下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矣。

李夢陽應詔上書曰：高其爵不足以勵廉，平賞不足以諷貪。緣鑽刺之風既行，而廉耻名節之士遂寡，亦何利於斯而為之也。

學校

頌泮水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旗。其旂從從，後駕聲嘒。嘒嘒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明明

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

賦，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

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九年知類通達，預立而不返，謂之大成。○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頻

雍，辟雍之辟為璧，璧天子璧水，其池。○樂正崇四術，立

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夏教以禮樂，秋冬

教以詩書。文王世子：春夏學于棧，秋冬學羽籥。○

書今類

卷七

春誦夏弦。太師詔之，宗和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

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白虎通曰：學之為言覺也。悟所不知也。故學以治性。

慮以交情。○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礼樂，宣德化也。

辟者璧也。辟之為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也。雍之為

言壅也。壅天下之殘賊。故謂之辟雍也。

漢成帝詔舉博士曰：古之立大學，將以傳先生之業。

流教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

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古。否則學者无術焉。

為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

董仲舒賢良策對曰。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故民曉於禮義而耻犯其長。

宋禮志載晉戴邈表曰。六四有困蒙之吝。君子大養正之初。○昔仲尼夕之大夫耳。興禮脩樂於洙泗

古今類聚

卷七

之間。四方髦俊。斐然台風。受業身通者。七十餘人。自茲以來。千載寂寞。豈天下小於魯國。賢哲乏於曩時。屬與不屬故也。

齊高祖詔曰。膠庠之典。曩倫攸叙。所以招振才端。啓發性緒。弘宇黎氓。納之軌義。是故五禮之迹可傳。六樂之容不泯。

曹思文表曰。成均煥於古典。虎門炳於前經。○國之有學。本以興化致治也。天子於以諮謀焉。於以行禮焉。漢崇儒雅。幾致刑厝。而猶通謝三五者。其致教之

術未篤也。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以諷誦相摩也。

陳沈不害上立學書曰。東膠西序。事隆乎三代。環林璧水。業盛於兩京。

隋高祖詔曰。言絕義乖。多歷年代。進德脩業。其道寢微。漢祚坑焚之餘。不絕如線。晉乘板蕩之運。掃地將盡。自時厥後。君國多虞。雖復黌宇時建。示同愛禮。函大或陳。殆為虛器。遂使紆青抱紫。非以學優。製錦操刀。太邑而使學者治之。是未能操刀而使割也。

古今類聚

卷七

類多墻面。上陵下瀆。網維靡立。雅缺道消。實由於此。形劭請置學。奏曰。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榭高墉。嚴壯於外。槐宮棘宇。顯麗於中。元凱可得之於上庠。游夏可致之於下國。

後魏劉猷之上高祖表曰。大訓炳于東序。六藝光于麟閣。斯實太平之樞宗。勝殘之要道。有國之靈基。帝王之盛業。安上治民。敦風美俗。其在乎乎。

元英奏世宗遣博士分道校練曰。薰蕕之質。均誨學庭。蘭蕭之體。等教文肆。

李斯上高宗表曰。至治之隆。非文德无以經綸。王治太平之美。非良才无以光贊皇風。是以建庠序于京畿。立學宮于郡邑。

崔光上高祖表曰。披雲臺而問禮。拂鱗閣以招賢。遂開闕里清波孔堂。

庾信賦曰。設重雲之講。開士林之學。

儒林論曰。天下慕向。文教遠覃。衣儒者之服。挾先王之道。開黌舍延學徒者。比肩勸從師之志。守專門之業。辭親戚。甘勤苦者。成市。

古今類賦

卷三

卷三

唐書陳子昂勸武后與學疏曰。太學者政教之地。君臣上下之取則也。俎豆揖讓之所興也。天子于此得賢臣焉。

魏辛雄上肅宗表曰。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閣。

真西山曰。古之教法。其近民者教彌數。故二十五家為閭閻。有塾民朝夕處焉。四閭為族。則歲之讀法者十有四。法者大司徒所頒之三物也。士生斯世。不待舍桑梓而有學。有師。敬然任恤。則閭胥書之。孝弟睦。則族師書之。其所以教人。皆因性牖民而納諸至。

善之城。禮鎔樂治。以成其德。達其材。古者作人之功。蓋如此。然士之於學。豈特處庠序為然哉。鵠鳴鳳興。向晦宴息。皆學之時。微而暗室屋漏。顯而卿黨朝廷。皆學之地。動容周旋。洒掃應對。皆學之事。知無時之非學。則晝而有為。夜而計過者。其敢懈。知無地之非學。則警於冥冥。惕於未形者。其敢忽。知無事之非學。則矜細行。勤小物者。其敢或遺。

朱子曰。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則曰五典而已。然又慮其由而不知。無以久。

古今類賦

卷三

卷三

而不壞也。則為之擇其民之秀者。群之以學校。取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成之以禮樂。夫如是。是以其教易明。其學易成。○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早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為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缺。其為法制之密。又足以為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

為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
○古之有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士之來者。為義而不為利也。有矩範以鎮其浮。有考校以試其進。彼能行吾之義。而所謂利者。兼得之矣。

呂東萊曰。學校之設。非為士之貧而食之也。又非欲群其類而習為文辭也。不農不商。若何而可以為士。非老非釋。若何而可以為儒。道德性命之理。如何而明。治亂興衰之故。何由而達。考之古。以為得失之鑒。驗之今。以為因革之宜。此士之所當用心也。

古今類腋

高廟諭禮部令遼東立學曰。夫聖人之教猶天也。天有風雨霜露。無所不施。聖人之教亦無往不行。昔箕子居朝鮮。施八條之約。故男遵禮義。女尚忠信。管字居遼東。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而民化其化。魯謂邊境之民。不可以教乎。

宋濂孔子廟祀議曰。學校者。禮之所自出。猶河瀆之宗。瀛海也。猶山岳之祖。崑崙也。

教化

觀彖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

而天下服矣。○賁彖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咸彖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恒彖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革彖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繫辭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舜典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洪範曰。錫汝保極。○惟皇作極。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

古今類腋

無虐於獨。而畏高明。凡厥正人。既富方穀。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無黨無偏。王道平。○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畢命曰。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君牙曰。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小雅角子曰。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效。

矣。○人雅械樸曰。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思齊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數譽。聖斯士。○板曰。天之牖民。如燠如篲。如璋如圭。如取如携。携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無曰益言得之而無所費以明上化下之易也
左傳曰。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微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成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手孫詰益故武仲云
王制曰。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紕惡。○祭統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教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用。○祭法曰。祀乎明堂。所以教天下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籍所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

家語。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慈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耻爭。上庶讓則下耻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脩則海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上下相親。故令則從。施則行也。○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彊。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奸。荀子曰。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槃員而水員。君者盂也。正方而水方。
管子曰。明主之治天下也。靜其民而不擾。佚其民而不勞。不擾則民自循。不勞則民自試。故曰。上無事而民自試。人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蒞其民。而不以言先之。則民脩正。所謂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不言而廟堂既脩。○夫明王不美官室。非喜小也。不聽鍾鼓。非惡樂也。為其傷於本事而妨於教也。故先慎已而後彼。官亦慎內而後外。民亦務本而去末。○衆人不可戶說。可舉而示也。○御民之轡。在上之所貴。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為民之路。在上之所

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蓄之則臣食之。君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

新語曰。夫法令者所以誅惡。非所以勸善。故魯閔之孝。夷齊之廉。豈畏死而為之哉。教化之所致也。故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者。教化使然也。故近河之地濕。近山之土燥。以類相及也。鹽鐵論曰。俗非唐虞之時。而世非許由之民。而欲廢法以治。是猶不用槩枘。操曲者曰槩。枘。正方者枘。斧斤。欲撓曲直枉也。故為治者。不待自善之民。為輪者。不待自曲之

古今類聚

卷之六

六

六

木。○殘材木以成室屋者。非良匠也。殘賊民人而欲樂者。非良吏也。故公輸不困木之宜。聖人不費民之性。是以斧斤簡用。刑罰不任。政立而化成。扁鵲攻於膠理。絕邪氣。故癰疽不得成形。聖人從事於未然。故亂原無由生。是以砭石藏而不施。法令設而不用。斷已然。鑿已發者。凡人也。治未形。觀未萌者。君子也。○古者篤教以導民。明辟以正刑。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而御。有策而弗用。聖人假法以成教。人成而刑不施。故威厲而不殺。刑設而不犯。今

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防。民陷於罔。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閘牢。發以毒矢也。

史。貨殖傳論曰。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趙良曰。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也。捷於令。

丁鴻傳論曰。君子立言。非苟顯其理。將以啓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獨善其身。將以訓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哉。

古今類聚

卷之六

六

六

董仲舒賢良策曰。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正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奸邪並出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教于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跡也。仁義禮智。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載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

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

荀悅申鑒曰。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

漢張敞曰。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孽孽求奸。未若禮賢。舜舉皋陶。不仁者遠。隨會為政。晉盜奔秦。虛芮入境。讓心自生。化人以德。不在用刑。

匡衡曰。今之偽薄。伎害不讓極矣。教化之流。非家至

古今類聚

卷二

三

而人說之也。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王吉曰。聖主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法。左右不正。難以化遠。

三國。夏侯玄對司馬宣王曰。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今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黃之采。已得通於下矣。欲使市不鬻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工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夫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樸素之教興於本朝。則彌侈之心。自消於下矣。

晉裴頠崇有論曰。衆之從上也。猶水之居器也。故兆庶之情。信於所習。習則心服。其業之服。則謂之理。是以君人必慎所教。

潘尼曰。上好如雲。下效如川。

宋良吏傳論曰。夫善政之於民。猶良工之於埴也。用力寡而成器多。若以上古之化。治此世之民。今吏之良。撫前代之俗。則武城弦歌。將有不暇。淮陽卧治。如或可勉。未必今才陋古。蓋化有淳薄也。

宋禮志載晉王導號曰。禮義膠固。純風載洽。則化之

古今類聚

卷二

三

所陶者廣。而德之所被者大。義之所屬者深。而威之所震者遠。由斯而進。可使帝典闕而復補。王綱弛而復張。饗養改行。獸心革面。揖讓而蠻夷服。綏帶而天下化。得乎其道者。豈難也哉。

袁懷表曰。先王之教也。崇典訓。明禮學。以示後生。道萬物之性。暢為善之道也。故延陵入聘。開雅音而嗟咨。韓起適魯。觀易象而嘆息。何者。立人之道。於此為首也。

隋史曰。化於姬德。則開田

相讓為

而興讓。習於麤散

則此而反。斯豈土壤之殊乎。亦改教之移人也。
齊潘徽韻纂序曰。齊魯富經學。楚鄭多良士。

後魏韓顯宗疏曰。古之聖王。必令四民異居者。欲其
業定而志專。業定則不偽。志專則不淫。故耳目所習。
不督而就。父兄之教。不肅而成。

儒林論曰。夫金之質也。至剛。鑄之可以成器。水之性
也。柔弱。聖之可以懷山。水泛滿而山包其中口懷况乎肖天地之

貌。合五常之德。朱藍易染。薰蕕可變。固以隨鄒俗而
好長纓。化齊風而貴紫服。

古今類聚

卷五

七

孝義傳曰。淳源既往。澆風愈扇。禮義不樹。廉讓莫脩。

弟乃縮銀黃。列鐘鼎。立於朝廷之間。非一族也。其出
忠入孝。輕生蹈節者。則盆寡焉。積龜貝。實倉廩。居於

閭巷。非一家也。其悅禮敦詩。守死善道者。則又鮮焉。

茲固仁人君子所以興歎。哲后賢宰所宜屬心。如今
明教化以救其敝。優爵賞以勸其善。布愷誠以誘其

進。積歲月以求其終。則今之所謂少者。可以為多矣。

今之所謂難者。可以為易矣。
唐魏徵上太宗曰。五帝三王。不易民以教。行帝道而

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

宋啟則折滯論曰。仁義者聖人之蘧廬。典禮者先王
之陳迹。祠祝畢。芻狗捐。淳精流。精粕棄。仁義尚爾。况
其輕乎。

陸贄對德宗曰。民者至愚而神。夫蚩蚩之倫。或昏或
鄙。此似於愚也。然上之得失靡不辨。好惡靡不知。所
秘靡不傳。所為靡不効。馭以智則詐。示以疑則偷。接

以不禮。則其狗義輕。撫以不情。則其效忠薄。上行則
下從之。上施則下報之。若影附形。若響應聲。德宗言誠信致

古今類聚

卷五

甲

孝義傳

劉賁策曰。上入之心有未達。以下情蔽而不得上通。

上人之行有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欲人之化
在脩己以先之。歆氣之和。在遂性以遵之。這人以行

則枝葉易辨。防下以禮。則耻格自行。○事天地以教
人恭。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悌。長字百姓

以教人慈幼。調元氣以煦育。扇太和以仁壽。自然言
足以為天下教。動足以為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

以禁非。

穆宗詔褒季源曰。夫褒忠。所以勸臣節也。旌孝。所以激人倫也。鎮澆淳。莫如尚義。厚風俗。莫如尊老。

明劉基擬連珠曰。侏離之舌。可習而變。矇瞶之目。難滌而明。故教可行於質近。而道難化乎性成。是以御龍之智。不能馴猿以禮。神農之聖。不能服豕而耕。

王子充演連珠曰。竹律九寸。可以推七十二候之氣。運玉衡八尺。可以驗九千萬里之天行。是以人君致治之具甚約。天下歸化之效孔宏。何則。十世百世之理。萬世之理。萬人千人之情。一人之情。

古今類聚

卷十

禮

禮

履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序卦傳曰。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臯陶謨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我五礼有庸哉。

虞書曰。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兪曰。伯夷。帝曰。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太甲曰。欲敗度。縱敗礼。以速戾于厥躬。○周官曰。宗伯掌邦礼。治神人和上下。○世祿之家。鮮克由礼。以蕩陵德。賈惇

天道。

左傳。子產曰。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礼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承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且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婭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情。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

古今類聚

卷十

禮

有施舍。怒有讎聞。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礼。国之幹也。敬。德之興也。不敬。則礼不行。礼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君子勤礼。小人盡力。勤礼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敦在養神。篤在守業。国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脤。礼之大節也。○内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国。亂之本也。○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礼。晉侯謂女叔齊曰。曾侯不亦善於礼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無失其民。

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錫弗能用也。奸
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
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
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
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女有家。男有室。無相賣也。謂
之有禮。易此必敗。○晏子曰。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
民歸之矣。民歌舞之矣。后世若少惰。則國其國也已。
公曰。若何對曰。惟禮可以已之。禮之可以為國也。久
矣。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
友而弟。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婦柔而正。姑慈而從。婦
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
是以上之。○胡傳曰。夫禮安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
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
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禮。人
之幹也。無禮無以立。

曲禮曰。夫禮者。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
也。○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脩。分爭
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官師

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
禘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王中心死。為
也。以守至正。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
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
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
禮之藏也。是故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
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禮運曰。禹
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
謹於禮者也。夫禮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

之者死。得之者生。夫禮必本於天。清於地。列於鬼神。
達於萬事。故天子有田。聖王以人。以處其子孫。諸侯
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
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儆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
治政安居也。○禮器曰。禮之以多為貴者。以其外心
也。禮之以少為貴者。以其內心也。故先王之制禮也。
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君子之行禮也。不
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禮之近於人情者。
非其至者也。君子之于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是有

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慙。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禮也者。物之致也。○孔子閒居。悟子夏曰。達于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死。以橫于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何謂五至。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敢問

古今類聚

卷之十

樂

何謂三無。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祭法曰。貴有德。為其近于道也。貴貴。為其近于君也。貴老。為其近于親也。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慈幼。為其近于子也。○樂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

樂明備。天地官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裊襲。禮之文也。○仲尼燕居。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夫禮所以制中也。言游進曰。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鄉射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享之禮。所以仁賓客也。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

古今類聚

卷之十

樂

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開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偃。上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不能詩。于禮謬。不能樂。于禮素。薄于德。于禮虛。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禮之所興。眾之所治也。禮之所廢。眾之所亂也。○孔子曰。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自亂始。

周禮春官上宗伯曰蒼璧禮天黃琮禮地○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

家語子曰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好禮不變○禮不下庶人○言不以庶人為下而不行禮

國策趙武靈王語公子成曰夫服者所以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一其禮王欲初服射故云

古今類聚

卷之十

禮

管子曰民知義矣而未知禮然後飾八經以導之禮所謂八經者何曰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凡此八者禮之經也是故聖王飾此八禮以導其民八者各得其義則為人君者中正而無私為人臣者忠信而無黨為人父者慈惠以教為人子者孝悌以肅為人兄者寬裕以誨為人弟者比順以敬為人夫者敦懷以固為人妻者勸勉以貞此八者禮之經也

白虎通曰朝廷之禮貴不讓賤所以明尊卑也鄉黨

之禮長不讓幼所以明有年也宗廟之禮親不讓疎所以明有親也

文中子曰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亡其祖矣○黃帝禹繼王而天下朴夏桀承之而天下詐成湯放桀天下平殷紂陳之而天下破文武治而幽厲散文景寧而桓靈失斯則治亂相易淳漓有由興衰資乎人得失存乎教矣曰太古不可復是未知先王之有禮也

古今類聚

卷之十

禮

更禮書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群衆豈人力也哉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休安駕乘為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鍾磬為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為之庶羞酸醎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踰越席皮弁布裳朱紱洞越太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故其凋敝鑑諸錯鑲為文飾之大端也天寧越席越音隔結

○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
忿忿而無度量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義以分之
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於欲二
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稻粱五味
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芷所以養鼻也鍾鼓管絃所以
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疏房牀第所以養
體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也所謂
辨者貴賤有等少長有差貴賤輕重皆有稱也○至
矣哉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之能損益也木末相須
古今類觀
終始相應至文有以辨至察有以說天下從之者治
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故繩誠設則不可欺
以曲直衡誠縣則不可欺以輕重君子審禮則不可
欺以詐偽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禮者人
道之極也○文貌繁情敬省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敬
繁禮之殺也文貌情敬相為內外表裏並行而禮禮
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
驟馳驅廣騖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厚者
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

盡也
叔孫通對高帝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
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損益可知
者謂不相復也
漢禮書賈誼治安策曰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
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
用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
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
如天地耳豈顧用執然而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
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
為人主計者莫如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
之萌應于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
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
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
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人函天地陰陽
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
能為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
神明立人倫正性情節萬事者也人性有男女之情

妬忌之別。為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為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為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為制朝覲之禮。哀有哭泣之節。樂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僻之罪多。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鬪之獄蕃。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衆。朝聘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漸起。

後魏刁雍上太宗表曰。顯皇執於雲岱。揚鴻化於介丘。令木石格心。鳥獸率舞。包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夫感天動地。莫近於禮樂。故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阜生。節故報天祭地。

晉禮志曰。若迺太一初分。燧人鑽火。志有暢於恭儉。情不由乎玉帛。而酌玄流於春澗之中。焚封豕於秋林之外。亦無得而闕焉。逮於隆周。其制大脩。或垂百官之範。置不刊之法。皆所以弘宣天意。雕刻人理。淑世澆訛。王風陵謝。事睽光國。禮亦愆家。趙簡子問太叔以揖讓周旋之禮。對曰。蓋所謂儀而非禮也。

宋傅隆新札論曰。樂之聲。易之八象。詩之風雅。書之典誥。春秋之微婉。勸懲無不由乎禮而后立也。其源遠而流廣。其體大而義精一。

宋禮志序曰。夫有國有家者。禮儀之用尚矣。然而歷代損益。每有不同。非務相改隨時之宜故也。漢文以人情季薄。國喪革三年之紀。光武中興崇儉。七廟有共堂之制。魏祖以侈惑宜矯。終飲去襲稱之數。晉武以丘郊不異二。至併南北之祀。互相即襲。以訖于今。豈三代之典不存哉。取其應時之變而已。且閔子識古禮。退而致仕。叔孫創漢制。化流后昆。由此言之。任已而不師古。秦氏以之致亡。師古而不通用。王莽所以身滅也。

臧熹曰。臣子之情雖篤。而靈厲之謚彌彰。追遠之懷雖切。而遷毀之禮為用。豈不有心於加厚。顧禮制不可踰耳。

鄭鮮之曰。有生之所宗者聖人。聖人之為教者。礼法即心而言聖人之法。不可改也。

顏延之曰。礼道尚優。法意從刻。優則人自為厚。刻則

物相為薄。

陳高祖詔曰。設官分職。因事重輕。羽儀車馬。隨時替。晉之五校。鳴笳啟途。漢之九卿。傳呼並列。虞官夏禮。豈曰同科。殷朴周文。固無恒格。

隋潘徽曰。禮之為用。至矣大矣。天地同節。明與日月齊照。源開三本。體合四端。巢居穴處之前。即萌其理。龜文鳥跡以後。稍顯其事。雖情有簡易。意非玉帛。而夏造殷因。可得知也。至如秩宗三禮之職。司徒五禮之官。邦國以和人。神惟敬。道德仁義。非此莫成。遲遲古今。顯厥。奉。奉。俯仰。去茲安達。若墮印泥。猶防止水。豈直譬彼耕耨。均斯粉澤而已哉。

禮儀志曰。辨幽賾而洞幾深。通百神而節萬事。

禮志曰。聖王因人有尊敬哀思。嗜慾喜怒之情。而制以上下隆殺。長幼衆寡之節。本於人心。會於神道。故史三才惟穆。百姓允諧。魯秉周禮。國以克固。齊國撤罷。降人折謀。治身不得以造次忘。治國庸可而頃更忽也。

唐傳奕勸高祖更制曰。龍紀火官。皇帝廢之。成。泄。六

美。克不相沿。禹弗行舜政。周弗襲湯禮。治終制。功極作樂。

宋蘇洵曰。夫人之情。安於其所常為。無故而變其俗。則其勢必不從。聖人之始作禮也。不因其勢之可以危之困辱之者。以厭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輕去其舊。而樂就吾法。不能也。古之聖人。將欲以禮治天下之民。必先自治其身。

程顥曰。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沿革。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導之耳。禮之器。出

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

張載曰。禮者理也。知理則能制禮。○生有先後。所以為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謂天秩。

蔡氏曰。明禮而後可與適道。守禮而後可與治民。達禮而後可與言數。非禮之道。老佛之道也。非禮之治。荒唐之說也。非禮之數。京房郭璞之技也。君子所不由。不為不言也。

朱子曰。三代之際。禮經備矣。然其存於今者。室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雖

或酌以古今之變。更為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畧。如所折衷。至或遺其本而務其末。緩於實而急於文。自有志好禮之士。猶或不舉其要。而困於貧屢者。然尤患其終不能有以及於禮也。

遼史禮志曰。林羽梁纓。是生郊禘。露尊燔黍。是生燕饗。纓裡瓦棺。是生喪奠。儼皮緇布。是生婚冠。皇造帝秩。三王彌文。一文一質。蓋本於忠。惟聖人為能通其意。執理者膠瑟聚訟。不識人情。徇情者稗裨綿蕞。不中天理。秦漢而降。君子無取焉。

古今類聚

卷十一

樂

樂

樂

豫象曰。先在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益稷曰。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鼓鼓。合止祝。敵。笙鏞以間。鳥獸賡歌。蕭韶九成。鳳凰來儀。

小雅鼓鍾曰。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篇不僭。○周頌有瞽曰。設業設虡。業。柷也。上。大板也。植木以懸。崇才樹羽。應田縣鼓。鞀磬祝圉。既備乃奏。蕭管備

舉。嚶嚶厥聲。肅雝和鳴。我客戾止。永觀厥成。○商頌。那曰。執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左傳曰。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天王將鑄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與也。而鍾。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究。大者不。輿。音時。寬也。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樂則不戚。戚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

古今類聚

卷十一

樂

生疾。今鍾。輿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樂記曰。凡音之動。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啍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始終象

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
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
迭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
易俗。天下皆寧。○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
其行。刑以防其奸。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
而出治道也。○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
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
與政通矣。○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
五者不亂。則無沾滯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
則敗。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恚。徵亂則衰。其事動。羽
亂則危。其財匱。○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
立武。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石聲鏗。鏗以立辨。辨以
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
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
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
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
鼙鼓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
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

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
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閭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
則莫不和親。○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嘆。
有遺音者矣。○鍾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
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
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
述作之謂也。○志微噤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志讀慢
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貴
之音作。而民剛毅。功起奮振終末廣大貴憤也廉直勁正莊誠之
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
愛。流辟邪散逆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再始以
著往。復亂以飾歸。獨樂其志。不厭其道。獨舉其道。不
私其欲。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大
人居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天地訴合。陰陽相得。煦
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觝生。蟄
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殯。卵生者不
殯。○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趣數煩志。
齊音敖辟驕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

祀弗用也。○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辨者其禮具。○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懣。四暢交于中。而發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故曰。樂觀其深矣。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

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感條暢之氣。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凡奸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道。不接心術。使耳目之類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而父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後以蕭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子夏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旅衆言和正以廣。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于是語。于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子曰。夫樂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失其傳則文王之志荒矣。周道四達。禮樂交通。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致禮以治躬。則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矣。故樂也者。動于內者也。禮也者。動

於外者也。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其聲足樂而不流。其文足論而不息。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斧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師乙曰。

古今類聚

卷五

李

九

天歌者直已而陳德七。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商音則決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音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周礼曰。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新再變而致麋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

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

象物。及天神。○凡樂圖鍾為宮。黃鍾為角。如字古太音鹿

蕤為徵。姑洗為羽。雷音鼓雷鼓。孤竹之管。雲和之琴。

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

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凡樂函鍾為宮。大族為角。

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

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

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礼矣。凡樂黃鍾為宮。大呂為角。

大族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

瑟。九德之歌。九聲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

則人鬼可得而礼矣。雷音鼓雷鼓。鼗鼗。六面有革可擊。

兩面。鄭玄謂雷鼓雷鼗。八面。靈鼓靈鼗。六面。路鼓路鼗。

四。四面。孤竹。竹特生者。孫竹。竹枝振之。未生者。陰竹。

生於山北者。雲和。空桑。龍門。皆山名。九聲。讀當為大韶字之誤。

韓非子曰。古者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而

六。蛟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洒道。虎

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鳳凰覆上。六合鬼神。作

為清角。
呂覽曰。凡音者。產乎人心者也。成於心則蕩乎音。音

成於外而化乎內是故聞其聲而知其風察其風而知其志觀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賢不肖君子小人皆形於樂不可隱匿故曰樂之為觀也深矣土弊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鱉不大世濁則禮煩而樂淫○故君子反道以脩德正德以出樂和樂以成順樂和而民向方矣

白虎通曰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干戚習俯仰屈伸容貌得齊焉觀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

古今類聚

卷五

樂

樂

不免者也○聞角聲莫不惻隱而慈者聞徵聲莫不喜養好施者聞商聲莫不剛斷而立事者聞羽聲莫不深思而遠慮者聞宮聲莫不溫潤而寬和者也說苑曰鍾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志變其聲亦變其志誠通金石而况人乎

劉子新論曰黃帝樂曰雲門顓頊曰五莖嚳曰六英堯曰咸池舜曰簫韶禹曰大夏湯曰大濩武曰大武此八樂所以異名也先王聞五聲播八音非苟愉心

滿耳聽其鏗鏘而已將順天地之體成萬物之性怡律呂之情和陰陽之氣調八風之韻通九歌之分奏之圖立則神明降用之雲澤則幽祇昇擊拊球石則百獸率舞樂終九成則瑞禽翺翔上能感動天地下則移風易俗此德順之音雅樂之情盛世之聲也明主既興風俗凌遲雅樂殘廢溺音競興故太甲作破斧之歌始為東音殷辛作靡靡之樂始為北聲鄭衛之俗好淫故有溱洧桑中之曲楚越之俗好勇則有赴湯蹈火之歌延年造傾城之詩漢武思靡曼之色

古今類聚

卷五

樂

樂

雍門作松栢之聲齊湣頌未寒之服荆軻入秦宋意擊筑詞於易水之上聞者嗔目髮直穿冠趙王遷於房陵心懷故鄉作山水之謳聽者嗚咽泣涕流漣此皆淫佚悽愴憤厲哀思之聲非理性餘情德音之樂也
史記忌對齊威王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和者相也攫拊之深而醇者之愉者攻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

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彌入民無若乎五音者。

帝詔曰。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

樂書曰。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內輔正心。而外異貴賤也。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也。○音樂者。君子所以養義也。

李于聘于魯。請觀周樂。為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

之矣。猶未也。

李于

李于

然勤而不怨。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其先亡乎。歌齊。曰美哉。決決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歌豳。曰美哉。盡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歌魏。曰美哉。風颯乎。大而婉。儉而易行。此則盟主也。歌唐。曰深恩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歌小雅。曰美哉。

思而不二。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

民也。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

德乎。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詘。近而不偪。

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怨。哀而不愁。樂而不荒。

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

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

同也。見舞象箭。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曰

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護者。曰聖人之弘

也。猶有憾。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太夏者。曰勤而不德

非禹其誰能及之。見舞招箭。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

之無不燾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無以加矣。

漢樂志曰。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

人深。其移風易俗易。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

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而動。然後心術

形焉。先王耻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感動人之善

心。而不使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威儀

足以動目。聲音足以動耳。詩歌足以感心。故聞其音

而德和。省其詩而志定。論其數而法立。是以薦之郊。

廟則鬼神享。作之朝廷。則群臣和。立之學官。則萬民協。聽者無不虛已竦神。說而承流。是以海內徧知上德。被服其風。光輝日新。化上遷善。而不知所以然。至於萬物不夭。天地順而嘉祥應。

高堂隆曰。新聲發響。商辛以隕。大鍾既鑄。周景以弊。晉律曆志曰。夫神道廣大。妙本於陰陽。形氣精微。義先於律呂。聖人觀四時之變。刻玉紀其盈虛。察五行之聲。鑄金均其清濁。所以遂八風而宣九德。和太樂而成政道。然金質從革。倭矣無方。竹體虛員。修短利

古今類

卷十

李

同餘

制。是以神瞽作律。用寫鍾聲。乃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之於十。天之道也。

樂志曰。夫性靈之表。不知所以發於詠歌。感動之端。不知所以關於手足。生於心者。謂之道。成於形者。謂之用。譬諸天地。其猶影響。百獸率舞。而況於人乎。

農瑟琴。偃鍾和磬。達靈成性。象物昭功。由此言之。其來自遠。○永嘉之亂。伶官既滅。曲臺宣榭。咸變汗萊。雖復象舞工歌。自胡歸晉。至於孤竹之管。雲和之瑟。泗濱之磬。其能脩者。百不一焉。夫人受天地之靈。

縹青莪之氣。劉乘通用。哀樂分情。經陽春而自喜。遇秋風而不悅。遊乎金石之端。出乎管絃之外。因物遷逝。乘流不返。是以楚王升軒於彭蠡。漢順聽鳥鳴於樊鄩。聖人功成作樂。化平裁曲。乃揚節奏。以暢中和。飾其歡欣。止於哀思也。

高帝紀曰。妙術精微。非因教習。工人代掌。止傳糟粕。不足達神明之德。論天地之和。區域之間。奇材異議。大知神授。何代無哉。蓋晦迹於非時。俟昌言於所好也。

古今類

卷十

李

曆志曰。昔黃帝採竹崑崙之陰。聽鳳岐陽之下。斷自然之物。寫自然之音。音既協矣。黃鍾以立。數既生矣。氣亦徵之。

樂志曰。樂先王之樂者。明有法也。樂已所作者。明有制也。○盛德在木。則居青陽。角聲乃作。盛德在火。則居明堂。徵聲乃作。盛德在金。則居總章。商聲乃作。盛德在水。則居玄堂。羽聲乃作。盛德在上。則居中。天宮聲乃作。

齊沈約曰。五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

陳徐陵傳曰虞襲拊石晉曠調鍾晉平公鑄大鐘曠聞之曰不遠

後當有知者乎公晚後果為師所誅

魏王孚表曰。見氏修廣之規。磬氏倨句之法。吹律求聲。叩鍾求音。○楚之衰也。為作巫音。齊之衰也。為作太呂。春夏則奏林鍾。秋冬則奏黃鍾。○天者陽位。故其音平而濁。濁則君聲。地者陰位。故其音急而清。清則臣調。然急清者於體易絕。平濁者在義可久。可大可久。王者之基。

紹遠啓明帝曰。夫黃鍾者。天子之宮。大呂者。皇后之

古今類腋

卷十

樂

福澤三

位。今廢黃鍾之位。是祿去公室。若用林鍾為首。是政出私門。

魏樂志曰。聖者因天然之有。為入用之物。緣喜怒之心。設哀樂之器。黃梓葦簫。其來自久。伏羲絃琴。農皇制瑟。倕鍾和磬。女媧之簧。隨感而作。其用稍廣。軒轅浮阮瑜之管。定小一之律。以成咸池之美。

平弘議樂曰。先王之作律呂也。所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聲生于律。律生于辰。故律呂配五行。通八風。歷十二辰。行十二月。春宮秋律。萬物必凋。秋宮春律。

萬物必凋。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隋音樂志曰。夫音本乎太始。而生於人心。隨物感動。播於形氣。形氣既著。協於律呂。宮商角徵。名之為樂。樂者樂也。聖人因百姓樂已之德。正之以六律。文之以五聲。詠之以九歌。舞之以八佾。實昇平之冠帶。王化之源本也。○舜詠南風。而虞帝昌。紂歌北鄙。而紂王滅。○紂摘前遺。裁成一代。依一材而命管。承六典而揮文。昔仲尼返魯。風雅斯正。所謂有其藝而無其時也。

古今類腋

卷十

樂

福澤三

唐太宗曰。人和則樂和。若百姓安樂。金石自諧矣。○土城竹馬。兒童樂也。飾金翠羅紈。婦人樂也。質遷有無。商賈樂也。高官厚秩。士大夫樂也。戰無前敵。將帥樂也。四海寧一。帝王樂也。朕今樂矣。

李嗣真傳曰。宮不召商。君臣乖也。角與徵戾。父子疑也。

五代張薦明對晉高祖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無為。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

律曆志曰。道體為一。天地之元。萬物之祖也。散而為氣。則有陰有陽。動而為數。則有奇有偶。凝而為形。則有剛有柔。發而為聲。則有清有濁。其著見而為器。則有律有呂。凡禮樂刑法權衡度量。於是乎出。周衰樂壞。候氣之法不傳。京房作準以代律。分六十聲。始於南事。終於去滅。聲細難分。世不能用。隋唐律法微隱。止載律呂。不獲其詳。

周子曰。古者聖人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

古今類聚

卷一

律

卷一

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滯。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極也。○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致治者遠矣。○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太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元進樂表曰。按圖索器。永言和聲。較鍾律於積黍之

中。續琴調於絕絃之後。金而模。石而琢。簾斯堅。筍斯

橫。明楊慎璣語曰。律呂造夫婦之端。宮商合君臣之証。墳箎寄伯仲之睦。琴瑟懷忠義之恩。舞綴以勸勞逸。官軒以等貴賤。故曰成於樂。

新選古今類聚卷之十一 終

古今類聚

卷一

律

卷一



新選古今類腋卷之十二

為治類二 刑 兵 工 虞 觀人

農桑

刑

賁象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旅象曰君子以明慎
用刑而不留獄。○豫象曰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
○繫辭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
威不懲。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也。柳滅
趾无咎。此之謂也。

古今類腋

卷之十二

一

舜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
作贖刑。圜牆之制。惟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丑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
允。○呂刑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於五
刑。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上刑
適軫下服。下刑適重上服。○匪佞折獄。惟良折獄。
小雅小宛曰。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
穀。○大雅瞻卬曰。彼宜無罪。女反收之。此宜有罪。女
覆說。脫音之。與與同。

左傳叔向貽子產書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

民之有爭心也。是以閑之以義。糾之以改。行之以禮

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行斷罰

以威其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夏有亂

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

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改

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鄭子產有疾

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

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

古今類腋

卷之十二

二

民狎而視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太叔為政。不忍猛而
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蒲之澤。太叔悔之。與徒兵以
攻萑蒲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改寬則民
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
猛。猛以濟寬。改是以和。○楚聲子使晉還子木曰。晉
大夫與楚孰賢。對曰。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善為國者。
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
人。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
則國從之。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為之謀主

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

王制曰。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側。○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汎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刑人於市。與衆共之。

周禮曰。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

古今類聚

卷之五

五

曰刑亂國。用重典。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以嘉石平罷民。以肺石達窮民。○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嫺之刑。四曰不悌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

家語。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至治也。然五刑之所從生。各有源焉。不豫設其

防而鞭繩之以刑。是為民設罪而陷之。

鹽鐵論曰。法勢者。國之轡銜。刑罰者。國之維繫也。故轡銜不飭。雖王良不能以致遠。維繫不設。雖良工不能以絕水。○轡銜者。御之具也。得良工而調。法勢者。治之具也。得賢人而化。執轡非其人。則馬奔馳。執軸非其人。則舟覆傷。○善鑿者。建周而不疲。善基者。致高而不壓。伊尹以堯舜之道為殷國基。子孫紹位。百代不絕。商鞅以重刑峻法為秦國基。故二世而奪。○夫鑠金在爐。莊躋不顧。錢刀在路。匹婦掇之。非匹婦

古今類聚

卷之五

四

貪而莊躋。輕重之制異。而利害之分明也。○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灼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傷也。○犀鉤利鉏。五谷之利。而間草之害也。明理正法。姦邪之所惡。而良民之福也。故曲木惡直繩。姦邪惡正法。○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貴良賢者。貴審消息而退邪氣也。非貴下鍼石而鑽肌膚也。所貴良吏者。貴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為。非貴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啓蒙訓曰。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

之政言疾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急使。以為亂源。冊府元龜曰。折獄致刑。著於義易。惟明克允。載於虞書。斯則制治在乎勅法。勅法在乎得人之義也。

史。律書論曰。教管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損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順逆耳。

石奢對楚昭王曰。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殺罪。非忠也。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

李斯阿對秦二世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不能督責而徒以其身勞天下之民。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是以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也。

金類

不孝

王

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城高五丈。樓季不輕犯也。樓季魏文侯弟太山之高百仞。而跛牂詩牂羊牧其上。峭音峭軒之勢異也。今不務所以不死。而

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

文帝除肉刑詔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無由也。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何。法之至也。○除收孥詔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民不能自治。故為法以禁之。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其所從來遠矣。

張釋之諫文帝欲誅犯蹕者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者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措手足乎。

金類

不孝

王

酷吏傳曰。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常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道。至於不振。非忒健嚴酷。安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漢興破觚為圓。斲雕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奸。黎民乂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也。

漢董仲舒曰。王者欲有所為。宜求端於天。天道大者在於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天使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地。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刑法志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

崔寔政論曰。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蓋為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與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

古今類聚

卷之十

七

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數世以來。政多恩貸。御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隕傾。方將掛勒韃韃。以救之。豈暇鳴和鸞。清節奏哉。陳寵疏曰。唐堯著典。胥災肆赦。周公作戒。勿誤庶獄。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聖賢之政。以刑罰為首。奸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

路溫舒疏曰。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秦畏卻。則鍛鍊而周納之。

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交致之罪明也。故里諺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病吏之風。悲痛之辭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

古今類聚

卷之十

八

仲長統傳論曰。繁簡惟時。寬猛相濟。刑書鑄鼎。事有可祥。三章在令。取貴能約。太叔致猛政之衰。國子流遺愛之涕。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陽循畫一之法。斯實張弛之弘致。可以徵其統乎。

晉刑法志曰。刑之不可犯。不若禮之不可踰。則吳歲比於犧年。宜有降矣。若夫穹圓肇判。肖貌攸分。流形判其喜怒。稟氣彰其善惡。則有自然之理焉。取譬琴瑟。不忘銜策。擬陽秋之成化。若堯舜之為心也。郊原布肅。黃帝有嚳野之師。雷震揚威。高辛有觸山之務。

陳乎兵甲而肆諸市朝。其嚴天刑以懲亂首。論其大意。蓋有不得已而用之者。是以丹浦興仁。羽山咸服。及周氏興行。却收鋒刃。祖述羲黃。憲章堯禹。政育膏露。威無禮樂。若夫化茂彝倫。道昭明慎。則夏癸之虐。劉百姓。商辛之毒痛四海。衛鞅之無所自容。韓非之不勝其虐。與夫甘棠流詠。未或同歸。秦文初造。參夷始皇加之抽脇。漢王以三章之法吊之。文帝以刑厝之道臨之。百姓欣然相逢交泰。

杜預曰。古之刑書。銘之鐘鼎。鑄之金石。所以遠塞異端。使無淫巧也。

宋長沙王曰。養魚者除其獮獪。育禽者去其豺狼。齊樊遜對刑罰問曰。惟王建國。刑以助禮。猶寒暑之贊陰陽。山川之通天地。爰自末葉。法令稍滋。秦篆無以窮書。楚竹不能盡載。有司因此。開以二門。高下在心。寒熱隨意。周官三典。棄之若吹毛。漢法九章。違之如覆手。遂使長平獄氣。得酒而後消。東海孝婦。因災而方雪。詔書挂壁。有善而莫導。奸吏到門。無求而不可。皆由上失其道。民不見德。而議者中迷不尋其本。

○王者之治。務先禮樂。而有未從。刑書乃用。未有專任商韓而能長久。昔秦歸士會。晉盜來奔。舜舉皋陶。不仁自遠。但今釋之定國。迭作理官。龔遂文翁。繼為郡守。科開律令。一此憲章。欣聞汲黯之言。泣斷昭平之罪。則天下自治。大道公行。孔獸含牙。蒼鷹垂翅。梁任昉謝齊武帝啓曰。化澄上業。草纓垂典。教清中世。艾服懲刑。自禮失宗周。俗反炎漢。張馮導其迹。賈杜浚其流。遂均鴻毛之殞。忘貽髮膚之痛。豈所以臨河永歎。合育景靈者也。○溫舒之策。優游虛授。衛展

之議。寧失弗經。削秋荼之法。解凝脂之網。

後魏張白澤上靈太后曰。濫刑濫及。殺忠與良。西伯所以嘆息于九侯。孔子所以回輪于河上。孔子欲達河而過。晉聞晉殺鳴犢王。○任城王澄上靈太后曰。三季之弊。由於煩刑。火德之興。在於三約。是故欲求治本。莫若省事清心。豈宜憂世教。以深文烹小鮮。以煩手執大昌詔曰。理有一準。則民無覲覲。法啓二門。故吏多威福。孝莊詔曰。拔髮數罪。蓋不足稱。斬竹書愆。豈云能盡。

崔浩曰。王者之用刑。大則陳之原野。小則肆之市朝。陳徐君數奏曰。王者之心。匪漏網而私物。至治之本。無屈法而申慈。

隋酷吏傳論曰。御之良者。不在於煩策。改之善者。無取於嚴刑。故須寬猛相資。德刑互設。○仁義禮智。改之本也。法令刑罰。改之末也。無本不立。無末不成。然教化遠而刑罰近。可以助化。而不可以專行。可以立威。而不可以繁用。然則令之煩苛。吏之嚴酷。不能致理。百代可知。考覽前載。有時而用之矣。

古今類聚

卷五

上

王邵上隋煬帝書曰。黃帝滅炎。益云母弟。周公誅管。信亦天倫。叔向誅叔魚。仲尼謂之遺直。石蜡殺石厚。立明以為大義。

房彥謙與薛道衡書曰。叔向冀獄之死。晉國所嘉。釋之斷犯。蹕之刑。漢文稱善。羊舌寧不變弟。廷尉非苟違君。

宋太祖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投竄。先王用刑。益不獲已。何近代憲網之密耶。

歐陽脩之母謂脩曰。汝父為吏。夜燭治官書。求死獄

者生而不可得。嘆曰。求其生而不可得。則死者與我皆無限矣。夫求其生而失其死。况常求其死也乎。脩聞而服之終身。

王嚴叟上哲宗曰。夫緣情以推法。則愈久而愈行。倚威而行令。則愈嚴而愈悖。此理之自然也。獸窮則搏。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無危者也。

蘇軾曰。古者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致刑。夫宥之者。天子之德。而刑之者。有司之公。天子以好生為德。

古今類聚

卷五

上

有司以執法為公。則刑不濫矣。

胡五峰曰。生刑輕則易犯。是教民以無耻也。死刑重則難悔。是絕民自新之路也。死刑生刑。輕重不相懸。而後民知所避。而風化可興矣。

胡五峰曰。法制者。道德之顯爾。道德者。法制之隱爾。有道德結於民心。而無法制者。為無用。無用者。危。

之類。有法制繫於民身。而無道德者。為無體。無體者。亡。之類。

金刑志曰。昔者先王因人之知畏而作刑。因人之知

耻而作法。畏也。耻也。五性之良知也。情之大開也。是故刑以治已然。法以禁未然。畏以處小人。耻以遇君子。君子知耻。小人知畏。天下平矣。是故先王養其威而用之。畏可以教愛。慎其法而行之。耻可以立廉。愛以興仁。庶以興義。仁義興。刑法不裁於措乎。以深文傳音致為能吏。以慘酷辦事為長才。欲以同疏戚。一小大。使之成就。繩約於律令之中。莫不齊手並足。以聽公上之所為。蓋秦人強主威之意也。

元明宗諭臺臣曰。風紀重。則貪墨懼。斧斤重。則入木

深。

明劉基曰。刑威令也。其法至于殺。而生人之道存焉。赦德令也。其意在乎生。而殺人之道存焉。是故制刑期于使民畏。刑有必行。民知犯之之必死也。則死者鮮矣。赦者所以矜愚。愚有過誤。知罪不避。而輒原焉。是啓僥倖之心。而教人犯也。至于禍稔惡積。不得已而誅之。是以恩為害也。○暴於物者。衆志之所誅。妨於衆者。輿情之所嫉。是以虎狼墮甕。仁者見之而不憐。枳棘當道。行者過之而必詰。

何大復曰。治民莫如嚴。嚴者所以成寬也。夫民心不一。則散。民情不制。則亂。法者所以節約其散。而整齊其亂之具也。嚴者所以立節約。而作整齊也。○嚴治之民。始急而其終也舒。寬治之民。始舒而其終也急。急則民怨。舒則民喜。始而喜。不若終之不怨也。故民難與為始。而可與成終也。

兵

師象曰。君子以容民畜衆。○又曰。師出以律。不臧凶。○師左次無咎。○田有禽。利執言。長子帥師。弟子輿

尸貞凶。○難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萃象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說命曰。惟甲冑起戎。惟干戈省厥躬。○秦誓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牧誓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常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立政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隅。罔有不服。○費誓曰。善哉。完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吊。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小雅六月曰。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大雅江漢曰。江漢湯湯。武夫沈沈。經營四方。告成於王。○公劉曰。其軍三單。○魯頌泂水曰。前子其。肅。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數。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頌閼宮曰。公徒三萬。貝冑朱綬。

左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姁邳。周有餘奄。○見可而進。知難而退。

卷八

卷八

卷八

軍之善改也。無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不脩不廢。不可以師。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夫武禁暴戢亂。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黥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有京觀。以懲淫慝。○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以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

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曹劌逐齊師。敗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先事而發。後人者待其衰。後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

卷八

卷八

卷八

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改也。

王制曰。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禰。禘于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讞告。○樂記曰。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苑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以血。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纛。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周禮曰。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茷舍。中秋教治兵。

孫
中冬教大閱得

國語申包胥曰。夫戰智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祭公謀父曰。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先王耀德不觀兵。其于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生。阜其財賄而利其器用。增脩竹德。無勤兵于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

三畧曰。聖主用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討亂也。夫以

古今類聚

卷二十一

七

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熇火。臨不測而擠欲墜。其克也必矣。所以優游恬淡而不輕進者。重傷人物也。尉繚子曰。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震震冥冥。天下皆驚。其威烈可謂莫之嬰矣。○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皆盜也。

司馬法曰。兵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權出於戰。不出於中。人是故。殺人。以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

也。故仁見親。義見悅。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感焉。所以戰也。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亢倉子曰。夫有以用藥而死者。欲禁天下之醫非也。有以乘舟而死者。欲禁天下之船非也。有以用兵而喪其國者。欲禁天下之兵非也。夫兵之不可廢。辟水火焉。善用之則為福。不善用之則為禍。

古今類聚

卷二十一

七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善守

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能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

古今類

本義

九

動之。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約東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耳。○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者其所措勝。

已敗者也。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荀子曰。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略也。○聖王讀為祖謂上。下不相覆蓋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難德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澆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且仁人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國居而方正。則若

古今類

本義

十

盤石然。觸之者崩摧。案角鹿。觸之者墮。龍種東籠而退耳。故敵勝急則吉。急勝敵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

呂覽曰。古之賢王。有義兵而無偃兵。家無怨智。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國無刑罰。則百姓之互相侵也。立見。天下無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

淮南子曰。兵之勝敗。本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則兵強矣。民勝其政。下畔其上。則兵弱矣。故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惡。選舉足以得

賢士之心。謀慮足以知強弱之勢。此必勝之本也。

說免曰。昔吳王夫差好戰而亡。徐偃王無武亦滅。明王之治國也。上不玩兵。下不廢武。

史楚莊王曰。所為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

田單傳論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如環之無端。

司馬錯對張儀曰。伐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四海而天下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

宋義論武信君曰。戰勝而將驕。卒情者敗。

古今類聚

卷五

三

董公遮說漢王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名其為賊。敵乃可服。

主父偃諫伐匈奴曰。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主重行之。夫樂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

漢書載管仲曰。戎馬車徒。干戈素具。卒伍定乎。理而

軍政成乎。即遂其什伍。居處同樂。死處同憂。禍福共

之。故夜戰則其聲相聞。晝戰則其目相見。緩急足以

相死。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侯。

刑法志曰。夫仁人在上。為下所仰。猶子弟之衛父

兄。手足之扞頭目。何可當也。鄰國望我。歡若親戚。若

椒蘭。顧視其上。猶焚灼仇讎。人情豈肯為其所惡

而攻其所好哉。○地廣兵強。○肥魚也。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已也。故齊之技擊。不

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以值秦之銳士。秦之

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

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

不敗。善敗者不亡。

古今類聚

卷五

三

趙充國曰。兵以計為本。多笑勝少笑。○用兵者以飽

待戰。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帝王之兵。以

全取勝。貴謀而賤戰。百戰百勝。非戰之善者也。故先

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藝文志曰。形勢者雷動而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

向。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

魏相曰。臣聞挾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于

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

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寶貨者。謂

之利兵。利兵者亡。

之貪兵。兵貪者敗。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亦天道也。

楊雄曰。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

蜀馬援語孔明曰。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

鄭泰對董卓曰。戰有三亡。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

傳蝦引兵法曰。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

閻忠說皇甫嵩曰。攻堅易於拊枯。摧敵甚於湯雪。指麾可以振風雲。叱咤可以興雷電。崇恩以緩前附。耀武以臨後服。躡跡漳河。飲馬孟津。奉天綱以網羅京

都。如此則攻守無堅城。不招必影從。雖兒童可使奮空拳。以致力。女子可使其褰裳以用命。况屬智能之士。

迅風之勢。則大功不足合。八方不足同也。

宋礼志曰。菟者。菟索取其不孕者也。苗者。為苗除害

而已。禍者殺也。從秋氣所殺多也。狩者。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釋也。

梁敬帝策命曰。坐揮三畧。遙制六奇。義勇同心。龍跡

騁力。雷奔電擊。谷靜山空。列郡無犬吠之聲。素祠罷

狐鳴之盜。隋煬帝詔曰。兼契丹之黨。虔劉海戍。習鞬韞之服。侵

軼逾西。○親總六師。用伸九伐。駱驛引途。總集平壤。莫非如豺如貔之勇。百戰百勝之雄。顧盼則山岳傾

頽。叱咤則風雲騰鬱。腹心攸同。爪牙斯在。○解倒懸

於遐裔。問疾苦于遺黎。高颶電逝。巨艦雲飛。島嶼之

望斯絕。坎井之路已窮。○殪長蛇於玄兔。戮封豕於

襄平。順天誅於海外。拯窮民於倒懸。陳高祖詔曰。掃滌群穢。廓清諸夏。乃貌貅之戮力。亦

帷幄之運籌。雖左衽已戡。干戈載戢。呼韓來謁。邊郭無警。但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仁必有勇。無忘武備。磻

溪之傳韜畧。穀成之授神符。得自胸襟。指掌可述。黃石公謂張良曰。後

五年當遇我於穀城。齊徐孝嗣表曰。有國急務。兵食是同。一夫輟耕。於事

彌切。故井陌疆理。長穀盛於周朝。屯田強置。勝戈富於漢室。

齊史論曰。金城布險。峻壘綿疆。飛芻輓粒。事難支繼。一夫不耕。或鍾饑饉。緣邊戍卒。坐甲千群。故宜盡收地利。因兵務食。緩則躬耕。急則從戰。

後魏大昌詔曰。握金鏡以照耀。擊玉鼓以鏗解。神武之所牢籠。威風之所轢轡。莫不雲徹霧捲。瓦解冰消。任城王澄奏肅宗曰。取外之理。要由內疆。圖人之本。先在自備。

古今類聚

卷五

五

田益宗請世宗攻義陽。表曰。霜葉將淪。非勁颶無以速其穽。天之所棄。非假手無以殲其人。

盧淵上高祖表曰。勝不足為武。不勝有虧威德。明于鈞之弩。不為鼙鼓發機故也。

李諧賦曰。王略恢而廟勝。車徒發而雷響。扇風師之猛氣。張天罩之層網。裁一鼓而冰消。俄氛祲之掃蕩。李苗上肅宗書曰。法高而就下。百川以之常流。取易而就難。兵家以之恒勝。○去我所短。避彼所長。釋其至難。攻其甚易。奪其險要。剽其膏壤。

路思令上世宗疏曰。任羊質之將。驅不練之兵。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其不敗可得哉。○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捨上所輕。求下所重。黜陟幽明。賞罰善惡。搜徒簡卒。練兵習武。甲密弩強。弓調矢勁。謀夫既設。辨士先陳。曉以安危。示其禍福。如其不悛。以我順義之師。討彼悖逆之衆。豈異礪蕭斧而伐朝菌。鼓鴻爐而燎毛髮。雖愚者知其不旋踵矣。

古今類聚

卷五

五

魏詔曰。熊羆競逐。虎豹爭先。軒翥南溟。搏風北極。戮卒多于長平。積氣高于熊耳。秦晉聞聲而喪膽。齊魯

側聽而警息。

肅寶寅對世宗曰。雖耻未復。枕戈俟旦。雖無申包之志。敢忘伍胥之心。今仰仗神謀。俯屬將帥。誓必拉彼姦勑。以靖王略。

齊神武答隆文曰。討賊大順也。拯時大業也。吾雖不武。何敢讓焉。

侯景答文襄書曰。驅農夫于壘。抗勁敵于三方。避干戈於首尾。當鋒鏑于心腹。○苑五岳而池四海。掃氛穢以拯黎元。

盧叔敏對肅宗曰。人衆敵者當任智謀。智謀鈞者當任勢力。故強者所以制弱。富者所以無貧。

周齊王憲曰。雷駭唐郊。則野無橫陣。雲騰晉水。則地靡嚴城。襲偽之首。既奔竄於草澤。竊號之長。亦委命於旌門。

唐李衛公曰。因粮於敵。是變客為主也。飽能饑之。佚能勞之。是變主為客也。故兵不拘主客遲速。唯發必中節。所以為宜。○方生於步。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於天。步

定綴齊。則變不亂。

員半千對高宗曰。興師十萬。百萬之家不得安業。以庸將御冗兵。徭役日廣。兵甲日敝。○古者星宿孤虛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編伍彌縫。人陣也。愚謂不然。夫師以義出。沛若時雨。得天之時。為天陣。足食約費。且耕且戰。得地之利。為地陣。舉三軍士如子弟從父兄。得人之和。為人陣。五百名曰半千

陸贄諫德宗曰。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疲饋轉行。者苦鋒鏑。○兵有攻討。有鎮守。權以紓難。誓以應機。

事有便宜。謀有奇詭。不師常制。不拘衆情。死生進退。唯將所命。攻討之兵也。利烏則勸。習烏則安。保親戚而後樂生。顧家業而後忘死。可以治術馭。不可以法

制驅。鎮守之兵也。○古之善選置者。必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好惡。用其力。不違其性。齊其俗。不易其宜。引其善。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不處其所不欲。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使之樂其居。定其志。以惠則威而不驕。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自用。地禁防而不携。故守則固。戰則強。其術無他。便於人而已。

王忠嗣曰。平世為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

段秀實言禁兵少曰。古者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今外有不度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寡少。卒有患難。何以待之。且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為爪牙也。若去之。則犬彘馬牛。皆能為敵。

韓愈諫伐淮蔡曰。夫兵不多。不足以取勝。必勝之師。利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

劉蕡策曰。古者因井田以制軍賦。間農事以脩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制。而文武同方。以保乂邦家。武遇亂。今則不然。下官不知兵藉。止於奉朝請。六軍不習武事。止於養階。勳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奸兇。而詐適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閭里。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奸觀變之志。無仗節死難之誼。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耶。

古今類聚

卷十一

五

張巡論陣法。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為戰。

宋趙高對神宗曰。夫法一定。易以致人。敵好擊虛。吾以虛形之。敵好背實。吾以實形之。然而所擊者非其虛。所背者非其實。故追能勞之。飽能饑之。此所以致人而不致于人也。

何承矩曰。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也。

岳飛答張浚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蘇洵心術篇曰。夫兵上義。不義雖利不動。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以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才。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故士當蓄其怒。懷其欲。怒不盡。則有余勇。欲不盡。則有余貪。

文彥博告英宗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以兵強天下者。非道也。然有道者。固能柔能剛。能弱能強。

田錫告神宗曰。動靜之機。不可妄舉。安危之理。不可勝言。利害相生。變易不定。應動而靜。則養寇以生奸。

古今類聚

卷十一

五

應靜而動。則先時以敗事。動靜中節。乃得其宜。待其形而取之。則克。乘其衰而兵之。則降。

兵志載王安石語曰。古者民居則為鄉。五家為比。比有長。及用兵。即五人為五。五有五司馬。二十五家為閭。閭有五司馬。二十五人為兩。兩有兩司馬。兩司馬即閭胥。五司馬即比長。隨事異名而已。

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曰。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

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

元郝經奏議曰。聚如丘山。散如風雲。迅如雷霆。捷如鷹鷂。竭天下。倒四海。騰擲宇宙。軒豁天地。大極於遐徵之土。細窮於委巷之民。撞其鍾而掩其耳。嚙其脰而蔽其目。如是用其手足。執千金之璧。而投瓦石也。○開隴江淮之北。平原曠野之多。而晉長於騎。故

所向不能禦。兵鋒新銳。民物稠夥。擁而擠之。郡邑自潰。而吾長於攻。故所擊無不破。

明于謙陳邊務曰。用兵之法。不測如陰陽。難知如鬼神。貴在臨期應變。難以一定而求。應敵之際。非勇無以挫其鋒。非智無以破其敵。必謀勇兼濟。而後可以成功。

倪岳疏條邊事宜曰。以治待亂。以靜待譁者。治其心也。以近待遠。以飽待饑。以逸待勞者。治其力也。○鑑餉屯種。豫其富也。弓甲鞍馬。豫其利也。城郭溝塹。豫

其固也。作止圖援。豫其習也。斥候諜間。豫其明也。獎令賞罰。豫其行也。

工

說卦傳曰。巽為繩直。為工。○坎為矯揉。為弓輪。

月令曰。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程度。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二名。以考其成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周禮曰。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

古今類聚

卷之五

五

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絀之。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絀之。謂之婦功。粵無錫。粵南蠻地也。燕無函。燕北狄也。秦無盧。秦西戎地也。胡無弓車。胡東夷也。言其無也。秦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為函也。秦之無盧也。非無盧也。夫人而能為盧也。胡之無弓車。非無弓車也。夫人

而能為弓車也。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燔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橘踰淮而北。為枳。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地氣然也。燕之角。荆之幹。胡之箭。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

古今類聚

卷五

五

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飾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閑民無常。轉移執事。管子曰。夫工群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以旦暮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

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

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為工。○今工以

巧夫。而民不足於備用者。其悅在玩好。古之良工。不

勞其智巧以為玩好。是故無用之物。守法者不失

鹽鐵論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

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

用而淫巧眾也。故川源不能實漏卮。山海不能贍谿

壑。是以盤庚萃居。舜藏黃金。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

古今類聚

卷五

五

所以遇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也。排困市井。防塞

利門。而民猶為非也。況上之為利乎。傳曰。諸侯好利

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

為民罪梯也。

劉子新論曰。衣食為民之本。而工巧為其末也。蓋彫

文刻鏤。傷於農事。錦繡綦組。害於女工。

漢輿服志曰。一器而群工致巧者。車最居多。是故具

物以時。六材皆良。輿方法地。蓋圓象天。三十幅以象

日月。蓋二十八以象列星。龍旂九旒。士仞齊軫以象

大火。烏旗七旂。五仰齊較以象鵠火。熊旗六旂。五仰齊有以象參伐。龜旄四仰齊首以象營室。孤旌枉矢以象孤也。

王吉上疏言得失曰。古者工不造瑯琊。音商不通侈靡。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除則歸本。本立而未成其指如此。

唐魏徵曰。難得之貨。雜然並進。玩好之作。無時而息。上奢靡而望下樸素。力役廣而冀農桑興。不可得。

虞

古今類聚

卷十

卷十

毛父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解父曰。田獲三狐得黃矢。而得君乎○異父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三品一為乾豆一為賓客一以充庖○繫辭曰。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義

國風大叔于田曰。叔于田。乘_二馬_一。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檀_同楊暴虎。獻于公所。○還曰。子之還子。遭我乎狝之間子。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儼兮。○駟鐵曰。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左傳晏子對齊侯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蛟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子。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子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王制曰。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月令曰。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敢或侵。削衆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於下。

淮南子曰。不掩群。不取麇天。不涸澤而漁。不焚林

古今類聚

卷十

卷十

而獵。豺未祭獸。且罟不得布於野。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擊。網羅不張於谿谷。草木未落。斧斤不得入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田。孕育不得殺。鷩卵不得探。魚不長尺不得取。獺不期年不得食。國語。宣公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眾留。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虫成。獸虞於是乎禁且羅。獺魚鱉以為夏禘。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虫孕。水虞於是乎禁且羅。設罝罟。以實廟庖。高功

用也。且夫田不槎蕪澤不伐天。然禁鯢鰐獸長鹿麋
為翼轂卵。至舍砥蜾。蓄庶物也。

史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曰。樂不盡般。殺不盡物。○

泊乎無為。澹乎自持。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與

○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

王制考之以風雅。歷臨馬馬鐵馬嘉車攻。來吉日。

禮官正儀。乘輿乃出。○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

若有亡。曰。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覽聽餘間。聞無事棄

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葉靡麗。遂往而

不返。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乎乃解酒罷

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闢。悉為農郊。以贍萌同隸。墾

墻填塹。使山澤之人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虛官館

而勿仞。發倉廩以救貧窮。捕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

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為更始。

於是歷吉日以齋戒。襲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

游於六藝之園。馳騁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

鯢首。無騁虞。弋玄鶴。舞干戚。載雲罕。揜群雅。罕。罕也。前有九

流雲罕之車。揜也。詩。小雅之材。七十。悲伐檀。樂樂

胥脩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園。述易道。放恠獸。登明

坐清廟。次群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於斯

時。天下大說。悅音鄉。向風而聽。隨流而化。物也。然興

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王。而功美也。音於五

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若形。罷

音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

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之政。貪維免之獲。則仁

者不繇由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

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人無所食。

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侈。僕恐百姓被其尤也。

漢楊雄羽獵賦序曰。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

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為小。宣

王囿四十里。民以為大。裕民之與奪民也。○麗哉神

聖。處於玄宮。富既與地。乎侔音貴。正與天。乎比崇。

莽桓魯不足使扶轂。楚嚴未足以為駟乘。狹三王之

阨。僻嶠高舉。而大興。歷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閭。

建道德以為師。友仁義與之高朋。於是玄冬季月。天

地隆烈。萬物權輿於內。祖落於外。帝將惟田於靈之

園開北垠。受不周風之制。以奉終始。顓頊玄冥之統。
皆北方神。迺詔虞人典澤。東廵昆鄰。西馳閭閻。儲積
主未戰者。共脩。共音恭恭具物。戊卒夾道。斬叢棘。夷野草。禦自汧
渭。經營鄠鎬。○於茲乎。鴻生鉅儒。俄軒冕。維衣裳。修
唐典。匡雅頌。揖讓于前。招光振耀。蜜同蜜。疾也。如神。
仁聲惠於北狄。武誼動於南隣。是以旃裘之王。胡貉
之長。移珍來享。抗手稱臣。前入園口。後陳廬山。群公
常伯。楊未墨翟之徒。喟然並稱曰。崇哉乎德。雖有唐
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茲。夫古之觀東嶽。禪梁基
舍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方將上獵
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發黃龍之穴。窺鳳凰之巢。
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雲夢。侈孟諸。非章華。是
靈臺。罕徂希往。離宮而輟觀游。土事不歸。未功不彫。
丞同拯民乎農桑。勸之以弗怠。儕男女使莫違。恐貪窮
者不徧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公儲。創道德之囿。弘
仁惠之虞。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群臣之有亡。放
雉兔。收置罟。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蓋所以臻茲也。
於是醇洪邈之德。豐茂世之規。加勞三皇。勗勤五帝。

不亦至乎。乃祇莊雍穆之徒。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
業。未遑死園之麗。游獵之靡也。因回轡。還衡皆阿房。
反未央。○長楊賦曰。蓋音蓋主之養民也。仁霽而恩
洽。動不為身。今年獵長楊。共音共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褒
斜。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于農人。三旬
有餘。其廛至矣。而功不固。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為娛
樂之游。內之則不以為乾豆之事。豈為民乎哉。且人
君以玄默為神。澹泊為德。今樂遠遊。以露威靈。數播
勳以罷車甲。非人主之急務也。○事罔隆而不殺。物
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迺時以有年。振
師五柞。音作。官名。習馬。長楊。簡力役也。獸枝武票。音武。禽
唐張玄素諫太子承乾獵曰。古者曰三驅。非以教殺。
除民害也。若以獵為娛。行之無常。不損盛德哉。
白樂天續虞人箴曰。鳥生深林。獸在豐草。春蒐冬狩。
取之以道。鳥獸垂魚。各遂其生。民野君朝。亦克用寧。
太寶敕曰。教行園囿。毓長草木。教行虞衡。山林作材。
教行藪牧。養蕃鳥獸。教行百工。飾成器用。教行商賈。
通材賄。

觀人

堯典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咎訟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兪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兪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彰厥有常吉哉！○明試以功，○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

古今類聚

卷十二

望

左傳：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哉？對曰：二子者，儉其能，足用矣。用足則族可以庇。一子者，侈其身，不恤匱之窮，匱而不恤，憂必及之。若是則必廣其身，不顧其上，且夫人臣而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恭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恭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歷年以必亡。○陽處父如衛，反過齊，舍於逆旅，竊聽氏，竊謂其

妻曰：吾求君子久矣，乃今得之，舉而從之。陽子遂之語及山而還，其妻曰：子得所求而不從之，何其懷也。曰：吾見其貌而欲之，聞其言而惡之。夫貌情之華也，言貌之機也。身為情成於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發之，合而後行。情貌言三離則有累。今陽子之貌，濟成其言，匱言不非其實也。若中不濟而外疆之，情不為其言匱，則貌非其實也。中外易矣。若外內類而言反之，其信也。夫言以昭信，奉之如機，應時而發之，胡可賣也。今陽子之情，譏矣。辨以濟蓋也。成其貌以且剛

古今類聚

卷十二

望

而主能，不本而犯，不本仁義，慈之所聚也。吾惧未獲其利而及其難，是故去之。○晉公子重耳過曹，僖公妻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道，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文子曰：楚君太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也，尊君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公服也，相人必

孫敬見其二子而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鄭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禮器曰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

韓非子曰上用目則下飾觀上用耳則下飾聲上用

慮則下繁辭

呂覽申不害曰何以知其聾以其耳之聰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當也故曰去聽無以聞則聰去視無以見則明去智無以知

古今類聚

卷二

聖

則公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

淮南子曰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衆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為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可以分財信可以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廢事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

孫家訓曰虎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率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說苑曰士之接也非必與之臨財分貨乃知其廉也非必與之犯難涉危乃知其勇也舉事決斷是以知其勇也取與有讓是以知其廉也故見虎之尾而知其大於狸也見象之牙而知其大於牛也一節見則

古今類聚

卷二

四

百節知也○賈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

說林曰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使人之相去若鵠之與鳥也易知也若葵之與莧也易知也惟其若若窮之與素本蛇床之與麋蕪則不可得而辨矣是故大其若毒大詐若信大貪若潔大佞若忠是等辨與素本之類也

妙明子曰見秋毫之末者不能自見其睫舉千鈞之重者不能自舉其身可見知人則易知已則難也

趙禹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父。東郭先生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

趙王語趙文曰。服奇者志淫。則是鄉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

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適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石父請絕。晏子懼。謝曰。嬰雖不仁。見子於厄。何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已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而贖我。是知也。知已而無禮。固不

古今類聚

卷一

聖

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

晉杜預受詔為黜陟課。曰。上古之改。因循自然。虛已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迨至淳朴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班爵祿。宏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嚆咈傳訪。敷納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法令滋章。巧飾彌多。

羊譚對武帝策曰。八紘之廣。兆庶之衆。豈無卓越。僑異之才。譬猶南海。不少明月之珠。大宛不乏千里之駒也。異哲難見。遠數難覩。故二八由舜而南。顯伊尹負鼎而方用。

唐劉迥進知銓書曰。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則惠。今司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楫之內。何其易哉。夫判者。以狹詞短韻。為體。是以小治鼓衆金。雖欲為鼎鑪。不可得已。故雖有周公尼父。圖書易象之訓。以判責之。曾不及徐庾。雖有至德。以喋喋取之。曾不若晉

古今類聚

卷一

聖

夫故干霄蔽日。巨樹也。求尺寸之材。必後於採。裁龍吟虎嘯。希聲也。尚頰舌之感。必下於蛙蠅。豈不悲乎。誠能先改事。次文學。退觀其治家。進察其臨節。則龐鴻深沉之事。亦可窺其門閥矣。

宋劉摯對英宗曰。人才難得。能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時勢改移者。小人之尤也。終不可任。

梁周翰對理宗曰。天地以來。覆載之內。聖賢交薦。古

今同流披其顛末。鮮克具美。周公大聖佐武輔成。盛德大勲播天極地。管蔡流言。愛尾跋胡。偃木仆禾。僅得辨明孔子大聖。刪述六經。祖述憲章。三年有成。伐木於宋。削述於陳。雖試用於定哀。曾不容於季孟。區區後賢。瑣瑣立事。而欲其磨涅不渝。終始如一。竊以爲難。其人矣。以羔裘之小疵。忘狐裘之大善。苟欲指瑕。安得無累。或從澄汰。盡可棄捐。

謝深甫曰。枵音中侈外者多妄誕。激訐沽譽者多眩鬻。激昂者急於披露。而或隣於好奪。剛介者果於植

立。而今類此

卷一

聖

立。而或隣於太銳。靜退簡默者。寡有所合。而或隣於立異。言未及酬而已齟齬。事未及成而已挫抑。於是趨時徇利之人。專務身謀。習為軟熟。因循積歲。亦致通頭。一有緩急。莫堪倚任。

元不忽木疏曰。責嘉禾於數畝。求良驥於數馬。

高廟謂侍臣曰。問君子於小人。小人未必能知君子。且又忌之。鮮有不為所毀者。問小人於小人。其朋黨阿私。則所譽者多矣。唯問於君子。則處心公正。然後能得毀譽之實。故知人為難。而知言為尤難也。

馬文昇上孝宗曰。左右譽一人之善。必究其所從來。毀一人之短。必詢其所從始。

楊慎璚語曰。產崑崙者難為玉。植鄧林者難為木。朱草之莖如針。紫芝之莖如豆。真王火三日而見。性豫章生七年而辨名。知人實難。人實難知也。

用人

師父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堯典曰。明明揚側陋。○臯陶謨曰。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

事。俊人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於五辰。庶績其

今類此

聖

疑。○益稷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洪範曰。人之有能。有為。使羞也。其行而邦其昌。○立政曰。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

用協於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小雅節南山曰。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大雅卷阿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

豈弟君子。四方為則。○文王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左傳曰。祁奚稱其仇。不為調。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舅季使過冀。見冀缺。其妻饕餮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興也。德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其舉也。興。禹管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祁奚辭

古今類聚

卷三

署

中軍尉。公問焉。曰。孰可。對曰。臣之子午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將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其壯也。疆志而用命。守業而不淫。其冠也。和安而好敬。桑小物而鎮定大事。有直質而無留心。非義不變。非上不舉。若臨大事。其可以賢於臣也。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公使祁午為軍尉。沒平公軍。無稅政。

王制曰。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禮運曰。用人之知去其詐。

用人大勇去其懦。用人之仁去其貪。

管子曰。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聞。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黑白之分。龍主則不照。聰言而不試。故言者得用。任人而不官。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官。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不自舉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

古今類聚

卷三

率

韓子曰。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群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賢而有功。去勇而有彊。○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倫悖矣。

孔叢子曰。且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匠不察。

可也。知所妨者細也。

鬻子曰：民者至卑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故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

充倉子曰：夫聖人之用人也，貴耳不聞之功，目不見之功，口不道之功，而百姓暢然自理矣。若人主貴耳聞之功，則天下之人運貨逐利而市譽矣。貴目見之功，則天下之人恢形異議而爭進矣。貴口可道之功，則天下之人習舌詞吻而飾辭矣。使天下之人市譽爭進，飾辭見達，則改敗矣。

古今類聚

卷三

卷三

呂覽曰：先王用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于君道者也。夫君也者，處虛素服而無智，故能使衆智也；智人無能，故能使衆能也；能執無為，故能使衆為也。

韓非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

淮南子曰：有大器者，不可責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驕驕驕驕，天下之駸馬也，使之與羸鼠

試於釜竈之間，其疾未能過狸鼠也。黃鵠白鶴，一舉千里，使之與燕雀翼試於堂廡之下，虛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燕雀翼也。辟閭巨闕，天下之利器也，擊石不缺，刺石不銓，使之與管業決目出昧，其便未必能過管業也。

韓詩外傳曰：齊桓公設庭燎，為使人歆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於東野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暮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

古今類聚

卷三

卷三

之士，皆自以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者乎？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暮月四方之士，相導而至矣。○獨視不若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若與衆聽之聰也，獨慮不若與衆慮之工也，故明王使賢臣輻輳並進。

說苑曰：孟孫獵得鹿，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為太子傅。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鹿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

續統訓曰。子順曰。臣入魏見君之二計。臣焉張叔謀有餘。范威知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叔也有餘。威也。不逮。可同乎。荅曰。驚驥同轅。伯樂為之咨嗟。玉石相操。下氏為之嘆息。故賢愚同貫。則能士匿謀。真偽相錯。則正士結舌。叔雖有餘。猶威不逮也。

劉子曰。萬頃之鼎。不可滿以盂水。一鈞之鍾。不可容於泉流。是以貴量才授任。

說林曰。買馬者。不論馬之才力。而以色物毛澤為議。則過都歷塊之足不至矣。售玉者。不論其廉直溫粹。

古今類聚

卷三

卷三

無瑕者。而以大小徑廣為議。則連城傳國之寶不至矣。論士者。不以九德六行。而以言貌為議。則伊尹仲山甫不立於朝矣。

史記。魏上秦昭王書曰。周有砥礪。宋有結繩。梁有縣黎。楚有和璞。此四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呂尚之過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陳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向使文王陳呂

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王無以成其王業也。

陳軫曰。昔子胥忠於君。而天下願以為臣。曾參孝於親。而天下願以為子。故賣妾不出里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

屈原傳曰。人君無智愚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

楚人對項襄王曰。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

古今類聚

卷三

卷三

國故。秦魏燕趙者。麒麟也。齊魯韓魏者。青首也。鄒魯鄭邳者。羅鷩也。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為子。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獲也。

李斯諫秦王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丕豹公孫支于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

師舉地千里至今治疆。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發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

古今類纂

卷十一

書一

數寶者。秦不生一馬。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王。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克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綳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瓦。彈箏搏解。而歌呼嗚鳴。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瓦。而就鄭衛。退

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還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平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誇海內制諸侯之術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

韓信諄李左車曰。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伯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

叔孫通劉敬傳論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

古今類纂

卷十一

書一

魏無知對高帝稱陳平賢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

高帝雖陽宮論功曰。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餉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褚先生曰。浴不必江河。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驎。要之善走。士不必賢聖。要之知道。

鄒陽獄中上書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眦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璫木根抵。輪囷離詭。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苦之士。雖抱堯舜之術。挾伊尹之辨。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於君。而素無根抵之容。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眦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

古今類纂

卷三

卷三

牽於卑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

韓非子說安也

武帝詔曰。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斲趾之士。亦在御之而已。

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越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成就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機。清水淬其鋒。越砥歛其錐。水斷蛟龍陸剗犀革。忽若筆汜塵塗。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驕馬。

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及至駕騶駼駟乘旦。王良執乾。韓哀附輿。縱馳騁騫。忽如景靡。追奔電。逐遺風。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主之所以易海內也。

古今類纂

卷三

卷三

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騫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梅福上成帝書曰。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陣。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人雲合。歸漢爭進。奇異智。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智。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衛式唐林上疏成帝曰。忠臣社稷之衛。曾以率友治。

亂楚以子。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上。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為難。子玉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奉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夫。鄭興日食奏言。當擇人而用。曰。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屈已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晉文歸國而任卻縠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谷永頌陳湯功曰。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不席。趙有廉頗。李牧秦不敢窺兵井陘。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漠。

古事類

卷二

棄

班彪王命論曰。駕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傷。不奮六翮之用。棠棣之才。不荷棟梁之任。三國傳瑕曰。行具則謂之賢。道修則謂之能。舉其賢者。出使長之。科其能者。入使治之。此先王收才之義。曹植與楊修書曰。有南威之容。乃可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議於斷割。○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

秦宓薦處士曰。百里蹇叔以耆艾而定策。甘羅子奇以童冠而立功。選士用能。不拘長幼明矣。宋顏延之曰。得鳥者羅之一目。而一目之羅。無時得鳥矣。

蘇綽對周文曰。常引一世之人。治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夫良玉未剖與瓦石同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驚驥然後始分。昔呂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竇生之叩角。管夷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悠

古事類

卷二

事下

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彼環衛之材。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未遇之時。自異於凡品。况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後用。是千載無太公。必待夷吾而後任。是百世無夷吾。

裴政等傳論曰。大厦非一木之枝。王公非一士之畧。唐太宗曰。為官擇人者治。為人擇官者亂。

岑文本曰。使智使勇。使愚使貪。故智者樂立其功。奸者志貪。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計其生。是以前聖必

收所長而棄所短。

虞世南曰。天下未嘗無賢。以不用亡。不必多賢。以見用興。

宋林栗曰。人主蒞權。大臣審權。爭臣議權。王侯貴戚。善撓權者也。左右近習。善竊權者也。權在大臣。則大臣重。權在過臣。則過臣重。權在爭臣。則爭臣重。是故人主常患其權之旁落。必欲收攬而獨持之。然未有能獨持者也。不使大臣持之。則王侯貴戚得而擅之。不使過臣審之。爭臣議之。則左右近習得而竊之。

古今類聚

卷三

李

矣。顧謂得自執之。豈不悞哉。

洪疑曰。豪傑不可以虛名駕馭。武夫不可以弱勢彈壓。

元許衡疏曰。髮之在首。不以手理。而以櫛理。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而用櫛與匕。是手之為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

明劉基擬連珠曰。人非大聖。鮮有全材。君欲任賢。當如用器。惟能避短而庸長。乃克奏功而濟事。是以驩駟駟。以之運磨。不若蹇驢之能。干將莫耶。以之刈

草。不如鈎鑣之利。○萬物並育。不齊其用。而各有用。五氣迭運。不同其功。而皆成功。故良珠夜光。不假磨。子明燭。秋華發彩。不爭榮于春風。○物無全材。適用為可。材無棄用。擇可為長。故一目之人。可使視準。五毒之石。可使潰瘍。是以穰苴治師。智勇貪愚。咸宜其任。公輸構廈。棟梁析稅。各得其良。解縉疏曰。朝揖刀鐃。著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縮組符。別履之賤。衣綉魏我。負販之傭。與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盡忱恂有德。

古今類聚

卷三

李

葉居升萬言書曰。有人於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一或不謹。少戾於法。上之人將錄其所長。棄其所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損其所短。而寘之法乎。苟取其長。而舍其所短。則中庸之才。爭以為廉為智。而成有用之君子矣。

王恕議脩明治道狀曰。以資格處尋常之士。不以資格待非常之材。古今通制也。

王守仁邊務疏曰。人之才能。自非聖賢有所長。必有所短。而人之常情。有所懲於前。而後有所警於後。吳

燕殺妻忍人也。而稱名將。陳平受金貪夫也。而為謀臣。管仲彼囚而建霸。孟明三北而成功。顧上之所駕。馭而鼓動之者何如耳。故曰。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夫求才於倉卒艱難之際。而必欲拘於規矩繩墨之中。吾知其必不免矣。李夢陽應詔上書曰。夫明王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也。是以古之英君。寧損百萬之費。而斬一節之拜。

楊慎璣語曰。越王金鑄范少伯。晉帝圖畫宗少文。遷

開聲而相思也。秦皇未見韓非。則思與之並世不可得。既見非則殺之。武帝未見相如。則思與並世不可得。既見相如則擯之。日進前而不御也。

農桑

繫辭曰。斲木為耜。揉木為耨。耨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禹貢曰。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

國風七月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

彼南畝。田畯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暉。有鳴倉庚。女執懿懿。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桑月條桑。取彼斧斯。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穆。禾麻藿麥。○楚茨曰。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

左傳。號文公曰。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

月令曰。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大夫九推。反執爵於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藉田。○素書曰。穀粟不足。未作不禁。民必有饑餓之色。而工

彫文刺黷相釋也。謂之逆。布帛不足。衣服無度。民必有凍寒之傷。而女以美衣錦綉。綦組相釋也。謂之逆。神農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殄形。

管子曰。先王知衆民強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民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

古本類

卷十二

十一

貧也。○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為之饑者。一女不織。民有為之寒者。○君之務者。五。一曰山澤不救於火。草木不植。國之貧也。二曰澮漬不遂於隘。鄭水不安其藏。國之貧也。三曰桑麻不植於野。五穀不宜其地。國之貧也。四曰六畜不育於家。瓜瓞葦菜百果不備。國之貧也。五曰二事競於剋鏹。女事繁於文章。國之貧也。○農以勞夫而天下饑者。其悅在珍怪。女以巧矣。而天下寒者。其悅在文

經

亢倉子曰。人捨本而事末。則不一令。不一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人捨本而爭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流徙。輕流徙。則國家時有災患。皆生遠志。無復居心。人忘本而事末。則好志。好志。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巧法令。則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古先聖王之所以理人者。先務農桑也。

古本類

卷十二

旱災害之患。無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由此觀之。則人之生。憫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長。五穀蕃植。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修田疇。滋植桑麻。肥磽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險。不生五谷者。以樹竹木。春伐桔槔。夏取栗。秋畜疏食。冬伐薪蒸。以為民資。○雕琢刻鏹。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廢。女工傷。則饑人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能不犯法乎。諫者

古今之未聞也。

史蔡澤稱商君以告范雎曰。決製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而蓄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

鄉生曰。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

賈誼曰。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

古今類聚

卷之十二

漢王符浮侈篇曰。今務本者少。浮食者衆。資末業者什於農夫。虛偽游手。什於木業。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蠶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

景帝詔曰。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始終。

食貨志鼂錯曰。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得以有其民哉。

宋顏延之曰。祿利者受之易。易則人之所慕。故古者

就之難。難則物之所郵。難易既有動倦之情。榮鄙又間向背之意。此二塗所為反也。以勞定國。以功施人。則役徒屬而擅豐麗。自理於民。自事其主。則賢妻子而趨耕織。所謂賢鄙處宜。華野同泰。

五代竇儀對周世宗曰。國家之利。守穀帛而已。二者不出于國。而出于民。其道在天。其利在地。得其理者。蕃阜。失其理者。耗盡。

高皇曰。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棄本逐末。鮮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蚕之女。水

古今類聚

卷之十二

旱無虞。饑寒不至。自什一之途開。奇巧之技作。而後農桑之業廢。一農執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夫待衣。欲人無貧得乎。朕思是食在於禁末作。是衣在於禁華靡。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遊食。庶民之家。不許錦繡。庶幾可絕其弊。

新選古今類聚卷之十二 終

新選古今類腋卷之十三

為治類三 賦役 理財 備荒 歲 曆法

宵過 馭夷 城守

賦役

父豕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

禹貢曰。六府孔脩。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

賦中邦。○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緡鉅。三

百里納總。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小雅大東曰。小東大東。杼軸其空。糾糾葛屨。可

古今類腋

卷十三

十

西。桃桃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疾。○人

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黎黎衣服。舟人之子。焦黑

是裘。私人之子。百索是試。○北山曰。四牡彭彭。王事

勞勞。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方方剛。經營四方。

左傳。仲尼曰。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過

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

事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

田一井。出稷。○禾秉芻。並米。不是過也。○以爲

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舉其中。歛其

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

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欲。則周公

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古之君人者。必時

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工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

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財費則役貧。役煩則民

叛。○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王制曰。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征。林麓川澤

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是月也。季不

古今類腋

卷十三

二

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春

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

周禮曰。以九賦歛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

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

曰邦國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

餘之賦。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

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

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祀

祭。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

以耕事貢九谷。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飾事貢器物。任商以商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

管子曰：地辟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也。賞罰信而兵弱者，輕用衆，使民勞也。舟車飾，臺榭廣，賦歛厚矣。輕用衆，使民勞，則民力竭矣。賦歛厚，則下怨上矣。民力竭，則力不行矣。○彼民非穀不食，穀非地不生。地非以不動，民非作力，毋以致財。夫財之所生，生於用力。

古本類說

卷三

三

力，力之所生，生於勞身，是故主上用財無已。是民用力無休也。○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而上徵暴急，無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則民倍貸以取庸矣。秋糴以五，春糴以束，是又倍貸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關市之租，府庫之徵，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夫以一民養四主，故逃徙者有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監鐵論曰：古者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取其拙。農人納其獲，女工効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

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

史由余觀於秦穆公，示以公室積聚之富。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

平準書曰：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乎利，事變故多而亦反是。

○是以物盛而衰，世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出其土地所宜，人民多少而納職焉。湯

武承獎易變，使民不倦，所以為治。齊桓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顯成伯名，魏用李悝盡地力，自是之後。

古本類說

卷三

四

實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于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饑，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曷嘗竭天下之財資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也。○且利不從天來，不從地出，一取之民間，此計之失者也。無異於愚人及衆而負薪，愛其毛，不知其皮盡也。

漢食貨志載董仲舒語曰：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井阡陌，

貧者亡立錫之地。入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餘。荒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王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乎。

賈山曰。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始皇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

帝彪上肅宗曰。農人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而貪吏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

先除其所患。

古今類聚

五

朱暉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為租。則吏多姦盜。非明主所宜行。

隋食貨志曰。爰自軒頊。至於堯舜。皆因其所利而勸之。因其所欲而化之。不奪其時。不窮其力。輕其征。薄其賦。此五帝三王不易之教也。古語曰。善為入者愛其力。而成其財。若使之不以道。歛之如不及。財盡則

怨。力盡則叛。

唐食貨志載陸贄語曰。明君不厚所資而宗所養。故重民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後歛其餘財。

韓琬曰。夫流亡之人。非愛羈旅。忘桑梓也。歛重役亟。家產已空。鄰伍牽連。遂為游民。窮詐而犯禁。救死而抵刑。

宋司馬光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今設法侵漁。其害甚於加賦。此桑弘羊欺武帝之言也。

古今類聚

卷三

木

蘇轍上英宗曰。國之財賦。非天不生。非地不養。非民不長。取之有法。收之有時。止於是矣。因其勢循其理。微為之節文。使存者無損。而來者有制。今雖未見其利。要之後日。事有間矣。

范鎮對宣太后曰。民猶魚也。財猶水也。養民而盡其財。猶養魚而竭其水也。

李冲曰。任土作貢。所以通有無。并乘定賦。所以均勞逸。有無通。則人財不置。勞逸均。則人樂其業。元耶律楚材曰。經界廢而後有經理。魯之後畝。漢之

穀田皆其制也。夫民之強者田多而稅少，弱者產去而稅存，非經理無以去其害。然經理之制，苟有不善，則其害又將有甚焉者矣。

董文用語盧世榮曰：牧羊者歲嘗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羊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又可多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人書剝削無遺，有百姓乎。

明張司空曰：季武子出，見絕流而漁者，下令歛鞭之。

古今類聚

卷三

七

曰：噫甚矣！子之貪恐也。漁者曰：主君欲法小人，則既知罪矣。蓋姑自主君始可乎？自王君以治魯也，農夫力耕其穀，無弗輸於廩者；婦人織作，故布帛無弗入於宮者；商賈所貿易，其貨則無弗登於府者。山谷治鱗，其器物無弗歸於宮者。是主君竭澤而漁矣，何罪乎？絕流哉。

理財

損卦辭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言當損時，至薄無害。○渙又曰：渙汗其大號。渙王居無咎。居積也。言發令，則人心悅。○繫辭曰：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益稷謨。禹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畝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小雅甫田曰：俶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

左傳。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古者天降災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重曰母，輕曰子。民皆得與。

古今類聚

卷三

八

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輕，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

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量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為出。○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濫。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

周禮曰：春官，天府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歲。

則受而藏之。○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法。均節邦之財用。

管子曰。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

古今類腴

卷十三

九

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為其所長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疆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庫。金與粟爭貴。鄉與朝爭治。故野不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於民也。市不成肆。

家用足也。朝不合衆。鄉分治也。○五穀食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今人君藉求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十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賈十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十去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賈十去九。○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見。故

古今類腴

卷十三

十

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室之藏。藏雖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雖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種饌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為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故萬民無藉。而國利歸於君也。國語曰。夫利。百物之所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匹夫

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能久乎

荀子曰上好功則國貧上好利則國貧士大夫衆則國貧工商衆則國貧無制數度量則國貧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窳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叙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水也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鹽鐵論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

古今類聚

卷十三

十一

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故川源不能實漏卮山海不能贍溪壑

說苑曰天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家士庶人藏於篋櫝非其所藏不有天災必有人患

史趙奢傳曰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

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耶

貨殖傳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財竹穀

古今類聚

卷十三

十一

鑪旒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枏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瑋珠璣齒革龍門碣石比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誣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

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瀋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歸之。繼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飲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子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古今類聚

深諫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諱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父。父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將奪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塚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執仇。簪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如鶩。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阡陌。不避猛獸之害。而得味也。博戲馳逐。鬪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賞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富長。罔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去就與時俯仰。獲其應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

不可勝數。夫纖膏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大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斂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金。酒削薄技也。而邳氏鼎食。胃脯治胃脯治而胃脯治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古今類聚

卷十一

主一

漢貨殖載白圭語曰。吾治吾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故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足以馭子。彊不能以有守。雖歆學吾術。終不告也。

范蠡別號鴟夷子皮。曰。太公通市井之貨。以致齊國之強。鴟夷善發歛之居。以盛中陶之業。

漢食貨志曰。太公為周立九府圉法。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太公退。又行之于齊。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

今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富賈游於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歛散之以時。則準平。○若乃九土既敷。四民承範。東吳有齒角之饒。西蜀有舟楫之富。交豫漆絲之膾。燕齊怪石之府。秦邠羽旄。迤帶琅玕。荆郢桂林。旁通竹箭。江干橘柚。河外舟車。遠西旃罽。地青之鄉。蔥右蒲梢之駿。殖物怪錯。于何不有。○若夫上法星象。下料無外。因天地之利。而總山河之饒。可以長見齒。可以養耆年。

古今類聚

卷十一

主一

因之人民。用之邦國。宮室有度。旂章有序。朝聘自其儀。燕享由其制。家殷國阜。遠至邇安。救水旱之灾。卹寒瀆之弊。然後王之常膳。乃間笙鏞。商周之興。用此道也。

宋范泰諫市民銅鑄錢曰。治國若烹小鮮。極微莫若務本。未有民貧而國富。本不足而未有餘者也。故蠶漏貯中。識者不吝。反裘負薪。存毛實難。

孔琳之傳論曰。民生所貴曰食與貨。昔醇民未維。情嗜踈寡。奉生瞻已。事有易周。一夫躬耕。則餘食矣。

匹婦務蠶。則無衣被體。慙遷之道。通用濟乏。龜貝之益。為功蓋輕。而事有譌變。隆敞代起。昏作後苦。故猶人去而末業廣。泉貨所通。非復始造之意。於是競收罕至之珍。遠蓄未名之貨。明珠翠羽。無乏而馳。絲罽文犀。飛不待翼。天下蕩蕩。咸以蕪本為事。豐衍則同多稔。金之資。饑凶又減。田家之蓄。錢雖盈尺。既不療於堯年。貝或如輪。信無救於湯世。其蠹病亦已深矣。齊崔祖思陳事。啓曰。堯資用天之儲。實拯懷山之數。湯憑分地之積。以勝流金之運。魏置典農。而中都足食。晉開汝潁。而汴河委儲。

古今類聚

卷十三

魏甄琛上文帝表曰。大道既隱。恩惠生焉。下奉上施。卑高理睦。恒恐財不賙國。澤不厚人。故多方以達其情。立法以行其志。至乃取貨山澤。輕在人之貢。立稅關市。裨十一之儲。收此與被非利已。回彼就此。非為身也。所謂集天地之產。惠天地之人。藉造物之富。聚造物之貧。

高謙之上鑄錢疏曰。昔禹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錢救人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人之賣子。

者。今百姓窮悴。甚於曩日。欽明之主。豈得垂拱而觀之哉。

魏邢巒上世宗表曰。明王之治天下。莫不重粟帛。輕金玉。粟帛安國育民之方。金玉虛華損德之物。

薛虎子諫高祖曰。金湯之固。非粟不守。韓白之勇。非糧不戰。故自用兵以來。莫不先積聚。然後圖無并者也。

甄琛曰。善藏者藏於民。不善藏者藏於府。

唐劉晏曰。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理財常以養民。

古今類聚

卷十三

十一

為先。○生人之本。食與貨而已。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予人不乏。道御之而王。權用之而霸。古今一也。陸贄曰。穀帛人所為也。錢貨官所為也。蓋為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

孔琳之曰。聖人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運置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

宋黃洽對孝宗曰。興天下之利者。不窮天下之刀。司馬光為政。盡反安石之法。畢仲游與之書曰。昔

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出。故凡改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青苗市易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欲禁其散歛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

司馬光對神宗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今設法侵漁。其害有甚於加賦。此系私牟欺武帝之言也。

王安石曰。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為公患也。

古今類

卷三

九

患在治財無其道爾。

金食貨志曰。國之有食貨。猶人之有飲食也。人非飲食不生。國非食貨不立。然燧人庖犧能為飲食之道。以教人。而不能使人無飲食之疾。先王能為食貨之政。以遺後世。而不能使後世無食貨之弊。惟善養生者。如不欲食。而飲食自不闕焉。故能達饑飽之宜。可以衛生而長壽。善裕國者。初不事貨殖。而食貨自不乏焉。故能制豐約之節。可以獎少而長治。○繁縟勝。必至於傷利。操切勝。必至于害民。

備荒

說命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小雅。若之華曰。群羊墳首。三星在留。人可以食。鮮可以飽。○大雅。雲漢曰。倬彼雲漢。昭回於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壁既卒。寧莫我聽。

左傳。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胡傳曰。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以賑乏。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為粥溢以救餓殍。或興工作以聚

古今類

卷三

十

失業之人。緩刑弛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脩。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也。

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無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玉藻曰。年不順成。君衣布摺本。士竹筴而象。其年不順。則君衣布。不執竹筴也。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

周禮曰。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青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難。同。阨。門。闕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司牧。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

古今類腴 卷三 主 韓詩外傳曰。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饑。三

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食不兼味。臺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補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

說苑曰。子路為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為人煩苦。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復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修溝瀆以備之。而民多置食。故與人簞食壺漿。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孔子曰。爾以民為

餓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處已則可矣。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

漢。晁錯論貴粟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

古今類腴 卷三 主 食貨志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無

傷而農易勸。○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歛。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歛。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歛。而難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

賈誼曰。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七歲之旱。

唐書曰。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憊。善救災者。勿使至賑給。少則不足活人。多則至闕國用。國用闕。則復重然矣。○賑給近僥倖。吏下為奸。強得之多。弱得之少。乃

銘在前卒不可禁。以為二害。

曾鞏曰。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今百姓暴露之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三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為。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令之食。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況給受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凡此又不過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為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古今類。腹。入卷三。三。

養老

酒誥曰。妹土。衛邦名。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爾大克羞者。惟君。爾乃飲食醉飽。

國風七月曰。六月食鬱及薺。七月烹葵及菽。八月剥

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大雅行葦曰。曾孫維主。酒醴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頌載芟曰。有飴其香。邦國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

左傳曰。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食。趙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塗泥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以老與之田也。使為絳縣而廢其輿尉。○宋公子鮑

古今類。腹。入卷三。三。

三。

三。

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自七十以上。無不饋。飴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王制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凡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九十者使人受。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違寢。膳飲從於遊可也。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

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有虞氏貴德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

管子曰。所謂老老者。凡國都皆有掌老。年七十以上。

古今類聚

卷三

五

一子無征。三月有饋肉。八十以上。二子無征。月有饋肉。九十以上。盡家無征。日有酒肉。死。上共棺槨。勸子弟精膳食。問所欲。求所嗜。此之謂老老。

淮南子曰。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享。子婦跪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為其害義也。

史賈山曰。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

養三老於大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酌。音祝。禮。音祝。禮。祝饌在前。

祝饌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勸求備

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

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恐不得聞其過也。武帝詔曰。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即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七十以上。以有受鬻法。為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魏孝文詔曰。養三老五更於明堂。國老庶老於階下。尊老以三事。上大更以五尉。夫也。

後魏高祖詔曰。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所以明孝

古今類聚

卷三

五

弟於萬國。岳教本於天下。自非道高識博。孰能處之。是故。五帝憲德。三王乞言。

唐禮志曰。天子躬執大珪。降迎三老。三公授几。九卿

正履。三老乃論五孝六順。典訓大綱。格言宣於上。惠

音被于下。

明崔銑曰。三代之禮。以養老莫善於燕。以養義莫善

於享。夫養老者。養體也。民見之而知加愛。養義者。養

賢也。民見之而知加敬。

晉法

革象曰。君子以治曆明時。○繫辭曰。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

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_{敬之}出日。平

秩_{敬也}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_{分春溫}。○申命

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也。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厥民因_{又分而}。○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饒_{送納日}。

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_{暑退}。○申命

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_也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

冬。厥民隩_{寒而}。○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

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左傳曰。先王之王時也。復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

終。復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

終。事則不悖。○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

之道。於是乎在矣。

月令曰。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

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為常。○日窮於次。月窮於紀。

星回於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黃帝迎日推策。順

夫天地之紀。顯瑣養材以仁地。載時以象天。

史曆書總論曰。神農以前尚矣。蓋黃帝考定星曆。建

立五行。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民以是能有信。

○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

先王之正時也。復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

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

不悖。

漢律曆志曰。昔者聖人之作曆也。觀璇璣之運。三光

之行。道之發歛。景之短長。斗綱之建。青龍所躔。參伍

以變。錯綜其數。而制術焉。○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

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日周于天。一寒

一暑。四時備成。萬物畢改。攝提遷次。青龍移辰。謂之

歲。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合日謂之章。同在日首

謂之節。節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是故。日

以實之。月以閏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節

以部之。紀以記之。元以原之。然後雖有變化萬殊。歲

納_{納而月見東方謂之}。無方莫不結系于此而稟正。

焉。○極建其中道營於外。○月有晦朔星有合見月

有弦望。星有留逆。其歸一也。步術生焉。○夫曆有聖人之德六焉。以本氣者尚其體。以綜數者尚其文。以考類者尚其象。以作事者尚其時。以占往者尚其原。以知來者尚其流。大業載之。吉凶生焉。是以君子將有興焉。咨焉。而以從事。受命而莫之違也。

延光論曆曰。帝王興起。各異正朔。以通三統。漢祖受命。因秦之紀。十月為年首。閏常在歲後。不稽先代。違於帝典。太宗遵修。三階以平。黃龍以至。刑犴以措。五是以備。曰兩曰陽曰燠曰寒曰風五者來備各以其叙

古今類聚

卷五

五

漢安論曆曰。君更三聖。年歷數十。信而徵之。舉而行之。其元則上統開闢。其數則復古四分。三聖謂光武明章○論月食曰。術不差。不改。不驗。不用。天道精微。度數難定。術法多端。曆紀非一。未驗無以知其是。未差無以知其失。失然後改之。是然後用之。此謂允執其中。○曆譜者。存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曆。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阨之患。其術皆出焉。

蔡邕曰。三光之行。遲速進退。不必若一。術家以竿追

而求之。取合於當時而已。故有古今之異。而今術不能上通於古。猶古術不能下通於今也。由此言之。有文於識。無驗於今。未必為是有驗於今。無文於識。未必為非。

晉律曆志曰。昔者聖人擬宸極以運璿璣。揆天行而序景曜。分辰野。辨躔歷。敬農時。興物利。皆以係順兩儀。紀綱萬物者也。○炎帝分八節。以始農功。軒轅紀三綱。而闡書契。乃使羲和卜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之俗。倫造律呂。大撓造甲子。隸首造筭數。容成綜斯

古今類聚

卷五

五

六術。考定氣象。建五行。察發飲。起消息。正閏餘。述而著焉。○天子置日官。諸侯有日御。以和萬國。以叶三辰。故能該洽生靈。堪輿天地。齊樊遜曰。五方辨易。尚代指南。百世可知。循須吹律。隋馬顯奏曰。紫九章五紀之旨。三統四分之說。咸以節宣發飲。考詳晷緯。布吹授時。以為皇極者也。而乾維難測。斗憲易差。差盈縮之期致舛。咎徵之道斯應。寧止蛇或乘龍。水能沴火。因以玉兔掩曜。金雞喪時。王化闕以盛衰。有國由其隆替。曆之時義。以斯焉重。

○曆數所重。唯在朔氣。朔為朝會之首。氣為生長之端。朔有告籙之文。氣有郊迎之典。

袁克奏隋文帝表曰。凡一元三統之期。合五紀九章之會。共帝堯同其數。與黃唐比其蹤。謂隋十一月冬至甲子乃上元

第一紀與堯冬至合也

後魏司馬子如。上孝靜帝表曰。自天地判剖。日月運行。剛柔相摩。寒暑交謝。分之以氣序。紀之以星辰。弦望有盈缺。明晦有修短。古先聖王。則之成化。迎日推策。各有司存。

古今類聚

卷十三

五

律曆志。大聖通天地之至理。極生民之能事。體妙繫於神機。作範留於氣象。制物成法。故其蹟可尋。推變有因。而化生以驗。

唐僧一行曰。晦朔之變。合於子正。則晦日之朝。猶朔日之夕也。月皆不見。合於午正。則晦日之晨。猶二日之昏也。月或皆見。蓋晦日之光未盡。如二月之明已生也。○日蝕皆不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稽曆數之疎密。若皆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知政教之休咎。○五星留逆伏見之效。表裏盈縮之行。皆係之於時。而象之

於政。事微而象微。事章而象章。已示吉凶之象。則又變行襲其常度。不然。則皇天何以陰陽下民。警悟人主哉。○夫日月所以著尊卑不易之象。五星所以示

政教從時之義。故日月之失行也微而少。五星之失行也著而多。○萬物盈于天地之間。而其為物最大且多者。曰水火木金土。其見象於天也。為五星。分位於地也。為五方。行於四時也。為五德。稟於人也。為五常。播於音律。為五聲。發於文章。為五色。而總其精氣之用者。謂之五行。○天數始於一。地數始於二。合二

古今類聚

卷十三

五

始以位剛柔。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合二終以紀閏餘。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六。合二中以通律曆。○二方為東西之中。而晷景不等。二至為南北之極。而進退不齊。

周王朴撰定曆餘上奏曰。臣聞聖人之作也。在乎知天之變者也。人情之動。則可以言知之。天道之動。則當以數知之。數之為用也。聖人以之觀天道焉。歲月日時。由斯而成。陰陽寒暑。由斯而節。四方之政。由斯而行。夫為國家者。履端位極。必體其元。布政考績。必

由其歲禮動樂舉。必正其朔。三農百工。必順其時。五刑九伐。必順其氣。庶務有為。必從其日月。是以聖人受命。必治曆數。故五紀有常度。庶徵有常應。正朔行之於天下也。○包萬象以為法。齊七政以立元。測圭箭以候氣。審臆眇以定朔。明九道以步月。校疾遲以推星。考黃道之邪正。辨天勢之升降。而交蝕詳焉。宋天文志曰。渾儀者。實天地造化之準。陰陽曆數之元。自古聖帝明王。莫不用是精詳天象。灼見差忒。自伏義甲寅至大中祥符二年庚戌。積三千八百九十

古今類聚

卷三

三

七年。五帝之後。迄今明曆象之玄。知渾天之奧者。已十餘朝。而臻至妙。不過四五。昔漢洛下閎脩渾儀。作大初曆云。後五百年必當重製。至唐李淳風。果合前契。脩鑄銅儀。太宗起凝暉閣於禁中。俾侍臣占驗。玄宗命僧一行脩太衍曆。據證渾儀。梁令瓚之所造。一行謂其積密。思出古人。曆象之作。非渾儀無以考真偽。篋造之士。非占驗不能究得失。

崔遵度對理宗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者。太極之節也。四時者。兩儀之節也。律呂者。四時之節也。晝

夜者。律呂之節也。刻漏者。晝夜之節也。節之相受。自細至大。而歲成焉。既不可使之節。亦不可使之不節。氣之自然者也。氣既節矣。聲同則應。既不可使之應。亦不可使之不應。數之自然也。既節且應。則天地之交成矣。

元曆議曰。損節氣之分。減周天之杪。去交終之率。大也。治月轉之餘。課兩曜之後先。調五行之出沒。○當二極南北之中。橫絡天體。以犯宿度者。赤道也。出入亦道。為日行之軌者。黃道也。

古今類聚

卷三

三

明欽天監博士元統上言曰。大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機。天道至妙。惟數可以明其理。是理因數顯。數從理出。故理數可相倚而不可相遠也。

宥過

鮮象曰。君子以赦過宥罪。○中孚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

大禹謨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臯陶謨曰。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青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欽之恤哉。

周書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康誥曰。乃有大罪非終。乃惟肯災遘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左傳祁奚言於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夫謀而難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縣亟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在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晉

古今類史

卷十三

五

侯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夫人請之。秦晉侯舍之。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墮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公使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孟明頓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蒙鼓。使歸就戮於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也。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月令曰。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有坐不廉。汙穢而

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汙穢而退放。則曰簠簋不飾。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帷幕不脩。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國君過市刑人赦。

周禮曰。司刺掌三宥三赦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

古今類史

卷十三

五

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也。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也。久而不勝其福。故赦者。犇馬之委轡也。○赦宥者。先易後難。法者。先難後易。故惠者。民之仇讐也。法者。民之父母也。

韓非子曰。嚴刑重罰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而國之所以危也。韓詩外傳曰。楚莊王賜其群臣酒。日暮酒酣。左右皆醉。殿上燭滅。有牽王后衣者。后援冠纓而絕之。言于王曰。今燭滅。有牽妻衣者。妾援其纓而絕之。願起火

視絕纓者。王曰。止。立出令曰。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樂也。於是冠纓無完者。不知王后所絕冠纓者誰。於是王遂與群臣歡飲乃罷。後吳興師攻楚。有一士常為鴈行五合戰者。五陷陣却敵。遂取大軍之首而獻之。王怪而問之曰。寡人未嘗有異於子。子何為於寡人厚也。對曰。臣先殿上絕纓者也。當時宜以肝膽塗地。負日久矣。未有所効。今幸得用。於臣之義。尚可為王破吳而強楚。

古今類廉

卷三

三

淮南子曰。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人有大譽。無疵其小故。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畧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為咎。若其大畧非也。雖有閭里之行。未足大舉。

漢王符曰。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數赦贖。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民。○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得放宥之澤。終無改過之心。

荀悅曰。夫赦。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兵革之後。比屋可刑。故設三日之法。申以大赦之令。蕩滌穢流。

與人更始。時勢然也。后代承業。習而不革。失時宜矣。劉向曰。論大功者。不責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諸葛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顧高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益於治。

古今類廉

卷三

三

孔融疏曰。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適足絕人。還為善耳。雖忠如鬻槐。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寃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地名。湯子此被郭支單干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

晉劉頌上武帝曰。聖人深識人情。而達政體。故晁而前旒。充續塞耳。意在善惡之報。必取其尤。然後簡而不漏。大罪必誅。法禁易全也。何則。害法在犯尤。而謹搜微過。何異放兕虎於途。而求竊盜於隅隙。古人有言。鈇鉞不用。而刀鋸日弊。不可以為政。此言大事緣

而小事急也。

梁江淹書曰。直生取疑於盜金。伯魚被名於不義。

齊史曰。宥其迴溪之耻。冀有封嶠之捷。

後魏世宗曰。一人之身。愆不累德。

任城王澄奏靈太后曰。深抑者仰日月於九泉。微屈者希曲照於盆下。

房景先曰。周禮秋官司烜氏條曰。王道貴產。貴生法

理尚恩。舊德見食。八象載其美。五宥三刺。禮經實其

仁。是以祿父起。殷祀不輟。三監亂德。蔡胤猶存。

古今類

唐陳子昂入科奏曰。善為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

德而不務刑。

蘇安恒救魏元忠曰。人情不能自明則疑。疑則懼懼

則罪生。惟賜愷悌之德。使居無過之地。

孔璋乞貸李邕曰。明主舉能而捨過。取才而棄行烈

士抗節。勇者不避死。故晉用林父不以過。荀林父敗績於邲晉

命復其位於漢任陳平不以行。禽息隕身不祈生。此

郭碑首不愛死。向若林父誅。陳平死百里不用晏嬰

見逐。是晉無赤狄之士。漢無天子之尊秦不強。齊不

霸矣。

宋胡交修上言於寧宗曰。衣食若給。雖儀秦說之。不

能使為盜。惟其凍餒無聊。日為死迫。然後忍以其身

棄之盜賊。如開其自新之蹠。禁其苛慝之暴。豈其衣

食之源。則悔悟者更相告語而歸正矣。

高廟論吏部曰。為國者以任人為本。作奸者不以小

才而貸之。果賢者不以小疵而棄之。奸者必懲。庶不

廢法。宥過而用。則無棄人。

劉基曰。書曰。刑期於無刑。又曰。青災肆赦。此先王之

古今類

心也。是故制刑期於使民畏。刑有必行。民知犯之之

必死也。則死者鮮矣。○法有二。有古今之通禁。有一

代之私禁。古今之通禁。惡逆也。殺人傷人及盜之類

也。而釋弗治。是教之為賊也。一代之私禁。茶鹽錢幣

之類也。民無以為生。而官不能恤。於是乎有犯。雖難

以為常。原情而貸之可也。

馭夷

既濟又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象曰。三年克之。憊

也。○未濟又曰。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大禹謨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旅獒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

小雅六月曰。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大雅常武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

左傳管仲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鄭子突曰。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后者不

古今類腋

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還。○伯宗曰。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嗜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滋益罪也。后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殺亡之道也。商討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古篆皆書正字。則為乏字。盡在狄矣。家語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逼好。伐

神而不祥。於德為怨。義於人為失禮。○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枚。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史。蜀父老對司馬相如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靡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西南夷。且夫叩竿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曆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勇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

古今類腋

卷二

識所謂。

韓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為廣。有其衆。不足以為彊。自上古不屬為人。漢數千里爭地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且疆爭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動。末力衰也。

嚴安曰。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中國。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

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

漢宣帝匈奴款塞詔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

嚴尤諫伐匈奴曰。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

楊終上章帝曰。孝元棄珠厓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鱗介易我衣裳。

古今類聚

卷三

三

松上哀帝曰。孝武即位。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真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為不一勞者不父。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衆。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虛山之壑。而不悔也。○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蒙恬樊噲不

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

竇憲勒功燕然曰。往時常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項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技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日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間。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余苗。上以據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所謂一勞而永逸。暫費而永寧者也。江統徙戎論曰。夫夷戎蠻狄。謂之四海九服之制。地

古今類聚

卷三

三

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當其強也。以殷之高宗。憊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徐悅。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轡。而邊城不弛固守。為寇賊強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

劉曜傳論曰。昔者幽后不綱。胡塵暗於戲水。襄王失御。戎馬生於關洛。

張勳七命篇曰。丹寘投鋒。青徽釋警。却馬於糞車之轅。銘德於昆吾之呂。

史論曰。鐵騎如雲。出玉門而長驚。琕弓曜景。捐金丘以一息。最爾夷險。乘風霧捲。

梁世宗與武陵王曰。斬長狄於駒門。挫蚩尤於楓木。宋何承天傳論曰。夫戎夷狡黠。飄迅難虞。必宜完其

嶂塞。謹其烽柝。使來運可防。去塗易梗。然後乃能禁

古今類聚

卷三

聖五

暴止姦。養威攘寇。

謝莊議索虜求通立市曰。獯獯棄義。唯利是視。關市之請。或以規國。順之示弱。無明柔遠。距而覲覲。有足表疆。且漢文和親。豈止彭陽之寇。武帝脩約。不廢馬邑之謀。故有餘則經畧。不足則閉關。何為屈冠帶之邦。通引弓之俗。樹無益之軌。招塵黠之風。交易爽議。既應深杜。和親詭論。尤宜固絕。

齊孔稚珪表曰。匈奴為患。自古而然。雖二代智勇。兩漢權奇。笑畧之要。二塗而已。一則鐵馬風馳。奮威沙

漢。二則輕車出使。通驛虜庭。權而言之。優劣可觀。今之議者。咸以丈夫之氣。耻居物下。況我天威。寧可先屈。吳楚勁猛。帶甲百萬。截彼鯨鯢。何往不碎。請和示弱。非國計也。戎狄獸性。本非人倫。鳴鳴狼踞。不足喜怒。蜂目蠃尾。何關美惡。唯宜勝之以深權。制之以遠。卒。同。弘之以大度。處之以蠱賊。豈足肆天下之忿。捐蒼生之命。發雷霆之怒。爭蟲鳥之氣。百戰百勝。不足稱雄。橫尸千里。無益上國。

隋外夷傳論曰。九夷所居。與中夏懸隔。然天性柔順。

古今類聚

卷十三

聖六

無曠暴之風。雖綿邈山海。而易以道御。夏殷之代。時或來王。暨箕子避地朝鮮。始有八條之禁。踈而不漏。簡而可久。化之所感。千載不絕。今遼東諸國。或衣服參冠冕之容。或飲食有俎豆之器。好尚經術。愛樂文史。遊學於京師者。往來繼路。或亡沒不歸。非先哲之遺風。其孰能致于斯也。○兵志有之。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不能懷以文德。遽動干戈。內恃富強。外思廣地。以驕取怨。以怒興師。若此而不亡。自古未之聞也。

高祖詔議突厥曰。竭生民之功。供其來往。傾府庫之財。弃於沙漠。華夏之地。實為勞擾。厚歛兆庶。多惠豺狼。未嘗感恩。資而為賊。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詰之民。務於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無勞兵革。遠規溟海。嚴治閑塞。使其不敢南望。制御夷狄。義在斯乎。何用侍子之朝。寧勞渭橋之拜。

煬帝曰。先王建國。夷夏殊風。君子教民。不求變俗。斷髮文身。咸安其性。海表卉服。各尚所宜。因而利之。其道弘矣。何必化諸削衽。縻以長纓。豈遠性之至理。非

古今類聚

卷十

四七

包含之遠度。衣服不同。既辨荒服之叙。庶類區別。彌見天地之情。○梯山航海。諳受正朔。襲冠解纓。同彼

臣民。

外夷傳論曰。四夷之為中國患也久矣。北狄尤甚焉。種落實繁。迭雄邊塞。年代遐邇。非一時也。智謀之士。議和親於廟堂之上。折衝之臣。論奮擊於塞垣之下。然事無恒規。權無定勢。親疎因其強弱。服叛在其盛衰。衰則款塞頻頻。盛則彎弓寇掠。屈伸異態。強弱相反。正朔所不及。冠帶所不加。惟利是視。不顧盟誓。

突厥總論曰。聖哲應期。掃除氛祲。遂使百世不羈之虜。一朝而滅。翰海龍庭之地。盡為九州。幽都窮髮之鄉。隸於編戶。

楊炫薄論曰。掃妖氛於牛斗。江海恬波。摧驍猛於龍庭。匈奴遠遁。

蠻獠諸夷。總論曰。趙平九宇。威加八荒。甘心遠夷。志求珍異。雖有荒外之功。無救域中之敗。

魏紀論曰。帝聰明雄斷。威靈傑立。藉二世之資。奮征伐之氣。遂戎軒四出。周旋夷險。平秦隴。掃統萬。剪遠

古今類聚

卷十

宋

海蕩河源。南夷荷擔。北蠕絕迹。廓定四表。混一華戎。其為武功也大矣。

西域總論曰。古哲王務安諸夏。不事要荒。豈威不能加。德不能被。不以四夷勞中國。不以無用害有用也。北齊樊遜對詔問曰。馬多冀北。將異山西北上。太行東臨碣石。方欲吞巴蜀。而掃嶠函。苑長州。而池江漢。顏之推我生賦曰。千里追其飛走。三載窮於巢穴。屠嗤尤于東都。桂郵支于北關。

唐房玄齡諫太宗伐高麗曰。上古所不臣者。今皆臣

之上古所不制者。今皆制之。然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幾。得有喪之理。為今日惜者此也。

薛登對武后曰。戎夏不雜。古所戒也。故斥居塞外。有時朝謁。已事則歸。三王之法也。漢魏以來。革襲衣冠。築室京師。不令歸國。較其利害。三王是而漢魏非。拒邊長而質子短。彼其朋交。魏虜語習。齊楚窺圖。史成敗。熱山川險易。國家雖有冠帶之名。而狼子孤恩。患必在後。

柳澤策吐蕃劫盟曰。五帝無詰誓。三王無盟詛。盟詛

古今類聚

卷三

十一

之興。皆在季末。今盛明之朝。反以季末事行於夷狄。夫夷狄人相獸心。易以兵制。難以信結。

狄仁傑曰。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天所以限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暨。三代不能至者。國家既已兼之。詩人矜薄伐於太原。詠化行於江漢。前代之遐裔。皆我之域中。過夏商遠矣。乃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寶。以爭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苛求冠帶遠夷。不務安人固本。此秦皇

漢武之所行也。

賀魯傳曰。安中國以信。馭夷狄以權。理有變通也。除惡務本。不可先治枝葉。令胡騎出前唐兵蹕後。此驅戎狄攻豺狼也。

宋外國傳論曰。五代之季。邊圉之不靖也久矣。太祖之興。雖不勤遠略。而向之陸梁跋扈。而不可制者。莫不竭忠效節。雖奔走僵仆而不避。豈人心之有異哉。良由德威之並用。控御之有道也。

錢若水對真宗曰。諭以禍福。示以恩威。議定邊疆。永

古今類聚

卷三

十一

息征戰。養民事天。濟時利物。莫過於此。竊計夷狄之心。嗜好雖不同。然去危即安。厭勞喜逸。亦恆物之情也。○治戎之道。當脩德立政。嚴於為備。以我之仁。敵彼之不仁。以我之義。敵彼之不義。以我之戒懼。敵彼之驕泰。其積力久。如元氣固而病自消。太陽升而陰自散。

蘇元老曰。威不足以服。則恩不足以懷。

史浩對高宗曰。先為備禦。是謂良規。儻聽淺謀之士。時興不教之師。寇去則論賞以邀功。寇退則歛兵而

遁迹。謂之恢復可乎。

葉夢得曰。禦戎制勝之道有三。曰形勢氣而已。形以地理山川為本。勢以城池角粟器械為重。氣以將帥士卒為急。形固則可恃以守。勢強則可資以立。氣振則可作以用。如是則虜皆在吾度內矣。

遼列傳曰。大之懷小也。以德制之也。以德不足懷。威不足制。而欲服人也難矣。

元世祖賜日本曰。聖人以四海為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

古今類聚

卷三

十一

高皇諭御史曰。中國之於夷狄。在制馭何如。蠻夷非威不畏。非惠不懷。一於威。則不能感其心。一於惠。則不能懾其暴。威惠並行。此馭夷之道也。

九邊總論曰。夏典要荒。周官藩鎮。大抵因民順俗。橫海伏波。逾遑絕嶺。輿地漸開。化理終塞。乃知天德無私。王道有量。關國陋於緩人。曲防窘於曠度。苟醜類自獲飽煖。中華不苦荼毒。吾又何求。

四夷考序曰。均覆載者天德也。辨華夷者王道也。是故慎封守者。非直禦外侮。亦以固內防也。池魚故淵。

飛鳥舊林。人情獨不然乎。而從異類者。必有大不得已也。德惟善政。政在養民。不然而欲郡縣我子弟。或衛我干城。惡可得哉。

城守

坎彖曰。夫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繫辭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畢命曰。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小雅出車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

古今類聚

卷三

十一

我城彼朔方。

左傳。祭仲曰。都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齊侯伐楚。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眾無所用之。○申公巫臣對莒子曰。夫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况國乎。○恃陋而不

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昔恃其陋而不脩城廓。決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卑。守在四境。慎其四境。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惧。國焉用城。

禮運曰。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

月令曰。圻城郭丘得成曰。戒門閭。脩鍵閉。慎營籬。固

封疆。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徭徑。○土方氏以土圭攷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

古今類聚

卷十三

五十五

家語孔子告哀公曰。臣母藏卑。大夫無百姓之城。

管子曰。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

史。吳起曰。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濟河。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脩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

蘇厲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為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巨防。惡足以為塞。

尉繚子曰。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故務耕者民不餓。務守者地不危。務戰者城不圍。

說苑曰。楚莊王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楚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則賦歛重。賦歛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遂取陳。

古今類聚

卷十三

五十六

淮南子曰。昔夏鯀作三仞。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夷納職。

史。賈生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闕周室。有席卷天下。囊括四海。併吞八荒之心。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馭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殲朴以鞭笞天下。然後斬華為城。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

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

匈奴傳曰。中國安寧。亡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刃。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禮書曰。汝穎以為險。江漢以為池。阻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鄢郢舉。若振稿然。是豈無固塞險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

古今類聚 卷十三 五十五
漢桓寬曰。所謂金城者。非謂築壤而高土。鑿地而深

池也。言以道德為城。以仁義為郭。莫之敢攻。莫之敢入。○使關梁足恃。六國不兼於秦。河山足保。秦不亡於楚漢。

匈奴傳曰。地方千里。戰士不下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畧地。無利則堅守而方農。

張衡兩都賦序曰。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實曰長安。左據函谷二嶺之阻。表以太和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下之奧區焉。周以龍興。秦以虎

視。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

魏荀彧曰。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雖有因敗。而終濟大業。

晉羊祜曰。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為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東馬懸車。然後得濟。一夫守戟。千人莫當。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非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也。

古今類聚 卷十三 五十六

宋武帝平秦紀曰。資百二之易守。恃函谷之固。侯

常孝寬曰。即墨攻燕。晉陽存趙。

赫連勃勃傳曰。高隅隱日。崇墉際雲。石郭天池。周綿千里。獨守之形。絕險之狀。遠邁咸陽。超美周洛。

唐李綱曰。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繁。○漢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鄉。與項羽爭衡。光武先保河內。故能降赤眉。銅馬之屬。曹操先守官渡。故能焚輜重。而破袁紹。肅宗先保靈武。故能剪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為根本。將士暴露之久。

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取之困。苟不先為萬全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

宋夏侯加正洞庭湖賦曰。天道以順。不以逆。地近以謙。不以盈。治理之世。建仁為旌。聚心為城。而孤不假弦。牙不假鋒。四海以之。大同。何必恃險阻。何必據要衝。秦得百二。齊得十一。其山為金。其水為湯。守之不義。歟然而亡。

孝廟勅留守南京守備曰。國家並建兩京。必慎擇其人。以司留鑰。惟昔成一邑而猶云唐

古今類陳

卷三

人維都長安。而猶重晉陽其要。亦慮遠思。預防之意。一揆也。

自秦曰。邊防之守。不在地利。而在人心。朝廷之憂。在四夷。而在百姓。



新選古今類陳卷之十四

造化類一 天文 地理 鬼神 祥瑞 災異

卜筮

天文

乾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離彖曰。日月麗乎天。○大壯彖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恒彖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係辭曰。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天地絪縕。萬物化醇。○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帝出乎震。齊乎巽。○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之專精為四時四時之散精為萬物。○是故陽施陰化。天之偏氣。怒者為風。地之含氣。和者為雨。陰陽相薄。感而為雷。激而為霆。亂而為霧。陽氣勝。則散而為雨。陰氣勝。則凝而為霜雪。

論衡曰。日月行遲。天行疾。天持日月轉實東行而反西旋也。

尚書太傳曰。朔後月。明生而魄死。望後月。明死而魄生。故書以朏望生明生魄。紀月。甲子紀日也。

釋名曰。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

古今類

卷

中

弦也。望。月滿之名也。日月遙相望者也。

說文曰。萬物之精。上為列星。

說苑曰。古者有主四時者。主春者。張昏而中。可以種穀。上告於天子。下布之民。主夏者。大火昏而中。可以種黍菽。上告於天子。下布之民。主秋者。虛昏而中。可以種麥。上告於天子。下布之民。主冬者。昴昏而中。可以斬伐。田獵。蓋藏。上告於天子。下布之民。

五經通義曰。天神之天。曰昊天上帝。亦曰天皇。亦曰太一。

白虎通曰。天者何。天之為言鎮也。居高理下。為人鎮也。

太平御覽曰。日光曰景。日景曰晷。其氣曰明。月初出曰旭。日落曰晡。日溫曰煦。在午曰亭午。在未曰映。日晚曰旰。日將昀曰薄暮。日西落。光返照於東。謂之返景。在下曰倒影。

春秋題辭曰。早之為言精也。陽之榮也。陽精為日。日分為星。故其字。日生為星。

蒙泉子曰。太初者。理之始也。太虛者。氣之始也。太素

古今類

卷

五

者。象之始也。太一者。數之始也。太極者。無理氣象數之始也。

史天官書曰。斗為帝車。連於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係于斗。○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為乖戾。能音台。即太階平。○金寶之上。皆有

氣。不可不察。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候實息者吉。虛耗者凶。○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綸困。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衣冠而不濡。見則其

或說甲而趨。天氣下地不應曰○自初生民以來世

主曷嘗不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內

冠裳外夷狄。分中國為十二州。仰則觀象於天。俯則

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

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

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

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

大數也。為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年。然後天人之

續備。

古今類聚

卷四

六

漢天文志曰。日月薄蝕。暈適背穴。抱珥垂。如蜺皆日

也。迅雷風妖。怪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

上發于天者也。政失于此。則變見于彼。猶景之象形。

響之應聲也。○日者德也。月者刑也。故曰日食修德

用食脩刑。

蔡邕釋誨曰。日南至則黃鍾應。融風動。河魚上冰。蓂

實統。則微陰萌。蕪葭蒼而白露凝。○且夫地將震而

村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元首寬則望舒朧。侯王肅

則月側匿。望舒月也。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朧。明而月

舒王

五行志曰。日月星辰附離于天。猶庶民附離王者也。

王者失道。綱紀廢頓。下將叛去。故星叛天而隕以見

兵象。

後漢天文志曰。三皇邁化。協神醇朴。謂五星如連珠。

日月如合璧。化由自然。民不犯惡。至於書契之興。五

帝是作。軒轅始受河圖。闡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故

星官之書自黃帝始。至高陽氏使南正重司天。北正

黎司地。唐虞之時。羲仲和仲。夏有昆吾。湯則巫咸。周

古今類聚

卷四

七

之史佚甚弘。宋之子常。楚之唐蔑。魯之梓慎。鄭之裨

竈。魏石中夫。齊國甘公。皆掌天文之官。仰占俯視。以

佐時政。步變摘微。通洞密至。採禍福之原。觀成敗之

勢。

班固曰。日之為言實也。虞陽云。日連辰極。故常滿有

節。月之為言闕也。有滿有闕。

張衡曰。月為陰精。日為陽精。故周髀云。日猶火。月猶

水。火則施光。水則含影。月光生於日所照。魄生於日

所蔽。當日則光盈。近日則明盡。

京房曰。月與星辰。陰者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
齊王儉曰。五行之本。先乎水火之精。是為日月五行
之宗也。

宋天文志曰。凡五行相生於金。是故百川發源。皆自
山出。○五行自有相勝之義。自有相生之義。不得以
相勝廢相生。相生廢相勝也。○漢靈帝議郎蔡邕於
朔方上書曰。論天體者三家。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
髒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遺失。惟渾天僅得其情。
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而具

古今類聚

卷四

本

天地之形。以正黃道。占察發驗。以行日月。以步五緯。
精微深妙。百世不易之道也。

沈約曆序曰。夫陰陽二氣。陶育群品。精象所寄。是為
日月。群生之性。章為五才。五才之靈。五星是也。

隋天文志曰。渾天儀者。其制有衡。有衡。既動靜無狀。
以效二儀之情。又周旋衡管。用考三光之分。所以揆
正宿度。準步盈虛。求古之遺法也。

禮儀志曰。天子譬日。德在照臨。辰為帝位。月主正后。
負此三物。合德齊明。

袁克表奏隋文帝曰。日去極近。則影短。而日長。去
遠。則影長。而日短。內道則去極近。外道則去極遠。

經籍志曰。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五方之形氣者也。在
天為五星。在人為五藏。在目為五色。在樂為五音。在
口為五味。在鼻為五臭。在上則出氣施變。在下則養
人不倦。故傳曰。天生五材。廢一不可。

五行志曰。夫天有七曜。地有五行。五事愆違。則天地
見異。况於水火金木土乎。

唐天文志曰。古人所以步圭影之意。將以節宣和氣。
古今類聚

卷四

本

輔相物宜。不在於辰次之周徑。所以重曆數之意。將
欲悉授人時。欽若乾象。不在於渾蓋之是非。若乃迷
無稽之法。於視聽之所不及。則君子當闕疑而不議
也。

五代司天考曰。聖人不絕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絕
天於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故常存而不
究也。其於天地鬼神。以不可知為言。其可知者。人而
已。夫日中則昃。盛衰必復。天吾不知。吾見其虧益於
物者矣。草木之成者。變而衰落。物之下者。進而流。

行之。地吾不知。吾見其變流於物者矣。人之貪滿者多禍。其守約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吾見其人之禍福者矣。以其不可知。故常尊而遠之。以其與人無所異也。則脩吾人事而已。人事者天意也。未有人心悅於下而天意怒於上者。未有人理逆於下而天道順於上者。然則王者君天下。子生民。布德行政。以順人心。是之謂奉天。至於三辰五星。常動而不息。不能無盈縮。差忒之變。而占之有中。有不中。不可以為常者。有司之事也。

古今類

本

十

宋天文志曰。夫不言而信天之道也。天於人君。有告戒之道焉。示之以象而已。○仲尼約魯史而作春秋。日食星變。屢書而不以為煩。聖人以天道戒。謹後世之眚。昭然可觀矣。義和既遠。官乏世掌。賴世有專門之學。然其說有三家。曰周髀。宣夜。渾天。渾天之學。遺秦而滅。洛下閎。耿壽昌。晚出。故自晉魏以至隋唐。精天文之學者。難得其人。宋興。近臣如楚昭輔。文臣如竇儀。號知天文。太宗之世。張思訓以推步進。其後如沈括之議。蘇頌之作。類皆涉於幻眚眇。靖康之變。測

驗之器。盡歸金人矣。

遼曆象志曰。日有晷景。月有明魄。斗有建除。星有昏旦。觀天之變。而制器以候之。八尺之表。六尺之簡。百刻之漏。日月星辰。示諸掌上。運行既察。度分既審。於是象天圖以顯運行。置地櫃以驗出入。渾象是作。天道之常。尋尺之中。可以俯窺陶唐之象。是以設三儀以明度分。管一衡以正辰極。渾儀是作。天文之變。六合之表。可以仰觀。有虞之璣是矣。

明陳琛正學編曰。五行者質之始也。萬物者形之始也。

古今類

本

三

也。三皇者人之始也。

潘府南山素言曰。天無乎不在。有天之天。有吾心之天。有物各太極之天。不假象而後有。不離形而後存。黎父未齋。雜言曰。天地之化莫齊也。天地之量莫測也。其生不能皆善。則於物無所不容。其動未始有心。故歟用自不容議。

地理

坤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無合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文言曰。含萬

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離彖曰。首谷草木麗乎土。○繫辭曰。乾

以易知。坤以簡能。○夫坤墮然示人簡矣。

禹貢曰。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北至于砥柱。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泲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衛風碩人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小雅四月曰。

士今類

卷五

十一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大雅皇矣曰。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將善也。將則也。萬邦之方。鄉下民之王。

左傳曰。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曰。必居郇瑕氏之地。

韓獻子曰。郇瑕氏土薄水淺。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數十世之利也。

夏晉遷新田。

王制曰。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

於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先王盛時。四方皆有不盡之地。不勞中國以事外也。

周禮曰。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旱物。二曰川澤。動物宜鱗物。植物宜膏物。三曰丘陵。動物宜羽物。植物宜麋物。四曰墳衍。動物宜介物。植物宜莢物。五曰原隰。動物宜麋物。植物宜藁物。

家語曰。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呂覽曰。地有九州。河漢之間為豫州。周也。兩河之間

古今類

卷五

十一

為冀州。晉也。河齊之間為兗州。衛也。東方為青州。齊也。泗水為徐州。魯也。東南為揚州。越也。南方為荊州。楚也。西方為雍州。秦也。北方為幽州。燕也。○秋水曰。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

淮南子曰。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墟土人大。沙土人細。耗土人醜。息土人美。○東方之美者。有醫母閭之珣玗琪焉。東南方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南方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

馬。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焉。西北方之美者。有崑崙墟之球琳琅玕焉。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東北方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中央之美者。有岱岳。以生五谷桑麻魚鹽出焉。○禹鑿龍門。開伊闕。決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苗。冀土樹谷。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

說苑曰。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天子處中州而制八方耳。山川。汙澤。陵陸。丘阜。五土之宜。聖王就其勢。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秔。

古今類聚

卷之四

十

蒲葦管蒯音拐之用不乏。麻麥黍粱亦不盡。山林禽獸。川澤魚鱉滋殖。王者京師。四通而致之。○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也。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歛雲雨焉。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能出雲雨千里焉。為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雲為恩。

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

風俗通曰。積水曰凌。水吐曰凍。水流曰澌。冰解曰泮。塩鐵論曰。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土。此天地所沉均。有無而通萬物也。

論衡曰。九州多山。而華岱為嶽。四方多川。而江河為瀆者。華岱高而江河大也。

素問曰。地者易也。濁陰也。交易變化。含吐應節。

古今類聚

卷之四

十

河圖曰。地常動而不止。譬如人在舟中。閉牖而坐。舟行而人不知。

博物志曰。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蓋無幾也。○海之外。皆復有海。東海共稱渤海。又謂之滄海。南海之別有漲海。西海之東有青海。北海之別有瀚海。○地以名山為之輔佐。石為之骨。川為之脉。草木為其毛。土為其肉。三尺以上為糞。三尺以下為地。重陰之性也。

物理論曰。地者底也。底之言著也。陰體下著也。其神

曰。祗成也。育生萬物。備成也。其卦為塊。其德曰母。地形有高下。氣有剛柔。物有巨細。味有甘苦。鎮之以五岳。積之以丘陵。播之以四瀆。流之以四川。蓋氣自然之體也。地發黃泉。周伏迴轉。以生萬物。地。天之根本也。形西北高而東南下。東西長而南北短。其盡四海者也。

纂要曰。嵩泰衡華恒。謂之五嶽。江河淮濟。謂之四瀆。上中下。謂之三壤。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謂之五土。

古今類聚

卷四

九

史。范曄說。秦昭王收韓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鑷。秦之有韓也。辟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腹心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秦患者。孰大於韓乎。劉歆對漢高帝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起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脩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若君不脩

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成周洛邑。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以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周之盛時。四夷向風。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及周之衰也。分而為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六國表曰。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必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羗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

高帝紀。田肯言都秦。秦曰。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縣音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便利。其以

古今類聚

卷四

九

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

張良勸高帝都關中曰。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二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

漢地理志曰。坤作隆。勢高。下九則。自昔黃唐。經畧萬國。燮定東西。疆理南北。三代損益。降及秦漢。革劃五等。制立郡縣。畧表山川。彰其剖判。○秦地。與天官東井輿鬼之分野。周地。柳星張之分野。鄭地。角亢氏之分野。趙地。昂畢之分野。燕地。尾箕之分野。齊地。虛危之分野。魯地。奎婁之分野。宋地。房心之分野。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楚地。翼軫之分野。吳地。斗牛之分野。

宋索虜傳曰。夫地勢有便習。用兵有長短。胡負駿足。

古今類聚

太秦十南

太

平原悉車騎之地。南習水關。江湖固舟楫之鄉。代馬胡騎。出自冀北。梗柁豫章。植乎中土。蓋天地所以分區域也。

史臣論曰。峻五岳以作鎮。環四海以為池。阻伊洛而固峭函。跨兩都而總萬國。西出玉門。東踰碣石。

隋煬帝紀詔曰。天地之所會。陰陽之所合。控以三河。固以四塞。

高麗諸國總論曰。霜露所會。風氣所通。九川為紀。五

四五 廣作鎮。此之謂諸夏。昧谷嶠夷。孤竹此戶。限以

丹微紫塞。隔以滄海交河。此之謂荒裔。

唐地理志曰。自古為天下者。務廣德而不務廣地。德不足矣。地雖廣。莫能守也。盛極必衰。雖曰勢使之然。而怠忽驕溢。常因盛大。可不知所務歟。

許敬宗對高宗問濟水甚細而在祀典。曰。潰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且天有五星。運而為四。時地有五嶽。流而為四瀆。人有五事。用而為四支。五陽數也。四陰數也。有奇偶陰陽焉。陽者光曜。陰者晦昧。故辰隱而難見。濟潛流屢絕。狀雖微細。獨而尊也。

古今類聚

太秦十南

太

宋汪若海對高宗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

元地理志曰。元起朔漠。併西域。平西夏。滅女真。臣高麗。定南詔。遂下江南。而天下為一。故其地北踰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地大民衆。古所未見。群臣上○成廟號曰。北京乃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勝。足控四夷。制天下。誠帝王萬世之都也。

楊慎璣語曰。水者五行之首也。萬物之宗也。浮天而載地也。載形而浮氣也。始天地而終天地也。七十二候。始于東風解凍。終于水澤復堅。天地之始終。亦若是而已矣。

鬼神

謙彖曰。鬼神害盈而福謙。○繫辭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左傳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良霄三世執其

古今類聚

本義

主

攻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災。於是乎禳之。祭青精又音瑩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禳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未正曰勾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

樂記曰。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

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君蒿懷愴。昭明露光處。蒿精氣交。威處懷愴使人煉然處。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國語曰。昔夏之興。祝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禱机次於巫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鸛鷺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鄆。今則丹朱之神也。稱其亡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携貳者。而又能齊肅秉正。其志能上下比義。其聖

古今類聚

本義

主

能先達宣朗。其明能視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民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關尹子曰。五行之運。因精有魂。因魂有神。因神有意。因意有魄。因魄有精。神云為魂。鬼云為魄。魄從魂升為神。魂從魄降為鬼。韓非子曰。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

淮南子曰。形傷於寒暑燥濕之害者。形死而神壯。神傷於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故罷馬之

死也。剝之若稿。狡狗之死也。割之猶濡。是故傷死者其鬼燒。義同時既過者。其神漠。○炎帝精火而死為龜。禹勞天下而死為社。后稷作稼穡而死為稷。羿餘天下之害而死為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

說苑楊王孫曰。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而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謂言歸也。

論衡曰。人之所以生者。精氣也。死而精氣滅。能為精氣者。血脈也。人死血脈竭。竭而精氣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何用為鬼。人無耳目。則無所知。故聾盲

古今類聚

卷之六

三

之人。比於草木。夫精氣去人。豈徒與無耳目同哉。朽則消亡。荒忽不見。故謂之鬼神。人見鬼神之形。故非死人之精也。何則。鬼神荒忽不見之名也。人死精神升天。骸骨歸土。故謂之鬼。鬼者。歸也。神者。荒忽無形者也。○人未死也。智惠精神定矣。病則昏亂。精神擾也。夫死病之甚者也。病死之微。猶昏亂。况其甚乎。精神擾。自無所知。况其散。人之死。猶火之滅也。火滅而燿不照。人死而智不惠。二者宜同一實。論者猶謂死有知。惑也。人病且死。與火之且滅。何以異。火滅光消。

古今類聚

卷之六

三

而燭在。人死精亡。而形存。謂人死有知。是謂火滅後有光也。○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於疾病。人病則憂懼。憂懼見鬼出。凡人不病。則不畏懼。故得病寢衽。畏懼鬼至。畏懼則存想。存想則目虛見。何以效之。傳曰。伯樂學相馬。顧玩所見。無非馬者。宋之庖丁。學解牛。三年不見生牛。所見皆死牛也。皆存想虛致。未必有其實也。夫精念存想。或泄於目。或泄於口。或泄於耳。泄於目。目見其形。泄於耳。耳聞其聲。泄於口。口言其事。畏懼存想。同一實也。

博物志曰。水石之怪曰龍。岡象木之怪曰夔。岡向土之怪曰犢羊。火之怪曰宋無忌。

郁離子曰。夫天地之生物也。有生則必有死。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幾千萬年。生生無窮。而六合不加廣也。若使有生而無死。則盡天地之間。不足以容人矣。故人不可以不死者。勢也。既死也。而又皆為鬼。則是天地之間。不足以容鬼也。故曰。人死而皆為鬼者。罔也。然而二氣之變不測。萬一亦有鬼離其魄。而未遂

散者則亦暫焉而不能久也。

祥瑞

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洪範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小雅斯千曰。大人古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無羊曰。大人古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旒維旗矣。室家泰泰。衆也。

古今類聚

祥瑞

事

左傳曰。景星。甘露。醴泉。芝草。百谷順成者。祥也。大有年。上瑞矣。○申豐曰。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

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灾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禮運曰。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合男女必當其年。頒爵位必當其德。用民必于農隙。故無水旱。

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板同。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闕也。○何謂四靈。麟鳳龜

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為畜。故魚鮪音不洽。音書。驚也。以為畜。故鳥不獮。音不獮。音書。驚也。故獸不狘。音不狘。音書。驚也。

龜以為畜。故人情不失。○大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疫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禮器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

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音格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

繁露曰。太平之世。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發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曜而已。霧不塞望。浸淫被泊而已。雪不風條。凌珍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為慶。三色而成商。音商。

白虎通曰。天下太平。符瑞所以來至者。以為王者承天順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並臻。皆應德而至。德及天。即斗極明。日光甘露降。德至地。即嘉禾生。蓂莢起。德至鳥獸。即鳳凰翔。鸞鳥舞。麒麟臻。狐九尾。雉白首。白鹿見。德至山陵。即景雲出。芝實茂。

古今類聚

祥瑞

事

白虎通曰。天下太平。符瑞所以來至者。以為王者承天順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並臻。皆應德而至。德及天。即斗極明。日光甘露降。德至地。即嘉禾生。蓂莢起。德至鳥獸。即鳳凰翔。鸞鳥舞。麒麟臻。狐九尾。雉白首。白鹿見。德至山陵。即景雲出。芝實茂。

白虎通曰。天下太平。符瑞所以來至者。以為王者承天順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並臻。皆應德而至。德及天。即斗極明。日光甘露降。德至地。即嘉禾生。蓂莢起。德至鳥獸。即鳳凰翔。鸞鳥舞。麒麟臻。狐九尾。雉白首。白鹿見。德至山陵。即景雲出。芝實茂。

白虎通曰。天下太平。符瑞所以來至者。以為王者承天順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並臻。皆應德而至。德及天。即斗極明。日光甘露降。德至地。即嘉禾生。蓂莢起。德至鳥獸。即鳳凰翔。鸞鳥舞。麒麟臻。狐九尾。雉白首。白鹿見。德至山陵。即景雲出。芝實茂。

白虎通曰。天下太平。符瑞所以來至者。以為王者承天順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並臻。皆應德而至。德及天。即斗極明。日光甘露降。德至地。即嘉禾生。蓂莢起。德至鳥獸。即鳳凰翔。鸞鳥舞。麒麟臻。狐九尾。雉白首。白鹿見。德至山陵。即景雲出。芝實茂。

淮南子曰。天覆以德。地載以樂。樂以共時。不失其序。日月淑清而揚光。

瑞應圖曰。芝英者。王者親近者。養老有道則生。○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於草木則芝草生。○善養老則芝茂。

論衡曰。夫上世之名。鳳凰麒麟。聞其鳥獸之奇者耳。毛骨又奇。又不妄翔。苟游。與鳥獸爭飽。則謂之鳳凰麒麟矣。世之知聖人亦猶此也。聞聖人之奇。身有奇骨。知能傳達。則謂之聖矣。○夫瑞應猶災變也。瑞

古今類聚

卷十四

三

以應善。災以應惡。善惡相反。其應一也。災變無種。瑞應亦無類也。陰陽之氣。天地之氣也。遭善而為和。遭惡而為變。豈天地為善惡之政。更生和變之氣乎。然則瑞應之出。殆無種類。因善而起。氣和而生。○和氣生聖人。聖人生於盛世。物生為瑞。人生為聖。同時俱然。衰世亦有和氣。和氣時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衰世亦時有鳳麟也。聖人聖物。生於盛衰世。聖王遭見聖物。猶吉命之人。逢吉祥之類。其寔相遇。非相為出也。○災災不足以瑞堯。而億兆戴已。乃堯受命之符。

也。慶雲不足以瑞舜。而驅歌來歸。乃舜受命之符也。太平廣記曰。上世瑞應。氣物卓異。朱草醴泉。翔鳳。甘露。景星。嘉禾。蓮脯。蓂莢。屈軼之屬。又言山出車。澤出舟。男女異路。市無二價。耕者讓畔。行者讓路。五日一風。十日一雨。

漢臣贊曰。鳳凰鳥之聖者也。麒麟獸之聖者也。五帝三王。人之聖者也。

蜀世家曰。麟鳳龜龍。王者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華於蜀。此雖好為祥瑞之說者。亦可疑也。因其可

古今類聚

卷十四

三

疑而攻之。庶幾惑者有以思焉。唐張綰曰。殷湯有白鳩之祥。周武有赤鳥之瑞。漢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之徵。

柳宗元曰。十聖濟治。惟祖之則。九其所欲。不謂而獲。九其所惡。不析而息。澤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永永無窮。是故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惟人之仁。匪祥於天。茲為真符哉。

宋司馬光曰。向也風雷譴告。今則世道淳安。向也鴻鴈流離。今則勞來還定。四時調于玉燭。五星叶于珠

囊此太平極治之祥也。

程子曰。彼其視鳳凰麒麟也。秦牢之養耳。彼其視澧液甘露也。眀滄之寫耳。彼其視芝房竹實。凡草木之異者。畦圃之毓耳。彼其視玉石環怪。凡種種之族者。篋襲之藏耳。故曰聖王不識也。凡禎祥瑞應有之。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

楊萬里曰。三代而上。祥瑞在天下。三代而下。祥瑞在簡冊。簡冊無祥瑞。祥瑞之至也。治功之隆也。簡冊有祥瑞。祥瑞之衰也。治功之薄也。○惟天愛君。惟聖畏

古今類聚

卷五

主

天。天之于君。厭之者。則驕之以嘉祥。愛之者。則譴之以災異。故夫災異者。天之所以愛人君也。惟聖人則以已古。天不以天占人。○天變之來。可以至誠感。而不可以人力勝。唐太宗擢蝗而吞之。而災遂息。以其有愛民之真心也。姚崇遣使捕蝗而災愈甚。又烏可專以人力勝之耶。○物之祥。不如人之祥。故國家以聖賢之出為休祥。物之異。不如人之異。故國家以邪佞之出為大異。○且夫災祥者。天也。變災為祥者。君之一念也。然則災祥雖在乎天。變之者。實在乎君心。

故君心之慧字銷。則它無慧字矣。君心之景星慶雲出。則它無景星慶雲矣。縱使桑穀為妖。龍蛇作孽。雉鳴于鼎耳。石言于晉地。洪水滔天。于堯野。大旱虐于商邦。猶當轉禍為福。反妖為祥矣。○固有獲一麟而作歌者。不知此乃先王郊廟中常物也。固有得一鼎而賦詩者。不知此乃先王宗廟中常器也。固有喜一禽而改元者。不知此乃先王林園中常羽也。

高皇甘露論曰。人之常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若恃祥而不戒。未必皆吉。觀妖而能懲。未必皆凶。

古今類聚

卷五

主

蓋聞災而懼。或蒙見休。見瑞而喜。或以致咎。何則。凡人惧則戒心常存。喜則侈心易縱。○為生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為國家之瑞。蓋不以物為瑞也。昔帝舜之世。不見祥瑞。曾何損乎聖德。

劉基曰。王者之瑞有三。聖人為上。豐年次之。鳳凰麒麟為下。

災異

胤征曰。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奮夫馳。庶人

走。○伊訓曰。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登鳥獸魚鼈咸若。於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於我有命。○洪範曰。咎徵曰狂。恒兩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言王卿士師尹之得失名有所徵也
小雅正月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也○十月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也○燁燁音脾電。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雲漢曰。旱既太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惔如焚。
左傳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川崩竭。君為之不舉。或降服乘綬。車無徹樂出次。在祝幣史辭。罪已降。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受其衛大辱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子。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於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

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天及時為災。地及物為妖。民及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日食。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晏子曰。天之有慧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穢焉。若德之穢也。穢之何益。○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
古今類聚
昏義曰。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為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陰事。
家語曰。天災地妖。所以儆人主也。寤夢徵怪。所以儆人臣也。災妖不勝善政。怪夢不勝善行。
繁露曰。改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電殺驢馬。此皆陰陽相調。而為授沴之妖也。說苑曰。天以至明為不可蔽乎。日何為而食。地以至。

安為不可危乎。地何為而動。天地而尚有動。蔽是故。賢聖說音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大戊時。有祥桑生於庭。請卜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能為善。則禍不至。於是早朝晏罷。問疾弔喪。三日而祥桑枯死。○昔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谿谷滿盈。延及君地。使臣敬弔。宋君曰。寡人不佞。邑封不脩。使民不時。天加之殃。以遺君憂。君子曰。宋國其庶幾乎。○趙簡子問於翟封荼曰。吾聞翟兩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兩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馬生牛。牛生馬。信乎。曰。信。簡子曰。大哉。妖亦足以亡國矣。對曰。兩穀三日。蚩風之所飄也。蚩風之害。芒同歲。在巳日。大芒落。芒為芒。種相如。賊使勾芒。以將行言勾芒之風也。兩血三日。鷺鳥擊於上也。馬生牛。牛生馬。雜牧也。此非翟之妖也。簡子曰。然則翟之妖。奚也。對曰。其國數散。其君幼弱。其諸御貨。其大夫比黨。以求其爵祿。其百官肆斷而無告。其政令不竟而數化。變其士巧貪而有怨。此其妖也。

論衡曰。變復之家。謂蟲食穀者。部吏所致也。貪則侵漁。故虫食谷。身黑頭赤。則武官。頭黑身白。則文官。使加罰於所象之吏。則虫不復見矣。○宋景公之時。災惑守心。公懼。召子韋而問之。子韋曰。災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雖然。可移於相。公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也。寧獨死。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民饑必死。為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為君者乎。是寡人命固盡也。子母無復言。子韋退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命二十一年。○夫災變大抵有二。有政治之災。有無妄之變。政治之災。須能求之。求之雖不可得。而惠愍惻隱之恩。不得已之意也。慈父之於子。孝子之於親。知病不祀神。疾痛不和藥。又知病之必不可治。治之無益。然終不肯安坐待絕。猶卜筮求祟。召醫和藥者。惻痛慙慙。真有驗也。既死氣絕。不可如何。升屋之危。以衣招復。悲哀思慕。美其悟也。雩祭者之用心。慈父孝子之用意也。

無妄之災。百姓不知。必歸於主。為政治者。慰民之望。故亦必寧。

京氏易曰。歲星失度。何。人君不仁。殺戮無辜。則歲星失度。其救也。慈仁敬讓。廣恩惠施。無犯四時。則歲星承度。熒惑失度。何。人君內無法禮。輕薄房室。外行慢易。歛奪民財。則熒惑失度。其救也。爵賢位德。養幼廩孤。命樂師。趣音軌執音支。含歡欣。熒惑還度。天心得矣。太白失度。何。人君溫恩無義。懦弱不勝任。則太白失度。其救也。舉有義。任威用武。則太白復。兵氣消矣。德

古今類聚

卷十四

書

星失度。何。人君內無仁義。外多華飾。則德星失度。其救也。治社稷。脩明堂。近方直之人。此災自消也。辰星失度。何。人君內無仁義。外多華飾。則辰星失度。其救也。明刑慎罰。審法必中。

尚書大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棄法令。逐功臣。殺太守。以妻為妻。則火不炎上。好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

不潤下。

蔡邕獨斷曰。臣聞陽勝則震地。陰勝則食日。思亂則多風。貌失則恒雨。視聞則疾癘。澤不潤下。則水大君能正上下。抑陰尊陽。以脩五事。則其救也。

啓蒙訓曰。哀公問曰。寡人聞東益不祥。信有之乎。曰。夫損人自益。身之不祥。棄老取幼。家之不祥。簡賢而任不肖。國之不祥。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不祥。不祥有五。東益不與焉。說林曰。天不惟和風。甘雨。瑞雪。慶雲。而霜雹降焉。地

古今類聚

卷十四

書

不惟五穀桑麻。而萁稗稂莠生焉。山林河海。不惟龜龍麟鳳。而鵠梟豺狼鯨鯢出焉。古今豈有無小人之國哉。然善理陰陽者。霜雹不害。善治稼穡者。狼莠不害。德及禽獸者。豺狼鯨鯢不害。

史周伯陽甫對幽王曰。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民亂之也。故曰民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

有地震。漢匡衡上疏言得失曰。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

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暗

鄭興曰食上光武晡日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多

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月臣象君亢急

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天於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

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而仍見

管輅傳曰夫天雖有大象而不能言故運星精于上

振神明于下驗風雲以表異役鳥獸以通靈表異者

必有浮沉之候通靈者必有宮商之應

晉王道傳曰天之子愛人君殷勤至矣故政之不修

古今類聚

則垂災譴以誠之改者雖危必安宋景是也其不改

者雖安必危號公是也

梁徐陵與北齊楊遵彥書曰分釐命屬屬音侯古

屬之世觀河拜洛之年則有日鳥流災風禽騁暴天

傾西北地缺東南盛旱圻三川長波含五嶽何則聖

人不能為時斯固窮通之恒理也分釐謂改禍斷釐

謂少昊以鳥紀官屬為九農正色民無淫者也觀河

拜洛謂伏羲大禹神地應以河圖洛書日鳥風禽謂

堯時十日並出大風為害盛隋五行志曰若梁武帝之降號伽藍齊文宣之盤遊

市里陳則禪山之鳥呼曰奈何周則陽武之魚乘空

而聞隋則鵲巢糶帳火災門闕豈唯天道亦曰人妖

唐于志寧曰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物故有自然非

一繫人事然無災而戒不害為福也

宋禮志曰災祥之發所以譴告人君王者所重誠故

夫敬誠之事與其疑而廢之寧慎而行之○所謂災

者被於物而可知者也水旱螟蝗之類是也異者不

可知其所以然者也日食星孛五石六鵠之類是也

元五行志曰水潤下水之性也失其性為沴時則霧

古今類聚

水暴出百川通溢壞鄉邑溺人民及凡霜雹之變是

為水不潤下其徵恒寒其色黑是為黑青黑祥○火

炎上火之性也失其性為沴董仲舒云陽失節則火

災出於是而溢炎妄起焚宗廟燒官館雖與師衆弗

能救也是為火不炎上其徵恒燠其色赤是為赤青

赤祥○木曲直木之性也失其性為沴故生不暢茂

為變異者有之是為木不曲直其徵恒雨其色青是

為青青青祥○金從革金之性也失其性為沴時則

冶鑄不實者有之是為金不從革金石同類故

古者以類附見其微。恒陽其色白。是為白青白祥。○土中央生萬物者也。而其重於稼穡。土氣不養則稼穡不成。金木水火土之衝氣為異。為地震。為天雨。其微恒風。其色黃。是為黃青黃祥。

卜筮

繫辭曰。聖人設卦觀象。係辭焉而明吉凶。○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不利。○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

古今類聚

四

卷一

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初。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初而後掛。○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以言者。尚其詞。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

古今類聚

卷一

卷一

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其于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夫易何為者也。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著之德員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與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探賈索隱。鈎深致遠。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大禹謨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允。蔽斷志。昆也。命於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洪範曰。雨曰霽。曰蒙。曰繹。曰克。曰貞。曰悔。九七。卜五。占用二。衍忒。推人事之。過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大雅絲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於故。

○文王有聲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

成之。○鄘風定中曰。卜云其吉。終焉允臧。○文王君

聳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

左傳曰。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是謂鳳凰以

飛。和鳴鏘鏘。有嬌之後。將育於姜。五世其昌。並於正

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生敬仲。使筮之。遇爰

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此其代陳有宜

乎。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晉陽畢萬魏卜偃其妻

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曆之

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民之大。以從盈。是其

必有衆。○公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為

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史正實爵。與史蕪飲。而無幸曰。

夫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罰女

以無着。克國得妃。其有吉訖大焉。史蕪卒爵。再拜稽

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有二皇

躬。焉何以事為。大罪分反。不惟無着。抑君亦樂其吉

而避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之。備之為瘳。

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何敢憚罰。出告大夫曰。夫有男

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

晉。○卜以決疑。不疑何卜。○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

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

從長。

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

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

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

古今類牋

○秦伯伐晉。卜徒文筮之。曰。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

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

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

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滂其實。而取其上。所以克也。

實滂材亡。不敗何待。

曲禮曰。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卜筮不過三。

卜筮不相襲。龜為卜。筮為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

使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

豫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

○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周禮曰。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古人掌占龜以八筮。占八頌以八卦。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圻。○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式。三曰巫比。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凡國之事。先筮而後卜。○天子無筮。謂用諸侯有守筮也。天子道上以筮。諸侯非

古今類

卷中

星

其國不以筮。

孔子曰。猪有羊腓。可以得兆。萑葦葉毛。可以得數。何必者龜。

楚辭詹尹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知有所不明。教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策誠不能知此事。

論衡曰。卜筮吉凶。因人而至。紂至惡之君也。七十卜而皆凶。魯將伐越。筮之得折足。似凶矣。孔子改之曰。越用舟。不用足。故吉。其后果勝越。

風俗論曰。蓍之為言耆也。龜之為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之也。

荀悅申鑒曰。或問卜筮。曰。德斯益。否斯損。曰。何謂也。吉而濟。凶而救之。謂益。吉而恃。凶而急之。謂損。廣志曰。卜者問天。筮者問地。謂天地告於蓍龜。蓍龜告于我也。

史龜策傳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而穀之筮。吉故周王。

古今類

卷中

星

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氏羌。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各信其神。以知其事。

賈誼曰。吾聞古之賢人。不居朝。必在卜醫之中。○卜筮者。世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險。以得人情。虛高人祿位。以說人志。擅言禍福災祥。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耻。故謂之卑汚也。

漢嚴君平曰。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

正之問。則依箸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利導之以善。○嚴君平賣卜成都。有富人羅冲。與之善。問曰。何故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冲為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乃云有餘。繆矣。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未明而興。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為業。不下床而錢自至。餘錢尚有數百。積塵盈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乎。冲大慚。退而嘆曰。益我貨者。喪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終其身。亦不仕。玄冥子曰。君平之論有餘。肯其言之也。不足而自足。乃其所以為足也。足而不自足。乃其所以為不足也。

唐盧藏用曰。任賢使能。不時日而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吉。養勞貴功。不禱祀而福。

明劉基曰。天道何親。惟德之親。鬼神何靈。因人而靈。夫著。枯草也。龜。枯骨也。物也。人靈於物者也。何不自聽。而聽於物乎。且君侯何不思昔者。有昔者。必有今

日。是故碎瓦頽垣。昔日之歌樓舞館也。荒蕪斷梗。昔日之瓊蕤玉樹也。露蚕風蟬。昔日之鳳笙龍笛也。鬼燐螢火。昔日之金釭華燭也。秋荼春薺。昔日之象白駝峯也。丹楓白荻。昔日之蜀錦齊紈也。昔日之所無。今日有之。不為過。昔日之所有。今日無之。不為不足。是故一晝一夜。華開者謝。一秋一春。物故者新。激湍必。必有深潭。高丘之下。必有浚谷。君侯亦知之矣。

卜為。



新選古今類腋卷之十五

人倫類

君臣

父子

兄弟

夫婦

朋友

君臣

坤文言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泰彖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述父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繫辭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古今類腋

卷之十五

一

大禹謨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太甲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辨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於休。○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作淫。惟辟作威。惟辟作食。臣之有作福作威。其害而家。凶于而國。○君陳王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人臣咸若斯。惟良顯哉。○呂刑曰。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於四方。罔不惟德之勤。

大雅卷阿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萋萋翼翼。離離喈喈。○烝民曰。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左傳樂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存。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死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君何以訓矣。○齊桓公曰。天威不遠。顧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墮越於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古今類腋

卷之十五

二

周張王曰。夫政自上下者。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無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謂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惧其無後也。不然。余何私於衛侯。○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

術社稷。民之主也。義無貳信。信無貳命。晉使解陽如
吳。子得而賂之。使反其。○晏子曰。君民者。豈以陵民
不許將殺之。故揚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
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君為已死而為已亡。
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
謂之逆。

綱衣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
疑于其臣。而臣不惑于其君矣。○上人疑。則百姓惑。
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

古今類腋

卷五

三

御民之滯。則民不惑矣。臣儀行。去不重辭。不援其所
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

管子曰。人主者。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柄。以
御其群臣。此主道也。人臣者。處卑賤。奉主令。守本任。
治分職。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
故上下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為人君者。下及
官中之事。則有司不任。為人臣者。上供專於上。則人
主失威。是故有道之君。正其德以蒞民。而不言智能。
聰明。智能聰明者。下之職也。所以用智能聰明者。上

之道也。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
同任而復合為一體。○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
之實者也。先其君以惡者。侵其刑而奪之威者也。訖
言於外者。脅其君者也。鬱令而不宣者。幽其君者也。
國語曰。事君者。竭力以從事。不聞違命。君立臣從。何
貳之有。

國策曰。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君。

荀子曰。合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為信也。上好權謀。則
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是而後欺。探籌投釣者。所以

古今類腋

卷五

四

為公也。上好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
縣者。所以為平也。上好傾覆。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
險。斗斛敦桀者。所以為積也。上好貪。則臣下百吏乘
是而後豐。故正義之臣設。則朝廷不頗。諫爭輔拂之
人信。則君過不遂。爪牙之士施。則仇讐不作。邊境之
臣處。則疆垂不喪。○爵祿盈而忠衰於君。

韓非子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將自雕琢。
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主利在有能
者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

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能。臣利在明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賢者之為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順上之為。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而上盡制之。呂覽曰。凡人主以好慕示能。人臣以不諍持位。是君臣皆不定也。耳雖聞不可以聽。目雖見不可以視。心雖知不可以舉。則君臣之三官皆不定矣。○士良之使馬也。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不正。君之于臣。亦

古今類聚

卷五

七

有轡。在正其名而審之已。堯舜君臣不獨義。湯武君臣不獨忠。得其數也。桀紂君臣不獨鄙。幽厲君臣不獨辟。失其理也。

說苑曰。邢蒯賁欲死莊公之難。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夷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邢蒯賁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守節不移。雖有鉄鉞湯

鑊之誅而不懼也。尊官顯位而不榮也。

史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郢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僂辱。而憐其臣子。蓋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已。為人臣者。毋以有已。○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此老子之言。

古今類聚

卷五

七

儒林傳黃生語轅固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

太史公自序曰。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則主勞而臣逸。

魏陳思王求自試曰。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三國名臣贊曰。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三傑。

宋禮志王彪之曰。王者之於四海。無非臣妾。雖使公

兄之親師友之賢皆純臣也

後魏張袞曰昔樂毅杖策於燕昭公遠委身於魏武蓋命世雖可期千載不易遇遭風雲之會不建騰躍之功者非人豪也

隋列傳論曰君猶天也天可譬乎是以有罪歸刑見危授命竭忠貞以立節不臨難而苟免

唐高季輔曰君臣之道期於相體不恤其匱而須其庶正恐饑寒之切夷惠不能全其行也稍加廩賜使得事父母養妻子然後督責其效則官人畢力矣

古今類腴

卷五

七

宋黃葆光對徽宗曰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剛健者君之德其道不可屈柔順者臣之分其義不可亢苟致屈以求合則傷仁非所以馭下驕亢以求伸則犯分非所以尊君

程子曰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天地不相遇則萬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政治不興

胡五峰曰寡欲之君然後可與言王道無欲之臣然後可與言王佐○自三代之道不行君臣之義不明君誘其臣以富貴臣驕其君以文行夫君臣相與之

際萬化之原也既汨於外矣未流其可禁乎此三代之治所以不復也

羅從愿曰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又安得不謂之福乎

文潯曰天下之奇士不常有而天下之明君不世出天之降才也千夫而一人才之遇主也千載而一君自古及今遺逸之賢常多而知賢之君常寡則奇才之難得又不若明君之難得也

陳建論常遇春歸高皇曰漢高祖功臣多起豐沛

古今類腴

卷五

八

光武諸將半出南陽蓋帝王啓跡之地天必儲精聚靈使英雄謀畧之士生乎其間以備其驅策而為之股肱羽翼稽古驗今其揆一也

楊慎堞語曰驂騑有千里之足造父有千里之手遇也小駟而獲晉惠長纏而累東野不遇哉○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勝者所用敗者之基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

潘府南山素言曰天地德合而萬物生君臣德合而萬事立○明君出而中國尊賢臣用而朝廷重

父子

蠱父曰。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家人彖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係辭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

康誥曰。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蔡仲命曰。爾尚克孟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彞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古今類牒

卷五

九

魏風陟岵曰。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行李。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小雅小弁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言我豈不屬于毛。豈不離于裏。而不愛我乎。○小宛曰。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蓼莪曰。父子生我。母子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四牡曰。周道委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王事靡盬。

不遑將父。王事靡盬。不遑將母。思也。無公義。非孝子也。無私恩。非忠臣也。○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大雅既醉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同。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左傳狐突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頑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宋有司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

古今類牒

卷五

一

先不窋。○里克謂申生曰。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鄭公遷其母。誓曰。不及黃泉。無相見。後掘至黃泉。悔悟乃隨而見之。○石碣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為宋公。州吁而言。○穀梁傳曰。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文王世子曰。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父沒而

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
口澤之氣存焉爾。○祭義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
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
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
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戕及於親。敢不敬乎。○樂正
子曰。民之本教曰孝。其行孝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
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敬行
其身。無遺父母惡名。可謂能容矣。○孝有三。小孝用
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
古今類聚 卷十五 主

乎。○父母將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
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
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孝子之事
親也。有三道焉。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
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一舉足
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
父母之遺體行殆。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
不出于口。忿言不及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
孝矣。○祭統曰。孝也者。畜也。順于道。不遠于倫。
古今類聚 卷十五 主

其孝。非恕也。有死不能救。有弟而求聽令。非恕也。士明於此三恕。則可以端身矣。○勞苦彫瘁。而能無失其敬。災禍患難。而能無失其義。不幸見惡。而能無失其愛。非仁人莫能行。○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順下篤。人之中行也。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

呂覽曰。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臣孝。則事君忠。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耘疾。守戰固。○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

古今類

不孝

孝

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神出乎中。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父母全之。子弗敢闕。

賈誼新書曰。事君之道。不過於事父。故不肖者之事父也。不可以事君。慈民之道。不過於愛其子。故不肖者之愛其子也。不可以慈民。

說苑曰。賢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恭其義。藏其偽。時其節。慎其施。子年七歲以上。父為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

孔子曰。昔舜事瞽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受。大箠則走。今曾子委身待暴怒。以陷父不義。不孝孰大乎。此曾子事○申鳴曰。始吾

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吾以不得為父之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枹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賞之金百斤。申鳴曰。食君之食。辟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子也。名不可兩立。行不可兩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

古今類

不孝

古

自殺也。

楊子曰。石建石奮。父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子。無是父。

漢高帝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

宣帝詔曰。父子之親。天性也。雖有禍患。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

班固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

桓寬曰。善養者。不必芻豢也。善供服者。不必錦繡也。

以已之所有盡事其親。孝之至也。故匹夫勤勞猶足以順禮。歛菽飲水。足以致其敬。

齊王僧虔曰。重華無嚴父。放勳無令子。亦各由已耳。顏之推曰。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

隋孝義傳論曰。呂覽云。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萬事之紀綱也。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順者。其惟

孝乎。然則孝之為德至矣。其為道遠矣。其化人深矣。唐孝行傳載韓愈論曰。父母疾。蒸藥餌。以是為孝。未

古今類聚

卷五

五

聞毀及支體者也。苟不傷我。則聖賢先衆而為之。雖然委巷之陋。非有學術禮義之資。能忘身以及其親。出於誠心。亦足稱者。

五代唐李從璟不肯父贊曰。無父烏生。無君烏以為生。而世之言曰。為忠孝者。不兩全。夫豈然哉。君父人倫之大本。忠孝臣子之大節。豈其不相為用而又相害者乎。抑私與義而已耳。蓋以其私則兩害。以其義則兩得。

宋羅從愿曰。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

家道隆盛。得不謂之福乎。

明張司空曰。甚矣世之衰也。家有市而國都不與焉。

莫親於父子。而以失業相怨。莫懿於兄弟。而以氣勢交

陵。莫昵於妻妾。而以豐約為悲歡。莫狎於奴僕。而以

盛衰為向背。又何駟儉之足云乎。故逮不治田。嘗見

誚讓矣。身為天子。而與仲比力。乃翁親執掃除之役。

漢高此父子之市也。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

及為齊相。遍召昆弟數之曰。始吾貧時。兄弟不我衣

食。今我相齊。迎我或千里。乃與之絕。母復入門。主父

古今類聚

卷五

十六

此兄弟之市也。賣薪自給。恥而乞去。出守會稽。而去妻伏謁道左。隨以詣郡。臣妻此妻妾之市也。從游至燕。嚙不得意。欲去易水之上者。數矣。既其貴顯。賜金不及。而自言。此蘇秦之此奴僕之市也。

兄弟

舜典曰。象傲克諧以孝。蒸烝乂。不格姦。○康誥曰。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

小雅棠棣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

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令在原。兄弟急難。○兄弟閔于牆。外禦其侮。○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儻爾遺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何人斯曰。伯氏吹壎。仲氏吹箎。○頌弁曰。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角弓曰。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也○黃鳥曰。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唐風杖杜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魏風陟岵曰。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十七

左傳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死。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故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母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鄭莊公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糊其口於四方。○王召士季曰。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蘇和協典禮。以示民訓。○襄王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睦。○胡傳曰。王者以善養人。推其所為。使百姓興于仁而不偷也。况以惡養天倫。使陷于罪。因以剪之乎。

○兄弟無絕道。雖非之而不去也。君子以叔肝為通恩。曲禮曰。兄弟之仇。不反兵。○王制曰。兄之齒。德鴈行。朋友不相踰。○檀弓曰。成人有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皋將為成宰。遂為衰。

晏子曰。兄愛而友。弟敬而順。新書曰。事長之道。不過於事兄。故不肖者之事兄也。不可以事長。使下之道。不過於使弟。故不肖者之使弟也。不可以接下。

白虎通曰。兄者况也。况父法也。弟者悌也。心順而行焉也。男子先生稱兄。后生稱弟。凡有白于父兄。父兄許之。乃行。父兄不聽。即止。丁鴻讓封于弟。鮑駿責之曰。昔伯夷矣。札亂世權衡。故得申其志耳。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

陳太丘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中論曰。蒼梧蒯娶妻美。而以讓其兄。欲以為讓也。則

不如無讓焉。○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

顏之推曰。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愛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姊妹之比。兄弟則疎薄矣。今使疎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必不合矣。

李華曰。誰死兄弟。如手如足。

廣訓曰。兄弟者。父子之紀也。以其有親恩連也。

夫婦

恒爻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小畜爻象曰。夫妻

反目。不能正室也。○蒙爻曰。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家人彖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爻曰。家人嗃嗃。悔厉吉。婦子嘻嘻。終吝。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王假有家。交相愛也。程傳曰。夫受其內。婦受其外。○睽彖曰。男女睽

而其志通也。○繫辭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夫

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

牧誓古人有言曰。牝雞音品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今商王受唯婦言是用。

周南閟雉曰。閟閟雉鳴。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

逑。○蝻斯曰。蝻斯羽。詵々兮宜爾。振振兮。○鄭

風鷄鳴曰。女曰鷄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

將翔將翔。弋鳬与鴈。○坤風擊鼓曰。死生契濶。与子

成說。執子之手。与子偕老。

左傳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漬也。謂之有禮。易

此必敗。○如人迎送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男而

賢也。得淑女以為配。則自家刑國。可以移風俗。女而

賢也。得君子以為歸。則承宗廟。奉祭祀。能化天下以

婦道。○胡傳曰。以妾媵為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

不虞卑其身。以妾媵為夫人。徒欲尊貴其所生。而不

虞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即死本。○諸侯不

再娶。於礼无二適。○往逆則稱王后。從天王所命。下

天下之母儀也。既歸何以稱季姜。從父母所子。化天

下以婦道也。○絕不為親禮也。夫絕不為親中。即凡

序。哀公問曰。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郊特牲曰。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昏義曰。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也。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七十一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內治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婦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承裕。外內和順。國家治理。此之謂盛德。○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

國語趙姬曰。夫得寵而忘舊。不義。好新而慢故。無恩。與人勤於隘厄。富貴而不顧。無禮。君棄此三者。何以使人。雖妾亦無以待執巾櫛。○杞梁妻曰。夫婦人必有所倚者。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無所倚。以見吾誠。外無所倚。以見吾節。吾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貞姬曰。忠臣不借人以力。貞女不假人以色。豈獨使生者若此。於死者亦然。家語曰。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是故審其倫。而明其別。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晏子曰。夫和而義。妻柔而正。韓非子曰。夫婦者。非有骨肉之恩者。愛則親。不愛則疏。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則其為之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見疏節。而子疑不為後。白虎通曰。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婦者。服也。以禮屈。

服○何謂妻為齊與夫齊體。自天子下至庶人其義一也。妾者接也。以時接見也。

文中子曰。婚姻而論財。美膚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

史外戚傳曰。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妹喜。殷之興也。以有莘而紂之殺也。璧姐已周之興也。以姜原。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厘降。春秋記不親迎。夫婦

古今類聚 卷五 五

之際道之大倫也。

漢郭后紀曰。物之興衰。情之起伏。理有固然矣。而崇替去來之甚者。必惟寵惑乎。當其接床第。承恩色。雖險情贅行。莫不德焉。及至移意愛。拆燕私。雖惠心妍狀。愈厭醜焉。愛升則天下不足容其高歡。隊故九服無所逃其命。

曹世叔女誡曰。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私義。人倫之大節也。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

義禮墮闕。

隋烈女傳曰。夫稱婦人之德者。皆以柔順為先。斯乃準其中庸。未臻其極者也。至於明識遠圖。貞心峻節。志不可圖。惟義所在。考之圖史。亦何世而無哉。

宋濟曰。王者立后。配天地。象日月。以承宗廟。以母天下。宜擇禮義名家。幽閑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

宋倪思曰。人之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齊者。不能防其漸也。始於褻狎。終於恣橫。至於陰陽易位。內外

古今類聚 卷五 五

無別

音

真德秀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

遼烈女傳曰。男女居室。人之大倫。與其得烈女。不若得賢女。天下而有烈女之名。非幸也。詩贊衛共姜。春秋褒宋伯姬。蓋不得已。所以重人倫之變也。

金后妃傳載班昭語曰。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便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艷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耻。動靜有

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后言。不厭然。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嬉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

薛文清曰。男女之情。天下之至情。聖人能適其情。故家道正而人倫明。

章懋上武宗謹大婚疏曰。必有關雎鵲巢之德。葛覃繆木之行。足以毋儀萬國。表正六宮。然後定后妃之位。以正天下之本。以對上天之丕顯休命。則禮行告

古今類

入卷五

五

五

廟。史無愧辭。非惟古訓不違。尤於孝道有光。儀刑四海。垂法萬世。而文王二南之化。復見於今日矣。

朋友

坤卦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無交而求。則民不與也。

小雅棠棣曰。雖有良朋。況也必言不來忌其難。○

車。率曰。雖無好友。式燕且喜。○邛風。匏有苦葉。曰。招

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須我友。望也

左傳曰。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胡。得曰。

君子有更相汲引。交好以為公。小人有互相朋黨。比周以為私。其迹雖同。而情異。不可不察也。

曲禮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交遊之仇。不同國。○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儒行曰。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

仁也。交游稱其信也。

家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晏子曰。正士之義。其交友也。論身義行。不為苟戚。不同則疎。而不排不毀。邪人之行。交友苟合。不以道持。

古今類

入卷五

五

諛巧。比姦邪。夸體貌。○君贈人。人以軒。不若以言。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麝醢。而買匹馬矣。所蕩然也。嬰聞之。君子居必擇

居。游必就士。汨常移質。不可不慎。

荀子曰。同游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得

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士有妬友。則賢

交不親。君有妬臣。則賢人不至。

品覽曰。同氣賢於同義。同義賢於同力。同力賢於同
居。同居賢於同名。

白虎論曰。朋者黨也。友者有也。同門曰朋。同志曰友。
一人有善。其心好之。一人有惡。其心惡之。貨則通而
不計。共憂患而相救。生不屬死。死不託。

說苑曰。上士可以托色。中士可以托辭。下士可以托
財。

文中子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

○聞謗而怒者。謗之因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
古今類腋 卷五 七

國去媒。謗信遠矣。

樂毅曰。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
名。

平原君語秦昭王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
者。為貧也。言富貴而結交者。為有貧賤之時也。

馮驩對孟嘗君曰。大物有必至。事有固然。生者必有
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交。事之固然也。君
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則有爭門而入。日暮之
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也。

其中今居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
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忘無也。其中朝市之中言。日暮物盡故掉臂不顧也。

汲黯鄭當時史斷曰。夫以汲黯之賢。有勢則賓客十
倍無勢則否。况衆人乎。下邳翟公有言。始翟公為廷尉。
尉賓客闕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名為廷尉。賓
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
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黯亦云。悲
夫。

吳王遣應高。鮑膠西王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
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

古今類腋 卷五 七

張耳陳餘論曰。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
預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
後相倍之矣也。豈非以利執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
由始與泰伯。延陵季子異矣。

蔡邕曰。富貴則人爭趨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是以子
真。人所以交已。審已所以交人。富貴則無暴集之
客。貧賤則無棄舊之賓。故原其所以來。則知其所以
去。見其所以始。則知其所以終。

朱穆絕交論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中。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游雅論高允曰。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鍾期上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

晉阮子政論曰。夫交游者。儔黨結於家戚。權傾其國。或以利厚而比。或以名高而求。同則譽廣。異則毀深。朝有兩端之議。家有不協之論。至父子不同好。兄弟異交友。破和穆之道。長爭訟之原。

唐李絳曰。朋黨者。尋之則無迹。言之則可疑。小人常

古今類腋

太卷五

手

至

以利動。不顧忠義。君子者。遇主知則進。疑則退。故常為奸人所乘。夫聖人同迹。賢者求類。是同道也。非黨也。趨利之人。常為朋比。同其私也。守正之人。常遭排毀。違其私也。

宋歐陽脩曰。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與。

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

程子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孟。而在我者無自辱矣。

張子曰。人之有朋友。不為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為契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於敬者日相親。

范華陽曰。與賢於己者處。則自以為不足。與不如己者處。則自以為有餘。自以為不足。則日益。自以為有

古今類腋

太卷五

手

餘則日損。

謝上蔡曰。申頴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吾過矣。游廣平曰。古人無友。不如己者。尚友之道也。求得賢者。尚而友之。則聞其所不聞。見其所不見。而德日起矣。此仲尼所以期子夏之日進也。

胡五峰曰。能攻人實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為尤難。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陷而為小人者幾希矣。

卷十五

新選古今類腋卷之十六

人事類

冠

婚

喪

祭

邪正

禍福

交際

器用

宮室

飲食

冠

鴈鳩曰。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騂。青黑色言弁之色以此

左傳晉侯以公宴於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於

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

星終也。歲十二歲而一周矣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

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

標。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

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僞焉。晉

侯曰。謀公還及衛。冠於成公之廟。假鍾磬焉。○傳稱

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趙文子冠。見樂武子。

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王。趙朔華則榮矣。實之不

知。請務實乎。見中行宣子。宣子曰。美哉惜也。吾老矣。

不及見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

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先王疾是驕也。見卻駒伯。

駒伯曰。美哉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情年自矜見韓獻子

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

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

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

有墻屋也。冀除而已。何又加焉。見知代子。武子曰。吾

子勉之。成宣之後而老為大夫。非耻乎。敬其情成子

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子道前志以佐先君。

道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乎。夫宣子盡諫於襄靈。以

諫取惡。不憚死進也。可不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

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見吾成叔子。叔

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眾。吾安容子。見溫季子。季子

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乎。不放其高遠也見張老而語之。張老

曰。善哉。從樂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

之戒。可以成。物僞矣。志在子。若夫三郤亡人之言。何

稱述焉。知子之道善矣。是先主覆露子也。言成宣

冠義曰。冠而後服僞。服僞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

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

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

以為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玄冠玄端。黃摯於君。遂以摯與贊同見於鄉大夫卿先生。以成人見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悌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為人。可以為人而後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

古今類聚

卷之六

七

白虎通曰。冠者。懼也。所以懼持其髮也。○弁之言。變也。所以變持其髮也。○冕。所以前後遂延者。何。示延賢。退不能也。垂旒者。示不現邪。纁塞耳。示不聽讒也。○天子麻冕。朱綠藻。垂十有二旒者。法四時十二月也。諸侯九旒。大夫七旒。士爵弁無旒。屈原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文中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婚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

○為冠所以莊其首

匡衡曰。適子冠乎。阼階。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別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

婚

此文曰。匪冠婚。婦女子願不字。十年乃字。○歸妹。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歸者女之終始○父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如娣妾言尚

古今類聚

卷之六

七

齊典曰。女子于時。觀厥刑於二女。登降。二女子。滿。游。嬪于虞。國風。勉有苦葉。曰。雖雖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南山曰。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東山曰。倉庚于飛。熠熠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縢。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大雅。大明曰。大邦有子。覩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於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大雅。韓奕曰。韓侯迎止。于嘏之里。百兩御之。○大雅。召南曰。不顯其光。諸娣

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謂其盈門。

左傳曰。公子荊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鬻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王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耀先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義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微福於太公下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

古今類聚

卷五

五

之公子。則下鄉送之。于大。雖公子。亦上鄉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國。則上大夫送之。○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閭門。諸母兄弟不出閭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毋戒之曰。謹慎。從爾母之言。諸母般甲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胡傳曰。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若夫邦君。以爵則有尊卑。以國則有大小。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禮之節也。

古今類聚

卷五

五

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郊特牲曰。天地合而萬物生焉。故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昏義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延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婚禮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

守委積蓋藏。○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功。散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大戴禮曰。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弟。世有行仁義者。是則其子孫慈悌孝愛。不敢淫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嗚呼。戒之哉。

韓嬰曰。夏殷五世之後。則通婚姻。周公制禮。百世不通。所以別禽獸也。

古今類

卷

七

說元曰。鮑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女妻之。裝送甚厚。宣不悅。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吾貧賤不敢當。少君乃悉歸侍御服飾。更着短衣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畢。提甕出沒。修行婦道。

白虎通曰。嫁娶何謂。嫁者。家也。婦人外成。以出適人為嫁。娶者。取也。男女謂男者。任也。任功業也。女者。如也。從如人也。婚姻者何。昏時行禮也。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

傳記曰。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陽數奇。陰數偶。合

為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

周舉曰。二儀交構。乃生萬物。萬物之中。以人為貴。故聖人順四時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過其時。

孝友奏表曰。古諸侯一娶九女。士一妻二妾。所以陰教聿修。繼嗣有廣。廣繼嗣。孝也。修陰教。禮也。夫婦忌之心生。則妻妾之禮廢。妻妾之禮廢。則奸淫之兆興。宋胡安定曰。嫁女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不若吾家。則事舅姑必執婦道。

古今類

卷

八

司馬光曰。今世之貪鄙者。將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是乃駟僧鬻奴賣婢之法。豈得謂之士大夫婚姻哉。其舅姑既被欺給。則殘虐其婦。以攄其忿。由是愛其女者。務厚裝資。以悅其舅姑。殊不知彼貪鄙之人。不可盈厭。資裝既竭。則安用汝女哉。於是質其女以責貸。於女貨有盡。而責無窮。故婚姻之家。往往為仇讐矣。是以世俗生男則喜。生女則戚。至有不舉其女者。用此故也。然則議婚姻有及於財者。勿與為婚姻可也。

喪

大過象曰。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古之葬者。厚水之以薪。塋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

說命曰。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

國風素冠曰。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勞心博博。○頌閔予小子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

左傳曰。天子七月而薨。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

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嫗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礼也。○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慈。乃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策策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无自律。

哀子

九

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礼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礼也。稱一人非名也。○禮記曰。大君而失之。

曲禮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禄。死寇曰兵。○檀弓曰。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廬。博之間。

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諸兄

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

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之生而致

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

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

而不平。竿笙備而不和。有鍾磬而無篳篥。曰簾。曰

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

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

不慈不孝。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惟衰麻在身。

飲酒食肉。處於內。○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

喪後常讀樂章。○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

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

雜記曰。啟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其情。威容稱

其服。○檀弓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飲首足

形還塋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飯於牖下。小飲

於戶內。大飲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廷。塋於墓。所以即

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如死。充充如有窮。既殯。

翟瞿如有求而弗得。既塋。皇皇如有望而未至。練而

然祥而廓然。○問喪祭之宗廟。以鬼享之微幸復反也。成殯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苦枕塊。哀親之在上也。○三年問。故三年以為隆。緦小功以為殺。期九月以為間。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群居和壹之理盡矣。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喪服四制曰。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之日鼓素琴。告有終也。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者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斬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

荀子曰。貨財曰賄。與馬曰賄。衣服曰襍。玩好曰贈。王

具曰金。賄賄所以佐生也。贈襍所以送死也。送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言行五十。葬衣百里。

墨子曰。古聖人制為葬埋之法。曰。槨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壑若參耕之畝。則止矣。○者既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而疾而從事。人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聖王之法也。

呂覽曰。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孝子之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膚。性也。所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為也。故有葬死之義。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懷也。慎之者。以生人之心慮。以生人之心為死者慮也。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動無發。莫如無有。可利。此之謂重閉。古之人有藏於廣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國寶之謂也。葬不可不藏也。葬淺則狐狸相之。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濕。則善矣。而忘奸邪盜賊冠亂之難。豈不惑哉。

韓子曰。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執喪三月。世主以為儉而尤之。儒者破家而葬。償子而償。執喪三年。毀而扶杖。世主以為孝而禮之也。○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為蔽。材木盡則無以為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為。非名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者。夫戮尸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為之也。

古今類聚

卷六

七

成紀曰。仲尼孝子。延陵慈父。其葬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丘壟彌高。葬極必速。

士虞經曰。喪禮必制。衰麻何。以副意也。腰經者。以帶結之何。思慕腸若結也。必再結之何。明思慕之無已也。必杖者。孝子悲哀身病。以杖扶之。不以死傷生也。論衡曰。魯人將以璆璫飲。孔子厭級而諫之何。夫思生于貪。璆璫寶也。姦人憚之。慾心生矣。姦人欲生。遂不畏罪。丘墓抽矣。璆以孔子厭級而諫。○皇肅謚曰。

生不能保七尺之軀。死何故隔一棺之上。故桓司馬不如速朽。文公厚葬。春秋以華元為不臣。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喪親三年。喪君三年。君與親孰重。田過曰。非君之上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位。無以尊顯吾親。凡事君所以為親也。殆不如親重矣。

說苑曰。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棄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無知也。

古今類聚

卷六

七

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

漢陽王孫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制禮。今則越之。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殫弊。腐之地下。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及真冥冥。亡形亡聲。乃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高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

隋禮儀志曰。重服不可頓殊。故變之以織緇。創巨不

可便愈。故稱之以祥禪。

劉炫之仕者宗一人而已。由是先王重適。其宗子有分祿之義。族人與宗子雖疏遠。猶服綵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適庶。與古既異。何降之有。今之貴者。多忽近親。若或降之。民德之疎。自此始矣。

唐虞世南曰。古帝王所以薄塋者。非不欲崇大光顯以榮其親。然高陵厚壠。寶貝珍物。適所以累之也。聖人深思遠慮。安於菲薄。為長久計。死者无終極。而國

家有廢興。

宋吕才曰。先期而塋。謂之不懷。後期而塋。謂之殆。礼祭

困九五曰。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国風采芣曰。披之僮僮。也。採芣。風夜在公。披之新祈。薄

言旋歸。○采蘋曰。予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

齊季女。○小雅天保曰。吉蠲為饗。是用孝享。綸祀蒸

嘗。于公先王。○大田曰。耒方裡祀。以其騂黑。與其黍

稷。以享以祀。

傳曰。九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国之祀典也。加之。

山川社稷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明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夫神以精明臨民者。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天地民八種。音八九祭。音九十。日。千。十二辰。支十二以致之。百姓千品。万官億醜。兆民經人。咳數以奉之。坡。咳。通用八極地也。國明德以昭之。

蘇和声以聽之。以吉徧至。則無不受休。毛以示物。血

以告殺。接誠。拔取。以獻其為齋敬也。○祀所以昭孝

息民。抚国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鬼神非其族類

不歆其祀。祀節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

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苟有明信。澗溪沼

沚之毛。蘋蘩蕓藻之菜。可羞於王公。可薦於鬼神。○

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

書。○国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燔。戎有受脤。神之

大節也。

曲禮曰。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王制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子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禮運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有於五祀而正法則焉。○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

祭類

卷之六

七

以饋鬼神也。五祀所以報事也。○祭義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祭法曰。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王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適士立二廟。官師一廟。庶人無廟。王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王為群姓立七祀。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諸

侯自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適士立二祀。庶士庶人立一祀。王下祭殤五。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

白虎通曰。王者所以有社稷者何。為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

祭類

卷之六

七

種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

論衡曰。凡祭祀之義有二。一曰報功。二曰循先。報功以勉力。循先以崇恩也。

崔沔曰。古者有所飲食。必先嚴獻。未火化則有毛血之薦。未麴蘖則有玄酒之真。神尚玄。可存而不可測也。祭主敬。可備而不可廢也。故太羹古饌也。盛以琏。醕。音丁又音。定。音豆也。古。音也。和羹時饌也。盛以鉶。鉶。音也。和羹。音也。○清廟時享。禮饌具設。古物

存焉。園寢上食。時膳備列。它珍極焉。職貢未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躬稼所收。彘豕親中。莫不薦而后食。盡誠敬也。

郊祀志曰。使先聖之後。能知山川。敬於禮義。明神之事者。以為祝。能知四時犧牲壇場上下氏姓所出者。以為宗。

帝述議曰。禮。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荐者。莫不咸在。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無盡。故為之節。雖平生所嗜。非禮則不荐。雖平生所惡。非禮則不去。○自

事今類陳

太奉天

卷

禮

漢以來。陵有寢宮。荐以常饌。固可盡孝子之心。至宗廟法享。不可變古從俗。若曰以今之珍。生所嗜愛。求神無方。是簠簋可去。而盤盂杯案當御矣。詔漢可抵而笙篴笙笛應奏矣。

明禮部太常翰林院議曰。虞夏商周。世系明白。其始祖所從出。可得而推。故禘禮可行。漢唐以來。世系無考。莫能明其始祖所自出。當時所謂禘。不過禘祀禘主。序昭穆而祭之。乃古之大禘。非禘也。宋神宗曰。禘者所以禘祖之所自出。禘禮不可行也。

楊守議曰。祖功宗德。歷代因循。禮之本也。緣情立典。萬世通行而不可變也。禘主異藏。歷代損益。禮之文也。因時制宜。每代各施而不可泥者也。

丘濟國家常祀之禮曰。大蜡之祭。典籍田相為終始。當夫東作方興之始。既舉籍田之禮。以祀先農於春。而以帥夫農民。以興其務本之心。則夫百穀告成之後。載舉大蜡之禮。以報先嗇於冬。而以勞來農民。以報其勤動之苦。是故舉先王莫大之禮。亦以廣聖君莫大之恩也。

古今類聚

太奉天

卷

禮

程敏政考正祀典曰。古聖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為重。所以崇德報功而垂世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于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德于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然猶欲以勸一時。範一方。而不輕議焉。况先師孔子有功德于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者哉。

楊慎璣語曰。祖君廢而楮燎盛。社樹圯而業祠植。視殿置而歌舞用。後世之淫祀。其非古典冠裳而宵貌之。常悅而大偶之。漬甚矣。不可方物。孰是與焉。

乾文言曰。上下無常。非為邪也。○泰彖曰。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繫辭曰。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一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國風侯人曰。蒼兮蔚兮。南山朝濟。蒼蔚草木盛貌音資雲氣升騰也

小人多而婉今變今季女斯餓而婉反餓喻賢者守道

○大雅桑柔曰維世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

古今類聚
卷之六
五

以中垢，
中垢，中
辱也。

左傳子高曰。其為人也。展而不信。愛而不仁。詐而不知。毅而不勇。直而不衷。周而不淑。復言而不謀身。展也。愛而不謀長。不仁也。以謀蓋人。詐也。彊忍犯義。毅直而不顧。不衷也。周言棄德。不淑也。是六德者。皆有其華而不實者。將焉有之。彼其父為戮於楚。其心又狷而不淑。若其狷也。不忘舊忍。而不以潔悛德。思報怨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復之。其詐也。足以謀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其周也。足以蓋之。其

不潔也。是以行之。而加之以不仁。奉之以不義。茂不

克矣。○太史克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

行父奉以周旋。罔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

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

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則。邦。則。父子。夫。

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

毀則焚助。擄則焚。藏竊貨。焚盜盜器。焚盜主。藏之各
頂受之用。爲大山。慈育常無故。在几刊不怠。丁父還

親莒。屢可則也。薛弔忠言。爲吉。德盜賊奸。爲凶。

古今類聚 卷之六 子

德。言。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王。

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蔽。

也。以訓財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

以去之。○叔向曰。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

殺人不忘為賊

晏子曰。正士處世。臨衆不阿。私通則事上。使恤下。窮

則教下使順上事君盡禮不正爵祿不用則去而不

其交友也論身行義不蕪荷廩不同見駁而不計

不男牙人貝不照用木上貝方自名木一見造上焉

若苟進不道忠。交友苟合不遵行。持使巧以正。操比
奸邪以厚養。不任於上。則輕議。不篤於友。則好誹。
淮南子曰。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為解。邪必蒙正
以自為辟。遊不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汙。曰伊尹之
道也。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搆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
義也。行無廉耻。辱而不死。曰管仲之趨也。行貨賂。趨
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使君
子小人紛然淆亂。莫知其是非者也。○天下是非無
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謂是與非各異

古今類

卷六

主

舞

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觀之。事有合於已者。而未始有
是也。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道
理也。求合於已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去忤於心
者也。忤於我。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我。未必不非於
俗也。至是之是無非。至非之非無是。此真是非也。若
夫是於此而非於彼。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之謂一
是一非也。

新書曰。親愛利子謂之慈。反慈為嚚。子愛利親謂之
孝。反孝為孽。愛利出中謂之忠。反忠為倍。心存恤人

謂之惠。反惠為讎。兄敬愛弟謂之友。反友為虐。弟敬
愛兄謂之悌。反悌為傲。接遇慎容謂之恭。反恭為嫺。
接遇肅至謂之敬。反敬為慢。表理不辟謂之端。反端
為昉。音方又音訪曲胥馬也據當不傾謂之平。反平為險。行善
決絕謂之清。反清為濁。辭利刻謀謂之廉。反廉為貪。
無覆無偏謂之公。反公為私。方直不曲謂之正。反正
為邪。

說苑曰。何謂六正六邪。六正者。一曰萌芽未動。形光
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幾。得失之要。預禁乎不然之

古今類

卷六

主

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孝焉。如此者。聖
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
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
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
進賢不懈。數稱於往古之德行事。以厲主意。庶幾有
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
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引而復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
以為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中。文奉
法。任官職事。辭祿讓賜。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飲食節

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為不忠。諫而輒犯主之顏面。言主之過失。不辭其誅。身死國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真臣也。是謂六正也。六邪者。一曰。安官貪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主幾於論渴於策。猶不肯進。容容與世浮沉。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即進之以快主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其後。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頗險。外容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疾賢。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辨足以行說。及言易辭。而成文章。內離骨肉之親。外妬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持國事。以為輕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又復增加威勢。擅矯主命。以自貴顯者。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言以邪。墜主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入則辨言好辭。出則更復異其言語。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伺候可乘。因而附會。使主惡布於境內。開於四隣。如此者。亡國之臣也。

是謂六邪。

唐古今人表曰。如堯舜禹稷皋陶與之為善。則行。如驩兜與之為惡。則誅。可與為善。不可與為惡。是謂上智。桀紂龍逢比干。欲與之為善。則誅。于華崇侯與之為惡。則行。可與為惡。不可與為善。是謂下愚。齊桓公管仲相之。則伯。監貂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是謂中人。

陳子昂曰。尚德行者。無凶險。務公正者。無邪朋。廉者憎貪。信者疾偽。智不為愚者謀。勇不為怯者死。猶鸞

隼不接翼。薰蕕不共器。何者。以德並凶。勢不相入。以正攻佞。勢不相利。以廉勸貪。勢不相售。以信質偽。勢不相知。智者尚謀。愚者所不聽。勇者殉死。怯者所不從。此趨向之分也。

李德裕曰。辨邪正。專委任。而後朝廷治。夫正人既呼。小人為邪。小人亦謂正人為邪。正人一心事君。無待於助。邪人必更為黨。以相欺蔽。君人者。以是辨之。則無惑矣。

宋蘇轍曰。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

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邪忍耻，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易退。

禍福

秦父曰：勿恤其孚，孚謂信也于食有福。○有命无咎，疇離祉。○晉父曰：受茲介福。○井父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无妄父曰：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既濟父曰：實受其福，吉大來也。○繫辭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

伊訓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咸有一德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國風兔爰曰：有兔爰爰，雉離於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吿。○小雅節南山曰：昊天不傭降，此鞠訕。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天保曰：天保定爾，俾爾戢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唯目不足。○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

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山阜間陳言福之高○俾爾單也厚，何福不除。除舊生新○俾爾多益，以莫不庶。○神之吊音矣，詒爾多福。○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大雅既醉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昭明有融，高朗令終。昭明高朗，終有終也○瑟彼玉瓚，瓚，酒也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魯頌閟宮曰：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

左傳周敬王曰：天降禍於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睚眦舅，不遑戢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微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徵福假靈於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成人無勤，諸侯用寧，登賊遠屏，食苗曰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國之，俾我一人無微怨於百姓，而伯父有榮。

子 181-531

施先王庸之。○司馬侯曰。楚王方修泰。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况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或多難以固其國。戡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子西曰。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勇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

古今類聚

卷六

七

六

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范文子曰。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日矣。○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家語曰。君子禍至不惧。福至不喜。

荀子曰。仁義德行。常安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汙漫突盜。常危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故曰。君子道其常。小人道其怪。

韓非子曰。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患。無禍患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心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貴之謂福。而福本於有禍。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行邪僻而動棄理。行邪僻則身死天動。棄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天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

古今類聚

卷六

七

六

淮南子曰。積愛成福。積怨成禍。○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敝。情行合而名副之。禍福不虛至矣。○福生于無為。患生于多慾。害生于弗備。○聖人不能必禍不至。信己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己之不讓也。○夫禍之來也。人日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為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北叟塞上之翁也。馬無故亡入胡。人弔之。翁曰。安知非福乎。後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賀之。翁曰。安知非禍乎。其子騎墮而折臂。人弔之。翁曰。安知非福乎。後胡兵大出。丁壯者戰死。唯子以跛故得父子相保。故以此

史知禍福相因倚而生也。

韓詩外傳曰。夫利為害本而福為禍先。惟不求利者為無害。不求福者為無禍。

說苑曰。福生於微。禍生於忽。日夜恐懼。惟恐不幸。○衆正之積。福無不及也。衆邪之積。禍無不逮也。

論衡曰。世論行善者福至。為惡者禍來。禍福之應。皆天也。人為之。天應之。無貴賤賢愚。莫不謂然。又見善人時遇福。故遂信之。謂之實然。斯言或時賢古聖欲勸人為善。著必然之語。以明德報。或福時適遇者。以

古今類聚

卷六

五

周

為然。如實論之。安得福祐乎。○凡人窮達禍福之至。大之則命。小之則時。古之君相。困窮後得達通。未必初有惡。天禍其前。卒有善。神佑其後也。一身之行。一行之操。結髮終死。前後無異。然一成一敗。一進一退。一窮一通。一全一壞。遭遇適然。命時當也。○火燔野草。車轢所致。火所不燔。俗或幸之。名曰幸草。君子有不幸而無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虞帝以聖人而遭父兄之禍。孔丘以聖而值削迹之窮。

中論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

禍雖未至。福其遠矣。

史。伯夷傳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夷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累行。如此而飢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荐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天。世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至若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災禍者。不可勝數也。倘所謂天道。

古今類聚

卷六

五

周

是耶非耶。

漢枚乘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

班固曰。福不盈此。禍溢於世。

唐文德后曰。修短有命。非人力所支。若修德可延。吾不為惡。使作善無效。吾尚何求。

裴光庭曰。使禍可攘而去。則福可祝而來。

張寧題進香事曰。人臣之於君。願其福也。則當勸於脩德善。願其壽也。則當勸於去逸慾。願天心之向順也。則當相之以和保小民。康濟四海。未聞有以禱祠。

得福。升藥致壽。假符瑞以永天命者。

高廟因侍臣論善惡感召。有不得其常者而言曰。為惡或免禍。然理無可為之惡。為善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為之善。人惟脩其在已。禍福則聽之於天。

劉基曰。天下有非望之福。亦有非望之禍。小人不知禍福之相倚仗也。則微幸以為常。是故失意之事。恒生於所得意。惟其見利而不見害。知存而不知亡也。朱熹謂春申君曰。世有非望之福。又有非望之禍。亦此意。

黎久未齋雜言曰。禍福皆定於天。吉凶或召於已。雖古今類聚。

大智不能逃。惟學問之至。德行之尊。自然先天弗違。是以通神明而贊化育也。

楊慎璣語曰。天有常福。必祚明德。天有常蓄。必隕明貳。

交際

國風緇衣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渭陽曰。何以贈之。瓊瑰玉佩。○木瓜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大雅抑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投我以木瓜。

報之以李。

左傳曰。然不棄義。恕不廢禮。○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子產寓書于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則能久。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

古今類聚

卷五

五

子說。乃輕幣。○子產相鄭伯如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諫之。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問。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陳薦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為盟主也。宮室卑庠。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賓見無時。命不可

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趙文子曰。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轟諸侯。是吾罪也。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孔丘謂梁丘據曰。犧象不出門。嘉禮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秕稗弄君。子盍圖之。夾谷會○鄭弦高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

古今類聚

卷八

禮

下

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令夫王。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曲禮曰。凡贊。天子當諸侯圭。鄉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鰲。童子委鰲而退。野外軍中無鰲。以纓拾矢也。○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力為禮。○總衣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母相親也。家語曰。孔子去周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送人以金。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曾子曰。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荀子曰。周公謂伯禽之傅曰。我文王之為子。武王之為弟。成王之為叔。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贊而見者十人。還贊而見者三十人。貌贊之士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於是吾僅得三士焉。

古今類聚

卷八

禮

下

論衡曰。貧人富人。並為賓客。受賜於主人。富人不慙。而貧人常媿者。富人有以故。貧人無以復也。

史。侯生曰。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公子自迎於衆人。廣坐之中。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市中。人皆以嬴為小人。以公子為長者。○一飯之德。必酬。睚眦之怒。必報。

漢蔡邕曰。相見無期。唯是書疏。可以當面。唐書曰。沈豫少決者。贈以刀。欲其果於斷放。詎少檢者。贈以帶。俾其守約束。

古今類聚

卷八

七

九

唐子西曰。公於我厚矣。吾將圖報矣。吾欲有諷。巧言令色。以順適其意。以是報公可乎。客曰。不可。是小人之報也。吾將抱長劍。挾匕首。有惡聲至者。以血濺其襟。以是報公可乎。客曰。是俠客之報也。吾將淬文鋒。礪詞鋒。庶幾起騰奮躍。高飛遠舉於天下。使天下之人指之曰。斯人也。出於任公之門。以是報之可乎。客曰。唯唯。是國士之報也。

明薛文清曰。人未已知。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已合。不可急與之合。

器用

繁辭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絜。○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剡。○服牛乘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蓋取諸隨。○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古今類聚

卷八

三

四

金。○定之方中。曰。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左傳曰。胤之舞衣。兌之戈。和之弓。樹之竹矢。先王以之傳世。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密頊之鼓。闕鞞之曰。諸侯所受於先王。此之謂重器。○文伯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王撫其社稷。故能薦饗罷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隣。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及無分乎。密頊之鼓。與其大略。文所以大蒐也。闕鞞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

以處參虛同虛。臣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鍼鉞鉞鉞。形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無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勲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上田。撫之以奠。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堂。子以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仲尼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叔仲于吳。狄邑辭為請。纓繁以朝。孫桓子貴之。許之故孔子惜之。○單穆公曰。且未鍾。不過以重聲。若無射大林耳不及也。無射陽聲之細者。大林陰非之大者。細柳大陵難聽。夫鍾聲以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鍾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為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耳之察和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聽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鍾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鍾聲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臧僖伯曰。凡物不足

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胡傳曰。大闕。簡車馬也。以鼓則主執路鼓。諸侯既貢鼓。以旗則王載太常。諸侯載旂。以綏則王下大綏。諸侯下小綏。
曲禮曰。凡家造祭器。為先。犧賦為次。養器為後。○明堂位曰。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
古今類陳
般之太白。周之太赤。○秦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
周禮曰。蓋。圓象天。軫。方象地。輪。輻象日月。○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幹也。角也。筋也。膠也。絲也。漆也。○烹。一人掌供鼎鑊。以供水火之齊。
爾雅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桴。
三禮曰。牛鼻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有鼻。

目以銅為之三足

管子曰。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為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為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奸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尺寸尋丈者。所以得短長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強。不為益長。雖貧賤卑辱。不為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奸詐之人。不能誤也。故明

古今類聚

卷十一

十一

法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為行者相揭以高。為禮於相矜以偽。車輿極於彫琢。器用逐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為寶。詆文者處煩撓。以為慧。爭為詭辨。久稽而不決。無益於治。工為奇詭。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

荀子曰。工人斲木以為器。○繁弱柎黍。古之良弓也。桓公之慈。太公之闕。莊君之胸。閭閻之干。將莫邪。巨

闕辟閭。此皆古之良劍也。淮南子曰。烏號之弓。矜子之弩。不能無弦而射。越

蜀艇。不能無水而浮。○明鏡之始型。矇然。及粉之以玄錫。摩之以白旃。則髮眉鬚毛。可得而察。○柱不可以摘齒。筐不可以持屋。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鉛不可以為刀。銅不可以為弩。鐵不可以為舟。木不可以為釜。各用之於其所適。○夫竹之性。浮。殘以為牒。束而投之水。則沉。失其體也。金之性。沉。託之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

新書曰。渡江河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說林曰。馬以致遠。牛以負重。鷄以司夜。狗以守門。因

古今類聚

卷十一

十一

其性也。埏埴以為器。窳木以為舟。鑄金以為鍾。鏤鐵以為刀。因其質也。陸處而耕。水處而漁。山處而樵。谷處而牧。因其地也。水之用舟。沙之用鳩。泥之用輶。山之用藁。因其勢也。

晉與服志曰。聖人見鳥獸容貌。草木英華。始創衣冠。而玄黃殊采。見秋蓬孤轉。朽檣旁建。乃作輿輪。而方圓異則。遇物成象。觸類興端。

王褒曰。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歎其鏘。水斷蛟龍。陸剗犀革。

建文御書怡老堂縣八王杖賜董倫謝表曰。桓榮設
几杖於太常。而不聞有宸翰之賜。晏殊題舊學於神
道。而不見有几杖之頒。自今將杖以戒噎。則當思四
海或有饑餒之民。憑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失
所之嘆。

宣廟因寧王求鐵笛。言曰。古人謂笛者滌也。所以滌
邪穢納之於正。

丘濬論器械之利曰。天祚國家。錫以自古所無之兵
器五兵。而加以一五行。而用其三。可以代矢石之施。

古今彙編

卷一百一十五

聖

可以作鼓角之號。可以通斥堠之信。一物而三用具
焉。嗚呼奇矣哉。

官室

豐爻曰。豐其屋。飾其家。○繫辭曰。上古穴居而野處
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

小雅鴻鴈曰。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

宅。○大雅縣曰。揅音俱扶土之隕隕音仍有度之藹

藹音安之登登音登。○小雅斯干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

月勝。○小雅斯干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

風雨悠除。○如岐斯翼。如夫斯棘。如鳥斯革。如壘斯
飛。

左傳。孟文子曰。夫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車服表

之章也。宅。章之次也。祿。次之食也。君議五者以建政

為不易之故也。今有司來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

曰。將易而次。為寬利也。夫署所以朝夕處君命也。臣

立先君之署。服其車服。為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

也。不敢聞命。若罪也。則請納祿與車服而遠署。唯里

人之所命次。○邱敬子曰。先臣惠伯以命於司里。嘗

古今彙編

卷一百一十五

聖

堯

禘烝享之所。致君胙者有數矣。出入受事之幣。以致

君命者亦有數矣。今命臣更次於外。為有司之以班

命事也。無乃遠乎。請從司徒。以班徒次。○楚子與伍

舉登章華之臺。曰。臺美矣。伍舉曰。夫美也者。上下內

外。大小遠近皆無害焉。故曰美。若美於目觀。縮于財

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夫國君者。將

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臣聞國君服寵以

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其

以土木之崇。高彫鏤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業

庶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後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聰也。○德義不行則通者騷離而遠者距違。故先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從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為不置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夫為臺榭將以教民利。不知其以置之也。○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財費則國貧。後煩

古今類聚

卷之六

聖

弄

則民叛。締構彫琢輪奐之功盛。則恭儉純茂之德衰。曲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禮器曰。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檀弓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

國語。智襄子室美。士茁曰。志有之。高山駿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吾惧其不安人也。管仲曰。夫國城大而田野狹狹者。不足以養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宮營大而

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實其宮室。屋衆而人徒寡者。其室不足以處其室。國倉寡而臺榭繁者。其藏不足以供其費。

蔡邕獨斷曰。天子之階曰陛。下。陛在曰行。所居曰禁中。后曰省中。印曰璽。所至曰幸所。

漢陳蕃年十五。閑處一室。庭宇蕪穢。同郡薛勤往候之。曰。孺子何不掃除。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

桓寬曰。夫高堂邃宇。廣夏洞房者。不知專屋狹廬上

古今類聚

卷之六

聖

漏下濕者之窟也。廣第唐園良田連比者。不知無運

踵之業。竄頭宅者之後也。

宋范仲淹曰。人有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園。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入者。莫得常遊。而誰獨

障吾游者。豈必有諸已者而後為樂耶。高皇帝謂中書省臣曰。昔堯之時。茅茨土階。采椽不斲。可謂極陋。然千古之上。稱德者必以堯為首。後世

競為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與馬珠玉之玩。欲心一縱。亂由是起。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為貴。官室但取完固而已。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

飲食

需象曰。君子以飲食宴樂。○爻曰。需於酒食。○頤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漸爻曰。鴻漸于磐。飲食衎衎。衎衎和樂也。○既濟爻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酒誥曰。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

古今類聚

卷六

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小雅車牽曰。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魚麗曰。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備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大雅行箚曰。或獻或酢。洗爵莫斚。醢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臠。○韓奕

曰。清酒百壹。其散維何。魚鼈鮮魚。其散維何。維筍及

蒲。藪音速。來也。

左傳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故已故散。

已十一年之君。若以禮命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

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

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年。亦唯執事。○武子

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敢

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酒以成禮。不

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晉荀吳曰。

有酒如淮。有肉如坻。齊侯曰。有酒如滎。有肉如陵。

禮運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

杯飲。簋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郊特

牲曰。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樂記曰。夫豢

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訟獄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

是故先王因為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

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

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聘

義曰。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饑而不敢食也。

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懈惰。○內則曰。肉曰

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粗糲

曰贊之。○春宜羔豚膳膏薺夏宜腍。臠。臠。臠。臠。臠。

秋宜懷集。膳膏臠。冬宜鮮羽膳膏醢。

國語曰。郊禘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飲。則有房烝。親戚宴享。則有殺烝。

呂覽曰。水居者腥。肉獲者臊。草食者羶。臭惡猶美。皆有所以。凡味之本。水最為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之為紀。時疾時徐。臠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爛。甘而不濃。酸而不酷。鹹而不戾。辛而不烈。澹而不薄。肥而不膩。

古今藥膳

卷十

七

陸賈新語曰。夫酒池可以泛舟。糟丘可以望遠。豈貪于財哉。然卒不能自守。乃仁義之不存故耳。

論衡曰。傳語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言聖人德盛。能以德將酒也。如一坐千鍾百觚。此酒徒。非聖人也。案酒誥之篇。朝夕曰祀茲酒。此言文王戒慎酒也。朝夕戒慎。則民化之。出戒慎之教。內飲酒盡千鍾。尊民率下。何以致化。承紂疾惡。何以自別。且千鍾之效。百

觚之驗。何所用哉。使文王因祭用酒乎。則受福祚。不能厭飽。因饗射之用酒乎。饗射飲酒。自有禮法。如私燕賞。賜飲酒乎。則賞賜飲酒。宜與下齊。賜尊者之前。三觴而退。過於三觴。醉醺生亂。文王孔子。率禮之人也。賞賚左右。至於醺亂。身自用酒。千鍾百觚。大之則為桀紂。小之則為酒徒。用何以立德成化。表名垂譽乎。世聞德將無醉之言。見聖人有多德之效。則虛增文王以為千鍾。空益孔子以百觚矣。

古今藥膳

卷十

手

譚子曰。牛可使之駕。馬可使之負。犬可使之守。鷹可使之擊。蓋食之惑也。獼猴可使之舞。鸚鵡可使之語。鵲可使之祝。鸛鳴可使之令。戰蓋食有所教也。魚可使之吞釣。虎可使之入陷。鴈可使之觸網。猷國可使之自援。蓋食有所利也。天地可使之交泰。神明可使之掖衛。高尚可使之屈折。夷狄可使之委伏。蓋食有所率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豎乎萬族。皆可以食而通之。

齊丘子曰。民有嗜食而飽死者。有婪貪也。食而餓死。有憾食而義死者。有辱食而憤死者。有爭食而鬪

死者人或笑之。食之迷也。

蘇林曰。味之羹者。洞庭之鱖。東海之鮑。和之羹者。陽濮之薑。招搖之桂。

漢食貨志曰。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順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老。百福之會。非酒不行。

桓寬曰。安者不能恤危。飽者不能食饑。故餘梁肉者。難為言隱約。處逸樂者。難為言勤苦。○被純嘏章也。

博梁醫肥者。不知短褐之寒。糖糒之苦也。從容房闥之間。垂拱持素食者。不知驅耒躬耕者之勤也。

古今類聚

卷之十七

七

宋孔琳議曰。所甘不過一味。而陳必方丈。適口之外。皆為悅目之費。富者以之示孝。貧者為之單產。

裴潁曰。夫人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味以行氣。氣以實志。水火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夫三牲五穀稟五行以生也。發為

五味。天地生之。所以奉之。聖人節調。以致康彊。

宣廟因光祿官竊減外吏供給。謂侍臣曰。毋謂飲食細故。不干大體。昔華元殺羊享士。羊斟不與。致釁

師。勾踐投醪於江。與衆共飲。人心感悅。遂成霸業。

新選古今類聚卷之十七

品物類 異端 外夷 藝術 鳥獸 草木

異端

淮南子曰。澆淳散樸。禖道以偽。險德以行。而巧故萌生。○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乃始。裂道而議。分徒而訟。於是博學以疑聖。華誣以脅衆。絃歌鼓舞。緣飾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夫絃歌鼓舞。以為樂。盤旋揖讓。以脩禮。厚莖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無愛上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揚子引

古今類聚

卷之十七

十

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揚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趨舍人異。各有曉心。故是非有處。得其處則無非。則已之所處。失其處則無是。此之是非。非彼之是也。此

之非。非彼之非也。譬若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也。

南華經曰。天下大亂。聖賢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

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偏。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

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

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文子曰。今略類分其說。稱高惠者生奸。此法家之說。政勝。其民不附其上。此術家之說。國之所以強者必死也。此兵家之說。○小德害義。小善害道。小辨害治。廣成子曰。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老子曰。玄牝之門。言天

古今類腋

地根。○列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心。

傅嘏錄曰。禪有五。有凡夫禪。有外道禪。有小乘禪。有大乘禪。有撮上乘禪。無為經曰。必門有三。生禪為上。無為經為中。助教為下。集

集仙錄曰。形如生人者尸解也。足不青。皮不皺者尸解也。目光不落。無異生人者尸解也。有死而更生者。有未歛而失其尸者。有髮脫而形飛者。皆尸解也。

王子曰。黨同伐異。競開戶牖。出奴入主。相為桎鑿。雖經表章。大義鬱而未顯。暫爾崇高。正學屈而未伸。三洞道科曰。道士有五。一天真道士。高玄皇人之派。

也。二神仙道士。杜仲尹軌之例也。三山居道士。許由巢父之比也。四出家道士。宋倫彭湛之匹也。五在家道士。黃瓊錢鏗之倫也。

司馬遷曰。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導。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

古今類腋

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贈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高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道家無為。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實以虛無為。以因循為用。無成勢。

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會。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

曹植曰。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祁儵。悉號數百歲。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此人接姦詭而行妖惡。豈欲觀神仙于瀛洲。求安期于遼海。釋金輅而顧雲興。棄文驥而求飛龍哉。

宋慧林曰。釋氏即物為空。空物為一。老氏有無兩行。空有為異。二儀靈長於宇宙。萬品盈生於天地。孰是

古今類聚

本義

四

空哉。空其自性之有。不害因假之體。

齊顧歡曰。無生之教。賒無死之什。切法可以進。謙弱。除法可以退。夸強。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羸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辨也。○仙化以變形為上。泥洹以陶神為先。泥洹音尼玄門始入欲定其心。或使人存想中黃。或存想泥洹。泥洹在額中黃在皆使人心中神駐。猶息妄念名曰心猿。鎖意馬。鍾在變形者曰首還。繼而未始無死。陶神者使塵惑日損。

湛然常存。

齊明傳曰。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明者通齊。孟景曰。一之為妙。空玄絕於有景。神化贍於無窮。為萬物而無為。處一數而無數。莫之能名。強號為一。在佛曰。實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以不守之守。守法身。以不執之執。執大象。等級隨緣。共遵斯一。

齊史臣論曰。道本虛無。非由學至。絕聖弃智。已成有為。有為之無。終非道本。若使本末同典。曾何等級。佛

古今類聚

本義

五

則不然。轉暗成明。梯愚入聖。途雖遠而可踐。業雖廣而有期。勸慕之道。物我無隔。而君情淺智。鮮能勝受。唐辛替否曰。所謂佛者。清淨慈悲。體道濟物。不欲利以損人。不榮身以害教。今大建寺宇。廣營第宅。伐木空山。不給梁棟。運土塞衢。不充牆壁。夫三時之月。掘山穿地。損命也。殫府虛帑。損人也。廣殿長廊。榮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愛物。榮身則不清淨。寧佛者之心乎。臣以為減雕琢之費。以朋不足。是有佛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是有佛之仁。展營構之宜。

以給邊陲。是有湯武之功。而不急之祿。以購清廉。是有唐虞之治。

李叔明傳曰。佛空寂無為者也。道清虛寡欲者也。今迷其內而飾其外。使農夫工女。墮業以避役。故農桑不勸。兵賦日屈。

釋老志曰。諸佛法身有二種義。一者真實。二者權應。真實身。謂至極之體。妙絕拍類。不得以方處期。不可以形量限。有感斯應。體常湛然。權應身。謂和光六道。同塵萬類。生滅隨時。修短應物。形由成。生體非實有。

古今類聚

卷七

六

形雖謝。真體不遷。但時無妙感。故莫得常見耳。

焦光傳曰。夫世之所常趣者。榮味也。形之所不可釋者。衣裳也。身之所不可離者。室宅也。口之所不能已者。言語也。心之所不可絕者。親戚也。今棄榮味。釋衣服。離室宅。絕親戚。曠然以天地為棟宇。閭然合至道之精。出群形之表。入玄寂之幽。一世之人。不足以桂其意。四海之廣。不能以回其願。妙與夫三皇之先者同矣。結繩以來。未及其至也。

韓愈曰。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

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

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

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其言仁義道德云者。不入于

楊。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

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

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

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

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

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

古今類聚

卷七

七

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

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

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

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

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帛之家六。奈之

何。民不窮且盜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

不能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

粟。麻絲作器。血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

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

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易也。○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其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

古今類

卷十七

八

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綏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程明道曰。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適。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

外夷

舜典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大禹謨曰。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禹貢曰。島夷皮服。萊夷作牧。

鳴夷既畧。淮夷頻珠暨魚。島夷卉服。西戎即敘。

小雅六月曰。玁狁匪茹。茹度也。言不度量也。整居焦穫。侵镐

及方。至於涇陽。○采芑曰。蠢爾蠻荆。大邦為讐。○魯

頌泮水曰。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商頌殷武曰。維女汝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

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左傳祭父曰。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

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

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

古今類

卷十七

九

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

則脩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

至則修刑。于是乎有刑辟之罰。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

告。不王。於是乎有刑辟之罰。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

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詞。而又不至。則

又增修於德。無勤兵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

○管仲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厭足也。諸夏親暱。不可

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單襄公曰。蠻夷戎狄。不

武王命。淫酒數幣。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

之。所以懲不教。勸有功也。○魏絳曰。和戎有五利。一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買焉。一也。遠鄙不聳。民狎其野。稽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震動。諸侯咸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煩。四也。監於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胡傳曰。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內中國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縢之奉。首顧居下。其策不可施也。以戎狄而朝諸夏。位侯王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以羌胡而居塞

古今類

卷七

十一

禍不可長也。

王制曰。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鹽鐵論曰。春秋不與夷狄中國為禮。為其無信也。匈奴貪狼。因時而動。乘可而發。颶舉電至。而欲以誠信之心。金帛之寶。而信無義之詐。是猶親燕騶而扶猛虎也。○匈奴無城郭之守。溝池之固。修也戰強弩之

用。倉廩府庫之積。上無義法。下無文理。內則備不足。畏。外則禮不足。稱。

史西南夷傳曰。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音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音都最大。此皆雅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師以東。北至檉音榆。名為越雋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雋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音都最大。自徙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音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此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

古今類

卷七

十一

漢匈奴傳曰。夷狄之人。貪而好利。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僻居北陸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內外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敗。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疎而不戚。

賈生曰。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蠻夷微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是反居上。首顧居下。是倒懸之勢也。

宋何承天曰。狡虜之人。食肉衣皮。以馳騁為儀容。以游獵為南畝。非有車輿之安。宮室之衛。櫛風沐雨。不以為勞。露宿草寢。維其常性。勝則競利。敗不差走。

齊王融表曰。匈奴以氍毹為帷牀。馳射為糈糧。冠方帽。則犯冰凌雪。服左袵。則風颺鳥逝。若衣以朱裳。載

古今類聚

卷十七

十三

之玄纁。音器也。飾其揖讓。教以翔趨。必同難桎梏等懼。

冰淵。

唐陳子昂曰。夷狄相攻。中國之福。

蕃臣贊曰。吐蕃居寒露之野。物產寡薄。鳥海之陰。盛夏積雪。器用不當中國萬分之一。但上下一力。議事自下。因人所利而行。是能久而疆也。

五代四夷總論曰。自古夷狄之於中國。有道未必服。無道未必不來。蓋自因其盛衰。雖嘗置之治外。而羈縻制馭。恩威之際。不可失也。其得之未必為利。失之

自足為患。可不慎歟。

李嚴使蜀論契丹曰。天生四夷。不在九州之內者。自前古王者。皆棄而不論。蓋不欲窮兵黷武也。

明劉基曰。海島之夷人好鯨。得蝦蟹螺蛤皆生食之。以食客。不食則咻焉。裸壤之國不衣。見衣冠則駭。反而走以避。五谿之蠻。羞珍容。而珍桂蠹。貢以為方物。不受則疑以逃。

張司空曰。匈奴之性。其寇也。利中國之玉帛貨賄。而

不必有其地。利中國之子女技作。而不必有其民。月

古今類聚

卷十七

十三

壯則攻戰。月虜則退兵。深入則虞歸。人居則虞疾。

廣志曰。和親遣使。中國安矣。冠履倒置。君子謂近辱焉。幕南犁庭。武功盛矣。深入不毛。君子謂近黷焉。繕屯營。設險固矣。疲力匱財。君子謂近勞焉。

楊洪議遣事曰。夷狄之性。利於疾速。不能持久。去來如風雨。聚散如蟻蜂。得利則鳴張。失勢則鼠遁。乃其常態耳。

藝術

國風大叔于田曰。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

舞○叔善射忌音又良御忌抑聲控忌抑縱送忌。
王制曰。凡執伎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
執伎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仕於
家者。出鄉不與士齒。○樂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
周禮曰。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歲終則
稽其醫事。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四為下。

墨子曰。故所謂巧。利於人之謂巧。不利於人之謂拙。
韓子曰。墨子為不為。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
先生之巧。至能使木為飛。墨子曰。吾不如為車輓者。

古今類聚

卷七

十四

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
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為焉。三年成蜚。一日而敗。
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為輓。拙為焉。

荀子曰。好書者衆矣。而蒼頡獨傳者一也。好稼穡者
衆矣。而后稷獨傳者一也。好樂者衆矣。而夔獨傳者
一也。倭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奚仲作車乘。杜
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
者也。○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與焉。則無所見
其能。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

○相。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論心。
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之。
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雖善。而
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君子之為吉。小人之謂凶。故
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
不道也。

呂覽曰。夫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為
禍。故好事者未嘗不中音其禍也。爭利者未嘗不窮也。
淮南子曰。宋人有以玉為其君為楮葉者。三年而

古今類聚

卷七

十五

成。莖柯毫芒。綫殺顏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知也。
列子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
矣。○良匠不能斲金。巧治不能鑠木。金之勢不鑠。而
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為器。審也刺木而為舟。鑠鐵
而為刃。鑄金而為鐘。因其可也。○夫規矩鉤繩者。此
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若夫工匠之為連機。渺神
調之極。游乎心手衆虛之間。而莫與物為際者。父不
能以教子。瞽師之放意相物。寫神愈舞。而形乎弦者。
兄不能以喻弟。○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

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棲崑崙。能愈多而得愈薄矣。

張衡曰。蒲且以飛矰逞巧。詹何以沉鉤致精。奕秋以碁局取譽。王豹以清謳流聲。

蔡邕獨斷曰。昔伯翳綜聲於鳥語。葛盧辨音於牛鳴。董父受氏於縈龍。奚仲供德於衡軸。偃氏興政於巧正。造父登御於驂騮。非子享土於善圉。猗臾取右於禽囚。弓父畢精於筋角。欽飛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幸於談優。上官効力於執盃。弘羊據

李斯

李斯

李斯

相於運籌。僕不能參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游。

六朝常曜曰。夫煥奕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義。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士也。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僭令移情奕之力。而用之於詩書。是有頗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隋李壽釋情賦曰。起白雲於促柱。奏綠水於危絃。

唐張彦遠曰。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一曰骨力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賦彩。五曰經營置位。六曰傳移模寫。

吳臨川曰。蒼頡書。世謂之古文奇字。自黃帝以來。至於周宣王。二千年間。中國所通行之字。惟此而已。史籀始畧變古法。謂之大篆。李斯又畧繼籀法。謂之小篆。小篆。大篆。古文。名則三。實則小異而大同。○秦丞相斯燔滅聖經。負罪萬世。而能損益蒼史。二家父子為篆書。至今與日月相煥。是固不可以罪掩其功也。斯之後。其書以名世者。誰與。七八百年。見

李斯

李斯

李斯

唐李陽冰。又二百年。僅見宋初徐鉉而已。故人能者。多於唐。而表表者。不一二。噫。何其孤也哉。○自隸興於秦。而篆廢於漢。其初。不過圖簡便。以適已而已。漢隸之流。為晉隸。則又專於姿媚。以悅人。妍巧千狀。見者無不愛之。又極其精力。以模擬之。而患不似也。夫字者。所以傳經載道。述史明文。治百官。察萬民。貫通三才。其為用大矣。縮之以簡便。卑之以姿媚。偏旁點畫。浸浸失真。弗省弗顧。惟以悅目為殊。何以小用之。

哉。漢晉而後。若唐若宋。聲名文物之盛。各三百年。頗有肯尋斯籀之緒。上追科斗鳥迹之遺者。視漢晉為優。然亦間見耳。不易得也。就二代而論。唐之能者。超於宋。宋之能者。多于唐。

藝術傳曰。夫陰陽所以正時日。順氣序者也。卜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者也。醫巫所以禦妖邪。養性命者也。音律所以和神人。節哀樂者也。相術所以別貴賤。明分理者也。技巧所以利器用。濟艱難者也。

明張司空曰。楚州犁伯善相人。國人尊之。擬諸姑布。

古今類聚

卷十七

太

子卿。襄王召而問之曰。朕聞荀卿非相。以為古之無有也。今子之相。以何術而神乎。州犁伯曰。臣非能相相也。能相人之行也。其人敦龐質厚者富。其人弘毅疏通者貴。其人愷弟寬舒者壽。其人靜黑溫良者安。然而有不然者。則什而一二矣。其人譎詭佻達者貧。其人曲鄙黠濫者賤。其人蕩散炫暴者夭。其人險側刺銳者危。然而有不然者。則什而一二矣。故臣之相人也。望其顏色。聽其論詞。察其履行。審其交游。觀其父兄子弟。則美惡之情判矣。是故吉凶脩短。可得

而定矣。如以形而已也。則堯長舜短。禹跳湯褊。皋陶色如削瓜。伊尹面無須眉。傳說身如植繭。周公體如斷齒。將以何相斷之乎。故臣非能相相也。能相人之行者也。○古之聖人多矣。或以德聖。或以才聖。或以藝聖。神農聖於藥。黃帝聖於兵。后稷聖於耕。垂聖於工。夔聖於樂。大桡聖於曆。蒼頡聖於書。巫咸聖於卜。師曠聖於音。奕秋聖於奕。養由基聖於射。易牙聖於味。扁鵲聖於醫。九方臯聖於馬。造父聖於御。風胡聖於劍。之數聖人者。其大小不同。其偏全不同。其貴賤不同。其聖於藝一也。

古今類聚

卷十七

元

鳥獸

乾文言曰。雲從龍。風從虎。○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坤象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大畜爻曰。良馬逐逐。日閑與衛。○係辭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之蟄。以存身也。○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

堯典曰。日中星鳥。以殷仲春。鳥獸孳尾。孔注曰。鳥日交。接曰尾。日

永星火。以正仲夏。鳥獸希革。宵中星虛。以殷仲秋。鳥獸毛毳。音先光也日短星昴。以正仲冬。鳥獸氄毛。毛落也小雅無羊曰。誰謂爾無羊。三百為群。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犗。○大雅卷阿註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國風葛覃曰。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騶虞曰。彼茁者葭。壹發五豝。吁嗟乎騶虞。○止風曰。莫赤匪狐。莫黑匪烏。○兔爰曰。有兔爰爰。雉離於羅。○小雅小弁曰。鹿斯之奔。維足伎伎。○白華曰。有鶯在梁。有鶴在林。○魯頌泮水曰。翩彼飛鵲。

於泮林。食我桑葚。懷我好音。

月令曰。鳴鳩拂其羽。戴勝降於桑。○蟄蟲昭蘇。明者姬伏。毛者孕育。胎者不殯。而卵者不殰。

大戴禮曰。羽虫三百六十。而鳳凰為之長。毛虫三百六十。而麟為之長。鱗虫三百六十。而龍為之長。

管子曰。蛟龍水中之神者也。乘水則神立。失水則神廢。

孫子曰。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荀子曰。川淵深而魚龍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川淵枯則魚龍去之。山林險則鳥獸去之。

呂覽曰。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旬日取之。與駑駘同。○使鳥獲疾引牛尾。尾絕力勦。而牛不可行。逞也。使五尺豎子引其捲。而牛恣所以之。順也。○夫弓矢畢弋。機變之智多。則鳥亂於上矣。鈞餌網罟。罾罾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且罕之智多。則獸亂於澤矣。

淮南子曰。夫飛鳥主巢。狐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鳥。穴者穴成而得宿鳥。○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為雛。鷖者為駒。犢者為皮肉。堅者為齒角。○凡有血氣之虫。含牙戴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觸。有齒者噬。有毒者螫。有蹄者跌。喜而相戲。怒而相害。天之性也。○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且雨也。陰

壹未集。而魚已噉矣。
新書曰。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有其母。嗚呼。戒之哉。母養乳虎。將傷

天下。

韓詩外傳曰。東海之魚。名曰鯉。比目而行。不相得。不

能達。北海有獸。名曰蜚。更食而更視。不相得。不能飽。

南方有鳥。名曰鷦。比翼而飛。不相得。不能舉。西方有

獸。名曰羆。前足鼠。后足兔。得甘草。必銜以遺。蚤蚤距

虛。二名。其性非能。蚤蚤距虛。將為假之故也。虞

來則急。負以走。見人。

說苑曰。騰蛇遊霧而升。騰龍乘雲而舉。猿得木而捷。

魚得水而為。處地宜也。○燕雀之侶。不知天地之高。

古今類聚 卷七

坎井之責。一海之大。○楚莊王曰。有鳥止於南

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

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

說文曰。龍能小能大。能長能短。能幽能明。春分而登

天。秋分而入川。

廣雅曰。麟者含仁懷義。行步中規。折旋中矩。將必擇

土。翔而後處。不履生蟲。不折生草。不群行。不旅行。不

犯陷穽。不罹網罟。

博物志曰。螭蛇秋月毒盛。醫草木以泄其氣。草木即

死。

太史公曰。鷹隼高飛于雲漢。虎豹長嘯于山林。

謝郁曰。曝鰓之麟。不念杯杓之水。雲霄之翼。豈碩龍

樊之糧。何者。所托已盛也。

公孫洪曰。龍之未升。與魚鱉為伍。及其升天。鱗不可

親。

田饒曰。夫黃鵠一舉千里。集君華池。啄君稻粱。君猶

貴之。以其從來遠也。鷄有五德。君輕之。以其從來近

也。

古今類聚 卷七

吳兢傳曰。猛虎在山。兼藿為之不採。

列仙傳曰。鹿百年為蒼鹿。又百年化為白鹿。又百年

化為玄鹿。

宋廉曰。象以牙而成擒。蚌以珠而見剖。翠以羽而投

網。犀以角而就烹。麝以臍而被獲。雉以彩而受羈。

劉基曰。虎豹之駒。未成文而有食牛之氣。鴻鵠之翼

未就。而有馳驚四海之心。

張司空曰。鴈鳩性一而慈。祝鳩性一而孝。鳥得食而

反哺。鷄見食而呼群。騶虞不殺。麒麟好生。此物之有

仁者也。鹿能觸邪。鷹不擊伏。鵲能懷人之食。隼釋懷胎之鳥。鴛鴦思偶而死。獾赴類而斃。此物之有義者也。豺祭獸。獺祭魚。蜂蟻必宗其君。雉鳩不亂其匹。羔飲乳而必跪其母。雉鳴雌而必推其雄。此物之有禮者也。狼卜食向虎。虎奮衝破。蛇蟠向壬。鵲巢面歲。燕伏戊巳。蝠忌庚申。猯自斷其尾。麝自決其臍。群鹿環角而外衛。羚羊懸角而木棲。鴛畫印而開穴。鵲禹步而發蛇。鴈設奴而警察。鷺偃絲而啄魚。螳螂隱葉而捕蟬。蜘蛛布網而籠虫。蜘蛛禁蛇。蛇結轉九。溪驚蛟。青金類。春十七。主。

草木

乾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大過爻曰。枯楊生梯。根生則可久○枯楊生華。言不根久○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谷草木皆甲拆。禹貢曰。厥草惟繇。厥木惟條。草木漸包。厥草惟夭。厥木惟喬。○書傳曰。田雉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

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

小雅谷風曰。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德有○國風葛覃

曰。芣之覃兮。施於中谷。維葉萋萋。治葛○采芣曰。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婦人無事不為樂

○采蘋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大夫妻○大雅行葦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

方體。維葉泥泥。行葦叢生與同氣○卷阿曰。梧桐生矣。於彼

朝陽。○皇矣曰。作之屏之。其苗其翳。脩之平之。其灌

其柎。啓之辟之。其檜其楮。攘之剔之。其櫟其柘。開創之

古今類○孟春之月。盛德在木。孟夏之月。無伐大樹。

胡傳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為記

之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

失其道。草木猶犯之。而况君乎。

六韜曰。冬木可折。夏條可結。

管子曰。水神集於草木。根得其度。華得其數。實得其

量。

陸賈曰。梗柟豫章。天下之名木。生于深澤之中。無澤

而光。不刺而章。大者治樽。小者治觴。下賜三公。上顯

帝王。

淮南子曰。夫牛蹄之涔。無尺寸之鯉。塊阜之山。無尋丈之材。○千歲之松。下有茯苓。上有兔絲。○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喻人以有才拔害

韓詩外傳曰。夫春樹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

說苑曰。高山之巔。無美木。傷于多陽也。大樹之下。無美草。傷于多陰也。

古今類股

卷十七

主

論衡曰。伐薪於山。輕小之木。合能束之。至於大木。十圍以上。引之不能動。推之不能移。則委之於山林。收所束之小木而歸。○有根株於下。有榮葉於上。有實拔於內。有皮殼於外。喻本末內外一體

司馬遷曰。松柏為百木之長。而守宮閭。

枚乘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而輪囷。中魏相傳曰。千雲蔽日之木。起於青葱。

王相曰。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栢之茂。隆冬不衰。杜鵑曰。腐草為螢。老木為蠋。造化不能。誰其然也。

李諧曰。樹迎春而動色。草迎歲而發花。

顧凱曰。疾風知勁草。嚴霜識貞木。

劉岩夫曰。樹椅桐可以代琴瑟。植楸梨可以代甘實。苟愛其堅貞。豈無松桂也。

柳宗元曰。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

古今類股

卷十七

主

劉基曰。樹之材者。松栢栝栢。可以為棟梁。種之必三五年而後成。其下多種柳樸檉。種之則生。不過為薪。故以日計之。則棟梁之利緩。而薪之利速。以歲計之。則薪之利一。而棟梁之利百。

新選古今類腋卷之十八

人物類 三皇 五帝 三王 五霸

古今名臣

三皇

繫辭曰包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

帝王世紀曰。孔子稱天子之德。感天地。洞八方。是以化合神者稱皇。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

管子曰。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謀得兵勝者

伯。古今類腋 卷之十八 二

荀子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不用者之功也。

文子曰。伏羲神農之世。其民顓蒙。瞋瞋瞋瞋。不知所職。植植而弗鄙。弗天。是以難老。

淮南子曰。至德之世。其音瞋於溷溷之域。而徙倚於

汗漫之宇。提挈天地而委萬物。以鴻濛為景柱。而浮

揚乎無垠。參崖之際。是故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群

生莫不顓顓然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莫之領理

決離。隱密而自成。渾渾蒼蒼。純樸未散。旁薄為一。而

萬物大優。○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

之。含哺而嬉。鼓腹而遊。

董子曰。三皇。三才也。五帝。五常也。三王。三明也。五霸

五嶽也。

春秋運斗樞曰。伏羲女媧神農。是為三皇也。皇者包

元履中。開陰布綱。指天畫地。神化潛通。

春秋緯曰。天皇地皇人皇。兄弟九人。分九州長天下

也。

潛夫論曰。太古之時。兆黎初載。未有上下而自順序。

天未事焉。君未設焉。未後矯處。或相凌虐。為萌巨害。

於是天命聖人。使司牧之。勿令失性。四海蒙利。草木

被德。

禮舍文嘉曰。伏羲德洽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

以龜書。伏羲乃則象作易。

三皇本紀曰。開闢之初。君臣之始。天地初立。有天皇氏。澹泊無所施為。而俗自化。以木德王。地皇氏以火德王。興於熊耳龍門。人皇氏乘雲車。駕六羽。兄弟九人。分長九州。各立城邑。

史記曰。大皞庖犧氏有聖德。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旁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始制嫁娶。以儼皮為禮。結網罟以教佃漁。養犧牲以充庖厨。○女媧氏有神聖之德。諸侯共工氏與祝融戰不勝。

古今類廣

卷八

三

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氏乃鍊五色石以補天。斷鼇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止滔水。於是地平天成。不改舊物。○炎帝神農氏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用。以教萬人。始教耕作。蜡祭。以赭耒耨。鞭草木。嘗百草。始有醫學。教人日中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遂重八卦為六十四卦。

陸賈曰。神農以為行虫走獸。難以久養。民乃求可食物。嘗百草之實。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穀。

唐書曰。合天地之德。韞日月之明。眇然遠思。以登六

和。此伏羲氏所以為三皇之首也。

薛道衡曰。太始太素。荒茫造化之初。天皇地皇。杳冥書契之外。其道絕。其迹遠。言談所不指。耳目所不逮。白虎通曰。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之總美大稱也。煌煌人莫能造也。煩一夫。擾一士。以勞天下。不為皇也。故黃金棄於山。珠玉捐於淵。虛無寥廓。與天地通靈也。宋邵子曰。三皇之時如春。○三皇同意而異化。五帝同言而異教。三王同象而異勸。五霸同數而異率。同意而異化者。必以道。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歸之。故

古今類廣

卷八

四

尚自然。夫自然者。無為無有之謂也。無為者。非不為也。不固為者也。故能廣。無有者。非不有也。不固有者也。故能大。廣大悉備。而不固為固有者。其惟三皇乎。○三皇之治。不見形迹。莫得而名焉。故不言而民自化。其道則同。其所以為化則異。故曰同聖而異化。

五帝

繫辭曰。堯舜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堯典曰。君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

禮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舜典曰。粵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於帝。○慎徽五典。
五典克從。納於百揆。百揆時叙。賓於四門。四門穆穆。
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勿迷。帝曰。咨爾舜。詢事考言。乃
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益稷謨曰。帝光天之下。
至於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唯帝是主。

祭法曰。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均賞刑以義終。
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鄣鴻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
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契爲司徒。

古今類聚

卷八

五

而民成。其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
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
者也。

家語曰。黃帝名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
長而敦敏。成而聰明。脩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
民。度四方。獲寶鼎。迎日推策。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
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
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動心力耳目。節用
水火材物。○帝顓頊高陽。靜淵以有謀。疏通以知事。

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

化。潔誠以祭祀。巡四海以寧民。○帝嚳高辛。生而神

靈。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

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

服。○其動也時。其服也士。既字古既執中而偏天下。○

郊子朝魯。亡人問曰。少昊氏以鳥名官。何也。對曰。吾

祖也。我知之。昔黃帝以雲紀官。故爲雲師而雲名。炎

帝以火共工以水。太昊以龍。其義一也。我高祖少昊

藝之立也。鳳鳥適至。是以紀之於鳥。故爲鳥師而鳥

古今類聚

卷八

六

名。自顓頊氏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
以民事。則能不否故也。孔子聞之。遂見郊子而學焉。
管子曰。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

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变。使

民安其法者也。

荀子曰。人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狹而切。垂衣裳。不

下簞席之上。而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帝王。○王

者仁。眇天下。義眇天下。威眇天下。○威眇天下。故天

下莫敢敵也。以不敵之威。輔服人之道。故不戰而勝。

不攻而得。兵甲不勞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知此三具者。欲王而王。欲伯而伯。欲彊而彊矣。

鬻子曰。昔者五帝之治天下也。其道昭々。若日月之明。然若以晝代夜然。故其道首首然。萬世為福。萬世為教者。唯從黃帝以上。舜禹以下而已矣。

呂覽曰。五帝先道而後德。故德莫勝焉。三王先德而後事。故事莫功焉。五伯先事而後兵。故兵莫強焉。舜有子九人。不子其子而授禹。至公也。○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仁常。無為也。則

古今類

卷八

七

天下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

尸子曰。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堯聞其微之草茅之中。與之言禮樂而不逆。與之語政。至簡而可行。與之語道。廣大而不窮。於是妻之以嬪。嫔之娥。九子事之。而託天下焉。

淮南子曰。帝者体太乙。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六律。体太乙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含吐陰陽。申洩四時。紀綱八極。經緯六合。覆露昭導。普記而無私。翺飛蠕動。莫不仰德而生。法陰陽者。承天地之和。

形萬類之体。含氣化物。以成形類。則四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與有節。出入有時。開闔張歛。不失其序。喜怒剛柔。不雜其理。用六律者。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也。予之與奪也。非此無道。○五帝三王。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变化。抱大聖之心。以鏡萬物之情。上與神明為友。下與造化為人。○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伯任力。○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此之謂一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此之謂五。○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使強不得掩弱。衆不得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輔弼公而不阿。道不拾遺。市不預賈。城郭不開。邑無盜賊。人相讓以財。狗彘吐菽粟於道路。而無忿爭之心。○今高臺層櫺。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桷不斲。素題不析。珍怪奇異。人之所美也。而堯斲染之飯。藜藿之羹。文繡白狐。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拊形。鹿裘御寒。養生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故舉天下而傳之於舜。若解重

負然○列子曰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不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頌戴已歟不頌戴已歟頌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粒我蒸民莫非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白虎通曰帝王者號也號者功表也所以表功明德號令臣下別優劣也

禮斗威義曰帝者得其根茨王者得其英華伯者得其附枝故帝道不行不能王王道不行不能伯伯道

不行不能守其身

古今類聚

卷八

九

抱朴子曰黃帝生而能言後使百靈可謂天授自然體之者猶復不敢端坐而得道故陟王屋而授丹經到鼎湖而飛流珠登崆峒而問廣成上具茨而事大隗達東岱而奉中黃入金谷而諮子心論導養而質玄素二女精推步則訪山稽力牧講占侯則詢風后著內經則受雷岐審攻戰則納五音之策窮神姦則記白澤之辭相地理則書青鳥之說救傷殘則綴金台之術故能畢記秘要窮盡道真遂勒升龍高游

與天地于罔極

韓子曰歷山農者侵畔舜往耕耨年而耕者讓畔河濱漁者爭壇舜往漁耨年而漁者讓長東之夷陶者苦窳舜往陶耨年而器以牢

帝正世紀曰顓頊生十年而佐少昊二十而登帝位平九黎之亂以水事紀官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于是民神不構萬物有序始都窮桑徙商丘命飛龍効八風之音作樂五英以祭上帝帝嚳年十五而佐顓頊四十登位都亳以人事紀官

古今類聚

卷八

十

致以勾芒為木正祝融為火正蓐收為金正玄冥為水正后土為土正五行之官分職而治諸侯於天下被天下遂作樂六莖以康帝位

本紀曰虞舜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堯以二女妻舜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乃賜舜絺衣與琴舜舉八元八愷流四凶遷於四裔以樂轉睦乃與九招之樂致異物鳳凰來翔

史記曰帝堯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

形車乘白馬能明馴德。故順昊天數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時。信飭百官。衆功皆興。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病而利一人。而授舜以天下。

龍錯曰。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動靜。上配天。下配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木。虫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降。五各熱。祿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可

古今類聚

卷八

十一

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所謂天地治國。入體之功也。隋薛道衡曰。羲軒以降。受暨唐虞。則乾象而施法度。觀人文而化天下。然後帝王之位可重。聖哲之道可尊。

宋邵子曰。五帝之時如夏。三皇同仁而異化。五帝同禮而異教。三王同義而異勸。五霸同智而異率。同禮而異教者。必以德。以德教民。民亦以德之。故尚讓夫讓也者。先人後己之謂也。以天下授人而不為。

輕若素無之也。受人之天下而不為重。若素有之也。若素無素有者。謂不已無已有之也。若已無已有。則舉一毛以取與於人。猶有貪鄙之心生焉。而况天下乎。能知其天下之天下。非已之天下者。其惟五帝乎。張子曰。以知人為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為難。故不輕變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舜臣德。故不敢不虔其始。

程子曰。五帝公天下。故與賢。三王家天下。故與子。論善之盡。則公而與賢。不易之道也。然賢人難得而爭。

古今類聚

卷八

十二

奪與焉。故與子以定萬世。是亦至公之法也。胡五峯曰。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湯武有人之天下。而無我取人之嫌。是故天下無大事。我不能大。則以事為大而處之也難矣。

元許魯齋曰。五帝之禪。三代之繼。皆數然也。其間如堯舜有子之不肖。變也。堯舜能通之以揖遜。而不能使已子之不肖均。湯武遇君之無道。變也。湯武能通之以征伐。而不能使夏商之無桀紂。聖人遇變而通之。亦惟達於自然之數。一毫之已私無與也。

明劉基曰：民猶沙也。有天下者，唯能搏而聚之耳。堯舜之民，猶以漆搏沙，無時而解。故堯崩，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非威驅而今庸之也。三代之民，猶以膠搏沙，雖有時而融，不釋然離也。故以子孫傳數百年，必有無道之君而後衰。又繼而得賢焉，則復興，必有大無道如桀與紂，而又有賢聖諸侯如商湯、周武王者，間之而後亡。其無道未如桀紂者，不亡；無道如桀紂，而無賢聖諸侯適丁其時而間之者，亦不亡。伯世之民，猶以水搏沙，其合也，看不可開，猶水之冰然。一旦消釋，則渙然離矣。其下者，以力聚之，猶以手搏沙，拳則合，放則散，不求其聚之道，而以責於民曰：是頑而好叛，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

古今類聚

卷二

三

揚慎謬語曰：舜欲旗樹水機，古今而不成，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正殊俗矣。湯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服四荒矣。武王欲及成湯而不成，既足以王矣。五伯欲繼三王而不成，既足以為諸侯長矣。欲為五帝而不成者，三王是也；欲為三王而不成者，五伯是也；欲為五伯而不成者，六國是也；欲為六國而不成者，七六國是也。故曰：學乎其上的，僅得其中，學乎其中，斯為下矣。

不成者，七六國是也。故曰：學乎其上的，僅得其中，學乎其中，斯為下矣。

三王

書傳曰：三王之統，若循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左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王帛者萬國。○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

家語曰：虞芮爭田而訟，入文王之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士讓於大夫，大夫讓於卿，虞芮之君曰：吾儕小人也，不可以入君子之朝，自相與而退。孔

古今類聚

卷二

三

子曰：以此觀之，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焉。不令而從，不教而聽，至矣哉。○武王大敗殷人，上堂見王，曰：誰之王也？曰：諸侯之王。即取歸之。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財矣。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即取歸之。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色矣。

周書曰：文王在鎬，召太子發曰：我身老矣，吾語汝。我所保與我所守，傳之子孫，吾厚德而廣惠，不為驕倖，不為泰靡。童牛不服，童馬不馳，土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時，以成萬材，萬材以成教，以為人

利之而勿德。是謂大仁。

荀子曰。脩禮者王。為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民。伯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篚篋。實府庫。篚篋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伯。權謀立而亡。○故道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為之。則亦王。道伯者之法。與伯者之人為之。則亦伯。道亡國之法。與亡國之人為之。則亦亡。

鬻子曰。禹飯一饋而七起。曰。吾不恐四海之士留於

古今類聚

卷八

十五

道路也。恐不留吾門也。是以四海之士皆至。禹當朝廷。門可以羅雀。

淮南子曰。禹沐淫雨。擲疾風。決江疏河。鑿龍門。闢伊闕。乘四載。隨山刊木。平治水土。定七百國。○禹南省方。濟於江。黃龍負舟。舟中失色。禹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以滑和。言不傷和。視龍猶蜺蜺。顏色不變。禹之視物亦細矣。無所改乎。韓詩外傳曰。王者之論德也。而不尊無功。不官無德。不誅無罪。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故上賢使能。而等級

不踰。折暴禁悍。而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皆知夫為善於家。取賞於朝也。為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夫是之謂王者之德。

說苑曰。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伯者之政威之。彊者之政脇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為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脇之。脇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得已也。○湯欲伐桀。伊尹請且乏貢職。以觀夏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伊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

古今類聚

卷八

十六

乃謝。請服入貢職。明年又乏貢職。桀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與師伐桀。遷之於南巢。○楊子曰。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說林曰。火之熯也。終不如日之暴也。水之沃也。終不如雨之潤也。伯功之利人也。終不如王道之澤物也。是故飲食既足。則施予可無捐也。杠梁既成。則乘輿可無濟也。華夏既奠。則安攘可無施也。信義既行。則盟會可無脩也。

齊丘子曰。伯禹之容。蕩蕩然。殷湯之容。堂堂然。文王

之容巍然。武王之容諤諤然。

韓子曰。昔文王請入西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

帝王世紀曰。成湯出。見羅者方祝曰。從天下者。從地出者。四方來者。皆入吾羅。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能為此哉。乃命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諸侯聞之。咸曰。湯之德至矣。澤及禽獸。況於人乎。一時歸者三十六國。○湯自伐桀後。大旱七年。

古今類聚

卷二

十

殷史卜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為請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齊戒剪髮斷爪。以已為牲。禱於桑林之社。言未已。而大雨方數千里。○武王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原公釋百姓之囚。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命宗祝享祀於軍。微子膠鬲皆委質為臣。殷人咸喜曰。王之於人也。死猶封其墓。況其生者乎。王之於賢仁也。亡者猶表其廬。況其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籍者乎。

史本紀堯用縣治水。功用不成。帝舉縣子禹而使續。

縣之業。禹為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行。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稱以出。壘壘穆穆。為綱為紀。勞

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行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於是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於天下。天下於是太平治。○周文王為西伯。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王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伐崇侯虎。而作豐邑。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武王脩文王緒業。太公望

古今類聚

卷二

十

為師。觀兵孟津。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覆於下。至於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乃東伐紂。紂師皆倒戈以戰。以開武王紂走。登於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於火而死。武王至於周。自夜不寐。周公旦曰。曷為不寐。王曰。維天不享殷。自癸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以至今。而今我未定天保。何敢寤。鼂錯曰。古之三王。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

其勤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情之所惡。不以強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

齊高祖詔曰。五德更紹。帝迭所以代昌。三正迭隆。王度所以改耀。世有質文。時或因革。其資元膺曆。經道振民。固以異術同揆。殊流共貫者矣。

史臣贊曰。唐虞之時。泰和之景象也。禹啓之世。亨通之嘉會也。夏商之末。其肅殺之秋也。聖人之道。擬遜於唐虞。家傳於夏禹。放伐於商周。謂於代非聖人之道。不可也。

宋邵子曰。三王之時如秋。○三皇同性而異化。五帝同情而異教。三王同形而異勸。五霸同體而異率。同形而異勸者。必以功。以功勸民者。民亦以功歸之。故尚政。夫政也者。正也。以正夫不正之謂也。大下之正。莫如利民焉。天下之不正。莫如害民焉。能利民者。正則謂之曰王矣。能害民者。不正則謂之曰賊矣。以利除害。安有去王耶。以王去賊。安有弑君耶。○三王興

事造業唯恐不及。故曰同才而異勸。五霸則詭譎相勝。無所不至。然猶假乎正也。故曰同術而異率。

五霸

檀弓曰。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吊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昔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實。仁親以為實。父死之謂何。又因以高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急弔亡臣重耳。身

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若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發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左傳曰。桓公伐楚。楚成王使與師言曰。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霸。若實征之。以夾輔周室。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不復。寡人是問。對

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退。次於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隣國未吾親也。君若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隣國。桓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而重焉之皮幣。以驟聘。順於諸侯。以安四隣。則四

古今類腋

卷八

三

隣之國親我矣。禹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人鬻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堂藩。二使海於有蔽。以海渠彌於有渚。渠彌環山於有牢牧地。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四使海於有蔽。渠彌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吹狗。二使

沐於有蔽。渠彌於有渚。環山於有牢。四隣大親。既反侵地。正封疆。南至於陶陰。西至於濟。北至於河。東至於紀鄆。有革車八百乘。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文公適齊。上侯妻之。甚善焉。有馬二十乘。將死於齊而已矣。曰。民生安樂。誰知其他。桓公卒。孝公即位。諸侯畔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而知文公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桑下。委妾在焉。莫知其在此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已除之矣。子必

古今類腋

卷八

三

從之。不可以貳。七無成命。詩云。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先王其知之矣。貳將可乎。子去晉難而及於此。自子之行。君無寧歲。民無成君。天未喪晉。無異公子。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矣。貳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矣。必死於此。姜曰。不然。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無及。況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鄭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晉欽仲有言。

小妾聞之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恩威民之中也。畏威如疾乃能威民威在民上弗畏有刑從懷如流去畏遠矣。故謂之下其在辟也吾從中也。鄭詩之言吾其從之此大夫管仲之所以紀綱齊國裨輔先君而成伯者也。子而棄之不亦難乎。齊國之改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君國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也。敗不可處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公子唯子子必有晉若何懷安弗聽。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公子重耳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君治兵過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弭子未之右屬彘韃音滔彘彘以受子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倫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后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

能廢之。適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內之。○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示尊君之義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晉侯入曹數之。且曰獻狀令無入僂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切侯出亡至曹曹君不禮古今類聚

晉侯將與楚戰。召咎犯而問曰：「楚衆我寡，奈何而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以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詐偽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敗楚人，反而為賞。雍季在上，左右曰：「成僕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聞之曰：「古之類也。」
臨難用詐，足以却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霸矣。○秦孟明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戰於彭衙，敗績。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脩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惡，不可當也。』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忘，其可敵乎？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於郊，封殺尸。前敗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旋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其不辭也。能懼思也。○秦伯卒，以子車氏三子為

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奔民，先王遺世猶詔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難以在上矣。○晉饑，乞糴於秦。不豹曰：「晉君無禮於君，衆莫不知。往年有難，今又荐饑，已失人，又失天，其殃也多矣。君其代之，勿予糴。」公曰：「寡人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天殃流行，國家代有，補乏藎音薦，通食饑道也。不可以廢道於天下。謂公孫枝曰：「予之乎？」公孫枝曰：「君有施於晉君，晉君無施於其衆，今旱而聽於君，其天道也。君若弗予，而天子之音有苟衆不說，其君之不報也，則有辭矣。不如予之以說其衆。衆說必咎其君，其君不聽，然後誅焉。雖能禦我，誰與？是故泛舟於河，歸糴於晉。」○宋公圍曹，討不服也。子魚曰：「文王開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還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今君德無乃有吁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脩德乎？無闕而後動。○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

股門官職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傷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敢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整，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若受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儼音殘儼藏丁也也。○宋公使邾文公用郕子於次睢之社，歆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

古今類聚

三

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莊王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於遼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惟命。其剪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激福於厲，宣桓武，不氓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

矣。退三十里而許之乎。○楚子圍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床，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國語曰：「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敢諫者死。」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鍾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悅。

古今類聚

三

呂覽曰：「晉文公及國，賞從亡者，而陶孤不與，敢問其說。」文公曰：「輔我以義，導我以禮者，吾以為上賞；教我以善，彊我以賢者，吾以為次賞；拂我所欲，數舉吾過者，吾以為末賞。三者所以賞有功之臣也。若賞國之者，吾以為末賞。」三者所以賞有功之臣也。若賞國之者，吾以為末賞。」

勞徒則陶孤將為首矣。周內史與聞之曰：「晉國其伯乎？昔者聖王先德而後力，晉公其當之矣。」

白虎通曰：五伯者何謂也？昔三王之道衰，而五伯存其政，率諸侯朝天子，正天下之分，興復中國，攘除夷狄，故謂之伯也。

史：齊桓公曰：寡人南征至召陵，盟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吾

古今類腋

二九

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諫不聽，乃說桓公以遠方珍物至，乃得封。桓乃止。

史斷曰：五伯迭興，始于桓公。卒于楚莊，蓋歷七王。九十五年于此矣。齊桓晉文，功在王室，秦穆定晉，已而伐晉，伐戎以成伯功，未乃收其賢臣以殉，其不得為盟主固宜。楚莊初滅庸，以自豐，至窺周鼎，已而伐國，殆無寧日。宋襄智不如桓文，強不如秦楚，區區姑息為仁義，而不免於自辱也，宜哉。

鼂錯曰：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其行

賞也，非以虛名妄取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名其功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後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

晉王鎮惡曰：自三代以來，醇風稍薄，成功濟務，皆上權道，雖復負承南面，比號軒轅，莫不自謝王風，皆由伯力。功雖有餘而德未足也。若非樹奇功於難上，震大威於四海，則不能成配天之業。一異同之心矣。宋邵子曰：五伯之時如冬。○三皇同聖而異化，五帝同賢而異教，三王同才而於勸五霸同術而異幸。同

古今類腋

三十一

術而異幸者，必以力。以力率民者，民亦以力歸之，故尚爭。夫爭也者，爭夫利也。不以利，不以義，然後謂之爭。小爭交以言，大爭交以兵。爭夫強弱者也，猶借夫名焉者，謂之曲直。名也者，命物正事之稱也。利也者，養人成務之具也。名不以仁，無以守業。利不以義，無以居功。利不以功居，名不以業守，則亂矣。民所以必爭之也。五霸者，借虛名以爭實利者也。帝不足則王，王不足則霸，霸又不足則夷狄矣。若然，則五霸不謂無功於中國，語其王則未也。過夷狄則遠矣。周之東

文武之功德於是乎盡矣。猶能持二十四君。王室不絕如綫。夷狄不敢屠害中原者。猶五霸借名之力也。

明劉基曰。五伯之時。天下之亂極矣。稱諸侯之德無以加焉。雖假而愈於不能。故聖人有取也。故曰誠勝假。假勝無。○甚矣仁義之莫彊於天下也。五伯假之而猶足以維天下。而獲天下之顯名。而况於出之以忠行之以信者哉。

古今名臣

古今類腋

夷父曰。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君夷公曰。今在予小子旦。若遊大川。予往。暨汝與其濟。○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維有若號叔。有若閑天。有若散宜生。有若南宮括。

彊弓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其勇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武子乎。利與

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又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謚于君。曰。日月有時。將堊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隣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文子。

古今類腋

家語。子貢問公之人臣孰為賢。子曰。往者。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汝聞用力為賢。進賢為賢乎。子貢曰。進賢賢乎。子曰。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達子產。未聞二子之達賢已之才者也。

呂覽。管子復於桓公曰。懇田大邑。辟土藝粟。盡地力之利。臣不如甯邀。請置以為大田。登降辭讓。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請置以為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顏。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重貴富。臣不如東郭牙。請直

以為大諫臣。平原廣城。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若王子城父。請置以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若弦章。請置以為大理。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則夷吾在此。

說苑曰。舜耕歷山而逃於河畔。立為天子。則其遇堯也。傳說負壤土。釋版築而立佐天子。則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負鼎俎。調五味而佐天子。則其遇成湯也。呂尚年五十。賣食於棘津。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一。為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夷吾古今類聚

牛朝歌。行年九十一。為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夷吾永縛膠目。居檻車中。自車中起為仲父。則其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取五羊皮。伯氏牧牛。以為卿大夫。則其遇秦穆公也。沈尹名聞天下。以為令尹。而諱殺叔敖。見其遇莊王也。○桓公用管仲。鮑叔牙。朋黨。齊無竊戚。三存亡國。一繼絕世。救中國。攘夷狄。卒膏荆蠻。以尊周室。霸諸侯。晉文公用咎犯。先軫。陽處父。強中國。敗強楚。令諸侯朝天子。以顯周室。楚莊王用孫叔敖。敗晉。馬子反。將軍子重。征陳。從政。敗強晉。無敵。

天下。秦穆公用百里奚。子寒叔子。王子廖。及由餘。振有雍。擄見西戎。吳用延州來季子。延州來季子并冀。揚威於鷄父。至簡公用子產。裨諶。世叔。行人子羽。賊臣除。正臣進。去強楚。合中國。家安寧。二十餘年。無強楚之患。

文中子曰。美哉公旦之為周也。外不屑天子之謗。而私其廷。曰。必使我子孫相乘。而宗祀不絕也。為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也。深乎深乎。此家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以厚古今類聚

蒼生也。漢名臣贊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燕雀。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多關上。方欲用文臣。求之如弗及。始以蕭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群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買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棄明版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林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

然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不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之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王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古今類聚

鄭遂鄭弘召行韓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諸名臣亦其次也後魏崔浩曰王猛之經國符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上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書者也

唐太宗詔曰黃帝得力牧為五帝先夏禹得咎繇為三王在齊桓得管仲為五伯長房彥謙曰鄭有子產齊有晏嬰楚有叔敖晉有士會宋有軫曰不求一時之功而愛君以全其宗社此上

臣也。范文子當鄢陵之役。不欲使。皆不聽而敗之。始若無智。而后卻氏之禍。幾不免。卒以身當之。其過人也遠矣。

真西山曰。子產當內有諸侯大夫之爭。外有晉楚兵之至。且所事也。皆九庸之主。而能詞執禮。確不可犯。以執。卒能以弱反強。蓋聖門中之能臣也。春秋諸大夫。未有能及之者。

范祖禹曰。貞觀之治。吁乎盛矣。登瀛洲者十八人。如玄齡如晦。皆君子也。圖凌烟者二十人。如李靖魏徵古今類聚

此忘直也。使世化為太平。刑措不用。豈幸有哉。羅豫章曰。西漢人才。可與遠道。東漢人才。可與立。三國人才。可與權。杜欽谷永。可與遠道。而不可與立。故附三氏。陳蕃竇武。可與立。而不可與權。故因於宦官。至於諸葛孔明。然後可與權。夫人才至可與權。而不可以有加。張良近太山之材。畧諸侯近伊尹之出處。然良佐高祖。論其時則宜。語其德則合。亮處三國。則材大任小。惜哉。子房之報韓而佐漢。孔明之佐漢而討賊。此其事同也。子房之功成身退。而從赤松子。

遊即孔明之高卧隆中。抱膝長吟。此其志同也。子房之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即孔明之七縱七擒。八陣一圖。此其才同也。但子房之所為者。孔明皆有不屑而孔明之所為者。子房或有不能。觀其嘯足附耳之態。孔明肯為之乎。釋楚不擊。養虎自遺患之言。孔明肯為之乎。孔明曰。親賢人。遠小人。子房所任用者。率多販屠屠狗。其優劣自見矣。

張南軒曰。符堅掃境入寇。方是時。晉室之勢殆矣。梁益既非晉之方。復為所破。而謝安方且宴客應

古今類

敵。不遇以江上事。事何之謝安。及劉牢之輩。以成功。蓋其方畧素定。非僥倖苟然也。安明於用人。不以親疎而廢。玄有謀慮。善使人。牢之勇銳出衆。而安於施置。各得其宜。蓋用兵之道。當以奇正相須。使玄將重兵於後。此止也。使牢之將精兵迎擊於前。此奇也。秦兵既近洛澗。牢之攔其鋒。直搏而勝之。固已奪其心矣。淝水之戰。其勝筭已在目中。故秦兵一退。風聲鶴唳。以至山川草木。皆足以懼之。惟牢之先奪其心。故也。安之方畧素定。故立於靜而不撓。其矯情鎮物。立

固為是哉。夫有所恃固耳。至於卻。流之兵。又其一奇也。得上流之兵。不足以助益。迨足以銷薄。聲援搖動人心。一卻其兵。而戰士之心益固。國內之情舉安。安見之明且審矣。鑒乎國之所恃者人才耳。以晉室之勢。獨任一謝安。是以當符秦百萬之師。以予觀之。非特安方畧之妙。抑其所存忠義純固。負荷國事。直欲與晉室同存亡。故能運用英豪。克成勳業。誠與才合故也。若安者其在東晉人物中傑出者哉。

馬公曰。天授之謂才。人從而成之。謂義。發而著

古今類

之事業之謂功。清敏辨博。崇捷走勇。非才也。區市井數千之衆。推胡虜百萬之師。戰則不可勝。守則不一。斯可謂之才矣。死黨友。存孤兒。非義也。明君臣之大分。職天下之大義。守死而不變。斯可謂之義矣。攻城拔邑之衆。斬首捕獲之多。非功也。控扼天下之咽喉。蔽全天下之大半。使其國家定於已傾。存於既亡。斯可謂之功矣。嗚呼。以巡之才如是。義如是。功如是。而猶不免於流俗之毀。況其賤一者耶。

照寧中洛陽以清德為朝。等禮者。大臣曰

公侍從曰司馬溫公。呂申公。清德早著十餘人。好學樂善有行義。短二十人。邵先生居謝聘人皆相從。志厚之風。聞於天下。里中後生皆知畏廉耻。欲行一事必曰無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

吳臨川曰。張文成侯。諸葛忠武侯。狄文惠公。范文正公。四人之功業不盡同。而其為百代殊絕之人物。則一。文成身事洪而心在報韓仇。文惠身事周而心在

古今類陳

易地則皆然。故朱子稱其磊磊落落。無纖芥之可疑也。

王磐曰。讀嘉祐之四臣。至富歐等輩。讀中興之四將。至岳劉諸人。入則相出則將。古今以來名臣。未之及也。至于宋度而文丞相之氣節。凜猶生氣。其所

豈朝夕哉。王曰。歷代臣其流芳至今。看由其端。

君務公。福民。生不苟且。死乃不辭。以

晉寧叔起王一鵬

穀城釋脩王文俊

金谿謝廷諒

南豐陳五雲

曾大綱

鄒應龍

古今類腴十八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吳一鵬序云是王麟洲所作
麟洲王世懋別號也所著却金傳已著錄是書分
十門一百二十一子目皆採掇成語以備舉業之
用殆坊刻陋本必不出世懋之手

彊識畧四十卷(一)

〔明〕吳楚材輯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七年陽春園刻本

刻國賢吳先生彊識畧序

汝南陳元勛甫洪烈

蓋余自佷山移令下雋而識鄉大夫吳公云公行誼甚高孝友出於天性雅擅博洽直臨作者之途嘗與二三同志慨然謂古今載籍或約而未備抑浩瀚而難竟也已廼兼綜群書采其裨於聞見者命諸子錄而識之久而成編名曰彊識畧焉公生而穎異長負名世才萃美兼長著述豈不大備而云彊云畧其自名則然也余黜闇亡識間醵簿書就公問學公因出此編示余余竊受而讀之其目自天文歲序而下析為四十苞藂往牒叅以已見稽物理則精攷覈譚世務則

悉機宜計前後僅四十卷即讀之不浹旬而大義可概睹焉余喜謂公曰是固秬圃之玄珠詞壇之捷徑也公豈無垂世之思邪則請付剞劂氏公歛然避席曰予不敏姑自彊識以備遺忘鄉固秘之篋笥今意吾子以覆瓿已爾安可令北海若見也予又曰今之稽古者汗牛充棟苦於繁挂一漏萬苦於簡是集也括數百種書成一家言約而該瞻而不為汗漫一開卷而聞見盡是矣顧安可秘不傳也於是始梓而行之昔萬曆己丑冬十月也

敘述

彊識畧者何士有博聞彊識而喻之於道匪以謏聞洽物也夫考古可以驗今騭人可以鏡己士即不能為通儒奈何甘自陋棄而空守夫耳觀者之籋廬也殆不然矣孔子不云乎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彊識固所不廢也有詰者曰古今邈矣子安能譚聚一堂載籍博矣子安得寶藏一室夫夫也一宴人子爾旦而登之武庫將璿璣不能名數乃欲攘臂以自矜所長今天下豈少作者與奚取茲齷齪之為蒐也如以多見為解則默識且孔子不居矧躬行不逮侈言何益彊而識之悖所識而棄之與其詳不如畧也毋令舉一廢百又安得數之至於九而人將測吾之不知其一也楚委之先固有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而不對祈招之問者則彊識於是焉窮矣不佞嗒無以應業已脫草姑識其繇而藏之笥中萬曆己丑上巳陽春園主人吳楚材國賢志

目錄

天文卷第一 歲序卷第二 地理卷第三
郡國卷第四 帝王卷第五 帝屬卷第六
職官上第七 職官下第八 禮儀上第九
禮儀下第十 音樂第十一 刑政第十二
制度第十三 仕進第十四 文事第十五
武備第十六 經史第十七 子集第十八
文章第十九 訓詁第二十 人倫二十一
人事二十二 人物上廿三 人物下廿四
居處二十五 飲食二十六 服飾上廿七
服飾下廿八 寶珍二十九 花木第三十
鳥獸三十一 鱗介三十二 姓系上卅三
姓系下卅四 器用三十五 邊夷三十六
釋道三十七 神僊三十八 雜志上卅九
雜志下四十

凡例

一四大類書元龜獨紀君臣廣記尤多怪誕合
璧泛收詞賦御覽稍掇衆領而浩繁難究又如
初學記白孔六帖藝文事文類聚玉海通考通
典文選廣文選英華古文苑萬花谷古今言左
編諸帙叢薈錯出而時代不同難免挂漏始與
湘湄沈子登約聚萃一編遂錄
大明一統志會典吾學憲章紀畧彙言等使爲完
書今茲未能姑剟拾其大者俾可概見云
一採摭諸書自六經而下上沿

本朝

帝製王猷以及稗官野史各名家文集簡札可類
收者悉剟不遺不列篇名從簡也其間刊正譌
訛辨質是非亦據所見聞不苟同亦不互異
一規式倣事物紀原而事始續事始繁露演繁
露並臚列焉古今事物考小變其名劉應占讀
之以爲亡當也因屬不佞悉增損而脩潤之往
復參駁的可考見非敢膽勇聊代吳叢其有收
之而不能盡收與人所習見飫聞者似可畧焉
即吾自名亦曰此其大畧也博雅君子未必遂

病其斑窺而蝨測云若夫滄溟奔州既甄則私
泚已久竊僂何嫌是用著之簡首

一序列雖從舊次而稍可概舉者即以類附第
求徑約以便簡牘不嫌經史薈雜雅俗並陳若
夫世次先後文辭表正俱未暇計其間彼此可
以互見者不復重出觸類旁通參考並蓄此格
致之歸趣也

一各書具載職官沿革最悉以其遞廢遞興紀
名考實更僕爲難故一以

今制爲綱稍求建置類末而附錄各屬於其下義

彙識畧

四

陽春園

卷四

取尊時也又如醫藥自有方書且鳥獸草木亦
已過半星卜堪輿諸伎術姑列其凡可矣

評閱

王司寇弇州先生 世貞

彙識畧奇書也梓之必傳第入梓時不可不更
加詳慎

又與劉應占書 覽吳國賢彙識畧當鼎一鑄
可以知味兄能梓而傳之當令洛陽紙貴也

胡方伯二溪先生 定

彙識畧畧而詳楚有左史吳公其三之耶當亟
刻與衆共寶之

張奉常傳野先生 汝麒

彙識畧

評閱

五

陽春園

卷五

連日披讀不能釋手宏博精雅遂爲古今類書
之冠

民部張錦亭先生 問仁

大業日新近日舌次讀禮之暇復有此奇書遂
令合璧玉海諸編坐廢刻成幸先寄我一帙偉
裁精思具眼方知吾心

校訂姓氏		劉日孚	應占	胡宗會	仲
陳鑒	新之	蒙昂	象卿		
丁應泰	元父	饒俱	仲升		
沈榜	子登	蒙鴈	和卿		
吳時泰	文亨	金既	國鎮		
馬之復	威如	王仰	不愧		
任文定	兆譽	陳忠愛	維仁		
王作紀	道陳	胥耿光	宗器		
謝所教	受仲				
陳博	文徵	胥蒙應光	曰奎		
龔衍材	國銓	程通衢	達道		
弟楚宮	國定	饒安邦	君定		
楚璞	國寶				
楚易	國元				
楚詩	國平				
男徵	徵	徵	徵	騰	校

東粵重刻		校訂	晉江林繼喬	南海李暹	鄭立方	新寧葉彭熙	電白江山	校刻	饒平余肯堂	余紹堂	門生余如錚
------	--	----	-------	------	-----	-------	------	----	-------	-----	-------

識畧一卷

崇陽吳楚材國賢編

劉日平應志校

天文部

天 釋名云顯也在上高顯也又坦也坦然高遠也
括地象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未分其氣混
沌清濁既分伏者為天偃者為地廣雅云天去地
二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一里半度地之厚與天
高等南北相去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七里二十五
步東西短減四步又天者群物之祖群陽之精故
繫四象覆萬物春曉說題云鎮也居高理下為人
鎮也白虎通合為太一分為殊名故立字一大為
天爾雅以春夏秋冬為四天廣雅以四方四隅中
央為九天九天之際曰九垓九天之外次曰九陔
九天亦名九野各有名稱而道藏經遂以大黃皇
曾天至七耀摩夷天為六天欲界虛無越衛天至
太安皇崖天為十二天色界合之至無極曇誓天
為十八天色界顯定極風天至秀樂禁上天為十
四天界又四天無色界至四梵天合之為三十二
天合清微禹餘大赤大羅為三十六天見靈寶本
元經與琅函經所載又各不同說又曆極云其

為天口西北為天門又通義云天神之大者曰昊

天上帝即羅鬼寶亦曰太一其佐曰五帝青帝靈威仰

黃帝含樞紀白帝白纂要云東西南北曰四方經緯人氏觀四方之隅曰四維天地四方曰六合

天地曰二儀以人參之曰三才四方上下謂之宇

往古來今謂之宙或謂天地為宇宙凡天地元氣

之所生天謂之乾地謂之坤天圓而色玄地方而

色黃日月謂之兩曜合五星謂之七曜五星謂之

五緯白辰鎮日月星謂之三光又日月斗亦曰

三辰三光晉書天文志曰地上去天八萬一千三

百餘里又地理志地東南西北相去二億三萬餘

千里地與星間道非降於三萬里之中是以

測天地之深之法是則地至天萬五千里爾出學

一萬六千二百五十里

日 說文云日者實也太陽之精字從〇一象形也

又君象也山海經有山名曰孽嵯頽瓶有谷曰溫

源谷湯上有扶木扶柱高三百里一日方至一日

方出交會皆載於鳥中亦曰淮南子云日出於

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登於扶桑之

上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于曲阿是謂朝明臨

上爰始將行是謂朏

明至于曲阿是謂朝明臨

於曾泉是謂早食次于桑野是謂晏食臻于衡陽
是謂禹中對于昆吾是謂正中靡于鳥次是謂小
遷至于悲谷是謂晡時廼于女紀是謂大遷經于
泉隅是謂高春頓于連石是謂下春爰止義和
爰息六螭是謂懸車日乘車駕以六龍義和薄於
虞泉是謂黃昏渝于蒙谷是謂定昏日入崦嵫
經細柳入虞泉之池曙於蒙谷之浦自崦嵫至
六所為九州七舍有五日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

榆

扶桑 扶桑在碧海中樹長數千丈一千餘圍兩幹

檀

檀

檀

檀

檀

同根更相依倚是名扶桑見十洲記湯谷上有扶

桑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

枝一日居上枝兩師妾翺在其北兩手各操一蛇

見山海經

燭

燭 日沒所入山也其上多丹木食之可以禦火

其陽多龜其陰多玉又常陽之山日月所入又若

木日所入並見山海經又注云若木生崦嵫西附

義和

山海經云東南南海之外義和之國有女子名

曰羲和方浴日於甘淵郭璞云羲和蓋天地始生

光因生皆以主四時一云東方國名日所由過也

每日出二國人為御推而升天唐亮取以名官分

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分命和仲宅西
曰昧谷寅饒納日見兌典亮時十日並出羿射其
九鳥盡死難發所謂日鳥落羽竹書云日之數十
天自使之次第迭出運照而今俱見為天下之災
日潛退也又貞觀初突厥五日並照而九

倒景

日去地四千里其景倒在下也日光曰景

光亦日影曰晷出氣曰暘日落光返照於東曰反

景又日徑千里下於天七千里見事類賦注齊州

以南戴日為丹穴東至日所出為泰平西至日所

入為泰蒙見爾雅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觀日所

出見三齊畧周穆王駕八駿欲觀日所入見列子

日照四十五萬里見玉海日光外照徑八十一萬

檀

檀

檀

檀

檀

里見周髀日行處謂之黃道日月之會謂之辰見

左傳龍尾伏辰又日火精見范子

燭龍 山海經西北海外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

而赤直目正乘其暝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不

息風雨是謂請是燭九陰是謂燭龍離騷曰日安

消息故有龍御火精往照天門中云

月 說卦曰坎為水為月月水之精也釋名云月闕

也言滿則復闕也朏雙月未成明也魄月始生魄

然也朔蘇也月死復蘇生也晦灰也火死為灰似

月光盡也弦月半若張弓弦也望月滿日月暹相

望也見初學記又月朔見東方曰朐晦見西方曰朏見謝莊賦又周髀云月光生於日所照兔生於日所蔽京房云月似彈圓日照處則明不照處則闇又日隨天而轉月隨日而行俱見玉海

夜光 月一名夜光月御曰望舒見淮南子大荒之中有日月山天樞也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

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見山海經經云羲和帝俊之妻生十日注

云生十子以日名名與此義同又楚辭云夜光何德宛而又育厥利維何而顧兔在腹

姮娥 靈憲論拜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其妻姮娥

竊以奔月是為蟾蜍又唐明皇遊廣寒清虛之府見龍城集月中有物婆娑者乃山河影也其空處海水影見淮南子吳剛斫桂樹高五百丈見酉陽雜俎結鄰奔月之仙見七聖記

蟾兔 月陰也蟾蜍陽也而與兔並明陰係陽也見五經通義又張衡云陽精之宗積而成鳥象鳥三趾其數奇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其數偶見後漢天文志

星 釋名星散也列位布散也宿宿也星各止宿其所也漢書萬物之精上為列星故張衡云體生於

地精浮於天衆星被耀因水轉光當日之衝光常不合春秋說題陽為日日分為星故其字日生為

星又黃帝分星次衆星列布神著五列是為三十

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動變挺占寔司王命四

布於方為二十八宿凡中外官常明者百二十四

可名者三百二十微星萬一千五百二十見後漢

志補註星次即今爾雅所記十二次折木與二十

八舍之度

北斗 運斗樞云第一星曰天樞即少微一星二曰璇

三曰璣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開陽七曰搖光一

至四為魁五至七為杓合為斗居陰布陽在紫微

南太微北故稱北斗又為帝車合誠圖云斗有七

星天子有七政按北斗在南

衆星 列星曰恒星亦曰經星又心火星天王也其

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箕為天口尾為遊臣玉衡

北兩星為玉繩玉之為言溝刻也宋均注曰繩能

直物故名玉繩溝謂作器又尾九星箕四星為後

宮之場列為南宮其庭太微太微者天闕也南端

門間十星分為左右掖太微之宮天子之庭也又

謂之明堂北辰一名天關一名北極極者紫宮太

乙坐也第一星為太子第二星最明者為帝第三星為庶子餘二後宮屬也並在紫微宮中央故謂中極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曰三能色齊則君臣和西方之宿曰昴別名旄頭太白謂之長庚或謂太皞白帝之子天將之象出東北為觀星出東南為明星出西方為太白熒惑謂之罰星或謂執法御史之象天宮謂之紫宮參伐謂之大辰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畢為罕車為邊兵主弋獵旁小星為附耳動則讒臣在側咸池曰天潢營室為清廟亦曰離宮危東六星兩兩而比曰司寇又平星主法廷尉之象魚星主理陰陽即位陽春園
瑞星曰表即烏府也四輔四星臣輔陳六星將華蓋星女史一星柱下史一星尚書五星俱在紫微宮中宦者四星次帝座西南勢四星在太陽西北主刑餘用事者又輔一星附北斗杓臣大八穀八星在紫微外傳說一星在尾後河中後宮杓三星在箕南農丈人一星在南斗南南斗六星為天廟其南二星為天梁中央二星為天相北二星杓曰天厨河鼓三星在牽牛北主軍鼓中央大將南北二星左右將軍也漸臺四星屬織女左足主畧刻律呂孤九星在狼東南謂天方也主備盜賊東壁二

星去宮室十六度天子圖書之秘府也羽林四十五星在疊壁南進賢一星在太微宮東華門軒轅十七星在七星北主雷雨之神天街二星在畢昂間街南為華夏之國街北為戎夷之國玉井四星在參西主水泉卷舌六星在昴北主讒佞又天讒星在卷舌中天廩六星在昴南主積聚天苑十六星在昴畢如環狀主苑囿參謀九星在參畢間一曰天子闕丘二星在南河上主天子闕諸侯兩觀大理四星在斗中庫樓十五星在左角南招搖一星在梗河北貫索九星在七公前為賤人牢口一星為門又市天子旗幟也
瑞星爾雅云壽星角亢也注云數起於角亢列宿之長故云壽星一名南極老人星秋分日見于丙春分之夕沒于丁王者承天則老人星臨其國月令秋分日饗壽星于南郊唐開元置壇祭以千秋節又景星亦曰德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為明王者不私人則見黃帝時見半月竟時出翼又至德之萌五星若貫珠又使星入蜀見李邵傳又歲星木精東方朔楚人後賣藥五湖知其歲星見列僊傳文昌宮六星在北斗魁南如雉形上將次將貴相

司命司 黃石鎮星之精也黃者鎮星色石者星質也見黃石公記祭星曰布見六帖

妖星 妖星曰孛星孛亦彗屬也偏指曰彗芒氣四

出曰孛謂孛孛然也彗星長亦曰彗搶絕跡而去

曰飛星光跡相連曰流星亦曰奔星星光爾雅云

形如掃帚鄭玄曰主掃除劉向曰去穢布新者也

史記曰蚩尤旗類彗而後曲象旗見則征伐四方

天狗狀如奔星有聲下地如雷望之如火辰為枉

矢類大流星蛇行蒼黑望如有毛

分野 周官天星皆有州國分野角亢氐房心

豫州尾箕幽州斗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

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昂畢箕州觜參益州井鬼

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荊州玄枵為齊之分星

紀吳越之分析木之津燕之分大火宋之分壽星

鄭之分鶉尾楚之分鶉火周之分鶉首秦之分實

沉魏之分火梁趙之分降婁魯之分訾姬衛之分

太史掌之以觀妖祥

九道 謂黃道一青赤白黑各二也又三台謂之秦

階兩兩成體三台故六觀色以知吉凶又九宮太

乙攝提軒轅招搖天符青龍咸池太陰天乙也七

襄經星一晝一夜左旋一周而有餘終日之間自卯至酉當更七次故詩云跂彼織女終日七襄襄駕也見小學紺珠

星辰 地皇氏所定黃帝名之帝嚳序之見通曆禮

記

雲 元命苞曰陰陽聚為雲說文曰山川氣也從雨

云象四轉形也露雲覆日也保章辨吉凶見周禮

注二至二今觀五雲色青赤白黃黑觸石屑寸見

公羊傳慶雲商雲也五色為慶非煙非霧其狀內

赤外黃一曰景雲一曰卿雲聲之轉也立春日北

望有紫綠白雲為三素雲見廣記雨雲曰油雲雪

雲曰同雲見西京雜記又霄青天也無雲氣而青

碧也見釋名又抱朴子凌厲九霄又天河詳見七

夕

占雲 冬至初陽雲出箕如樹立春少陽雲出房如

積水春分正陽雲出軫如白鵠穀雨太陽雲出張

如車蓋立夏初陰雲出觜如赤珠夏至少陰雲出

參如水波寒露正陰雲出井如冠纓霜降太陰雲

出鬼上如羊下如蟠石見易通卦驗

霞 釋名云白雲映日光而成赤色假日之赤光而

成也故從字段遐聲流五色見內傳朱霞九光見
十洲記崑崙山有五色水赤水之氣上蒸為霞見
河圖

風 天地之氣虛而成雲噫而成風見埤雅大塊噫
氣萬竅怒號見莊子又考異云風之言萌也立字
虫動于中為風言陽氣無不周昆虫得陽乃生也
八節之風謂之八風立春條風春分明庶風夏至
景風立秋涼風秋分閭闔風立冬不周風冬至廣
莫風立夏清明風見易緯四時和謂之景風初春
至夏五日曰花信風梅花風先棟花風後凡二十
四番見歲時記六月黃雀風見風土記九月鯉魚
風見提要錄三月為信風五月麥信風見國史補
又有雄雌風見宋玉賦離合風見陸機要覽上行
風曰扶搖風曲上風曰羊角風見莊子梅雨後涼
風一月曰舶棹風海大風曰颶母風初發時先緩
後急曰鍊風見嶺南錄危爾雅云東風曰谷風南
風曰凱風西風曰泰風北風曰涼風暴風從上下
曰頽從下上曰颶迴風曰飄日出而風曰暴陰而
風曰愷風而雨土曰霾月令云疾風曰盲風俗通
云猛風曰颶涼風曰瀏微風曰颺小風曰颺小風

從孔來曰颶祭風曰磔止風見爾雅春晴日出曰
光風龜冬餘曰緒風見楚辭注風吹萬物有聲曰
籟出莊子注

雷 殺梁傳云陰陽相薄感而為雷激而為霆公羊
云雷疾甚者為震爾雅云疾雷謂之霆說文雷餘
聲鈴鈴所以挺出萬物通義云震霆皆霹靂也郎
顛云雷於天地為長子以其首長萬物與其出入
也論衡云雷二月出地百八十三日雷出則萬物
出八月入地百八十三日雷入則萬物入入能除
害出則興利人君之象也又天鼓見抱朴子雷神
雷火雷斧雷車雷鼓雷形阿香謝偃俱見事文類
聚又論衡極辯雷公雷稚之妄並見御覽
電 釋名珍也乍見則滅也說文陰陽激耀也從雨
中聲又雷光出五經通義陽氣失節出公羊傳電
名列缺出藝文類聚又山海經危名橐世服之不
畏電草名加榮服之不畏霆
雨 釋名云雨水從雲下也兩者輔也言輔時生養
元命苞云陰陽和為雨爾雅云小雨曰霖霖三日
已上曰霖久雨為淫暴雨曰霖時雨曰澍雨與雪
雜下曰霰霰要云疾雨曰驟雨徐雨曰零雨久曰

苦雨亦曰愁霖雨晴曰霽雨晝晴曰啟雨水曰涼
雲曰淪亦曰油雲梅熟而雨曰梅雨庾信云清明
杏花雨見提要錄又桃花雨河朔謂之潑火雨三
月榆莢雨見汜勝之書三月三日留客雨見陸機
要覽五月分龍雨見續博物志七日灑淅雨七月
六日洗車雨見歲時雜記九月黃雀雨見提要錄
易侯云太平之時十日一雨凡歲三十六雨又六
月濯枝雨濯梅雨見御覽八月豆花雨見歲時記
夏至前黃梅雨三月迎梅五月送梅見風土記

神名

日姓張名表字長史月姓文名申字子光歲

星姓碧空名澄澗英惑姓渙空名維淳太白姓泰

靈名振昇辰星姓肇咍名精源鎮星姓藏睦名耽

延雷公江赫冲電母秀文英風伯方道彰雨師陳
華夫俱見道經危日名耀靈月名金精見初學記
豐隆雲師見離騷或曰雷師雲師曰屏翳風師曰
飛廉見呂氏春秋風伯曰飛廉風師曰箕星見風
俗通雨師亦曰屏翳見初學記亦松子神農時雨
師見列子傳玄冥雨師見風俗通柳毅見人牧羊
曰雨工見六帖雷神龍身八頭鼓腹在雷澤中見

山海經又南嶽有雲師如蜚雨虎如經見御覽注
又庾信云風神曰孟婆又風母如猿打殺遇風即
活雷公如猪冬月蟄地中掘得之二物皆可食
史補扶日北斗七星神名執陰叶諧視金鉅理防
件開寶招搖出段成式書

雪 雪綏也水下遇寒而凝綏綏然下也汜勝之書
云雪為五穀之精又雪花曰霰雪雲曰同雲雪與
雨雜下曰霰雪玉母有絳雪甜雪雪六又太平之
封雪不

霧 元命苞曰陰陽之氣亂而為霧騰水上濫見莊
子地氣發天不應見爾雅霧冒也氣蒙冒覆地物
也見釋名博物志王肅張衡馬均俱冒霧行飲酒
者無恙飽食者病空腹者死五行志霧者百邪之
氣陰冒陽也又霧晦也爾雅風而雨土暄天陰沉
也爾雅陰而風為曠

露 和氣津液凝為露露從地出見通義又陽氣勝
散為雨露說文云露潤澤也從雨路聲瑞應圖云
露色濃為甘露一名天酒見神異經
霜 霜喪也其氣慘毒物皆喪也白虎通云露者霜
之始寒則變為霜霜神名青女見淮南子

說文云電兩水也從雨包聲六帖陰背陽也

虹運斗云樞星散為虹霓一云鎮星釋名攻也純

陽攻陰氣也元命苞云陰陽之精九雙出色鮮盛

者為雄雄曰虹闇者為雌雌曰蜺月令季春始見

孟冬不見章句云蜺蜺也亦見詩註侯靖錄云天

謂之帝弓

星官後漢志曰軒轅始受河圖闢苞授規日月星

辰之象故星官之書自黃帝始至高陽氏乃使南

正重司天

測候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潁正日景以求地

陽春園

中見周禮梁天監中祖暅造八尺銅表揆測日晷

求其盈縮長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土圭之

其景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陽城地也日景於地

半也

望氣保章氏昴侵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一侵

相侵二象赤如三鵠旁氣四監日五開食日月六曹

日七彌白八叙雲有次叙如九隤隤并氣

十想輝

勾股旁萬五千里勾也立八極萬里股也從日邪

射陽城以勾股法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有

奇蓋天頂至地之數倍之得十六萬二千七百八

十八里有奇即天徑之數也以周徑之法乘得五

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里有奇即周天之數也

唐荆川太史勾股測望論云勾股所謂矩也其法

橫為勾縱為股斜為絃數非兩不行因勾股而得

徇因股弦而得勾因勾弦而得股用勾股之術以

求天之里數故立表勾股無二法也

玉律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墁周密布緹縵

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如之內卑外高從其方位

加律其上以葭管灰實其端案歷而候之氣至者

陽春園

灰去其為氣所動者其灰散其為物所動者其灰

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靈臺用竹律

渾儀古言天體者三家一蓋天二宣夜三渾天宣

夜無傳周髀即蓋天本庖羲氏周公受之故曰周

髀髀股也股表也驗天多違失惟渾天近得之今

史官候臺所用銅儀立八尺圓體具天地之形以

正黃道察候欽行日月步五緯蓋天包地外周旋

無端其形渾渾故曰渾天也古今制儀或以銅或

以鐵或以木或云始自顓帝或云堯命羲和至舜

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鄭玄云運轉者為璣持平

者為衡皆王為之朱熹云即今渾天儀

刻漏 黃帝創制周禮挈壺氏以百刻分晝夜王氏

云日月行有冬夏晝夜晷有短長先王分十二時

於一晝一夜之間以漏箭準十二時為百刻寅申

巳亥子午卯酉每時各八刻合為六十四刻辰戌

丑未每時九刻合為三十六刻以百刻定長短而

晝夜分焉日永則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短

至則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日中宵中春秋晝夜

各五十按此說出馬融王肅尚書注以今制大

九刻冬至晝四十一刻夏至晝五十一刻春秋分各四十一刻

秋分後三日晝夜各五十一刻又與王肅所載乾象

諸曆冬至晝四十五夜五十五夏至晝六十五夜

三十五春秋分晝五十五夜五十五夏至晝六十五夜

至夏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夏至至秋分晝亦如之

亦如之其說稍異事在曆算定作四十八箭以一

年有二十四氣每一氣之間又分為二通率七日

強半而易一箭故周年而用箭四十八也於是立

挈壺之職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以水守壺注漏也

以火守壺夜視刻數也冬水凍以火沃之謂沃漏

也水海浮箭四匱注水始自夜天池以入于日天

池自日天池以入于平壺以次相注入于水海浮

箭而上以浮箭為刻分晝夜計十二時每時八刻

二十分每刻六十分前四十八二箭當一氣歲統
二百一十九萬一千五百分悉刻於箭上銅鳥引
水而下注浮箭而上登至於晝夜之別分至之候
冬夏短長昏曉隱見與周官晷影無差

曆 漢書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至黃帝堯舜而大備

本起於黃鐘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

二辰之數而五數備矣推歷生律制器規圓矩方

權重衡平準繩嘉量黃帝臣容成造曆元年辛巳

見玉海史記云萬事根本職在太史羲和掌之又

曆原名握先無前紀曰甲子七十六歲為一紀漢

有太初唐有麟德其後乾象黃初等曆改作不一

國朝名大統曆欽天監奏頒禁民偽造

律呂 律法也陽為陰法也呂助也助陽以宣氣也

黃鐘初九律之首林鐘初六呂之首上生六而倍

之下生六而損之皆以九為法參天兩地之法也

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律娶妻而呂生子天

地之情也注云異類為子母謂黃鐘生林鐘也同

類為夫婦謂黃鐘以大呂為妻也娶妻謂黃鐘生

林鐘也生子謂林鐘生太簇也

曆 史記去夫所以通五行八政節之氣成熟萬

物十月律中應鍾陽氣應亥該也陽氣藏於下於
該也十一月律中黃鍾陽氣應子滋也萬物滋
於下也壬任也陽氣任養萬物於下也癸揆也萬
物可揆度也十二月律中大呂丑紐也陽氣未降
萬物厄紐未敢出也正月律中泰族萬物生寅萬物
始生續然也二月律中夾鍾陰陽卯茂也萬物茂
也甲萬物剖符甲出也乙萬物生軋軋也三月律
中姑洗萬物生辰萬物之娠也四月律中仲呂萬物
西已陽氣已盡也五月律中蕤賓陰陽不用事曰
賓午陰陽交也陽道著明曰丙萬物丁壯曰丁六
月律中林鍾萬物生未萬物皆成有滋味也七
月律中夷則萬物生申陰用事申賊萬物
也八月律中南呂萬物生酉萬物之老也庚陰氣庚
萬物也萬物幸生故曰辛九月律中無射陰氣
餘成萬物盡滅也按此與漢書白虎通不同如漢
於黃泉孽萌萬物為六氣元也始也始也萬物
物隨陽氣太極而生也始也萬物
去故而始就新莫不鮮明也始也萬物
隨陽而終當復無有止息也始也萬物
方生陰陽以宣其氣也始也萬物
折種類分也始也萬物
於林野也始也萬物
陰陽功也始也萬物
和陽功也始也萬物
之也亦可並觀

元會運世按邵子經世書一元統十二會三百六
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前六會為息鼓出自子至
巳也後六會為消鼓入自午至亥也開物於月之
寅開物於月之戌朱子曰陽始於子而終於巳陰
始於午而終於亥臨川吳氏曰一元凡十二萬九
千六百歲分為十二會一會計一萬八百歲天地
之運至戌會之中為開物兩間人物俱無矣如是
又五千四百年而戌會終自亥會始五千四百年
當亥會之中而地之重濁凝結者悉皆融化與輕
清之天混合為一故曰渾沌清濁之混逐漸轉甚
又五千四百年而亥會終昏暗極矣是天地之一
終也貞下起元又肇太初為子會之始仍尚混沌
是曰太始言乙元之始也是曰太乙言清濁之氣
混合為一而未分也自此逐漸開明又五千四百
年當子會之中輕清之氣騰上有日月有星有
辰四者成象而麗乎天又五千四百年當子會之
終故曰天開於子濁氣雖包在中間然未凝結堅
實故未有地又五千四百年當丑會之中重濁之
氣凝結者始堅實而成土石濕潤之氣為水流而
不凝燥烈之氣為火顯而不隱水火土石四者成

質而共為地故曰地關於丑又五千四百年而丑會又自寅會之始五千四百年當寅會之中兩間人物始生故曰人生於寅也 按堯當已會之中今相去三千五百餘年已將往而午將來之候也統一元觀之皆得天地之中數

甲子 月令章句曰天皇始制干支之名以定歲之所在又云黃帝命大桡探五行之情占斗罡所建作甲乙以名日謂之干干幹也亦曰十母作子丑以名月謂之支支枝也亦曰十二子支幹相配以成六旬十母十二子

通鑑畧

卷之十

十一

陽春圖

卷之十

納音 鬼谷子作納音其法以干支行數合之以五數除之零數為納音大一土二水五互用木三金四不移蓋言納者受也音者感物助聲也五行中大本無聲借水擊則火沸金本無聲借火煉則剛水本無聲借土則壅皆發聲也惟金木有自然之聲不擊而響故曰納音筆談云六十律旋相為宮六十音也凡氣始于東方而右行音起于西方而左行陰陽相錯而生變化又生者左旋起者右轉此圖書生剋自然之數也詳見類輯錄

通鑑畧乙卷終

通鑑畧二卷

崇陽吳楚材國賢編

劉日孚應占校

歲序部

歲 堯咨羲和稽三百六旬有九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又世本云后益作占歲說文木星也從步從戌越歷二十八宿宣徧陰陽十二月一次釋名越也越故限也商曰祀取四時一終也又已也新氣生故氣已也周曰年取木一熟也又進也進而前也唐虞曰載取物終更始也又載生也楚辭獻氣發者獻進也爾雅夏曰歲郭璞注取歲星行一次也木星謂之歲星與年謂之歲義實相因以其一年行一次十二次而周天故曰歲星此星行一次而四時之功畢故年謂之歲以步者躔度之行可推步也从戌者木星之精生於亥自亥而行至戌而周天戌與歲亦諧聲又爾雅云歲在甲曰闕達在乙曰旗象在丙曰桑兆在丁曰彊圉在戊曰著維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亥默在癸曰昭陽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闕在辰曰執除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閭茂在亥曰

六洲獻在子曰因敦在丑曰赤奮若

月三十斤成鈞一月之象見律曆志又正月為陬
二月如三月竊四月余五月舉六月旦七月相八
月壯九月玄十月陽十一月辜十二月除六帖月
在甲曰畢在乙曰橘在丙曰備在丁曰圍在戊曰
厲在己曰則在庚曰室在辛曰塞在壬曰終在癸
曰極月有大小何天左旋日月右行日行遲月行
疾月及日為一月至二十九日未及七度即須三
十日過七度十日不可分故下大卡小明者有陰
陽也

漢書卷之二十一 陽春園

日一之數十甲至癸十日曰旬十二日曰浹十日
亦曰浹日初出曰旭日昕曰晞日溫曰煦在午曰
亭午在未曰昃日晚曰旰日將落曰薄暮冬曰愛
日夏曰畏日見左傳

時一日一夜總十二時子半丑雞寅丑卯日出辰食
巳馬午日未映申時酉日戌昏亥定人

朔正謂年始朔謂月初故曰正朔朔蘇也說見前
晦日曆志若合於子正則晦日之朝猶朔日之夕
也是以月皆不見若合於午正則晦日之晨猶朔
日之昏也是以月或皆見之又階箕彫月桂盡見

六帖帝王世紀云堯有草夾階而生每月朔生一
莢月半則生十五莢自十六日一莢落至月晦而
盡月小則餘一莢歇而不落又提月見公羊傳注
提月邊也音人語此

弦望續曆志云極建其中道營于外璇衡追日以
察欽光道生焉日有光道月有九行九行出入而
交生焉朔會望衡鄰於所交虧薄生焉月有晦朔
星有合見月有弦望星有留逆其歸一也步術生
焉玉海注月與日同度謂之朔通一週三謂之弦
衡分中天謂之望光盡體伏謂之晦又按今大
統曆有盈虛望上弦下弦皆以月見云

餘魏畧董遇好讀書常惜三餘冬歲之餘夜日之
餘陰雨時之餘旬之外日為佳

閏史記云黃帝起消息正閏餘歲時記云周禮王
出居寢門故為閏字門中從王也左傳云月之餘
目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度之一十二月目不匝十二度故三年一閏五年
再閏陰不足陽有餘閏者陽之餘也見白虎通
交會正義云日月行相逮及交而會聚謂朔日也
日食月掩之也日月之道互相出入或月在日表

從外入內或月在日裏從內出外道有交錯故曰
食朔則交會故食必在朔詳詩小雅註

陰陽 伏羲所定見春秋內事

晝夜 地皇氏所分見通曆出卯入酉生晝夜見渾

天賦卯戌昏旦見文粹晝夜刻見五代司天考俱

六帖

五行 黃帝建立五行起五部見史記曆書金木水

火土言行者猶言為天行氣之義也水在北方陰

氣在黃泉任養萬物也未觸也陽氣觸動萬物始

生也火化也陽氣動躍萬物變化也金禁也陰始

起萬物禁止也土吐也中央土主吐萬物也

以五行相剋為序洪範以生數為序
月令以相生為序詳錄各序詳

寒暑 五經通義云冬至陽動於下推陰而上之故

水寒於上夏至陰動於下推陽而上之故火熱於

上易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日在牽牛則寒在東

井則暑牽牛水宿遠人故寒東井火宿近人故溫

也說文溽濕暑也又袁紹每至夏大飲以避一時

之暑踰河朔飲

時節 堯定四時炎帝分八節釋名云四時四方心

一時時期也不失期也

氣候 伏羲造八卦作三畫以象二十四氣月令注

曰周公作時訓定二十四氣分七十二候蓋一月

二氣六候如正月二氣立春雨水六候東風解凍

蟄蛰云云餘倣此

迎氣 月令四時四立之日迎氣在四郊季夏迎土

氣是五迎氣見玉海

改元 黃帝坐扈閣鳳凰銜書得五始之文周文王

受命歲在戊午九月二十五日得甲子明年改元

魏應王漢文帝年號不一 國朝始一帝一改元

示一統也

紀年 春秋元命苞天地開闢至春秋魯哀公十四

年獲麟之歲凡二百二十六萬七千年又按三皇

五帝三十二君外夏禹至元順帝一十九朝除列

國僭閏共二百一十三帝堯甲辰至元順帝丁未

通計三千七百二十四年仙人張果生堯丙子歲俗
傳果在世二萬七千年何

也

春 釋名蠢也萬物蠢然而生又出也萬物所出也

見大傳正月為端月端首也一日為元日又云上

日又云三朔三元歷代所尚之正不同舜黃帝高

陽炎帝皆以十一月少昊高辛女媧皆以十二月

帝出乎震正當從伏羲以建寅始也故孔子從夏時後避秦始皇諱政音從征至今云然三春九春正月孟春亦曰孟陽二月仲陽三月暮春晚春其帝太皞其佐句芒春風曰瑞風一曰惠風二曰景風

夏 夏大也養萬物令長大也見三禮朱明長藏見爾雅火正曰祝融祝甚融明也南司之霍霍者護也陽氣用事護養萬物也

秋 秋愁也又為白藏氣白而收藏萬物也見爾雅

釋名緇也緇迫萬物使得時成也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又五行曆云一時為三月一月為一秋三月

為三秋又一月為三秋故三月有九秋之名也白帝素節商聲金風素秋霜辰杪秋見初學記合璧

御覽

冬 冬終也萬物終成也見律歷志又四時盡也字

從久從夊見說文又冬之為言中也中者藏也見月令顓頊玄冥玄英玄冬見纂要十月謂之良月見左傳

立春 農祥晨正見國語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是日迎春東郊 今制府州縣正官先一日

迎春至日鞭春見儀註青幡竹管雲翹綵勝並見事類

春牛 月令季冬之月出作土牛以送畢寒氣示農

耕之早晚注云前十二月建丑丑為牛如立春在

十二月望則策牛人近前示農早也在月晦及正

月旦則居中示農平也近正月望則近後示農晚

也冬至後辰日歲德方取土桑柘木為骨長八尺

按八節高四尺按四時尾一尺二寸按十二時踏

板用衙門陽年左扇陰年右扇牛色以立春日日

干為頭角耳色支為身色納音為蹄尾肚色如甲

子曰立春甲木青色子水黑色納音屬金用白色

陽年牛口開尾左繳陰年牛口合龍頭拘索有法

芒神 本句芒氏之神今即策牛人以立春日支為

服色如亥水日黃衣青繫腰餘倣此取支神受尅

也卷耳鞋袴老少高低鞭結俱取立春年日時并

納音祭拜以牛頭向東

元旦 寶典云元者善之長又體元居正又始也首

也亦云上日亦云三元謂歲月日之元也亦云三

朔謂夏以平明為朔殷以鷄鳴周以夜半也通典

云慶賀始於漢高祖 今制四方萬國朝覲

天子御正殿受賀因考察庶官又仙木爆竹火城見
六帖辛盤椒頌屠蘇放鳩進璧見類聚

盡鷄拾遺記堯時有祗支之國獻重明之鳥一石
重精狀如鷄鳴似鳳能搏逐猛虎國人望重精之

來或刻金寶為此鳥之狀置戶牖間則魑魅鬼類
自然退伏今人每歲元日刻畫為鷄于戶牖上者

蓋重精遺像也

獸樽晉元會設白獸樽於殿上樽蓋上施白獸若
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案禮曰白獸樽乃社

舉之遺式也為白獸尊監後代所為示不忘憚也

見御覽

漢魏占候正月旦決八風風從南來大旱西南小
旱西方有兵西北豆成北方中歲東北為上歲東

方大水東南疾疫歲惡見漢天文志

人日正月七日見歲時記一日雞二日狗三日猪
七日以七種菜為羹剪綵縷金為人晉人造華勝

相遺像西王母

穀日初八日東方朔占書晴為祥雨為殃

上元正月十五日作膏粥祠門戶見寶典楊拔

門迎紫姑本人家妻為大婦所妬見逐是日夕故代人至日作其形迎于廟示子

在曹夫已行小姑可出子漢祀太乙以昏時

祠到明今夜游觀燈是其遺事貴戚有黃柑相遺

執金吾地禁三日謂之放夜今制亦然又火蛾

是開元遺事上元無雨多春旱見田家五行

天穿日江東俗號正月二十日以煎餅置屋上謂

之補天穿李白詩云一枚煎餅補天穿

晦醺寶典云元日至月晦人並為醺食聚會每月

有晦朔時俗獨重為節士女湔裳斟酒水瀝以為

度厄又歲時記貞元初勅以此日并上巳重九擇

勝地遊賞為樂

中和節

二月一日唐德宗貞元五年李泌請廢正

月晦以二月朔為中和節詔著令與上巳重九為

三令節中者揆三陽之中和者酌仁義之和上賜

刀尺百官進農書今俗謂之花朝占書值驚蟄主

蝗值春分主歉道書云天上節

社社土地之主故封土以祭漢卜日丙午魏用丁

未晉用孟月酉日月令擇元日迎春分前後戊日

元吉也今制春秋二仲戊日詳見禮儀

寒食歲時記冬至後一百五日有疾風甚雨謂之

寒食今按曆在清明前二日亦有去冬至百六日

者周制司烜禁火為季春將出火也太原以介子推焚死有龍忌之禁冷食一月并州刺史周舉革去見鄴中記

鞦韆 北方山戎寒食為鞦韆以習輕趨齊桓公伐之始傳中國唐明皇為樂宮中呼為半仙之戲一云正作千秋字為秋千非也本出自漢宮祝壽詞也後世語倒為秋千耳

競市 蜀人以二月望日鬻戲於市因作樂縱觀

二蘇各有詩

清明 唐宋是日賜新火見會要又新進士開宴集

體裁畧

陽春圖

曲江亭又有打毬會又夢華錄京師是日芳樹園圍羅列杯盤今兩京猶然謂之踏青又占書喜晴

簷前掃柳以青焦驗晴雨

上巳 三月初巳為上巳魏以後但用初三日風俗

通云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疾病穢者潔也故

於水上巳者社也疾去祈介社也沝杯曲水周公

卜洛因沝水以泛酒故曰羽觴隨波王羲之蘭亭

脩楔俱見初學記聽蛙聲占水旱論晴雨卜鰲桑

見農書

立夏 四月立夏為節此時物以長大故以為名小

滿也為中者物之生長小得並滿故以小滿為名也天子迎夏南郊見月令五帝會諸仙人於紫微宮見四真人論求道之功罪見登真隱訣又是日服六壬六癸之符或玄水之丸或飛霜之散則暑不能侵見抱朴子

麥秋 禮記孟夏麥秋至月令章句曰百穀各以其所生為春熟為秋故麥以夏為秋又麥者穀之始也

黃姑浸種日 即三月十六日西南風主大旱見田

家五行

體裁畧

十一

陽春圖

天祺節 宋祥符元年四月一日天書再降詔建此

節見會

浴佛 四月八日佛生俗傳慶會各造於菟飯相遺

又占水旱宜密雲不雨

夏至 伯趙氏司至經至陰始動三禮云五月芒

種為節者言時可以種有芒之穀故以芒種為名

夏至為中者至有三義一以明陰氣之至極二以

助陰氣之始至三以明日之兆故謂之至占候圖

云夏至朔日至六日五穀熟二十三二十四不熟

二十五三十日時價平和晦日五穀貴

旬厨 四月十五自堂厨至百司厨謂之櫻筍厨

端午 風土記五月陰陽交死生分端始也是日午

時為天中節見提要錄又為地臘五帝校人官爵

長生見道書屈原是日死汨羅楚人傷之拯以舟

楫至今遺俗競渡又取輕利謂之飛鳧又竹筒貯

米投祭漢人歐回見三閭大夫云苦蛟龍所竊宜

楝葉塞筒五絲絲縛之今謂之角黍俗名粽子樓

即粽菰葉裹粘米取陰陽尚色裹米之象也龜表

肉裏陽內陰外之形所以贊時也又田文崔信明

王鎮惡紀邁王鳳胡廣俱是日生俗以惡月忌舉

子見異苑雜記浴蘭湯見楚辭閭百草捕蟾蜍養

鸚鵡捕守宮漢武取鸚鵡飼以丹砂明年鸚鵡之坐

意故名楊子江心鑄龍鏡蒲酒艾虎百索粽辟兵

符五絲長命縷孝女曹娥俱見合璧占書只喜薄

陰又是月忌蓋屋及曝薦席見歲時記

分龍 小分龍四月二十日大分龍五月二十日占

風雨又五月三卵種稻為上見曆法統宗

天貺節 宋祥符二年天書降泰山詔建節以六月

六日又醫書云是日為諸神集會之辰

伏 曆忌釋云金氣伏藏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

如立春木惟立秋金代火金畏火故至庚日

必伏庚金也初伏夏至第三庚四庚為中伏立秋

後初庚為末伏周時無伏秦穆公二年初作伏祠

張良以伏臘祠黃石東方朔割肉見漢書

立秋 易坤西南也主立秋三禮義宗云七月立秋

秋之言湫聚也縮之意陰意出地始殺萬物故以

秋為節名是日五嶽諸真會仙官定天下神圖見

登真隱訣

七夕 織女天女孫也星微微在氏之下天河之東

河鼓謂之牽牛星煌煌與參俱出織女嫁牽牛起

於桂陽成武丁或見大漢中有奕赤白氣便拜乞

富乞壽乞子惟乞一不得兼求歲時記婦人結絲

縷穿七孔針陳瓜果乞巧有喜蛛網則為得巧又

西王母青鳥蟠桃麻姑仙爾雅曰析木之津箕斗

之間津也抱朴子曰天河從西北極分為兩頭至

于南極其一經南中過其一經東井中過河者天

之水也隨天而轉入地下過博物志云舊說天河

與海通有居海者年年八月見有浮槎來因賣寶

乘之至一處見織女牽牛還問嚴君平今世槎云

張騫泛槎誤也蘇氏鶴俱見神仙傳

中元 七月十五太上老君同元始天尊會集福世
界又地官校籍之辰見道藏經目蓮供母有七葉
功德見孟蘭盆經農書謂之蕎杆生日雨謂之做
生主療稻

洗鉢盂雨 七月十六日雨主荒謂十方寺觀每年
四月十五日結夏上堂七月十五日解夏散堂此
日即雨故名洗鉢盂下年荒必停堂也見田家五
行

中秋 歐陽詹云是夜翫月替之天道則寒暑均取
諸月數則蟾兔圓周生梯雲取月枚乘廣陵觀濤
並見事類武夷山神號武夷君語村中人是日會
山頂空中樂響不見人形出萬花谷

重陽 九為陽數日月竝應故曰重九魏文帝云俗
嘉其名以為宜于長久故燕享高會漢武帝宮人
飲菊花酒益壽今人登山飲菊酒婦人帶茱萸囊
起於費長房教桓景避厄

立冬 三禮義宗云十月立冬為節者冬終也立冬
之時萬物終成為節名小雪為中者氣叙轉寒雨
變成雪故以小雪為中十月為良月謂
盛穀也候晴錄
長至 曆義疏曰極也太陰之氣上于於陽下極

地寒氣已極故當易之亦以日之行天至於巽
東南角極之於此又冬至後日漸長故曰長至宮
人刺繡日添一線寶典曰陰陽日月萬物之始故
有履長之賀曹植云冬至獻履所以迎福踐長又
日行遠道周四極命之曰玄明天見呂氏春秋律
歷志云不曰冬至而曰日南至極於牽牛之初日
中之時景最長以此知其南至也又至有三義一
者陰極之至二者陽氣始至三者日行南至

大雪 曆義疏曰大雪十一月節月之初氣也言太
陰之氣以大水凝為雪故曰大雪又形於小雪為
大雪時雪轉甚也

臘 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為臘臘者
獵也獵取獸以祭先祖臘接也新故交接大祭以
報功也冬至後三戌為臘王者其行之盛日為祖
終日為臘水始于申盛于子終於辰故水行之君
以子祖辰臘火始于寅盛于午終於戌故火行之
君以午祖戌臘木始于亥盛於卯終於未故木行
之君以卯祖未臘金始于巳盛于酉終於丑故金
行之君以酉祖丑臘土始于未盛于辰終一辰故
土行之君以辰祖辰臘臘祭先祖蜡報百神同日

祭已結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之始

于周之蜡云按漢臘以戌紀以辰

臘說文臘初十二月祭飲食也一日嘗新聲食前

曰臘臘漢武太初二年令天下酺五日臘五日祠

門戶北臘又漢書斬牲之禮名曰臘又風俗通云

山居谷汲者臘臘寡水楚俗常以十二月祭飲也

小除夕 世傳二十四日謂之小年夜竈君朝天白

一歲事故夜祀之宋人醉司命帖竈馬於竈上以

酒糟塗竈門夜於竈裏點燈謂之照虛耗見夢華

錄

臘臘界卷之二十 十六 陽春園

歲除 呂氏春秋注前歲一日擊鼓驅疫癘之鬼

之逐除亦曰儺秦中記儺皆作鬼神狀二老人為

儺翁儺母又儺逐鬼疫也為陰陽之氣不節肅鬼

為禍故天子使方相氏黃金四目無皮為帽口作

儺儺之聲以逐鬼疫一年三度月令季冬大儺是

也又歲終一日為除夕夜為除夕荆楚記歲暮家

家具肴飲為宿歲之儲宋士庶之家圓爐圍坐

且不寢謂之守歲夜祀其先長幼聚飲祝頌而

謂之分歲見風土記又藏鉤之戲始於漢鉤弋

人爆竹始於李叟駝崇又占東北風歲熱又晏

靜則吉祥又以黃紙書天行已過揭門額示行瘟

使者俱見占書

禱雨 甲乙日不雨命為青龍東方小童子舞之丙

丁不雨命為赤龍南方北者舞之戊巳不雨命為

黃龍中央壯者舞之庚辛不雨命為白龍西方老

人舞之壬癸不雨命為黑龍北方老人舞之如此

不雨潛處閭南門置水其外開北門取人骨埋之

如此不雨命巫祝而曝之曝之不雨神山積薪擊

鼓而焚之出神農求雨書按山海經應龍處南極

殺蚩尤與夸父故旱為應龍之狀乃大雨御覽注

今之士龍本此又方士養龍見抱朴子咸平中魏

羽上寧祀五龍祈雨法見萬花谷管輅檄召五星

天符馬上行雨畫龍壇上祈雨俱見類聚合璧董

舒春秋繁露禱雨法亦行舞方龍說云春旱求雨

令縣邑以水曰今民禱雨人謂曰無祈山林曝

巫聚龍一長八丈居再拜請雨奉牲禱以甲乙日為

大蒼龍一長八丈居再拜請雨奉牲禱以甲乙日為

而舞龍一長八丈居再拜請雨奉牲禱以甲乙日為

如初取三歲雞與三歲雞各一頭以酒脯祝之於

功更水波井縣令縣邑以水曰家人祀龍無舉土

於赤龍門之外方清酒祝赤龍三日服赤龍三日

赤龍三日服赤龍三日服赤龍三日服赤龍三日服

七尺而通外之清氣五級蓋性之中池方
惟山陵以助之令通神聖開陰陽如春又曰季春
日禁男女毋得行入市人祠中舊母舉土功聚
五市旁為四通之壇於中央植黃幡五其神后稷
祭之毋肱五玄龍祝壽三日衣黃衣皆如春龍以
戊巳日為大黃龍一長五丈居中央又為小龍長
各三丈五尺上姓五八皆齊二日服黃衣而舞之
老者五人齋三日衣黃衣而主之亦通社中於間
外之溝如池方五尺深一尺皆如前

生物 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之生人及萬物鳥
獸昆虫各有奇耦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惟
達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為九九
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
十二偶以從奇奇主辰辰為月月主馬故馬十二

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
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
九四十五五為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
十六六主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
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
風風主虫故虫八月而生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
生於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魚遊於水鳥遊於雲
故立冬則燕雀入海化為蛤蠶食而不飲蟬飲而
不食蜉蝣不飲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介鱗要食

而冬蟄齧吞者八竅而卵生齧齧者九竅而胎生
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膏
屬無角無後齒者脂屬畫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
是以至陰主牝至陽主牡敢問其然乎孔子曰然
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
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高者
為生下者為死丘陵為牡谿谷為牝蚌蛤龜珠與
月為盈虛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虛土之
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土之人美耗土土之人醜食水者善遊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不

息食木者多力而不治淮南子多食木者善走而
愚食桑者有緒而緇食肉者勇毅而悍食氣者神
明而壽食穀者知慧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
羽虫三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毛虫三百有六十
而麟為之長云此乾坤之美也

百六陽九 厄言別錄云按洪景盧續筆云以曆志
攷之其名有八初入元百六曰陽九次曰陰七又
有陰七陽七陰五陽五陰三陽三皆謂之災歲大
率經歲四千五百六十而災歲五十七以數計之
每及八十歲則值其一然則陽九即當承百六而

言所謂災歲蓋不止陽九也及攷張世南游宦紀
聞所載王湜太乙肘後備檢則云四百五十六年
為一陽九二百八十八年為一百六陽九奇數也
為陽數之窮百六偶數也為陰數之窮與景虛所
記不同而甚有理又曰后羿寒浞之亂得陽九之
數七根王莽微得陽九之數八桓靈卑弱得陽九
之數九煬帝滅亡得陽九之數十周宣王父厲而
子幽得百六之數十二敬王時吳越相殘海內多
事得百六之數十三秦滅六國得百六之數十四
東晉播遷十六國分裂得百六之數極而反於一
五代亂離得百六之數三此所謂應者也舜禹至
治得百六之數七周成康得百六之數十一小甲
雍已得陽九之數五而百六之數九庚戌丁得
陽九之數六不降得百六之數八盤庚小辛得百
六之數十漢明章得百六之數十五唐貞觀得百
六之數二此所謂不應者也又有元二之厄或云
即元元也愚意詞人深晦陽九陰九為元二耳
冰 冰者陰之盛而水之滯者也見五行志積水曰
淩水壯曰凍水流曰澌水解曰泮水鼠冰蠶見神
異經木冰謂陰氣脅木先寒得雨而冰亦曰樹介

通鑑纂要卷之十一

辛

陽春園

介兵象也見六帖樹一曰

旱 洪範五行傳旱之言悍也陽驕蹇所至也神異
經云旱魃一名格長二三尺袒身目在頂上走行
如風博物志華山有鳥名肥遺見則大旱山海經
蛇名肥遺六足四翼

火 左傳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國語火無災曰輝又
八人為火見廣記

蝗 一名蝻一名蜚有左傳作蝻蔡邕云魚子水中

化成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螻食根曰蝻食節曰賊
四蝗垂首一種而實不同故分釋之說文吏真冥

通鑑纂要卷之十一

辛

陽春園

犯法即生螟又應苛尅吏冒取民財則生蝻又應
害忠孝又王者與諸侯則垂食苗節莖鶴林玉露
下即交合數口產子如夢門冬又數日出如小
蟻八十一枚即鑽入地中來年禾秀時乃出旋生
翅羽若蟬雪定來則入地愈深俗云深一
尺則入地一丈東坡壘詩用云是也

通鑑纂要二卷終

疆識畧三卷

崇陽吳楚材國賢編

劉日孚應占校

地理部

地 白虎通云元氣所生又以石為骨川為脉草木為毛土為肉見博物志淮南子云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九州之外有八挺八挺之外有八紘八紘之外有八極爾雅云東至泰遠西至邠國南至濮鈐北至祝栗謂之四極後神契云計九州別壤山陵川澤九百一十一萬八千二十四頃確不墾者千五百萬二千頃纂要云上中下謂之疆識畧

卷之三 陽春園

三壤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為五土太玄經云九地一沙泥二澤澆三征崖四下田五中田六上田七下山八中山九上山元命苞云地者易也言養物懷任交易變化含吐應節故立字土力於乙物理論曰夫土地皆有形名而人莫察焉有龜龍體有麟鳳貌有弓弩勢有斗升象有張舒形有塞閉容有隱真之安有累露之危有膏英之利有壅壅之害此十形者氣勢之始終陰陽之所極也今按堪輿家地形之說本此侯鯖錄云田種禾豫者耕也地也

地形 白阜為神農圖畫地形通水道之脉見元命

苞後世遠有地理圖 今制掌之兵部職方司王西

母貢益地圖見玉海

方輿 方地為輿圓天為蓋見宋王太言賦

職方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財用九穀六蓄之數要周知利害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東南曰楊州山會稽澤具區川三江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穀宜稻正南曰荊州山衡藪雲夢川江漢浸穎湛其利丹銀齒革穀宜稻河南之豫則嶽山圃田焚雉波澁正東之青則沂山望諸淮泗沂沐河東之兗則岱山大野河沛盧維正西之雍則華山弦蒲涇汭渭洛東北之幽則醫無閭箕養河沛菑時河內之冀則霍山楊紆漳汾潞正北之并則常山昭餘祁庠池嘔夷淶易其利林漆絲枲蒲魚玉石魚鹽松柏布帛其穀五種稻麥四種三種黍稷辨九服之邦國王畿侯服甸男采衛蠻夷鎮藩海王銅儀 續漢書曰張衡作地動儀精銅以鑄其器圓徑八尺形似酒樽樽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蟾蜍承之其機關巧制皆在罇中

地軸 括地象曰崑崙山為柱氣上通天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

道里 淮南子云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品合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水道八千里通合真名川六百陸徑三千里禹使太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二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獮亥自北極至於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六十五步按黃帝有紀里鼓車

經緯 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周禮又云東西為經南北為緯

疆域 人皇相山川分九區堯五服舜分十二州夏九州周公以徐梁合之青雍分冀州為幽并秦并天下置三十六郡漢為十三州部唐武德初改郡為州貞觀初并省州縣分為十道又分為十五道宋至道分天下為十五路其後又增三路

皇明東起朝鮮西至嘉峪南濱海北連沙漠道路紆綦各萬餘里兩直隸十三省府一百六十羈縻者十一州二百三十四羈縻者四十七縣一千一百一十六行太僕寺三苑馬寺二監十八苑七十七

都轉運鹽使司六提舉司九鹽課司一百六十九都指揮使司十六行都司五留守司二衛四百九十三所二千四百一十儀衛司二十九宣慰司十

一安撫司二十二招討司一長官司一百七十四四夷來朝貢者一百二十餘國一統之盛越千古

云按襄城辛中丞與圖云十三省一百五十二府衛二千八百五十四所十二宣慰十一宣撫招討

安撫十九長官司百七十七朝鮮安南等國五十

思藏等衛司所轄二百三十八

土 釋名吐也吐生物也元命苞陽立於三故成生其立字十夾一為土白虎通土在中央者主土

注土無地曰桑博物志徐州人謂塵土為桑

山 山產也言產萬物見釋名山之為言宣也含澤布氣調五神也見春秋說題又山海經禹曰天下名山經五千三百七十山六萬四千五百六里居

地也天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之山者八千里受冰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天地之所

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也刀鋌之所起也是謂國用小山曰頂曰冢亦曰嶺山脊曰岡山大而高曰嵩

乘曰嶺土曰下小曰嶺山有草木曰朝陽山而曰

夕陽山足曰麓山穴曰岫山邊曰崖崖之高曰巖
上秀曰峯峯偶高者曰岳山峻曰坂山之中曰陲
未及上曰峯一說山氣青曰翠山曰翠微山曰
峯曲曰阿陽大阜曰陵小阜曰丘山積曰墳亦曰
岐亦曰陸人力所為絕高曰京泰晉周家謂之
龍江東平陸地高者為堆又堆小阜也蓋大邑也
廣平曰原下濕曰陂又種穀可食曰原如原氣廣

泰山 蓬玄太空洞天一曰天孫一曰岱宗記云盤
道屈曲而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門仰視

天門如從穴中視天窻矣自下至古封禪處凡四
里山頂西巖為仙人石閣東巖為介丘東南巖名

日觀日觀者鷄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許又

東南名秦觀望見長安吳觀望見會稽周觀望見
齊黃河去泰山二百餘里於祠所瞻黃河如帶若
在山趾山南有廟悉種栢千株大者十五六圍相

傳云漢武所種小天門有秦時五大夫松見在

衡山 在衡州名朱陵太虛洞天上承景宿銓德鈞
物下踞離宮攝位火鄉見六帖一名岫 矩嶠海經
周旋數百里高四千一十丈東南臨湘川自湘川
至長沙七百里九向九背然後不見禹治水登而
祭之因夢遇玄夷使者遂獲金簡玉字之書得

水之要山有三峯其一名紫蓋天景明澈有一雙
白鶴徊翔其上一峯名石圉下有石室中常聞諷
誦聲一峯名芙蓉上有泉水飛流如舒一幅練見
初學記五峯即芙蓉紫蓋石廩天柱祝融

華山 在華州華陰縣名太極樵仙洞天記云山顶

有池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因曰華山山海經曰

一名太華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高五千仞其廣

十里李于鱗記云此蓋指華中削成而四方者爾

四方之外宮之盡華山也述往記山下自華嶽南

四里至中祠又西南一里至五里至南祠南入谷口

可長六丈餘出井如里空視明如在室窻矣出

井東南二里至峻極斗上又東上百丈崖又西南

出六里至一祠又行二里至三峯如食前之豆是白帝

之新軍松明星至女祠三峯如食前之豆是白帝

不復知天不可升矣余夫善載腐肉朽骨者乎及

之幅入中不見矣余夫善載腐肉朽骨者乎及

記又按華嶽集圖云西嶽行宮至雲臺觀一十里

雲臺觀至東嶽集圖云西嶽行宮至雲臺觀一十里

關至帝廟五里一里至王泉院至五里至雲臺觀

入南嶽集圖云西嶽行宮至雲臺觀一十里

西嶽集圖云西嶽行宮至雲臺觀一十里

北嶽集圖云西嶽行宮至雲臺觀一十里

陽華通河掌跡也今故銅二華云

山即華通河掌跡也今故銅二華云

恒山 即常山在定州名太乙摠玄洞天五嶽圖云恒山高三千九百丈七尺上方三十里周廻三千里有太玄之泉神草十九種服之可度世

嵩山 白虎通中嶽獨加高字者居四方之中可高

故曰嵩高山西征記云其山東謂太室西謂少室相去十七里嵩其總名也謂之室者以其下各有

石室焉少室高八百六十丈上方十里與太室相

埒但小耳東有龍門南有許由山北有潁水又西

有緱氏山太子晉吹笙處嵩高西脚有四樹與衆

木異漢世道士傳國外種云白虎通云岱者萬物

鍾德鈞物也華者獲也萬物熟成乃有獲也恒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德也嵩者高也言發大

嶺 廣州記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秦始皇

所守也又廬谷謂之窟室見左傳

石 釋名山體曰石山多大石曰礧多小石曰礧礧

小石也磊衆石也礧丈石也琅玕石似珠也砥砢

磊砢至也出書注廣雅又周禮石有時而泐音解

散也又土精爲石石氣之核也氣之生石猶人筋

絡之生爪牙也見物理論又陰中之陽陽中之陰

陰精輔陽故山含石見春秋說題辭

水 積陰之氣爲水見淮南子元命苞水之爲言演

也陰化淖濡流施潛行也故其立字兩人交一以

中出者爲水一者數之始兩人譬男女言陰陽交

物以一起也爾雅水別流曰派風吹水涌曰波大

波曰濤小波曰淪平波曰瀾直波曰徑水朝夕而

至曰潮風行水成文曰漣水波如錦文曰漪水行

曰涉逆流而上曰汧迴順流而下曰汧游亦曰沿

流絕流而渡曰亂以衣涉水曰厲由勝以下爲揭

由勝以上爲波渡水處曰津濟潛行水下爲泳神水

口天吳八首十八尾見山海經大海之神曰陽侯

陽侯國侯水因爲海神濟之神曰靈胥俱見博物

志陽侯濟大波也見廣雅又爾雅九州記正月能

凍水二月白蘋水三月桃花水四月瓜蔓水五月

麥黃水六月山礧水七月且花水八月苒苒水九

月霜降水十月山礧水十一月走凌水十二月

海 海晦也主引穢濁水黑而晦見釋名博物志云

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蓋無幾也七戎

六蠻九夷八狄形類不同總而言之謂之四海言

皆近於海也四海之外皆復有海云按東海之別

海共稱渤海又通謂之滄海滄海人所集有五蓬萊方

丈瀛洲三神山金銀爲宮明僊人所居有芝草木

與員嶠方壺瀛洲蓬萊山海經有之海切海小水

案南海大瀛洲之別有瀛海青海南海之東小水

海北海大瀛洲之別有瀛海青海南海之東小水

有渤海連海私渠海凡四海通謂之押海押
海外復有大瀋海環之海曰百谷王神曰海若
曰海中山曰海神曰海與見初學記海東有大壑
曰歸墟有石曰沃焦又各尾閭

河 河下也隨地下流而通也見說文初學記云紫

水經注及山海經注河源出崑崙之墟崑崙山經曰崑崙山在西北

廣萬里高萬一千里去崑崙山五萬里有青河白河
赤河黑河環其墟其白水出其東北厥屈向東南

派為中國河河百里一小山千里東流潛行地下
一大曲發源及入中國大率常然

至規期山北流分為兩源一出慈嶺一出于閭其
河復合東注蒲昌海復潛行地下南出積石山西

南流又東迴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與洮河
合過安定北地郡北流過朔方郡西又南流過五

原郡南又東流過雲中西河郡東又南流過上都
河東郡西而出龍門至華陰潼關與渭水合又東

迴過砥柱及洛陽至鞏縣與洛水合成畢與濟水
合又東北流過武德與沁水合至黎陽信都鉅鹿

之北遂分為九河又合為一河而入海故尚書稱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北至于砥柱東

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圻北過絳水至于大
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是也江注河

西貢實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為夷漢
人得道為水仙河伯又云華陰人渡河溺死

署為河伯

河伯

河伯

河伯

河伯

江 江公也諸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見釋名初學

記云案水經及荊州記云江出岷山其源若甕口

可以濫觴在益州建寧滿江縣潛行地底數里至

楚都遂廣十里名為南江初在犍為與青衣水汶

水合至洛縣與洛水合東北至巴郡與涪水漢水

白水合東至長沙與澧水沅水湘水合至江夏與

沔水合至潯陽分為九道潯陽記九江一曰烏

嘉靡江五曰江六曰江東會于彭澤經蕪湖名為

中江東北至南徐州名為北江而入海也尚書稱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

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是也

淮 周官青州其川淮泗釋名云淮圍也圍繞揚州

北界東至海也案水經注及山海經云淮水出南

復潛流三十里然後長平縣桐柏山其源初則涌出

縣北至厚陵縣南與汝水合又東北過新息縣南

與決水合東北至九水合當塗縣北與潁水合

至下邳與泗水合又東至廣陵縣北與淮水合

東會于海案水經注及山海經云淮水出南

命與淮水合于海是也見初學記

濟濟也言源出河北濟河南也見釋名周官

兖州其川河濟案水經注及山海經云濟水出

縣西北始名濟水又東南當華縣之北而南入
河與北流過成皋出為滎水東流過武陟及
封丘縣北又東過宛南至定陶縣南又東北
流與鉅野水會東至乘氏縣西分水而為二
西入鉅野澤過壽張縣西齊郡東萊郡而北
書爾雅北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萊東出
丘北又東北會于汶又東北入于海是也
洛 春秋說題辭云洛之為言繹也言水繹繹光耀
也魚豢典畧云漢大行忌水故洛去水加佳魏為
土行故去佳加水案水經云洛水出京兆上洛縣
盧氏縣城陽市宜陽洛陽合伊瀍穀澗之水至鞏
縣而入河也尚書稱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
北入于河是也
涇 關中記云涇與渭洛為關中三川與渭灃澹澇
灃 灃水為關中八水案辛氏三秦記及山海經注
山東南經新平扶風至京兆高陵縣而入渭與涇
水合涇三百里清濁不相離東合漆沮水至潼關
入于河尚書稱導渭自鳥鼠山是也
湖 大陂也風俗通云湖都也流瀆四面所限都也
周官揚州其浸五湖案張勃吳錄五湖者太湖之
以五湖為名太湖一名震澤一名洞庭宮亭即彭
蠡澤青草湖即洞庭湖又震澤一名洞庭宮亭即
有水澤焉為楚地之澤觀云
漢 漢楚水也案水經注及山海經注云漢水出隴
都沮縣始為漢水東南至荊楚與沔水合至江陵
安陸縣名漢水故有漢水之名又東南至音陵合
浪之水又東過三澨水為海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
書稱導漢水東流為海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

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
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是也
潮 朝來夕至曰潮汐日激水而潮生月離水而潮
大地浮于水天在水外日入則晚潮激於左日出
則早潮激於右抱朴子云天河從北極分為兩條
至於南極其一經南斗中過其一經東斗中過兩
河隨天轉入地下過而下水相得又與海水合三
水相蕩而天轉之故激湧而成潮水
泉 山下有泉見易地有醴泉見禮運水本曰源源
曰泉見爾雅廬山天台俱有瀑布秦皇有驪山湯
漢武脩之其云神女洗除者妄也唐明皇天寶六
載更溫泉曰華清宮湯治井為池環山列宮室制
度宏麗後以祿山之反清泉若污焉案海內湯泉
水對氏驪山稱
谷州惠州
池 沼池也又陂也又隍城池也有水曰池無水曰
隍見說文風俗通云孫子有金城湯池之說後人
因此開地為池以養魚蟹案元符三年更甯昆明
池四十里
沼 清也圓曰池曲曰沼周文王有靈沼昆明池中
亦名止止也水可以息其止也
井 井清也泉之清潔者也又為五祀之一世本云

鄉 萬二千五百家周禮百家之內曰鄉鄉射鄉飲

鄉三物鄉五物五十養於鄉六十杖於鄉大司徒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愛四族為四族使之相親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調五州為鄉使之相賓釋名鄉向也衆所向也

村 唐書在田野為村又村落又朱陳村在徐州古豐縣一村惟兩姓世世為婚姻又江村浣花村莫愁村村鼓村烟

里 止也衆所止也見風俗通五鄰為里又路程以三百六十步為一里又漢制長安有戚里人君姻戚居之鄭子產東里孔子闕里秦惠王弟疾穰里今制編戶以鄉統里州縣皆然

郊 說文距國百里曰郊爾雅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

社 古者一鄉祭社故陳平為社宰漢高祖少時祭粉榆之社及移新豐亦立焉新豐因上皇不樂關中高祖使豐沛立為縣

新豐 故後人因用粉榆字為鄉曲也又孫鮪沈彬為詩社遠法師結白蓮社白樂天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今人言父母之邦稱桑梓或云梓里非

詩義本旨溫更詩話

鄰 比也近也親也古作比周禮五家為鄰俗作隣又周禮五家為比按在郊內者謂之比在郊外者謂之鄰洽比其鄰論語德不孤必有鄰又里閭見安史同開又閭左秦發閭左之戍注閭里門也發閭左之人皆遣戍也

關 控扼險要束制咽喉者關也絨膝旬服局鑄王畿者關也神農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見易繫辭周官司關譏察非常漢置都尉唐制給過所文書出塞踰月給行牒今制無文引私度關津杖八十

越度緣邊關塞杖一百出外境者絞失盤詰者減三等按過所謂所至必合關乃得堠 說文津水渡也堠小津也拾遺錄云禹治水所穿鑿處皆青泥封記今人聚土為界乃遺事也當以此為正

市 恃也言交易而退恃以不匱也說文買賣之所神農日中為市見易噬嗑一曰祝融作市祝融顯項之臣見世本周禮建國立市有司市掌治教司就掌禁令古今注闌市垣也闌市門也風俗通市井書至市闌賣須於井上洗濯令潔按二十畝為

一井今因井為市又周禮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夕市夕時而市販婦為主注云主多也百族百姓也今制把持行市及市司評物價有律即此意入市巷謂之闌市門謂之闌巷謂之闌市中空地謂之塵市樓謂之旗亭見初學記

利市見

坊 邑里也演義云坊方也方類也方以類聚居必求類今建坊牌蓋亦表閭里之義

道路 道蹈也路露也言人所蹈而露見也紫爾雅

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岐旁三達謂之劇旁四

達謂之衢

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

十七

陽春園集

驂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遠廟中路謂之唐又

城下路謂之豪內所翔駕處步所用道謂之蹊

言射疾又蹊亦軌垣旦街徑闌闌剛斜千道也

又蹊涂陳阡陌街亦道路別名溝上有蹊涂變也

堂塗曰陳言賓主相迎陳則之處也南北黃帝為

天子匠人營國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環涂七

軌野涂五軌將行者有祖道祀道路之神見五經

要義賈山云秦為馳道東窮燕齊南極吳楚廣五

十步隱以金樵謂鐵錐築之樹以青松十里一亭

十亭一鄉又築塙夾路謂之甬道又蹕路也蹕蹕戒徒行警塗路也

橋梁 說文橋水梁也榘角水上樹木所以渡也爾

雅隄謂之梁郭璞注梁即橋也石杠謂之倚亦曰

石橋也天官書東井兩河天闕間為關梁又誹謗

之木堯作之橋梁交五柱頭見服虔注詩造舟為

梁今浮橋也秦昭王四十九年初作河橋又石絕

水為梁見詩注獨木橋曰杓見廣志徒杠與梁見

孟子周有鉅橋漢有灞橋即消菟橋又張良下邳

圯上圯即橋也

溝 水瀆釋名田間之水田溝構也從橫相交構也

卷之三

十八

陽春園集

周禮十夫有溝注十夫二鄰之田溝廣深各四尺

爾雅水注谷曰溝溝注澮曰澮不流不絕曰澮又

宮中之溝旋繞禁中通金水河曰御溝金水河者

像天河銀漢之義也自周有之今制曰金水橋曰

玉河又叫水流也澮水流澮也又會也小溝之所

會也浦水濱也

福地 玄都玉京山前為元京山峨眉山右為廣霞

山左為紅映山紫空山五間山皆在玉清上大羅

下又三秀山在玉京前金華山寒童靈山秀華山

俱在玉京右三寶山飛霞山在玉京後浮絕空山
在太清中皆真氣所化上有宮闕東嶽廣桑山
在東海中南嶽長離山在南海中西嶽麗農山在
西海中北嶽廣野山在北海中中嶽崑崙山在九
海中為天地心此大五嶽也方壺山在北海扶桑
山蓬萊山沃焦山在東海連石山在東南鍾山在
北海方丈山員嶠山岱輿山俱在大海中鄧都山
在九壘之下玄洲在北海中瀛洲穆洲祖洲俱在
東海中鳳麟洲聚窟洲生洲俱在西海中炎洲在
南海中又元洲長洲俱在大海中滄海島在大海
中高五萬里皆神山所居五帝所理中國五嶽東
嶽泰山羅浮括蒼為佐命蒙山東山為佐理南嶽
衡山霍山潛山為儲副天台勾曲為佐理中嶽嵩
山少室武當為佐命太和陸渾為佐理西嶽華山
地肺女几為佐命西城青城峨眉嶓冢西玄戎山
吳山為佐理北嶽恒山河逢抱犢為佐命玄隴崆
峒陽洛為佐理又三佐命山青城山天柱山廬山
又有十大洞天則玉屋委羽西城西玄青城赤城
羅浮勾曲林屋括蒼三十六洞天則霍林州蓬玄
泰朱陵山總真山總玄山司真山虛陵大妙玉洞

虛詠真嶺丹山赤水明極玄陽明會德玄白太寶
極真山在好生上元天柱司玄和昇真化玄
貴玄司真客城太玉華太秀法樂玉長耀寶
光蓋太上寶玄齋秀樂長真白玉闕寶圭湘真
太虛洞陽隱觀陽玄真太元華大面華妙大金
庭崇妙庭丹霞玄都祈仙都青田大鶴青大極
玄蓋目天朱胡太生鍾良常方會常白馬玄光金
華洞光紫玄洞盟皆有真仙主之七十二福
地則地肺仙源玉溜青輿崆峒郁木坑武當君山
桂源靈墟沃洲天姥岑若耶溪巫山清遠東白安
山馬嶺驚羊洞真壇洞宮玉清壇靈源陶山爛柯
龍虎勒溪靈應白水源金精閣阜始豐逍遙東白
源鉢池論山毛公壇九華相相平都綠蘿章觀抱
犢大面虎溪元晨龜山鷄籠玉峯在藍商谷張公
洞長白中條霍山雲山四明在縵縵氏臨印少室
翠微大隱白鹿天柱大若巖嶠山西白天印金城
三皇井沃壤三十六靖廬綿竹紫蓋瀘水丹陵守
玄靈淨送仙契靜養虛鳳凰子真玄性契玄啟玄
出谷君平斗山光天服德尋玄得一啟靈宗華朝
貢黃堂迎真招隱紫虛啟聖啓靈鳳臺東華祈仙

元陽東蒙貞陽石皆有仙真脩煉之跡按記事者
可謂詳悉矣然滇詔之地碧鷄金馬蒼山洱水勝
甲天下又自廣而西山皆聳秀黛碧洞多深窈宏
觀寧無仙真總理蓋記者當其時中國版圖未備
無所攷證耳四海之外九天之表乃能懸立五嶽
群山之名耶

東方極豪林之墟名呵羅提國人壽四百歲南方
盡洞陽之野其國人壽三百六十歲西方極浩素
之壘其國人壽六百歲北方極朔陰之庭名旬羅
之國人壽三百歲上方上清陽灰室之內其國人
高上玉皇萬聖帝真惟初為年直下極大風澤名
寶真無量國人壽一千二百歲

見攷

卷三卷終

疆識畧四卷

崇陽吳楚材國賢編 劉日孚應占校

郡國部

郡國 世紀云神農之王天下地東西九十萬里南
北八十五萬里畫為九州得百里之國萬區周爵
五等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之後唐虞侯伯猶存
春秋時尚數十國至戰國時裂而為七漢以後歷
代地理封建沿革不同與圖一統之盛無如我
朝兩直隸十三省詳見與地下

都邑 春秋左氏傳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

疆識畧 卷之四

陽春園

無曰邑又釋名云都者國君所居人所都會也邑

猶邑聚會之稱也案帝王世紀曰伏羲都陳神農

亦都陳今陳州又營曲阜今充州黃帝都涿鹿今涿州或

云有熊今鄭州少昊都窮桑今魯州顓頊都高陽今濮陽

帝嚳都亳一曰都高辛今偃師堯始封於唐後徙晉

陽即帝位都平陽唐今定州晉陽今太 舜都蒲阪

今蒲 禹本封於夏為夏伯及舜禪都平陽或在安

邑在蒲州湯都亳殷都有三亳殷熱為南亳盤在陽都相在今

或云至仲丁遷或曰教之教倉河南河宜甲居相今

祖乙居在河東及盤庚五遷復南都亳之殷地

周文王都鄴武王都鎬周公相成王以鄴鎬偏處
西方土貢不皇乃營洛邑今東成王即洛邑建明
堂朝諸侯復還鄴鎬至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
遷乃居洛邑及敬王時又遷成周今洛陽秦非子
始封於秦今陝後都咸陽漢都長安東觀漢記曰
光武中興都洛陽又於南陽置南都三國時魏畧
云魏以長安譙許昌鄴洛陽為五都吳志云吳都
鄂後遷建鄴蜀志云蜀都成都晉書云晉都洛陽
至永嘉南居建康宋齊梁陳並居建康梁元帝及
後梁蕭詧又別居江陵晉亂有十六國各建都邑
隋都長安煬帝遷洛陽唐都長安宋都汴梁今開
元都幽燕後梁晉周都汴梁宋高宗都錢唐開封
為東京河南為西京應
皇明太祖起鳳陽今為中都定鼎金陵曰應天一曰
一曰南京有鳳臺春色龍江烟雨石城曉鐘
成祖遷都北京曰順天曰金臺有太液晴波瓊島春
雲西山霽雪玉泉垂虹金臺夕照盧溝曉月蓊門
煙樹居庸疊翠
睿宗以弘治七年受封安陸國號興正德二年八月
辛巳

世宗誕生正德十六年
嘉靖十八年升安陸為承天號興都蓋王氣攸
城郭 緣始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見吳越春秋
黃帝築邑造五城見本紀郭成也威受國都也郭
釋名又外城曰郭城之制方丈曰堵三堵曰雉
子千雉公侯百雉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城上樓
池麗無水曰墮城之小者曰堡或曰郭曰壘外有
以兵師為營壘見史記文王伐崇因壘而降見左
邑內所郭也亦曰郭又城上垣謂之郭郭之
郭非常也亦曰郭又城上垣謂之郭郭之
郭小若女子之於丈夫
也郭亦女子之於丈夫
京城 一統志注云六朝舊城近覆舟山去秦淮五
里至楊吳時改築跨秦淮南北周迴二十五里洪
武初益拓而東盡鍾山之麓周迴九十六里立門
十三南曰正陽南之西曰通濟又西曰聚寶西南
曰三山曰石城北曰太平北之西曰神策曰金川
曰鍾阜東曰朝陽西曰清涼西之北曰定淮曰儀
鳳後塞鍾阜儀鳳二門其外城則因山控江周迴
一百八十里別為十六門曰麒麟曰仙鶴曰姚坊
曰高橋曰滄波曰雙橋曰夾岡曰上方曰鳳臺曰
大馴象曰大安德曰小安德曰江東曰佛寧曰上

元曰觀音北京元志至元四年建太都城洪武初
置北平布政司於此永樂七年為北京十九年營
建宮殿成乃拓其城周迴四十里立門九南曰正
陽南之左曰崇文右曰宣武北之東曰安定西曰
得勝東之北曰東直南曰朝陽西之北曰西直南
成阜

藩封 黃帝畫壘分州正妃二子曰元囂曰昌意列
為諸侯封建自此始漢高王王子弟同姓為王者
九國自秦罷侯為郡秦郡四十前漢百三後漢百
五魏六十八吳四十三蜀二十晉百五十六劉宋
二百三齊四百郡梁三百餘陳百有九後魏五百

餘高齊百六十後周五百八隋改州為郡百九十
唐改郡為州三百五十八宋稱一統路總二十有
三然皆未有分封也今山東有 德王府與臨朐
寧海臨清三府俱濟南 魯王府與安丘樂陵鉅
野鄒平滋陽東甌高密新蔡陽信翼城東原東阿
十二府俱兗州 衛王府與新樂王田高唐齊東
邵陵東昌武定平度寧陽昌樂漢陽商河十二府
俱青州山西有 晉王府與寧晉義寧旌德雲丘
寧河河東河中靖安八府俱太原又交城西河在

平陽山陰襄垣在蒲州懷仁在霍州 代王府與
廣靈潞城進賢彙強寧津和川饒陽吉陽溧陽富
川河內十一府俱大同又樂昌在朔州 藩王府
與陵川清源遼山鎮康宜山宿遷吳江稷山沁水
沁源內丘唐山安慶永年定陶十五府俱潞安慶
成永和俱汾州隰川宣寧俱澤州陝西有 秦王
府與永壽永興隆德三府俱西安 韓王府與襄
陵樂平通渭褒城高平西德寧遠長泰永福建寧
長州崑山長樂慶陽高淳休寧通安十七府俱平
涼 肅王府與延安鉛山金壇會寧延長淳化六

府俱蘭州 慶王府與真寧弘農豐林壽陽延川
五府俱寧夏河南有 周王府與永寧汝陽遂平
封丘內鄉胙城原武鄆陵河陰潁川義陽臨汝沈
丘上洛魯陽臨湍堵陽河清新會義寧崇善海陽
曲江博平汾西魯山信陵邵陵萊陽東會富陽會
稽溇江益陽春新華亭湯溪瑞金城南陵京山
寶坻商城柘城脩武安吉汝寧彰德順慶保寧儀
封安昌五十二府俱開府 徽府與太和遂昌景
寧建德陽城嘉定新昌慶雲太康陽夏德平滎陽
懷慶咸平延津十五府俱鈞州 趙王府與臨漳

湯陰襄邑洛川南樂平鄉廣安江寧獲嘉成皋光
山十一府俱彰德 汝府潞王府俱衛輝 鄭王
府與廬江繁昌東垣德慶四府俱懷慶 伊府與
萬安方城安樂三府俱河南 唐王府與承休湯
陰鄆城衛輝新野五府俱南陽 崇王府與瑞安
慶元二府俱汝寧江西有 樂安建安弋陽三府
俱南昌 淮王府與高安南康上饒吉安廣信崇
安嘉興德興順昌永豐紹興十一府俱饒州 益
王府與金谿俱建昌湖廣有 楚王府與永安東
安通山通城江夏武昌六府俱武昌 襄王府與
鎮寧棗陽二府俱襄陽 荆王府與都昌樊山富
順永新德安五府俱蘄州 遼王府與松滋益陽
枝江蘄水肅寧長垣沅陵光澤廣元長陽十府俱
荊州 華陽在澧州 吉王府與龍陽俱長沙
岷王府與善化建德南安南豐安昌黎山廣年長
壽漢川遂安綏寧祁陽南漳廣濟江川十五府俱
武岡州 榮王府與富城貴溪惠安永春福寧五
府俱常德 岷府與南渭俱永州四川有 蜀王
府與內江石泉汶川慶符南川五府俱成都廣西
桂林有 靖江王府而浙江福建廣東雲貴封建

不及焉

京師 輿地畧古幽薊地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北枕
居庸南襟河濟形勝甲天下誠天府之國也遼金
元雖嘗於此建都然皆以夷狄入中國不足當形
勝之盛至我

成祖文皇帝乃龍潛於此及續承大統遂建為北京
而遷都焉予以統萬邦而撫四夷真足以當形勢
之勝為萬世不拔之鴻基自唐虞三代以來都會
之盛未有過焉者也 今保瀛燕薊之墟巨浸洪
洋所在如是桂葦蘆荻蕭然彌望抑何感乎民貧
而賦靡給也宜設營田憲使如前代擇有心計忠
實給工本募農人教土耆為水田重事惟久任弗
移如此豈惟贍民且可以限冠騎備漕梗輕南運
尚亦有利矣

北直隸 畿甸重地根本係焉永平逼近邊陲屢遭
虜患順天役賦並繁 禁廠莊田星羅棋布事務
掣肘而養馬之累則諸縣同焉河間類多水患與
定保定路極衝繁軍屯連塢交錯其間撫輯為難
且每秋防守三關更為勞費順德俗淳訟簡大名
廣平地僻土饒賦稅易辦長民者持廉敦儉加意

撫綏可不勞而治矣

順天 古燕山領州四縣二十三天府之國見史記

保定 古上谷易水在東孔山在北經水領州三縣十

七

河間 古瀛海東瀕滄海西麓太行領州二縣十六

真定 古恒山面臨滹水右抵太行領州五縣二十

七

順德 古鉅鹿項羽改襄國唐為邢州今領縣九

廣平 隋名武安史記邯鄲漳河間一都會今領縣

九

大名

古魏郡禹貢冀兗二州之域本商舊都周封

陽春園

武庚於此唐魏博節度所治後為天雄軍今領州

一縣九

永平

古名孤竹秦北平魏盧龍今領州一縣五

延慶 本隆慶避

穆宗建號改延慶即古廣寧為川地領縣一

保安州 古名武定地屬河東即虞幽州秦上谷

萬全都司 古上谷

南直隸 古金陵之地自周末時已有王氣秦始皇

謂東南有天子氣諸葛亮謂龍蟠虎踞真帝王都

即此地也吳晉宋齊梁陳及南唐雖嘗於此建都

然無功德以當之僅保一隅不能混一天下至我

太祖高皇帝功德隆盛奄有四海乃定鼎於此為京

師始足以當形勢之勝永樂中於北平肇建北京

正統中以北京為京師遂以此為南京實根本重

地云

應天 楚金陵秦秣陵吳建業晉建康領縣七

中都 古塗山氏之國即大禹會萬國諸侯之所東

連三吳南引荆汝外有江湖之阻內保淮淝之固

山川環拱鍾靈毓秀實我

太祖高皇帝龍興之地如周之岐幽漢之豐沛也洪

武三年建為中都尋定鼎金陵乃設留守司於此

誠為

國家千萬世根本之地云

鳳陽 古濠梁地壽春淮南一都會也家字州四縣

十四

廬州 古廬江金牛領州二縣五

安慶 古皖城領縣六

太平 古姑孰有天門牛渚鐵甕采石領縣三

蘇州

古姑蘇領州一縣七

寧國 即漢丹陽領縣六

池州 古池陽隋秋浦領縣六

徽州 古新安在萬山中領縣六又名新都

松江 古雲間因晉陸雲有雲領縣二衛一

常州 古延陵漢毗陵晉晉陵領縣四

鎮江 古京口領縣三

揚州 古淮海維揚漢江都廣陵領州三縣七

淮安 古淮陰山陽領州二縣九

廣德州 古桐內領縣一

和州 晉歷陽有項羽烏江浦領含山一縣

滁州 即滁陽歐陽修醉翁豐樂亭領縣二

徐州 即彭城項羽西楚霸王漢沛郡領縣四

山東 六府十五州八十九縣古青兗二州地漢置

青州部刺史領北海濟南瑯琊東萊五郡高密膠

東淄川城陽四國又置兗州部刺史領東泰山濟

陰平原清河渤海千乘七郡東平一國後漢刺史

如故兗治昌邑青治臨淄唐置河南河北二道採

訪虞置使而河南治汴河北治魏以青兗諸郡分

隸焉宋置京東東路京東西路河北東路三安撫

司並以守臣兼領元以山東直隸省部置山東東

西道宣慰司治益都又置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
司治濟南

本朝置都布按三司都司初治青州後亦遷治濟南

云按山東齊魯舊城海岱與區濟兗東惠在役重

其民頑難於治而武備之政亦在焉其民悍而

於武備一望而奔兗州水陸之衝且宗廟河工

勞費不貲至於所費則先惠其民而後及於工

差有可觀均非昔比登萊地本瘠而產不豐

海多鹽徒多盜之閒多奸快軍費之挽多故民保

不不可不誠意於防練矣

遼東 領衛二十五州二

山西 四府二十州七十九縣古冀州地漢分冀州

西境河東等郡屬司隸置并州部刺史祭舉太原

上黨雲中鴈門等郡而不常所治東漢并州治晉

陽唐貞觀初置河東道開元中置河東採訪處置

使治蒲州後改採訪為觀察其治仍舊宋置河東

路經畧安撫使以太原守臣兼領元以冀寧諸路

直隸省部置河東山西道宣慰使司于大同置河

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于冀寧

本朝置都布按三司並治太原嘉靖中陞潞州為潞

安府而行都司則分治大同以控制邊境云

按山西大同府通臨虜穴最苦侵暴太原府屬如

興嵐并道保河一帶虜一大舉入其境斷煙宿

莽萌條甚矣汾州宋藩不畏國法頗為地方之害
發往嚴青羊山之平陽縣其地
實止於後則亦大不如昔矣是故休養內地之民使
之格於供邊通一方保釐者之責否則割肉充腹
可嘆也已

河南 八府十一州九十七縣古豫州地漢置豫州

刺史祭舉潁川河南等郡而不常所治東漢置司

隸校尉治洛陽而別置豫州於譙郡唐於此置河

南道開元中置都畿河南河北三道採訪處置使

而都畿道治東都河南道治陳留河北道治漢郡

宋都於汴置京東東西二路安撫使以開封河南

疆域事 卷之四 十二 陽春園

守臣兼領元於此置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河

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司

本朝置都布按三司並治于開封云按河南為諸夏

近以宗室日蕃黃河成徒祿糧工役勞費不貲

民始不堪命矣開封河南懷慶衛輝彰德五郡衝

繁雖同彰德開于前魏軍民雜處幸制尤甚歸德

地雖數省統轄非一府大指時後首難之甚歸德

陽度散且多曠溢穀富則汝蔡為優勃強則毛無

為最是政藩操軍需均當規笑第恐皮盡而毛無

可憂云

陝西 八府二十一州九十三縣古雍州地漢都於

此置司隸校尉領三輔置涼州都刺史祭舉隴西

北地等郡而秦雍所治東漢司隸如故涼州治隴

唐貞觀中置關內道開元中置京畿等西道採訪

處置使而京畿道治京城關內道以京官領隴西

道治西平山南平道治漢中後改採訪為觀察其

治仍舊宋初置陝西路後置永興郡延環慶秦鳳

涇原熙河六路經畧安撫司並以守臣兼領又置

提點刑獄司治鳳翔元置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于

西安置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司于甘州

本朝置三司並治西安而行都司則分治甘肅云

按陝西內隴八郡外控三邊更甚於土者牧且無帥

焉責誠難矣西原漢中稍稱饒度百需給仰供應

頗難足慶平涼臨鞏通遠邊陲諸郡尤無而勞

鉅鎗兒傷之患獨先嘗焉三邊視諸郡尤無而勞

不相買故甘肅星懸於河外寧夏保於橫城偷

林一望虜寨千里飽饑餓其人輕生敢戰相持無

又其甚者固原為開府調度之中重兵屯戍益難測

戎之役運籌尚不濟千五市以未獲巨寇再晝夜

若虜寨直擊城多回種而無良亡命者又多逃

匪其中賊寇乘間鼓煽而起厥心之患其將大乎

四川 八府四軍民府二十州一百七縣古梁州地

漢置益州都刺史祭舉蜀巴廣漢犍為犍犍越雋

等郡而不常所治東漢益州刺史治雅唐貞觀中

於此置劍南道開元中置劍南并山南東西道採

訪處置使而劍南道治蜀宋為四川路後分為東西

兩路又分益慶利夔四路安撫司俱以守臣兼領

又置提點刑獄司於嘉定重慶潼川三府元置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又置西蜀四川道廉訪司俱治成都

本朝置三司並治於成都則行都司分治建昌以控

制邊境云嘉靖中改龍州宣撫司為龍安府設流官按四川西南與區上則松茂建昌
蕃夷時肆侵暴下則諸西石柱土司互為劫掠後
制消彌非一朝可圖者也成都素稱沃野賦重役繁
繁供億稱誦叙州地險而高民殘諸夷費不貲且
大木多產其境狹狹之而商民受患尤烈
結施州諸夷夷未已而民受患尤烈
順街疲民朴務簡馬湖小民夷相安龍安新
全在經始大抵蜀地夷漢雜處氣急難安
勢使然也是在撫按夷漢雜處氣急難安
率有司持廉省費養撫數年之後或者蜀其

有瘳

湖廣 十五府十六州一百七縣古荊州地漢置荊州部刺史領南郡江夏長沙武陵桂陽零陵等郡國而不常所治東漢荊州初治漢壽後治江陵唐貞觀中領以江南道採訪處置使而山南東道治襄陽以諸郡隸之兼分入黔中淮南及江南西道後改採訪為觀察其治仍舊永泰間始置鄂岳觀察使于鄂州宋置荊湖南北二路及京西南路安撫司以潭州江陵襄陽守臣兼領又於襄陽衡州澧州各置提點刑獄司元置湖廣等處行中書省

及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于武昌又置荊湖北道宣慰司及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司于江陵置湖南道宣慰司及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司于潭

州

本朝置布政司而安陸州為

睿宗獻皇帝藩封於此我

世宗肅皇帝入繼大統遂陞為承天府建興都焉及

置都指揮使司行都指揮使司按察司而並治於

武昌則行都司分治于鄖陽云按湖廣傑帶江

輕鮮思積聚且道通九省冠蓋輻輳郵驛告之

今宗室日繁蹂躪賦日重採辦之費財力愈難

其民率苦而難治其大較也武漢德安民

頻遭水患且乘之近口即襄陽大水盡損田

又向來未之變長沙地雖稍天賦稅甲於他

黃州澆頑常恃因民元平為賊穴賦稅

變連結水保每初爭去歲支單之害實錄於

時比矣加志窮民者其尚思援拯之策乎

浙江 十一府一州七十五縣古楊州地漢會稽郡

兼統領元置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及江南浙西道肅

政廉訪司于杭州又置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于婺州又置東道宣慰司于慶元

本朝置都布按三司皆治于杭州府云

項歲後歲以故增兵五帥加賦給餉視昔數倍近橫被蹂躪以故增兵五帥加賦給餉視昔數倍近何方以應之况定海係倭夷入貢之途尤為兩浙門戶懷安壤之遠國者莫容以一日怠惰於多於抗嘉湖地饒多利俗尚紛華賦役不均通負日多與浙捕偏誠為急務處州依山盜獮與本民且先事預籌尤不可不加之意也

江西 十三府一州七十四縣古揚州地漢領以揚

州部刺史唐隸江南道開元中分為江南西道置

樞密使

採訪處置使治洪州後改採訪為觀察治仍舊宋

置江南西路安撫使以隆興守臣無領又置江西

提點刑獄司治贛州元於隆興路置江西等處行

中書省及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

本朝置都布按三司並治于南昌云

民勤俗尚儉樸稱南安南昌省會繁盛之問七海訟奸狡至於豪右掣肘田賦通負則二郡同也南籍密述開廣南時接而轉當其衝故軍門兵備恭特在焉饒州南枕彭蠡九江東據上流江州水地俠民頑悍州界繁多盜衣州臨江建昌廣信州稱饒富第來州界繁多盜衣州臨江建昌廣信州江州水冠當貴臣南贛山寇當責當臣有司又勞瘁之民庶幾其有瘳乎

福建 八府一州五十八縣古閩越地漢以揚州部

刺史領之東漢於此置會稽南部都尉唐初隸江

南道採訪處置使大曆中始置福建觀察使治福

州宋置福建路安撫使以福州守臣兼領元置福

建等處行中書省于泉州尋徙福州置福建道宣

慰使司都元帥府及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司于

福州

本朝置都布按三司並治于福州則行都司分治于

建寧云

按福建僻在南服昔稱沃壤頃緣島夷入庫以海為襟民習機悍而月港海澄詔安漳浦同安福清等縣則為溪湧要害延建即可以山為枕

民多負固而上抗永定大田永安松溪九澤等縣

則為通衢則為上抗永定大田永安松溪九澤等縣則為通衢則為上抗永定大田永安松溪九澤等縣

則為通衢則為上抗永定大田永安松溪九澤等縣則為通衢則為上抗永定大田永安松溪九澤等縣

則為通衢則為上抗永定大田永安松溪九澤等縣則為通衢則為上抗永定大田永安松溪九澤等縣

則為通衢則為上抗永定大田永安松溪九澤等縣則為通衢則為上抗永定大田永安松溪九澤等縣

廣東 十府七州七十四縣古百越地漢置交州部

刺史察舉南海等郡而不常所治東漢末交州遷

治番禺唐貞觀中置嶺南道開元中置嶺南道採訪

處置使治南海後分為嶺南東道仍舊治宋置

廣南東路經畧安撫司以廣州守臣兼領又置提

點刑獄司治韶州元置廣東道宣慰司及肅政廉

訪司於廣州又置海北海南道宣慰司及肅政廉訪司於雷州隸江西行中書省

本朝改置三司並治於廣州云按廣東介嶺海間昔官多驕貨以致山海諸寇悉歸聚於地遠法疎之殘廢既甚而廣西兵約又全仰給近增巡撫事稱得策方在經始故廣潮惠肇南韶諸郡盜賊為繁選用守令為急雷廉高要等縣即民淳防備為防山之至要也

有息有之乎廣東 十府一軍民府十四州五十縣古百粵地漢領於荆交二州刺史唐以其地隸嶺南道後分為嶺南西道廣德初置柱管都防禦觀察等使宋屬

嶺南西路置經畧安撫司以靖江守臣兼領又置提點刑獄司治象州元置廣西兩江道宣慰司及嶺南廣西道肅政廉訪司于靖江俱隸湖廣行省

至正末治于靜江置廣西等處行中書省

本朝置都布按三司並治于桂林云按廣西當嶺南國初以桂林為省會肇建靖江府時編戶甚廣招徠望望歲久蔓延田土平曠為侵占糧額日減里人日繁糧運軍餉支給不敷皆惟府江五百餘里安西延六州為患得州大縣等映諸蠻巢穴其間西入寨者稱盜與武同則株連經費在在而慶以古同洛客為清思恩懷遠等縣為其要食將無民失定以官多驕貨以致土官驕橫民散遠方之官非才不足以戡亂非中不足以服人非

乃任不足以致士俗而識物情斯

雲南 十三府七軍民府三十一州三十三縣古梁

州之南境為徼外夷地漢置益州郡領於益州部刺史自唐至宋為蒙氏段氏所據元置雲南諸路

行中書省及肅政廉訪司于中慶又置曲靖等路宣慰司于曲靖臨安等宣慰司于臨安大理金齒

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于金齒

本朝置都布按三司並治于雲南府云按雲南遠在

府無事則但于偏安有事則五為禁禁積弊然也曲靖為入滇之略供億惟艱武定當新造之區安輯為要元江永昌隆江姚安北勝等處諸夷其情叵測鎮巡同心恩威兼濟方可稱治至於別應官責在監司撫字百姓責在守令惟求得人而已

貴州 八府六州七縣本西南夷羅施鬼國地元於

此置八番順元等處軍民宣慰使司都元帥府

本朝洪武初以其地分隸湖廣四川雲南三布政司

永樂十一年始置貴州等處布政使司都指揮使

司提刑按察司並治于貴州宣慰司云按貴州初都司永樂間始置省治官則派土相泰民則漢吳錯處不當中土一大縣一縣之路外通滇南官軍月糧印給六部程番與廣西接界土苗蠻族素萬山近苗六部程番與廣西接界土苗蠻族素州石仡仡族一隅勢可隱憂南境下有江通舟楫

司賈行旅地甚蕭條大抵賈州開省原為雲南無
貴州是無雲南也內安外攘其標鎮大臣之責哉
鳳陽國初設都之不就今為中都留守司周三
十里城門九正南曰洪武南之左曰南左甲第右
曰前右甲第北之東曰長春右甲第西曰正西甲第
正東曰獨山東北之東曰長春右甲第西曰正西甲第
山南九門嘉靖間以庚戌虜患築南關外城四十
里凡三門南北五里凡六門按鳳陽地平坦多風
沙易水易旱蒿萊不剪此固非帝王都也

疆識畧四卷終

疆識畧五卷

崇陽吳楚材國賢編

丁應

帝王部

君 君者羣也羣下歸心荀子君道能羣左傳賞慶
刑威曰君又說文臣事人也又服之也又主臣惶
懼也

皇 君也大也初學記皇者天人之總美天之稱也
稱皇自天皇氏始也又皇者煌煌也皇道缺故帝
者興

帝 易緯曰帝者天號也德配天地不私公位稱之
曰帝易曰帝出乎震呂氏春秋曰帝者天下之所
適王者天下之所往也尚書緯曰帝者天號王者

人稱天有五帝以立名人有三王以正度天子爵
稱也案雙湖胡氏云三皇之號昉於周禮外史掌
三皇五帝之書其次則秦博士有天皇地皇人皇
之議其後議論不一至宋胡五峯斷以孔子易大
傳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為五帝天地人為三皇
云

王 大也主也君也天下歸往謂之王古文作王以
一以土說文一貫三為王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

三畫而連其中故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字林曰一貫三為王

皇帝 五帝初有天黃皇帝見世皇帝記皇帝清問下民見呂刑皇帝謂舜也秦初并天下李斯采上古位號始皇自以為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乃更號曰皇帝唐元和中群臣上尊號曰睿聖文武皇帝今制 山陵禮畢始上徽號十六字廟號某宗胡五峯云皇者初冒天下帝者主宰天下

歷代 天地立有天皇十三頭號曰天靈治萬八千歲天皇被跡在崑崙山下地皇興於熊耳龍門山

續藏書

卷之五

陽春園

人皇九頭兄弟各三百歲首出御世曰盤古氏

盤古又盤古生於大荒莫知其始司馬遷不作三

皇紀正以茫昧無據况盤古在三皇之前乎人皇

之後有巢氏教民巢居在琅邪石樓山見開山圖

燧人為燧皇鑽木取火始作結繩見大傳按羅泌

路史天地之初有渾敦氏者出有初三皇而天皇

地皇人皇為中三皇自九頭紀以下六紀在鉅靈

氏前循蜚紀二十二氏六十餘世因提紀六十六

世禪通紀自史皇氏至無懷氏九十六氏然皆渺

茫故斷自伏羲氏云

伏羲 風姓母居華胥之渚履巨人跡意感而娠生

帝于成紀秦十月四日人定生又燧皇沒庖

犧代之帝出於震位在東方是稱太昊始制嫁娶

取犧牲以充庖厨故號庖犧氏是為犧皇後世音

謬或謂之伏羲或謂之密犧一云虞古伏字後誤

以虞為密拾遺記庖者包也包含萬象變混沌之

質文定其教故曰宓犧以木德王故曰春皇明廟

照八區是曰太昊昊者明也始畫八卦造書契文

籍生焉自是有女媧氏是為女皇又有共工氏自

文媧沒次有大庭柏皇中央栗陸驪連赫胥尊虞

混沌有巢朱襄葛天陰康無懷凡十五世皆襲庖

犧之號見帝王世紀

神農 姜姓母曰姪姒有喬氏之女名女登遊華陽

感神龍而生人身牛首以火德王位在南方故曰

炎帝在位百四十年至榆罔凡八世合五百三十

年神農時天雨粟帝耕而種之始嘗百草作方書

黃帝 姓公孫諱軒轅有熊國君之子母曰附寶感

電光繞斗樞而生以雲紀官生以戊巳日故以土

德王制作始備實為文明之漸使九行之士統萬

國九行一曰九德謂孝慈文信言忠恭勇義也在

位百年壽百十有一歲采首山之銅鑄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帝騎龍上天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攀援黃帝之弓百姓抱弓與髯而踊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二曰昆臺鼎湖之極峻處也其弓曰烏號

少昊 名摯字青陽黃帝之子母曰皇娥一曰女節

通鑑云感星虹華渚而生是為玄囂見世紀太白

之精游于窮桑窮桑者西海之濱也有孤桑樹直

上千尋葉紅椹紫萬歲一實食之後天而老見拾

遺記以金德王故號金天氏其立也鳳鳥適至故

疆域畧

卷之五

以鳥紀官龍丘氏出班固藝文志純丘氏出西王

母神異傳在位八十四年壽百歲

顯頊 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母曰景僕是為女樞感

瑤光貫月之祥生帝於若水首戴干戈有聖德十

年而佐少昊二十即帝位初國高陽今解縣故號高

陽氏在位七十八年壽九十八歲始作歷以孟春

之月為元故為歷宗

高辛 帝嚳姬姓也祖曰少昊父曰橋極其母不覺

生而神異自言其名曰叡齒齒有聖德十五佐顓

頊三十即位以木德王受封于辛故號高辛氏在

位七十年壽一百五歲帝四妃元妃曰姜嫄生稷

次慶都生堯次簡狄生契次常儀生摯嗣位荒

淫九年諸侯廢之立堯帝嚳之妃鄒屠氏之女也

女行不踐地常履風雲夢吞日則生一子凡經八

夢則生八子世謂八神亦謂八翼八力見拾遺記

唐堯 慶都感赤龍之祥孕十四月而生堯名曰放

勛眉有八采十五佐帝摯受封于唐二十即帝位

按謚法翼善傳聖曰堯在位九十八年壽一百九

十八歲堯在位五十年登舜二十年始使攝政二

十八年堯崩舜即位

疆域畧

卷之五

陽春園

虞舜 黃帝八代孫父曰瞽瞍瞍妻曰握登見大虹

意感而生舜於姚墟故姓姚氏名重華字都君母

早死瞽瞍更娶生象年二十以孝聞堯以二女娥

皇女英妻之舜攝政二十八年而後崩三年喪畢

舜年八十一以仲冬月即位申命九官十二牧八

十三薦禹九十五使禹攝政又五年崩年百歲也

按謚法仁聖盛明曰舜

夏禹 黃帝玄孫顓頊生鯀堯封為崇伯納有辛氏

女曰志是為脩己意感吞神珠生禹於石紐名文

命字高密堯命為司空繼鯀治水十三年水平賜

姓姒氏封為夏伯故謂之伯禹舜崩禹即位年百
歲始納塗山之女生子啟拾遺記云玄龜河精之
使者也龜領下有印文皆古篆字作九州山川之
字禹所穿鑿處皆以青泥封記其所使玄龜印其
上今人聚土為界即遺象也按謚法受禪成功曰
禹皇甫謐云自禹至桀并數有窮凡十九王合四
百三十二年通鑑禹一啟二太康三仲康四相五
少康六杼七槐八桀九泄十不降十一局十二歷
十三孔甲十四皋十五發十六履癸謚法賊人多
殺曰桀十七王皇甫謐多禹丁已至桀甲午共四
陽春園

百五十八年

殷湯 殷出自帝嚳子姓也主癸之妃曰扶都見白
氣貫月意感以乙日生湯故名履字天乙是謂成
湯長九尺有聖德以水承金始居亳為天子十三
年年百歲而崩娶有莘氏女生太子丁外丙仲壬
按謚法除暴去虐曰湯皇甫謐云自湯得位至紂
凡六百二十九年三十王成湯一外丙二仲壬三
太甲四沃丁五太庚六小甲七雍八太戊九仲
丁十外壬十一河亶甲十二祖乙十三祖辛十四
沃甲十五祖丁十六南庚十七陽甲十八盤庚十

九小辛二十小乙二十一武丁二十二祖庚二十
三祖甲二十四廩辛二十五庚丁二十六武乙二
十七太丁二十八帝乙二十九紂三十通鑑除外
丙仲壬共二十八君按經世書自湯起乙未至紂
戊寅該六百四十四年

周文武 周姬姓也后稷三傳至公劉國於豳九傳
至古公亶父是為太王娶太姜生少子季歷歷娶
太任生子昌是為文王始脩政三年而天下二分
而崩太子蒞代立是為武王按謚法經天緯地曰
武陽春園

文克定禍亂曰武武王二年觀兵至孟津之上四
年始伐殷為天子以木承水自鄴徙都鎬武王崩
年九十三太子誦代立是為成王皇甫謐云自紂
殷至秦滅周之歲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武
王一成王二康王三昭王四穆王五恭王六懿王
七孝王八夷王九厲王十宣王十一幽王十二平
王十三桓王十四莊王十五釐王十六惠王十七
襄王十八項王十九匡王二十定王二十一簡王
二十二靈王二十三景王二十四悼王二十五敬
王二十六貞定王二十七元王二十八哀王二十

九思王三十考王三十一威烈王三十二元安王
三十三夷烈王三十四顯聖王三十五慎靚王三
十六赧王三十七按謚法喪國心慚曰赧按經世
書始武王已卯終東周君壬子該八百七十三年
秦 嬴姓也昔柏翳即伯益為舜主畜多故賜姓嬴
氏孝襄公始修霸業壤井田開阡陌天子命為伯
至昭襄王自稱西帝攻周廢赧王取九鼎至莊襄
王滅東西周莊襄王崩政立為始皇帝并天下置
三十六郡自以德王故以十月為正色尚黑使
蒙恬築長城焚詩書百家之言坑儒士四百六十
人三十七年崩于沙丘平臺年五十皇甫謐云自
昭襄王滅周至子嬰凡四王二帝合四十九年昭
襄王一孝文王二莊襄王三始皇帝四胡亥五子
嬰六又帝王世紀曰秦改鎬曰咸陽都焉為漢驅
除不求五運別以水德王秦自始封至滅三十六
世合六百五十年秦顯頊之後也先世造父為穆
王御有功封之於趙城國為趙氏也與簡子同祖
西漢 漢出自帝堯劉姓也豐公生執嘉即太上皇
也太上皇之妃曰媼是為昭靈后生子邦字季是
為漢高皇帝秦二世元年諸侯叛秦沛人共立為

沛公二年入武關至霸上秦王子嬰降項羽自立
為西楚霸王立沛公為漢王王已蜀漢元年還攻
雍遂定三秦五年破楚王羽於垓下追斬於東城
天下始定春正月楚王韓信等請尊為皇帝二月
即位于定陶汜水之陽都長安十二年崩于長樂
宮年六十二初納呂公之女謂之高皇后生太子
盈代立按前漢十二帝高祖一惠帝二高后三文
帝四景帝五武帝六昭帝七宣帝八元帝九成帝
十哀帝十一平帝十二王莽立孺子嬰居攝三年
篡位十五年更始立二年皇甫謐曰自高祖元年
至更始二年凡得二百三十年
東漢 光武皇帝出自景帝也名秀字文叔更始元
年為偏將軍破王邑殺王尋誅王郎更始二年立
為蕭王建武元年四月更始降赤眉六月光武即
帝位于常山鄆之陽千秋亭都洛陽在位三十三年
中元二年二月崩于洛陽南宮年六十三太子
莊代立是為孝明皇帝按後漢書十二帝光武一
明帝二章帝三和帝四瑒帝五安帝六順帝七冲
帝八質帝九桓帝十靈帝十一獻帝十二皇甫謐
云自漢元至更始二年凡十八年自建武元年至

延康元年凡一百九十五年凡漢前後并諸廢帝
及王莽合三十一帝四百二十六年

後漢 名備字玄德漢中山靖王之後獻帝末累官
至益州牧曹丕篡漢遂正位于蜀號曰後漢子禪
嗣位降於晉在位四十年晉封安樂公

魏 曹姓諱操字孟德漢建安二十四年進爵為魏

王改二十五年為延康元年子丕代立是為文皇

帝其年冬十月受漢禪改延康元年曰皇初都洛

陽皇初七年崩年四十皇甫謐云自皇初元年至

禪晉之歲凡五帝四十五年文帝一明帝二廢帝

疆識畧

卷之五

十

易春園

林

齊王三廢帝高貴卿公四元帝五按魏文帝初立

號黃初元年黃初二年劉備於蜀稱帝號章武元

年立三年而崩年六十三子禪嗣位二主合四十

三年為魏所滅黃初三年孫權稱吳王於武昌號

黃武元年後稱帝立二十一年而崩年七十子亮

嗣位自權至皓四主合五十九年為晉所滅也

晉

武皇帝諱炎字安世河內溫縣人姓司馬氏太

始元年升壇受禪禮畢即洛陽宮追尊宣王為宣

皇帝景王為景皇帝文王為文皇帝大熙元年五

十五立二十六年太子衷嗣是為惠帝案晉書自

武帝至恭帝東西二晉凡一十五帝合一百六十

五年禪于宋也武帝一惠帝二懷帝三愍帝四已

上四朝都洛陽元帝五明帝六成帝七康帝八穆

帝九哀帝十廢帝十一簡文帝十二孝武帝十三

安帝十四恭帝十五已上十一朝都建鄴

南北朝

南北二朝不能混一綱目通鑑各分注其
年以紀其事以見天下國統之離析云

宋

姓劉名裕字德興在晉為太尉封宋王受恭帝

禪在位三年傳八主合六十年武帝一少帝二文
帝三孝武四廢帝

五明帝六蒼梧
王七順帝八

齊

姓蕭名道成字伯紹蕭何二十四世孫初仕宋

疆識畧

卷之五

十一

陽春園

林

封齊公竟代宋在位四年傳七主合二十四年

武二明三東
昏四和五

梁

姓蕭名衍字叔達仕齊封梁公竟代齊在位四

十八年傳四主合五十四年武帝一簡文帝二元
帝三敬帝四

陳

姓陳名霸先字興國漢陳寔之後仕梁封陳公

在位三年傳五主合三十二年武帝一文帝二
海王三宣帝四後

五主

隋

姓楊名堅漢楊震之裔父封隋公至堅稱帝在

位二十四年傳四帝合三十八年文帝一楊帝二
恭帝三

按南北朝北齊五主合二十七年後周五主合二

十六年

唐 姓李氏名淵字叔德隴西成紀人襲封唐公隋

末起兵受恭帝禪都長安號大唐紀元武德在位

九次子世民嗣位是為太宗傳二十一年帝二百

八十九年高祖一太宗二高宗三太宗四高宗五

憲宗十一穆宗十二敬宗十三文宗十四武宗十五

宣宗十六懿宗十七僖宗十八昭宗十九昭宣

帝二十內武后僭號

五代 後梁姓朱名溫賜名全忠竟移唐祚在位七

年傳均王二主合一十七年

後唐 姓朱邪名存勗滅梁稱帝在位二年號莊宗

傳四主合十三年父克用賜姓李

後晉 姓石名敬瑭滅唐稱後晉在位七年傳二主

合一十一年

後漢 姓劉名嵩字智遠即位晉陽號後漢在位二

年傳二主合四年

後周 姓郭名威踰後周在位三年傳三主共十年

宋 姓趙名匡胤為周檢校太尉陳橋之變自立為

帝受周世宗禪在位十七年傳弟匡義是為太宗

建雍太平興國歷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

欽宗金人以二帝北狩按北宋九帝起庚申盡丁

未凡一百六十七年徽宗第九子諱構初封康王

及徽欽北狩即位南京遷都臨安號曰南宋在位

三十六年傳孝宗光宗寧宗理宗度宗恭帝昀

共二百五十二年

元 太祖姓奇渥溫氏名鐵木真蒙古部人也胡元

僭王世祖忽必烈即位乃宋理宗景定元年至甲

申帝昀覆舟崖山元遂滅宋承正統傳九帝至正

戊申

大明太祖兵至燕京順帝開門北去按元自太祖起

宋寧宗開禧丙寅至此一百六十三年繼大統九

十三年起唐堯甲辰至此通計三千七百二十五

年六十三甲子

大明

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

成功高皇帝 戊辰生壬辰起兵戊申即位改元

洪武三十一年戊寅閏五月崩壽七十一葬孝陵

遺詔皇太孫嗣位已卯改建文元年秋七月

燕府兵起號靖難壬午

成祖即位悉復洪武政令革除建文年號仍以洪武

紀年是年稱洪武三十五年龍飛紀畧云至正壬

辰季春我

聖祖起兵濠州狗定遠攻泗州靈璧破元平章也先帖木兒兵因取滁州六合率趙德勝耿再成禦却元師乘勢取和州真州渡采石取太平集慶鎮江常州嚴州廣德長興寧國宣州江陰徽州楊州池州建德婺源浦江宜興衢州蘭溪親征婺州改爲寧越府取諸暨紹興遂歸方氏溫台慶元復池州征安慶拔處州又降福寧州大戰龍灣破友諒之師復太平安慶因取信饒親征九江走友諒又降建昌南昌龍泉表瑞撫吉以及蕪黃興國沔陽苗將作梗吳兵來圍劉基撫定三衢天壁誓拔處州南昌復而江右全友諒滅而武昌震陳理歸降常德荊州衡陽夷陵安陸襄陽贛州南安後先歸附悉師淮東海安泰州通州高郵淮安濠泗廬徐宿州以次收降李文忠降杭州進取紹興華雲龍取嘉興而俞通海亦取太倉崇明嘉定崑山松江遂從徐達進圍蘇州士誠執而浙西寧谷珍降而浙東定自此湯和南入閩中徐達師出長淮克沂州嶧州向青州轉取濟南萊登以及東昌東平濟寧引而西上黃河取陳州汴梁河南虎牢陝州

續藏書 卷之五

十四

陽春園

第

續藏書 卷之五

十五

陽春園

第

潼關鄧愈出襄陽亦攻克南陽唐鄧葉縣舞陽魯山汝寧隨州德安以及金商鄖陽均房裕諸州河南無兵引師而北檄諸將會于東昌薛顯通源傳友德馮宗異取衛輝廣平彰德懷慶澤潞平陽絳州拔臨清德州郭英進破通州元主北走徐達因克元都遣將狗下順德河間保定真定以至平定州謀取山西而胡美何文輝入杉關取建寧檄定興化泉州汀州吳楨取福州湯和克延平而邵武漳州亦望風納款楊璟攻克永州寶慶道州桂陽常寧武岡全州移師靖江廖永忠朱亮祖自福州海道進取潮州惠州廣州陸仲亨胡通自贛州由南安畧韶州南雄肇慶連州與永忠亮祖會於龍潭永忠因馳檄海南海北九真日南三十餘城皆納印請吏自是浙江由肇慶德慶行定蒼梧鬱林潯貴永忠向南寧亮祖以兵會楊璟屯于象鼻山克靖江又降田州太平永忠亦取南寧柳州象州賓州降其平章阿思蘭兩廣入國班師還朝即命率師偕徐達北伐達已先自北平率常遇春郭英傅友德襲虜郭破王保保遂取太原乘勝遣將取武州朔州大同宣德燕代復寧引而西破鹿臺由

河州趙潼關師抵西安降王武踰隴州破任從政
進取鳳翔臨洮又降李思齊遂征平涼遇春還師
北伐大破元也速之兵陳畧全寧大興上都徐達
亦督諸將復慶陽斬張良臣文忠徑由鴈代救大
同擒脫列伯軍威奮揚元主遠徙雖絕恢復之念
每肆憑陵之毒由是徐達三師定西而寧夏延安
甘肅瓜沙始復漢唐之舊文忠屢出野狐而興和
合刺開平應昌驢駒乃無違羈之庭北狄既平西
師復舉馬雲出鎮遼左以安載觀友德連拔階文
綿漢直趨成都永思悉破瞿塘夔州亦抵重慶明
疆識畧卷之五
昇出降戴壽就虜再克保寧遂收四川歲在辛酉
雲南是征搗赤水狗曲靖戰白石舉雲南收永寧
城烏撒狗建昌潞江臨安尋甸楚雄襲大理定鶴
慶麗江車里平緬擊破烏撒東川建昌芒部雲南
叛酋楊直等斬首九萬級檄定百蠻之種威加八
甸之邦雲貴俱平友德功第一沐英次之自是內
而湖廣四川雲貴化外諸州若宣尉宣撫安撫軍
民指揮長官等司外而安南朝鮮南海西域等九
十國皆奉表入貢而一統之業成焉
成祖啟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

帝 癸未紀元永樂都北京二十二年甲辰崩壽
六十有五葬長陵庚子生
仁宗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
帝 永樂二十三年甲辰即位乙巳紀元洪熙五
月崩葬獻陵戊戌生
宣宗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
帝 丙午紀元宣德十年崩壽三十八葬景陵已
酉生
英宗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
帝 丙辰紀元正統十四年八月征北虜也先至
土米北狩居也先弟伯顏帖木兒營 皇太后命
鄭王輔國政庚午紀元景泰是年八月 上皇回
京至南宮七年丁丑正月復辟紀元天順八年崩
葬裕陵丁未生壽三十八
恭仁康寔景皇帝 庚午紀元景泰天順元年丁丑
薨
憲宗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聖孝純皇
帝 乙酉紀元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崩葬茂陵戊
戌生壽四
孝宗建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

帝 戊申紀元弘治十八年五月崩葬恭陵庚寅生壽

三十

武宗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

帝 丙寅紀元正德十六年三月崩葬康陵辛亥生壽

四十

世宗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

帝

世宗皇帝

憲宗純皇帝孫也 純皇帝第二子曰 興王追尊

世宗以正德十六年三月丙辰自 興邸奉兄終弟

及 陽春園

武宗遺詔嗣位四月甲午至京 御文華殿受百官

箋日中登極詔天下以明年為嘉靖元年是歲壬

午在位四十五年丙寅十二月崩葬永陵丁卯生壽六十

穆宗契天隆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弘孝莊皇

帝 丙寅嗣位紀元隆慶六年壬申崩葬昭陵已亥生

其先

疆識畧五卷終

識畧六卷

崇陽吳楚材國賢編 丁應泰元父校

帝屬部

太上皇 秦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追尊者沒後追

稱也漢高祖始上太公尊號曰太上皇五日一朝

唐宋因之按漢紀注太上極尊之稱皇君也天子

之父故號曰皇不預治國不欲言帝也

皇太后 秦本紀昭王母羊氏號宣太后漢興因秦

之稱號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見漢書

帝祖母稱長信宮帝母稱長樂宮見漢官儀惠帝

崩呂太后臨朝稱制至明肅太后垂簾聽政宋光

獻宣仁因之

皇后 八皇別九州女出為后見春秋命曆白虎通

云天子之配謂之后后者君也天子之配至尊故

謂后也黃帝帝譽稱妃周則天子立后正嫡曰王

后秦稱皇帝正嫡曰皇后漢因之魏晉以後竝遵

秦漢云椒房取其繁衍又大長秋以皇后為陰

秋者陰之始取其終而長欲其久也

妃 黃帝始有元妃次妃之別嫫祖生昌意女節生

女囂彤魚生夷鼓嫫母生蒼林舜不告而娶不立

正妃止納三妃生九子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益
比生二女宵明燭光見藝文注宋孝武初置貴妃
史記中宮天極星後有四星其一為正妃周禮天
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
妻以聽內治注云六宮者前一宮後五宮也五者
后一宮三夫人一宮九嬪一宮二十七世婦一宮
八十一御妻一宮凡百二十八 國朝皇后下曰
皇妃東宮親王世子郡王正嫡皆曰妃按晉帝母
為太妃哀帝生母周貴人為皇太妃神農納蘇水氏之女曰聽

漢生臨是為
漢帝亦妃也
陽春園

嬪 周立嬪御漢因秦制其餘內職有夫人美人良
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武帝加婕妤娥容
華充衣元帝加昭儀又有官順常無涓共和娛靈
寶林良使夜者之小職凡十四等出漢書光武並
省前制唯立貴人美人絲女魏晉宋齊增損小異
唐制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是為夫人昭容昭儀
昭媛修容修儀修媛充容充儀充媛是為九嬪
婕妤美人各九合二十七是代世婦寶林御女
絲女各二十七合八十一是代御妻自餘六尚分
典皆有員次後世改復不常大抵損益周官云

太子 五帝官天下故自唐虞已上經傳無太子
稱號夏殷雖傳嗣其文畧矣至周始見文王世子
之制白虎通曰天子之子稱世子春秋傳王世子
會于首止是也稱太子尚書太子蒞升于舟是也
按晉有太子申生鄭有太子華齊有太子光至漢
天子稱皇帝其嫡嗣稱皇太子諸侯王之嫡稱世
子後代因之易云主器星曰少微又云前星一曰
儲宮東宮東朝青宮幼海即少海天子比大海也
見山海經門曰承華駕曰鶴駕禁曰鶴禁因吹笙
緱丘也見萬花谷又明帝作太子樂四章曰日重

漢書卷之六
陽春園

光月重輪星重輝海重潤見古今注
太子妃 白虎通云妃者匹也相與偶也古者天子
後宮嫡庶皆曰妃周以天子正嫡為王后秦稱皇
帝因以太子之正嫡稱妃漢因之漢書太子有妃
有良娣有孺子妻妾凡三等魏晉以後遵也
皇子 金枝玉葉見六帖漢興唯皇子封為王者得
茅土其他功臣不受茅土不立社也見禮儀志漢
武齊懷王燕王廣陵王同日賜策受社
皇孫 漢書元帝為太子生成帝於甲觀為世嫡皇
孫又皇孫妻妾無號位皆稱家人子晉書王青蓋

車皇孫綠蓋車又引周有道曾孫一稱前星重光
天潢接武

王 易稱建萬國堯典協和萬邦禹立爵五等分土
有三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足五
十里曰附庸周制因之殷則爵列三等秦除五等
為郡縣漢立爵二等大者王小者侯是為諸侯王
自後封郡公郡王國公或同姓異姓與晉桐葉衛
梓材各異云藝苑卮言秦雖廢封建而功臣亦有
一二封侯者見於嶧山之果諸碑可攷自漢以列
侯為丞相然有王侯而無公至曹操封魏公進封

禮記

卷之六

陽春園

卷之六

王而後代因之元魏及北齊不愛王爵而有功則
別封郡公侯至有帶三四爵者然同姓異姓皆不
得封國王後周宇文泰辭安定王遂為公隋因之
唐以天子子弟封一字王如淮南趙郡江夏王之
類蓋自周而至唐異姓不王矣至玄宗封安祿山
為東平郡王以後王爵遂輕而兵馬押牙亦有封
王者矣然文臣不王如故也天寶以後王公亦不
得世襲而末年藩鎮強威逼帝室以王公不足重
而朱全忠李茂貞李克用皆真王矣宋興復承唐
之舊而親王郡王以宗室叙封公侯伯然異姓諸

不得王至徽宗舉以封童貫而南渡後張韓遂因
之秦檜韓侂胄以執政封矣元承遼金之後王爵
尤易真王即將相可得之 明興始為之等

天子之子弟封親王親王之子弟封郡王開國公
得贈王自侯而伯雖師傳之尊班不得並矣蓋累
祿漢氏之意而加詳雖襲唐宋之名而加貴者也
皇明盛事載我 朝 藩國之盛

熙祖凡四子

仁祖最幼長 壽春王次 安成王次 蒙城王次

仁祖四子

禮記

卷之六

五

陽春園

卷之六

太祖最幼長 南昌王次 盱眙王次 臨淮王次

太祖二十四子 懿文太子及

文皇帝外為 秦愍王與國西安 晉恭王岡國太

原 周定王肅國太原 楚昭王貞國武昌 齊

王專國青州 鄧王辛國長沙 魯荒王

宣國兗州 蜀獻王春國成都 湘獻王百國荆

州 代簡王圭國大同 肅莊王英國甘州

移蘭州 遼簡王直國遼東移荊州 慶靖王舟

國韋州移寧夏 寧獻王崔國大寧移南昌 谷王惠國宣府

休 岷莊王便國雲南移武岡

移長沙廢	韓獻王公國平涼	審簡王莫國潞
安 安惠王盈國平涼	<small>無子</small>	唐定王亞國南陽
郢靖王東國安陸	<small>無子</small>	伊厲王尋國河南
<small>英廢已上皆從木景</small>	<small>從水英廢從木</small>	<small>世六</small>
成祖四子自		
仁宗外為	漢王高煦初國雲南繼青州不行移樂	
安	趙簡王高遂國彰德	皇少子高義未封
<small>從大</small>		
仁宗十子自		
宣宗外	鄭靖王瞻父國鳳翔移懷慶	越靖王瞻
<small>肅肅</small>	<small>卷之六</small>	<small>陽春園</small>
庸國衛	<small>未行無</small>	靳獻王瞻良未之國薨
襄獻王瞻善國長沙移襄陽	荆憲王瞻固國建	
昌移蘄州	淮靖王瞻奧國韶州移饒州	滕懷
王瞻豈國雲南	<small>未行</small>	梁莊王瞻自國安陸
衛恭王瞻延國懷慶	<small>無子</small>	<small>上從土</small>
宣宗二子自		
英宗七子自		
孝宗外	德莊王見葬國濟南	許悼王見享
<small>國無子</small>	秀懷王見封國汝寧	<small>無子</small>
		吉簡王見
父國長沙	忻穆王見台	<small>未之國</small>
		徽莊王見市

國鈞	<small>自孫載嶺廢國除</small>	
憲宗十四子		
孝宗及未名長子外	悼恭太子祐亟	興王諱安
<small>陸後尊</small>	岐惠王祐俞國德安	<small>無子</small>
<small>帝號</small>	衡恭王祐軍國青州	雍靖王祐雲
賓國建昌	壽王祐香國保寧移德安	<small>無子</small>
國衡州	<small>無子</small>	涇簡王祐舜國沂州
汝王祐亨國衛輝	涇簡王祐舜國沂州	<small>無子</small>
榮莊王祐區國常德	申懿王祐皆國叙州	<small>無子</small>
<small>除已上</small>	<small>從木</small>	
孝宗二子自		
<small>肅肅</small>	<small>卷之六</small>	<small>陽春園</small>
武宗外	蔚悼王厚章	<small>未國無子</small>
睿宗即	興王二字長	岳懷王未名薨追贈
世宗八子自		
穆宗外	哀冲太子載昊	莊敬太子載儉
王載川國德安	<small>無子</small>	穎瑒王載國
王載川國德安	<small>無子</small>	戚懷王載
王載川國德安	<small>無子</small>	均思王載夙
<small>上從土</small>		
穆宗二子自		
今上外為	潞王	國衛輝
今天下存者大國凡二十四	盛哉無論唐以後不世	
昨土即漢中葉所餘無幾	寧能媲美匹休云	<small>憲懷太子</small>

從金 又按鄉會場中諱紙所載 親王諱一百六

十六位 親王名二十三 親王將兵 國初

皇姪文正拜大都督府大都督總兵鎮洪都諸將

悉聽節制後 秦晉燕王征北虜楚王湘王征五

開洞蠻俱為大將統兵深入有功永樂元年初下

京師 制高陽郡王高煦充征虜副將軍北平開

原諸衛及從征官軍悉聽節制以下俱見

異姓贈王 國朝推劉氏白馬之約於勲戚大臣無

生封王者惟贈典則有之今記於左 滁陽王郭

子興以舊帥追封 楊王陳公無名以外大父追

藩識畧 卷之六 陽春園

封太王無姓外高祖 徐王馬公無名以外父追

封高王無姓外曾祖 隴西王李貞以姊夫及子

文忠功追封 中山王徐達開平王常遇春岐陽

王李文忠寧河王鄧愈東甌王湯和黔寧王沐英

定遠王沐晟河間王張玉定興王張輔東平王朱

能宣平王朱永以功追封 平陰王朱勇以死難

追封 寧陽王張懋定襄王朱希忠以恩舊追封

已上廟像用七旒冠皮弁及誥命用寶軸金冊

異姓封王 永樂末年也先土千來歸賜姓名金忠

封 忠勇王奉朝請祿俸儼從在公之下累加太

子太保

三代贈王 洪武三年追封鄂國公遇春為開平王

十七年追封魏國公達為中山王二十五年追封

西平侯英為黔寧王曾祖祖父俱封王其曹衛信

公封王者不得王鄂魏以勲西平以戚也永樂中

東平河間亦三代王一統賦注 親王受封有金

冊金寶袞冕九章祿米一萬石 嫡長為世子有

金冊金寶袞冕七章 嫡孫為世孫給一品冠服

親王次子皆封郡王有鍍金銀冊銀印袞冕七章

嫡長子襲封先給二品冠服要議注 親王之子

藩識畧 卷之六 陽春園

為郡王歲祿二千石皆世世襲封郡王之子為鎮

國將軍歲祿一千石孫為輔國將軍祿八百石曾

孫為奉國將軍祿六百石玄孫鎮國中尉祿四百

石五世孫為輔國中尉祿三百石六世孫而下世

世奉國中尉祿二百石

公主 昔堯女有娥皇女英舜妹有娥手舜女有宵

明燭光湯有帝乙歸妹周王之女嫁于陳故公主

未有封邑之號至周中葉天子嫁女於諸侯天子

至尊不自主婚必使諸侯問姓者主之始謂之公

主秦代因之亦曰公主史記云李斯男皆尚秦公

主是也漢制帝女為公主帝姊妹為長公主帝姑
 為大長公主後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藩
 王其尊崇者加號長公主諸王女皆封鄉亭公主
 儀服同鄉亭侯自晉之後帝女依西漢曰公主帝
 之姑姊並曰長公主自漢以來皆別置第舍府屬
 至隋省府屬唐神龍初又置府屬景龍末復省
 記宋人呼公主為大家按班彪女將嫁曹世叔傳
 學善屬文和帝召入宮今皇后貴人師事焉冠以
 夫姓號曰曹大家後世貴之取為稱號亦猶周女
 姓姬而凡婦女皆稱姬也見演繁露 國朝皇姑
 冊祿米俱二千石婚皆曰駙馬都尉賜 誥命
 親王女曰郡主祿米八百石郡王女曰縣主祿米
 六百石郡王孫女曰郡君祿四百石曾孫女曰縣
 君祿三百石玄孫女曰鄉君祿二百石婚皆曰儀
 賓 賜誥命按後漢帝女皆封縣公主隋唐以來
 諸王女封郡縣主又公主皆以郡邑名獨
 高皇帝姊從夫貞封曹國大長公主 親王郡王各
 止封一妃鎮國從一品輔國將軍從二品各止封
 一夫人奉國將軍從三品止封一淑人鎮國中尉

從四品止封一恭人輔國中尉從五品止封一宜
 人奉國中尉從六品止封一安人妾媵不封
 萬壽公主下嫁後漢諸公主有子而寡不復嫁
 不制主喪夫不復娶 今制皆然
 駙馬 漢制天子以列侯尚公主諸侯以國人承翁
 主 今尚承皆卑之名也公主別立第舍太子之女則
 之 諸王公主主 魏晉之後尚公主皆拜駙馬都尉初
 駙馬都尉漢武置也掌御馬曰駙近也自上安下 歷
 兩漢多宗室及外戚與諸公子孫任之至魏何晏
 大將軍何進孫以主婿拜駙馬都尉其後杜預尚
 晉宣帝女高陸公主拜駙馬都尉王濟尚晉文帝
 女常山公主拜駙馬都尉後代因魏晉以為恒每
 尚公主則拜駙馬都尉 國初駙馬都尉黃琮誥
 鎮國上將軍階二品曹國公李文忠總理中書省
 又以公侯子弟在太學者多驕慢不習訓詔李文
 忠特判國子監又永樂初詔駙馬都尉李讓兼領
 刑部尚書後不然
 宗室 曲禮天子同姓謂之伯父叔父詩宗子維城
 本支百世春秋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
 孫公孫之子稱公族漢劉向為宗室遺老楚屈原
 為三閭大夫光武宗室奉遵繩墨河間東平曹植

魏澄蕭琛李勉李嵩李賀均為宗室領袖唐玄宗
宮院四百其以宰相進者十三人唐及宋宗子俱
得試科受職宋中葉又立宗學教養科舉選用一
視進士故宗室得盡其才然筆談云宋故事宗子
無還官法惟遇稀曠大慶則普遷一官景祐中南
郊遂以南班近屬自初除少將軍凡七遷為節度
使遂為定制 國初宗室受官 秦王為宗人令
晉王燕王為左右宗人正 周王楚王為左右宗
人俱正一品後不然 皇明盛事云 宗室之盛
嘉靖庚戌從進呈 玉牒錄得今志其畧秦府沂
陽永興等王秉機等二位鎮輔奉國將軍中尉惟
燿等三百九十位未封惟燿等二百九十位未名
二百二十三位晉府寧河寧化等王奇云等七位
將軍中尉知燿等七百五十位未封知侯等一百
五十五位未名四百二十七位分封汾州慶成王
表樂將軍中尉奇澗等五百五十三位未封表
等二百六十六位未名八百一十一位平陽西河
王奇潮一位將軍中尉奇龍等一百九十八位未
封知點等八位未名六十位平陽交城王表相將
軍中尉奇顯等三十四位未封表等八位未名一

十九位周府上洛新會等王安讓等四十六位將
軍中尉勤煊等一千六百七十一位未封勤煊等
八百七十八位未名二千八十四位楚府東安武
岡等王榮淑等七位將軍中尉顯櫟等四百五十
六位未封英煥等一百四十八位未名三百六十
三位魯府東阿東甌等王當澆等十位將軍中尉
健栓等二百六十九位未封觀燿等六十八位未
名一百三十八位蜀府慶符石泉等王賓沾等四
位將軍中尉承熒等八十二位未封讓極等二十
位未名二十九位分封澧州華陽王承燾一位將
軍中尉賓涉等二十八位鎮輔中尉承燾等八位
未封宣塈等十二位未名三十位代府吉陽漂陽
等王聰注等十位將軍中尉聰洛等六百九十八
位鎮輔中尉俊樞等一百三十二位未封允燮等
三百四十九位未名四百九十八位分封蒲州山
陰王聰澍一位將軍中尉聰油等二十四位未封
俊樞等七位未名一十六位襄垣王成鏐一位將
軍中尉成鏐等一百三十一位未封聰洛等五十
二位未名八十八位宣寧王俊相一位將軍中尉
成鉞等七十二位未封聰澤等九位未名三十位

分封澤州隰川王俊相一位將軍中尉聰滿等一
 百三十八位未封俊恭等十三位未名三十九位
 忻州定安王俊程一位將軍中尉充贊等三位未
 封充模等九位未名一十位絳州靈丘王聰滿一
 位將軍中尉成綱等三百二十二位未封廷垌等
 六十五位未名二百八十五位霍州懷仁王俊樹
 一位將軍中尉聰汝等一百九十六位未封充燾
 等九十六位未名一百五十位肅府淳化沿山等
 王真泓等六位將軍弼柿等六位未封弼棿等二
 位未名三位遼府長垣長陽等王寵初等十四位
 將軍中尉致藥等二百八位未封憲斌等六十四
 位未名一百一十一位慶府桐鄉等王鼎枋等三位
 將軍中尉萬柵等七十七位未封鼎樞等三十三
 位未名二十五位岷府南安等王彥泥等十一位
 將軍中尉定燦等三十五位未封定燦等二十三
 位未名三十四位分封永州南渭王譽播一位將
 軍彥潜等十四位未封定燦等七位未名九位分
 封寶慶江川王膺鏐一位將軍彥潤等三位未封
 譽檀一位未名一位韓府樂平等王偕洱等十七
 位將軍中尉偕澳等六百一十一位未封郎釗二

四十四位未名三百八十位藩府定陶等王詮鑑
 等十四位將軍中尉勛澈等二百五十一位未封
 恬勳等一百九位未名一百六十三位唐府鄆城
 等王彌鉞等五位將軍中尉宇澤等三十位未封
 宇瀾等十五位未名十八位伊府萬安等王典攢
 等三位將軍中尉典穗等十七位未封襄娃等三
 位未名三十位趙府江寧等王厚煉等九位將軍
 中尉祐樞等一百六十九位未封載璫等四十二
 位未名一百五十位鄭府東垣等王原炯等三位
 將軍祐樞等三位未封載璽一位未名九位襄府
 鎮寧等王祐樞等三位將軍祐樞等十位未封厚
 璘等四位未名五位荆府富順等王厚焜等五位
 將軍中尉載璽等十八位未封載璽等十二位未
 名二十位淮府順昌等王祐樞等十位將軍中尉
 厚載等十三位未封載域等十位未名二十一位
 德府臨朐等王厚熾等三位崇府懷安等王厚熾
 等四位將軍厚熾等八位未封翊燭等八位未名
 八位吉府未封翊燭一位未名二位徽府遂昌等
 王祐樞等十三位將軍中尉厚熾等二十三未
 封載璽等一十位未名三十位益府崇仁等王厚

高子	武英	韋富	景福	朱真	朱起	陳銘	王翁	楊景	張煥	曹諒	薛春	陶成	王政	袁政	彭政	劉政	獨	花茂	楊成	王亮	任勝	薛仁	朱中	安然	狀崇	朱茂	李觀	韓至	趙昭	湯成	邵天	張從	秦龍	蕭成	馮誠	沈仁
劉揚	周吳	張勝	謝恩	孫琪	陳亨	嚴淵	鄧輝	童才	王淵	胡三	謝賢	周諒	秦德	孫立	袁本	卷之六	倪道	徐英	唐勝	陳旭	張忠	周辰	劉弘	阮思	宋顏	吳善	孟明	何成	顧應	朱應	張應	羅仁	楊文	陳狂	徐禮	
王馬	張英	吳王	李德	楊春	蔡謙	紀斌	陳政	范震	徐秀	王瑛	楊義	鄭文	朱寶	李敬	何真	卷之六	陳開	俞明	濮義	湯英	黃昌	王正	郭顯	郭仁	郭安	高智	胡賢	周立	俞茂	郭天	施春	薛祥	沐春	劉謙	宋用	
王謝	楊興	吳立	李通	楊春	曹雄	劉成	吳榮	趙華	程貴	榮華	陳恭	戈奇	趙子	張良	王祥	卷之六	常守	湯克	席天	胡繼	趙達	趙世	郭景	郭祥	郭福	郭勝	郭錦	郭勝	郭林	郭德	郭洪	郭常	郭洪	郭常	郭常	
周趙	陸成	王興	李英	李信	陳勇	許泰	周能	李良	徐興	黃大	胡忽	何世	陶文	吳興	卷之六	趙求	俞文	何正	楊載	馬舟	陳元	郭士	郭興	郭興	郭興	郭興	郭興	郭興	郭興	郭興	郭興	郭興	郭興	郭興	郭興	

表忠錄 汪崇伊著 建文死事諸臣 首事	黃思都	續編	金寶	楊春	王剛	趙勝	李興	徐敬	王仁	楊義	陳壯	梁真	劉明	居方	劉成	卷之六	蔡天	周松	吳松	陳松	譚松	夏松	丁松	于松	梁松	謝松	李松	呂松	趙松	許松	劉松	魏松	李松	覺松	成松
	汪君	汪君	汪君	汪君	汪君	汪君	汪君	汪君	汪君	汪君	汪君	汪君	汪君	汪君	汪君	汪君	汪君	汪君	汪君	汪君	汪君	汪君	汪君	汪君	汪君	汪君	汪君	汪君	汪君	汪君	汪君	汪君	汪君	汪君	汪君
	李伯昇	李伯昇	李伯昇	李伯昇	李伯昇	李伯昇	李伯昇	李伯昇	李伯昇	李伯昇	李伯昇	李伯昇	李伯昇	李伯昇	李伯昇	李伯昇	李伯昇	李伯昇	李伯昇	李伯昇	李伯昇	李伯昇	李伯昇	李伯昇	李伯昇	李伯昇	李伯昇	李伯昇	李伯昇	李伯昇	李伯昇	李伯昇	李伯昇	李伯昇	李伯昇
	李贊	李贊	李贊	李贊	李贊	李贊	李贊	李贊	李贊	李贊	李贊	李贊	李贊	李贊	李贊	李贊	李贊	李贊	李贊	李贊	李贊	李贊	李贊	李贊	李贊	李贊	李贊	李贊	李贊	李贊	李贊	李贊	李贊	李贊	李贊
	楊鑑	潘原明	郭張	唐彬	張文	陳貴	李敬	徐貴	王祥	吳勝	陳勝	梅勝	張勝	王勝	張勝	陽春園	鄭通	馬得	劉才	陸明	裴誠	胡誠	韓誠	孫誠	葉誠	史誠	劉誠	吳誠	唐誠	徐誠	孫誠	關誠	杜誠	費誠	成誠

通鑑畧六卷終

葛洪	謝靈運	彭二	諫死	俞逢衣
力戰	俞通淵	宋智	楊得	徐泰
衛旗	守城	陳植	陳本	徐泰
余旗	鄭松	宋植	宋忠	彭宣
蔡運	會鄭	向王	唐崇	鄭華
黃士	會鄭	速而論死者	唐子清	鄭華
鐵士	會鄭	速而論死者	唐子清	鄭華
侯泰	會鄭	速而論死者	唐子清	鄭華
黃泰	會鄭	速而論死者	唐子清	鄭華
高泰	會鄭	速而論死者	唐子清	鄭華
董文	會鄭	速而論死者	唐子清	鄭華
李文	會鄭	速而論死者	唐子清	鄭華
周文	會鄭	速而論死者	唐子清	鄭華
林文	會鄭	速而論死者	唐子清	鄭華
魏文	會鄭	速而論死者	唐子清	鄭華
李文	會鄭	速而論死者	唐子清	鄭華
董文	會鄭	速而論死者	唐子清	鄭華
高泰	會鄭	速而論死者	唐子清	鄭華
侯泰	會鄭	速而論死者	唐子清	鄭華
黃泰	會鄭	速而論死者	唐子清	鄭華
鐵士	會鄭	速而論死者	唐子清	鄭華
黃士	會鄭	速而論死者	唐子清	鄭華
蔡運	會鄭	速而論死者	唐子清	鄭華
余旗	會鄭	速而論死者	唐子清	鄭華
衛旗	會鄭	速而論死者	唐子清	鄭華
力戰	會鄭	速而論死者	唐子清	鄭華
葛洪	會鄭	速而論死者	唐子清	鄭華

通鑑畧七卷

崇陽吳楚材國賢編 謝所教受仲校

職官部上

官 演繁露云管也一職皆立一官使之典管也故
官舍所在皆名爲官五帝官天下是以天下爲公
而使仕者任之也

品秩 自太昊以龍紀官唐虞建官維百未分品秩

周官以九儀正邦國自一命至九命漢自中二千

石止二百石魏陳群立九品官人之法北齊九品

各分正從 國朝正一品太師太傅太保從一品

少師少傅少保太子太師太傅太保正二品太子

少師少傅少保正三品太子賓客不專授但爲大

臣加官兼官及贈官其餘官品俱見內外官職中

入流 通典曰隋制九品自太師始焉謂之流內

國朝正從一品至九品謂之入流即流內也

未入流 通典曰唐有流外勳品自諸錄事及五省

內史始焉 國朝九品之外雜職官員謂之未入

流即流外也

文散官 漢諸侯有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

特進三公下隋文帝以爲散官今正一品初授特

進榮祿大夫陞授特進光祿大夫漢有光祿大夫
今從一品初授榮祿大夫陞授光祿大夫正二品
初授資善大夫陞授資政大夫加授資德大夫宋
太宗改通議為通奉今從二品初授中奉大夫陞
授通奉大夫加授正奉大夫隋散官有通議正議
大夫今正三品初授嘉議大夫陞授通議大夫加
授正議大夫秦有中大夫中大夫今從三品初
授亞中大夫陞授中大夫加授太中大夫正四品
初授中順大夫陞授中憲大夫加授中議大夫隋
散有朝議朝請今從四品初授朝列大夫陞授朝
議大夫加授朝請大夫唐有奉議郎今正五品初
授奉議大夫陞授奉政大夫從五品初授奉訓大
夫陞授奉直大夫正六品初授承直郎陞授承德
郎隋有承務郎宣德郎今從六品初授承務郎陞
授儒出身儒林郎吏才幹出身宣德郎唐有宣義
郎宋有承事郎今正七品初授承事郎陞授儒出
身文林郎吏才幹出身宣義郎隋有徵仕郎今從
七品初授從仕郎陞授徵仕郎正八品初授迪功
郎陞授脩職郎從八品初授迪功佐郎陞授脩職
佐郎正九品初授將仕郎陞授登仕郎從九品初

職畧

卷之七

二

陽春園

林山

授將仕佐郎陞授登仕佐郎初授散官俱于三年
之後照例陞授其加贈考驗本人生前功績合得
加授者照例給與
武散官 周禮天子六軍軍萬二千五百人其將皆
命卿蓋在國稱大夫在軍稱將軍自晉獻公作三
軍而公將上軍故有將軍之名今為散官正從一
品同文官正二品初授驃騎將軍陞授金吾將軍
加授龍虎將軍從二品初授鎮國將軍陞授定國
將軍加授奉國將軍正三品初授昭勇將軍陞授
昭毅將軍加授昭武將軍從三品初授懷遠將軍
陞授定遠將軍加授安遠將軍正四品初授明威
將軍陞授宣威將軍加授廣威將軍從四品初授
宣武將軍陞授顯武將軍加授信武將軍正五品
初授武德將軍陞授武節將軍從五品初授武畧
將軍陞授武毅將軍正六品初授昭信校尉陞授
承信校尉從六品初授忠顯校尉陞授忠武校尉
文勳 周禮王功曰勳齊梁始有勳品本酬戰士其
後漸及朝流楚寵官有上柱國唐以為勳官今正
一品左右柱國從一品柱國正二品正治上卿從
二品正治卿正三品資治尹從三品資治少尹正

職畧

卷之七

三

陽春園

林山

四品贊治尹從四品贊治少尹正五品脩正庶尹
從五品協正庶尹凡文官一品至五品應合授勳
者照依散官定擬奏聞給授

武勳 後魏有柱國大將軍令正從一品同文勳秦
有護軍都尉唐改上大將軍為上護軍大將軍為
護軍今正二品上護軍從二品護軍漢武帝置輕
車將軍唐置上輕車都尉及輕車都尉今正三品
上輕車都尉從三品輕車都尉漢武帝置騎都尉
唐置上騎都尉令正四品上騎都尉從四品騎都
尉隋置文散官為驍飛雲武四騎尉今正五品騎
尉從五品飛騎尉正六品雲騎尉從六品武騎
尉凡武官一品至六品應合授勳者照依散官定
擬奏聞給授

封贈 武王克商追王太王王季故後代有追謚追
尊之典兩漢逮今人臣亦有追贈之制漢宣帝思
張賀掖庭收養封恩德侯此追封之始也 國朝
凡文官一品贈三代二品三品二代四品至七品
一代各照見授職事依例封贈土官無封贈父祖
例止給本人誥勅一品玉軸四軸二品犀軸三品
抹金軸俱三軸四品抹金軸五六七品俱角軸二

五品已上授誥織用五色紵絲其前織文曰奉
天勅命用勅命之寶俱用升降龍文左右盤繞正
從一品曾祖母祖母母妻各封贈一品夫人正從
二品祖母母妻各封贈夫人正從三品各封贈淑
人正從四品母妻各封贈恭人正從五品宜夫人
從六品安人正從七品孺人曾祖母母加太字
按漢崔蒙母師氏通經學百家言王莽寵以殊禮
賜號義成夫人如淳云列侯子復為列侯母稱太
夫人蓋漢制也

貼黃 會典云國初置年職黃簿以便稽考永樂後
委官清理事例甚詳凡除官開寫年籍從軍脚色
赴 內府清理明白寫黃仍寫內外貼黃與正黃
請用寶鈴記正黃送銅櫃收貯內外黃各置文簿
附貼記之貼黃升調襲替奏聞貼揭謂之續黃三
歲一次清理兵侍都御史翰林主事令各官親供
謂之清黃

宗室祿米 親王唐制歲該米四千八百石絹四千
八百疋綿四千五十斤宋制領節度使歲該穀二
千四百石錢四千八百貫絹二百疋綾一百疋羅
十疋綿五百兩今定米一萬石郡王唐制歲該米
七百石田六十頃宋制領觀察使歲該米一千一

百石錢二千四百貫絹二十疋綿五十兩今定米
二千石鎮國將軍唐制歲該米六百石田五十頃
宋制郡王子以下量材授官照官品高下給祿今
定米一千石輔國將軍唐制歲該米五百石田四
十頃今定米八百石奉國將軍唐制歲該米四百
石田二十五頃今定米四百石鎮國中尉唐制歲
該米三百石田十四頃今定米四百石輔國中尉
唐制歲該米二百石田八頃今定米三百石奉國
中尉唐制歲該米一百石今定米二百石公主及
駙馬食祿二千石郡主及儀賓食祿八百石縣主
及儀賓食祿六百石郡君及儀賓食祿四百石縣
君及儀賓食祿米二百石俱米鈔兼支

禮議畧

卷之七

六

陽春園

林

公侯伯俸給 釋名公直也取其正直無私周書能
移於衆與百姓同之謂公能樹名生物與天道俱
謂之侯率衆時作謂之伯子獨擊擊栖下之稱男
任治事受王命爲君也漢父亡秦大侯不過萬家
小者五六百戶則封國以戶也唐封公侯無國土
其加實封者則食其所封之戶分食諸郡以租庸
調給 洪武初給官田量原定糧租分數收取後
令公侯伯皆給祿米論功定數舊賜田還官永

二年令照文武官例米鈔兼支

文武官俸給 唐正元四年定百官月俸僖昭之亂
國用窘闕天祐中止給其半後唐犯謙以軍儲不
克請減半數而支實錢宋定非兼職皆一分實錢
二分折支 大明定文武官俸正一品月支米八
十七石從一品月支米七十四石正二品月支米
六十一石從二品月支米四十八石正三品月支
米三十五石從三品月支米二十六石正四品月
支米二十四石從四品月支米二十一石正五品
月支米十六石從五品月支米十四石正六品月
支米十石從六品月支米八石正七品月支米七
石五斗從七品月支米七石正八品月支米六石
五斗從八品月支米六石正九品月支米五石五
斗從九品月支米五石俱米鈔兼支未入流月支
米三石

禮議畧

卷之七

七

陽春園

林

吏員俸米 筆談曰天下吏人素無常祿惟以受贓
爲生熙寧三年始制天下吏祿而設重法以絕請
託 國朝五府提控六部都察院都吏布政司通
吏月支二石五斗五府掾吏六部都察院通政司
太常光祿太僕寺應天府布政司都司衛各

今史大理寺胥吏國子監鴻臚寺府庫局司牧局
顏料局各府各司吏都察院太醫院各典吏按察
司鹽運司各書吏月支二石五府六部大理光祿
太僕寺國子監應天府布政按察監運都司
衛各典吏十三道巡按各書吏翰林院光祿寺各
署欽天監司曆太常祠祭署織染皮作鑄印惠民
雜造鞍轡軍器抄紙印鈔寶源局內府庫石灰關
各牧監會同館寶鈔監課龍江提舉司典牧管膳
草牧孳牲紀善典膳奉祀典寶審理工正良醫典
儀理問千戶所五城兵馬布政按察監運斷事衛
鎮撫長史司州縣各司吏月支一石俱米鈔兼支
宗人府 即古宗正卿周官也周受命封建宗盟始
選其宗中之長而董正之謂之宗正秦漢因之或
更宗伯或改秩宗皆置官以序九族 國初置大
宗正院洪武二十二年改院為府設宗人令左右
宗正左右宗人俱正一品首領官經歷司經歷正
五品職專玉牒譜系之事初以 親王領府事後
但以勲戚大臣掌之而不備官
內閣 伊尹為太保武王立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
論道經邦堯舜為太尉舜時契為司徒禹為司

空亦為三公之職漢崇之為上公黃帝得六相成
湯置二相周官未有相名也秦悼武二年始制左
右丞相漢因之魏改司徒後周制內史唐改三省
中書令侍中尚書令宋神宗制尚書左右僕射兼
門下中書侍郎其後改為左右丞相 國初革去
以防專制有建議者處以重辟
聖祖之意遠矣續綴錄云 國初不設宰相永樂初
乃設內閣選翰林六七臣居之職知制誥日備顧問
對參決政機隱然相職而官不過學士洪熙初始
陞孤卿皆潛邸舊人
六部 國初因元制置中書省設左右丞相等官天
下政事皆由之而出其屬有四部分治錢穀禮儀
刑名營造之務洪武元年始定吏戶禮兵刑工六
部俱正三品衙門仍屬中書省十三年中書省革
陞六部尚書為正二品左右侍郎二員正三品首
領官司務廳司務從九品屬官郎中一員正五品
員外郎一員從五品主事正六品按察少府遺吏
四人在殿中主奏書謂之尚書漢光武始分尚書
為六曹秦以郎為內侍故曰侍郎隋煬帝于六曹
各置侍郎一人秦以郎侍衛居中故曰郎中隋文

帝于尚書二十四司各置員外郎一人謂本員之外復置郎也後魏于尚書諸司置主事令史隋煬帝但曰主事皆吏長之名也

吏部 漢成帝置常侍曹光武改為吏部今尚書即周天官卿也侍郎即周少宰也所屬有四清吏司曰文選因隋選部今掌天下文吏班秩品命曰驗封因唐司封今掌邦之封爵曰稽勲因周司勲今掌邦國官人之勲級曰考功因魏今掌文職官吏考課

戶部 吳有戶部今尚書即周地官卿也侍郎即周疆職界卷之七陽春園小司徒也首領官照唐所照磨一員正八品檢校一員正九品所屬隋曰民部魏曰度支金部倉部今改為浙江江西湖廣陝西廣東廣西山東山西福建河南四川雲南貴州十三清吏司各掌一布政司戶口錢糧仍量繁簡帶管直隸州縣每司內分民度金倉四科以領其事

太倉 秦漢大司農屬官有太倉令丞唐玄宗以監察御史充太倉出納使梁改曰如京使取詩如坻如京之義今屬戶部郎中員外郎主之
戶部所屬 寶鈔提舉司提舉一員正八品寶鈔

惠庫收各處解到鈔銀廣積收紵絲綾羅硝磺等物賊罰庫收籍沒官民家財追沒官吏贓物并錢鈔紵絲綾羅紬絹氈毯鐵皮綿布衣服花絨等物甲字庫收布疋顏料乙字庫收紵絲綿布胖襖袴鞋毛襖等物丙字庫收綿花絲綿等物丁字庫收銅鐵皮張蘇木等物戊字庫收軍器胡椒等物各大使正九品各副使從九品廣盈庫收紵絲紗羅綾綿紬絹布疋等物御馬倉南京龍江鹽倉檢校批驗所張家灣檢校批驗所抄紙局印鈔局長安門東西北安門倉各大使副使俱未入流

疆職界卷之七陽春園禮部 漢成帝置客曹隋為禮部今尚書即周春官大宗伯卿也侍郎即周小宗伯也所屬有四清吏司曰儀制因魏儀曹今掌舉貢儀制而辨其名數曰祠祭因晉祠部今掌祭享天文漏刻國忌廟諱卜筮醫藥道佛之事曰主客因周官今掌諸蕃朝貢等事曰精膳因北齊膳部今掌邦國牲豆酒膳辨其品數

禮部所屬 鑄印局大使一員副使一員俱未入流教坊司唐高祖置內教坊武后改為雲韶府以中官為使宋以伶人久次者為之今設奉鑾一員正

九品左右韶舞左右司樂各二員俱從九品僧錄
司左右善世正六品左右闡教從六品左右講經
正八品左右覺義從八品道錄司左右正一正六
品左右演法從六品左右至靈正八品左右玄義
從八品

兵部 魏置五兵隋為兵部今尚書即周夏官大司
馬卿也侍郎即小司馬也所屬有四清吏司曰武
選因魏五部郎曹今掌天下武職班秩品命職方
因周官今掌天下地圖及城隍鎮戍烽堠之政曰
車駕因魏駕部今掌邦國輦車及天傳驛廐牧曰
武庫因御庫部今掌邦國戎器儀仗辯其出入之
數

兵部所屬 會同館大使一員正九品副使二員從
九品南京典牧所提領一員正八品大通關大使
一員副使一員京衛武學訓導俱未入流武學教
授從九品

刑部 宋置都官隋為刑部今尚書即周秋官大司
寇卿也侍郎即周小司寇也照磨檢校品與戶同
司獄司司獄六員從九品古屬有四曰憲部比部
司門部都官部今改為浙江等十三清吏司各掌

一布政司刑名仍置繁簡帶管直隸州縣并在京
衙門每司分憲比司門都官四科以領其事
工部 晉有起部隋為工部今尚書即周冬官大司
空卿也侍郎即周小司空也所屬有四清吏司曰
營繕今掌經營興造衆務曰虞衡因周禮虞衡之
官今掌天下山澤而辨其時禁曰都水因隋水部
今掌天下陂池川瀆政令曰屯田因晉今掌天下
屯種政令

工部所屬 營繕所所正正七品所副正八品所丞
正九品文思院唐有文思院宋始掌工巧之事以
時文思索故工作之所號之織染局皮作局軍器
局鞍轡局寶源局大使俱正九品副使俱從九品
大通關提舉龍江關提舉俱正八品蘆溝橋通州
廣積通積抽分竹木局節慎庫各大使柴炭司大
使俱從九品副使未入流

按周以太師傅保為三公以大司馬司徒司空
寇冢宰宗伯為六卿漢有尚書令以尚書為中臺
謁者為外臺御史為憲臺謂之三臺魏晉宋隋並
曰尚書臺尚書奏置也主發書也梁陳後魏北齊
隋曰尚書省唐龍朔更名中臺光宅更名文昌臺

又東漢與司隸校尉御史中丞皆專席坐京師號曰三獨坐又秦有尚書僕射僕主也古者重武故官曹之長主領其屬而習於射事也唐龍朔改左右匡政開元改左右丞相又有諸曹尚書光武分為六曹并一令一僕射謂之八座魏有五曹與二僕射一令謂之八座又有尚書左右丞丞承也言承助令僕總理臺事尚書令與左丞總領紀綱僕射與右丞掌稟假財穀魏晉以來左丞得彈奏八座唐龍朔改為左右肅務其屬官有三署主官中郎將左

右中郎將並初學記

彌識畧

卷之七

十四

陽春園

都察院 周官有御史秦有御史大夫侍御之率漢故曰大夫御史臺有中丞以其別在殿中掌蘭臺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北齊後周不置大夫而以中丞為臺主漢因秦制掌副丞相九卿高第者拜之成帝改大司空龍朔改大司憲又有兩丞其一曰御史丞唐分為左右臺大夫漢武帝始有侍御史魏文帝始遣御史居殿中隋文帝始有監察御史宋為御史臺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知雜御史為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言事官為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六察官為監察御史隸焉 國初置

御史臺後改為都察院設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僉都御史正四品職專糾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及一應不公不法事首領官經歷正六品都司正七品照磨檢校各一員司務二員司獄六員品同戶刑其屬浙江等十三道監察御史正七品凡遇刑名各照道分送問發落按周官但掌天下所御之書故曰御史至秦漢為糾察之任時或監郡督縣差委 國朝宣德二年差御史各處清軍天順二年奏准三年更替正統元年差御史提督南北直隸學校三年差御史巡視監課十三年差御史巡視京城成化三年差御史于陝西巡茶一年更代後有巡關巡監巡河捕盜盤糧前此洪武六年令御史察舉各處官員永樂元年命巡按御史察其廉貪宣德十年令行考察正統四年奏定憲體及出巡禮儀凡差委御史出巡追問審理刷卷等事都御史具事目請 旨點差 繡衣 史記武帝時群盜起使范昆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擊之繡衣使自此始又裏行謂得裏面行也裏面者皇城大內裏面也 巡撫 永樂間遣尚書侍郎少卿等官鎮守景泰間

因與巡按不相統屬難以行事定為都御史巡撫
兼軍務者加總督贊理掌糧餉者加總督兼理他
如整飭邊備提督邊關及撫治流民等項皆隨事
異名若邊境有事又有總督提督總制叅贊贊理
及經畧巡視之名近例尚書侍郎治事于外者兼
都御史以便行事今有加官保者

通政使司 唐虞納言官也洪武三年初置察言司

設司令掌受四方章奏尋革十年始制通政使司

正三品衙門通政使正三品左右通政正四品左

右叅議正五品職專出納帝命通達下情關防諸

職

十六

陽春園

卷之七

可出入公文奏報四方臣民實封建言陳情伸訴
及軍情聲息災異等事首領官經歷正七品知事

正八品

大理寺 黃帝立后土辯乎北方故為李理官也舜

命皋陶作士士理官也秦置廷尉漢因之景帝復

為大理取天官貴人之牢曰大理之義梁為秋卿

後魏置少卿晉置丞唐因之今卿正三品左右少

卿正四品左右寺丞正五品首領官司務從九品

其屬左右二寺左右寺正正六品即秦廷尉正也

左右寺副從六品左右評事正七品因隋官也職

史記錄天下刑名凡刑部都察院司道罪有出入
者依律照駁事有冤枉者推情辯明

太常寺 周禮春官職也秦曰奉常王者旌旗盡日

月大事則建以行禮官主奉持之漢改曰太常尊

大之義也後漢有卿隋有少卿秦有丞今卿正三

品少卿正四品寺丞正六品職專祭祀之事首領

典簿正七品因漢官也屬官博士正七品因秦官

也協律郎正八品因後魏也贊禮郎正九品因漢

治禮郎也司樂從九品神樂觀提點正六品知觀

從八品儀牲所吏目從九品隋有郊社令漢文帝

禮記

十七

陽春園

卷之七

有籍田今唐有陵臺令今天地壇山川壇籍田孝

陵長陵憲陵景陵裕陵茂陵各祠祭署奉祀各一

員俱從七品祠丞各一員俱從八品

鴻臚寺 周官大行人秦為典客漢改曰鴻臚鴻聲

臚傳之也傳聲贊道也隋有丞唐有主簿今卿正

四品左右少卿從五品左右寺丞從六品首領主

簿從八品屬官司儀署司賓署署丞正九品鳴贊

序班俱從九品職專朝儀宣贊等事

光祿寺 漢有光祿勳梁改光祿卿今卿從三品少

卿正五品寺丞從六品職專膳羞宴享等事首領

典簿從七品錄事從八品屬官大官珍羞良醢掌
醢四署署正俱從六品署丞俱從七品監事俱從
八品司牲司司牧局大使俱從九品副使俱未入
流

太僕寺 洪武初置太僕寺在滁州置北平遼東陝
西甘肅為行太僕寺永樂間改北平稱太僕寺正
統間定滁州為南京太僕寺按周官有太僕秦漢
有丞梁有主簿今卿從三品少卿正四品寺丞正
六品職專牧馬之事首領主簿從七品常盈庫大
使未入流行太僕寺官品同

通鑑纂要卷之七

十八

陽春園

卷之七

尚寶司 漢有符節令位次中丞領上符璽唐武后
改為符寶郎今卿正五品少卿從五品司丞正六
品職專寶璽符牌等事

國子監 國子周制也晉武帝初立國子學隋煬帝
改為監凡官名祭酒皆一位之元長古者得主人
饌則老者一人舉酒以祭地故以祭酒為稱周封
兄弟同姓成王時彤伯為祭酒主親屬秦漢因之
晉武帝始制國子祭酒國子博士助教隋煬帝置
司業取樂正司業之義主置監丞北齊置主簿今
祭酒從四品司業正六品總總廳監丞正八品博

士從五經博士典簿廳典簿俱從八品典籍廳典
簿從九品掌饌廳掌饌未入流率性脩誠心正義
崇志廣業六堂助教俱從八品學正九品學錄從
九品職專教化之事

翰林院 學士之稱始自漢晉而命官起于宋齊唐
明皇始置翰林院改供奉為學士禁中亦有侍講
侍讀學士至宋真宗始置二職于翰林明皇始置
史館脩撰編脩今學士正五品侍講侍讀學士從
五品首領官孔目未入流屬官侍講侍讀正六品
五經博士正八品典籍從八品侍書正九品侍詔
從九品史官脩撰從六品編脩正七品檢討從七
品職專制誥史冊文翰等事庶吉士永樂間選二
甲三甲中進士為庶吉士隸本院命學士教之學
業成者二甲除編脩三甲除檢討餘除科道部屬
翰林陞用 雙溪雜記云自來陞用六部堂上官不
拘出身何衙門初無內閣禮部必用翰林出身人
之例成化弘治以來吏部必用翰林一人禮部非
翰林出身者不得陞用由是翰林人多陞顯要矣
太學士 學士無太稱唐中宗欲以崇寵大臣乃有
太學士之名唐至五代有文明殿太學士為宰相

無職宋真宗寵王欽若罷政特置資政殿學士班
在翰林止今設華蓋殿武英殿文華殿文淵閣東
閣大學士俱正五品班在本院學士上永樂初簡
命編脩等官於文淵閣參預機務謂之內閣漸陞
至學士等官洪熙元年以輔導任重加陞至師保
及各部尚書侍郎職銜仍無學士大學士又添設
謹身殿太學士以後或由他官入閣辦事者皆兼
學士太學士唐末有閣門使今閣門使正六品武
英殿承天門右順門待詔從九品

殿閣詞林記序 曰夫詞林奚始也周官太史掌六

彙識畧 卷之七

二十 陽春園 卷之七

典以辨法內史掌八柄以詔治凡學士子及學士
必時上下交脩內外交養所以為國本計者重且
大也漢置太史令凡供奉承明待詔金馬者胥麗
焉唐設學士無講讀弘文閣館麗正創院集賢輝
翰延英召對厥儀始備至宋則彬彬然盛矣祥符
則建龍圖閣天禧則建天章閣嘉祐則建寶文閣
元符則建顯謨閣大觀則建徽猷閣紹興則建敷
文閣淳熙則建煥章閣慶元則建華文閣嘉泰則
建寶謨閣寶慶則建寶章閣咸設學士以典

宸章代王言可不謂重且大乎我 高皇帝法局

是官倣宋建閣初創翰林院以陶安宋濂為學士
建華蓋諸殿以劉仲質全恩誠為太學士又增設
弘文館學士以劉基等為之左右春坊太學士以
董倫等為之肆我 成祖開文淵閣以解縉胡廣
楊士奇等七人預機務 仁宗復弘文館以楊溥
陳繼王璉等五人備顧問纂修 實錄即右史紀
動也表章 寶訓即左史紀言也撰擬制誥演潤
絲綸掄材秘書校藝禮園即太史掌典內史掌柄
也上而啟沃 經筵贊襄 聖神夾輔 儲宮弼
亮 元良其所繫者至重且大非諸司儼也凡遇
御殿慶成則令列坐于殿上 御門視朝則令侍
立於金林是故太學士學士之官尤重且大焉我
世皇紹帝王鴻烈光 祖宗舊制肇 御無逸殿則
命太學士坐講錫宴幽風亭則命學士坐享陪祀
土穀壇則命學士分直 臨幸太學則命學士侍
坐聽講明榿 園丘則命學士輪班視牲捧 勅
天門則親承 王音起草禁籙則密觀 龍顏晉
錫駢蕃 宸慈豐渥誠百王所未有千載所罕遇
也

彙識畧 卷之七

彙識畧 卷之七

二十一 陽春園 卷之七

職官部

職官部

謝所教受仲校

職官部

詹事府 秦官漢因之掌太子家唐始置少詹事一

人以貳詹事正三品少詹事正四品府丞正六品

首領主簿正七品錄事從九品屬官通事舍人按

漢司隸 有功曹從事史兼錄衆事東晉有通事

舍人

左右春坊 周太子官有庶子唐始置太子諭德中

允贊善漢丞相府置司直今左右庶子俱正五品

左右諭德從五品左右中允正六品左右贊善左

右司直郎俱從六品左右清紀郎從八品左右司

諫從九品

司諫局 國語曰勾踐爲夫差洗馬如淳曰前驅也

荀子天子乘大輅諸侯持輪乘輿先馬注先馬導

馬也後世太子洗馬洗先也言天子出則有先驅

太子則有洗馬言騎而爲太子儀衛之先也晉太

子詹事屬官有洗馬八人掌太子圖籍經書漢蘭

臺東觀藏書有校書之職後以郎居其任故謂校

書郎元魏始命爲官齊集書省有正書官北齊始

爲正字今洗馬從五品校書正九品正字從九品

凡本府官皆以東宮輔導侍從爲職西京雜記

中書科 秦始置中書謁者漢元帝去謁者字魏文

帝改秘書省爲中書省令爲中書令置通事郎後

改爲中書侍郎隋文帝中書令與侍中知政事爲

宰相舍人本周官掌平官中之政晉初置中書舍

人 國初中書省設置省舍人後革省爲科定書

舍人從七品職專書寫詔勅冊等事

六科 古諫官秦有諫大夫後漢有諫議大夫唐分

爲左右武右置左右補闕拾遺宋太宗改爲左右

司諫正言秦漢別有給事黃門之職後漢有給事

黃門侍郎左右給事中以有事殿中故曰給事中

今設吏戶禮兵刑工六科爲諫官每科都給事中

正七品左右給事中俱從七品職專參駁糾劾等

事

六科廊 國朝六科本與尚寶司相鄰今工部委官

製衣履猶稱六科廊是也永樂間失火遷出午門

外今遂爲定居

近侍 救國雜記云翰林院尚寶司六科官在前常

制以在奉天門上御座左右侍立故云近侍今在門下御道左右云是太宗晚年有疾女官扶持上下因退避居下遂為定位

行人司 周官有行人今設司正正七品左右司副從七品行人正八品職專冊封葬祭宗室及出使外夷等事

太醫院 周有醫師上士下士秦漢少府屬有太醫令丞元置太醫院有使副判各一員今設院使正五品院判正六品首領吏目從七品屬官御醫正八品職專診視疾病脩合藥餌等事所屬惠民藥局生藥庫大使副使俱未入流

欽天監 少昊鳳鳥氏為曆正夏曰大使周禮春官有保章氏夏官有挈壺氏唐改司天監唐有少監宋置大使正唐有五官正靈臺郎今設監正正五品監副正六品首領主簿正八品屬官春夏中秋冬官正正六品五官靈臺郎從六品五官保章正正八品五官挈壺正從八品五官監候五官司曆俱正九品五官司晨漏刻博士俱從九品職專曆數天文地理之事

上林苑監 漢武帝始起上林苑隋置宮苑總監

置宮苑使 國朝永樂五年置左右監正正五品左右監副正六品左右監丞正七品首領典簿正九品蕃育嘉蔬良牧林衡四署典署正七品署丞正八品錄事正九品職專苑囿蕃牧種植等事

五城兵馬指揮司 宋以四廂都指揮使巡警京城神宗置勾當左右廂公事民間謂之都廂今指揮正六品副指揮正七品首領吏目未入流職專京城巡捕等事

京府 周成王命君陳尹東郊漢武帝更右內史為京兆尹秦置郡丞漢設治中一人居中治事主眾

曹文唐宋太祖諸州置通判唐節度等使皆有推官唐高祖有檢校梁州諸軍事今南京應天府北京順天府府尹正三品府丞正四品治中正五品通判正六品推官從六品首領經歷從七品知事從八品照磨從九品檢校未入流司獄從九品所屬衙門 隋有州博士唐德宗改為文學宋神宗于諸大郡府始置教授一人掌教導諸生今儒學教授一員從九品訓導六員未入流都稅司宣課司各門稅課司織染局草場大使俱從九品副使俱未入流各門分司副使倉通運所金銀場鐵冶

北監所大使副使俱未入流

京縣 南京上元江寧二縣北京大興宛平二縣知

縣正六品縣丞正七品主簿正八品典史未入流

五府 晉為都督諸軍事 國初置統軍大元帥府

改樞密院又改為大都督府洪武十三年始分中

左右前後軍都督府設左右都督正一品都督同

知從一品都督僉事正二品首領用文職經歷從

五品都事正七品各府分管在京在外衛所職專

軍旅之事初以公侯伯為之後或掌府事都督僉

書軍政所屬都司二十一處留守司一處內外衛

置職事

陽春園

四百九十一處守禦屯田群牧千戶所三百一十

一處儀衛司三十三處宣慰司二處招討使司一

處宣撫司六處安撫司十六處長官司七十處番

夷都司衛所等四百七處

禁衛 周有虎賁氏漢京師有南北軍掌理禁衛又

有羽林郎武帝更秦中尉為執金吾唐置神策神

武等軍五代後唐有侍衛親軍禁軍號控鶴年多

者號寬衣控鶴宋改為天武今在京親軍不屬府

者惟錦衣衛旗手衛府軍衛府軍左右前後四衛

金吾左右前後四衛羽林左右前三衛燕山左右

前三衛虎賁左衛大興左衛濟陽濟川通州三衛

共二十二衛後又設騰驤左右武驤左右四衛亦

係親軍并武功中左右永清左右彭城長陵景陵

獻陵裕陵茂陵衛俱不屬府

錦衣衛 唐置營幕使宋置儀鑾使 國初置儀鑾

司後罷司置衛統軍同諸衛而所隸又有將軍力

士校尉人等職掌直駕侍衛巡捕等事其任遇漸

加視諸衛獨異首領鎮撫司問理本衛刑名成化

十四年始增鑄印信各為一司經歷用文職掌本

衛文移出入所屬錦衣中左右前後五所又分鑾

置職事

陽春園

輿擎蓋扇手旌節幡幢班劍斧鉞戈戟弓矢馴馬

十司統領校尉掌鹵簿儀仗及直駕擎人直宿等

事上中左右前後中後親軍七所分管力士軍匠

又馴象所領本衛軍奴養象以備朝會陳列及駕

輦馱寶之用

旗手衛 國初置旗手千戶所後陞為衛掌大駕金

鼓旗纛統領隨駕力士及宿衛等事

京衛武學 宋神宗始就武成王廟側建武學如太

學儀 國朝京師建武學諸養京衛幼官與子弟

未襲職者設教授一員從九品訓導六員未入流

南京文武衙門 南京在洪武間為京師自永樂定都于此因名南京文武官並置在南京者與北京同但加南京二字

南京衙門牌扁 璣綴錄云南京文武各衙門俱有牌扁直書衙門之名惟翰林院三字橫列而兵部獨無相傳洪武間一夕潛有掣去之者詰旦具聞上不之省蓋以示去兵之意至今不敢復揭

十三省承宣布政使司 唐有叅知政事宋下宰相一等元尚書省亦置為宰相之貳行省亦有左右叅政唐高祖有檢校隋改都令史為都事今左右

布政使從二品左右叅政從三品左右叅議從四品首領經歷司經歷從六品都事從七品照磨所

七

陽春園

吳興

照磨從八品檢校正九品理問所理問從六品副理問從七品提控案牘未入流各省所屬庫雜造織染局大使副使陝西四川茶馬司洪武初令陝西兆州河州西寧各設茶馬司收貯官茶每三年一次差在京官選調邊軍齎捧金牌符往附近番族將運去茶馬給與邊軍騎操大使正九品副使從九品廣西裕民司雲南滇池魚課司大使副使俱未入流

秦罷侯置守漢景帝更名太守王莽改曰大尹唐武德罷郡置州改太守為刺史今知府一員

正四品同知正五品通判正六品添設無定員推官一員正七品首領經歷正八品知事正九品照磨從九品檢校未入流所屬司獄司司獄從九品

儒學教授一員從九品訓導四員未入流陰陽學正術醫學正科僧綱司都綱道紀司都紀俱從九品

品副都綱副都紀俱未入流稅課司分司倉庫局雜造織染局大使俱從九品副使及茶鹽批驗守

茶倉魚課司金銀場局鐵冶所大使副使俱未入

流府州縣巡檢司巡檢從九品水馬驛丞通運所大使河泊所官閘官灋官俱未入流

黃堂 演繁露云郡國志雞坡之側即春申君之子假居之地後有守居之以數失火故塗以雄黃遂名黃堂又宋叅知政事出權外府自乾德中呂餘慶知成都始

各州 唐代宗初刺史有故及闕但令上左依次知州事隋使府判官為諸使官屬五代始領郡事為州府職今知州一員從五品同知從六品判官從

七品添設無定員若不及三十里長有屬縣者裁

子 181-657

同知無屬縣者裁減同知判官首領吏目一員
從九品所屬儒學學正一員訓導二員陰陽學典
術醫學典科僧正司僧正道正司道正州縣倉稅
課局茶課司大使副使俱未入流

五馬 太守五馬莫知的據惟見于古樂府五馬立
踟躕其來已久漢太守比州長法御五馬老杜亦
云使君五馬一馬聰

各縣 周置四百里為縣官有縣正晉謂之大夫魯
衛謂之宰楚謂之令尹唐大中年裴讓權知縣事

宋以朝官知縣秦置令丞後漢有郡主簿曰督郵

隋諸縣始置堂勾稽簿籍今知縣正七品縣丞正

八品主簿正九品添設無定員若不及二十里長

裁革縣丞主簿首領典史一員未入流所屬儒學
教諭一員訓導二員陰陽學訓術醫學訓科僧會

司僧會道會司道會俱未入流

十三省提刑按察司 唐置十道按察使宋轉運使

兼按察使元各道置提刑按察使有副使僉書公
事為之貳又置經歷知事等員後改肅政廉訪司

今按察使一員正三品副使正四品僉事正五品

添設無定員首領經歷正七品知事正八品照磨

正九品檢校從九品司獄司司獄從九品

都轉運鹽使司 唐置江淮處置轉運使後置諸道

鹽鐵轉運使多以重臣兼領五代置轉運司唐明

皇以崔希逸為轉運副宋京師置都鹽院太祖以

許允言為判官今兩浙兩淮福建山東長蘆河東

鹽運司運使從三品同知從四品判官從六品首

領經歷從七品知事從八品所屬儒學教授從九

品訓導未入流批驗鹽引所鹽課司分司倉庫大

使副使俱未入流

鹽課提舉司 宋熙寧有大都大提舉茶馬事紹興

復置提舉茶鹽司元置都提舉同提舉副提舉等

員今廣東陝西四川雲南鹽課司提舉從五品同

提舉從六品副提舉從七品首領吏目從九品

苑馬寺 今卿從三品少卿正四品寺丞正六品首

領主簿從七品所屬各監監正正七品監副正八

品錄事未入流苑圍長從九品

衍聖公 宣聖襲封衍聖公孔氏子孫正二品司樂

管勾典籍俱未入流孔顏孟三氏教授從九品學

錄未入流

王府長史司 秦置郡丞以佐守在邊為長史掌兵

馬今 王府左右長史正五品首領典簿正九品
所屬審理所審理正正六品審理副正七品紀善
所紀善正八品典寶所典寶正正八品典寶副從
八品典膳所後漢有太子食官隋改為典膳正今
王府因之典膳正正八品典膳副從八品奉祀所
奉祀正正八品奉祀副從八品典樂正九品良醫
所良醫正正八品良醫副從八品工正所工正正
八品工副從八品典儀所元有太子典儀今王府
因之典儀正正九品典儀副伴讀教授俱從九品
引禮舍人倉庫大使副使俱未入流 郡王府典
膳正八品教授從九品

中都留守司 唐明皇太原置尹以為留守謂之三
都留守蓋車駕不在京則置留守今留守正二品
副留守正三品首領經歷司經歷正六品都事正
七品

各都指揮使司 唐兵志曰僖宗幸蜀以神策大將
軍為都指揮使今都指揮使正二品都指揮同知
從二品都指揮僉事正三品首領經歷司經歷正
六品都事正七品司獄司司獄從九品斷事司斷
事正六品副斷事正七品吏目未入流庫大使

九品副使草場大使倉副使俱未入流

各衛 漢武初置衛將軍今一衛隸軍五千六百名
指揮使正三品指揮同知從三品指揮僉事正四
品衛鎮撫從六品首領經歷司經歷從七品知事
正九品所屬千戶所隸軍一千一百二十名正千
戶正五品副千戶從五品百戶所隸軍一百一十
名百戶正六品每所設總旗一名小旗十名已上
武官俱世襲惟首領屬官選除

衛學 國朝軍衛無學宣德十年從兵部尚書徐河
之請令天下軍衛獨治一城者皆立學正統以來

天下軍衛延至邊徼建學設教授訓導品秩俸祿
如府學之制

鎮戍 唐制緣邊戎寇之地則加以旌節謂之節度
使武德初邊要之地亦置總管以統軍 國朝凡
天下要害處所專設官統兵鎮戍總鎮一方者曰
鎮守獨守一路者曰分守獨守一城一堡者曰守
備有與主將同處一城者曰協守又有備倭提督
提調巡視等名其官稱掛印專制者曰總兵次曰
副總兵曰叅將遊擊將軍俱於于公侯伯都督都
指揮等官內推舉充任

土官宣慰使司 唐以藩方不靖遣重臣宣諭慰安之故有宣慰使之名今宣慰使從三品同知正四品副使從四品僉事正五品首領經歷司經歷從七品都事正八品儒學教授從九品訓導未入流宣撫司學同

宣撫使司 唐有宣撫使宋不常置有軍旅大事則命執政大臣為之今宣撫從四品同知從五品副使從五品僉事正六品首領經歷司經歷從八品知事正九品

招討使司 唐有招討使用兵權置後以節度使兼之元有招討使副招討今招討從五品招討副正六品首領吏目從九品經歷從七品

安撫司 隋有安撫大使唐以節度使兼之德宗置副使今安撫五品同知正六品副使從六品僉事正七品首領吏目從九品

長官司 長官正六品副長官從六品吏目教諭訓導俱未入流

蠻夷長官司 長官正七品副長官從七品已上土官俱世襲惟首領屬官選

吏員 文獻通考曰西漢開儒吏二途以取人未為

抑揚輕重自後判為二途儒詆吏為俗吏諛儒為迂故拘謫不通者一歸之儒放蕩無耻者一歸之吏而二途皆不足以得人矣會典云 國初因前代之制令有司設司吏許各保貼書二名其後定設掾史令史書吏司吏典吏俱視政事繁簡為額及政事益繁又設提控都吏人吏胥吏獄典橫典事減者則裁之

六房 唐張說為相改政事堂號中書門下列五房于後一曰吏房二曰樞機三曰兵房四曰戶房五曰刑禮旁分以曹官主衆務焉 國朝各衙門一

應明經舉元和初至河陰吏戶禮兵刑工六房吏典書辦文移世稱卿胥為吏後廢舉為益鐵院書手

吏員出身品級 通典曰令史漢官也晉中書有主書之負齊為主書令史後魏于尚書諸司置主事

令史又尚書有都令史宋太祖知堂吏檀中書事權多為奸賊故選授用士人神宗行官制除堂後官之名于門下省中書省置錄事而已 國朝一

品二品衙門提控都吏通吏出身從七品一品二品衙門掾史令史典吏出身正八品內府門吏出身正八品三品衙門令史胥吏書吏出身從八品

三品衙門典吏四品衙門令史出身正九品四品衙門典吏五品衙門司吏典吏巡按書吏各道書吏出身從九品六品七品八品九品并雜職衙門吏典都察院各道典吏俱出身雜職

危言云尚書令本執政官至隋而重大業初僅楊素一人武德中冊拜太宗後絕不復設代宗朝加郭子儀固辭不敢當後邠寧帥王行瑜欲得之以子儀例不予加尚父太師錫鐵券然自是行瑜及李茂貞錢鏐王鎔馬殷高季興錢元瓘錢徽得為之皆藩鎮也楚王元佐鎮王元偓周王元儼皆宗

續通志卷之八

十五 陽春園

室也大臣贈者以無兼官為重若趙韓王韓魏王是也 天策上將亦唐高特設以褒太宗者後加楚王馬殷馬希範皆開府如故事宋真宗加楚王元則虛稱也如周王元儼輩用以贈官北齊有贈假黃鉞至宋贈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尤無謂 古官名有極賤而極貴者僕射有極貴而極賤者太師之長官以文名武者漢昭文將軍儒林校尉以武名文者唐有武學博士今名有俗而官則雅者庶子洗馬名有武而官則文者兵馬指揮名有文而官則武者留守大而小者大使小而大者副使名

以賈不相蒙者祭酒古貴而今賤者宣撫招討巡

檢古賤而今貴者侍郎漢趙后通古今官名有

非人臣所宜稱者總百揆舜禹以僕司馬昭爽桓

洋陳霸光揚堅李洲朱全宰衡漢王莽晉天柱大

將軍魏爾朱榮後加爾太上秦公魏胡無上王

帝兄宇文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梁侯天地太

師成范尚父周太公望漢董卓曹郭子儀回天再

造功臣朱全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安國相王

唐鎮國大長公主唐宗妹太相國丞相皆秦官

秉政者太師太傅太保古三公後以為三師位上

公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故也相國自呂不韋

蕭曹後罷不設置司馬昭父子以此篡魏後遂因

之東漢有三公而無丞相曹操父子以此篡漢亦

遂少置渡江之後惟王導會稽王昱以序遷者三

師惟太師為尊魏避司馬師諱改為太宰高齊並

置而以太宰位太師上左右丞相位太宰上然董

卓以相國遷太師孔光以丞相字文恭以大丞相

遷太師大家則又以太師為尊也元帥即漢太尉

晉都督中外諸軍職也金為都元帥權甚重而位

在三公丞相下元則至輕僅若今之指揮使耳至

續通志卷之八

十六 陽春園

加以天下為稱則亦非人臣所宜當也 相國魏
司馬昭司馬炎晉司馬倫桓玄劉裕宋蕭道成齊
蕭衍梁侯景陳霸先偽漢劉粲劉曜偽趙石虎石
琨魏高洋後周楊堅唐朱全忠皆不久而成禪代
者也 大丞相魏爾朱榮高歡宇文泰後周楊堅
隋李淵契丹趙延壽韓德元伯顏 天下兵馬元
帥唐肅宗代宗德宗皆以皇太子領之朱全忠以
梁王領之肅宗為大元帥五代時錢鏐錢俶以吳
越王領都元帥北魏初加爾朱榮柱國大將軍位
承相上後遂加天柱若微稱然宇文泰在西魏與
七功臣為八柱國加者漸多至隋乃以上柱國為
崇加而柱國次之唐時上柱國品遂下至第四
明興始復正之以上柱國為正一品勳柱國為從
一品勳 漢列侯不與政而勳重者位特進後以
大將軍鄧騭位加同三司之儀以後得開府辟
僚屬又與三公俱開黃閣故曰開府儀同三司羊
征南位開府謙讓不有辟召是也魏晉之際太保
王祥以睢陵公太保衛瓘以蘭陵公司徒魏舒以
劇陽子老就第太保同保傅司徒同三司亦此意
但不入官耳晉宋齊梁陳俱不輕受北魏爾朱世

隆辭太保加同三師在三公上後周及隋改為勳
官在柱國下有三等曰上開府曰開府曰儀同至
唐而始復故文皇之世唯尉遲敬德辭都督乃得
加之位次房司空以後復為階官之最其次特進
國初亦因之然官至太尉司徒司空而曰儀同三
司名實抑何舛也國初去開府儀同以特進光祿
大夫冠正一品是矣然以公卿而稱大夫如尚書
再滿考階曰資德大夫勳曰正治上卿其勳階亦
自相矛盾不可不改正也予嘗戲謂官至卿而稱
大夫者尚書左右都御史也官止大夫而得稱卿
者太常至尚寶也 左傳趙簡子伐衛誓師曰克
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杜氏註曰千里百
縣縣有四郡當是時縣盡統郡也按堯分天下為
九州舜益以十二州禹復為九州其所統者五等
之國諸侯兼井地日益以大而始有郡縣之名秦
孝公命商鞅分秦地為四十一縣後并天下罷侯
置守凡三十六郡而郡始改而統縣矣漢氏因之
而兼有王國侯國武始復以十三州統郡國後設
刺史權尊而秩卑若今之巡按御史至後魏末刺
史握兵益重遂為州牧三國晉氏往往復設將軍

而州有不領郡者郡亦有不屬州者隋煬帝悉改州為郡諸邑屬焉其大抵因秦之舊唐復以郡為州而開元天寶之際又以兵興設節度使統之其不建節者為觀察而亦有畿內如同華江左如蕪常不屬藩鎮者宋興藩鎮為虛銜而實則以州領縣其得稱為府者或以建立行都如魏州興唐或以天子藩封建節如宋州歸德府之類蓋小則為州為軍大則為府自故相以及曹郎皆得次第任之重者判輕者知而南渡之後又設招討制置安撫以彈壓之上而宣撫尚得兼領州府蓋又隱然疆域考

唐舊矣元始以府領州縣府之大者為路縣之大者為州而州又有領縣者又為行省以分轄之軍事無屬焉兵興之際或設行樞密院事定則否大省則有行御史臺小者有肅政廉訪使國朝因之罷路悉為府後降行省為布政司行樞密院為都指揮使司行臺廉訪總名之曰按察司以綱維郡縣後以遠不相及復設守巡兵備分理之又以三司不相聯屬歲命御史稽察之巡撫都御史以督攝之而府體益卑矣今之異於古者州屬府府之上為監司監司之上為臺察而又有小未安者

既云州而又云府名所當改定也元以行中書省故名各省今兩畿曰南北直隸則各省當云某司隸可也封爵有故加以惡名者頡頏侯劉信一本曰羹彘侯高帝微時過信其母憂釜以卻帝故也不義侯子密蒼頭子密弒其主彭祖故也悖義將軍佞濁子符承祖元魏倖臣以罪斥故也違命侯李煜宋以其不降附故也它如宥罪歸命恩赦之類亦多以降附封者若紂世鬼侯漢曲逆侯陳平挾術侯劉昆皆以國邑鄉名封而不佳女子改國號稱帝者女媧氏周武氏稱制者漢呂后女子封侯者女列侯陰安侯漢高祖丘嫂鳴雌亭侯許負魯侯底氏子奚涓死事無子母封十九年薨已上高祖封臨光侯呂嬃高后封鄧侯蕭何子嗣侯祿薨高后封何夫人為鄼侯女子為女官者侍中後魏元义妻胡氏齊高岳母山氏趙彦深母傅氏南漢盧瓊儂女尚書魏明帝選知書女子為之女學士唐德宗朝貝州宋氏五女若萃若昭若華若倫若憲陳後主時宮人衆大捨等女博士宋孝武朝諱蘭英女子為男官者女將軍晉王獻起兵顧深母孔氏年百餘以為軍司馬獻復以已

女為貞烈將軍唐行營節度許叔冀以衛州女子
侯氏滑州女子唐氏青州女子王氏軟血赴義奏
授為果毅 女子執國政者齊陸太姬司綸綍者
唐上官婕妤司史事者漢曹大家主兵者唐平陽
公主洗夫人然無官位 女子詐為男子而有官
位者齊楊州議曹錄事婁暹唐昭義軍兵馬使國
子祭酒石氏朔方兵馬使御史大夫孟氏蜀司戶
參軍黃崇嘏楊升菴詩話又有女校書薛濤女進
士林妙玉濤乃稱謂之詞妙玉宋女應誠封孺人
菽園雜記吏人稱外郎者古有中郎外郎皆臺省
官故借擬以尊之晉人稱郎中錄工稱侍郎木工
稱博士師至稱太保茶酒稱院使此胡元名分不
明之舊習也 卷之八 陽春園
則稍加弘壯五府以中左右前後為序而少異北
坐中府而北之總兵至慶府蓋避中也南蓋太常
寺皆居通政司之上而班次則通政在前蓋通政
在九列中執內政衙門故也 卷之八 陽春園
南京國子監內院衙門限而成賢門門宇無助
太祖謂才須出用不宜限隔故門皆去限且懸孟
舉書門宇有鈎即以外堂鈎蓋至今初亦宛然孟
以格致誠正備齊治平為序蓋各有取義也 卷之八 陽春園
清子直詩話云禮天子六馬左右驂太宰公九卿
馬左驂漢制九卿二千石亦左右驂太宰公九卿
其有加秩中二千石乃右驂故以五馬為太守美
稱唐六典曰後漢州置別駕通典曰從刺史行部
別乘一乘傳車故謂之別駕晉王儉以度果
為長史與之書曰史果之別駕綠水依芙蓉何其
也時人以儉府為蓮花池故今偶著 卷之八 陽春園
禮識畧八卷終

禮識畧九卷
崇陽吳楚材國賢編 劉日平應校
禮儀部上
五禮 周禮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神祇以凶禮哀
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
親萬民吉禮之別有十二一禋祀二實柴三標燎
四血祭五埋沈六辜七肆獻八饋九祠十禴十一
嘗十二蒸凶禮之別有五一喪禮哀死亡二荒禮
哀凶札三弔禮哀禍災四檜禮哀圍敗五恤禮哀
寇亂賓禮之別有八一朝二宗三覲四遇五會六
同七問八視時聘曰問殷規曰視軍禮之別有五
一大師之禮用衆也二大均之禮恤衆也三大田
之禮簡衆也四大役之禮任衆也五大封之禮合
衆也嘉禮之別有六一飲食二昏冠三賓射四饗
燕五脤膾六慶賀古史考云制嫁娶以儷皮為禮
則嘉禮始於伏羲也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為蜡則
祭祀吉禮起於神農也又史記云黃帝戰涿鹿則
有軍禮易繫辭黃帝九事章則有凶禮論語撰考
云軒轅知地利九牧倡教是賓禮也自伏羲以後
至黃帝吉凶賓軍嘉五禮始具 卷之九 陽春園
禮識畧九卷終

皇禮名起
於黃帝

五典 舜慎徽五典注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

恭子孝舉八元使布之四方孟子父子有親云云

又即五品

三禮 秩宗典三禮注天地人唐虞三禮至周分為

五

六禮 冠婚喪祭鄉飲士相見七教 人子兄弟夫婦

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

量數制此皆殷禮周則五禮十二教也

六儀 祭祀賓客朝廷喪紀軍旅車馬之容

禮記卷之九

陽春園

九儀 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

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朝會 周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

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舜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

殷制五年一朝周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

一朝

三朝 外朝治朝內朝亦謂之燕朝即路寢周制也

加詢事之朝曰四朝

朝儀 大明會典正旦冬至 萬壽聖節三大朝賀

及天下司府州縣蕃王慶祝京官常朝午朝朔望

朝謝恩見辭奏事上尊號徽號俱見諸司職掌

常朝 丘文莊云前代無一定之制每日晨興

上便服御奉天門文東武西侍鳴鞭畢鴻臚卿唱

入班百官行叩頭禮分班侍立翰林學士侍

御座左錦衣衛官夾 陞西立六科給事中分侍

左右御史分班面北立鴻臚官屬立其後先日謝

恩見辭者於鴻臚寺報名至日先赴午門外俟百

官叩頭畢鴻臚卿對 御宣奏姓名員數於午門

外行五拜三叩頭禮畢五府六部以次奏所司合

行事次通政司引入於 御前面奏請旨該司官

禮記卷之九

陽春園

出班承旨大理寺以下有事出奏無則已次禮科

引差使考滿官員次六科各奏旨意題本守衛揭

帖賞賜鈔錠次鴻臚宣奏藩府邊鎮所遣使臣

上命以酒飯賞賜既而兩京堂上官新陞者及在

外三使來朝赴任者面見叩頭畢鴻臚卿唱奏事

畢群臣俱側身向 上立鳴鞭畢 上乘輦往御

武英殿或文華閣章疏日率如此至午復出朝晚

亦如之朔望 上具皮弁服御正殿百官公服叩

頭畢分班侍鴻臚卿宣奏謝恩見辭員數畢

上出奉天門視朝如常儀

元會 舜正月上日輯五瑞詢四岳咨十有二牧漢
以十月為歲首承秦制朝賀長樂宮詳歲序部

長至 賀冬非古禮也晉書冬至日受方國及百僚
稱賀蔡邕曰陽氣起君道長故賀夏至陰氣起君
道衰故不賀宋人五月朔亦賀非也餘冬序錄云
月令仲夏之月日長至仲冬之月日短至今世稱
冬至為長至非也詳歲序部

聖節 唐玄宗以生日為千秋節表賀如此宋太祖
為長春節太宗為乾明節 國朝一以萬壽聖節
為名

禮儀 卷之九

陽春園

習儀 前代無此 國朝若內若外先期一日於寺
觀演習免至臨期參差失誤謹之至也

燕饗 饗以訓恭儉燕以示慈惠自周始見于蓼蕭

彤弓等詩上公三饗三燕侯伯三饗再燕子男一

饗一燕漢長樂宮朝賀畢置法酒魏晉唐宋皆設

大燕以饗百官 國朝禮儀更備文臣四品以上

及諸學士武臣都督以上皆宴殿上經筵官及翰

林講讀官尚寶卿六科都給事中暨文臣五品堂

上官武臣都指揮以上官宴中左右門翰林院

中書舍人左右春坊御史欽天監大醫院鴻臚寺

官及五品以上陪祀官宴于丹墀是日行禮畢
宴官更衣立殿外俟 上至升座樂作入拜進花

進酒跪俟 上飲訖乃起即席簪花啐酒酒凡九

進湯五進群臣則殺其二每歲三大朝賀及慶成

凡四舉 會典太宴之日陳設既定駕陞座樂作

百官四拜樂止光祿寺官進第一爵飲畢進群臣

卓即進盞自第二爵至第九爵各進湯奏曲奏舞

及禮畢大樂作鳴鞭百官以次出中宴禮儀同但

進酒七爵常宴但百官一拜三叩頭進酒或三爵

五爵而止百官穿履鞋餘見職掌

禮儀 卷之九

陽春園

巡狩 白虎通云巡者循也狩者牧也王者為天循

行以牧人也按周易省方觀民孟子巡行所守之

說為正丘文莊曰虞以五年周以十二年又必以

四岳為度止惟始皇今年巡隴西北地至回中明

年上鄒嶧繼是渡淮浮江至南郡登之罘刻碣石

門至雲臺上會稽直至沙丘崩而後已漢武隋煬

亦效尤焉舜巡狩詳見舜典

耕籍 說文天子躬耕使人如借故謂之籍禮記天

子親耕南郊諸侯東郊以供粢盛月令天子三推

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於大寢命曰勞酒

餘冬序錄云耕用亥日蓋亥之地直上是天倉星又以辰月祭靈星以求豐耕靈是天田星在於辰位故農家從辰也

先農 漢文制春始耕於籍田官祀先農以一大牢國朝洪武二年定祀先農畢遂耕籍田初以后稷配神又改配 仁祖後不設配位止遣應天府致祭列聖登極初行耕籍禮則親祭每歲以仲春上戊日遣官致祭 會典洪武二年祀先農畢太常奏詣籍位戶部進表 先農即烈山氏

皇帝乘耒三推戶部跪受耒三公五推尚書九推

皇帝還大次應天府尹及上元江寧兩縣令率庶人終畝是日宴勞百官耆宿於壇所永樂間續定尚書捧鞭

親蠶 公宮蠶室見祭義王后蠶北郊以供純服見祭統又織室桑壇蠶宮蠶館見初學記

先蠶 周禮季春后妃齋戒躬桑親蠶前二日太祝令質明以大年祠先蠶蓋黃帝元妃嫫祖始教民育蠶者也

釋奠 見文王世子凡始立學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即舍菜也漢以來惟饗仲尼菜蘋繁之屬無牲牢

幣帛夏小正以丁亥 今制按月令春秋二仲日用上丁兩太學太牢各郡縣羊豕幣帛樂舞有差視學 會典洪武十五年定是日學官率諸生迎駕于成賢街左俯伏叩頭 駕入靈星門止大成

門外具皮弁行禮詣 先師前進爵前後皆再拜四配十哲兩廡分獻如常儀禮畢至彝倫堂學官諸生五拜叩頭賜坐聽講承 制宣諭仍叩頭畢出成賢街跪俟 駕還明日上表謝恩成化元年續定增用樂賜茶賜鈔賜初弘治元年奠加幣牲用太牢致齋一日

大射 見儀禮射義又天子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狸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士各有差會典洪武三年定凡遇郊廟之祭先期行大射之禮其儀按周禮大司馬之職今兵部也射鵠有七虎鵠熊鵠豹鵠各五來

天子 皇太子 親王一品二品豹鵠四采三品至五品繡鵠三采六品至九品孤鵠二采文武官子弟士民俊秀布鵠無采采又名客

郊祀 通典曰黃帝封禪天地則郊丘之始也黃帝

內傳曰帝築圓壇以祀天方壇以祀地則圓丘方澤之始也漢武帝三歲一郊平帝立王莽改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于南郊後漢始定南北郊國朝于鍾山之陽建圓丘陰建方丘以冬夏至祝之奉仁祖配饗十二年正月乃合祀于大祀殿丹墀內疊石為臺東西相向為日月星辰四壇又於內壇之外以次為壇二十亦東西相向為五嶽五鎮四海四瀆風雲雷雨山川太歲天下神祇歷代帝王諸壇後奉太祖太宗並配享嘉靖九年詔建圓丘於南郊以每歲冬至行大報禮

禮記卷之九

陽春園

方澤于北郊以每歲夏至行祭地禮仍于孟春行祈穀禮于上帝二郊俱奉我太祖配神祈穀仍奉太祖太宗同配

社稷 禮記社祭土而王陰氣稷為五穀之長左氏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實始為社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植百穀故祀為稷湯為旱遷社以周稷代之故自湯以來皆祀之國初大社大稷異壇同壝洪武十年改建于午門外之右同壇同壝每歲春秋仲月上戊日致祭始罷句龍后稷奉仁祖配後更奉太祖配永樂中北京壇成洪熙後始

奉太祖太宗同配

月 舜典禋千六宗五經義云天宗三日月北辰地宗三岱山河海也傳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也賈誼曰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唐制以二分日祀朝日夕月于國城東西國朝洪武初于大祀殿丹墀內疊石為臺東大明壇西夜明壇郊祀日命官分獻嘉靖九年築朝日夕月二壇于東西郊乃于春秋二分日遣官祭之山川 通典曰黃帝祭于山川典禮為多則山川祀秩始自黃帝氏也國初建山川壇于天地壇之西正殿七間每歲仲秋祭太歲風雲雷雨五嶽五鎮四海四瀆鍾山之神東西廡各十五間分祭京畿山川春夏秋冬四月將及都城隍之神永樂中北京建壇位置陳設制同南京惟正殿鍾山之右添祭天壽山之神

禮記卷之九

九

陽春園

五祀 世本曰商湯作五祀戶井竈中霤行至周而七曰門行厲戶竈司命中霤也國朝孟春宮內祭司戶之神孟夏光祿寺祭司竈之神俱內官行禮季夏土旺後戊日奉天殿外文樓前西向祭中霤之神司禮監官行禮孟秋午門前祭司門之神

孟冬宮內祭司井之神俱內官行禮歲暮太廟西廡下東向合祭五祀太常寺官行禮

旗壽國朝旗壽藏之內府每歲仲秋祭山川日遣

旗手衛指揮祭于山川壇內之旗壽廟霜降日又

祭于教場歲暮享太廟日又祭于承天門外永樂

後別有神旗之祭專祭大雷之神每月朔望神機

營提督官請祭于教場內又洪武禮制各處守禦

官俱於公解後築臺立旗壽廟設軍牙六壽神位

春祭用鵠蟄日秋祭霜降日神七位旗頭大將六

壽大將五方旗神主率戰船正神金鼓角鉦鉦之

神弓弩飛鎗飛石之神陣前陣後神祇五昌等衆

明堂三輔黃圖明堂者天道之堂也所以順四時

行月令宗祀先王祭五帝故謂之明堂又古天子

布政之宮尸子曰黃帝曰合宮有虞曰總章商曰

陽館周曰明堂通典曰黃帝拜祀上帝于明廷唐

虞祀五帝于五府夏后享祖宗于世室商人曰重

屋周人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漢時公孫王

帶畫黃帝明堂圖則明堂自黃帝始也

配天有虞爲禘郊之禮以祀昊天上帝始有配食

之事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是也虞以土尚

德用有德者夏商稍用其姓代之先後至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蓋配天脩食肇于有虞而明堂之嚴父配帝則自周公始也

宗廟釋名宗尊也廟貌也先祖形貌所在也沿革

曰唐虞五廟夏后因之至商而七謂三昭三穆與

太祖之廟七也周兼文武二祧故九廟王者祖有

功宗有德始自有虞祖顓頊而宗堯商以太甲爲

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始列宗廟之號故

漢因之西京有太宗世宗東京有顯宗肅宗而唐

乃例稱之蓋其事原于虞舜而備于商人也洪武

九年於南京闕左始建太廟其制前爲正殿後爲

寢殿俱翼以兩廡寢殿九間一間爲一室中一室

奉安德祖東一室懿祖西一室熙祖東二室仁祖

西二室高廟永樂遷都北京建廟東三室奉安文

廟西三室仁廟東四室宣廟西四室英廟而九廟

已備其後以次遞爲祧祔嘉靖十五年詔曰朕乃

創昭穆群廟以祀祖宗彰太祖爲當尊尊之主後

作太宗廟于群廟之外表祖功宗德之不遷以享

百世之祀更皇考廟曰獻皇帝廟別擇吉區以避

渠道大功悉成遂定五歲大舉禘祭之禮于太廟
以祀皇初祖而奉太祖配焉每特享祖宗以立春
于本廟夏秋冬皆合享于太廟循時禘之典季冬
仍脩大禘禮于太廟皇考止脩四之祀以避豐禩
之嫌

禘祫 周禮五歲一禘三歲一祫續漢書曰禘祫也
序昭穆諦父子也祫合也毀廟之主合食於太祖
禘以四月祫以十月 國朝弘治元年始建桃廟
于寢殿後奉藏懿祖神主及儀物於中每歲暮復
奉懿祖神座于正殿之左居熙祖之上行祫祭之
禮

禮記

卷之九

十一

陽春園

奉先殿 國朝以太廟時享未足展孝思之誠復於
宮內建奉先殿朝夕致敬朔望行禮時節獻新忌
辰致祭

祭祀 祭之言祭也祭者至也言人事至於神也春
祭曰祠食也夏曰杓新菜可汙秋曰嘗嘗新穀冬
曰烝烝進也進品物祭天曰燎柴祭地曰瘞埋祭
山曰廋懸祭川曰浮沉祭星曰布祭風曰禱是類
是禘師祭也既伯既禱馬祭也說文云除惡之祭
為拔會福之祭曰禱告事求福曰禱道上之祭為
楊潔意以享為禱以事類祭神為禱祭司命為祀

祭先為禘月祭為祫禱雨為雩禱晴為祭
親征獻俘奏捷 經筵 出閣封爵奏箋進曆進
春受立迎詔俱見會典衍義補

帝王廟 洪武初年始建歷代帝王廟于欽天山之
陽畧用同堂異室之制祭三皇五帝三王漢高祖
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凡十六位後復擇古
名臣三十七人從祀東廡風后皋陶龍伯益傅說
召公奭召穆公虎張良曹參周勃馮異房玄齡李
靖李晟潘美岳飛木華黎博爾忽伯顏西廡力牧
舜伯夷伊尹周公旦太公望方叔蕭何陳平鄧禹

禮記

卷之九

十一

陽春園

諸葛亮杜如晦郭子儀曹彬韓世忠張浚博爾木
赤老溫皆始終全節者每歲郊祀時既附祭歷代
帝王秋八月復擇日遣官祭于本廟周文王雖基
周命然終守臣節唐高祖雖有天下然皆太宗之
力故二主止於陵廟致祭趙普負太祖不忠不可
從祀

功臣廟 國朝正殿中山武寧王徐達開平忠武王
常遇春岐陽武靖王李文忠寧河武順王鄧愈東
甌襄武王湯和黔寧昭靖王沐英東序都指揮使
馮國用郅國公僉都督耿再成西海武莊公僉都

督丁德興濟國公都督同知張德勝蔡國忠毅公
靖海侯吳禎海國襄毅公平章康茂才靳國武義
公副使郭成東海郡公西序叅政胡大海越國武
莊公都督趙德勝梁國公廣德侯華高巢國武莊
公都督同知俞通海號國忠烈公江陰侯吳良江
國襄烈公宣寧侯曹良臣安國忠烈公安陸侯吳
復黔國威毅公副使孫興祖燕山忠愍侯四孟歲
暮遣駙馬祭告正旦清明中元孟冬又遣太常寺
官祭 會典原十六壇有取再成桑世傑張玉朱
能王真姚廣孝嘉靖中廣孝祀于大興隆寺

疆域畧

卷之九

五

陽春園

卷

五嶽

五嶽四鎮四瀆周禮所謂四望也唐中宗封

西嶽為金天王玄宗封泰山為天齊王中嶽為中
天王南嶽為司天王北嶽為安天王宋真宗加號
中嶽中天崇聖帝東嶽天齊仁聖帝南嶽司天昭
聖帝北嶽安天元聖帝 國朝華帝號止稱某嶽
某山之神立廟太安州華陰縣衙州真定登封每
歲春秋仲月上旬擇日致祭

五鎮 唐玄宗始封東鎮江山為東安公南鎮會稽
山為永興公西鎮吳山為成德公中鎮霍山為應
聖公北鎮醫無閭山為廣寧公 國朝詔革公號

止稱某鎮某山之神立廟沂州紹興平陽隴川遼
東祭與嶽同

四海 唐玄宗封東海為廣德公南海為廣利公西
海為廣潤公北海為廣澤公宋康定二年詔封為
王 國朝詔革王號止稱某海之神立廟萊州蒲
州廣州懷慶祭與嶽同

四瀆 唐玄宗封河為靈源公濟為清源公江為廣
源公淮為長源公宋康定二年詔封為王 國朝
詔革王號止稱東瀆大淮之神立廟德安西瀆大
河之神立廟蒲州南瀆大江之神立廟成都北瀆

疆域畧

卷之九

十五

陽春園

卷

大濟之神立廟河南祭與岳同

帝王陵寢 國朝每歲春秋仲月上旬擇日致祭每
三年一傳制遣道士齋香帛分詣致祭凡遇登極
俱遣官分投祭告令河南陳州祭伏羲氏商高宗
孟津縣祭漢光武鄭州祭周世宗鞏縣祭宋太祖
太宗真宗仁宗湖廣零縣祭神農氏寧遠縣祭舜
帝陝西延安府祭軒轅氏西安府祭周文王武王
成王康王漢高祖景帝咸寧縣祭漢文帝興平縣
祭漢武帝長安縣祭漢宣帝富平縣祭後魏文帝
扶風縣祭隋高帝三原縣祭唐高祖醴泉縣祭唐

太宗蒲城縣祭唐憲宗涇陽縣祭唐宣宗北直隸滑縣祭高陽氏高辛氏內黃縣祭商中宗順天府祭元世祖山東東平州祭堯帝曲阜縣祭少昊氏山西趙城縣祭媯皇氏榮河縣祭商湯王浙江會稽縣祭夏禹王宋孝宗

國朝陵寢 熙祖陵曰祖陵在泗州壩城北設祠祭署又望祭德祖懿祖二陵仁祖陵曰皇陵在鳳陽府太平鄉設皇陵衛祠祭署每正旦清明中元孟冬冬至朔望俱署官及留守行禮太祖曰孝陵在南京鍾山之陽設神宮監孝陵衛祠祭署每正旦孟冬忌辰聖節俱行香清明中元冬至俱祭祀令勳舊大臣一員行禮太宗曰長陵仁宗曰獻陵宣宗曰景陵英宗曰裕陵憲宗曰茂陵孝宗曰泰陵武宗曰康陵世宗曰永陵穆宗曰昭陵俱在昌平州天壽山各設諸陵衛神宮監祠祭署凡時節行香祭祀俱遣駙馬行禮景皇帝陵在西山清明中元冬至及忌辰俱遣儀賓行禮

郡邑社稷 三代以來社稷為諸侯命祀秦罷侯置守故諸侯之職歸於守令漢始以郡縣祀社稷宋祥符中始定祭儀 國朝府稱某府社之神某府

之神州縣倣此每歲春秋仲月上戊日祭

里社 唐高祖初令州縣里開各祀社稷 國朝洪武禮制凡各處鄉村人民每里一百戶內立壇一所祀五土五穀之神專為祈禱雨暘時若五穀豐登每歲立一戶輪當會首常川潔淨壇場遇春秋二社預期率辦祭物至日約聚祭祀其祭用一羊一豕酒果香燈隨用祭畢就行會飲中先令一人讀抑強扶弱之誓

郡邑山川 國朝令天下各府州縣每歲春秋仲月上旬擇日同壇祭設三神位中居風雲雷雨之神右居某府州縣城隍之神左居境內山川之神

鄉屬 宋岳珂愧鄭錄云古帝王諸侯卿大夫無後者皆致祭焉謂之恭屬公屬族屬 國朝洪武禮制凡各府州縣每歲清明日七月十五日十月一日祭無祀鬼神其壇設于城北郊間府州名郡屬縣名邑屬

鄉屬 禮祭法鄭氏注漢時民家皆秋祀厲 國朝洪武禮制凡各鄉村每里一百戶內立壇一所祭無祀鬼神專祈禱民庶安康孳畜蕃盛每歲三祭清明七月十五十月一日祭畢會飲讀誓等儀與

公里社同

南京十一廟 北極真武祭用素三月三九月九日

道林真覺普濟禪師祭用素三月十八日都城隍

八月祭帝王後一日祠山廣惠二月十八日五顯

靈順四月八九月二十八日以上俱太常寺官祭

漢秣陵尉蔣忠烈晉成陽卞忠貞公宋濟陽曹武

惠王南唐劉忠肅王元衛國忠肅公俱四孟朔日

歲暮除日應天府官祭將王舊廟四月二十六加

一祭關公廟四孟歲暮應天府祭五月十三太常

寺祭天妃宮正月十五三月二十三太常寺祭太

倉神廟二八月十五日戶部官祭馬祖廟二八月

中旬太僕寺官祭

京師各廟 北極佑聖宮即真武廟關公廟今為義

勇武安王祭同都城隍廟五月十一日祭太倉馬

祖同南京元世祖廟宋文丞相祠俱二八月中旬

順天府祭東嶽廟三月二十八日祭靈濟宮王旦

冬至聖節內閣禮部內官各一員祭二真君生辰

禮部官祭

各處祠廟 開州忠烈廟祀元通州開平忠武王祠

孫興祖真定北嶽廟恒山之神容城劉靜脩祠元儒永平

夷齊廟封號永平韓昌黎祠鯨山海關顯功祠古

北口靈威廟北直隸鎮江焦光祠常州泰

伯祠洪武初有御製祭常州吳季子廟賜額曰常

州陳司徒廟隋臣陳江陰陳烈士廟宋忠蘇州吳

公祠言恭伯廟伍子胥廟范文正公祠魏了翁祠

韓蘄王廟宋韓顧侍郎祠顧野兩尚書廟國朝夏

沈吳江三高祠范蠡張翰松江三陸廟陸遜以子

徽州廣惠廟汪寧國義烈廟宋赤心褒烈廟李太

平忠臣花雲王池州西祠宋明貴池文節祠趙

大歸鳳陽顯濟廟揚州旌忠廟魏王方高郵康澤祠

豐山廟以上俱平陽中鎮廟霍平水祠薛文清祠

龍神廟南直隸蒲州西海廟河濱廟汾州永澤廟今稱白彪山狄

武襄廟秋長子崔令祠崔元沁州南山神廟及焦

龍神廟本名以龍泉神廟稱伏牛山龍泉之泰安東

嶽廟泰山之神孫明復祠建配兗州黃石公祠顏孟二

氏祠宗聖公祠青山廟大河神祠泗水廟沂州東

鎮廟萊州東海廟安平顯惠廟漢秋昭應廟黃陵

海州衛德勝廟海州衛都督衛及永康廟生安遼

武昌昭勇廟 <small>甘肅常德陽山廟</small>	沅州英顯廟 <small>林公顯應廟</small>	黃陵廟 <small>二屈原廟</small>	州彭思王廟 <small>李元沔陽馬援廟</small>	賀叅政祠 <small>賀興龍陽潘將軍廟</small>	湖廣 <small>以上</small> 成都江濱廟 <small>三守廟</small>	合州鄉賢祠 <small>潼川旌忠廟</small>	州李龍陽廟 <small>以上四川</small>	王饗堂 <small>入貢建寧靈通廟</small>	秀特樂道南祠 <small>陽延平威靈廟</small>	廟 <small>尤溪忠顯廟</small>	永汀州漁滄廟 <small>樊王推官祠</small>	以上 <small>廣州南海廟</small>	福建 <small>真武靈應祠</small>	海真武靈應祠 <small>忠義祠</small>	詔州張文獻及余襄公祠	肅公祠 <small>松瓊州靈山祠</small>	山 <small>電白高梁夫人廟</small>	南寧三公祠 <small>秋青孫</small>	二忠祠 <small>王韓</small>	疆識畧九卷終	
祀梁公	祀林公	祀屈原	祀李元	祀賀興	祀李水	祀張詠	祀李水	祀朱子	祀延平	祀尤溪	祀樊王	祀仁	祀楊氏	祀文天祥	祀張世	祀張九	祀鄧文	祀高梁	祀秋青	祀王韓	
祀梁公	祀林公	祀屈原	祀李元	祀賀興	祀李水	祀張詠	祀李水	祀朱子	祀延平	祀尤溪	祀樊王	祀仁	祀楊氏	祀文天祥	祀張世	祀張九	祀鄧文	祀高梁	祀秋青	祀王韓	

壇識畧十卷

崇陽吳楚材國賢編

劉日孚應占校

禮儀部下

封禪 白虎通云封者增高也禪者廣厚也刻石紀

號著已功績天高地厚故增泰山之高以示報天

禪梁父之趾以報地史記作禪云河圖真紀曰

王者封泰山禪梁甫易姓奉度繼興崇初也史記

曰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自無懷氏至周成

王部上之忝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

三脊所以為籍東海致以目之魚西海致以翼之

焉然後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

壇 書武王有疾周公為三壇同壇黃帝內傳乃

有築壇禪事除地為壇字本為禪以祭神故從示

木主 說文宗廟之木名曰柤曲禮措之廟立之主

曰帝蓋廟所以藏主始為廟即立主也演繁露云

宗廟神主皆設石函藏諸廟室之西壁故曰柤室

室必用石防火也

版位 宋詔王欽若脩製郊立天地版位貯以漆匣

昇床覆以黃縑帕壇上四位以朱漆金字即今之

神位版也

木像 仙傳拾遺曰黃帝臣左徹因帝昇天乃刻木

為帝狀率諸侯而朝之此刻木像人之初也

金像 史記曰范蠡相越勾踐既雪會稽之恥乃乘

扁舟泛五湖越王思之鑄金為像則金人始於勾

踐也漢世匈奴休屠王乃有祭天金人後世以銅

鐵鑄佛像自勾踐始也

孟琰 演繁露作卜教云後世問卜于神有詔名曰

孟琰者以兩蚌殼投地觀其俯仰以斷休咎後人

或以竹或以木斷削如蛤形而中分為二亦名孟

琰言蛤殼中空狀如孟也琰本合為教言神所告

教今野廟止破厚竹根為之又我

太祖起兵卜琰伽藍得一俯一仰後一筊卓立俗字

亦作筊又作筊與宋太祖入高辛廟卜竹杆筊亦

一俯一仰為聖筊事同見餘冬序錄

齋戒 易聖人以齋戒注洗心曰齋防患曰戒禮記

冢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警戒又致齋于內散齋

于外黃帝內傳曰帝誓翦蚩尤乃齋三日以告上

帝此齋戒之始也 國朝洪武三年令禮部鑄銅

人一高一尺五寸手執牙簡如大祀齋戒則書致

齋三日中祀致齋二日于簡上太常寺進直于齋

所五年令諸衙門各置木齋戒牌刻文曰國有常憲神有鑒焉凡遇祭祀則設之

祝文 記云伊耆氏始為八蜡乃有祝文其文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虫毋作草木歸其澤是也漢仲舒有祀曰食文亦舉于此

雩祭 古天子雩九州山川諸侯雩封內山川大夫

雩食邑山川虞之雩以四月秦以五月皆建卯之月也或曰雩遠也速為百或曰呼也女坐呼穀梁

曰得雨為雩公羊曰雩則旱見要之為禱水旱云錯祭 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皮弁

素服草笠黃衣葛帶榛杖禮用大割樂用六變其神惟八先畝司畝農夫郵表畷防水門貓虎是為

八蜡後世乃至八十五座一百九十二 國朝惟祭先農洪武二年親祭以后稷配十年遣官然古

者錯祭飲于學則黨正行之今之鄉飲養賢而已鄉飲 見禮記周禮洪武五年奏定禮儀十六年頒

圖式大誥鄉飲酒禮叙長幼論賢良別奸頑異罪人其坐席間高年有德者居於上高年淳馬者並

之以次序齒而列其有曾違條犯法之人列於外坐同類者成席不許干於善良之席主者若不分

別致使貴賤混淆察知或坐中人發覺罪以違制奸頑不由其主紊亂正席全家移出化外

冠 禮記二十而弱冠郊特牲曰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嘉有成也三加彌尊訓其志也冠而字

之敬其名也冠服俱見前服飾類餘見家禮會典天子冠惟一加冠

笄 禮女子許嫁笄而字十有五年而笄未許嫁二十而笄燕則鬟首燕居去笄分髮為髻髻也餘見家禮

婚 白虎通云昏時行禮故曰婚婦人因夫故曰姻又釋名女因媒也自家而出謂之嫁又妻父曰婚

婚父曰姻禮記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會典

國朝天子納后儀正統七年定皇太子納妃儀成化二十三年定俱見品官納婦庶人納婦

媒 塞脩古賢媒見離騷掌判謂媒氏掌萬民之判注判半也得合成夫婦純帛無過五兩昏姻欲致

一故用純色之帛五兩十端也富者無過貧者可及禮之中制也女媧神媒見通鑑線針見淮南子

薪斧見詩翹楚見周禮冰人晉索純衍數繫繩鍾壁見幽怪錄

見左傳聲伯之母又張女五嫁陳平文君新寡如膠弦重續見博物志公主寡不復嫁見唐書

又宋制主薨夫不復娶迄今用之

三煞 漢京房之女適翼奉子奉擇日迎之房以其

日三煞在門奉云婦將至門但撒豆穀與草穰之

三煞者青羊鳥雞青牛之神也後世斬雞撒帳始

于此

奠鴈 古者執贄相見鴈取其順陰陽往來之義又

不再偶六禮皆用鴈家禮惟用之親迎者從簡便

也無鴈以鶩替之爾雅云舒鴈鶩也鶩亦鴈之屬

拜揖 禮男拜則尚左手女拜則尚右手古男女之

拜一也唐武后欲尊婦人女始屈膝而拜家禮皆

揖婦馮氏曰揖者手著胸也恐非所謂唱喏按儀

國朝射馬迎公主皆無揖禮况常人乎

拜 說文首至地也啟跪也跪危也兩膝穩地體危

倪也又忌也見所敬者不敢自安也周禮太祝辨

九拜一曰稽首拜頭至地也二曰頓首頭叩地三

控首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四振動兩手相係也又

介者不拜故曰為事敢肅使者為振動戰栗變動

之拜也五言拜拜而後稽顙謂齋衰不杖以下者

之言六函拜謂稽顙而後拜三年服者也七奇拜

奇讀為奇偶之奇謂先屈一膝推拜也或讀為倚

謂持戟拜身倚之以拜也又一拜也八褒拜今持

節拜也九肅拜但俯身下手今時揖是也古人揖

即今之類

揖 說文讓也一曰手著胸曰揖周禮孤卿特揖一

揖之也大夫以其等旅揖旅衆也大夫爵同衆

揖之也士旁三揖士有上中下也王揖之者推手

小下之也又頭搖曰頷頭伏地曰錯錯音俱見御覽

又揖曰唱喏蓋引氣之聲也錄徐冬

壓角 唐故事初知制誥謁四輔施一榻壓角而坐

蓋執政不與舍人勾禮故設榻隅坐名為壓角今

生掛角

喪 釋名死消漸也諸侯曰薨壞聲也大夫曰卒終

竟也士曰不祿不復食祿也在床曰尸舒也骨節

解舒不能復自勝歛也在棺曰柩究也不復變也

棺關也可以掩屍又曰櫨曰櫨小棺曰櫨虞老棺

夏聖周謂虞士陶夏始以火熟殷作棺櫨以木周

人牆置翼牆柳車也翼車飾也塗曰櫨木于上塗

之也父曰考母曰妣此也口實曰含象生時

食也衣尸曰歛小歛於尸內大歛於阼階舊古極
字通用見餘冬序錄燕靈王舊

國哀 曲禮曰崩又升遐猶曰適遠又晏駕猶公車
晚出也會典大喪禮洪武三十一年遺詔天下臣
民令到三日釋服嫁娶飲酒無禁官員麻布大袖
圓領冠帽麻布裹之垂帶腰經麻鞋與軍民人等
各素服二十七日而除二十七日以後 皇帝服
素冠麻布麻經臨朝退仍素服高皇后喪禮洪武
十五年定亦服二十七日

葬 禮記藏也釋名葬不如禮曰埋禮記不得埋曰
殯識畧卷之十 陽春園

棄不得其尸曰捐葬下棺曰窆始載于庭乘輿車
解祖禰故曰祖載從前引曰緋緋發也發車使行
也故曰發引曰執紼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
夫三月士踰月周禮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
士凡有爵者以國之喪禮治其禁令 國朝品官
庶人稍增潤文公家禮為制見 大明集禮

贈贈 白虎通贈助也賙赴也助生送死追思終副
至意也貨財曰賙車馬曰賙玩好曰贈衣被曰襚
贈之為言稱也襚之為言遺也襚天子傳贈用文
錦明衣說文云榮鬼衣也說題知生則賙知死則

賙又賙賙以佐生贈襚以送死 會典國初武臣
亡歿 朝廷念其勤勞賙卹之典特從優厚俱見
諸司職掌其後漸為限制今併文臣卹典外

服制 斬衰三年齊衰三年杖期不杖期五月三月
大功九月小功五月緦麻三月按斬不緦也謂旁
際下際皆不縫緦又斬者痛甚意也棄者哀摧意
也齊緦也緦其邊也大功布之用功粗大也小功
用功細小也緦緦也麻縷之細如緦也服有四制
正服加服降服義服也服之正當期年而除聖人
以孝子之心不可已於是再期再期又不可已於

殯識畧卷之十 陽春園

是加之三月共二十七月歷三年故謂之三年既
葬而虞祭虞安也虞度其神氣之反三祭以安之
也卒哭而祔期而小祥自喪至此不計閏凡十三
月今用初忌日再期而大祥自喪至此不計閏二
十五月今用第二忌日中月而禭中月間一月也
自喪至此不計閏二十七月 國初更定服制著
孝慈錄父母皆斬衰三年 大明令父在為母齊
衰三年餘各更定見大明集禮會典父用竹杖竹
圓象天內外有節哀痛不變也直自死竹也母用
桐杖相同也內心悲痛同於父也外無節家無二

尊也刑之使下方

諱忌 禮卒哭而諱自此而鬼神事之尊而諱其名

也又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是日不飲酒
食肉黜巾素服以居夕寢于外晉書忌月忌歲正

復可晒

居喪 儀禮斬衰倚廬倚廬至地為之無指柱齊衰室寢苦

枕塊苴杖食粥為至痛飾也

弔慰 禮知生者弔知死者傷不弔者三畏懼溺羔
衆玄冠不以弔不飲酒食肉聽樂齊衰楊裘以弔

非也

禮記

卷之十

九

陽春園

世

墳墓 內傳云黃帝斬蚩尤因置塚墓然黃帝升天

群臣葬其衣冠孔子奉母合葬於防封墓高四尺

說文塚高墳也坐丘也墓兆域也釋名孝子思慕

處也武王封比干墓周禮族墳墓又塚人掌公墓

辨兆域墓大夫掌邦墓之域禮通墓不登龍孔子

云古不脩墓

合塋 舜葬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注謂古不

合塋合葬始自周公孔子詩曰死則同穴又白虎

通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栢大夫

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

助禮通墓不登龍又宿草謂草根踰年也宰木塚

木也見左傳九京京字作原晉卿大夫之墓在九

原也佳城漢滕公夏侯嬰塋地牛眠陶侃塋母地

展省墓見檀弓徐穉醜黃瓊墓武王封比干墓漢

高祭信陵墓和帝祠蕭曹墓魏太祖脩廬植墓又

羨門塚之中門也墓門前開道建石柱以為梁謂

之神道裴子野塋湘東王為墓志銘陳于藏內邵

陵王又立墓志埋于羨道道列志自此始封墓若

防若堂若覆夏屋斧馬鬣之謂也見檀弓又方者

為碑圓者為碣見後漢傳

禮記

卷之十

十

陽春園

世

華表 堯設誹謗之木慮政事有缺使言事者書之

于木凡交衢道路施焉今謂之華表以木交柱頭

狀如華形一謂之表木西京謂之交午柱應劭曰

今宮外橋梁頭四柱木是也後世易之以石立于

墓前故橋梁墟墓詩家竝用焉今制謂之望柱自

五品以上墓前各二

石獸 炙穀子曰秦漢以來帝王陵寢有石麒麟那

廂馬之屬人臣墓有石人羊虎柱之類皆表飾墳

壠如生前儀衛西征記趙越墓有石柱霍去病墓

像邪連山立石人馬 大明令一品塋地九十步

一丈八尺二品三品遞減石獸並六四品五
品六十步高八尺石獸並四六品四十步七品以
下二十步高六尺以上步法皆從瑩心各數至邊
五品以上用碑龜趺螭首六品以下用碣方趺圓
首庶人瑩地九步穿心一十八步止用螭誌稽古
定制瑩地周圍墳園牆一品至五品六品以下無
園牆公侯一品二品俱石人馬羊虎各二碑螭首
麒麟三品碑蓋天祿辟邪石虎羊馬各二四品石
虎馬各二五品羊馬各二五品以上皆石望柱二
品至七品石碑皆圓首方趺

掌邦墓之
地與禁令

禮儀典
卷之十

禮儀典
卷之十

陽春園

起復 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
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
子腰經而服事孔子蓋善之也孔子曰金革無避
伯禽有為為之會典內外官吏以聞喪月日為
始不計閔二十七月服滿起復定限赴部在京北
直隸四個月河南山東六箇月山陝江浙湖南八
箇月福廣川貴亦箇月雲南一年此外違限二箇
月以上參問一年之上行查

謚 大戴謚法曰周公旦太公望相嗣王作謚法史

記秦始皇初并天下制曰太古有號無謚中古有
號死而以行為謚臣子得議君父遂除謚法

國朝親王謚例用一字郡王二字文武大臣亦用
二字與否取自上裁若官品未高而侍從有勞或
以死勤事特恩賜謚者不拘常例又奏准請旨備
查實蹟定為三等行業俱優者為上行實頗可者
為中行實無取者為下開送翰林撰謚 國初文
臣無賜謚者自姚廣孝胡廣始又皇明盛事載父
子賜謚者凡十二家又漢王即皇帝位尊先媼曰
昭靈夫人穆天子傳天子為盛姬謚曰淑人 今
制則無

禮儀典
卷之十

禮儀典
卷之十

禮儀典
卷之十

禮儀典
卷之十

陽春園

謚考 白虎通卿大夫有爵故有謚士無爵故無謚
春秋之世周齊晉衛君及卿有謚大夫無謚若羊
舌肸祈奚遽瑗之類俱無謚也魯大夫亦有謚如
臧文仲邱昭伯之類俱有謚秦楚宋鄭卿無謚如
百里奚孟明子文仲叔華元子罕子皮子產子太
叔之類俱無謚也吳越君臣俱無謚如閻閭勾踐
之類俱無謚也戰國君有謚臣無謚秦有天下君
以世臣無謚漢制列侯比於春秋有謚其無爵者
不謚故西漢之世雖嗣侯亦謚也東漢之世雖三

公亦下謚也晉渡江而後用司徒導言命公卿
爵而賢者亦予之謚無爵而謚自東晉始也處士
之有謚自符秦之於張忠公孫永始也其有私謚
也則自春秋黔婁始也婦人從夫之謚也其別謚
者則自周穆王之哀淑人始也臣有三謚則衛侯
之於公叔貞惠文子也生而預謚則衛侯之於北
宮貞子析朱成子也戰國之臣死無謚然生而有
美號者武信武安剛成諸君文信侯之類是也春
秋之世出葬而仕他國者有謚如臧武仲中行文
子之類是也崔杼樂盈身為僇矣族已滅矣豈其
故臣而為之謚抑左氏自立之也

禮記

卷之十

十三

陽春園

銘旌 禮記死者不可別故以其旌識之喪服小記
書銘自商始周官司常大喪共銘旌因商事爾士
喪為銘各以其物書名于末曰某氏某之柩置于
宇西階之上商以前皆書姓男名女字無書國者
后亦不書氏至魏以為天下之號無所復別故稱
之以自別也續漢書云禮登遐大旂之制長三兩
十月二旂曳地盡日月昇龍書旂曰天子之柩賀
循曰杠今之旂也古以緇布為之今以絳繒題如
字而已不為畫飾也

冥器 送死之器曰明器神明之器異於人也亦孝

子不忍死其親之意 會典曰冥器諱明字也公

侯九十事一二品八十事三四品七十事五品五

十事六七品三十事八九品二十事庶人一事

娶 世本曰武王作以木為槨如扇而長一謂之柳

衣柳喪車也置娶子車外如人之衣黼娶畫斧雲

娶畫雲氣按黼娶惟諸侯得用今擬大夫用黼娶

二雲娶二士者用雲娶二會典公侯六五品以上

功布 大功之布也長三尺有柄令人執之遇路低

昂使翠輅者知所備會典惟品官用之庶民亦用

方相 本記曰黃帝周遊元如嫫祖死于道今次妃

嫫姆監護固置方相亦曰防喪此其始也俗號顯

道神周禮有方相氏狂夫四人掌蒙熊皮黃金四

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大喪先隴及墓入壙以戈

擊四隅毆方良罔兩也

魁頭 宋喪葬令有方相魁頭之別皆是其品所當

用而世以四目為方相兩目為魁頭按漢逐疫用

魁頭周禮方相氏蒙云注云如今魁頭會典四

品以上四目七品以上二目八品以下不用按洪

武五年定官民喪儀品官棺用油杉朱漆柳用土

庶民油杉柏土杉松木用黑漆金漆不得用硃

紅引披鐸公侯四引六披左右各八鐸一二品二

引四披左右各六鐸三四品二引二披左右各二

鐸羽幡竿長九尺五品以上一人執之以引柩六

品以下不用柳車用竹格以綵結之旁施四慢四

力九品以上用角流垂流蘇祭物四品以上用羊豕

桐人喪葬家用桐人于壙中有仰視俯聽乃蒿里

老人之類酉陽雜俎云桐人起于虞卿

家廟國朝品官廟制未定于是權倣朱子祠堂之

制奉高曾祖禰四世之主亦以四仲之月祭之又

加臘日忌日之祭與夫歲時俗節之薦享至若庶

人得奉其祖父母父母之祀已有著令而其時事

于寢之禮大槩同于品官焉見大明集禮

製碑天子為臣下作碑唐太宗為魏徵高宗為李

勣玄宗為張說德宗為段秀實宋太宗為趙普仁

宗為李用和神宗為韓琦國朝太祖為徐中

山達太宗為姚恭靖廣孝孝宗為張昌公繼

而已

臺天子有臺所以觀變象察災祥曰靈者周文

王經始子來民神靈之曰倏然而成是神靈所為

也五經通義云積土崇增其高九仞上平無屋高

九仞者極陽之數上平無屋里氣顯著也六韜文

王既出麥里召周公築靈臺新序云作靈臺掘得

朽骨即此

學校五帝總名太學曰成均三代天子學總名曰

辟雍太學在西教學之道貴在成德西方成就之

鄉也成均之法國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弟當學

者謂之國子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庠詳也於是

考禮詳事也魯謂之米廩虞帝尚孝魯以藏策盛

之委焉成曰警宗樂師警朦之所宗也周曰東膠

膠之言糾也所以糾錄學士使成其德也辟雍者

蓋園若壁雍之以水取流而無極使學者進德而

不已又辟雍者明也雍者和也天子曰辟雍諸侯曰

泮宮泮於天子之宮泮者象墳也郡縣有學國學

鄉學之義也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

坐於門門側之室謂之塾白虎通云古之教民百

里皆有師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為里右師其次為

左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弟仁義也黨中立

學教閭中所升者遂中立學教黨學所升者故學

記曰家有塾黨有庠術塾有序國有學又二典未

有學字先有教字

興學 西京無太學武帝所興之學則罷出百家表章六經而已興學猶言興起古學也其隸習之地則太常也傳授之師則五經博士也唐太宗廣學舍千三百區宋太祖建隆三年始營國子監

大明會典洪武二年詔天下府州縣立學校學者專治一經三年定射儀十五年頒禁例於天下學校鐫勒卧碑置明倫堂之左二十四年定有司朔望行香儀正統六年令提調官置簿立籤稽考所業成化三年列三等簿洪武十五年定廩饌月米

通鑑纂要

卷之十七

陽春園 林山

一石弘治八年令膳夫每名歲出柴薪銀十兩正統元年添設副使僉事一員兩直隸御史各一員奉勅專督學校洪武八年詔有司立社學

視學 禮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漢明帝永平二年三月臨辟雍初行大射禮十月幸辟雍行養老禮 會典洪武十五年定視學儀成化元年續定前期一日太常備祭設樂國子洒掃錦衣設鹵簿教坊設大樂是日百官免朝先詣國子監門外迎駕至具皮弁服詣先師四拜行禮由中道出易服至彝倫堂升 御座

學官諸生行五拜叩頭禮武官都督以上文官三品以上及翰林學士升堂賜講官坐講畢宣制賜茶畢升與學官諸生超出門外伺駕至跪叩頭退上御奉天門百官致詞慶賀明日國子監師生上表謝恩賜衣服錢鈔及文武官宴

武學 開元十九年始置太公尚父廟以留侯張良配中春上戊祭之牲樂如文宣仍以古名將十人為十哲上元元年尊太公為武成王以白起韓信諸葛亮李靖列於左張良田穰直孫武吳起樂毅列於右以良為配

通鑑纂要

卷之十八

十八

陽春園 林山

宗學 兩漢未聞唐別立小學宋朝曾監之外復立宗學嘉定更新置四齋曰貴仁大雅明賢立愛後添兩齋曰懷德升俊

文廟 自漢高祖過魯祠孔子以大牢唐玄宗追謚孔子為文宣王宋真宗如至聖元加大成 國朝監前代瀆禮之夫封爵特仍其舊嘉靖間改正從祀 四配顏回稱復聖顏子曾參宗聖曾子孔伋述聖子思子孟軻亞聖孟子十哲 閔損稱先賢閔子思以下冉耕字伯牛冉雍字仲弓宰予字子我端木賜字子貢冉求字子友仲

由字子路言偃字子游卜商字子夏顓孫師字子張
東廡澹臺滅明字子羽原憲字子思南宮适字子
容商瞿字子木漆雕開字子若司馬耕字子牛有
若字子若巫馬施字子旗即巫馬期顏牟字子柳曹卹
字子循公孫龍字子石秦商字子茲顏高字子驕
穰駟赤字子徒石作蜀字子明公夏首字子乘后
處字里之奚容箴字子哲顏祖字子襄句井彊字
子孟秦祖字子南公祖句茲字子之縣成字子橫
燕伋字子思顏之僕字子叔樂欬字子聲狄黑字
皙之孔忠字子茂公西歲字子上施之常字子恒
禮記卷之十
秦非字子之申張字子績賴喻字子聲以上俱孔
子弟子木主稱先賢某子穀梁赤以下稱先儒某
子高堂生毛萇后蒼杜子春韓愈程顥邵雍司馬
光胡安國張栻楊時陸九淵許衡
西廡宓不齊字子賤公冶長字子長公皙哀字季
次高柴字子羔樊須字子遲公西赤字子華梁鱣
字叔魚冉儒字子魚伯虔字子楷冉季字子產漆
雕哆字子欽漆雕徒字子文商澤字子季任不齊
字子選公良孺字子正公堅定字子中鄒單字子
家罕父黑字子素榮旂字子祺左人郢字子行鄒

國字子徒原亢字子抗蘧潔字子庸叔仲會字子
期邾異字子欽公孫輿字子之陳亢字子禽琴牢
字子張步叔乘字子車以上俱孔子弟子祀稱
先賢某子左丘明以下稱先儒某子公羊高伏勝
孔安國董仲舒王通周惇頤歐陽脩張載程頤胡
瑗朱熹蔡沈真德秀兩廡共九十一位東續增
薛瑄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
啟聖祠祀叔梁紇禮云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又先
河後海之義也配以顏無繇孔鯉曾歲點孟孫氏
從祀以程珦朱松蔡元定俱稱先儒某氏皆據從
禮記卷之十
祀傳
會典洪武初年監前代禮之失正嶽賓城隍之
號凡歷代忠烈止依當時封號惟孔子封爵時仍
其舊每歲二丁傳制遣官致祭每月朔望遣內臣
降香朔日則祭酒行釋菜禮洪武二十八年黜養
大夫楊雄進漢董仲舒從祀後遇登極皆遣官祭
告闕里又駕幸太學行釋菜禮正統二年以宋儒
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八年遣封元吳澄為臨
川公從祀成化二年追封董仲舒為廣川伯胡安
國為建寧伯蔡沈為崇安伯真德秀為浦城伯弘

治九年追封宋楊時為將樂伯俱從祀嘉靖九年
 釐正祀典始為木主題曰至聖先師孔子神位改
 大成殿為先師廟殿門為廟門四配稱復聖顏子
 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之位十哲以下
 及門弟子皆稱先賢某子之位左丘明以下皆稱
 先儒某子之位申黨即申振位號止存其一公伯
 寮秦冉顏何荀况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
 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俱罷祀林放蘧瑗鄭衆盧
 植鄭玄服虔范甯七人各祀于其鄉后倉王通歐
 陽脩胡瑗陸九淵增入從祀凡蘧豆樂舞之數皆
 更定焉其內臣降香亦罷是時令兩京國子監并
 天下學校各建啟聖公祠中祀叔梁紇題稱啟聖
 公孔氏之位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俱稱
 先賢某氏之位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俱稱先儒
 某氏之位每歲仲春秋上丁日遣國子監祭酒行
 禮 南雍新志云大學士張璁題惟先賢木主高
 一尺四寸廣二寸六分厚五分座高二寸六分長
 四寸厚二寸先儒木主高一尺三寸四分廣二寸
 三分厚四分座

疆識畧十卷終

疆識畧十一卷

崇陽吳楚材國賢編 臨湘沈榜子登校

音樂部

樂 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聲者
 鳴也音者飲也剛柔清濁和而相飲見白虎通又
 通典伏羲樂名扶耒亦曰立本神農樂名扶特亦
 曰下謀隋志伊耆有箏箏之音伏羲有網罟之詠
 葛天八闋神農五弦其來尚矣太平御覽女媧命
 娥陵氏制都良管以一天下之音命聖氏為班管
 合日月星辰名曰充樂祝融樂曰屬續少昊樂曰
 九洲三皇之樂不黃帝曰咸池咸池言德無所不施又
 雲門如雲所出大卷之義顓頊曰六莖莖道有根莖
 帝嚳曰五英道有英華堯曰大章堯時仁義大行
 大舜曰蕭韶韶繼也舜繼堯之後禹曰大夏禹承
 之後道重太殷曰大濩濩成湯而起濩先王之
 平故曰大夏殷曰大濩濩成湯而起濩先王之
 曰勺又曰大武文周武之進故曰勺沈約宋書曰秦
 樂曰五行始皇漢樂曰文始高祖改韶武德高祖
 人執干戚以象天下安世舊曰房中奏改為世
 樂已行武以除亂禮容高祖造生於嘉至以神
 容於武德造生於嘉至以神
 時所造昭德之大宗廟威德之大宗廟雲龍

命正漢樂以巴渝漢初巴渝漢魏樂曰昭武改漢
巴正世改漢安世入迎靈漢昭業改漢昭業改漢昭業改漢昭業改漢
靈應命漢大韶改漢大武五行漢周禮曰天子宮
懸諸侯軒懸大夫判懸士特懸凡樂作謂之奏九
奏乃終謂之九成樂終謂之闋凡懸鍾磬之半為
堵全為肆黃帝奏承雲呂氏春秋顓頊令飛龍作
顓頊樂曰六英天地四時五英五行一曰六瑩
律呂黃帝命伶倫自大夏之西阮隃之陰解谷以于
生空竅厚均者斯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
為十二筒聽鳳鳴以為十二律律雄鳴六為律雌鳴
六為呂
五聲漢書曰五聲者宮商角徵羽商章也物成熟
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
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為四聲綱也徵祉也物
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五行則
五聲為仁五事為義五音為信五德為大宮
禮為視羽為水為智為聽宮為土為信為思又宮
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說錦帶前
書曰自商以前皆用五聲以配十二辰至周武王
克商之時從午至子天有七助故加文武二變聲
是為七音五聲為體二變為和休此相生迭為之
宮二變者變
宮變微也
八音金為鍾石為磬絲為絃竹為管匏為笙土為
壎革為鼓木為祝敔國語云金石以動之絲竹以

以贊之琴瑟之樂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樂之所集曰
聲音有絃二女始作
九夏周禮奏大樂皆以鐘鼓奏九夏今之奏鼓吹
一曰王夏天子出二曰肆夏祭祀戶出入奏之亦
方奏三曰昭夏奏之出入四曰納夏奏之四方五曰章
夏奏之有功七曰族夏奏之族人八曰械夏奏之九
曰騶夏奏之
六樂天子祭祀用六代之樂雲門咸池蕭韶
七始見書天地人四時之始華始萬物英華之始
也宮與商角與徵羽相去皆一律角與徵羽
不相及故宮羽之間有變宮角徵之間有變徵此
亦出於自然左氏所謂七音漢前志所謂七始是也
五樂春琴瑟夏笙篳季夏鼓秋則鍾冬則磬也
九奏天子之樂也又九招劉敞曰九招者九名也
謂
器數樂府雜錄云舜調八音計用樂器八百般至
周改用五音咸集至五百般唐又減三百般太
聲其微聲有
琴說文禁也禁止淫邪正人心也伏羲作廣雅云
神農氏作纂義云堯使無勾作長三尺六寸六分
象三百六十日也廣六寸象六合也上曰地中曰

象尊果也上圖下方法天地也五絃象五行具宮
商角徵羽之音文王增二絃曰凡宮以商黃帝名
清角齊威公名號鐘楚莊王名號梁司馬相如名
綠綺蔡邕名焦尾趙飛燕名鳳凰左傳穆姜擇美
穎自為

琴操 凡琴曲和樂而作名之曰曲一曰暢言其道

之暢也憂愁而作命之曰操言周征窮追猶不失

其操也五曲鹿鳴伐檀騶虞鵲巢白駒十二操將

飛王作岐山周人為文王作履霜尹伯奇作冰朝

飛陵並伯牙作九引列女引伯起引正女引思歸

引齊隱引走馬引雙鳳引琴引楚引河間引白雲

長清短清長則烈烈清調大通小遊明君翔笳廣

陵散白魚夜啼

擊琴 南史柳惲每奏父曲詩嘗賦詩未就以筆搖

一絃琴 通典一絃琴有十二柱柱如琵琶拾遺記

曰商時詔樂工師延備三皇五帝之樂撫一絃之

琴今替者撫之

瑟 伏義作瑟潔也使人精潔于心見世本白虎通

所以懲忿窒欲正人之德也郊祀志帝使素女鼓

五十絃瑟而悲帝悅之為二十五絃注帝太昊山

海經云帝俊子要龍為琴瑟王海云堯伏無句作

琴五絃又雲和琴瑟雲和地名孤竹之管見周禮

箏 釋名箏施絃高箏然秦聲也蒙恬所造禮記

書已有之五絃箏身上圓象天下平似地中平準

六合長六尺應律數十二絃象四時柱高三寸準

三才并京二州

琵琶 本胡中馬上所鼓一曰烏孫公主所造長五

寸法天地人與五行四絃象四時推手前曰琵琶

手却曰琵琶因以為名古之善彈者有朱生阮咸石

季倫揚貴妃以逆選檀為槽龍香板為撥賀懷智

以鳴鶴筋作絃用鐵彈撥彈之又見王建女與王

婦事元預詩琵琶宮調八十一調三絃中彈不

蓋十二律各七均乃成八十一調內黃鍾太簇林

鍾宮聲絃中須管色定絃其餘八十一調不用管

色也又趙璧彈五絃比琵琶稍小又有二絃形如

琵琶而身長六柱又四絃一絃史散聲作天寶中進形如

作開元中進形同阮咸而大近身旁有小弦鄭喜子

也絃十三隔隔柱五絃二絃又天寶樂任慈作天寶

中進類石幢十四絃

笙 一名坎侯漢武令樂人侯調作其聲坎坎應

節侯以姓言訛坎侯為空侯或曰取其空中又師

延作蓋空國之侯所好非也漢靈帝好之體曲而

奏謂之學正今物也

鍾 釋名空也空內受氣多故聲大世本倭作鍾山

海經鼓延作也周禮凡氏為鍾錡錡錡錡皆鍾類

磬 黃帝使伶倫造世本無句作古史考堯時人又

云叔所造周禮凡氏作磬東方曰笙西方曰磬

箏 周禮凡氏作箏各有所箏為箏為箏之形大箏有

笛
七孔笛也
仲差笛三孔黃帝使伶倫作可以蕩滌邪氣出揚正聲

拍板有擊以代拍擊節也玄宗令黃幡綽

即按譜見

正

爾雅益謂之正注益也詩坎其擊缶又記秦王

通生元器所以節歌非金自能出聲也唐郭道源用越琴之琴以

二旋如或水以助擊之其音妙于方響謂之琴

壤

風土記以木作前廣後狹長尺三四寸形如履

如漆箭有往

鉦

本名銅鉢用西京樂也以皮紐相擊應節今法樂

鑾其圖數十隱起如涇渭貫之以幸相擊以和樂

之云說

筑

狀似頌琴而大頭十三弦以竹尺擊之故曰筑

釋名以等細頭身長四尺三寸闊四寸五分高漸

尺以應黃鐘

磬

周禮笙師云長春磬應雅鄭注云狀如漆箭而

并口長五尺六寸以革鞞之或云梁孝王築雅陽

世謂雅

撫相

大周正樂曰以韋為之實以糖撫之以節也

出御覽

畫角

長五尺形如竹筒本細末大竹木皮皆為之

本出羌胡以驚中胡之馬黃帝內傳玄女請製角

二十四又史先師中置之以司昏曉蓋軍容也

魏武北征烏丸軍士思歸咸為中宵後世畫角之

曲有三弄又或按吹角城樓鼓角又姑洗角楊牧

鼓

帝嘗使倭作見呂氏春秋通曆云帝嘗平共工

之亂作鼓

羯鼓

通典曰正如漆桶兩頭俱擊出羯中故號羯

明皇稱八音之領袖諸樂不可方也故聽羯鼓未終

遽止之曰速召花奴持羯鼓未為我解穢祥羯鼓

祝敵

樂記曰聖人作為柷拊謂祝敵也通曆曰帝

祝如漆桶中有推柄連底通之擊以起樂如

水盞

隋方寶常被配為樂戶妙達鍾律與人方食

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前食器及物以

水盞子見

埴篿

庖羲灼土為埴字一作埴見拾遺記帝嘗作

隋志埴六孔篿以竹為之長一尺四寸八孔世本

師掌教吹篿謂之注其聲悲所然也如嬰兒啼也

稽琴

或云晉康作唐志琵琶體圓脩頸而小號秦

子蓋篿之遺製出於胡中傳為秦漢所作今人

狀則今

箏

形如色兩頭俱方七絃七柱以竹潤其端而軋

之

阮武后時蜀人削朗于古墓中得銅器似琵琶而

圓元行冲曰此阮咸所造命匠人以木為之行冲

阮直曰以其形似月聲合琴名月琴今人但

雙鳳管宋景祐二年下太常律習其制合二管以

馬黃

四夷樂周禮春官鞀鞀氏掌四夷之樂鄭玄注曰

南方曰任西方曰朱離北方曰禁又拾遺記成王

之時南垂之南有扶婁國或扶婁中備百獸之樂

宛轉屈曲柱指間人形或長數分神怪歎忽樂府

傳此伎末代猶學焉

舞陰康氏之始陰多滯伏民氣鬱悶故作舞以宣

導之見呂氏春秋左傳曰天子八節諸侯六大夫

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

舞漢武德文始五行之舞軀昭德舞孝威德舞武

四時舞孝雲翹育命之舞大武舞武昭武鳳翔靈

應舞頌武始咸熙章斌之舞宋魏唐三大舞九功

元六廟樂舞紫極中和景雲承天四部舞宋四舞

大善大寧祥符盛德升聞舞天聖厚德無疆舞舞

曲有廻鸞七盤繁塵集羽翹袖折腰之類公莫舞

項伯以袖隔沛公且語項莊云莫言公莫莫漢

王也今之用巾蓋像項伯衣袖通式見晉書樂志

會典國朝樂舞皆新制定教坊司肄奏如大宴

第一爵奏炎精開運之曲二爵奏皇風之曲平定

天下之舞三爵奏皇明之曲撫安四夷之舞四爵

奏天道傳之曲車書會同之舞五爵奏振皇綱之

曲百戲承應舞六爵奏金陵之曲八蠻獻寶進呈

舞七爵奏長楊之曲採連隊子八爵奏芳醴之曲

魚躍于淵呈應九爵奏九奏駕六龍之曲百花隊

舞又有表正萬邦之舞天命有德之舞餘不俱載

歌人聲曰歌歌柯也以聲吟咏有上下如草有枝

也山海經帝俊八子始為舞又始為歌伏義有經

足之歌呂氏春秋昔者葛天氏之樂二人操牛尾提

又莫愁善歌女子名又章部

均容宋會要曰則制車駕而奏樂河化中改名

大之義

胡部唐志自周陳以上雅鄭清雜而無別隋文始

分雅俗二部雅音而曲出于胡部此名胡部之

也始

諸調筆談曰隋鄭譯始調具七均展轉相生為八

十四調清濁音流並流為新聲自後有化聲則聲

原于譯

三臺三十拍曲名也李氏實錄曰昔郭中有三臺

飲也

小詞、筆談曰古詩皆詠之然後以聲依之詠以成

曲謂之協律詩外有和聲所謂曲也唐人乃以詞填入曲中不復用和聲此格雖云問集序則云起

自李太白謝秋娘一云里江南

鼓吹 唐景龍中唐紹上頭鼓吹本軍容黃帝戰涿

祀不設也按魏永熙中諸州鎮各給鼓吹以大小

等歌 後漢志短簫饒歌軍樂也黃帝使岐伯作

等歌 後漢志短簫饒歌軍樂也黃帝使岐伯作

樂府 合璧云樂府即樂府之本樂歌即樂府之流

然猶如釋子蘭釋又變為隋唐五代去古遠矣入鄭世

與白詞又述猶為巷陌市井之歌愈不足為宋道云長句

城詞者又傳其變也昔人謂李太白為詞祖蓋不知隋

我語已有望江南詞蓋六朝諸君臣項酒色轉

為大雅人絕一秋春月煙花於閑情乃為貴耳至

之而不知其下也之詩而詞非詞也之詞而清非

詩之至其業李氏父于青卿子野美成少游

六么 琵琶錄云羽調絳腰工進曲上令錄要也本自樂

百戲 史編曰漢武帝初作角抵魚龍曼延之屬此

後世戲樂之始纂要曰百戲起于秦漢曼衍之戲

初悉放之奇武既平河西得西京樂至觀周之際

所以練武士知有才也軍士無事得使蹴鞠有畫

二十五篇風俗通毛丸謂之鞠郭璞解詁曰鞠毛

九可踢戲師古曰以皮為之實以毛今世皮毬中

氣毬史記蘇秦傳曰臨渴民無不吹竿鼓瑟擊筑

奕園基也譜曰王郎號為坐隱祖約稱為手談

直體明也也基有黃黑陰陽分也駢羅布列放天

文也四象既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法則臧否為
仁由已道之正也他若子云書為著者謂之著聖
故嚴子卿馬綏明有別名
不特奕秋為然

象戲 太平御覽曰周武帝所造王象為經序一天

文二地理三陰陽四時令五算數六律呂七八卦

八忠孝九君臣十文武十一禮儀十二觀德與今

所為不同說苑曰雍門周謂孟嘗君燕則聞象基

則戰國事也故今亦曰象基蓋戰國用兵爭強故

時人用戰爭之象為基勢也按古局象基圖七國

一七國各十有七周黃泰曰楚赤齊青燕黑韓丹

魏趙魏紫周居中央不動諸侯之得犯秦居西方

韓楚魏紫周居中央不動諸侯之得犯秦居西方

魏趙魏紫周居中央不動諸侯之得犯秦居西方

韓楚魏紫周居中央不動諸侯之得犯秦居西方

魏趙魏紫周居中央不動諸侯之得犯秦居西方

韓楚魏紫周居中央不動諸侯之得犯秦居西方

魏趙魏紫周居中央不動諸侯之得犯秦居西方

韓楚魏紫周居中央不動諸侯之得犯秦居西方

魏趙魏紫周居中央不動諸侯之得犯秦居西方

韓楚魏紫周居中央不動諸侯之得犯秦居西方

魏趙魏紫周居中央不動諸侯之得犯秦居西方

韓楚魏紫周居中央不動諸侯之得犯秦居西方

魏趙魏紫周居中央不動諸侯之得犯秦居西方

韓楚魏紫周居中央不動諸侯之得犯秦居西方

魏趙魏紫周居中央不動諸侯之得犯秦居西方

韓楚魏紫周居中央不動諸侯之得犯秦居西方

博陸 薛孝通譜曰古烏曹氏始作博陸之戲說文
曰夏后之臣也孔子曰不有博奕者乎莊子博塞

以游說苑行基相塞謂之塞洪遵作譜雙蓋雙陸
譜也叙云四名曰握槊胡王曰長行局曹植曰波

羅塞戲出天曰雙陸譜有盤馬制度北雙陸廣州

南蕃東夷其名稱云北人打雙陸曰打雙陸曰

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

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

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

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

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

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

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

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

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

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

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

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

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

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

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

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

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

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

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

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

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打雙陸曰

博蒲 老子入西戎作見博物志或云胡人亦以此
卜其名至晉始著其流必自博出也博用六子樗

蒲用五子其初刻木為之成盧蓋博之流為樗蒲

為技則一理也唐李嗣真撰五木經一卷并圖例沿

打馬 世有二種一將十馬者謂之關西馬無將二

十馬者謂之依經馬又宣和間人取二種馬參雜

加減宋易安居士李靖照以為閨房雅戲復有鄭

子敬圖式一卷用馬三十三日不同大率與古樗

蒲相似者打易安叙云長行葉子博塞彈棋世無傳

類皆鄙俚不經藏閣博塞彈棋世無傳

加減神關大質客任命無所施人智巧大小象戲

奕難遇敵打馬簡要若無文采千獨受依能通者

每事作數語隨事附見使千萬世後知命辭打馬

始自易安居士也

彈碁 漢成帝好蹴鞠群臣以為勞體劉向作彈碁

以獻見西京雜記又世說魏武帝好彈碁宮中效

之難得碁局以粧奩蓋彈之因名粧奩之戲

彈碁局黑白碁各六枚先列碁相當下呼上擊之按

彈碁經序云此仙家之戲也漢武平西域得蹕蹕

群臣不能諫東方朔因以此戲進帝就捨之而彈

碁焉習之多在宮禁中赤眉亂宮人傳出散落人

間及章帝御宇乃盛傳於時中質已後此藝中絕

至獻帝建安中因以叙梳戲於粧奩上即取類於

投子 曹植制雙陸投子二唐末有萊子戲不知誰

加至六植所造從么至六謂之投子取投擲義也

唐李邵撰萊子格世有其書六隻當起于植之後

石枰為子一具九百萬皆以投擲為名古惟斯

之採悅唐世則錢骨為投擲朱墨雜塗數以爲今

形通名似子後又轉爲頭者總首之義也五木

廣故可錢采凡五子皆黑兩面一而塗黑畫此為

面塗白畫難凡五子皆黑兩面一而塗黑畫此為

最其以四黑一白則其往來名雄又降而黑亦名

或名爲泉又一名爲捷至散子雖祖五木而有六

方也采本是一至六為采蓋載去兩頭失其幸得之即

以采名見演繁露

除紅譜 即猪窩世醜其名本名除紅以除四紅言

也宋家宰朱河作後訛為猪窩又謂之猪婆龍

醉綠譜 新安汪雲程作用五散擲以六點賽行賞

彈 廣雅曰行丸也晉靈公臺上彈人觀其避丸見

左傳藝文類聚古者人死投之中野孝子不忍禽

獸所食作彈守之故吳越春秋陳音對越王曰生

于弓子生于彈彈

開雞 紀渚子為周宣王養開雞事見列子季氏芥

其羽邱氏為之金距見左傳

角觥 今相撲也漢武故事云六國時造史記秦二世作之甘泉宮注戰國時增講武為戲樂相誇角其材力以觥闢兩兩相當

牙牌 宋宣和二年作牌凡三十二扇天牌二扇二十四點象天之二十四氣地牌二扇四點象地四方人牌二扇十六點象四德四端和牌二扇八點象太和元氣流行於八節之間高宗始頒行天下凡三人同鋪人各八片信手排定即先過庄各出一牌或跌骰子率以三片為一牌餘二牌要取色數多以方行賞罰如無色牌出亦要查多者為勝若合奏雜色亦要十四點以上至十八點方可成牌如十三點以下則八不搭五十一不搭三謂之七牌不成牌矣或過半分及後三網五常以下正牌勢又不在此

俳優 列女傳夏桀既棄禮義求娼優侏儒而為奇偉之戲魯定公會齊侯于夾谷排子請卻侏儒俳優若國語之優施史記之優孟優旃其渠魁云

傀儡 列子記周穆王時巧人有偃師者為木人能歌舞王與盛姬觀之舞既終木人瞬目以手招王左右王怒欲殺偃師師懼壞之皆丹堊膠漆之所為也世傳起于漢高平城之圍亦無所據顏氏家

有禿人性邪好諧謔今偃師即邪子足也

舞馬 梁天監四年梁飲華光殿其日河南獻赤駒能伏拜善舞周興嗣為賦然則舞馬非始開元與中宗也

舞輪 梁有舞輪伎見通典按御覽又載藝經云有夾食有憫悶有射數有數子有柝有擲磚其法今皆不傳故不悉錄

影戲 世傳漢武帝念李夫人無已齊人少翁言能致其魂帝自他帳中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後世有影戲

水戲 典畧云魏明帝使博士馬鈞作水轉百戲巨獸魚龍曼延弄馬列騎備如漢西京故事故今世皆傳其法

生花 張騫傳漢遣趙破奴等破車師大宛以梨軒眩人獻于朝賦與同即今吞刀履火種瓜植樹屠人戮馬之術

打號 呂氏春秋云舉大木者唱與擣訓作邪詩後世舉重勸力一人倡則為號頭衆皆和之曰打號

高絙 通典曰梁有高絙伎非自梁始也後漢天子正旦受賀以大繩繫兩柱相去數丈兩娼對舞行

于絕上相達比肩而不傾

合生 唐書武平一傳曰中宗宴兩儀殿胡人穢子

何懿唱合生歌言淺穢平一上書比來妖伎胡人

于御座之前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宮名質歌詠

舞蹈號曰合生始自王宮稍及閭巷即是合生之

原起自唐中宗時也

宋人謂之唱題目

吟叫 宋京師凡賣一物必有聲韻其吟哦俱不同

故市人採其聲調間以詞章以為戲樂也盛行于

宋又謂之吟叫

謠謳 說文詠詩曰歌獨歌謂之謠謳齊歌也黃澤

禮記

卷之十一

二十

陽春園

卷之十一

謠見穆天子傳王豹善謳見孟子

吟咏 說文吟歎也釋名吟嚴也其聲本出於憂愁

故聲嚴肅使聽之悽歎也毛詩序吟咏性情以風

其上

藏鈎 風土記曰義陽臘日飲祭之後叟嫗兒童為

藏鈎之戲分為二曹以效勝負若人偶即敵對人

奇即人為遊附或屬上曹或屬下曹名為飛鳥以

齊攻曹人數一鈎藏在數手中曹人當射知所在

一藏為一籌三籌為一都辛氏三秦記曰昭帝母

鈎弋夫人手拳而有國色先帝寵之世人藏鈎法

此也荆楚記一作驅

四維 東晉李秀四維賦序曰四維戲者衛尉掾侯

所造也畫紙為局截木為棊取象夫一分而為二

準陰陽之位擬剛柔之策而變動云為生乎其中

儒基 後魏侍中遊藝棋智一禮二仁三義四信五

棋下白黑半方五分長寸善六敬七德八忠九順

十方局尺五周道四十其用三十六四維之道謙

退為尚故高彩者先投彼此二位謂之淨左右二

道謂之中其淨中四道彼此左右牙有二不得相

干行碁之法始附淨起轉牙相順經因淨中出通

禮記

卷之十一

二十一

陽春園

卷之十一

生為務不存塞殺彩越淨中者休則立集集者不

伏會淨者集折為伏伏者不集若彩雖會而干彼

擬過之非干彼者則自居矣行伏碁者得以彩依

數而行兩彩同者唯行一一謙者停兩謙退一等

行集碁者得異彩亦候數而行兩彩同者盡行其

數一謙一行道兩謙者停行伏不得行集不得行

伏折集伏者皆從后定因彩而闕者屋而申之緣

行致累者閱而通足皆不限道數集伏而閱但行

于集行碁之體不相凌觸所蹈皆靈孤明自在絕

于詭巧而順消息委遇中道勝負乃分先集後伏

驗之于淨道泉若從不盡二彩者則全行伏臬伏
兩少者行于臬彼既出盡此有不出者即許以為
勝者之算若全未出則為之露枝次局負仍先得
十筭立一爵三爵立則成勝矣其指在崇謙止敬
諧善全德不欲競進較勝云

彊識畧十一卷終

彊識畧

卷之十一

十一

陽春園

彊識畧十二卷

崇陽吳楚材國賢編

臨湘沈榜子登校

刑政部

刑罰 元命苞曰刑者側也成也而不可變故君子
慎之說文曰刀守井也飲之人入井陷於川刀守
之割其情也罔言為罾刀守罾為罾罰之為言內
也陷於害也井飲人則人樂之不已則自陷於川
之則不動失今作罾字用寸寸文白虎通云五帝
畫象其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其衣
犯髡者以墨幪其髡處而畫之犯宮者復罪犯大
辟者布衣無領後世嚴刑而人不禁故大刑用甲
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鑕鑿薄刑用
鞭扑見國語又劓者割其鼻也臠者脫其臠則斷
足也宮者女子執置宮中男子判其勢今悉除去
今稱法令曰令甲者律第
一卷也漢書有令乙令丙
律 釋名集也纂人心使不得放肆也爾雅云柯憲
刑範辟律矩則法也三尺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
也虞始造律皋陶造法律魏文侯師於李悝始采
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漢蕭何加以三篇通號九
章曹魏劉劭又衍漢律為十八篇晉賈充又參魏

律為二十篇唐長孫無忌等又取漢魏晉三家擇可行者定為十一篇歷代之律至唐備矣

國朝太祖勅刑部尚書劉惟謙成大明律一準之於唐曰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廩庫曰擅與曰賊盜曰斷訟曰詐偽曰雜犯曰捕亡曰斷獄

采用已頒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二十八條舊合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擬唐律

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分為三十卷

令按重修律例三十卷凡四百六十條名例律四十七條吏律職制十五條戶律六十條刑律盜四十七條田宅十一條錢債三條市廛五條禮律祭祀六條

溫城畧

卷之十一

陽春園

律

儀制二十條兵律宮衛十九條軍政二十條刑律盜四十七條田宅十一條錢債三條市廛五條禮律祭祀六條

溫城畧

卷之十一

陽春園

律

令者故曰施令曰稟令屈原造憲令吳芮著甲令

甲者令之篇次故稱令甲杜周云前王所定著為律後王所定疏為令六帖云蕭何據法令宜于

今者乃著令歷代損益條目不同 國朝初有大明令弘治十一年詔法司將歷年見行及申明問

刑條例情法適中經久可行者條陳遵守

格 唐志云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也即科條金

科玉律謂所主法律金玉珍之也說文科程也十法為程十程為寸判定增損歷代不同 國朝定

律之後格式科俱除去

例 師古曰比謂以例相比况也即今所云比附引

例 國朝弘治十三年將大明令會典詔赦宗藩軍政漕運題准各項定為問刑條例一書嘉靖二

十九年重修三十四年續增共三百八十五條萬曆十三年載定照舊者一百九十一條應刪併增

改者一百九十一條

溫城畧

卷之十二

三

陽春園

律

律疏 唐志云高宗即位詔律學之士撰律疏則律

疏蓋起自唐高宗也宣宗時張戣以刑律分類為大中刑律統類周世宗為刑統宋乾德元年實儀

重定刑三十卷

五刑 書曰蚩尤作五雷之刑舜命皋陶明于五刑

直引曰古者五刑墨劓剕宮大辟始于虞周之時

蓋刻額曰墨劓鼻曰剕足曰刑濫刑曰宮死刑曰大辟是也唐志曰隋已前死罪有五徒流之刑

鞭笞五刑用數皆喻百隋始定之為笞刑五自十至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一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

自隋始也 止也過之小者誣健以耻之左傳謂之挾一謂

漢書榜撻撻亦然漢用竹隋唐以降用楚水名即荆也今用之即書曰扑作教刑是也今笞制大頭徑二分七厘小頭徑一分七厘長三尺五寸以小荆條須削去節目用

杖持也可持以擊也孔子見原壤以杖叩其脛晉

以前小鞭隋唐以杖易之今依之即書鞭作官刑

扑作教刑晉令令應受杖而體有瘡者督之又婦

人從鞭督之例以其形體裸露故也今杖制大頭徑二分二厘長三尺五寸以大荆條為之亦須削去節目用

徒役也奴也蓋奴辱之周禮凡民有罪役諸司空

漢之城旦春唐因隋文帝制三等加為五等今仍

之漢書城旦春滿三歲為鬼薪為宗廟取薪也白

槩澤未使正白也一歲為顴臣妾一歲免為庶人

流效也竄也黃帝斬蚩尤其衆流于八荒之外舜

典曰流宥五刑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謂不忍加刑

則流放之今從之

死刑黃帝擒蚩尤于阪泉之上斬以金鉞周禮磔

于甸人秦曰磔漢文帝改曰棄市隋謂之絞蓋古大辟棄之于市但絞則全屍斬則身首異處今仍唐制有絞斬磔陳其尸也

折杖虞書金作贖刑宋太祖建隆四年始有折杖

之制今在京做工納贖米運灰磚炭石如答一十

做工一箇月納米五斗穀七斗五升運灰一千二

百斤執七十箇炭二百斤石一千二百斤答五十

三箇月米二石五斗穀三石七斗五升杖六十做

工四箇月米六石穀九石杖一百做工六箇月米

十石穀十五石老疾折錢答一十至三十俱一文

四十至杖六十俱二文七十至一百俱三文徒一

年米一十五石穀二十石五斗三年米三十五石

穀四十七石五斗流罪米四石穀六十石雜犯死

罪米五十石穀七十五石老疾折錢一年六文二

年九文三年十二文在外納贖答杖無力依律的

決有力照例折銀折穀如答一十折米五斗穀一

石杖六十米六石穀一十二石徒一年米十五石

穀三十石三年米三十五石穀七十石總徒四年

米四十石穀八十石雜犯五年米五十石稍有功

納工價每做工一月折銀三錢如答一十折三錢

五十折九錢杖六十折一兩二錢每一十加一錢

五分至杖一百折一兩八錢徒一年三兩六錢一

年半五兩四錢二年七兩二錢二年半九兩三年

十兩八錢總徒四年十四兩四錢雜犯五年一十

八兩過失殺折十二兩四錢二分老疾婦女收贖
笞一十折銀七厘五毫五十折三分七厘五毫杖
六十折四分五厘一百折七分五厘徒一年折一
錢五分三年折三錢又有大誥減等謂本犯家中
有大誥書者減罪一等也

配 點刺在面也文帝除肉刑當點者髡為城旦舂
舊云刺面而配起于周世宗按晉天福三年左街
初犯刺左二犯刺右今制犯盜則刺膊

扭鐐 今扭制長一尺六寸厚一寸以乾木為之男
子犯死罪者用扭鐐制以鐵為連環共重三斤犯

徒罪者帶鐐工作周禮桔槔王之同族及有爵者
桡也即鐐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未山有木名
曰桡也又桡楊注足械也又桡鐐也

枷 宋翻為河陰令有大枷曰彌尾青常置牆南以
待豪右今制長五尺五寸頭濶一尺五寸以乾木
為之今訊制大頭徑四分五厘小頭徑三分五厘長

招承依法拷訊寓園雜記云三十年官司杖人惟
用荆棍或加皮鞭後稍用竹篾重
不過三四兩成化十九年一巡官忽有翻黃之制
重過二斤用以側斬之名之曰斬

夾棍 寓園雜記云夾棍之刑惟錦衣衛則有亦設
而不作景泰二年巡按御史趙繼公行賄賄此
止用鞭打常刑若擬行擬死大抵係錢如

貫耳 軍法以矢貫耳為朕說文引司馬法曰小罪
朕音耻中罪刑大罪剄故子王治兵鞭七人貫三人
耳用此法見演

梟首 昔黃帝斬蚩尤懸首軍門此梟首之起也
夷族 古者罪人不孥罰弗及嗣商紂始罪人以族

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又獄死曰考竟
謂考得其情竟其命於獄也又考掠謂能而死曰
也古者戮不亡是殺左傳楚子殺其僕是以族
為戮也宋子楷人于朝是以格為戮也其僕是以族
或者降削其家原給之類未肯罪人處以族也見

錮身 見左傳晉錮欒盈古者戮不必是殺或降削
其家原給之類未肯罪人處以族也見

除名 晉胡毋崇為永康令受賂除名為民 除仕
籍名
免官 後漢梁松作私書請託郡縣發覺免官
槐棘 元命苞曰樹棘槐聽訟其下棘赤心有刺言
治人者原其心不失赤實事所以刺人其情今情

刑部實錄

獄

釋名云獄碣也言碣人情偽也又謂之牢言所

在堅牢也又謂之圜土言築土表牆其形圜也又

謂之囹圄囹圄也言領錄囚徒禁御也

就車外縣造獄後代因之風俗通云夏曰臺殷曰囹周曰美里周里囹圄傳物志夏曰念室殷曰動止周曰魯囹又陸牢見家語狂獄見詩又鄉亭之繫曰狂朝廷曰獄

臺獄

唐書曰初臺無獄凡有囚則繫大理正觀時

李乾祐為大夫始置獄崔隱甫拜御史大夫執故

事罷之後患囚往來漏泄復繫本院則臺之置獄

自乾祐始

獨識錄

卷之十三

小

陽春園

註

囚

風俗通云適也言詞窮情得以罪誅適也禮罪

人真諸國土故囚字為口守人

又囚奴要囚見書獄囚見詩掌囚見

周官鄭注云囚拘也

律義

以者與真犯同謂如監守貿易官物無異真

盜故以枉法論以盜論並除名刺字罪至斬絞並

全科准者與真犯有間矣謂如准枉法准盜論

但准其罪不在除名刺字之例罪至杖一百流三

千里皆者不分首從一等科罪謂如監臨主守

職役同情盜所監守官物併贓滿貫皆斬之類

各者彼此同科此罪謂如諸色人匠撥赴內府工

作若不親自應役顧人冒名私自代替及替之人

各杖一百之類其者變於先意謂如論入議罪

犯先奏請議其犯十惡不用此律之類及者事

情連後謂如彼此俱罪之賊及應禁之物則沒官

之類即者意盡而復明謂如犯罪事發在逃者

衆證明白即同獄成之類若者文雖殊而會上

意謂如犯罪未老疾事發時老疾以老疾論若在

徒年限內老疾者亦如之之類

黃冊周禮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已上皆書

于版唐武德七年令天下戶每歲一造計帳三年

一造戶籍宋州縣有丁口版簿大明會典曰洪

武十四年詔天下府州縣十年一造黃冊以一百

一十戶為里惟丁多者十戶為長餘百戶為十甲

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每里編為一冊冊

首總為一圖課寡孤獨不任役者帶管于百一十

戶之外而列于圖後名曰畸零冊成布政司及府

州縣各存一本一本進戶部轉送南京後湖收架

委御史二員戶科給事中一員戶部主事四員監

生一千二百名以舊冊比對清查每五日一次過

湖晾曬司禮監戶部收掌鎖鑰不許一應諸人往

求

賦後 文獻通考曰古者有田則稅之有身則役之

無有稅其身者也漢法民年十五而算出口賦至

五十六而除二十而傳給徭役亦五十六而除是

則且稅之且役之也漢高祖初為算賦唐會要曰

武德六年令天下戶量其產定為三等後又為九

等宋為五等 大明會典云凡各處有司十年一

造黃冊分豁上中下三等入戶仍開軍民僉匠等

籍除排年里長依次充當外其大小雜泛差役各

照所分上中下三等入戶點差丁民年二十已上

為期一幹十年則丁當四十

戶口 演繁露云今之丁錢即漢世算錢也以其計

口輸錢故亦名口賦也漢四年初為算賦如淳曰

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

算治庫兵車馬至文帝時人多丁衆每口一年輸

錢四十吳有丁口錢宋齊丘說徐知誥請減之

大明天下戶口計一千六百五十五萬二千八百七

戶六千五百四十四萬五千八百二十四口○南直隸

一萬九千九百三十七口○北直隸三十三萬四千

口○浙江九萬二千一百一十三口○湖廣七十一

萬五千八百五十一口○四川六十七萬二千六百

口○福建四萬四千六百六十二口○江西四萬

口○河南四萬二千六百六十二口○山東四萬

口○山西四萬二千六百六十二口○陝西四萬

口○江西四萬二千六百六十二口○山東四萬

口○河南四萬二千六百六十二口○陝西四萬

口○山西四萬二千六百六十二口○山東四萬

口○江西四萬二千六百六十二口○山東四萬

口○河南四萬二千六百六十二口○陝西四萬

口○山西四萬二千六百六十二口○山東四萬

口○江西四萬二千六百六十二口○山東四萬

口○河南四萬二千六百六十二口○陝西四萬

口○山西四萬二千六百六十二口○山東四萬

口○江西四萬二千六百六十二口○山東四萬

口○河南四萬二千六百六十二口○陝西四萬

口○山西四萬二千六百六十二口○山東四萬

口○江西四萬二千六百六十二口○山東四萬

口○河南四萬二千六百六十二口○陝西四萬

口○山西四萬二千六百六十二口○山東四萬

口○江西四萬二千六百六十二口○山東四萬

口○河南四萬二千六百六十二口○陝西四萬

口○山西四萬二千六百六十二口○山東四萬

口○江西四萬二千六百六十二口○山東四萬

口○河南四萬二千六百六十二口○陝西四萬

口○山西四萬二千六百六十二口○山東四萬

口○江西四萬二千六百六十二口○山東四萬

口○河南四萬二千六百六十二口○陝西四萬

口○山西四萬二千六百六十二口○山東四萬

洪武初令官田起科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畝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每畝八升五合五勺虛地每畝五合三勺四抄草場地每畝三合一勺沒官田每畝一斗二升

天下秋糧通計二千四百九十四萬八千一百七十三石二斗六升

直隸八十一萬七千二百四十九石二斗六升
 山東八十一萬七千二百四十九石二斗六升
 山西八十一萬七千二百四十九石二斗六升
 河南八十一萬七千二百四十九石二斗六升
 江蘇八十一萬七千二百四十九石二斗六升
 浙江八十一萬七千二百四十九石二斗六升
 江西八十一萬七千二百四十九石二斗六升
 福建八十一萬七千二百四十九石二斗六升
 廣東八十一萬七千二百四十九石二斗六升
 廣西八十一萬七千二百四十九石二斗六升
 雲南八十一萬七千二百四十九石二斗六升
 貴州八十一萬七千二百四十九石二斗六升
 四川八十一萬七千二百四十九石二斗六升
 陝西八十一萬七千二百四十九石二斗六升
 甘肅八十一萬七千二百四十九石二斗六升
 遼寧八十一萬七千二百四十九石二斗六升
 吉林八十一萬七千二百四十九石二斗六升
 黑龍江八十一萬七千二百四十九石二斗六升

天下夏稅通計四百七十一萬二千九百九十九石二斗六升

直隸三十三萬三千二百四十九石二斗六升
 山東三十三萬三千二百四十九石二斗六升
 山西三十三萬三千二百四十九石二斗六升
 河南三十三萬三千二百四十九石二斗六升
 江蘇三十三萬三千二百四十九石二斗六升
 浙江三十三萬三千二百四十九石二斗六升
 江西三十三萬三千二百四十九石二斗六升
 福建三十三萬三千二百四十九石二斗六升
 廣東三十三萬三千二百四十九石二斗六升
 廣西三十三萬三千二百四十九石二斗六升
 雲南三十三萬三千二百四十九石二斗六升
 貴州三十三萬三千二百四十九石二斗六升
 四川三十三萬三千二百四十九石二斗六升
 陝西三十三萬三千二百四十九石二斗六升
 甘肅三十三萬三千二百四十九石二斗六升
 遼寧三十三萬三千二百四十九石二斗六升
 吉林三十三萬三千二百四十九石二斗六升
 黑龍江三十三萬三千二百四十九石二斗六升

屯田 漢西域傳曰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于渠犂又桑弘羊奏遣屯田卒益種五穀于張掖西泉 大明會典云國初諸將分于龍江等處屯田自後徧于天下大率衛所軍士三分守城七分屯

種又有二八一九四六中半等例皆隨地而異云永樂五年各按察司增倉事一負盤量屯種正統二年提督屯田

在京師水衡等屯田共六千三百八十九頃零中都等七千九百五十三頃零南京九千三百六十九頃零中都等八千五百七十一頃零南京九千三百六十九頃零中都等八千五百七十一頃零

江蘇等處司八千五百七十一頃零南京九千三百六十九頃零中都等八千五百七十一頃零

六千五百七十一頃零南京九千三百六十九頃零中都等八千五百七十一頃零

水利 沿革曰井田廢溝洫墾水利所以作也通典曰魏文侯使李悝作水利 大明會典曰各處開墾陂池引水可灌田畝以利農民者務要時常整理疏浚凡開墾陂池橋道之事俱屬都水清吏司

永樂遷都後充重漕運故河道洪泉等項有關漕事者併屬焉

漕運 沿革曰秦伐匈奴令天下飛芻輓粟此漕運之始也國朝自永樂遷都于北軍國之需仰給東南漕運之法日益詳備令于淮安用船可載三百石以上者運入淮河沙河至陳州潁岐口跌坡下川淺船可載二百石以上者運至跌坡上別以大船載入黃河至八柳樹等處令河南車夫運赴衛河轉輸北京

天下漕運米四百萬石

桑 周禮載師宅不毛者用里布注謂宅不種桑

者罰一里二十五家之布唐食貨志絹一疋潤

一尺八寸長四丈國初令天下農民凡有田五

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綿各半畝十畝以上者倍

之有司親視不種桑麻木綿者使出絹麻綿布各

一疋每畝起科麻八兩綿四兩栽桑者四年以後

徵租天下絹二十萬五千五百疋零見官制又天下綿花二十萬六千五百斤零綿布一十三萬八百疋零麻布二十七萬七千五百疋零洞蠻布二萬五千九條等六十五斤鈔八萬一千錢零

草料唐志曰太宗正觀中始稅草以給諸閑大

明會典曰凡各處倉場收積草料以備軍馬往來

支用草于本處照田糧徵收料于秋糧內折納其

後令官軍自採野草備用遂有秋青草事例宣德

以來通命內外軍衛有司量派軍夫採打置場收

納歲有常額與民納相兼支用又有穀山草之別今天下歲辦馬草

一千四百六十九萬五千包零

鹽課呂東萊曰三代之時鹽雖入貢與民共之法

自管仲相桓公始興鹽筴以奪民利至漢武帝時

孔僅桑弘羊祖管仲之法鹽始禁榷大明會典

曰凡天下辦鹽去處每鹽二百斤為一引每歲鹽

課各有定額客商發賣各照行鹽地方其課專以

供給邊方糧餉賑濟水旱凶荒故洪武以來鹽法

條件因時漸增鹽課唐開元一百一十七萬六千引

飛子武帝時募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

都注入穀外縣而受錢於京師主藏者按此則入

中之法自漢有之亦唐人飛子錢之類詳寶珍部

茶課唐會要曰德宗貞元九年張滂奏請于出茶

州縣及茶山要路三等每十稅一大明會典曰

官給茶引付產茶府州縣凡商人買茶具數赴官

納錢給引每引納錢一千文照茶一百斤茶不給

引者謂之畸零別置由帖付之每茶由一道納錢

六百文照茶六十斤又令陝西四川產茶地方每

十株官取一文若無主者令軍人孳種官取八分

有司收貯于西番易馬鹽法茶法俱差御史清理

私鹽私茶一例有禁

魚課五季僭偽之時江浙荆湖淮南廣南福建一

應江湖及池潭陂塘聚魚之處皆納官錢大明

會典云各處河泊所辦納魚課米鈔及魚油折納

黃麻并魚線膠翎毛歲辦野味一萬四千二百五

十六張翎毛二千二百七十

銀課周官外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厲禁以守

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授之唐開元十五年

初元伊陽五重山銀錫 大明會典永樂以後令
浙江福建湖廣四川雲貴等處銀礦坑場煎辦銀
課差御史內官或本處三司提督開閉不時

水銀 宋產水銀有秦鳳商階四川置冶以官掌之
大明景泰三年蠲除貴州思印江長官司原額水
銀課其發川縣板坑水銀場局水銀如舊

礬課 五代以來創務置官吏宋制白礬出晉汾防
州無為軍汾州之靈石縣綠礬出慈隰州池州之
銅陵縣各置官典令有鑛戶煮造入官市天聖六

年用齊宗矩言巡捉私礬如私茶鹽法 洪武三
十一年

鑛課 年令廬州府黃墩崑山及安慶府桐城縣歲納礬
課二十二萬七百斤每三百斤為一引官給工本
錢一百五十文

珠池 五代劉鋹于海門鎮募兵能探珠者二千人
號眉川都凡探珠者必以索繫石被于體而沒焉
深者至五百尺溺死者甚衆後廢未幾復置容州
海渚 大明洪武三十五年差內官于廣東布政
司起取蛋戶探珠弘治十年差太監一員看守厝
東廉州府楊梅青鶯平江三處珠池兼巡捕廣
二府并帶管永安珠池

竹木 唐德宗時趙贊請天下所販竹木茶漆皆什
一稅之 大明洪武初于龍江大勝港永樂六年
于通州白河蘆溝通積廣積俱設局照例抽分客
商興販竹木等項

柴炭 月令季秋乃令伐薪為炭 會典曰 國初
供應柴炭悉于沿江蘆洲并龍江瓦屑二場取用
及永樂遷都于北則白羊口黃花鎮紅螺山等處
採辦宣德間始設易州山廠專官總理而派辦運
納各有定例

商稅 孟子曰文王之治岐關市譏而不征又曰古
之為市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有司者治之爾有賤
丈夫焉必求壟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周市利故
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此蓋商賈之初
有稅也

酒課 通典曰漢文帝時初榷酤沿革曰漢武帝始
榷酒酤唐武宗置榷麴後唐明宗收麴稅 大明
令凡踏造酒麴貨賣者赴務投稅如造酒貨賣依
例辦納酒課

榷醋 魏中書監劉放曰官販苦酒與百姓爭錐刀
之利請傳之若酒蓋醋也醋之有榷自魏已然乃

知不特近世也

船料鈔漢武帝初築舟車舍非吏比者三老北邊

騎士輶車一算商賈人輶車二算五丈以上一算

大明會典宣德以來令河西務臨清濟寧徐州揚

州上新河蘇杭湖廣金沙洲江西九江設立鈔關

差官監收每船一百料納鈔四十貫或十五貫俱

錢鈔中半兼納

稅錢漢武帝初筭緡錢令諸賈人末作率緡錢二

千一算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算沿革曰

晉齊梁時凡貨奴婢牛馬田宅有文券者率錢一

萬輸估四百入官賣主三買主一無文券者隨物

所堪亦百分收四名為散估大明令凡買賣田

宅頭足赴務投稅除正課外每契本一紙納工本

銅錢四十文

稅契始于東晉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券者錢

一萬輸四百賣者三百買者一百名為散估宋會

典曰太祖始收民印契錢令人典賣田宅輸錢印

契稅契限兩月建炎時每券直一千稅四十後為

百餘矣大明律曰凡典賣田宅不稅契者笞五

十仍追價錢一半入官

寄養馬國初官馬養于各苑馬寺各監苑而已永

樂中始以官茶湯易和林等處馬養之民間謂之茶

馬正德十四年京師有警乃選取以備軍養養于

順天府近京屬縣謂之寄養騎操馬及京師無事

寄養之馬不復散去至今遂為故事

常平漢宣帝時數豐稔耿壽昌奏諸邊郡以穀賤

時增價糴入貴則減價糴出名曰常平文獻通考

曰古今言糴糴飲散之法始于齊管仲魏李悝仲

蕪主于富國悝專主于濟民後漢明帝欲置倉公

卿多以為便劉般曰外有利民之名而內侵刻百

姓豪右因緣為姦小民不得其平不便

義倉通典曰隋文帝時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

出粟麥一石儲之當杜共立義倉唐太宗時戴胄

奏言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給輸粟名為杜倉

又韓仲良奏王公以下應墾田者畝納二升貯之

州縣以備凶年賑給百姓始為義倉宋明會要曰

建隆四年詔諸州縣各置義倉官所收二稅每石

別輸一斗貯之以備凶歉給與人民孝宗乾道四

年大饑朱熹請于府得粟六百石以賑給之夏受

粟于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飲散歛蠲

通鑑卷之十一 陽春園

時秋成還谷不過八月晦日濕惡不實者罰

預備倉 洪武初令天下縣分各立預備四倉官為

糴穀收貯以備賑濟就擇本地年高篤實民人管

理又令各處預備倉凡民人自願納米麥細糧一

千石之上雜糧二千石之上請 勅獎諭又議准

納穀一千五百石請 勅旌為義民仍免本戶雜

犯差役三百石以上立石題名免本戶雜犯差役

二年俱見 大明會典

養濟院 唐會要白開元中京城乞兒官置坊給廩

食為養病院又分置悲田院于諸寺宋因之以僧

其息之半大饑即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

倉三間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

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已而下

其法于諸路其法食載食貨志凡借貸者十家為

甲甲推一人為首五十家則擇一人通曉者為社

首每年正月告東社首下都結甲其有逃軍及無

行之人與有稅錢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額

入甲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者一石小者減

半五歲以下不預甲首社首審實取各手書赴倉

再審然後排甲附簿分兩時給初下田時次耘耨

再審然後排甲附簿分兩時給初下田時次耘耨

再審然後排甲附簿分兩時給初下田時次耘耨

再審然後排甲附簿分兩時給初下田時次耘耨

再審然後排甲附簿分兩時給初下田時次耘耨

再審然後排甲附簿分兩時給初下田時次耘耨

再審然後排甲附簿分兩時給初下田時次耘耨

再審然後排甲附簿分兩時給初下田時次耘耨

再審然後排甲附簿分兩時給初下田時次耘耨

再審然後排甲附簿分兩時給初下田時次耘耨

再審然後排甲附簿分兩時給初下田時次耘耨

再審然後排甲附簿分兩時給初下田時次耘耨

再審然後排甲附簿分兩時給初下田時次耘耨

再審然後排甲附簿分兩時給初下田時次耘耨

再審然後排甲附簿分兩時給初下田時次耘耨

再審然後排甲附簿分兩時給初下田時次耘耨

再審然後排甲附簿分兩時給初下田時次耘耨

再審然後排甲附簿分兩時給初下田時次耘耨

再審然後排甲附簿分兩時給初下田時次耘耨

再審然後排甲附簿分兩時給初下田時次耘耨

院名福田 國朝洪武初令天下置養濟院以處

孤貧殘疾無依者天順元年令收養貧民于寺觀

從京倉支米日給二食

漏澤園 起于宋元豐間 國初令民間立義塚天

順四年令京城門外各置漏澤園

生祠 于定國為東海郡決曹決獄平郡中為立生

祠生而立祠此似無謂也人已死乃須立廟而血

食今也生而立廟誰當享之然而于公聽之不辭

者習見時事以為當然也秦始皇自立極廟漢諸

帝皆生自立廟故賈誼對策文帝而曰顧成之廟

號為太宗則生祠殆例此見演繁露按漢書東海

其祠者于定國父于公也即治獄多陰德令高大

祠之始

祠之始

祠之始

祠之始

祠之始

祠之始

祠之始

祠之始

祠之始

祠之始

祠之始

祠之始

祠之始

祠之始

祠之始

祠之始

禮識畧十三卷

崇陽吳楚材國賢編

蒲圻任

卷之三

制度部

國號 班固典引曰肇命人主五德初始厥有氏號莫不開元于太昊注謂太昊號庖犧炎帝號神農黃帝號軒轅蓋自燧皇而止以自名未為天下之號也至太昊始以庖犧為代號云

年號 始自漢武帝建元元年按趙弼考紀元云以一字紀元者始于漢文帝後元年景帝中元年以二字紀元者始于武帝建元元年以三字紀元者始于梁武帝大中通元年以四字紀元者始于漢哀帝太初元將元年今詳立號以紀元當始文景非武帝也

改元 史記曰秦惠文王十四年更為元年自漢唐至宋元皆踵其失蓋歷代人君即位為元年中間無改元之制惟 國朝獨能正之

五運 通曆曰太昊木德王始有甲曆五運次穀子曰五運有二說邵衍以相勝劉向以相生自伏犧至顓頊木火土金水相承漢魏以還共遵劉說伏犧木德神農火德黃帝土德少昊金德顓頊水德

帝嚳木德帝堯大德帝舜土德夏金德商水德周木德秦水德漢火德魏土德晉金德隋火德唐土德宋火德

色尚 歷代帝王為正各異故所尚不同邢昺論語疏自夏正尚黑推而上之謂伏犧以上未聞謂女媧尚白神農赤黃帝黑少昊白高陽赤高辛黑陶唐白有虞赤宜自太昊始也

尊號 項峻始學篇曰天地立有天皇號曰天靈即帝王尊號之始也秦有天下李斯請上尊號曰太皇帝至唐高宗始稱天皇中宗曰應天皇帝玄宗開元以後宰相始率百官上尊號以為常制宋神宗以虛名無實遂廢之

聖節 明皇雜錄曰唐玄宗八月五日降誕是日宴宰相于花萼樓源乾曜請以是日為千秋節群臣獻萬歲壽酒其後天子誕日節號自茲始也穆宗誕日令天下州府置宴文宗誕日始禁屠宰宋循用 國朝萬壽聖節百官朝賀致詞

視朝 漢書曰宣帝五日一聽事通典曰唐貞觀十三年房喬奏三日一臨朝長孫無忌奏視朝坐日高祖報曰每日常坐後詔五日升太極殿視事朝

聖即為常式宋五日一視朝謂之起居 國朝常

日早朝御奉天門午朝御左順門朔望禮節升殿

聖旨 格古要論曰秦漢天子稱制詔勅中宮東宮

諸侯王稱令郡守稱教無名為旨者魏晉天子稱

聖旨若曰奉承聖上之旨意而已然則稱旨行事

本取指撫之義以從尋常簡便之稱

傳旨 天順日錄云自太祖相傳列聖臨朝每至日

晏不遑暇食英宗以幼冲即位三閣老楊榮等慮

聖體易倦因創權制每日早朝止許言事八件前

一日先以副詣閣下預以閣事處分陳上遇奏止

休所陳傳旨而已迄今遂為定制

票旨 國朝英宗九歲登極有詔皆白于張太后然

後行太后令付內閣議決具帖開報內閣票旨始

此

朝后 百官命婦入朝皇后自唐武后始也

警蹕 周禮夏官隸僕掌蹕宮中之事注謂止行者

自漢以來天子出稱警入稱蹕注謂秦制出軍者

皆警戒入國者皆蹕止一曰蹕路也謂行者皆警

于塗路也又晉魏以來官至貴品其門得施行馬

謂一木橫中兩木互穿以成四角施于門以成約

禁周禮之陸桓今宮門前鹿角叉子是也

微行 帝王微行自漢武帝始也劉氏曰盧生教始

皇為微行非自漢武帝矣

大宴 漢高帝十月長樂宮成置酒宴群臣此錫宴

之始也宋朝南郊畢大宴廣德殿曰飲福宴聖節

後大宴曰次宴 國朝凡大祀天地次日慶成大

宴凡正旦冬至聖節洪武永樂間大宴並如慶成

儀宣德以後朝官大與宴者給賜節錢鈔錠

常宴 宋真宗朝聖節外始備設春秋二宴以為定

制 國朝凡立春元宵四月八端午重陽臘八等

節永樂間賜百官宴于奉天門東宮千秋節宴于

文華殿宣德以後與皇太后壽旦俱出宴于午門

外

避殿 史記曰七國反吳王既敗走景帝詔曰楚王

卬等重逆無道燒宗廟朕素服避正殿則其事始

自漢景帝也孝宣之世亦行其禮秦漢已上未聞

損膳 周禮膳夫掌王食羞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

皆有俎齊日三舉大喪大荒大札天地有戒邦有

大故皆不舉是王不舉者損常膳也蓋自周公制

禮之始故漢文帝微服損膳迄今國有災減日食

避正殿行之

輟朝 唐會要曰開元十八年十一月張說薨輟朝罷元會是自明皇始也太和中崔龜從奏云正觀中任環卒有司對仗奏聞太宗責其乖禮推是則太宗以來尚未行茲禮也

廊食 唐會要曰正觀四年詔所司于外廊置食一頓五代會要曰唐升平日常參官每日朝退賜食謂之廊食宋起居幕中賜酒饌

賞賜 說文賞賜有功也賜也者命也惠也周禮匪頒匪分也頒賜也謂分賜群臣唐虞車服以庸夏

禮記

卷之十三

五

陽春園

卷

商懋官懋賞周有弓矢鈇鉞珪瓚車馬衣服土田

大明會典 皇帝登極冊立東宮巡狩親征視學

經筵纂脩實錄大臣公差考滿患疾致仕京官省

親節令王府三司慶賀諸番四夷朝貢軍功賞賜

用鈇鉞胡掛蘇木銅錢并銀兩衣服鞍馬冠帶羊

酒扇條時鮮米蔬等物各有差等

復鄉 漢高祖破英布還過沛復其民後世創業之

君復其故鄉自漢高祖始也

賜爵 漢惠帝即位始賜民爵一級自後凡初改

元率以爲例

優免 周禮卿大夫之職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

者服公事者老有疾者皆舍漢之有復除猶周之

有施舍皆除其賦役之謂也 會典正統元年令

在京文武官員之家除里甲正役外一應雜差俱

免先聖先賢子孫亦同嘉靖中京官一品免糧二

十石丁二十丁以次遞減外官減半內官內使如

之武職王官不免

蠲貸 文獻通考曰漢以來始有蠲貸之事蓋三代

之取民田賦而已如下上錯下中三錯之類未

嘗立爲定法非如後世立爲定額雖升合不可懸

欠也由唐以來取民愈重其法愈煩故蠲貸之令

愈多

經筵 國朝景泰初始開經筵是時每講畢命中官

布金錢于地令講官拾之以爲恩典天順八年甲

申八月二日憲宗登極御經筵歲率以二八月中

旬起四十月未旬止月三會講日皆逢二

大赦 爾雅赦舍也郭璞注謂放置也虞書青災肆

赦周禮司制掌三赦之法秦二世即位大赦丘氏

曰此後世人君初即位肆赦之始也

大閱 周禮中冬教大閱前期群吏戒衆庶脩戰法

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千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群吏以旗物鼓鐸錫鑄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群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狗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云 國朝隆慶間

聖駕大閱禮具儀註

鹵簿大駕 炙轂子曰車駕行明儀導護謂之鹵簿自秦始有其名後漢胡廣作天子出行鹵大楯也所以扞敵部伍之次皆著之簿儀其五兵獨以楯為名者行道之時甲楯居外餘兵在內故但言鹵簿五禮精義曰大楯領一部之人故名鹵簿

彙編

卷之十三

七

陽春園集

國朝凡正旦冬至聖節三大朝會兵部車駕司會同錦衣衛陳鹵簿大駕于殿之東西凡郊祀耕籍田幸太學俱用鹵簿大駕若祭社稷太廟山川鹵簿內去白澤旗以下至玄武豹尾大涼輦至大輅不設餘同典會洪武初定大駕鹵簿肅旗一靖旗一金鼓旗一對金龍畫角三十四鼓四十八面金四面金鉦四面杖鼓四箇笛四管板四串白澤旗紅質一面青質一面門旗四對黃旗四十面金龍

旗十二面日月風雲雷雨水火金水土旗各一面二十八宿北斗五嶽四瀆四獸天鹿天馬鸞麟熊羆旗各一面紅纛一對皂纛一把紅節一對小大銅角各二箇纓頭豹尾各一箇弓矢百副御杖六十根誕馬二十四疋領頭六對黃麾一對絳引傳教告止信幡各五對龍頭竿五對豹尾二對儀鎧戈戟斃各十對單龍戟各三對班劍梧杖立瓜卧瓜儀刀燈杖金鉞骨朵各三對羽葆青龍朱雀白虎青龍玄武幢各五對響節十二對金節三對方天戟十六對紫紅方傘紅曲黃曲柄綉傘紅直柄傘蓋繡傘黃紅直柄繡傘各四把青紅黃白黑銷金傘各三把黃油銷金兩傘一把紅繡花扇紅繡維方扇各十二把紅黃單龍扇各十把雙龍各二十把素扇二十把黃羅曲柄金繡九龍傘各一素扇二黃絲鳴鞭四金馬元交椅脚踏水盆水灌香鑪香盒唾盂唾壺各一箇拂子四把紅紗燈籠六對紅油紙燈籠鮑燈各三對仗馬六匹鍍金銅玲瓏香爐一寶匣一座硃紅漆馬元子四箇鞍籠二黃帳房一座大輅玉輅各一乘麾一把戲竹一對簫十二管笙十二攢龍笛十二管頭管十二管方

彙編

卷之十三

陽春園集

四架簾四架琵琶篋各八把步輦大涼步輦大小馬輦各一乘

引駕 唐會要天祐中每延英坐朝日只令小黃門祇候引從宮人不得出內乃知杜詩戶外昭容紫袖垂云 真出殿引坐而鄭谷入閣詩亦言導引出宮鉤

丹陛駕 國朝常日奉天門早朝設丹陛駕于午門外及金水橋單龍戟雙龍戟班劍梧杖儀刀立瓜卧瓜鐙杖金鉞骨朵各三對單龍扇雙龍扇各二十四把黃蓋傘黃曲柄傘各二把五方傘五把鳴鞭四條弓矢五十副如郊祀前期視牲亦用此駕

宋史駕頭一名寶林蓋祖宗即位時所坐謂之正衙法生駕出內臣馬上備之

御座 國朝每旦常朝御奉天門其御座謂之金臺既升座錦衣力士張五繖蓋四圍扇聯翩自東西陞立座后左右內使一執蓋升立座上一執武備雜二扇立座后正中蓋武備出兵仗局所供一柄三刃而圈以鐵線裹以黃羅袱如扇狀用則線圈自落三刃出高所以防不虞也天順間命力士執繖扇夾立于金水橋南止留座上之繖及火武備二扇耳而坐上繖過風動時則去之出續錄

漢鹵簿象最在前晉作大車駕之以試橋梁宋朝象亦作先則象之先導自漢始也每象前越軍一人跨其上

旗 通典曰黃帝設五旗夏后奚仲為車正建旗旒旒以別尊卑等級也 國朝鹵簿有肅靖金鼓白澤門旗等旗共一百二十五面

纛 獨斷云黃屋者天子車蓋以黃為裏也左纛者以羣牛尾為之大如斗在最後左駢馬繫上也繫纓在馬胷前如索君衣即馬纓也後魏有纛頭宋有皂纛 國朝有紅纛皂纛二把宋史大皂纛本後魏纛頭之制

節 釋名號令賞罰之節也詳服飾部周禮六部漢文帝制旌節隋制金節八 國朝鹵簿紅節一對響節十二對金節三對宋史金節隋制也八層龍以黃繡龍袋王公以下皆

豹尾 古今注周制也象君子豹變必以尾示謙也漢制大駕出最後一乘成帝以飛燕置屬車豹尾中唐貞觀後始加此車于鹵簿內 國朝鹵簿有豹尾一箇竿上龍頭頂蓋垂鈴串珠中垂豹尾又有豹尾二對制同

馬 漢典駕有輿馬三宋導駕有御馬分左右

國朝鹵簿有誕馬二十四疋演繁露云誕馬制用

色帛周裹一方穗蓋覆馬脊更不施鞍案通典宋

江夏王義恭為孝武所忌憂懼奏章諸王國制但

馬不得過二但字書為誕但者徒也徒馬有馬無

鞍如人袒裼之袒也

相風 晉令云車駕出入相風前引傳玄孫楚張華

潘岳陶侃俱有賦

幡 國朝鹵簿有絳引傳教告止信幡各五對宋史

職也貌幡幡然有告止傳教信幡皆絳帛結采為

字上有朱綠小蓋四角垂羅文限

金吾 古今注捧也以銅為之黃金塗兩頭楊雄歲

曰吾臣司金敢告執殞

氅 宋朝會要曰氅本緝鳥毛為之齊有青氅赤氅

之制 國朝鹵簿有儀鎧戈戟氅各十對以五色

羅袋縫成氅

戟 父戟之遺象也父前驅之器周制也後以赤油

韜之亦謂之油戟亦曰祭戟 國朝鹵簿有龍戟

三對方天戟十六對

班劍 宋會要曰本漢朝服帶劍取五色班闌之義

開元禮義纂曰漢制朝服帶劍晉代之以木謂之

班劍宋齊謂之象劍 國朝鹵簿有班劍三對以

木為之

儀刀 二儀實錄曰儀刀東晉多虞遂以木代之以

備威儀即衙刀也宋會要曰銀飾王公亦給

國朝鹵簿有儀刀三對以木為之貼金龍文為飾

與班劍同

護駕 豹尾以前比省中尚書侍郎御史令史皆執

注以督整車騎所謂護駕也

爆栗 爾雅爆牛犴也此獸抵觸百獸無敢當者故

金吾仗刺爆牛於梨首以碧油囊籠之為鹵簿第

一隊

金鉞 宋會要曰儀鎧鉞屬也秦漢有之唐用為儀

仗古今注曰秦改鐵鉞作鎧 國朝鹵簿有金鉞

三對以木為之

幢 國朝鹵簿有羽葆幢五對青龍白虎朱雀玄武

幢四把

鳴鞭 宋會要曰唐及五代有之周官條狼氏執鞭

趨避之遺法也 國朝鹵簿有鳴鞭四條

傘 宋會要曰繖古張帛避雨之制今有方繖大繖

皆赤質六引內者其制差小 國朝鹵簿有紫方

紵四把紅方繖四把曲柄紅繡繖四把黃繡繖二把黃羅繡九龍傘一把直柄黃繡繖四把紅繡繖四把銷金繖青紅黃白黑各三把黃羅銷金九龍繖一把黃油絹銷金雨繖一把

扇 商高宗有雉雉之祥章服多用翟羽周王后夫人有雉羽扇漢乘與服之宋孝武時詔王侯鄭翁不得用雉尾演繁露云今人呼乘與所用扇為掌扇殊無義蓋障翁之訛也凡扇言障取遮蔽為義以扇自障通上下無害但雉尾飾之即乘與制度耳 國朝有朱團扇紅繡四方扇紅繡花扇各十把單龍扇紅黃各十把雙龍扇紅黃素扇紅黃各二十把壽扇二把

索扇 唐明皇時蕭嵩為相奏請天子升降俯仰衆人皆得見之非肅穆之容也凡朔望受朝備羽扇于殿上將出所司承旨索扇扇合上坐坐定去扇禮畢上將退又索扇如初又輦後曲蓋之篋兩扇夾之通謂之扇扇篋皆繡亦有銷金者即古華蓋也又翠蓋天子之羽葆也望翠華之歲疑見南都賦

輅 商曰大輅周制五輅金玉象革以飾諸未木

飾後漢加旗文晉兩廂加鷗翅亦謂鷗車 國朝鹵簿有玉輅大輅各一乘

馬輦 秦始皇始駕六馬記曰天子駕六馬春秋公羊亦云天子駕六疑周制也 國朝鹵簿有大小馬輦各一乘

步輦 隋制輦而不施輪以人荷之注云人牽為輦正義曰秦始皇去其輪而輿之漢代遂為人君之乘 國朝鹵簿有步輦一乘大涼步輦一乘

朝賀 凡正旦冬至前一日尚寶司陳設 御座于奉天殿及寶案于 御座之東設香案于丹陛之

南教坊司設中和韶樂于殿內之東西北向其日清晨錦衣衛陳鹵簿儀仗于丹陛及丹墀東西相向鳴鞭四人左右北向教坊司陳大樂于丹陛之東西北向儀禮司設同文玉帛案于丹陛之東金吾衛設護衛官于殿內及丹陛之東西陳甲士于午門外奉天門外及丹墀東西錦衣衛設將軍于奉天門外丹陛丹墀及 奉天門列旗幟于 奉天門外東西典牧官陳仗馬犀象于文武樓南東西相向欽天監設司晨郎報時位于內道東近北立糾儀御史二人于丹墀北東西相向內贊二人

于殿內外贊二人于丹墀北東西相向設傳制
宣制等官位于殿內東西相向鼓初嚴文武官具
朝服齊班于午門外鼓次嚴引禮引百官由左右
掖門入詣丹墀東西北向立鼓三嚴執事官詣
華蓋殿伺候內官跪奏 皇帝具衣冕陞座鍾聲
止儀禮司官跪奏各執事官行禮贊五拜禮畢贊
供事執事官各就位儀禮司官跪奏請陞殿 駕
興中和韶樂奏聖安之曲尚寶官捧寶前行導
駕官前導扇開簾捲尚寶官置寶于案樂止鳴鞭
報時雞唱曉對贊唱排班班齊贊禮唱鞠躬大樂
作贊四拜平身樂止典儀唱進奉大樂作給事中
二人詣同文案前導引序班舉案由東門入置殿
中樂止內贊唱宣表百官跪宣訖俯伏興唱宣表
展表官取表宣表官至簾前外贊衆官皆跪宣表
訖內外皆唱俯伏興平身序班舉表案于殿東外
贊唱衆官皆跪代致詞官跪于丹陛中致詞云具
官臣某等茲遇三陽開泰萬物咸新冬至則云律
應黃鍾日當長至恭惟 皇帝陛下膺乾納祐
奉天永昌賀訖外贊唱衆官皆俯伏興樂作四拜
樂止傳制官詣 御前跪奏傳制俯伏興山

禮部志

卷之十三

十五

陽春園

吳興

東門靠東出至丹陛之東西向立稱有制贊唱
衆官皆跪宣制云履端之慶與卿等同之贊唱
俯伏興平身樂止贊播笏鞠躬三舞蹈贊跪唱山
呼百官拱手加額曰萬歲唱山呼曰萬歲唱再山
呼曰萬萬歲贊出笏俯伏興大樂作四拜平身樂
止儀禮司官跪奏禮畢中和韶樂奏定安之曲
駕興尚寶官捧寶導 駕官前導至 華蓋殿樂
止引禮引百官以次出
聖節 凡萬壽聖節禮與前同但致詞云恭惟
皇帝陛下萬壽聖節臣某等誠懼誠忭敬祝 萬
萬歲壽不傳制
中宮朝賀 凡正旦冬至前期一日女官陳設 御
座于宮中設香案于丹墀之南其日清晨內官陳
設儀仗于丹陛之東西及丹墀之東西女官執
者立于 御座之左右陳女樂于丹陛東西北向
設箋案于殿東門外設班首位于中道之東西設
命婦拜位于丹墀北向設司贊位于丹墀東西設
司贊位于命婦班之北東西相向設內贊二人位
于殿內東西命婦至宮門外司贊引入就拜位女
官具服侍班如常儀尚宮尚儀等官詣內奉迎尚

禮部志

卷之十三

十六

陽春園

吳興

儀奏請陞座 皇后具服出導從如常儀作陞座
樂止司贊唱班齊樂作四拜樂止唱進箋女官二
人舉箋案至殿中樂止贊衆命婦跪內贊唱宣箋
目宣訖興宣箋女官詣案前宣訖興贊衆婦皆興
司贊引班首由東階升樂作自東門入至殿中樂
止唱衆命婦皆跪班首稱某夫人妾某氏茲遇履
端之節敬詣 皇后殿下稱賀內贊司贊同唱興
司贊引班首由西門出降自西階樂作至拜位樂
止贊拜樂作四拜樂止司言前跪將 旨由東門
至丹陛立稱有 旨司贊唱跪司言宣 旨云履
端之慶與夫人等同之贊興樂作四拜尚儀跪奏
禮畢命婦以次出

東宮朝賀 凡正旦冬至典璽等官陳設如常儀
東宮具冕服御文華門百官朝賀宣箋致詞云茲
遇三陽開泰萬物咸新敬惟 皇太子殿下茂膺
景福賀訖唱俯伏興平身宣 令云履端之節同
臻嘉慶俯伏興平身四拜樂止跪 啟禮畢
大宴 是日尚寶司設 御座于 奉天殿錦衣衛
設黃麾于殿外之東西金吾等衛設護衛官二十
四員于殿東西教坊司設九奏樂歌于殿內設大

樂于殿外立三舞雜隊于殿下光祿司官設酒亭
膳亭于 御座之東西設 御筵于 御座之東
西設群臣四品位于殿內之東西設群臣酒尊食
卓于殿外設五品以下位卓于東西兩廊司壺尚
食各供乃事引禮引羣臣至殿外東西相向立儀
禮司官跪奏請升座 駕大樂作升座鳴鞭樂止
鳴贊引文武百官四品以上由東西門入至殿中
橫班北向立五品以下官列于殿外丹墀北向立
樂作贊四拜樂止光祿司官進 御筵大樂作捧
案至 御前樂止進花樂作進訖樂止光祿司官
開爵注酒捧詣 御前進第一爵酒贊內外官皆
跪教坊司官跪奏進酒飲畢贊內外官俯伏興
作四拜平身樂止贊各就位序班隨進群臣卓
花樂作散訖樂止序班即進群臣盞第二爵酒教
坊司跪奏二奏皇風之曲樂作光祿司官斟酒
御前序班隨斟羣臣酒教坊司官跪奏進酒候
皇帝舉酒群臣以次舉飲訖樂止光祿司官進湯
鼓吹響節前導至殿外鼓吹止殿上樂作群臣起
立光祿司官進湯 御前群臣復坐序班即供辟
臣湯樂止教坊司官跪奏進湯樂作候 皇帝舉

節群臣次舉 皇帝進湯訖贊饌成樂止武舞入
教坊司跪奏平定天下之舞舞畢出第三爵酒教
坊司跪奏三奏春皇明之曲樂作進酒如前儀樂
止教坊司跪奏撫按四夷之舞舞畢出第四爵酒
教坊司跪奏四奏天道傳之曲樂作進湯如前儀
食畢教坊司跪奏車書會同之舞舞畢出第五爵
酒教坊司跪奏五奏振皇綱之曲進酒如前儀叙
畢教坊司跪奏百戲呈應舞畢出第六爵酒教坊
司跪奏六奏金陵之曲進酒進湯如前儀教坊司
跪奏八蠻獻寶進呈舞畢出第七爵酒教坊司跪
奏七奏長揚之曲進酒如前儀教坊司跪奏採蓮
隊子呈應畢出第八爵酒教坊司跪奏八奏芳體
之曲進酒進湯如前儀食畢跪奏魚躍于淵進酒
如前儀飲訖光祿司官收 御前爵序班隨收群
臣盞光祿司官進湯進大膳大樂作群臣起立進
訖復坐序班隨供群臣飯教坊司跪奏進膳食訖
贊膳成樂止光祿司官收膳訖教坊司跪奏百花
隊舞呈應畢出鳴贊唱徹案序班徹羣臣卓訖光
祿司官即徹 御案贊宴成群臣皆出席北向立
序班即徹群臣坐殿外官皆詣丹墀北向立贊鞠

躬樂作四拜平身樂止群臣分東西立儀禮司跪
奏禮畢 駕興大樂作鳴鞭百官以次出
中宴 禮同前百官一拜三扣頭酒止七爵
常宴 禮同前百官一拜二叩頭酒三爵或五爵而
止
貢獻 廣雅貢稅也上也鄭玄曰獻進也致也屬也
奉也皆致物於人尊之義也宋尚書禹別九州任
土作貢其物可以特進奉者曰貢盛之於筐而進
者曰篚若不常歲貢須賜命乃貢者曰錫貢故充
州獻貢漆絲青州獻貢鹽絺海物惟錯岱吹絲泉
鉛松怪石徐州獻貢惟土五色羽吹夏翟雉陽孤
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揚州獻貢惟金三品
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荊州獻貢羽毛齒革惟
金三品杞餘栝柏礪砥砮丹惟箇篚棗豫州獻貢
漆枲絺紵梁州獻貢璆鐵銀鏤砮熊羆狐狸織皮
雍州獻貢球琳琅玕兗州獻貢織文青州獻貢縹
絲徐州獻貢玄纁縞楊州獻貢織貝荊州獻貢玄
纁縞組豫州獻貢織纁縞揚州錫貢厥包橘柚豫州
錫貢磬錯荊州納錫大龜是也又周禮以九貢致
邦國之用一曰禮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

貢五曰財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旂貢九曰
物貢是也獻者謂貢能錫貢之外所進奉者也禮
記曰獻車馬執綏獻馬者執勒獻人房者操右袂
執琴瑟者上左手獻几者拂之獻杖者執其末此
其制也

彙識畧十三卷終

彙識畧

卷之十三

二十一

陽春園

補正

彙識畧十四卷

崇陽吳楚材國賢編 蒲圻任文定兆麋校
仕進部

賓興 賓敬也興舉也三物六德六行六藝也成周

鄉舉里選之法合閭族州黨之人行鄉飲之禮用

賓客之儀以興舉之書其氏名於簡冊之中獻所

書於天府是為賢書即今試錄王拜受之王制命鄉論

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

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

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

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辯論官材論進之賢

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按後世取

士雖不用此制而鄉貢士進士之名出於此

科舉 國朝洪武三年為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

德之士務在經明行脩博古通今中外文臣非科

舉者毋得與官十七年頒科舉程式凡三年大比

子午卯酉年秋鄉試辰戌丑未年春會試士各專

一經

三場 前漢貢士射策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有

欲射者隨其取得而釋之梁陳尚詞賦唐初并

試雜文玄宗舉人問策外更試賦并雜文貼經為
三場試按雜文即今論宋神宗始罷諸科分經義詩賦以
取士後世經義始寶祐四年博學宏辭二月十二
日試第一場制記各一首十三日試第二場表銘
各一首十四日第三場序頌各一首 國朝鄉會
二八月俱以初九日為第一場試四書義三道五
經義各四道十二日為第二場試論一道詔誥表
內科一道判語五條十五日為第三場試策五道
燒燭 唐勅進士引試早入晚出試雜文並點門入
省經宿就試連夜以燭三條為限不許更續後因
禮部奏乃始達旦也唐詩三條燭盡更初動蓋達旦今制初末二場各給燭二條中場給一條宿場者開卷多堂貼不錄以防弊
印卷 後唐明宗勅舉人試前五日納試紙用中書
省印印訖付貢院 國朝鄉試卷用各省布政司
印會試卷用禮部印
編號 宋祥符中試前一日貢院始出榜曉示逐人
排坐位處所謂之坐位榜亦謂混榜 國朝鄉試
為席舍圖用紙裝二軸圖東西坐行以千字文編
號注各生姓名鄉貫經書會試亦同
鄉貫 唐玄宗勅諸州貢舉皆于本貫不得于所在

附貫 國朝鄉會試卷首書各生年甲籍貫三代
近日冒籍之禁尤嚴而黠者往往犯禁
印題 宋仁宗親試進士于崇政殿內出三題摹印
以賜太中祥符元年清明象天賦仍錄題解摹印
示之景祐後既摹印不許上請 國朝鄉會殿試
題紙皆摹印遍賜
彌封 唐武后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會試日自糊
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宋貢舉發解皆用其事曰彌
封 國朝鄉會試場內俱設彌封所委官以主之
謄對 彌封之後送謄錄所發書手抄謄始猶用生
儒謄寫後作弊端故改用書手謄完送對讀所生
員對正然後封墨卷止將硃卷校閱近日將硃墨
二卷解部
黃紙 本朝廟諱親王名諱經生作文依例迴避惟
二名不偏諱三場畢送受卷所交收
巡綽 宋雍熙二年詔禮部引試分差官廊下察視
勿容私自授受初以檢視九經諸科至景德中為
巡試鋪天聖中始有巡鋪官 國朝鄉會殿試皆
用武職為巡綽官
監門 宋雍熙二年詔禮部試九經諸科輪番差官

二人在省門監守此試院監門之始也 今制鄉試以御史稱監臨官按察司監試官會試則御史稱監試官貢院事無大小悉掌之御史

知舉 隋唐貢士皆考功主試開元中考功員外郎

李昂為舉人詆訶玄宗以員外望輕遂移貢舉于禮部以侍郎主之 國朝鄉試巡按御史監臨布

政司官提調會試則禮部堂上官知貢舉提調則

儀制司

會試 國朝北京會圍始于永樂乙未洪熙元年定

南北中三卷以取士

程文

洪武十八年會試止錄士子姓名鄉貫而未

刻程文錄文自二十一年始也丘文莊云正統景

泰以前所刻程文皆士子親筆有司稍加潤色耳

近日多是考官代作甚至舉子無一言於其間殊

非設科之本意萬曆乙酉用言官之請始復此制

云

解額 先是取人無額宣德改元始醵定額兩京十

二藩貴州附雲南各隨地產以差多寡後兩京各

增至一百三十五庚子湖廣增至九十丁酉貴州

自開科取三十五而浙江江西福建各九十河南

山東四川陝西各八十廣西山西各七十雲南

十俱為定式自正統壬戌以來舊額量增而會試

則加以半禮部試臨期取旨遂為定制

考官 科場舊制分簾內外以隔絕交通之弊簾內

考試官主之簾外監試官主之提調官兼總內外

取人刻文則考官事也兩京及會試皆出自 朝

命鄉試則御史聘外省教官萬曆乙酉仍遣京官

而府州縣官亦與焉

設衛 通典云武德以來禮部閱試之日皆嚴設兵

衛存棘闈之搜索衣服譏調出入以防偽濫焉故

貢院謂之棘園事畢謂之徹棘

放榜 撫言云進士榜頭立黃紙四張以穗筆淡墨

書禮部貢院四字按李紆放舉人榜令吏王景方

醉以穗筆染不能加墨迫明方覺字體濃淡相間

反致其妍自後遂為故事 今制鄉試用布政司

會試用儀制司首云為科舉事中式舉人幾百幾

十名

舉人 方今舉士俗號舉人皆稱貢舉見唐薛登疏

宋嘉祐二年親試舉人凡與殿試者始免黜落

嘉祐二年親試舉人凡與殿試者始免黜落

嘉祐二年親試舉人凡與殿試者始免黜落

嘉祐二年親試舉人凡與殿試者始免黜落

此有扶書至祥符止許禮部胡景祐五年舉人
錢照寧始賜蘇紳父仲昌生紳十九年解人恩始
父子相識景德二年契丹犯河北特推舉人恩始
進士名見王制隋大業中始置進士之科國朝
天下舉人會試禮部中式猶稱中式舉人殿試始
賜進士
殿試武后天授元年策問貢士於洛陽殿殿前試
士自此始臨軒策士則倣漢武帝親策賢良方正
策問也其供事讀卷等官俱載登科錄
恩榮三月十五日早諸貢士赴內府殿試上
御皇極殿親賜策問三月十八日早文武百官
朝服侍班是日錦衣衛設鹵簿于丹陛丹墀內
上御皇極殿鴻臚寺官傳制唱名禮部官捧黃
榜鼓樂導引出長安左門外張掛畢順天府官用
傘蓋儀從送狀元歸第十九日賜宴于禮部宴畢
赴鴻臚寺習儀二十一日賜狀元朝服冠帶及進
士寶鈔二十二日狀元率諸進士詣先師孔子廟
行釋菜禮禮部奏請命工部於國子監立石題名
龍虎榜唐歐陽詹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群王涯聯
第進士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今鄉會榜稱之取
風雲義也

試錄鄉試錄舊例進呈令翰林評駁成化十四年
申定格例行之至今洪武甲子鄉試乙丑會試初
為小錄然惟列董事之官試題及中選等第前後
有序永樂以後始定其制各省教官前後二序以
兩京為法也然兩京序文稱臣獨與會試同云
宋王棟賸錄錄云國初進士期集以甲次高下
率錢刊小錄事遊燕或富而名次平所出無幾或
貧而名次高至於假巧熙寧六年三月庚申詔賜
進士及第錢三千緡諸科七百緡為期集費一時
歆豔以為盛事次舉熙寧九年三月戊寅集費甫
奏罷期集錢止賜錢造小錄及第五百千諸科二
百千而遊燕之費復率錢為之至元祐三年三月
甲戌詔復增進士錢百萬為酒五百元為期集費相
仍至今定為千七百緡而局中凡所率錢皆以日
錄為名而同年得與燕集者無幾又為職事者日
均不與職事者出錢而所得絕不加不沾盆勺無
乃大不
泥金唐新進士及第以泥金貼子附家信謂之泥
金信又歡宴謂之燒尾云魚躍龍門必雷燒其尾
乃成龍又虎化為人惟尾不化須為焚除乃成人
又新舉入群多觸必火其尾乃定大率謂人之初
蒙除授必樂飲乃成榮也
狀元世謂之鼎元又謂龍首一甲三名謂之天選
雖吏部亦無統屬相見則入其後門又瓜提一對
黃傘送歸第順天府送歸第俗曰遊街彭文憲公
記云予饒

俾及弟同陳緝熙岳季方正謝恩後即請閣下拜先生特曹公孫陳公諸苗公義高公教俱以侍即燕輪林學士遂留平飯酒饌隨光祿所供不增設諸先生笑曰此是本院故事儒官清談只知此一月後本院自學士下至九品皆出資置酒于後堂學士列坐于上予三人請坐前之左侍講坐前之右餘皆旁坐謂之慶狀元公宴之咸又諸衙門所無次月予三人同回席予出崇信于二同年亦循舊

榜眼 名次于第一人居第二謂一榜之眼也宋朝

舉三元者三人我朝三九惟商文毅一人亦有本

擬第一而偶因拆卷或真之次列者如永樂甲辰

初擬孫日恭為第一 太宗謂此乃暴字也及見

邢寬二字甚喜親擢為第一以丹書其名于榜首

擢

藏畧

卷之十四

陽春園

前此未有丹書名者寬江北人也

探花 進士杏園初會謂之探花宴以少俊一人為

探花使遍遊名園世謂之探花郎

分甲 宋太平興國九年進士始分三甲自是錫宴

瓊林苑 今制一甲三名賜進士及第狀元授翰

林脩撰榜眼探花授編脩二甲賜進士出身三甲

賜同進士出身分送九卿衙門觀政以次授官

館選 進士間選為庶吉士隸翰林院命學士等官

教之學業成者除翰林官其後二甲編脩三甲檢

討蕪科道部屬官起于永樂間命學士解縉等選

新進士才識英敏者俾就文淵閣讀中秘書於是

選曾榮等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

貢士 周禮天司徒邦國舉賢者于王則貢舉之始

也唐武德初諸州號明經俊秀州縣試取合格者

每年月隨方物入貢武后時劉承慶疏請貢人列

方物之前從之 國朝令各府學每歲貢一人州

學三歲貢二人縣學二歲貢一人成化二年從太

衛學每歲貢一人以先入學者提學試而充之清

又有選貢恩貢五文在云漢武帝令博士弟子試

其後唐有學館生徒宋有三舍之制今世歲貢生

員禮部奏於奉天門下試中送國子監肄業倘資

送吏部選用

計偕 漢元光五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

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計謂上計簿也偕謂

每歲郡國有上計之吏命與偕來也五文在曰今

即以五經四書即此習先聖之術終場策士以特務

給即此明當世之務即貢舉人赴禮部者給脚力唐

行卷 唐人舉進士必行卷者為緘軸錄其所著文

以獻主司也其式見於李義山序

下第 唐世舉人呼已第者為先輩自目則曰前進

士俱捷謂之同年列姓名于慈恩寺謂之題名籍

而入選謂之春闈不捷而醉飽謂之打盹燥又龍

門不得過膝點額又梁試進士不中程者飲以墨水

武舉 唐武后長安二年始置武舉準明經進士貢

舉例送其制有長檠馬射步射簡射又有馬槍剋

關負重身材之選今制三年一開科皆鄉會試之

箭十二日二場步箭十五日三場試論一道德二

道會試兵部請命如兩京鄉試之例正德三年始

刻錄前後有序賜會武宴一如文試又唐郭子儀

以武舉異等補左衛史後為大臣身繫天下安危

薦舉 戴記云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

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知九錫不貢士一則

黜爵再則黜地三而黜爵地畢矣白虎通曰貢士

善者也天子聘求之者貪義也又趙武薦位其無

人於其君及武之泥也四十六人皆就賓位其無

稱德者若此又為白屋之士皆舉者六十家今世

所部官三十餘人陳諸吏治狀而願連坐故奉使

辟舉 漢自詔舉之外其府寺郡國屬吏皆令自辟

故河南守吳公召賈誼致門下孫寶明經張忠辟

寶為屬楊震辟杜喬胡廣辟李膺至宋猶然司馬

光作通鑑英宗命置局秘閣以其所系賢者劉攽

文字除秘書省 裁帖 通典開元中舉行課試之法帖經者以所

經掩其兩端中間惟開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

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為通此

白樂天類書所名六帖也六帖云取中帖之數以

名其書期於必遂中選也

吏員 周官府史胥徒即今吏員所謂庶人在官至

秦秦儒儒崇吏漢因之始有試吏入仕之途若路溫

群吏趙禹為佐史之類國朝吏員在外藩憲衙

府川縣以六年三年為滿限至部分撥在內諸司

叙用三年為考依資格 任子 即今官生 祖宗雖有定數然皆出自恩典

或與或否近年三品以上子孫入監方有定例其

功世襲者卷之十四 十一 陽春園

納粟 漢武令入粟縣官拜爵得以除罪今援例入

監老疾收贖蓋本于此特發二十萬與河南太守

召拜為中郎又直武功 赴任 瓜時而往及瓜而代見左傳賜辦裝錢見漢

書賜縣令錢三萬與三臺祖餞治裝一月見百官

志 須知 會典凡除授官員於吏部給憑就行關領到

任須知前去本衙門到任務要照依須知內條款

事例逐一遵守施行毋得視為文具 勅諭授職

到任須知云志人未官不可不知受任應行之事
但肯於問中先知到任須知明白為官之道更有
何加若提此綱領舉是大意如推之諸事無有不
知辦與不辦若人懶於觀是綱領雖是聰敏過人
官為之事亦不能成若能善讀勤觀則永保祿位
事不勞而疾辦此書所載學生及野人輩皆可預
先講讀以待任用且五經四書諸身治之道有
實為官之要機熟讀良故茲已講習此書雖俗
不許邪移八承行事務九制書榜文六吏典七吏典
所屬倉場庫務十二條官頭四十三會計庫十一
四各處課稅十五魚湖十六金銀場十七審計十
八鹽場十九公解二十條官房屋二十一書生員
職職卷之十四
數二十二者宿二十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二十
四官戶二十五境內儒者二十六起減詞訟二十
七奸間不法生理二十八祇禁弓兵二十九犯法
各房吏報須知式樣九新官到任其先任首領官
六分給依式樣文冊從實開報如有隱漏不實
及故不依式樣文冊從實開報如有隱漏不實
該吏各以違制三年方而府州縣官朝覲各以
所治項知之事造冊以獻于朝六部都察院行查
考課丘文莊曰本朝以百官考課之法屬之吏部
內外官皆以三年為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始
行黜陟之典是則有虞之制也官滿者則造為牌
冊備書其在任行事功績屬官則先考於其長書

其最目轉送御史考核焉亦書其最目至是考功
稽其功狀書其殿最凡有三等一曰稱二曰平常
三曰不稱既書之引奏取旨令復職六年再考
亦如之九年通考乃通計前二考之所書者以定
其升降之等其立法之簡而要詳而盡漢唐以來
所未有也其以御史考核即漢宣命御史考殿最
也書以考語即唐入第其善最也稽其牌冊引以
奏對即宋人之引對磨勘也
善最近侍選司考校禮官樂官判事宿衛督領法
監掌校使也官倉庫庫官軍將政教文吏糾正句檢
防磨考功法又也善德義有聞清謹明若公平可
職職卷之十四
攝職六帖云燕人之職孔子為魯司寇攝政七日
誅少正卯
換官母丘儉為鎮南將軍令豫州刺史諸葛誕對
換即今制調任也
遷除漢書音義云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
聘召荀子聘人以圭聘士以璧召人以瑗又勸駕
趣裝蒲輪玄纁羔幣束帛並見史
朝會周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
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舜群后四朝禹玉帛嵩

國

顧問 詞林記云侍從文學之臣論思獻納自漢已

然至唐始設翰林以言語文字備顧問因有天子

私人與內相之目而待制輪對有非諸司所敢望

者 國初儒臣雖布衣皆得備顧問及置本院凡

上御殿閣樓門并出入禁禦無不從游又定為入

侍制也奏事即宋之輪對也又入閣者唐世奇日

視朝為入閣蓋乘與御紫宸殿殿在內故換伏入

寓直 宋真宗咸平初置翰林侍讀擇老儒耆德設

直廬於秘閣更直侍講讀訪問或至中夕 今遂

置識署卷之十四 陽春園

奉使 周官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風俗通云周

月遣輜軒之使持節與代方言還奏之永歲秘室漢

舊儀本望書使者乘駟傳其驛駒也三騎行日夜

千里為程又往曰奉命未曰復命一曰報命又皇

輪覽詩又天文志天節星主奉使又執圭持斧埋

惟白蓋並見初學記

休假 急告寧皆休假名也釋名曰急及也言操切

之使相逮及也李斐漢書曰告請也言請休謁也

寧安也告曰寧也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

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者也賜告者病滿

三月當見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印綬將官屬歸家

理疾至成帝時郡二千石賜告不得歸家自馮野

王始也休謁亦曰休漢律吏五日得一休沐言

賤更 漢書注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賤更有過更古

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為之一月一更貧者欲得顧

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一月二十是謂賤更天

下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徭戍也

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

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為過更

謫罰 書牧諸四裔六帖緩死申恩徙於瘴癘又投

荒左遷逐臣遷客離騷注俟罪荒陬

閑退 楚辭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脩吾初服又製

芰荷以為衣集芙蓉以為裳詩人類以棄官歸隱

為高而謂軒冕榮貴為外物然鮮有能踐其言者

故韋丹與僧靈徹為忘形之契寄徹詩云王事終

生舟舟只如雲已為子午歸休計五老峯前必共

論徹訓詩曰年老心閑無外事綠衣草坐只樂身

何曾見一人蓋樂之也

遺愛 子產古之遺愛見左傳亮州人為宋遊道生

立祠堂像題曰忠清君劉陶病免順陽長人曰思

我劉君何時復來見六帖廣人為宋璟立遺愛頌

璟請禁止又羊祐何武

致仕 曲禮七十曰老而傳注傳家事任子孫又大
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 會典
云 國初官員凡以理致仕者 朝廷待以優禮
與見住同又有陞秩給俸 賜勅之典其後大臣
致仕或給驛還鄉或命有司歲撥人夫月給食米
有差其尤寵異者或賜勅或加賜白金文綺或又
官其子孫皆 特恩云

隱逸 肥遯遯世見易考槃見詩班嗣曰漁釣於一
壑則萬物不干其志栖遲于一丘則天下不易其
樂逸士傳巢父堯時隱人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
上故人號為巢父堯之讓許由也以告巢父巢父
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非吾友也乃擊其膺而
下之許由悵然不自得乃遇清冷之水洗其耳拭
其目曰嚮者聞言負吾友遂去終身不相見樊仲
父牽牛飲之見巢父洗耳乃驅牛而還耻令牛飲
其下流也又枕流欲浣其耳漱石欲礪其齒又處
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見史東方曼倩陸沈金馬
流其至無所底止有所謂通隱者何點也者許
傳充隱者皇甫希之也見相玄傳黃非隱士者本
家也仕蜀好捕鯨魚蜀有虎意當世見本傳詳佚
也舉進士不調始隱終南有虎意當世見本傳詳佚
逸士者前見本傳

國朝貢舉

洪武四年辛亥陶凱潘廷堅為主文官取俞文仁等百
進士是年一甲第一名校禮部員外
即二名吏部主事三名校禮部員外
十八年乙丑朱善昂錢為考官取黃子澄等四百七
士一甲
俱備撰
二十一年戊辰陳宗順為考官取施顯等九十九名
一甲第一名校禮部員外
元得八人教有司立坊牌故坊上特揭 聖旨二字
下坊牌之始也見襄陽志 朝天
二十二年辛未賜許觀等三十一人 廷試
四十年甲戌張信耿清戴德吳等進士
二十七年甲戌張信耿清戴德吳等進士
三十一年丁丑劉三吾白信福為考官取宋琮等五十
一士北士被黜者言不公命張信再考覆閱取六十
劉進士前考官
三十一年庚辰董倫高勉志為考官取吳溥等一百一
永樂二年甲申解縉黃淮為考官取楊相相等四百七十
士以後一甲第一名校禮部員外
例第一甲第一名校禮部員外
年丙戌王達楊溥為考官取朱縉等二百二十人
榜殿試賜周翰等三人進學翰林餘俱付吏部除
學官宣德間周翰等三人進學翰林餘俱付吏部除
七年己丑黃賜等進士
十一年壬辰楊士奇金幼孜為考官取林誌等一百人
廷試賜馬鐸林誌王鈺等進士

宣德二年	丁未	謝建等一百名	宣德二年	丁未	謝建等一百名
正統元年	丙辰	王直等一百名	正統元年	丙辰	王直等一百名
四巳未	王直等一百名	四巳未	王直等一百名	四巳未	王直等一百名
七壬戌	王直等一百名	七壬戌	王直等一百名	七壬戌	王直等一百名
十乙丑	王直等一百名	十乙丑	王直等一百名	十乙丑	王直等一百名
十三戊辰	王直等一百名	十三戊辰	王直等一百名	十三戊辰	王直等一百名
景泰二年	辛未	王直等一百名	景泰二年	辛未	王直等一百名
五甲戌	王直等一百名	五甲戌	王直等一百名	五甲戌	王直等一百名
天順元年	丁丑	王直等一百名	天順元年	丁丑	王直等一百名
四庚辰	王直等一百名	四庚辰	王直等一百名	四庚辰	王直等一百名
七癸未	王直等一百名	七癸未	王直等一百名	七癸未	王直等一百名
會試甲申	三月十五	會試甲申	三月十五	會試甲申	三月十五
成化二年	丙戌	王直等一百名	成化二年	丙戌	王直等一百名
丙戌	王直等一百名	丙戌	王直等一百名	丙戌	王直等一百名

弘治三年	庚戌	王直等一百名	弘治三年	庚戌	王直等一百名
三丁未	王直等一百名	三丁未	王直等一百名	三丁未	王直等一百名
二十甲辰	王直等一百名	二十甲辰	王直等一百名	二十甲辰	王直等一百名
十七辛丑	王直等一百名	十七辛丑	王直等一百名	十七辛丑	王直等一百名
十四戊戌	王直等一百名	十四戊戌	王直等一百名	十四戊戌	王直等一百名
十一乙未	王直等一百名	十一乙未	王直等一百名	十一乙未	王直等一百名
八壬辰	王直等一百名	八壬辰	王直等一百名	八壬辰	王直等一百名
五己丑	王直等一百名	五己丑	王直等一百名	五己丑	王直等一百名
十二巳未	王直等一百名	十二巳未	王直等一百名	十二巳未	王直等一百名
十五壬戌	王直等一百名	十五壬戌	王直等一百名	十五壬戌	王直等一百名
十八乙丑	王直等一百名	十八乙丑	王直等一百名	十八乙丑	王直等一百名
正德三年	戊辰	王直等一百名	正德三年	戊辰	王直等一百名
六辛未	王直等一百名	六辛未	王直等一百名	六辛未	王直等一百名
九甲戌	王直等一百名	九甲戌	王直等一百名	九甲戌	王直等一百名
十二丁丑	王直等一百名	十二丁丑	王直等一百名	十二丁丑	王直等一百名
十五庚辰	王直等一百名	十五庚辰	王直等一百名	十五庚辰	王直等一百名
嘉靖二年	癸未	王直等一百名	嘉靖二年	癸未	王直等一百名
嘉靖二年	癸未	王直等一百名	嘉靖二年	癸未	王直等一百名

士	五 丁丑	張四時行為考官取馮夢龍等三百
年	庚辰	中時廷試賜沈懋學張嗣輔會朝節等進士
年	癸未	余有丁許國為考官取蕭良有王廷機等進士
年	丙戌	王錫爵周子義為考官取袁宗道等三
年	己丑	許國玉弘謨為考官取陶望齡等三百
年	壬寅	吳道南陶望齡
年	乙卯	楊春園

不知其所以然也。漢人則以篆之末有執制者比秦
得之矣。由是而論。則漢人亦未嘗不有執制者。比秦
就二分也。行之。此論一洗。漢人亦未嘗不有執制者。比秦
沈氏云。古人以散筆作練書。謂之散筆。近歲蔡
君謨又以散筆作草書。謂之散筆。或曰。飛草其法
皆生於飛。白草草古練之變也。行草今練之變也。
芝旭草又行草之變也。行草有二。有真帶行者。如
右軍蘭亭。霜寒來禽。官奴之類。是也。正行配者。如
晴晚。復是也。

法帖 王羲之蘭亭帖自謂有神助。留付子孫。此法

帖之始也。宋太宗摹漢晉梁唐陳帝王諸人蒼頡
至羲獻書名淳化閣帖。頒刻于潭州。名潭帖。翻刻
于泉州。名泉帖。又有增入別帖者。名絳帖。汝帖。皆

張鑑書 卷之十五 陽春園

因於此 陶九成載諸帖始末云。太清樓者徽宗

建中靖國間。出內府續所收書。令刻石。即今續法

帖也。大觀中。又奉旨摹搨歷代真蹟。刻石於太清

樓。字行稍高。而先後之次。與淳化則少異。其間數

帖多寡不同。卷末題云云。乃蔡京書也。而以建中

靖國續帖十卷。易去歲月名。街以為後帖。又刻徐

過庭書譜及貞觀十七帖。總二十二卷。為大觀太

清樓帖。絳帖者。尚書郎潘師旦以官帖摹刻於家

為石本。而傳寫字多謬舛。世稱為潘駙馬帖。其次

序卷帖。雖與淳化不同。而實則祖之。特有增益耳。

後潘氏拆居分而為二。絳州公庫乃得其二。補刻

餘帖。名東庫本。遂卷遂段。各分字號。以日月光天

德等二十字為次序。後避完顏亮諱。於庚亮帖內

皆去亮字。右邊轉筆。謂之亮字不全本。又有新絳

本。北方別本。武岡新舊本。福清烏鎮。彭州資州本

本。前十卷等類。皆絳帖之別也。潭帖者。慶曆中。劉

丞相帥潭。日以淳化官帖命慧照大師希白摹刻

不置。郡齋增入。傷寒十七日。王深淵真卿法帖。而

不同。歲月亦異。中間謬誤甚多。潭帖之別。則有劉

丞相私第本。本長沙碑。近刻本。三山本。蜀本。本

次莊以閣帖十卷摹刻。藏魚。即能。江帖也。元祐間。刻

文慶元中。四川總領補安。傳入。又重摹。於利州。點江

聖院。後有湯世。重摹。本。此。本。校。諸。增。最

福清李氏本。劉後村云。閣帖為祖。絳帖次之。臨江

又次之。潭。又次之。武岡。又次之。大觀。尤妙。

書篆 蔡邕見鴻都門匠人施墨。第遂創意。為飛帛

書。唐李向工草。隸。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紫髮然。世

號連綿書。張伯英謂之草聖。崔瑗謂之草賢。索靖

草書。婉若銀鈎。飄若驚鷗。司馬承禎別為一篆名

金剪書。漢詔板象形。鵝頭。蚊脚。唐李陽水窮八篆

室。隔一千年。與秦斯相見。號為筆虎。應用善寫。細

字一錢上。寫心經。粒麻上。寫國泰民安四字。長沙

僧懷素自言得草聖三昧鍾繇見蔡邕筆法推留
嘔血衛夫人見王羲之書流涕曰此子必救吾名
虞世南學書於智永歐陽詢學書於羲之衛瓘得
伯英之筋索靖得伯英之肉王逸少如烟霏霧結
鳳翥龍盤鄭虔如風送雲收霞催月上三品則神
妙能五字則極抑鉤格抵此學書之大畧也
鍾繇書如雲鵲游天群鳥戲海王羲之書如龍跳
天門虎卧鳳閣張芝如漢武好總盧欲控紫雲
骨氣洞達如有神氣蕭子雲如危風阻日孤松一
枝羊欣如大家婢為夫人舉止盪然終不似真工
歌之如河間少年皆悉此說索靖如飄風忽舉驚
鳥乍飛王僧虔如王謝子弟之奕自有一種風流
象相如深山道士
見人便退縮善所
法書 天下法書自諸集帖外其右碑宋榻猶有存
者古篆峒嶠禹碑石鼓文秦相澤山碑古隸則魏
受禪勸進表鴻都石經仲弓殷阮司空王純逢童
碑陰耿氏鐙巴官鐵盆武氏石室像贊何軍開道
太山孔宙耿球蔡湛魯峻陳永州輔楊履楊震劉
寬劉熊張遷景君武班西嶽華山梁鵠孔廟諸碑
隸兼分者蔡邕夏承碑分蕪篆者皇象天發碑小
楷褚河南陰符柳誠懸度人真書 蕭誠開善法師
興國寺史陵為廟虞永興夫子廟堂歐陽率更
成醴泉結漢恭公化慶寺皇甫府君于蘭臺道因
情河南孟法師張長史郎官壁題額魯公多寶塔元
次山墓碑宋文貞碑及碑側記東方畫贊梁廟茅

山八關并功德千保葉淮少林蕭誠南敬真君張
從中茅山柳誠懸云秘塔後東林寺慧慈教西平
王諸碑行書陳仁聖教神河南林寺慧慈教西平
岳龍寺碑漢將軍聖通寺法華寺額雲公書北海
皇龍州伯父季明經文王結清源公碑草書唐文
皇真草來法師千文皆灼灼有
諸真草來法師千文皆灼灼有
名者也餘詳見蔡苑危言附錄
畫 一作續事又作繪書以五采彰施五色周禮設
色之工謂之畫又書于欲觀古人之象云 又左
傳五色比象又丹青又心匠又目想心存南齊謝
赫曰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
曰傳神寫真六曰骨法以下五端可學而能氣韻必在
生知也宋劉道醇曰畫有六要六長氣韻神力一
生知也宋劉道醇曰畫有六要六長氣韻神力一
有澤四要也去來自然五要也師學含括六要也
兼南求筆一長也神氣求力二長也細巧求力三
長也任性求理四長也無墨求染五長也平畫求
長六長也既明此六要又審彼六長自然神氣
郭若虛曰畫有三病皆病皆病皆病皆病皆病皆
病全虧取與狀物平偏不能圓渾二曰板刻謂筆
行不心手相與向背不周生圭角三曰結謂筆
畫有十二忌一曰水無源二曰無景三曰無物
山無氣脈四曰水無源五曰無景六曰無物
無出入七曰石無止八曰無景九曰無物
繼後十曰樹石無止十一曰無景十二曰無物
設色無法又辯古畫在用筆
難易 顧愷之云畫人最難次山水次狗馬若畫閣
一定器耳又韓子云狗馬難鬼神易
源流 名畫記云畫者數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

徵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有昔龜宇効靈龍圖呈
寶自巢燧已來皆有瑞迹至庖犧發於榮河黃帝
得於溫洛中 倉頡狀焉今分為三古以漢魏三
國為上古則趙岐劉眾張 諸葛亮等以晉宋為
中古則明帝荀勗顧愷之景秀等以齊梁北齊後
魏陳後周為下古則姚曇謝赫張僧繇顧野王等
隋及唐為近代則董伯仁范長壽閻立德等
迹簡而意淡顧陸之流是也中古之畫細密而情
微於道玄成於李思訓父子樹石之狀妙於李
始於張通又若王右丞之深重楊僕射之奇瞻王
率之巧密劉商之取象又近代之畫繁而求備
今人之畫錯亂而無旨象工之迹是也又人物以
經史 晉顧愷之陸探微張僧繇北齊楊子華隋董
仲仁展子奇唐吳道子鄭虔皆名畫顧陸張吳為
正經楊鄭董展為三史餘畫為百家見名畫記
三祖 晉以來顧長康張僧繇陸探微所畫通神為
畫家三祖見談實錄餘詳見張彥遠歷代名畫記
宣和畫譜
畫品 宋鄧椿云自昔鑒賞家分品有三曰神曰妙
曰能三品之外更增逸品自唐朱景真按花鳥以
徐熙為神黃荃為妙唐之人馬韓幹固灼灼矣人

不如周昉馬不如曹霸陳闕也宋花鳥最著者黃
荃父子然遠不如徐熙也虎最著者包鼎然遠不
如趙逸卓也文與可畫竹是竹之左氏也 國朝
王孟端夏仲昭可入能品趙孟頫吳鎮黃公望王
蒙元四大家也 明興善丹青者何啻數百家惟
戴文進為第一
筆 釋名述也謂述事言之也博物志舜造筆又云
蒙恬造按尚書中候玄龜負圖出周公授筆以時
文寫之曲禮云史載筆則秦之前已有筆矣故說
文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拂秦謂之筆
彙編 卷之十五 陽春園
厄言云舊傳蒙恬始為筆或曰非也周公綏管夫
子絕筆或曰當時用漆書竹簡有點畫而無ノノ
蒙恬始為兔毫也古今注云自古書契以來便應
有筆恬作秦筆爾或又曰恬作筆柘木為管以鹿
毛為柱羊毛為被所謂蒼毫非兔毫竹管也又博
物志恬為筆以狐狸為心兔毛為副心即柱也其
不同乃爾昌黎毛穎傳亦博物志又右軍所著筆
經畧云諸郡毫惟中山兔肥而毫長可用先用人
髮抄數十莖構青羊毛并兔毫裁令齊平以麻紙
裹枝根令治火取上毫薄薄布柱上令柱不見又

云世傳張之鍾繇用鼠鬚筆鋒勁強有鋒芒余未之信鼠鬚用未必能佳甚難得昔人用琉璃象牙為管重則墮矣近有人以綠沈漆管及鑲管見遺用之經年頗可愛翫右軍言故當第是時已失中原矣安能必得中山毫又記云右軍書蘭亭楔序用鸞蘭紙鼠鬚筆

博物志有帛僕毛筆嶺外少兔以雞雉毛作筆亦妙此即蘇長公所謂三錢雞毛筆又云蜀中石鼠毛可以為筆其名曰兔又人鬚作筆甚佳大抵皆不足論唯兔毫其次羊毛耳 太公陰謀有筆銘

彈賦

卷之十五

九

陽春園

書

云毫毛茂茂隔水可脫隔文不活于鱗取之余謂其言精而辭甚美然是鄧析以後語也毫毛茂茂是蒙恬以後事也必非太公作

筆附 漢制天子筆以錯寶為附毛皆以秋兔之毫官師路扈為之又以雜寶為匣廁以玉璧翠羽皆直百金

筆札 谷永與樓煩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見本傳

筆匣 漢末一筆之匣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隋珠文以翡翠此筆非文犀之楨必象齒之管豐狐

之柱秋毫之翰用之必有被珠綉之衣踐雕王之履見御覽

筆品 梁元帝為湘東王記錄銘賢忠孝全者以金管德行精粹者以銀管文章瞻逸者以班竹管今云三管

筆床 南朝呼筆管為床梁簡文帝設書幌下置筆床四管為一床見樹萱錄又東宮舊事有銅博山床

筆陣 王羲之筆陣圖云夫紙者陣也筆者弓稍也墨者鎗甲也水硯城池也

彈賦

卷之十五

十

陽春園

書

筆端 韓詩外傳君子宜避三端文士筆端武士鋒端辯士舌端

潤筆 蔡君謨為永叔寫集古目錄序歐以鼠鬚粟尾筆銅綠筆格等為潤筆正穆宗以為太清而不俗

化筆 書生謁李林甫云管文子後化為筆見開元遺事

筆虎 賈泉謂李陽冰篆見法書苑

筆冢 智永瘞舊筆頭數石號退筆冢

夢筆 紀少翁夢陸倕授以一束青鑲管筆其文大

進見青箱雜記江淹夢人與五色筆文日藻後夢

郭璞取去遂無佳句見本傳王珣夢人以大筆如

有大手筆事俄而為哀冊文見晉書李太白夢筆

忽生花自是才思瞻遠見遺事孫權夢北而天帝

筆諫 柳公權對穆宗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

知其筆諫也

筆名 中書君見毛穎傳毛元銳字文鋒封管城侯

見文嵩傳元魏臣古弼名筆頭一曰筆公又舍人

濡筆御史管筆班超投筆元白應制各有纖鋒細

毫之筆名毫雖並見合璧白樂天有雞距筆王隱

有筆銘王充著論衡戶牖置筆晉武賜張華麟角

筆魏武帝劉婕妤七月七日折琉璃筆王羲之得

雲先生先生遺以鼠鬚筆林

彤管 牛亨問彤管何也荅曰彤亦漆也史官載事

用赤管言赤心紀事也見古今注詩彤管有煒燁

云赤管也漢制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月賜赤管

大筆一雙盛吉為廷尉每斷囚持丹筆垂泣

筆賦 蔡邕傳玄作見初學記又梁徐摘詠筆詩郭

璞筆讚李尤筆銘字文材筆卦張羽筆對皆至正

時人見格古要論

筆封 薛稷為筆封墨曹都統黑水郡王表燕毛錐

刺史

紙 釋名砥也謂平滑如砥石也古者以縑帛依書

長短隨事截之名曰幡紙故其字從系貧者無之

或用蒲寫書則路溫舒截蒲是也至後漢和帝元

興中常侍蔡倫到故布擣抄作紙又其字從巾東

觀漢記云黃門蔡倫典作尚方所謂蔡侯紙是也

唐書云杜暹為婺州參軍秩滿歸吏贈以紙萬張

暹惟受一百時人嘆曰昔清吏受一大錢何異也

厄言漢和帝時中常侍蔡倫造紙故魚網作紙然倫

以前有紙按史稱蔡倫造紙注云小紙也又三補

故事 唐高祖太子初拜給亦紙縑有左子也造紙

又一百唐高祖太子初拜給亦紙縑有左子也造紙

又賜唐華造物志扶桑國出皮紙中國有紙

皮紙蜀中藤紙江南竹紙諸皮紙中國有紙

悉以乞謝安齊高帝王右軍會稽王有紙成式

在九江造雲藍紙又和東王為荆州上武帝紙成

幅人奉簡文紅綾二下番又云持送五色紙三萬

收吳越有溫州細紙給紙者謂後鳥程紙由華紙

向唐有登心堂紙細薄光潤為一時之甲古書皆

書將也見演繁露

左伯紙 與蔡倫同時伯尤精妙章誕仲將題鄴都

官觀奏曰若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燕此三具

又得臣手然後可成徑丈之勢

楮國公 薛稷為紙封九錫拜楮國公白州刺史統
領萬字軍畧道中郎將又毛穎傳謂之會稽楮先
生

好時侯 本傳云華陰楮知白字守玄亦曰文館書
吏

陟釐紙 王子年云南越人以海苔為之其理縱橫

表側漢人語訛謂之側理紙

衍波牋 蕭貴夢至宮庭有婦人授此紙乞官中曉

寒歌

生熟紙 唐人有生紙熟紙熟紙妍妙輝光生紙非

有喪不用退之送孟郊序用生紙寫言急不服擇

也

洪兒紙 姜澄十歲無紙乃燒糠煨竹為之澄小字

洪兒見童子神通錄又毛重有主人賞柳綿肝又

麥光紙見東坡詩又鴉青紙見山谷詩

藤角紙 范甯教曰生紙不可以作文書皆令用藤

角紙

桃花紙 楊炎在中書後閣用此糊窓塗以水油

繡花紙 蕭穎士少夢人授紙百番又琅玕紙見酉

陽雜俎

金花牋 明皇與貴妃賞牡丹李延年持賜李白

烏絲欄 宋毫間紙有織成界道又見霍小玉傳

布頭牋 取布頭機餘經不受緯者作紙名冠天下

吊刺溪 唐舒元興作吊刺溪藤文言今之錯為文

者皆天開刺藤者也又左思賦三都洛陽為之紙

貴

養紙 以芙蓉粉惜其色見文房寶飾

蜀箋 按成都古今記載其目曰深紅粉紅杏紅明

黃深青淺青深綠淺綠銅綠淺雲凡十樣又有松

花金沙流沙彩霞金粉桃花冷金之目蜀志王行

彊識畧卷之十五

陽春園

以霞光箋五百幅賜金堂令張續又有百韻箋幅

長可寫百韻學士箋短於百韻薛濤箋短可書四

韻又羅隱有鴈頭箋

墨 釋名晦也似物晦黑也漢官云尚書令僕丞郎

月賜瑜糜大墨一枚東宮故事給香墨四丸

墨精 陶家瓶餘事曰玄宗御案墨曰龍香劑一日

見墨上有小道士如蠅而行上叱之即呼萬歲曰

臣墨之精黑松使者也凡世人有文者其墨上皆

有龍眉十二上神之乃以墨分賜掌文官又陸士

龍九子墨祝婚者多子之義

太守 薛稷九錫拜玄香太守燕亳州楮郡平章事
松滋 本傳燕人易玄光字處晦封松滋侯又毛穎
傳陳玄又楊雄長楊賦墨卿

墨九 潘谷手山谷小囊墨曰天下之寶也出之乃
李廷珪墨又別有墨一丸乃谷少所作墨其藝之
精如此

墨帝 唐末易水李超與其子廷珪亡至歙州以其
地多松因留居以墨名家本姓奚江南賜姓李其
墨有劔脊圓餅面多為龍紋其雙龍樣者尤為佳
品又蔡君謨云

李墨能削木
隴識畧 卷之十五 十五 陽春園張應

石墨 陸雲與兄書云一日上三臺曹公藏石墨數
十斤今送二螺又九子之墨藏於松煙本性長生
子孫無邊

養墨 以豹皮囊貴乎遠濕

夢墨 王勃夢人遺以圓墨盈袖自是文章日進

蛾綠 煬帝宮女爭畫長蛾司宮吏日給螺黛五斛

雨墨 災祥集云天雨墨君臣無道譏人進

墨法 韋仲將墨方曰合墨法好醇烟搗訖以細絹

篩子缸中墨一斤好膠五兩浸松皮汁中榨江南
樊雞木皮也其皮入水綠色又下鷄子白五枚

珠一兩麝香半兩皆搗細後都合下鐵臼中搗三
萬杵不得過二月九月厄言云造墨之妙者魏無
過韋誕云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五季無過李廷珪
父子其墨浸水中三年不壞宋有潘一元有朱萬
初皆可貴也又龔公墨法祖氏墨法麻子墨法宋
徽宗蘇合烟墨法

硯 硯也可研墨使和濡也孔廟有石硯一枚蓋夫
子平時物作甚古朴見從征記昔黃帝得玉一紐
治為墨海焉其上篆文曰帝鴻氏之硯西城無紙
筆但有墨以瓦合或竹節即其硯俱見事類賦注

隴識畧 卷之十五 十六 陽春園張應

一云子路作晉人最重學書然未嘗擇硯蓋不自
研墨使人研之成漿乃以斗供故北齊試士其惡

濫者飲墨水一升 危言云黃帝有墨海漢天子用
魏武上雜物有錢銀參帶臺硯又參帶國硯晉武

賜張華于圓青錢硯華傳物志上之帝惡帝于
劉聰銀硯柳公權硯硯以青州石末為第一絳州

者次之後始重端硯款硯此及好事者用銅雀臺毛
為硯至有刻硯未與官硯者然皆不及端硯次之宋

高宗大端硯之有眼病也所取惟一片絳紫玉
結隣 唐李衛公硯名結隣言與結為鄰也
硯封 薛稷九錫拜離石鄉侯鐵面尚書使持節即
墨軍事又石虛中傳字居默拜即墨侯
端硯 斧柯山在大江南山行三四里即硯巖先至

者下巖上曰中巖又上曰上巖轉曰龍巖唐取硯

處

硯錄 唐彦猷著斧柯茶園將軍山同一溪惟斧柯

所得不過三四指一呵津滴瀝絕難得茶園次之

將軍又次之宋元下巖石色深紫襯手潤扣之聲

清遠有青綠暈圓小而緊謂之鸚鵡眼探於水底

最貴重皇朝山有自然圓石剖其璞得焉謂之子

石錄端石以紫為上歐

石眼 眼石須密溫潤端人謂石嫩則多眼凡青脉

必有眼有鸚鵡眼雀眼鷄眼猫眼景豆眼翠綠為

檀藏畧

卷之十五

十七

陽春園

上已上俱端硯

歙硯 羅紋山亦曰芙蓉溪十餘坑蔓延百里山沿

溪溪中殊魚石好事者相傳乃曰水中石羅紋舊

坑在寨頭即錢仙芝訪南唐林石故坑羅紋上坑

折門細紋理慢

龍尾 山在婺源東南南唐元宗時歙守獻硯薦工

李少微擢硯官又云石產水中極溫潤堅密聲清

清越婉若玉與他石不同色有蒼黑者有青碧又

羅紋石十二種眉子石十二種硯圖二十三種端

歙並同見硯譜已上歙硯

四統 李後主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石硯毛元

銳筆

三種 岩山西坑後磨西坑三當岩石之一後磨三

當西坑之一古人硯心多渦厚薄不同有薄如紙

者為利用

硯瓦 晉唐多用鳳池硯中如瓦四故曰硯瓦後世

而其名

洗硯 用蓮蓬或阜英清水半夏切平硯須日滌則

墨瑩

馬肝 漢武時卸支進馬肝石以和丹砂食之則彌

檀藏畧

卷之十五

十八

陽春園

年不饑以拭白髮盡黑此石亦可作硯有光起

鵝眼 黃黑相間鑒睛在內晶瑩可愛謂之活眼四

傍浸漬不甚精明謂之淡眼形體畧具內外皆白

勝死元勝無柳公權云水石其色青山半石其

色紫山蛇頂者其潤如鴉肝色者嘉其貯水處有

赤白黃色點者世謂之鴉鴉

硯石 玉硯西京雜記天子以丹石硯冰精硯

白石硯蔡州高麗硯紅絲石硯紅黃蘊玉石硯

石硯浮蓋紫金石硯青州不素石硯金雀石硯

金雀山黃石硯鳳凰硯味硯延平山洮石硯出臨青石硯

州唐石硯唐州紫色宿石硯州戎石硯金硯石武綠

通五鏡淵堅金精山人焦桐良材清者居士白
君奕燭柯仙客莫師剛知豐城隱居釋鑑無隱國
明上座子矢子勳翼國老人葉嘉清文王川先生
水函子方介石高士南丹師古香山道人見欣賞
八面而皆可書學者之贖也

簡說文牒也釋名書編也言間也爾雅簡謂之畢
魏書折簡召我劉向別傳云子孫書以殺青簡編
以縹絲繩風俗通曰殺青者直治竹作簡書之耳
新竹有汁善折蠹凡作簡者皆於火上炙乾之陳
楚間謂之汗汗者去其汁也按今用汗青字即此
又史記序殺青斯竟謂簡寫完也侯鯖錄載刊誤
云古無文刺惟書竹簡以代結絕謂之簡冊也魏
禪藏書

卷之十五

十

陽春園

補衡處士致名於紙是紙上題名投刺公侯自後
相承刺謁者見通名紙為門狀也釋名畫姓字於
奏上曰畫刺作再拜起居字其體使書盡邊下官
刺長書中央一行而下又有爵里刺書其官爵及
郡縣鄉里花書者宋人簡牘前起語處書名後結
語處即以花書代名走筆成妍狀如花葩不再出
名也又晉人書問允言信至或遣信皆指言為使
人也今人以書為信誤矣又廣雅策亦謂之簡春
秋序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然孔子云布
在方策注方版竹策也漢制封侯曰策則又與此

異蹟謂書版也釋云牘睦也身執之以進見所以
 為恭睦韓詩外傳誇謬之臣東筆操牘從君之後
 伺君過而書之又不同矣李涪刊誤云故出於晉
 宋兵革之間時國禁書疏非吊喪問疾不得輒行
 尺牘故草草之書首云死罪是違制令故也且效
 事論兵皆短而緘之貴易於藏隱見侯鯖錄札掛
 也編之如掛齒相比也晉郡國戶口黃籍皆用一
 尺二寸札又牒札也離龍云牒葉也如葉在枝也
 又校釋名曰版中有一大平廣也演孔圖云孔于作春秋
 天授演孔圖中有一大平廣也演孔圖云孔于作春秋
 經則又手板矣謝靈運有書札銘陽春園
 人感書有練素謝靈運有書札銘陽春園
 詩集詩集卷之十五
 論訪殊方俗為楊子雲好事者常錄其書云
 史訪殊方俗為楊子雲好事者常錄其書云
 書之錄之麗容象君子之取德載方矩而復規加文
 書泥
 檢校函檢皆從木類師古曰檢之言禁也削木
 施於物上所以禁閉之使不得輒開路也署謂題
 書其上也以顏言推之則檢者以木為函納書文
 其中而簽題其上自唐及宋匪檢皆其物也又漢
 書封禪玉檢金泥
 水滴器 西京雜記云晉靈公冢玉蟾蜍一枚大如

拳腹空谷五合如新玉以成滴硯傳玄水龜銘曰
 鑄茲靈龜休象自然雲曰原味有似清泉潤彼玄
 墨染此弱翰申情寫意纏縛群言
 十數 演繁露云古書一為式二為式三為式蓋以
 弋為母而一二三隨數附合以成其字今官府文
 書凡記數皆取點畫多者不可改換為茲本無義
 理如壹貳叁肆之類是也若拾捌玖則全無附並
 惟是參天之為三貳過之為二尚可附會而漢書
 以壹代一則一變為壹已久不在唐明皇以今文
 代古文也又什伯字互用而千百無有用阡陌者
 不詳始日何時王露云數窮於九九者究也至十
 也數
 陽春園
 卷之十五
 陽春園

卷十五卷終

彙識卷十六卷

崇陽吳楚材國賢編

龔衍材國銓校

武備部

軍兵 周禮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五人為伍古者兵隱于農無軍民之別自西魏始作府兵而其法雖備于隋唐亦有番次入則為兵出則為農至後周太祖乃刺其面給以廩食自是兵民始分也

太公金匱云五帝之時守戰之具皆在民間未和是其子等錫記是其矛戟蓋並是其先登總齊是

其攻戰之具為

其攻戰之具為

營壘 史記黃帝以師兵為營衛正義環繞軍兵為

營以自衛若轅門即其遺像其後兵之所居因曰

軍營

五軍營 大明會典云五軍營中軍左右掖左右哨

管操練京衛及中都留守司山東河南大寧三都

司各衛輪班馬步官軍長語云國初止有五軍營

三千營 大明會典云三千營五司管寶肅令旗長

語云永樂初始以旗寶肅下三千小連子立三千

營

神機營 長語云永樂中征交趾得神機火箭法因

立是營 大明會典云神機營中軍左右掖左右哨

三千為
三大營

團營 大明會典景泰初選大營精銳官軍分立十

營每營官軍六萬員名團標以備緊急調用成化

間分為十二營舊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效

勇鼓勇立威伸威揚威振威十二營內各分五軍

五營管內外馬步官軍三千營管內外馬隊官軍

神機營管內外步隊官軍 楊一清云景泰初兵部

中批選精銳者分五十營團標是為國營體統尊

嚴條數明肅四方有警或用一營二營三營以次

調撥而行不用輪期此選其選利不選者退為

武備之老軍天順初年罷之八年復置成化初

因益張于時一有警報大軍一出四方響應

出錢包班而其名徒存貧難者饑寒困苦而

徒在衣家藍綬氣息奄奄平居且不能自存安

為國以捍禦百戰之勇哉每遇有警欲撥一二

不足數為慮是固營與老家無異矣

將軍營 大明會典云錦衣衛侍衛將軍自為一營

一班之日照例操練從管領侍衛官提督

四衛營 大明會典云騰驤左等四衛勇士軍人餘

丁別為一營從御馬監官提督操練其坐營等官

並於四衛指
擇等官推選

大明會典云三大營各營管操官曰提督各
司分管官曰坐營曰坐司俱兵部奏請於公侯伯
都督都指揮內推選水無間始兼川內官而神機
又有掌號把總把司把牌等官俱於都指揮內推
選國營提督及坐營掌號把總等內外官員署如
書或都御史一同提督

兵法 風后握機一云握奇風后黃帝臣也太公六

韜文龍大元豐中以六韜孫子吳子司馬法黃石

公三畧尉繚子李衛公對問頒行武學號曰七書

又有陰符七術揣及摩三篇伍子胥范蠡魏公子

司馬穰苴孫臏吳起管子漢定著二十五家兵法

五十三家兵書

陣法 陣本作陳本音陳列為音後改從車非本名

也黃帝始立丘井五為陣法四為間地此所謂數

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

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勝紛紛紜紜亂

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員而勢不散所謂散而成

八復而為一也 國朝景泰三年 上命兵科給

事中鄭林操練軍卒林既受命遂以軒轅破蚩尤

之陣教閱軍士以其圖具本進曰臣通考古今之

陣法莫有軒轅黃帝破蚩尤之陣夫古蚩尤即今

之胡虜也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將居中專主旗
鼓八部旋繞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
二陣為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
南西南二陣為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其正東正
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
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者也古

孔明李靖諸人而已吳起以下莫能知也其名之

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者則諸葛孔明也蓋孔明
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六八為四按洛書
名之九數居離南方朱雀七宿之地前朱雀也故

故曰陣法一數居坎北方玄武七宿之地後玄武也

故曰陣法二數居震東方蒼龍七宿之地左青龍也

故曰陣法三數居巽南方朱雀七宿之地前朱雀也

故曰陣法四數居坤西方白虎七宿之地右白虎也

故曰陣法五數居乾北方玄武七宿之地後玄武也

故曰陣法六數居離南方朱雀七宿之地前朱雀也

故曰陣法七數居震東方蒼龍七宿之地左青龍也

故曰陣法八數居巽南方朱雀七宿之地前朱雀也

故曰陣法九數居坤西方白虎七宿之地右白虎也

故曰陣法十數居乾北方玄武七宿之地後玄武也

故曰陣法十一數居離南方朱雀七宿之地前朱雀也

故曰陣法十二數居震東方蒼龍七宿之地左青龍也

故曰陣法十三數居巽南方朱雀七宿之地前朱雀也

故曰陣法十四數居坤西方白虎七宿之地右白虎也

故曰陣法十五數居乾北方玄武七宿之地後玄武也

為一級因復名生獲一人為一級也此意與車稱

兩馬稱匹同

烽燧 說文候火也見黃帝出軍訣蓋舉烽火以傳

信亦謂之烽煙漢書音義云高臺上作桔槔頭置

舉之曰烽望其煙曰燧

樓榜 麗譙見莊子昆明池有百艘樓船上建樓榜

戈矛

雲梯 即飛梯左傳樓車詩臨衝又公輸般造見續

事始

礮石 出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行三百里

輜重 漢書注輜車名也釋名輜重也謂軍糧什物

維劇載之以其累重故稱輜重孫子委軍而爭利

則輜重獨是以

兵車 黃帝造司馬法曰夏鉤車先正也殷寅車先

疾也周戎車先良也又漢程車武剛車魏齊濟車

又豹尾車周制也象君

戰舟 墨子公輸般自魯之楚為舟戰之具謂之鉤

拒退則鉤之進則拒之也左傳獲其乘舟餘皇建鉤舟

雲旌旄雲蓋雲衡

旌旗 釋名旌精也言有精光也旗期也言與衆

於下也爾雅有鈴曰旂按列子黃帝與炎帝戰以

旂畫作兩龍相負為旗蓋列子黃帝與炎帝戰以

旂之邊以招士果也世本黃帝作龍為旗為之

旂之邊以招士果也世本黃帝作龍為旗為之

旂之邊以招士果也世本黃帝作龍為旗為之

旂之邊以招士果也世本黃帝作龍為旗為之

旂之邊以招士果也世本黃帝作龍為旗為之

旂之邊以招士果也世本黃帝作龍為旗為之

旂之邊以招士果也世本黃帝作龍為旗為之

旂之邊以招士果也世本黃帝作龍為旗為之

旂之邊以招士果也世本黃帝作龍為旗為之

旂之邊以招士果也世本黃帝作龍為旗為之

旂之邊以招士果也世本黃帝作龍為旗為之

旂之邊以招士果也世本黃帝作龍為旗為之

旂之邊以招士果也世本黃帝作龍為旗為之

旂之邊以招士果也世本黃帝作龍為旗為之

旂之邊以招士果也世本黃帝作龍為旗為之

旂之邊以招士果也世本黃帝作龍為旗為之

旂之邊以招士果也世本黃帝作龍為旗為之

旂之邊以招士果也世本黃帝作龍為旗為之

旂之邊以招士果也世本黃帝作龍為旗為之

旂之邊以招士果也世本黃帝作龍為旗為之

旂之邊以招士果也世本黃帝作龍為旗為之

旂之邊以招士果也世本黃帝作龍為旗為之

旂之邊以招士果也世本黃帝作龍為旗為之

旂之邊以招士果也世本黃帝作龍為旗為之

旂之邊以招士果也世本黃帝作龍為旗為之

旂之邊以招士果也世本黃帝作龍為旗為之

鐙 三禮圖云鐙金之鼓銅為之木舌為木鐙金舌為金鐙說文大鈴也釋名度也肅今之帳度也

鞀 鞀子云禹治天下懸五聲以聽曰鞀訟者搖鞀教以事者振鐸呂氏春秋云倮作鞀

鼓角 節將入界每州縣須起節模本道亦至界首衙仗前引旌幢中行大將打珂金鉦鼓角隨後見

演繁露 常 釋名九旗之名日月為常畫日月於其端天子所建言常明也君牙紀于太常周禮日月為常

鉞 吳都賦注刀身劍鋒有長有短又銘云長鉞陸離短鉞清暉戰國策馮驩仲長鉞歸來之歌又鉞

劍 釋名檢也所以防檢非常蚩尤制萬天盧之金以為劍鎧矛戟夏禹字高密以庚戌八年鑄一劍

藏之會稽腰刻二十八宿面記星宿背記山水日月少康辛卯三年鑄一銅劍上有八方殷有寶劍

先武丁以戊子歲鑄一劍曰照其後楚有龍泉泰有太阿工市吳有干將鐵耶干將吳人與歐冶

同師莫耶老干將之妻名也父名赤鼻又有屬錢越有歐冶子五劍純鉞湛盧豪曹魚鴈巨闕洪有

新蛇鏡有飛景流彩華鋒吳有白虹紫電辟邪派望青真百里皆陸斷馬千亦擊鴻鴈當敵形新派

木盾此天下名器也劍首以玉作并鑄鑑形上刻露劍口謂之鐔鼻謂之鐔鞘謂之室鞘謂之衣又繫

紫氣識其為寶劍之精在豐城以雷煥為令撫劍基得石函有兩劍送此與張華試以南昌西山

因致一劍劍名曰干將也以為不若華陰赤劍水化兩龍合劍而去

刀 到也以斬伐到其所乃擊之也其末曰鋒若鋒刺之毒利也其本曰環形似環也其室曰削削也

室口之飾曰琫琕也下末之飾曰琕琕也佩刀在佩旁之刀也容刀備容儀而已書刀給書札有所

利削封刀鉸刀皆隨時名之也黃帝採首山之金所賜東方朔為鴻刀也舜鑄劍於羽山副以吳刀

今注云百鍊青精海菜三刀名也古人鑄刀以五

戰 格也旁有枝格榮戟有衣之戟漢制榮戟即為斧鉞注假啟戟以代斧鉞或謂之受父釋名殊也

長二丈無刃古今注受前槩之器也以木為之後

鉞 釋名延也去此至彼之言也錄戎器也兩頭曰鉞

千戈 庖犧造見拾遺記稱戈比于千羽見書周禮

戈廣二寸內倍之鄭注句于戟也又句兵也漢時

竹瓜通作通之愛為

矛 釋名冒也双下冒矜也下頭曰鐃世本持作矛

品氏春秋云出作五兵有商牙夷矛則矛蓋出
在作也矛神曰缺鎡矛長八尺謂之稍一云丈八
詩出矛三
隅矛也

槍 黃帝與蚩尤戰即有槍諸葛亮始以木作之長

丈二以鐵為頭續事始曰亮置苦竹槍長二丈五
尺

馬槊 一謂之稍劉邁謂桓玄馬稍有餘精理不足

又栗磳黑稍公麾下用雖非遠法近代相傳稍以
成藝按曹操父

匕首 短劍也長一尺八寸頭類七故曰匕首魏大

子橫梁賦詩

盾 釋名遜也跪其下避刃以隱遁也傳曰犀渠周

禮司兵掌五兵五盾注五盾千櫓之屬盾有大小

錢 大斧玄女制釋名錢豁也所司莫敢當前豁然

破散也武王黃錢注以黃金鑄斧六韜有大

改金 名為天錢即今大錢也蔡邕有黃錢

刁 釋名刁也受一斗畫於飲食夜擊行夜形如銅無緣

拆 易曰重門擊柝漢儒儀宮城門擊刀斗周盛擊

更壽者

渠答 晁錯傳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答注蘭石可

投人石也起一曰城上雷石渠答鐵炭黎也事始謂

甲 釋名似物有尋甲以自禦也亦曰介亦曰函亦

曰鎧皆堅重之名也世本尤作鎧見管子與作甲見

周官函人為函犀甲七屬兕甲六屬象甲五屬犀甲

下節謂之棠甲藏謂之累甲衣謂之素甲鎧謂之

胄 詩貝胄以貝飾胄也韓延壽傳胄士被甲觀

釋名穹也張之穹隆然也世本揮始作弓黃帝

臣也荀卿云倭作弓墨子云羿作弓弦木為孤兒

易桑孤桃孤兒禮黃帝作弓見吳越春秋周官六

巧者以之變弓者以之為遠也角者以之為疾也

五尺謂之此輪四尺謂之虎豹又桑拓陰濃鳥集
其通入黃帝升天群臣欲射龍不見其古史考風俗
御覽注綠沉古名蓋竹也見侯鯖錄又沙竹見
典張紀之拜以金者謂之鈇也中者謂之鈇也
者謂之鈇也鈇者謂之鈇也鈇者謂之鈇也
也詩竹閉經膝傷
箭 說文矢也釋名矢指也言其有所指向迅疾也
又謂之箭前進也方官云自關而東謂之矢江注
云箭者竹名因以為號也世本牛馬作矢黃帝二
臣也荀子浮游作矢太公兵法箭名三殺四銀五
精六箭七恒八屏又謂之鈇言禦敵也爾雅金銀
箭六箭七恒八屏又謂之鈇言禦敵也爾雅金銀
所中皆族滅也其旁曰羽如鳥羽也其羽之羽
相也言與族會也括旁曰羽如鳥羽也其羽之羽
皮曰箭柔服之義也詩曰魚服也其羽之羽
也馬曰箭柔服之義也詩曰魚服也其羽之羽
也從謂之彈晉靈公從臺上彈人觀其彈也
下國經百官名三公拜賜鴈尾鴈形素短以扶
琴 說文云洛陽名琴曰捐穀琴也張滿弓也太公
兵法曰琴之神曰遠望黃帝作琴見古史考吳越
以加矢之勢不足威天下乃橫弓著臂施機設
大黃射其押將孟康曰太公六韜參建漢李廣以
黃參連弩也太白陰經弩者怒也言其聲勢威大
有如穿連弩動弩自近及遠守險塞口非弩不克
有強弩連弩動弩自近及遠守險塞口非弩不克

其形以齒牙也合名牙外曰牙之也亦如門戶也
藥石有牙有角端牙飛牙銀矢唐懷琴伏
漢虎賁弓角端牙飛牙銀矢唐懷琴伏
速弩 靜塞弩 宋咸平木羽弩箭 大箭 才
弩 風兩箭 街陣無敵流星弩 神臂子 烏
稍弓 克敵弓 玉海見
鳴鏑 匈奴傳冒頓作鳴鏑鏑頭曼單于者
傍排 釋名彭排旁也在旁排敵禦攻也諸葛亮軍
令帳下各持彭排彭音傍見轉注實錄云自羊夷
始宋會要云太宗開南方以標榜傍排為兵令蕭
始宋會要云太宗開南方以標榜傍排為兵令蕭
氏又大校曰
抹額 實錄禹娶塗山之夕雷電中有甲卒十人其
至海上有神朝問之對曰武王之首服秦始皇
額遂為軍容之服
鞍 說文馬靽具也蓋鐵論曰古者絕韉草靽皮薦
而已其後代以革鞍鐵鑣而不飾其後乃有鏤
鞍紫茸題高橋鞍或有金銀翠毛之飾又有鏤
珂親百官名曰紫茸題高橋鞍或有金銀翠毛之
武帝時身名國紫茸題高橋鞍或有金銀翠毛之
上銀鞍表李心為鞍銘有
韉 五行志 韉四視之各見本獸形也六帖 韉毛為

鞭

鞭策箠皆馬過之名說文所謂驅遲者也

此則施於民也傳曰左執轡弭又曰革轡之長不
文久廢從竹蓋因驅策箠擊之義以立名也漢書
婁敬曰周太王以狄伐杖馬箠去居岐禮記曰獻
車馬者執策綬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則
其事也李尤
有馬箠銘

吹鞭

馬融笛賦裁以當適注曰適馬策也裁笛以

當馬適故易持箴吹簫也以竹為鞭中吹簫一吹物收

兩用軍旅之便
見演繁露
玉海云資斧
斧資利也
鍼秘
注左傳

挺皮吳語扶胥船棘矜過秦論林戰也虎路賦

槍雷周禮注
禦押之具城
漢漢史記
堽零先式注
鉤援詩也

引上終葵廣成子名翔唐指遂良傳旒翔旒呬史記扶呬

飛橋輶六輶輶輶
輶孫子修
輶柴離
輶說文徐鉉曰
輶豎丹珠

潘安仁誄注雲梁南詔傳雲渠衝荀子攻鉅鉅鐵鐵禮

完法鉅鐵梯衝公像魏陳琳武庫賦其刃則楚金

越治棠谿名工清皓鐸修刺銳鋒陸陷蓋犀水裁

輕鴻鎧則東胡闢華百鍊精剛出師拔旅韋人制

山隈矜
文身矢
則中息
爾慎箇
籍空派
焦銅羞
蠟幹機
鳴

著騎駝駝捕馬則飛雲絕景直

南方處處有之皆馬援所立

也制

田 漢文帝募民耕塞下已有屯田之說

有屯田之規成於昭宣廣於魏晉而極盛於唐大抵漢之屯田以兵唐之屯田以民歷代或民或兵

蓋不一詳見刑政部通典周制步百為畝畝百爲夫即一頃商鞅佐秦以一夫力餘地利不虛於

是改制二百四十步
為畝百畝給一夫

見詩采薇齊侯使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又胡貉苦寒秦民見行如往

卷之十六
十六
陽春園

見漢書晁錯論徙塞下

周禮象胥國語舌人官表典客屬官有行人

率番語以華言譯之皆得其趣似耳如天竺特為

恒乃韃靼也契丹讀如契冒頃讀如墨突處旅本

燕王趙主
露辨之甚悉

筆談云大將帳前驍勇人也贅筆云圍牌也

以皮為之朱漆金花煥耀炳日

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

為君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又季

冬之月天子乃教田獵以習五戎

此則上供宗廟下以簡集之義蔡邕月令車句
曰後按也言以被取之獵亦曰狩狩獸也鄭玄詩
害之言此獵之異名也按周禮四時之田皆於農
隙以講武事

騶倡 騶從傳呼也僕射在朝得入宮門止於馬道

是許人制約威儀十人其七人武冠絛緌

跳盪 渾瑊年十一立跳盪功唐兵志矢石未交

平戰 六韜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強敵

遮北走也陳祥道曰古之用兵也險野人為主易

野車為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

用人而主於車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

以營衛將卒有所庇兵械衣裝有所齎昔周伐剡

廣先偏後伍伍承偏偏承伍伍承偏偏承伍伍承

卒適吳令偏兩之一焉考之周禮五伍為兩兩

為卒司馬法一十五人為兩百人為卒李兩則人

尤大者又有四十五乘之偏則周禮九乘為小偏

五乘之偏也楚之偏先偏後伍伍承偏偏承伍伍

舍之兩從其偏也先其車及以當敵後其偏也卒

待變則古者車戰之法器可知也景泰時李賢上

觀今之拒馬木能拒馬不能拒人馬之強弱已臣

能拒馬惟有戰車若衛青也武剛車制四圍箱而

又藏其下望鏡眼上開小炮長一丈五尺高六

若用車一十輛左右有二百五十輛軍馬長四里

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城內藏軍馬長四里

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
大砲奔發奇兵出後若遠道我勢益壯

馬政 古者牧養之馬有養之官有藏之於民官民

通牧者周也牧於民而用於官者漢也牧於官而

給于民者唐也列仙傳馬師皇者黃帝馬師淮南

子黃帝治天下飛黃服早呂氏春秋乘雅作駕寒

哀作御又絲服牛相士乘馬臘作駕三人皆帝堯

臣也見世本又宋宋云韓乘侯作御夏官牧人掌

馬六種視之以圉牧廋四種家四開馬二養之以

其本時出八種之節以宣其性情分房牝牡以

之禁原驅馴馴馴馴馴馴馴馴馴馴馴馴馴馴馴

牧尚養也秋祭馬社敬乘也冬祭馬步存祖也

廣用始自漢景帝為苑故謂牧馬處為苑造苑以

左天耳右駿亦蓋右驥而左白驂天子主車馬

為御商角為右次車之祭右服渠黃而左輸輪不

於監驪而左山子柏天主車參伯為御存成馬

黃之澤其馬飲黃之池其馬飲沙皇人成儀

王皇人壽哉

民壯 會典云軍籍之外有民壯有司魚點以備警

急即古民兵之遺意洪武初立民兵萬戶簡民間

武勇之人編成隊伍以時操練有事用以征戰

平復還為民正統十四年令各處招募本地方

辯從衡能移奪人之性情堪辯說者能往來藤
 語覽視四方之事軍中之情偽日列於前者能得
 敵人之主佐門閭請謁之情堪間謀者能知山川
 險易行止形勢利害遠近井水草逕路迂直堪鄉
 道者巧思出人製造五兵及攻守器械者引強敵
 撤戈鉞劍戰便於利用挺身捕虜塞旗斬將堪
 陷陣者趨捷若飛羽越城塹出入無形堪規規者
 往返三百里不及暮至者破格舒鉤或負六百斤
 行五十步四百斤行百步者推步五行瞻風雲氣
 候轉式多言天道詭說陰陽者經曰夫王者帥師
 必練簡英維
 彊識畧十六卷終
 知士高下因能授職各取所長為其股肱羽翼以
 神威神然後能事畢夫腹心一人謀士五人天文
 三人地利三人兵法三人通才三人權士三人奪
 旗三人鼓三人通才三人通才三人通才三人通
 人牙五人洞冀四人通才三人通才三人通才三
 人方士二人軍中有大勇敢死樂傷者聚為一卒
 有勃氣壯勇猛者聚為一卒有破格舒鉤奇長劍
 能破金鼓者聚為一卒有破格舒鉤奇長劍多力
 能破金鼓者聚為一卒有破格舒鉤奇長劍多力
 其功者聚為一卒有破格舒鉤奇長劍多力
 者聚為一卒有破格舒鉤奇長劍多力
 有故贊耳人勇欲昭逆揚名者聚為一卒有故
 言巧辭善毀譽者聚為一卒有故過人能負重行
 欲進其耻者聚為一卒有故過人能負重行
 百里聚為一卒有故過人能負重行
 兵無選鋒曰北必然之勢夫故曰兵強卒強曰
 熱練如之者勝不知之者不勝不可忽也
 市馬 演繁露云市馬吐蕃古記無載然已有其事

鹽鐵論曰齊國之鑲南海之布中國以一端綬得
 匈奴累金之物驢騾駘駘可使銜尾入塞則漢世
 已常出鑲帛實馮塞外頃其時虜未知有陶繅
 帛實價故得出而一布而得累金之物至唐世
 則病其酬帛之多矣今按五市所得馬皆瘦不
 可食云○宋人歲幣和戎本不足無如虜何只得
 金帛買住使不為患今之茶馬徒有匹市之名而
 實受宋人歲幣之害
 此亦積弱之漸也
 彊識畧十六卷終

豫識畧十七卷

崇陽吳楚材國賢編

陳博

經史部

經 釋名徑也常典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周也

三極彝訓其書曰經經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

教也抱朴子云隱士以三墳為金玉五典為琴箏

講肆為鍾鼓百家為笙簧

易 乾鑿度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伏羲始畫

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因而重之

為六十四卦及于三代是為三易夏曰連山商曰

歸藏周文王作卦辭謂之周易周公作爻辭孔子

易者施孟梁丘京氏四家漢山施高亡於西晉孟

京有書無師今制取士惟朱熹本義程頤易傳

書 釋名言書其時事也莊子書以道事伏羲神農

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

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孔子討論墳典斷自

唐虞下訖于周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秦始

皇焚書孔勝藏書於屋壁漢開學求儒伏生口授

之書謂之尚書王帝共王壞壁得書皆科斗文字

今制惟用秦說書義

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

也又曰在心為志發之為詩太昊有網罟之歌則

詩之始也漢志曰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

凡三百五十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

帛故也隋志曰漢申公受于浮丘伯作訓詁為魯

詩轅固作傳為齊詩韓嬰作傳為韓詩又毛萇自

云子夏所傳作古訓為毛詩而序乃子夏所創毛

而鄭玄箋又加潤色唯鄭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

禮 釋名云體也言得事之體也六韜云理之粉澤

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經禮三百即周官也威

儀三千即儀禮也周衰諸侯已去其籍至秦大燬

流傳於漢周官儀禮戴記三書而已

周禮 正義云周禮儀禮並周公所作記所謂經禮

三百周禮也威儀三千儀禮也又周禮周公所制

官政之法漢有李氏得周官上于河間獻王獨闕

冬官一篇取考工記以補之合成六篇奏之祕府

至王莽時劉歆始置博士以行于世

儀禮 漢初有高堂生傳十七篇又有經出于淹中

而河間獻王收集餘燼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

之事

禮記 其書雜出於漢儒如月令出於呂不韋漢文

帝令諸儒博士作王制子思作中庸魯子作大學

公孫尼子作緇水而樂記一篇司馬遷以為公孫

弘所記它皆錯雜出自漢世也漢河間獻王得仲

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上之至劉

向考校經籍祕得前篇因第叙之又得明堂陰陽

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

一篇樂記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四十篇戴德刪為

八十五篇為大戴記戴聖又刪為四十六篇為小

戴記馬融小戴之學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

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

樂 西漢志曰自黃帝至三代樂各有名周衰禮樂

既壞樂尤微耿以音律為節又為鄭衛所亂故無

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記其

鏗鏘鼓舞而不言其義孝文時得樂人竇公獻其

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

王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

春秋以校王禹成帝時禹獻二十四卷劉向校書得樂

尚書事為春秋周衰籍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

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

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

假日月以定曆數籍朝聘以正禮樂有所棄諱貶

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

論語 孔門弟子會集夫子之言以為書蓋成於魯

參有若故其文每至二子所記多曰魯子有子他

則皆字也漢有齊魯論語張禹本校魯論說講齊

孟子 戰國時孟軻以儒術干諸侯不用退與弟子

公孫丑萬章之徒相與答問著書七篇秦焚書以

子故得不泯絕

孝經 孝經者孔子為魯子陳孝道也夫孝天經地

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遭秦焚書為河

間人頽乏所藏漢初乏子真出之凡十八章孔安

國為傳至劉向與校經籍以類本定十八章鄭眾

馬融注至唐玄宗序之皇前臨沈文貞欲以孝經

爾雅 世傳釋詁周公書也餘篇仲尼子夏叔孫通

梁文增補之晉郭璞注其序曰興于中古隆于漢

代豹鼠既辨其業亦富大抵解詁詩人之旨漢孝

文時論語孟子孝經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

士獨立五經而已

家語 王肅注後序曰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

大夫及七十二弟子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也與

論語孝經並時弟子取其正實切事者別出為論

語其餘總集錄之名曰孔子家語肅得此書於孔

子二十四孫猛家

十三經 易書詩春秋周禮儀禮禮記樂記大戴禮

孝經論語孟子爾雅

九經 易詩書春秋禮樂孝經論語孟子

六經 易詩書春秋禮樂

五經 易詩書春秋禮記 國朝取士各占一經

四書 大學中庸論語孟子 國朝命士誦習一遵

朱熹集註頒降或問大全

山海經 總一十八卷三萬九百十九字南西北東

中山經五卷海外南西北東四卷海內南西北東

四卷大荒東南西北四卷海內經一卷

所記皆山川草木鳥獸之奇疑為治水所遇所見

而識之莊子所謂齊諧志怪也漢氏自劉向辨

大明太祖高皇帝御製

大誥 前編七十四條其序成於洪武十八年以君

臣同遊為首續編八十七條以申明五常為首其

序成於十九年三月三編四十三條以臣民倚法

為戒為首成於十九年十二月

祖訓 自箴戒至國政凡五章而大綱正自禮樂至

供用凡八首而萬目舉成以六年纂凡七易

聖政記 儒臣宋濂所輯其目十有七

寶世通訓 聖祖命儒臣纂輯親為製序書凡十四

章

大明日曆 其目五宋濂撰

大明集禮 斷自宸衷命曾魯徐一夔等成書古禮

十有四嘉禮五賓禮二軍禮三凶禮二其樂有九

精誠錄 命大學士吳沉纂進大要有三敬天忠君

事親

存心錄 天語定名命儒臣所纂歷代災祥有關君

上者

省躬錄 天語定名命儒臣所纂歷代災祥有關臣

下者

諸司職掌 大要做周禮而不泥其迹

洪武正韻 序亦宋濂撰書成於洪武八年三月

大明一統曆 改司天臺為欽天監

<p>昭鑒錄 采歷代諸王善惡可法戒者遍賜各王府 禮儀定式 十有四款三十七條命禮部尚書李原 名著</p>	<p>皇明寶訓 五卷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 大明律 洪武六年定三十年刊布 御製序 大明令 元年正月頒行</p>	<p>訓戒宗室有未鑒錄父母不當異喪有孝慈錄戒 功臣有稽制錄內外臣工有世臣總錄文武官屬 體統有政要錄戒僧道有清教錄<small>洪範註於洪武 二十二年之二月</small></p>	<p><small>書傳定於洪武二十年之九月有元史纂有贊 傳觀心亭記無逸圖論御書行義解訓論諸 類</small> 聖學心法 采古聖賢嘉言為書大綱有四君臣父 子</p>	<p>孝順事實 凡二百七人 為善陰陽 百六十五人</p>	<p>四書五經性理大全 御製序 文章寶鑑 永樂二年成以授 皇太子</p>	<p>宣宗章皇帝</p>
---	--	---	---	----------------------------------	--	--------------

<p>詳錄 三十七卷善可法二百十三人惡可戒七十 三入</p>	<p>外戚事鑑 五倫書 詳載嘉言善行其目六十有二 帝訓 儲官目二十五君德為首終於藥餌 官箴 臣隣目三十五首督府終於儒學</p>	<p>英宗睿皇帝 大明一統志 天順五年四月成</p>	<p>憲宗純皇帝 續通鑑綱目 裁定宋元二史 文華大訓 集古今至論賜 孝宗目有四 <small>厚倫 明治</small></p>	<p>歷代君鑑 帝王行事治亂之迹 孝宗敬皇帝</p>	<p>大明會典 弘治十年編纂十五年書成一百八十 卷</p>	<p>御製有序正德四年李東陽等重修嘉靖中霍翰重 修 今上開局纂修萬曆十六年十月書成 問刑條例 弘治十三年欽定與大明律一體頒布</p>
------------------------------------	---	--------------------------------	--	--------------------------------	-----------------------------------	--

嘉靖二十九年重修嘉靖三十四年續增萬曆十三年重修

通鑑纂要 十六年命儒臣纂修

世宗肅皇帝

明堂或問

明倫大典

欽天記頌 嘉靖庚寅年露降于園丘

世宗在位最久宸章星煥如政元一 詔重瞻日月

之光明倫再宣復觀綱常之紀災變寬恤則氣含

雨露之滋祀儀釐正則族嚴夷夏之辨謹時巡則

大狩龍飛有錄重農事則無逸幽風有頌廣聖謨

則表尚書之三要揚祖德則疏遺治之五事郊壇

分祀廟制隆儀皇史有成星變有勅續念農詩而

雪吟而追喜趣如裡有味妙連天人平蓋有桐泰

交上下頭陵渡河之作以志獻雅而小賦以志喜

故一有歲四歲有說心歲有註切學有詩七陵有

述除夕春游與陶農桑太學之類

司馬遷史記 司馬談遷奕世太史作述茲編春秋

是擬天漢成終軒轅托始纂輯帝王十二本紀諸

國十表廢缺八書世家列傳百首煥如採摭經史

搜訪彙纂錄貫穿二千年餘考厥是非聞之班

固別考六經黃老是附典進姦雄退斥儒素勢利

則崇賤貧斯惡雄向稱遷善序事理辨亦不華質

且弗俚文皆直哉事俱核矣惡不隱情美無虛旨

惟此三賢確論知遷遷才命世左氏匹肩春秋以

後體制推先母狗群議刻於求全李陵累獄仁者

所憐庸庸褚子妄續殘篇以下俱常熱丁來質

班固前漢書 彪續遷史固繼彪作特始高皇勅稿

宏博下訖孝平征誅莽惡帝紀十二唐虞聯絡侯

王百職八表具收天人庶政十志畢修賢愚臣子

遠近夷貊七十列傳一覽盈眸厥有四善范曄所

識詭者不激抗者不抑瞻無冗穢詳有體式讀之

聲疊夫誰厭數紀諱君過表譏恩澤傳序清操志

懲刑食是愚畧見信固成名華嶠諸筆立論亦精

殺身成仁固也失旌常排節義屢否忠誠亦曰晦

翁史家準則折衷諸史稱固密塞雖多補綴曹昭

之責惜遺微稱典遷同元

范曄後漢書 范曄亂臣絕域大義但伊立言不以

人廢劉漢後書馬遷遺例紀志列傳百篇宏麗疎

焉不漏簡号且明考彼自序奇作是鳴可方班氏

不咸賈生較量古作體犬思精總集七家弗空一

字獨行加詳百官增備此可褒嘉別多非議十紀

失倫諸后僭制強抑聖公驟登文叔食貨無稽藝文固錄佛書是信義兵斯譴反叛為良清忠作酷臣京烈女不分恩淑予曰賢聖方稱史才亂臣之作何足計哉劉昭補綴唐部可治耶獨一代垂示後來

陳壽三國志 孤死首丘禽獸之義陳壽蜀產却情

斯意擠蜀皇帝附魏篡計蜀寇大書魏紀特例魏美曲稱蜀非虛議次書先主前標二牧彼偽此真緣何倒錄蜀吳君臣名分整肅梁以同傳尊卑並蓄乞米丁氏報讐孔明輝雄疊寫節臣欠旌王通論壽實予不精晦翁扶漢史義大成

唐太宗晉書 有唐太宗帝王之雄政機多暇文翰

旁通史修兩晉詔命二公諸家畢集衆職咸同宣武二紀陸王兩傳制語四篇輝煌冊卷乃致全快梁稱御撰太宗掠美貽譏後彥僭紀非帝濫傳不臣五胡偽號載記一新甄收涵客遺畧逸民類編忠義簡錄失人靡綺構詞詭雜書事僅取淳風獨修三志探討陰陽寓摹天地其餘臧否粹難盡議但念太宗功業顯揚上觀陽武下匹成康使非虧德今舉無疆何必此更勝辭詞章沈約宋書 粵彼沈約六朝之英宋齊仕宦蕭梁宰衡節梁素之詞章善鳴乃作宋史以圖成名稿集

諸家事窮八帝紀志傳文馬遷遺例論格班同贊音曄異恨匪直臣筆端多弊含容弑罪藏匿篡謀忠貞失獎隱逸混收奇談漫造前代重搜約也自讓裴畧居優安得併覽夷考炎劉

蕭子顯南齊書 世衰道喪南北諸朝君每篡弑臣

多姦澆董孤既遠史義弗昭不足盡責曷數齊蕭蕭氏子顯帝家瑚璉齊史聿成至今流演粵窺此書彙集衆善紀從沈約志出江淹吳均春秋大義頗嚴頭也獨斷誅死發潛紀志列傳各體是蕪論格希班贊音學范戶口莫稽識符多誕傳無忠節

時事可嘆顯作此文馳騁任情刻雕藻繪破析改

更其文益下何足成名魯筆是論品題實精

姚思廉梁陳三書 梁陳篡亂君臣道亡陵夷禮樂

舛錯陰陽聊有史筆忠義不揚志表諸作倥傯莫遑粵惟姚察江東儒望始事梁簡終從隋煬取媚三朝文籍是尚修葺二書不完而喪求訣乃見思廉繼業業仕陳隋至唐顯晦遭際明君功成志愜遂以二書損益版牒周劉來稿顧傳諸編搜幽採博歸美裁愆紀有九主運無百年八十列傳補綴聯篇載論兩朝爭奪諛偽雖汚汗青亦戒頑悖止

足是旌諷勵恬退二書之作功亦可貴

魏收後魏書 晉綱既失胡運偶昌拓跋之魏僭帝

幽方夷風稔惡霸政小康百有餘載廢興莫詳北

齊魏收小人才識少無行檢晚有修飾孤媚文宣

魏營史職魏史是脩聘其私臆粵稽此史自魏創

先卸崔諸稿刑李衆編收也博採貫穿末頗黨齊

毀魏祖廿八假稱為帝姓氏渺茫生育詭異推托

失也依阿諱忌似此多端本紀之弊志固冗庸傳

尤瑣曲既獎北首乃排南服虛詆仇讎偽稱姻族

受金詞佳報功情萬非天入地收之自矜號為誠
史鬼怒仲情生地乃詞死制厥形筆舌之罪豈成

獨藏畧 卷之十七 汗青 陽春園

李百藥北齊書 魏臣高歡乘亂廢立東魏一傳北

齊六乘二十八年興亡轉睫祖楊陸崔諸史罔集

德林李氏隋世稱賢衆多獨斷三十八篇乃見百

藥踵作全編共五十卷唐室頌傳載閱此書頗無
非議修嫌此中因唐諱忌

雖李父子文行相斷人而可觀言也不廢

令狐德棻後周書 宇文泰氏元魏賊臣廢君弑主

家法相因西魏乍立北周遂新周也五主二十五

秦抑科牛弘創此史錄歷隋及唐紀傳不足彼美

德棻詞章馥郁隋朝棄官唐室顯祿列史總裁周

書獨製陳庚岑崔筆札同事傳分七般紀列六世

弘多清談茶襲流弊載觀茲伏泰亦有功任用蘇

緯古法是崇文章政事三代之風情而知吳史義
大公

李延壽南北史 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兩朝南北八

史永重南譏北虜北斥南夷本邦詳備他國漏遺

大師李氏隋時博學期將兩書改正諸錯死後乃

兒延壽代作一手自專千編盡掠起宋永初止陳

禎明紀傳八十南史斯成起魏登國止隋義寧紀

傳一百北史斯行嘗聞溫公稱為佳史簡徑堪觀

談嘲可耻馬遷莫追陳壽僅比表志不脩百度亡

獨藏畧 卷之十七 汗青 陽春園
又聞劉知恕斥其珍及平弱言辭煩雜義例予取
矣壽方父志尤難吳越春秋樣做不具

魏徵等隋書 隋文竊國場帝弑君後王鑒惡最所

宜聞隋史乃作自唐諸臣顏封創舊魏長勒新帝

紀五篇雜志三十五列傳古例是襲經籍一志

典章羣集誠節作傳委倫特立粵稽前漢藝文有

志迄此數朝經籍重職前史忠節未始曰誠茲因

隋世故以誠名蓋雖極亂吾道自若節在誠心書

滿秘閣焉得其人唐虞可作史筆至此寓義玄博

歐陽脩宋祁唐書 彼唐若漢厥史須班却遇歐子

文章斗山鑒班闕矣繼馬述刪遜讓宋祁薄夫所

艱斤削舊書鼎開新例歐作本紀典表與志先是
宋公列傳次劉呂范王衆賢同事表存勸戒志斥
詭誣紀恕明主傳旌文儒君過顯証臣節力扶先
標君子後厠小夫歐宋之才類此秉直吳縝糾謬
廿條太刻但嫌兩手且出衆臆前從相違微瑕可
歐陽脩五代史 名世之文犯主之忠賢哉歐子宋
室鉅公編述五代受教仁宗春秋遺意孔聖是從
首作本紀褒旌賢達規正亂君遵用治法先傳家
人正本閨閭各代忠臣分傳獎拔死節死事等夷
超越高標一行痛斥六臣伶官戒佚義見明倫官
疆職畧 卷之十七 陽春園
者亦取雜臣是嗔兩儀特考諸志不陳四夷服叛
十國華因發論嗚呼每傷亂悖果似春秋力排祥
瑞作史三長公也獨備恕彼小疵仰其至粹
宋濂王禕元史 胡元夷虜僭王中國百六十年世
運否塞十有三傳混一區域天地晦冥綱常倒側
否極泰來出我
聖祖掃狄餘腥復華故土德邁漢唐功超湯武元
史聿修取鑒蒙古文勿艱深事須明白善惡無差
勸懲有益凡此天語丁寧史職宋濂王禕受命惟
惕彼濂與禕今之馬遷據憑實錄彙集名賢諸局

東華兩番成編二百十卷三載鑽研紀準漢書述
言載事尚書成規春秋遺義志準宋書特繕唐制
條件分明考覈簡易表準遼金諸表詳畧大篇春
容短章寂寞傳準歷代各傳參酌尊親臣庶叛逆
夷落集彼諸史獨得大成論贊不作善惡自明
聖祖宸斷萬世欽承二十一史惟茲首稱
資治通鑑 宋司馬光作編年本之春秋酌以已意
以月繫歲以日繫月蒐羅千三百載之事出入十
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
以爲勸戒云自周威烈王訖于五代自成一書名
曰資治通鑑
疆職畧 卷之十七 陽春園
通鑑綱目 宋朱熹作取司馬光通鑑成書安繁釐
枉始於威烈之元年終於周顯之世次綱倣春秋
而兼採群史之長目倣左氏而糾合諸儒之粹歲
周於上統正於下大綱舉衆目畢張真足以上
繼春秋而羽翼尚書也公自叙蓋求歲以首年而
而分注以備言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事
辭之詳畧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
資治通鑑綱目云
通鑑前編 浙東金仁山履祥由威烈王而上沂其
年代始陶唐氏悉本諸書名曰通鑑前編而陶唐
氏之前則闕如也其文悉按尚書周易語孟等而

林據諸子也說云

通鑑外紀 四明陳桎前承先志纂輯前開凡方冊
所載若盤臺高辛考記其槩為第一卷以冠金氏
之所述 名曰通鑑外紀

綱目續編 成化御製序云朱子綱目深得春秋心

法而宋元二代之史迄無定本雖有長編續編之
作然采擇不精是非頗謬察以朱子書法未能盡

合乃申飭儒臣發秘閣之載藉參國史之本文

朱子凡例編纂二史俾上接通鑑綱目共為一書
始於宋建隆庚申終於元至正丁未凡四百有八
年總二十有七卷名曰續資治通鑑綱目而凡誅
亂討逆內夏外夷扶天理而遏人欲正名分以植
綱常亦庶幾得朱子之意而可以羽翼聖經云

史 呂氏春秋曰蒼頡造史則史之原起于黃帝晁

氏曰後世述之者有三編年紀傳實錄王氏堉塵
錄曰凡史官記事所因者有四時政記起居注日

曆臣僚墓碑行狀

編年 春秋編年之體也晁氏曰編年以事繫日月

而總之以年蓋本於左丘明

紀傳 書紀傳之體也晁氏曰紀傳者分記君臣

行事之始終蓋本于司馬遷

實錄 晁氏曰實錄者其名起于蕭梁至唐而盛維

取編年紀傳之法而為之以備史官採擇而已梁
周興嗣始有皇帝實錄唐正觀中作高祖實錄自
是迄今為之

時政記 王氏曰時政記則宰相執朝夕議政君臣之

間奏對之語也宋志曰古者左史記言時政記蓋

記言也唐會要曰宋徽以俊左右史惟得對仗下
要宰相二人撰錄號時政記

起居注 宋志曰古者右史記動履後有起居注蓋

記動也漢武帝有禁中起居後漢明德馬皇后自

撰明帝起居注然則漢時起居似在宮中為女史

漢書卷之十七 陽春園

之職晉唐以不起居注皆近侍之臣所錄晉時人

得汲冢書有穆天子傳體製與今起居同

日曆 王氏曰日曆則因時政記起居注潤色而為

之也宋制曰日曆燕言動而成之按日曆與實錄

皆備史官之採擇耳

野史 文獻通考曰雜史雜傳皆野史之流出于正

史之外者雜史記志編年之屬也事多異聞言或

過實然實疑補遺後之為史者有以取資

故事 宋志曰西漢有掌故之史以主故事則名之

所起不其遠乎魏相為丞相務在奉行故事孔光

領樞機亦守法度修故事耳如唐政要宋會要
國朝會典是也

著書 史記太史公自叙曰昔西伯拘於羑里演周易則著書之始也

寫書 拾遺記蘇秦張儀通剪髮以相活傭力寫書無題記則以墨書於掌內及服裏衣邊更束折竹寫之

借書 匡衡與邑大姓傭作不求價主人怪問之曰願得主人書遍讀又齊王攸借人書皆治護時以還之

注疏 先列本文於上而著所見於下曰注者言本文如水之源而其派流之所分注如下文所言也

疏者則舉注而條列之其倫理得以疏通也

箋傳 鄭康成釋詩別為注文附毛公之下而自名曰箋謂別以片竹書之列毛傳之旁也左氏傳春秋附經立文至劉歆始各附所傳於正經之下謂之傳又轉相發明也

葉子 古書皆卷至唐始為葉子今書冊也見演繁露

裝潢 秘書省吏有裝潢匠釋名染書也

家語訓辭作南風之詩此御製之始也

訓釋 洪容齋隨筆曰晉唐至今諸儒訓釋六經其書曰傳曰解曰章句而已若戰國迨漢則其名簡雅一曰故二曰微三曰通

校讐 劉向別傳曰讐校者一人持本一人讀誦若怨家相對故曰讐也呂氏春秋有讀史者三豕涉河子夏曰已亥涉河也抱朴子書三寫以魯為胃以帝為虎

石經 漢靈帝詔諸儒校定五經鐫石以刊其文命蔡邕等書為古篆隸三體立於太學門謂之石經

印板 刻石為碑蠟墨為字自秦漢迄唐張參輩九經字樣皆已立板傳本乃無人推廣其事以槧經史何也葉氏曰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鑄印行又曰道但為監本五經板爾柳玘訓序言在蜀嘗閱書肆云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則唐固有之矣但恐不如今之工

巾箱 南史齊衡陽王鈞嘗親手細書五經部為一卷置巾箱中侍讀賀玠曰殿下家有墳素復何細書別藏巾箱鈞曰巾箱中檢閱既易且更手寫則

未不忘矣諸生之爭効爲巾箱今謂藉之細書小
本者爲巾箱始于此也按漢武帝見西王母巾箱
中有一卷書云五岳真形圖巾箱見于此

儀注 隋志曰儀注之興由來久矣唐虞以上分之
爲三在周因而爲五周官宗伯所掌吉凶軍賓嘉
是也周衰諸侯去籍至秦而焚之漢興叔孫通定
朝儀武帝時始祀汾陰后土成帝時初定南北郊
節文漸具後漢又使曹褒定漢儀是後相承世有
制作

家禮 朱子自序嘗獨究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少

疆識畧 卷之十七 主 陽春園

加損益以爲一家之書謹名分崇愛敬畧浮文務

本實自附孔子從先進遺意 國朝丘濬作儀節

魏堂作會成 大明集禮品官士庶又各不同

擬經 楊雄作太玄以準易作法言以準論語王通

作王氏六經有文中子中說續詩續書論禮論樂

京房作卦氣司馬光作潛虛皆擬易趙曄吳越春

秋陸賈楚漢春秋束皙補亡以擬詩白居易湯征

以擬書俱僭竊也

擬史 熊周古史書李斯以大夫于寶晉紀書天子

爲我皇帝孫盛晉春秋書某年春帝正月是擬春

王正月也吳筠齊春秋灾異曰何以書是擬公羊
何以書

疆識畧十七卷終

疆識畧 卷之十七

主 陽春園

禮記卷十八

崇陽吳楚材國賢編

陳博文徵校

子集部

周易

朱子本義

王弼易注

京房易傳

焦氏易林

鄭氏集解

連山歸藏

費直易原

王宗正義

李氏集解

陸希聲傳

周易義疏

王昭素論

易口義疏

陸希聲傳

周易義疏

王昭素論

易口義疏

陸希聲傳

周易義疏

王昭素論

易口義疏

陸希聲傳

周易義疏

王昭素論

易口義疏

陸希聲傳

周易義疏

王昭素論

易口義疏

陸希聲傳

周易義疏

王昭素論

易口義疏

陸希聲傳

周易義疏

王昭素論

易口義疏

陸希聲傳

周易義疏

王昭素論

易口義疏

陸希聲傳

周易義疏

王昭素論

易口義疏

陸希聲傳

周易義疏

王昭素論

易口義疏

陸希聲傳

周易義疏

王昭素論

易口義疏

陸希聲傳

周易義疏

王昭素論

易口義疏

陸希聲傳

周易義疏

王昭素論

易口義疏

陸希聲傳

周易義疏

王昭素論

尚書

蔡氏集傳

伏生大傳

孔安國注

陸氏釋文

毛氏集解

古文尚書

顯達正義

陸氏釋文

陳氏集解

鄭氏集解

孫氏集解

洪範會傳

石氏集解

無垢評說

東萊書說

黃倫精義

禮記

大戴禮解

小戴禮

李林甫月令

毛詩

朱子注

陳氏集解

洪範解

李詩

項氏集解

古詩音辨

張氏集解

李詩

項氏集解

古詩音辨

張氏集解

李詩

項氏集解

古詩音辨

張氏集解

李詩

項氏集解

古詩音辨

張氏集解

李詩

項氏集解

古詩音辨

張氏集解

李詩

項氏集解

古詩音辨

張氏集解

李詩

項氏集解

古詩音辨

張氏集解

李詩

項氏集解

古詩音辨

張氏集解

李詩

項氏集解

古詩音辨

張氏集解

李詩

項氏集解

古詩音辨

張氏集解

李詩

項氏集解

古詩音辨

張氏集解

李詩

項氏集解

古詩音辨

張氏集解

李詩

項氏集解

古詩音辨

張氏集解

李詩

項氏集解

古詩音辨

張氏集解

李詩

項氏集解

古詩音辨

張氏集解

李詩

項氏集解

古詩音辨

張氏集解

李詩

項氏集解

古詩音辨

張氏集解

李詩

項氏集解

古詩音辨

張氏集解

李詩

項氏集解

古詩音辨

張氏集解

李詩

項氏集解

古詩音辨

張氏集解

[illegible]

[illegible]

龍谷子	孔叢子	慎子書	韓子書	尹子書	荀子書	關尹子書	楊子書
范丹子	晏子書	墨子書	文中子	范子書	荀子書	關尹子書	楊子書
洛遊子	尚子書	文子書	玄中子	淮南子	金樓子	抱朴子	仲英子
仲英子	齊金子	天隱子	公孫龍子	交穀子	尤倉子	廣成子	鵠子
金華子	齊金子	隨臬子	尤倉子	尤倉子	尤倉子	廣成子	鵠子
天機子	齊金子	隨臬子	尤倉子	尤倉子	尤倉子	廣成子	鵠子
無能子	齊金子	隨臬子	尤倉子	尤倉子	尤倉子	廣成子	鵠子
傳記	柳氏舊聞	燕南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隆平集	四國志	燕南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亂華編	高士傳	燕南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莊忠錄	貞陵遺事	燕南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濮王中陳	東游記	燕南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朱梁通編	晉公談錄	燕南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歐陽撰議	北征記	燕南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會昌代類記	建炎通問	燕南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黃帝內傳	唐古沈開錄	燕南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飛燕外傳	漢武內傳	燕南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楊妃外傳	吳相事蹟	燕南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井陵武殿記	唐荏事蹟	燕南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胡安定錄	荷美事蹟	燕南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賈公談錄	某公點然	燕南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杜公談錄	何陰舊話	燕南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文路公記	東家雜記	燕南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渡江遺集	岳飛事蹟	燕南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文丞相傳	西陲事蹟	燕南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孔文編年	昭明事實	燕南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宋登科記	外史傳統	燕南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金陀祥編	華陽國志	燕南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錦里著舊記	五代新錄	燕南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北遼通事	五代新錄	燕南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句奴須知	五代新錄	燕南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翰林雅志	五代新錄	燕南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幸司記

沈存中集	王無咎集	范忠宣集	唐子羽集	陳了翁集	呂忠恕集	梅執禮集	胡安國集	呂頤浩集	胡致堂集	李若水集	李清臣集	范祖禹集	呂大忠集	呂大鈞集	錢公輔集	傅克翁集	果無咎集	邵信民集	汪伯玉集	張商英集	翟汝文集	黃山谷集	林之奇集	呂祖謙集	陳同甫集	趙忠定集	郭祥正集	賀方回集	楊仲宏集	虞伯生集	楊春園集	荷希帝集	羅天錫集	馬伯庸集	許白雲集	杜清碧集	吳開明集	賈好問集	元好問集	滕王霄集	高季迪集	王達善集	胡頌善集	陳海余集	阮籍集	陰鏗集	張說集	蘇頌集	蔡度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llegible]

[illegible]

釋家道家神仙家陰陽地理諸家書籍俱不錄

守簡 說文 石經
字畧 夏書 稽韻

預讓文
演說文
古孝經
雜古文
古周易
樹罕集

山海經
馬日煥集
古史記
牧子文
古漢書
古世本

古蔣子
張揖集
碧落文
九舍子
華微文
古爾雅

古毛詩
古禮記
開元文
徐邈集
李彤集
三方碑

茅君傳
古周禮
石像文
馬田碑
銀床頌
烟蘿頌

更儼集
陰符經
古月令
王庶子碑
道德經
尚書韻

衛宏字說 具丘長碑 凌壇臺文
滕公墓銘 周才字錄 朱育集字

義雲切韻
蔡邕石經
群書古文
王雄畫記
揚大夫集
顏黃門詩

卷之十八
十七
陽春園
林芳
澄俗古文
王先生錄
彌勒尊神

楊氏肝銘
藝林序文
周書大傳

郭昭卿字持
李商隱略古

二鄭樵注王應麟一堅貞甫

石鼓文注蘇軾九經韻補

文引群經音義判朝小爾雅廣雅

查通俗文 賈子良輯 卷永元中

說文五義
說文系傳

陸諤字材 簞沙字苑 曹產字苑

陽
傳
專
廣
不
威
字
府
鍾
鼎
製
諸
芳
古
國
品
大
公
云
景
趙

博古圖 金石錄

故跡遺文 徐浩古跡記 字辨北齊李鉉 五音譜

李素
七音韻鏡
字林音義
宋吳
誤字
張揖
難

字周成國語音宋祥楚辭音智為莊子集音徐璈

莊子釋音并釋黃庭經音陶弘景爾雅音孫炎諸經

音義釋文漢書音義蕭該李舟切韻董南一切韻

指南
文字音延晉王
篆文天何承
文字集畧阮孝緒

聲類李登音譜李季集韻陸洙韻纂隋潘徽唐韻孫愐

桂苑珠叢曹憲五經文字張泰九經字樣唐元古

文四聲韻夏棟 廣古文四聲韻趙克 佩觿集郭忠恕

字始連環鄭樵象類書鄭樵切韻指掌圖溫公書

卷之十八 六 陽春園 林義

韻會舉要 韻補 干祿字書

小學篇 廣干校字書 六書正訓 伯

六書本義則 說文字原 重刊字音明 唐

家博物志
韻雅
字通有吾
韻集
音

音言 文字辨疑 夏伊諺音畧 木臺聊音畧

陽休之龍畧 古今字詁 古今文詁諸 班

魚字類 文字指要 集韻拾遺 義白義

六書故 禮音韻畧 平水韻

龍巖 李涪 子 詩 寶升 叢珍 書苑 筆華

正女之音

右子集不能盡載如七畧藝文志崇文總目文獻
通考迄今時二酉之藏姑據一統賦書之猶未悉
一斑云

五厄 秦吞六國墳典掃地一厄也王莽之末並縱
煨燼二厄也獻帝移都西京燔蕩三厄也晉世劉
石憑陵從而失墜四厄也侯景破梁悉送荊州周
師入郢焚之外城五厄也

七厄 桓玄悉哀二王願愷之書畫之精者以自隨
其它下建康後所得珠玉古器名蹟悉沈之江此
一厄也梁武帝時二王以下書跡至萬五千紙後

元帝江陵陷以寶劔折柱取圖籍十四萬卷悉焚

之書畫古器玩稱是于謹僅于煨燼之餘得三千

卷而已此三厄也唐文皇自蘭亭從殉外右軍下

以古法書名畫不啻數千右軍亦一千五百紙為

宗楚客安樂太平公主散殆盡名蹟最妙者復遭
岐王之火此四厄也開元天寶所收重復貞觀之

舊而安史之亂又失之此五厄也南唐元宗後主
收藏圖籍萬卷尤多鍾王妙跡金陵陷同黃保儀

悉火之此六厄也書畫古器物無過於宋徽宗以
全盛之力收之見於宣和書譜畫譜博古圖者可

評 史絕矣而靖康之難流落兵燹殆盡此七厄也

明工言人新唐書宋景文公云莊周工言天道左丘

經評

紀開云詩書易如律春秋如新案詩書易如

用蓋書道治亂興廢之跡故其辭顯泰秋賞善辨

而通禮以齊莊敬之心建於遠且玉帛故其辭深

辭婉以嚴詩以君臣父子之情味於遠且玉帛故其辭深

出馬經世之書雖非代而道文總之意不傳矣文章從是

評子 老子孫武子一理如帝八寶珠璣間錯

篇誦之如龍行空列子莊子墨子等書雖孔孟

然去聖不遠其文章非後世所及列子墨子等書雖孔孟

非莊子多類東漢所不能章其氣賦弱管子非仲子

書楊子好奇而卒不能章其氣賦弱管子非仲子

與亡人精物態更草治而能無憂歟之明世情

孫武十三篇戰國時書也今韓非諸書皆說盡事

評史 左傳二百四十餘年其書止十九萬言太史

十萬言而班固漢書十二帝間二百三十年止一

百七萬言而陳壽三國志六帝間一百一十三年止一

宋而亦自生往遷不能追
其辭故其事多而不可明
疑此作文之法也

唐文

切當得告君之體而句
壯柳下厚公言雖緩意甚
下杜牧為李柳厚為劉李
白以登淡簡質為工而流
絕梓溫潤駸駸乎為六經

韓文

韓愈以六經之文為諸儒
以韓愈為六經之文為諸
說數十篇皆與針宏源與
佑六經云

柳文

似全篇却不如西漢諸人
文不學大廣速難測道子
初學如退之退之詩不如

宋文

劉子澄云只有四篇文字
義石但休之屬尹何南之
之趙李江之宋常山之簡
南豐之毅王館川之整蘇

歐文

宋叔文其原實出於韓但
然見於毫緒間論大道似
似同馬遷詩賦似李白

曾文

曾子固文舉劉向平平說
而古但劉向老子固難劉

枯槁子固光潤耳一字扶
制內有數篇雖推之三代
正耐點檢

王天

公為文之文却似南豐但
蘇文自三蘇文字學不為
下筆自然滂沛

老泉

高只談論奇甚有古人著
東坡類是也子入區處似

勢豪放而結體曲折盡其
折變化則無復可以名狀

頤濱

東坡文較明白子由文不
頤濱坡只有黃樓賦一篇

子厚文自史中來宋叔文
氣多和氣火始以文體為

後儒考古人用意下句嚴
斷

彙識卷十九

崇陽吳楚材國賢編

劉日孚應占校

文章部

文體 珊瑚鈞詩話云刺美風化緩而不迫謂之風
采摭事物摘華布體謂之賦推明政治正言得失
謂之雅形容盛德揚厲休功謂之頌幽憂憤悱寓
之比興謂之騷感觸事物托於文章謂之辭程事
較功考實定名謂之銘援古刺今箴戒得失謂之
箴猗迂抑揚永言謂之歌非鼓非鍾徒歌謂之謠
步驟馳騁斐然成章謂之行品秩先後序而推之
謂之引聲音雜比高下長短謂之曲吁嗟歌悲
憂深思謂之吟吟咏性情性合而言志謂之詩蘇李
而上高簡古淡謂之古沈宋而下法律精切謂之
律此詩之衆體也帝王之言出法度以制文者謂
之制絲綸之語若日月之垂照者謂之詔制與詔
同詔即制也道其常而作藝憲者謂之典陳其謀
而成嘉猷者謂之謨順其理而迪之者謂之訓屬
其人而告之者謂之誥即師衆而申之者謂之誓
因官史而命之者謂之命出於上者謂之教行於
下者謂之令特而戒之者勅也言而諭之者宣也

彙識卷十九

卷之十九

乙

陽春園

陽春園

諮而揚之者贊也登而崇之者冊也言其倫而析
之者論也度其宜而揆之者議也別嫌疑而明之
者辯也正是非而著之者說也記者記其事也紀
者紀其實也書者續而述焉者也策者條而對焉
者也傳者傳而信者也序者緒而陳者也碑者披
列事功而載之金石也碣者揭示操行而立之墓
隧也誄者累其素履而質諸鬼神也誌者識其行
藏而謹其終始也檄者激發人心而諭之禍福也
移者自近移遠使之周知也表者布臣子之心致
君父之前也牋者脩儲后之問伸宮闈之儀也簡
者質言之而畧也啓者文言之而詳也狀者言之
公上也牒者用之官府也捷言不緘揮羽而傳之
者露布也尺牘無封指事而陳之者劄子也青黃
黼黻經緯以相承者總謂文也

古歌謠辭 康衢擊壤歌之類

古賦 賦者古詩之流古者交接隣國稱詩喻意春
秋以後賢士失志之賦作矣荀卿屈原作賦以諷
宋玉唐勒枚乘相如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辭無
復諷諭之義宋景文公云離騷爲辭賦祖學賦者
必以是爲先云

彙識卷十九

卷之十九

二

陽春園

陽春園

古樂府 六代之樂起自成周漢高帝自制三侯之章而房中之樂則令唐山夫人造爲歌辭後儒以樂府之名起于武帝不知孝惠二年已命夏侯寬爲樂府令豈武帝始爲新聲不用舊辭也明帝分樂爲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享射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群臣用之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用之其說雖載方冊而其制亦復不傳魏晉已降琴瑟靡虛誕下至陳隋淫哇鄙褻郭茂倩輯樂府百卷左克明復編十卷若後魏楊白花等淫鄙之辭亦復收載是亦未盡善也何元朗云樂府以傲還揚厲爲工 大明會典郊廟宴享樂章蓋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也

古詩 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詩有六義風雅頌賦比興三百篇尚矣朱子云古今詩凡三變自漢魏以上爲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無復古人之風矣真西山編文章正宗劉氏輯風雅翼悉本朱子之意云

歌行 昔人論歌辭有有聲有辭者若郊廟樂章及鐃歌等曲是也有有辭無聲者若後人述作未必盡被於金石也漢魏歌詠雜興故本其命篇之義曰篇因其立辭之意曰辭體如行書曰行述事本末曰引悲如蛩蛩曰吟委曲盡情曰曲放情長言曰歌言通俚俗曰謠感而發言曰嘆憤而不怒曰怨雖其立名不同然皆六義之餘也

諭告 按西山云周官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曰辭曰命曰誥曰會曰禱曰誅皆王言也太祝以下掌爲之辭則所謂代言者也若書湯誥其誓微子之命然

聖書 按應邵曰聖信也古者尊卑共之秦漢臣下始避其稱漢初有三聖天子書用聖以封故曰聖書文帝嘗賜南越趙佗佗愧感頓首稱臣夫制詔聖書皆曰王言然書之文尤覺陳義委曲命辭懇到者蓋書中能盡褒勸警飭之意也

批答 按王海唐學士初入院試制詔批答共三篇蓋批答與詔異詔則宣達上意批答則采臣下章疏之意而答之也文鑑輯批答詔勅各爲一類可見矣

詔 按三代王言見於書者有三曰詔曰誓曰命至秦改之曰詔歷代因之然惟兩漢詔辭深厚爾雅尚為近古至偶儷之作興而去古遠矣東漢云近代詔書或用散文或用四六散文以深純溫厚為本四六須下語渾全不可尚新奇華巧而失大體又云散文當以西漢詔為根本西山云當以書之詔誓命為祖各以兩漢詔冊

冊 按漢天子所下之書有四一曰策書注曰策者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維年月日以命諸侯王公若三公以罪免亦賜策則用一尺木而隸書之說文冊者符命也古文作冊蓋冊策二字通用至唐宋後不用竹簡以金玉為冊故專謂之冊其文辭則相祖述云

制誥 按周官大祝六辭二曰命三曰誥考之於書命者以之命官若畢命同命是也誥則以之播告四方若大誥洛誥是也漢承秦制有曰策書以封拜諸侯王公有曰制書用載制度之文若其命官則各賜印綬而無命書也迨乎唐世王言之體曰制者大賞罰大除授用之曰發勅者授六品以下官用之即所謂告身也宋承唐制其曰制者以拜

三公三省等職辭必四六以便宣讀于廷誥則或用散文以其直告某官也西山云制誥皆王言貴乎典雅溫潤用字不可深僻造語不可失新制詞破題要包盡題目而不露露叙新除處欲其精當而忌語太繁戒辭於戲而下是也用事欲其精切餘詳見文辭

制策 按說文策者謀也凡錄政化得失顯而問之謂之對策實始漢之晁錯惟董仲舒三策罄竭所蘊宋蘇軾王十朋文天祥 國朝羅倫最盛傳焉表 按韻書表明也標著事緒使之明白以告乎上

也三代以前謂之敷奏秦改為表漢因之竊嘗攷之漢晉皆尚散文蓋用陳達情事若孔明前後出師李令伯陳情之類是也唐宋以後多尚四六其用則有慶賀有辭免有陳謝有進書有貢物所用既殊則其辭亦各異焉西山云表中眼目全在破題要見盡題意又忌太露貼題目處須字字精確且如進實錄不可移於日錄若汎濫不切可以移用便不為二矣大抵表文以簡潔精緻為先用事忌深僻遺語忌纖巧鋪叙忌繁冗又譚麐云四六之工全在裁翦若全句對全句何以見上須經語

經語史語對史語詩語對詩語方妥帖

釋名下言章上言表思之於內施之於外也雕

龍云敷奏以言即章表之義也古稱上書奏改曰

奏漢定禮儀四品一曰章以謝恩二曰奏以按劾

三曰表以陳情四曰議以執異章者明也詩曰為

章於天言文明也在於文物赤白曰章故章式炳

貴志在典謨使要而非畧明而不淺筆實相勝唇

吻不滯則中律矣博物志漢承秦法辟臣上書皆

武因之末云猶首再拜

露布按露布布於四海露之耳目通典云魏攻戰

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於漆竿上名為露布

此其始也攷諸文章緣起則曰漢賈洪為馬超伐

曹操作露布及世說又載桓溫北征令袁宏倚馬

撰露布是則魏晉以來有之矣文心雕龍又云露

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諸視聽近世帥臣奏捷蓋本

于此式云尚書兵部臣某言臣聞云恭惟

皇帝陛下云臣等云臣無任慶快激切屏營

之至謹遣某官奉露布以聞命辭全用四六蓋典

當時表文無異西山云貴裔發雄壯少麓無害

論諫古者諫無專官自公卿大夫以至百工技藝

皆得進諫隆古盛時君臣同德其都俞吁咈見於

語言問答之際者考之書可見雕龍云論者倫也

不墮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稱為論語論者猶論

群言而所精一理也自是亦同齊物以論為名石

渠白虎講聚論述昌言玄論蓋論不一故義貴圓

通詞忌枝碎使心典理合詞共心密斯其要也

奏疏按唐虞禹臯陳謨之後至商伊尹周姬公遂

有伊訓無逸等篇此文辭告君之始也漢高惠時

未聞有以書陳事者迫乎孝文開廣言路於是賈

山獻至言賈誼上政事疏自時厥後進言者日衆

或曰上疏或曰上書或曰奏劄或曰奏狀慮有宣

世則彙封以進謂曰封事考之史可見

議說文語也又論難也獨斷有疑事公卿百官會

議右臺閣有正處而獨執異意者曰駁議書議事

以制政乃不迷蘇氏曰先王人法並任而任人為

唐宋諸臣於上議狀或儒先私議有關政理俱要

彈文雕龍云按劾之奏所以明憲清國故御覽謂

之劾奏又駁奏即論駁之文李充所謂不以華藻

為先李藩批勅給事則黃紙後駁制勅不可按漢

書注云群臣上奏若罪法按劾公府送御史臺卿

校送謁者臺是則按劾之名其來久矣文選特立

其名曰彈事若文粹文鑑則載奏疏之中而已迨

玉海有曰奏以明允誠篤為本若琿文則必理有典憲鮮有風軌使氣流墨中聲動簡外斯稱絕席之雄也

檄軍書也謂之羽檄示急速也釋文云檄也下官激迫其上之書也劉勰云檄也宣露于後檄然即檄之本始戰國張儀為檄告楚相其各始若大體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重借天時審人事莫強弱角雄勢故拉義與辭勢在剛健神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使義隱大抵唐以前不用四六故辭直義顯東萊云頭說某官告某府士蓋聞說討叛招携之意說一云云推示其處侍士云云幕府云云主上云云末以附則厚賞佑終則顯戮自釋禍福結之責補陳利字或動人

檄辭畧

卷之十九

陽春園

歲說文誠也劉云諫誨規誡之辭若歲之瘵疾故以為名古有夏商二歲見于尚書大傳解呂氏春秋而殘缺不全獨周太史辛甲命百官官歲王闕而虞氏掌獵為虞歲其辭備載左傳後之作者蓋本於此東萊云凡作歲須用官歲王闕之意歲美須依虞歲獸臣司原敢告僕夫之類大抵歲銘贊頌雖或均用韻語而體不同歲是規諷之文須有警誠切劘之意

名也名其器物以自警也漢藝文志道家有皇帝銘六篇亡其辭獨大學載盤銘發明日新其

武王几席觴豆之屬無不勒銘厥後有稱述先人德善勞列為銘者如孔惺鼎銘是也又有以山川宮室門闕為銘者漢班孟堅之燕然山則旌征伐之功晉張孟陽之劔閣則戒殊俗之僭叛取義各不同也詞用韻語貴博約婉切

頌美盛德之形容以告神明實出於詩若商之那周之清廟諸什皆以告神為頌體之至至如魯頌之駉駉等篇則當時用以祝頌僖公為頌之變文雅龍云取銘經意自鑄俾辭須補張揚厲而以典雅豐縟為貴載寓以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故換如銘而異乎規諫之域

頌辭畧

卷之十九

陽春園

釋名云稱人之美曰讚讚慕也纂集其美而叙之也雕龍云讚者明也助也昔虞舜之祀樂正重讚蓋唱發之詞也及孟讚于禹伊陟賛于巫咸並助言以明事嗟嘆以助詞者也文章梁起曰漢司世已不傳厥後班孟堅漢史以論為贊至宋范曄更以韻語唐建中中試進士以贊為贊代詩賦而無煩題迨後復置博學宏詞科則贊頌二題皆出矣西山云贊頌體式相似貴乎瞻麗宏肆而有雍容舒暢頌頌起伏之態乃為佳作大抵贊有二種若作散文當祖班氏史評若作韻語當宗東方朔畫像贊

七文選載枚乘七發繼以曹子建七啓張景陽七命而已容齋隨筆云枚生七發創意造端麗肯

辭後之繼者如七激七辯七依七廣七啓七釋七
命七徵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及子厚晉問別
立機杼雖尚駢儷而辭意變化與全篇四六不同
迨元袁伯長之七觀洪武宋王二老之志釋文訓
唐荆川之鴈訓又自起軼云

對 昔人一時問答之辭或設客難以著其意宋王
之於楚王相如之於蜀父老是也洪景廬云東方
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楊雄擬爲解嘲尚有馳
騁自得之妙至於班固之賓戲張衡之應問則屋
下架屋令人可厭迨進學解出則青出於藍而青
於藍矣

書 書主記載以記時事也聖賢言語總爲之書揚
雄云言心聲也書心畫也又舒也舒布其言陳之
簡牘取象于史貴在明決而已又昔臣僚敷奏朋
舊往復皆總曰書近世臣僚上言名爲奏表奏惟朋
舊之間則曰書而已蓋論議知識人豈能同不具
之於書安得盡其委曲之意此樂安司馬還劉歆
諸書誠脩辭之助若韓柳程朱張呂亦翹然者也
又謂之尺牘一曰赤牘赤即尺也詳王元美赤牘
記 記事之文也下山以善叙事爲主禹貢顧命乃

記之祖後人作記免免雜以議論竊考記名始於
戴記學記記之文文選弗載後之作者以退之書
記子厚遊山諸記爲體之正朱文公云記文須考歐曾道
論弗害其爲體之正法料簡則序使請明

序

爾雅云序緒也序之體始於詩之大序首言六

義次言風雅之變又次言二南玉化之自其言次
第有序故謂之序也東萊云凡序文籍當序作者
之意如贈送燕集等作又當隨事以序其實大抵
序事之文以次第其語善序事理爲上近世應用
唯贈送爲盛當須取法昌黎則庶得古人贈言之
義而無枉已徇人之失也

論

議也一曰史論乃史臣於傳末作論議以斷其

人之善惡若司馬遷之論項籍商鞅是也二曰論
則學士大夫議論古今時世人物或評經史之言
正其訛謬如賈生之論秦過江統之議徙戎柳子
厚之論守道守官是也唐宋取士用以出題然求
其辭精義粹卓然名世者亦惟韓歐爲然劉勰云
訓曰經述經叙理曰論故陳政則與傳注泰體類
史則典贊評齊行驗文則與序引共紀
說 解 說者釋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已意述之

也說之名起自吾夫子之說卦厥後許慎說文亦祖述其名而為之辭也昌黎作師說柳子厚及宋室諸儒各即事即理而為之說以曉當世盧學士自出已意橫說堅說以抑揚詳略為上若夫解者亦以講釋解利為義其與說亦無大相遠焉孟子好辯一章凡八節非獨理明義精而字法句法章法亦足為作文楷式追昌黎作諱辯子厚辨桐葉封弟識者謂其文數孟子苟非有關世教雖工亦奚以為

原 本也一說推原也義始大易原始要終之訓若文體謂之原者始于昌黎之五原蓋推其本原之義以示人

戒 警勅之辭文章緣起曰漢杜篤作女誡文選亦無其體若先正誠子孫及警世之語可為法誡者是也雕龍云戒勅為文實詔之切者魏武稱作勅戒當指事而語勿得休達及晉武勅戒備告百官有訓典焉戒者檢也為稱戒之用休君父至尊在三罔極漢高之勅太子東方朔之戒子亦類命之作也又班姬女戒足稱母師云

題跋 金石例云跋者隨題以贊語於後前有序引當撮其有關大體者以表章之須明白簡嚴不可隨人窠臼至唐韓柳始有讀某書及讀某文題其後之名迨宋歐曾而後始有跋語然其辭意亦無

大相遠也近世味齋盧公又云取詩猿猴其明使不可加然則跋此題典書尤貴簡特也

雜著 雜著者何輯諸儒先所著雜文也文謂之雜何或評議古今或詳論政教隨所著立名無一定之體也

傳 太史公創史記列傳蓋以載一人之事而為體亦多不同迨前後兩漢書諸史第相祖襲而已後世學士大夫或值忠孝才德之事慮其湮沒因為立傳以垂于世此小傳家傳外傳之例西山云史遷作孟荀傳不正言二子而旁及諸子此體之變

可以為法女里客談又云范史黃憲傳蓋無事蹟若退之毛穎傳以文滑稽又變體之變者乎

行狀 按行狀者門生故舊狀死者行業上于史官或求銘誌於作者之辭也文章緣起云始自漢丞相倉曹傳朝幹作楊原伯行狀然徒有其名而亡其辭蕭氏文選惟載任彥叔所作齊竟陵王行狀而辭多矯誕識者病之今惟韓柳所作載為楷式云

謚法 周禮卿大夫謚君親制之使太史往賜之至遣之日小史往為讀之宋蘇洵奉詔取世傳周公

謚法以下諸書定為三卷總一百六十八謚至鄭
樵復增損定為上中下三等通二百一十謚大抵
謚者所以表其實行故必由君上所賜善惡莫之
能掩詳見禮儀部

謚議 漢晉而下公卿大夫賜謚必下太常定謚傳
士乃詢察其善惡賢否著為謚議以上于朝若晉
秦秀之議何曾賈充唐獨孤及之議苗俊卿宋鄧
忠臣之議歐陽永叔是也近世名儒隱士之沒門
人朋舊又有私謚易名之議云

碑 雕龍云碑者碑也上古帝王紀號封禪樹名碑

故曰碑也周穆紀迹于弇山之石亦此意也
禮記宮室有碑以識日影知早晚宗廟立碑繫
牲後人因於上祀功德秦漢以來始謂刻石曰碑
蓋始於李斯碑山之刻碑文選載郭有道等墓而
王簡伯頭陀等碑亦其間至文選則凡祠廟等
碑與神道墓碑各為一類今亦依其例云

墓碑 碑表誌記銘 按古者塋有豐碑

以窆秦漢以來死有功業則刻于上稍改用石晉
宋間始有神道碑之稱蓋地理家以東南為神道
因立碑其地而名耳又按墓碣近世五品以下所
用文與碑同墓表則有官無官皆可其辭則多叙
其學行德履墓誌則直述世系歲月名字爵里用

防陵谷遷改埋墓記與墓誌同而墓記則無銘辭
古今作者惟昌黎最高

誄辭 哀辭 周禮太祝作六辭六曰誄說文曰誄
謚也魯哀公誄孔子即所謂誄辭也鄭注云誄者

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後世有誄辭而
無謚者蓋本於此文選所錄諸誄皆述其世系行
業而寓哀傷之意若韓退之於歐陽詹柳子厚之

於呂溫則或曰誄辭或曰哀辭文章流別傳曰哀
辭者誄之流也

依心故曰誄也以誄之事雖龍云哀者休也悲實
亦詩人哀辭乎大抵誄則多敘世業故率倣魏晉
以四言為句哀辭則寓傷悼之情而有長短句體

祭文 古者祀享史有冊祝載其所以祀之意若

文選所載謝惠連之祭古冢王僧達之祭顧延年

則亦不過叙其所祭及悼惜之情而已迨後韓柳

歐蘇輩或因水旱而禱于神或因喪塋而祭親舊

真情實意溢出言表云

連珠 傳玄云興于漢景帝之世班固賈逵亦受詔

作之蔡邕張華又廣焉文選止載陸士衡五十首

而曰演連珠言演舊義以廣之也大抵連珠之文

穿貫事理如珠在貫其辭麗其言約不直指事情

必假物陳義以達其旨合古詩風興之義其體則四六對偶而有韻云

判唐制選法有四其四曰判文理優長凡進士登

第及諸科出身皆以此銓擇若陸宣公既登進士

又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是也宋代選人試判三

下三等晦翁第後銓試入中等始授同安主簿

是也元世不用其制因朝設科第二場有判語

律賦起於六朝而盛于唐宋凡取士以之命題每

篇限以八韻而成要在音律諧協對偶精切為工

元氏場屋更用右賦錄是學者弗習云

律詩始於唐而盛亦莫過於唐考之唐初作者蓋

鮮中唐以後李太白常應物猶尚古多律少至杜

子美王摩詰則古律相半迨元和而降則近體盛

而古作微矣大抵律詩拘於定體固弗若古體之

高遠然命辭用事聯對聲律須取溫厚和平不失

六義之正若換句拘體粗豪險怪皆律體之變不

足學也詳見詩法

排律楊伯謙云唐初五言排律雖多然往往不純

至中唐始盛若七言則作者絕少大抵排律若句

鍊字鍛工巧易能惟抒情陳意全篇貫徹不失倫

次者為難故山谷嘗云老杜贈韋左丞相詩前輩錄為壓卷蓋其布置最為得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處不相淆亂

絕句楊伯謙曰五言絕句盛唐初變六朝子夜體

六言則王摩詰始效顧陸作七言唐初尚少中唐

漸盛又按詩法源流云絕句者截句也後兩句對

句皆對者是截律詩前四句皆不對者是截前四句

三句為主須以實事寓意則轉換有力而涵蓄無

聯句按聯句始著於陶靖節集而盛於退之東野

攷其體有人作四句相合成篇若靖節集中所載

是也又有人作一聯若子美與李尚書之芳及其

甥宇文彥聯句是也復有先出一句次者對之就

出一句前人復對之相繼成章則昌黎東野城南

之作是也其要在於對偶精切辭意均敵若出一

手乃為相稱耳

雜體譬諸飲食既薦味之至者而奇異苦鹹酸辛

之物咸有篤好之者雜體之詩蓋類是也體各不

同總謂之雜以其終非詩體之正也

近代詞曲三百篇亡而後有騷賦騷賦難入樂而

後有古樂府古樂府不入俗而後以唐絕句為

府絕句少宛轉而後有詞詞不快比耳而後有北
曲此曲不諧南耳而後有南曲自古音聲發後
並出至唐開元天寶中燕然成俗于時才士始
樂工按拍之聲依之以辭其句之長短各隨曲而
變於是古昔聲依未之理愈失矣言云詞者樂
府之變也昔人謂李太白菩薩蠻德裕為詞者
不知隋唐帝已有望江南詞實為溫庭之始若
昔名詞所由起也其詞不類中國者歌曲變態
自老胡故耳曲者詞之變自金元入中興所用
樂譜雜湊繁緩急之間詞不能按乃更為新聲
媚之而諸君如貴酸齋馬東籬王實甫關漢卿
可父喬夢符鄭德輝宮大用白仁甫南草咸富
情不虛也又云元有曲而無詞如虞趙諸公革
殆以才情屬曲而以氣韻屬詞詞所以亡也
詩餘 即詞草堂詩餘引云詩自三百篇而降氣運
相沿屢觀其變其道已不純古衰頹至于唐季而
詩餘之變漸盛至宋則又極焉其體裁則繁音節
則輕辭則近襲而妍巧渾淪敦厚之意存者寡矣
庾信云花間以小說致巧世說靡也草堂以麗字
取其婉麗而近情也凡以移情而奪嗜其柔靡而
近俗也詩吟而近情也凡以移情而奪嗜其柔靡而
非詞之詞而詩吟而近情也凡以移情而奪嗜其
卿子野美成少游詩也言其業李氏晏氏父子皆
而促黃九精而刻長公飛而壯勿安辨而奇又其
次也詞之變體也詞興而樂府亡矣曲興而辭亡
矣非樂府與詞
之亡其詞亡也
令 文選載任彦昇宣德皇后令一首云宣德皇后
敬問具位 云

教 元命苞云倣也言上為而下倣也
之守南陽條教為後所法乃事諸明也孔融守北
海文倣是而平於理乃治體也若諸葛孔明之
詳約度雅恭之明斷並理得而阿中教之善也傳
者友為父公脩張良廟教一頁亦載文選云主
者施行
教文 宋建隆登極赦文語用四六 今制布詔別
有赦條不拘散文如公移式
吊文 龍云吊者至也詩云神之吊矣言神至也
至到為言壓溺華道所以不吊又宋水鄭大國災
無時或行美燕果迫而慰之並名為吊自賈誼浮
湘發憤吊屈體周而事嚴辭清而理表蓋自首出
之作也相如吊二世乃全為賦體云
祝文 年月首尾並與祭文同
符命 司馬長卿封禪文載本傳
公移 即今官府公文移文也龍云移者易也移風
而喻傳有移易之骨焉及劉歆之移太常祠廟而
義辨文移之首也故機移為用事燕文武其在金華則
逆黨用微順象資移所以洗濯民心堅明堅契意
則小異而體義大同
奏記 體式如書而語簡嚴
箋 一作曉說文云表識書也龍云表者表也識
表其情也崔寔奏記於公府黃香奏檄於江夏
劉廙奏謝恩喻切陸機自叙清周原成之為式上
規乎表下脫乎書彼敬而不備簡而無微清美彪
蔚蓋賦記之分也

難發難問對之辭東方朔客難是也

募疏語用四六末有用散文者

擬模擬古人之語頃語句意象大體宛然而事情委曲

勅散文不拘四六

啓說文傳信也通俗文官信曰啓啓龍云開也高宗云啓乃心蓋其義也孝景稱啓故兩漢無稱之啓事兼用表奏陳政言事促其音節詳要輕清亦啓之大略也

符說文云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釋符者字也後召功爲事資中手三代玉瑞漢世金符未代從省代以書翰失漢有銅虎竹符詳服諸

契券釋名云券縑也相約束縑縑以爲限也大書中央中破別之也契刻也刻識其數也世說云券契也別之書以刀刻其旁也故曰契也漢書折券棄責注以簡牘爲契券既不徵索故折毀之棄其所負也唯龍云契者結也上古純質結繩執契今也明白約束以簡牘爲契結其半分故周稱判書古有錢以堅信誓王康麟奴則券之指也

彊識畧十九卷終

彊識畧二十卷

崇陽吳楚材國賢編 劉日孚應占校

訓詁部

訓詁左傳漢書俱作訓故訓釋其典故顏師古曰故者通其指義也今俗本改作詁失其真矣訓者釋所言之理故者明所載事物之故也韻注云詁訓通古今之言也漢書有雋今按藝苑卮言別錄云儒者讀左史兩漢文選莊列諸書往往涉獵不究訓故以故有日用而不知亦有臆記而誤用者聊爲摘其一二筆之以俟續考

彊識畧卷之十

乙

陽春園

慮囚即錄囚也雋永雋肥肉也受釐受僂也

椎埋椎殺人而埋之也搏掩搏而取人財也

駁坼裂瘵寒創也糸息糸即累懼而喘息也

醞藉如醞有味及有薦藉也肺附如肺之附肝

也睚眦睚舉眼眦目匡也伏質質鑑也奏厠

奏向也淮南王榮惑百姓榮迴繞也校獵以

木相貫爲闌校遮獸也扈從言跋扈從恣也見

相如賦與扈從人主二義卞射又試卞角力也

腐刑腐木不生實也媒藥媒酒教也藥酒麴

也齊人名麴餅曰媒伐閭謂功伐閭歷也李

空拳馬遷傳作空拳考空拳也空拳無契之
考也戰國策控拳與拳同拳攘臂繩也 籍甚狼
籍甚盛 相駁執意不同如馬駁色 按堵按次
第堵墻壁不動也 鈎距鈎致其情距閉之不能
去也 漿酒霍肉視酒如漿視肉如霍霍豆葉也
鈎盾弄田宴游之田天子所弄也 城旦春旦
起行治城春 鬼薪取薪給宗廟為鬼薪 白粲
擇米使白 酎金八月嘗酎諸侯出助祭金三重
醇釀為酎以薦廟 棄繻繻帛邊關出入裂繻頭
以為合符也 檻擊擊古手腕字 虎落外蕃若
今時行虎也 擘張手張弩也蹶張足踏弩也
尺籍伍符伍符五五相保之符也 原廟者再作
廟也訾筭限訾十筭乃得為吏筭十萬也 卒更
者正卒役一月一更踐更者出錢贖貧者役月二
千曰踐更過更者例人各三日戌邊出錢三百入
官官為給戌是為過更 暴室掖庭之室取曝曬
衣也薄室同 張飲供帳也 贏糧有餘糧也贏
糧檐糧也 頭會箕歛從人頭數出穀以箕歛之
同產子養昆弟之子為子者 流庸流民出外
為傭也 緡錢武帝時計人貲千錢出二十也

橋虞矯托上命而固為邪也 泛駕猶覆駕 緩
頰徐言也 較然昭然也 濯歌濯歌也 不期門
微行與期於門下也 執金吾金吾鳥名主辟不
祥 戊己校尉諸干皆有正位唯戊己寄治言其
於西域無定居也 五兵矛戟弓劍戈也 舳舻
舳船尾持柁處舳船頭刺棹處也 闔茸闔下也
茸細毛也 少從進孰者少年從使之入空進
成孰之言積竹扶合竹作杖也 畔換反易也又
強恣之貌 蓬蔭觀人顏色而為佞也 閤人精
氣奄閉也 周法遮禽獸園陣也 短長術趣彼
為短歸此為長 褒然進也又盛服貌 繇叢立
竹及茅索管之習禮也 感槩感而立節槩也
門牡所以下閉者也以鐵為之 雉經僂頸閉氣
而死若雉 劍珣當作璚劍鼻玉也 首鼠兩端
鼠首一前一却也 涓人潔也人主潔除之人
張湯治方中掘地為阬一方曰方 爰書爰換也
以文書換口辭也 乾沒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為
乾失利為沒 琅璫長鎖也 安息國橫行為書
記橫行者西域胡書體也 尉薦謂安尉而薦達
之也 犀利堅利也 股弁股戰若弁弁謂撫手

也 馬復令養馬免徭賦也 子午道謂南北道也 鉅甬鉅如鉅甬即竹甬投書可入而不可出也 副刑去頗旁毛也 葭莩之親蘆蒿中白皮至薄者也 甲令謂首篇也 陵夷言如丘陵之下平也 譙樓樓名一名譙又為巢樓亦有巢車俱言其高也 緒其宮室緒謂畜水汙下也 盱衡眉上曰衡謂舉揚目也 趙后自繆繆絞也居亂反 清狂者脉不濁不狂似狂也 樵蘇樵取薪蘇取草也榜掠榜一曰勞格擊也 請室請罪之室也 下走僕役也 顧山錢如犯徒不能入

鹽鐵畧卷之二十一

四

陽春園

生

果愚謂聯開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又闕之屏也 赤仄錢子鉗錢也以赤銅為其郭莢錢如榆莢也 李陵令軍持一半水讀曰判大片也 百金祝贈終者衣被也 紫泥天子六璽皆以武都紫泥封 趙惠傳鹿車風俗通曰車窄小裁容一鹿 回穴紆曲也 白越越布也 姑息姑且也息安也 稽故謂稽留以事故 伍伯一曰五百五當也百道也使之當道驅除也 烽燧燧烟也夜望烽畫望燧 苛政苛小草也言其繁細投綬以繩為綬胡丈反 敗北北方幽隱之地 故軍敗者曰北 匈奴徑路刀金留犁撓酒徑路匈奴寶刀留犁飯匕也撓攪也 牢盆牢價值也 蠶鬻鹽盆也 伏臘秦德公始為伏祠曰伏者金氣伏藏之日也臘說文云冬至後祀百神曰臘 尚書機衡北斗魁星第三為機第五為衡於天文喉舌也 水牌激水以鼓之當作橐 熊經熊身不動而迴顧學其法 巫覡男曰覡女曰巫 結恨三泉三泉者小數之終言深也極深為九泉 氍毹毛席也 投蜺霓之散亂者也主天下怨 欽頤曲頤也折頤折鼻莖也 鉗鑽說文曰鉗鉗

鹽鐵畧卷之二十一

五

陽春園

生

也蓋推鑿之類酷刑也 貫行謂一皆遵奉也
款段馬款緩也馬形段邊緩也 都布答布也即
白疊 偃伯靈臺偃伯休師也 枅稜殿堂取高
處也枅一名觚又八觚有稜者也 仍積又克仍
仍滿也 露紒音即露髻也 陽月十月也以其
無陽故反言之 露稜謂櫟在外人在中 偃子
逐疫之人也 三五法婚姻之家兩州人不得交
互為官也 搜牢謂牢固藏貨者皆搜取之 史
兵蜀兵也 伊優屈曲佞媚之狀 彈基兩人對
局白黑碁各六先列碁相當更先彈也格五碁也
傳用十二碁白黑相等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
意錢一曰說億一曰射意即攤錢也 和帝詔有
景風紹封語春秋考異鄭夏至四十五日景風至
即封有神封 宴娛言宴戲也 焚巫尪謂瘞巫
儻雨鼻孔向上天哀之故不雨 玉燭四氣和也
休嘉碑隱碑隱盛意 沈蕃洪水曰沈蕃古災也
大折方澤之形四曲折也 暖食接續而祭也
猶狂狂鬼也 族人炊古主炊母神也 臂肱
脂及香草也 鬼趙鬼走也 蹠林匈奴會祭所

也 馬步害馬神也 妓榮淫祀也 鞅俎溫祭
物也 背井無水井也 偃豬下濕地也 奔中
狹路之中也閭左之戌初發罪人贅壻之類後閭
發其閭左之人似欠明 與地與取盡載 要害
於我為要於敵為害也 督亢膏腴也余以為地
名 莊馗大道也 鴻鹵鹽地也 鰲絢織不堪
也橫濤停水也 石菑菑市也 句庶水岸曲而
有廉稜也 疏蠡江河人食也 委禽即奠鴈也
彌甥對父舅言也 無礁類青州語無子遺
耳孫玄孫之子但耳聞也 尊章舅姑也 統兄
也 乘龍得賢壻也出楚國先賢傳 門子卿大
夫之嫡子也警趨警戒也趨止行人也 健仔徒
接也仔美也姪娥亦美貌也 雙鞞即蹴鞠也又
書名 踞轉轉衣裳也 窈窕窈纖細不滿也
櫟宏大不入也 離局遠部曲也 馬弩關馬弩
二石平弩十石以上皆不得出關 烏號楚柘桑
之枝烏棲而枝墮地不得上故號也 夏服夏后
之盛箭器也 檠弧山桑之有文者以為弓也
箕服草似荻而細織之以盛箭也 鞞鞞堯也
革笥皮鎧也 木為木楯也 渠答蒺藜也

六黃肩弩也 負蘭蘭盛弩矢者也 一曰鞬排
 正弓弩器也 拳弩發箭處也 黃間射雉弩
 也 剛挂射雉弩矢也 臘劍兩刃也 箭方末
 也 淵弓中央把也 淵弓閃面卷廬軍行宿室
 也 悍蟲虜軍行乾酪也 獮奴整飭也 烈卒
 巡人也 袁師伏兵衝擊其中也 關剪公室關
 掘剪斷也 吾以為關當言虧損 虔州虔殺僂也
 榭邑榭手擬之也 輶輻匈奴車也 橫草之
 功言行草中使草偃卧也 吾以為草宿故曰橫言
 勞苦也 武彥精兵也 疏捕搜捕也 又本作玃
 尋跡捕之也 臂擬側手歐人也 但擊密伺擊人
 也 乳藥飲鵠也 擊而殺之擊擊殺也 鞮鞻
 氏夷樂官也 俠蠻贖罪貨也 嚙南夷音也
 象胥譯語人也 戎索夷法也 駢旄之盟牛也
 言大盟也 鷓鴣綬小草色似綬也 巷施宿莽也
 昌歎昌蒲菹也 是穠是蓀穠耘也 蓀壅苗也
 批荆荆之有子者也 雕胡菰米也 新雉香
 草也 跋鴟即蹲鴟也 荅還離支荅還似李離
 支即荔枝也 槐生五日曰兔目十日曰鼠耳
 慈鳩母鷄也 肅葵良馬也 燧象即火牛法春

秋時已象戰也 昆號好馬名注蹄研善升駢研
 平也 駢山如駢者也 桐馬取馬乳桐治之可食
 也 徽執取倦劇也 辟阡足跳之也 角槍題
 注以角槍地以額注地也 遇噉噉口之上下也
 號噉馬蹄與口也 譙呵譙何也愚以為譙何
 譙訶也乃明 殷之殷嘔吐也 庶有豸豸解
 也直是反 旁午一從一衡也又曰分布也逢午
 猶雜沓也 鄭重信煩煩也鄭字義無解 遁巡
 疑懼却退也 薄遽迫速也 優繇謂寬容也優
 游同 熱服畏服也 翔實詳實也 無然不精
 明貌 攝然安也 較然昭然也 塊然如土塊
 也 迫爾古悠字笑貌也 馬不適亡關西音以
 適為補也 地忍之地即第也 長物賸物也
 幅利利有節也 基間謂毒亂也 解未明 衷誠懷
 誠也 縮胸不任事貌屈強不服貌二語今鄉音
 尚存 誥窳短弱也 警詐也工鈞反 鈞鈇鈇
 破也普華反 么膺膺即麼小也 集詬無志分
 也 隼胡結反 不聽聽順也 騫汗損辱也 健
 羨健壯也 僕邀凡短貌 選奕怯不前也 無
 俚無聊也 奧渫幽汗也 離疏釋驕去蔬食釋

鰓偽也 壙僚無官也 誰差人問擇人也 拓
落不偶也落魄同 父關交通也 重腿豆廼也
窀窆窀厚也窀夜也猶長夜謂壙也 楸柩棺
中靈柩也 瘞瘵小兒病也 鴻寶苑秘苑猶秘
書之苑也 蓬果言蓬土也 木空木也 輶
輶取溫涼義也 踣仆顛仆也 孰嚏鼻室也
殉身亡也 藥至羣至也 頌禁公禁也 引繩
排根引繩以彈排攢根格也 較轢蹂踐之也愚
謂當增以車蹂之始切 詆嫫毀醜也 提衡提
便平也 居間居中間爲道地也 連柱連刺也
疆域畧 卷之二十 陽春園 筆
舛望愚以爲即缺望也孫寶傳摘舛以揚我惡
甚明注非 縛紉屈也 接武堂上禮也布武堂
下禮也 內謁主通明者也 又曰典謁秦官有
典客今官有主客 佗祭失志也 點灼譏也
坐行膝行也愚以爲古人膝坐故云 惕日貪也
愚以爲狎翫意 姦泣音立風疾貌 蛾伏與蟻
同 波謚言變態也 烏眈眈仇之仇也 嫖起
飛火也 雲撓雲屈曲也 麻沸麻亂波沸也
綴旂言隨風動搖也 齟齬側齒爲齟咬爲齟也
牯獠地獠也 糾纏絞索也 盤互盤結交互

也 蕭疏疎放不動事也 落簿落魄也 方羊
常羊俱徜徉也 骹骹屈曲也骹古委也 間編
謂相間也亂也 書槐盛書夾也 書書半其草
也 繆篆印中篆也 鹽其腦謂以口咬也 視
流視不端也目留以目留也目成以目成也 搏
膺椎背也 噢咻痛念聲也 宵貌宵貌也 心
儀心向也 壯髮當額前髮侵下而生也 泔沫
言泔淚汗集垂下也 清盧盧目童子也 面之
不正視也 意烏怒聲也 面雍樹馳夏侯嬰車
中抱惠帝公主以面擁立而馳也 雉結堆髻也
疆域畧 卷之二十 陽春園 筆
頤指以而授意也 指摘摘動而痛也 踈盤
足踈戾不可行也 譁服即呼呖開西人以待杖
呼爲呼呖平阜反又呼暑義同步高反 梓胡梓
頸也 過墜失據而倒也 上僂肩偃也 磬折
曲躬如磬也 絆變婦人有汗也 甚口有口辯
也 嚮言過言也 譴何責詞也 墜言失言也
不誰何不借問也 無誰諾無可諾也 宛舌
屈舌也 關說因之而納說如行有關也漂說浮
言也食言不信前言如食而盡也 風指以指風
之也 龐服雜色服也 相服女人內木也 誅

子之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 弁髦童
子垂髦加冠必以弁既冠棄之 復陶來也 木
製雨水也 纂組赤組絨絲也 弋綈黑綈也
窮袴有前後擋不得通也 諸子大掖水也 橡
飾盛飾也 側圭冠側立而下注也 阿錫細綈
細布也 跣躡輕躡無根小履也 戴勝婦人首
飾也 革鞜皮履也 履纂履下飾也 都布即
荅布白疊也 一曰荅布麓厚皮也 袷褐袷布長
襦也童豎所著 荅細布也 廁踰近身小衫也
偏諸織成腰襟縹領也 宜履履中籍也 飛
羽縷以鳥尾作縷也 冠禪纚織絲爲之即方目
紗也以輕故步搖 禪水朝服中單也 交輸割
正幅使一頭狹將燕尾垂之兩傍見於後蓋裁水
法也檐偷直裾禪水也 綢繆水裏結束也 按
二字從衣借以比膠結之意耳 鯨杆杆臂水也
大袪大袴也 戴徒徒即緹緹髮者 褚水以綿
紫曰褚 繡恰無絮水繡爲表綺爲裏也 桂婦
人上服也 羸服微服也 弋綈黑色粗帛也
祛袖口也 算勝算袋也 縻鞋帶也 麻履草
履也 陪鼎加鼎也 受鬻受粥也 酺聚飲食

也 腊毒食久而毒也 攻苦食啖啖作淡 具
器食一盤食也 麤糲麥飯也 肴膳食久不上
也 庖肉壞也 翠鷄鳧尾肉也 胖鳥脅側肉也
與鵝脾肥也 醢鼈竅也 耐左氏爲再醢漢爲三
重醢也 桐酒以馬乳爲酒撞桐乃成也 舉白
白見驗乾也 大白大爵也罰用之 酌少飲酒
薄食口也 食酒能多飲費盡之也按蘇子赤壁
賦真本書末用食字韻出此 歡伯酒也酒吏酒
糾也 酌即酌也 收介持卹單身民也 登下
開收民版也 紋者溫者也 折閱所閱習價折
也 辜推占市易也 方罫碁局問目也進賭債
也 顯負作力貌 汁叶也見方言 筍業虛傍
立木直曰筍橫木曰業 都廬合浦南國名其人
善緣木 蘭錡兵架也 齒齠徑廷過度也 玄
弋北斗第八星星名子頭招搖第九星名盾華蓋
星覆北斗俱畫於旗也 捏畢又撞秘皆撞而倒
也 撓摘貫而刺之也 衛胡猱類而白腰以前
黑 互挂肉者 墨麗小網也音獨鹿 方鉉輶
旁以五寸鐵貫中以翟尾着之輶兩邊恐馬相突
也 左肱以旄牛尾置驂馬頭上以亂馬目不令

見也 也 屢科挂長矛也 班弩車闌皮筐以
安弩者也 珂瑛寶名出日南郡 毘蹄毘即羅
也 賜夷甲名 勃盧矛名 沈虎虎頭魚也
潛鹿鹿頭魚也 刺劍曲刀也 盤慄狹勇也 神
藥形茹藥垂屈也 茹臭敗也又物自死曰茹
枳振中央屋幫也 榆棧木輕長貌 閭易行迴
轉貌 卸削伎人如刻畫作 洪頤旌名 桂桓
行馬也 沛父馬行貌 騰遠射干皆猿類 交
睛似鳧而脚高辟火屬玉辟水旋目亦鳥名 青
雲為紛紛旗旒也 虹霓為緣緣旗上幡也 烈
圖識事 卷之十 高 陽春園 中
缺閃電也 獮似狐青色居水中食魚今世多獮
而無獮 鵲鳴陽鵲擊也 鳴陽即拂也 青鞞
鞞雉夾尾間也 琢卵生也乳胎生也見子續綾
不平貌要紹曲貌 窰窰皆物在穴也 躩踞動貌
子蛻延首也 翼數極四股如虫狀也 消湍峻
波也 潛鵠似鵠而大 魚牛狀如牛陵居蛇尾
有翼 徘徊房露方露古曲名 貉子蠻中柘弩
也 巨黍古良弓也 岨岨鉏鉏齟齬同一不合
義也 啾啾啾領也 啾啾下垂也 膺至麋至
皆群至也 蹇脩古賢媒也 上導稻米一斗得

酒一斗也 徧提酒注子也 婪尾酒巡匝且盡
也 卷白波言快飲而盡如卷白波賊也 滑稽
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今借以擬人之善言
也 沫醇湯細花也 祖道祭黃帝子累祖也
灤山間不可涉者也 鑣宮湯所受命宮也 駘
蕩宮名言春時景物滿也 駘姿亦宮名馬行迅疾
貌言宮之深大迅行乃徧也 朽詣宮亦宮名言
美木盛也 蜻蛚蟋蟀也 忘歸箭也 郁穆和
美貌 紫軟車輪也 韓魏間方言 枯揭括至也
揭鷄棲木 孟陬始正月也 筵簞筵小破竹也
折草卜曰蓍 理美玉也 靈氛善卜人也巫咸
古神巫也 參差洞簫也 坎壈身困窮也 失
職亡財物遇寇也愚以為王逸此解誤猶言失所
也 敦肢血拇背脊而拇指有血也 突夏榱屋
也 盛鬚盛鬚也 曼睩潤澤其視也 鵠酸以
酢治鵠鳴鳧小腊也 露鷄露栖鷄也 菟菹菹
玉也蔽博箸也晉制犀比比集也言晋工作簿棊
著比集犀角為飾也 揆瑟撫瑟也 孤子之鈞
以為隱九寡之珥以為約隱琴隱長四十五分約
即明琴徽也九寡九子之寡母并孤子取其聲哀

也甚杜撰少趣 山唐一曰熊白一曰山承 安
胡疑即雕胡也 鍾岱近北胡地齒至之車言馬
齒齊也 杜連一曰田連善鼓琴者 徽墨墨燒
田也 青義地名 座宿座礙止也沓釜沸出也
便蛸一曰蛸蛸一曰蛸蛸辨士也 霜蓄霜時
菜名 寒龜寒旺穴也 屈穀人名見韓子 甄
以鼻插扣跋擊獵也 魑白帟也魑黑帟也 支
離善屠出莊子 昆吾之鼎齊太公所銘功鼎也
陽盱禹所禱河也魍奴了反魍魎也 渠搜在
金城西陶塗在漁陽北 突與東南隅為突西南
隅為輿 雙船共抵言兩角而一本也 大弗大
彗星也 玄和黃蓂黍與麥也 倭傀醜女也
沮頰焦齒巢關俱四夷之狀也 鷄鹿山也 昭
華之王堯贈舜者也 真靈一曰木也一曰玄龜
也 姑射海外山名 龜拘拆也 泝泝洗者漂
絮也 天籟地籟天籟地籟也 前者唱于隨者
唱焉于小聲焉大聲調調風緩貌刀刀草木動搖
貌枝策舉杖擊節也 據梧據梧木几也 宗膾
胥教叢枝堯時二國也 獬狔狔狔同義與狔交
也 孟浪不精要也今猶有之 弔謚至恠也

蛇蚺腹下齟齬所以行者 耆然皮骨相離聲騷
然刀聲 肯骨間肉也大窳空虛大卻有際之虞
大軛大骨也 介朋一足也 軸解木轉心者
代栖戲猿猴者 禪傍棺全一邊者 緋浣衣也
鼓筴播精鼓筴也筴小箕也精簡米也 迷陽
亡陽任獨也愚按迷陽乃棘之類見騷注 哀駘
醜貌兀者則足人也闐跖偃人也支離偃人也堪
不神也 櫻寧逆而後安也言仙道 白贅項椎
也 躄躄疾也 編曲即喪家織薄曲也 畸
人畸於人而侔於天者也 才于音躄躄也才又
音住步止也 金鑿鑿擊同秋也 雯華文花也
吳泉虞淵也 飛谷日所行入道也 庖風暴
風也梁元賦 神蕭蕭山之凸者也仙的峰之尖
射者也按地志自有射的山 蒼嶺武當也天谷
青城也 影國附庸也 仙陀佛寺也岳珂金陀
出此 嚳田燒田而種也 堽防堽水埒也防土
刑也 橋橐橐也一名丁香柿 澁勒竹之有
芒者也一名蕙勞 夾纈錦別名也 鷄菌即今
鷄蠟也 桐乳政業青桐有子如乳也 壬夫玄
寘之子也丁芋祝融之女也 鹵莽耕不善也或

裂芸不善也 偏髻髻莫交切髮覆眉也 蹠柳
 端午走馬射柳也 形嬰骨蘭嬰麗也蘭好也
 麋毳夷服其音兜達也 練鬣羽衣半臂也露卯
 履齒達褊上也 青頓青絲作頓也 髦毼今紫
 毼羊羖今羊皮臂飾也毼毼毛布也 細巾綸巾
 也 采體雀餉似耳露而非 如何九百歲一實
 形如棗長五尺而耳 梓澱取魚具也 阜比虎
 皮也 蛟韞馬服革以絞皮為之 函道道如封
 函也 虎門周師氏居漢祭酒第也 宏甯屋深
 響也 樞頭屋護朽也 蓋榜以天榜在蓋珠宮
 闕藏畢 卷之十 陽春園
 故也 白打宮中闕戲也 潑寒胡以水潑人效
 寒胡戲也 鈇規裁木為器裂帛為衣也 錦麝
 燈繡佛也 唐梯弄梯戲也今有之 追人今分
 支截首戲也 奇虫即魚龍戲也 星施旌也
 類庫露玲瓏空虛也 拔河分明對挽競勝戲也
 山都形如崑崙體生毛人與獸鬼類也 茶首
 兩頭鹿也 變童崽子皆美童也 絆變月事也
 齧齒怯也 蹶舩舩也舟着沙不行 受岫岫與
 出同言受呵也 瞞日光白也皎月光白也 暫
 男子白也眦女人白也瞞老人髮白葩草花白也

雲帶白霍為羽白也 鱗眊嶙峋也 千眠浴
 絲即芊綿也 堞水埒也 壯壤埒水衝岬埒也
 俗作埒 娉婉容也 娉和色也 噤齟忍口怒
 齒也 樾兩樹交陰也 篲以竹通水也 雞春
 而復春也 罨畫籠色畫也 揅持衣也 區蓋
 之間藏覆物處也 杜治謝靈運生於杜治養之
 注治奉道家淨室也 六崋六計也 嚳嚳天笑
 開翕也 義甲假爪甲也 毗劉暴樂也暴樂缺
 落也親繫第離也第離叢翳也須再解乃明 擱
 然勁忿貌也 鮮扁輕疾貌 鴻綢直馳貌 縷
 獵相差次也 章皇周流也 聿皇疾貌 陸梁
 跳也 蟬媽聯也 絳繚水聲也 婉嫵順靜也
 踰籍蹈籍也 紛負紛紜也 放悲彷彿也 騷
 殺颺颺貌 狂越獷獷越獷不可附也 猱壯禽
 貌 揚袍戍削舉袖有裁制貌余以為衣聲也
 馭速壯貌 猱猱密而相連也 挹捫撒備善註
 中制也韓注手執貌吾以為無實據 颺一作颺
 憂貌 遡律馳貌一曰和貌 嚳嚳衆聲也 鉗
 鉗舒緩貌 惺恍即啾嚳寂靜也 憚漫衍凱和
 樂貌 阿耶腰腰舒遲貌 頽唐頽墜貌 恢皇

廣大貌 殞歿舒緩貌 瞭眈歛容也 婁行婦
 險峻貌 摩窈巧老深空貌 繫則危貌 運衰
 迴旋相纏也 穿安平下也 硎磨也 劫還擊
 觸也 縱纏引持也 伯儼寬容貌 窳固聲下
 貌 寘厥聲緩也 篋笏抑隱手循笛孔也 絞
 槩汨湟音相切磨也 按拏拔藏按推也 拏索持
 也 按推也 戒抑也 皆以手上下笛孔也 勞櫟鈔
 攄分別節制貌 焦眈睢維目開合也 樓捉將手
 撫絃貌 弛蕩盛貌 傲糴疾貌 浪孟失志貌
 又大聲也 今孟浪非此解也 汜艷放縱貌 嘗
 澤急疾貌 順菌礮挾聲鬱結不散貌 鄧琅磊
 落駢田磅唐皆聲四布而多貌 和囉聲相雜貌
 嘉肴充圓方圓方俎也 憬集遠行而集也
 悄蒨青葱茂盛貌 又峭蒨鮮明貌 蒨櫛櫛花葉
 落貌 濂窳空貌 搜搜即颼颼也 肥德肥即
 何帛帛法 鼎然由勃 訛靖細 離樓櫛聚衆 酷忍
 甚憂 菱飢 稊稊然也 獎職 誠成 陽邁 爽人言 蒐隱 蒐
 也 私 朴牛 朴大 挺志 挺寬 縱史 讀總勇由 從諛 則
 悅之意 魁頭 不冠也 愁怠 急 性 隕愛 隕隱也 捐
 然用力 捲握 握由掌 究不事人 貌也 赫曉書 紙薄為

書 屑屑 由區 請庚之 償登來也 多 擗船 擗也 若干 數
 之言也 干猶箇也 若箇猶言幾何 枚也 又說 干者
 十幹自甲至癸也 亦以數言也

彊識畧二十卷終

彊識畧二十卷終

陽春園

彙識畧二十一卷

崇陽吳楚材國賢編

龔衍

人倫部

鼻祖 方言始祖也獸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

之首梁益謂鼻為祖或謂之鼻祖釋名祖祚也祚

先也曲禮王父母又始也應劭曰始取天下者為

祖高帝稱高祖是也又云本乎祖

父母 嚴君見易慈闈見世說怙恃見詩風木三釜

見韓詩外傳救水溫清見禮萊綵見列女傳父傳

也家長率教者又音肅尚父仲父以父事之也造

父慶父以字配父也母者乳也桑也嬰兒所慕也

易乾為父坤為母父以陽父母以女字中兩點象

父子 幹蠱見易肯堂見書世稱曰橋梓見世說伯

禽康叔問商子見南山之陽有木名橋高而仰南

山之陰有木名梓實而俯曰橋者父道梓者子道

也又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見馮道詩子能承

父曰有父風過於父曰老蚌生珠曰撞破煙樓即

今踰龜之說漢魏以前人子稱父則直曰父若為

參璣宮禁亦同改實懷正為國爺又朱耶拔蕩又

諸父 父之兄弟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又伯父

伯長也又把也把持家政也父弟為仲仲中也位

在中也仲父之弟曰叔父叔少也叔父之弟曰季

季癸也甲乙之次季在下也總名之曰諸父又父

之從祖昆弟為族父

母子 壽母謾堂將母見詩斷機倚門伏劍截髮刻

木集烏見史板輿見潘岳閑居賦太夫人在堂有

羸老之疾尚何能遠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

役乎儀禮繼母如母孝子不敢殊也傳云繼母同母

如親母爾祖父之兄妻為世母又謂之伯母父之

弟妻為叔母見羊枯薛播事本生母見朱壽昌蔡

延慶事庶母見周顒母結秀事左傳申伯之母不

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似也慈母傳曰妾之無子

者父命妾曰女以為子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子曰

女以為母若若則養之終其身喪必三年如母貴

父之命也又謂之保母見東坡墓銘又出母無服

人五十無子出不復嫁以婦道教人若今之乳母

也綴耕錄娘字俗書也古作媒今為婦女通稱苗

人謂妻曰夫娘

子 嗣也息也又男子之通稱又成德謂之君子嬰

兒謂之赤子顏師古曰子者人之嘉稱左傳注卿

孫 子之子為孫孫之子為曾孫曾孫之子為玄孫

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弟孫弟孫之子為

仍孫仍孫之子為雲孫言輕遠如浮雲也又耳

子 子之子為孫孫之子為曾孫曾孫之子為玄孫

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弟孫弟孫之子為

仍孫仍孫之子為雲孫言輕遠如浮雲也又耳

子 子之子為孫孫之子為曾孫曾孫之子為玄孫

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弟孫弟孫之子為

仍孫仍孫之子為雲孫言輕遠如浮雲也又耳

子 子之子為孫孫之子為曾孫曾孫之子為玄孫

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弟孫弟孫之子為

仍孫仍孫之子為雲孫言輕遠如浮雲也又耳

子 子之子為孫孫之子為曾孫曾孫之子為玄孫

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弟孫弟孫之子為

仍孫仍孫之子為雲孫言輕遠如浮雲也又耳

子 子之子為孫孫之子為曾孫曾孫之子為玄孫

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弟孫弟孫之子為

仍孫仍孫之子為雲孫言輕遠如浮雲也又耳

子 子之子為孫孫之子為曾孫曾孫之子為玄孫

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弟孫弟孫之子為

仍孫仍孫之子為雲孫言輕遠如浮雲也又耳

應劭曰元孫之子也言其去高曾益遠但耳聞之也女之子曰外孫

兄弟亦作昆弟男子先生為兄後生為弟釋名凶

荒也荒大也弟第也相次第而生也漢書兄弟敵

吾一體一肢謂同父母也又爾雅先生為弟後生

為弟第兄也懿親見左傳棠棣見詩鴈行見禮唐

人兩姨之子相謂為外昆弟姑舅之子相謂為內

昆弟魏志舅子稱姑之子為外兄弟姑子稱舅之

子為內兄弟杜預同母異父亦稱外兄弟兄弟不

睦謂之閹牆謂之不義齊名謂之難兄難弟見馬

氏五常賈彪三鳳十壺六龍荀爽崔瑗八龍王勃

三珠陸曉雙壁晉謝氏尤彥秀者稱封胡羯末封

謂謝韶胡謂謝朗竭謂謝玄末謂謝川皆其小字

也皆貴有大馮君野小馮君立有棠棣碑賈敦願

桐木韓家韓子華其家呼為三相從兄弟有河東

三鳳薛元敬與從兄弟牧又孔子兄事子產季心

兄事袁淑弟富灌夫張湯兄事趙禹關張劉備之

義兄

姪 檀弓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姪對姑而

言猶子云如夫子謂回也若以姪為猶子則亦可

以先生為猶父矣漢人謂之從子稱其正蓋叔與叔孫為竹林之遊甚無謂

姊妹 姊亦曰女娣儀禮房中內賓姑姊妹也爾雅

男子謂女子先生為姊後生為妹

嫂叔 釋名嫂嫂也老稱也叔少也幼者稱也兄之

妻為嫂弟之妻為婦儀禮嫂尊嚴之稱漢書注亡

婿為丘嫂丘空也兄亡獨有嫂也或云丘大也長嫂呼叔為小即

姊如 爾雅長婦謂稚婦為娣娣娣謂長婦為娣

婦今或云妯娌世皆疑娣娣之名皆以兄妻呼弟

婦為娣弟妻呼兄妻為娣公羊傳曰娣者何弟也

是以其弟解娣自然以長解娣長謂身之年長非

夫之年長也左傳穆姜謂聲伯之母為叔向之

之妻為娣鄭云夫之長初乎出子同出謂先生為

者以已先生為娣後生為娣則知娣以已之年

姑 釋名故也言於已為久故之人也爾雅父之娣

之姊妹姊妹為王姑魯祖王父之姊妹為魯祖王姑父

從祖姊妹姊妹為族祖姑

娣 爾雅母之姊妹曰姨妻之姊妹同出亦曰姨世

稱小姨從母之男子為從母弟第其女子為從母

姊妹又詩云邢侯之姨譚公維私爾雅姊妹之夫為私

女處女室子也未嫁為女既嫁為婦一云處子列

女傳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磚而齊告焉其習勞主執勤也齊告先君明當繼主祭祀也

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齊告先君明當繼主祭祀也

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婦德不必才明也婦言不必辯言利辭也

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功巧過人也清

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耻動靜有法足謂婦德

言溫宛塵穢服飾解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

婦容專心紡績不怠戲笑絜齊酒食以奉賓客是

謂婦功此四者女之大德也按班昭女誡七篇

行五專心六曲從七和叔妹

公姑釋名舅父也父老之稱也姑言是也爾雅婦

稱夫之父曰舅夫之母曰姑在則曰君舅君姑沒

則曰先舅先姑又曰公曰婆內則婦事舅姑如事

父母郭氏曰尊章猶言尊姑也見廣川王傳又

父母郭氏曰尊章猶言尊姑也見廣川王傳又

父母郭氏曰尊章猶言尊姑也見廣川王傳又

父母郭氏曰尊章猶言尊姑也見廣川王傳又

父母郭氏曰尊章猶言尊姑也見廣川王傳又

父母郭氏曰尊章猶言尊姑也見廣川王傳又

父母郭氏曰尊章猶言尊姑也見廣川王傳又

父母郭氏曰尊章猶言尊姑也見廣川王傳又

父母郭氏曰尊章猶言尊姑也見廣川王傳又

夫妻 夫丈夫也妻齊也與已齊也釋名匹敵之義

也士庶人曰妻夫賤不足以尊稱故齊等言也禮

記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

婦人庶人曰妻儀禮夫婦一體列女傳惟夫妻為

同庖易基乾坤詩首關雎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

兄嫁從夫夫死從子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

夫之齒見禮記冀缺夫妻相敬如賓又伉儷仇敵

也儷偶也古樂府藁砧夫也糟糠妻也夫人謂之

內子東方朔謂之細君猶言小君也許敬宗發其

婢因以繼室假姓虞見六帖出妻曰此離見詩左

傳

怨耦曰仇家語婦有七出不順父母者無子者淫

辟者賊婦者惡疾者多口舌者竊盜者三不去謂

有所取無所歸也與共三年之喪也先貧賤後富

貴也寡妻曰婦婦雖與共三年之喪也先貧賤後富

貴也寡妻曰婦婦雖與共三年之喪也先貧賤後富

貴也寡妻曰婦婦雖與共三年之喪也先貧賤後富

貴也寡妻曰婦婦雖與共三年之喪也先貧賤後富

貴也寡妻曰婦婦雖與共三年之喪也先貧賤後富

貴也寡妻曰婦婦雖與共三年之喪也先貧賤後富

貴也寡妻曰婦婦雖與共三年之喪也先貧賤後富

貴也寡妻曰婦婦雖與共三年之喪也先貧賤後富

貴也寡妻曰婦婦雖與共三年之喪也先貧賤後富

貴也寡妻曰婦婦雖與共三年之喪也先貧賤後富

楚海岱之間馬奴曰臧罵婢曰獲燕齊亡奴謂之
臧亡婢謂之獲或曰取貨謂之臧答得謂之獲皆
謂有罪為奴婢者周禮其奴婢男子入于罪隸女
子入于春臺今通謂僕隸為奴又說文女之卑者
从女卑禮記自稱曰婢子注婢之卑也聘則妻奔
有禮而往焉以得接見于君子也一姓當夕俱見
禮拾遺記石崇妾名朔風色衰退為房老
姬妾 古諸侯一娶而九女從二國媵之謂之媵妾
又非婢妾論也喪服小記士妾有子而為之總無
子則已 今制不然齊侯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
又側室見左傳專房第見漢書王禁旁妻枚乘
小妻主尊幸妾石崇妾姬豈惟奴僕之勞抑亦中
彌謝畧卷之二十一 陽春園 妾
稱之寵見六帖余獨見詩

妓 娼倡優女樂也見說文營妓古以待軍士之
無妻者刺繡紵不如倚市門見貨殖傳肉聲國色
書仙愛卿紅拂女肆東山校書參禪並見類聚合
璧妓即官婢也
見說文

奴僕 古制本無奴婢即犯事者或原之臧者被賊
罪沒入為官奴婢獲者逃亡獲得為奴婢也見風
俗通周禮奚三百人又廝役監奴孟東便了奉養
鄭玄注曰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曰奴婢其少
才智者以為奚今特史官婢是也婢亦曰奴其奴
漢名奴為蒼頭非純黑以別於良人也諸給事奴
中所居為廬蒼頭侍從因呼廬兒見鮑宣傳注秦

伯紀綱之僕太史公牛馬走

宗族 堯典疏上至高祖下至玄孫為九族夏侯歐
歐等以為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又宗尊
也衆也本也顏師古曰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
有德可宗也又流派所出為宗古有大宗小宗錄云宗樂宗本也樂世也謂族類繁盛也

閥閱 說文自序也史記古人之功有三以德以言
以功明其等曰閥閱其功曰閥又門在左曰閥在
右曰閱王制諸侯世子世國注象賢也選舉志朝
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為之何者少習其業日熟朝
廷臺閣之儀不教而自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材固
不能聞習也

世家 世篤忠貞見書世濟其美見史記世祿世臣
見孟子世為公卿見禮記又七葉瑀郭門十朱輪
詳見 皇明盛事

師 釋名古者稱師曰先生法言師者人之模範也
左傳民生在三事之如一函杖見禮記凡講問席
間函杖函容也容杖足以指畫今人誤為函丈孔
子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夫子喪類回若喪子而
喪父而無服國朝不制師服惟殿受業師加凡
人二等巫醫百工之師以凡人論

朋友 公羊傳同門曰朋同志曰友蓋簪斷金見易

合志同方見禮忘年莫逆見史蕭朱結綬王貢彈

冠伯牙絕絃郢人運斤子高抗手楊政把臂蕪頗

蘭相如張耳陳餘俱為刎頸交漢王韓信為金石

交何顯蕃膺表紹結奔走交謝瞻范泰為雲霞交

馬援公孫述如平生歡雷義陳重堅如膠漆山濤

阮籍稽康契若金蘭嵇阮籍神交管鮑僑子札

季傾蓋程公決縞帶紵衣季札見子產如舊

市交面交見史有面交如携手見利則解

携而去見顏亮誌文翻雲覆雨見杜詩朱穆著絕

交論劉孝標廣絕交論從說文朋古鳳字集韻鳥

字字本作朋家鳳乘之形隸變作朋非月非月故

善兄弟為友交共也

故舊、騎獲見賈子箸簪見外傳伍舉班荆注班布

也布荆坐地共議故舊須賈綈袍朱買臣統扇見

史

通家 孔融十歲聞漢中李膺清節直亮慕之欲往

觀其人門下不為通融曰我是公通家子孫膺見

問之曰先君孔子與老君有師貴之道故僕與君

亦累世通家也

父執 曲禮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

不敢退不問不敢對又父黨父友

命字 禮子生三日而名既冠而字康叔之字始見

康誥孔子弟子皆尊其師而名仲尼呂后徵時嘗

字高祖為季祖祖稱張良亦呼子房爰種字其叔

父曰綵魏晉而下皆不諱字延及于唐皆以字行

若晉謝安字安石唐姚崇字崇之字名俱同而長

卿慕相如顧元歎慕蔡邕後漢朱張字孫卿許暹

字頴回亦鄙才也

稱呼 稱者稱也稱量彼已之輕重而為之言也有

相稱者有自稱者有稱諸人及人稱之者俱見論

語邦君章君稱臣唐虞三代皆汝其秦漢以下皆

曰卿臣稱君則唐虞帝三代王秦漢以下陛下其

自稱唐虞三代君臣皆通稱朕或稱台或稱予秦

漢而下惟君獨稱朕臣稱臣其至稱諸人及人稱

之唐虞亦曰帝秦漢以下曰皇帝曰天子曰聖上

曰主上稱於君前曰臣某危言云稱謂之辭猶未

李士皆伏稱焉敬姚期此門者曰趨武帝詔山濤

曰山太常卿居殿閣謝經言喘拱廟堂薛宣自言

宣扶杖成恭色揚賜拜王駿騎妹奄忽登遐陸機

一錄德宅心教叙百煥姊妹云德天之和晉書相

如魏村傳等劾奏事霍光傳鳴殿前樹上黃霸即國上計吏長史一筆光上殿自六代而後則無之矣宋孝武裁損諸王制度其禁始嚴見江夏王義恭傳

閣下 漢制三公與天子禮數相亞故黃其閣示謙

不敢斥專語錄曰古者三公開閣而郡守比古諸侯亦有閣故有閣下之稱西陽雜俎曰秦漢以來將言麾下使者言節下轂下二千石長史言閣下

執事 前輩與大官書多呼執事與足下劉子玄與宰相書曰足下韓退之與張僕射書曰執事即其例也惟下執事則指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稱東坡云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

獨藏畧

卷之二十一

十一

陽春園

集

其下則爾汝之

君公 王衍不與庾敳交敳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為耳敳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又何偃路中遥呼延之曰顏公荅曰身非三公又非田舍公又非君

家阿公何以見呼為公又侯霸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陳思王稱其父曰家父母曰家母潘尼稱祖

曰家祖顏氏家訓云古人祖及兩親無云家者以尊於父不敬家也凡言姊妹女子已嫁則以夫氏稱之在室則以次弟稱之言禮成他族不得云家也子孫不得稱家者輕畧之也蔡邕書集呼其姑女為家姑家姊妹固書集亦云家孫今並不行也

足下 異苑曰晉介子推逃禄抱樹燒死文公拊木

哀嗟伐而製履每懷其功俯視履曰悲乎足下足下之稱當緣此爾宋記戰國之士或上書時君或就說君前及相與論諱多相斥

下官 通典宋孝武帝多猜忌諸國吏人于本國君不得稱臣宜云下官是本為王國避臣之稱而今

人咸以自謂也 僕 宋劉凝之隱居南郡臨川王義慶遣使存問荅書稱僕戴顓與衡陽王書亦稱僕司馬遷稱太史公牛馬走注云走猶僕也謙言為太史公掌牛馬

之僕 漢 蘇氏演義曰今俗罵人曰漢蓋晉末胡亂中原故胡人罵中國曰漢兒南人罵北人為胡為虜華

獨藏畧

卷之二十一

十一

陽春園

集

夏自古有國號者至多獨以漢名取兩漢盛者也賈文宣帝起魏體

府君 朱子語錄曰府君夫人漢人碑已有之只是尊神之辭府君如官府之君或謂之明府今人亦

呼父為家府 翁婿 爾雅女之夫為婿婿之父為姻妻父為外舅

母為外姑陳俊主謂之婦翁今人呼為令岳伯叔父為列岳以青城山為五岳長名丈人山而泰山

有丈人峯也俗呼為岳丈而呼妻母為泰水何義

耶壻謂東床蓋用王羲之坦腹事史記東洛開謂

齊之贊婿蘇秦火婿趙王子壻齊蘇秦婿趙王

半子同門為僚壻兩婿相謂為姪姊妹之夫曰私

又曰兄弟見孟子

舅甥 爾雅母之舅弟為舅母之從父兄弟為從舅

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謂我舅者吾謂之甥釋名

姊妹之子曰甥出配他男而生也左傳註姊妹之

孫謂從孫甥

外孫 爾雅母之考為外父母之妣為外母女子之

子為外孫又謂之外祖父母又宅相見魏舒事舒

字陽元故梁隆僅少為外祖張岱所異謂諸子曰

此汝家陽元也

名諱 姓人所生也黃帝吹律以定姓見易類謀又

大傳云名者人治之大也又字者飾也生日名死

曰諱漢時不然西岳廟碑云樊君諱毅毅時在也

周人以諱事神卒哭乃諱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

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

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婦諱不出

門大功小功不諱韓愈有諱辨朱熹有諱論演繁

司馬遷父名談故索傳同子驛乘姓談書云

林宗名泰范曄父名泰乃改林宗名為太孔穎達

晚凡孔安國所注悉言孔若杜佑通典杜預事悉

曰杜若皆非杜文不諱之義也漢書嚴名謂爾者

也本無名而杜實其

中今云列名更佳

家學 六經以前無聞始見於周公抗伯禽孔子訓

伯魚吳祐世不乏季子荀氏里稱高陽梁丘賀之

易伏氏之書常氏之詩左氏春秋慶氏戴氏之禮

班氏司馬氏之史

家訓 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訓家之道所由起也

北齊顏之推作顏氏家訓王通亦有王氏家訓

報恩 左傳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張之今人言卵

翼之恩本此趙簡子謂陽虎曰惟賢者為能報恩

不肖者不能矣植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其實植

疾藜者不然反得其刺後世以所存士為桃李本

此

慶胃 胃系也所以系諸人之後也積善之家必有

餘慶故自高陽氏高辛氏始曰才子唐虞夏皆曰

胄子商曰後裔周曰貴游漢曰功臣苗裔魏晉而

下有謂豪俊公子貴介公子唐謂公卿子弟宋云

謂也又世業世科世

熱世德俱詳見合璧

臟腑 心生目膽生耳脾生鼻腎生口肺生骨肝生

肉胃生髓膀胱生血 心藏神腎藏精脾藏魂膽

藏魄胃受物而化之傳氣於肺傳血於肝而傳水穀於脾腸

寤寐 人之半寤魂遊於肝及其寐熟魂入於脾人之半寤魂達於肺及其大寤魂則處心

魂魄 按魂魄之論自孔子季札子產而下皆言之有謂氣之靈曰魂有謂體之靈曰魄者有謂體即

魄者皆非也心之靈曰魂體之靈曰魄如耳目體

也能視能聽魄也故南軒張氏曰耳目之所以能

視聽者魄為之也此心之所以能思慮者魂為之

也故有心疾而情昧者魂先離魄手足麻木而不

仁者魄先離魂其西山亦曰精者血之類耳目之

氣是能知覺運動者故屬陽此之謂魂世有三魂

七魄之說吾折之未子焉其言曰魂屬木魄屬金

木之數三合木於金則七所以說三魂七魄是金

木之數也

備保 漢書與保傭雜作史記荆軻死高漸離變姓

名為人傭保又樂布為彭越家人又伊尹酒保見

鷄冠子

生辰 彌月我辰見詩覽揆見駮孤矢見禮漢高祖

與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西國聲風木

千歲一涇萬歲一枯東方朔自云見此樹三枯與

三偷桃同湯餅見生子類

庚甲 絳縣老人七十三歲見左傳徐陵小如來五

歲大孔子三年謂七十五也裴晉公雌甲辰程文

惠小戊子文潞公詩四人三百十二歲况是同生

甲午年丁卯子同生見左傳孔融遺腹子以丁卯

日生 鄭玄亦丁卯歲生名曰小同

前身 本佛書輪迴之說如羊祐金環蔡邕是張衡

後身等皆渺不可詰他書云要問前世因今生受

者是要問後世因今生作者是餘詳事文類聚東

前身為五祖戒和尚山谷為涪陵女子見餘冬

孕育 脩已背拆而生禹簡狄胃剖而生契少典感

樞星生黃帝姜嫄履巨跡生后稷慶都感赤龍漢

高母感玉雞老子乘白鹿入母胎孔子降麟書於

闕里東方朔生三日而母田氏死鄰母收養時東

方始明因為姓一云方朔生而父母俱亡餘並

詳各記 載書惟真人無影老公子無影又洗兒時

嬰兒 漢書女曰嬰男曰兒釋名云人始生曰嬰兒

胸前曰嬰抱之嬰前而乳養之故曰嬰兒 始生曰

雙生 古人尚質雙生者以後為兄見公羊傳雙子

之相似唯其母知之雙生也見戰國策祖甲一

產二男曰孺曰良卯日生為兄許莊公一產二女曰妹曰筏唐勤一產二子男曰貞夫女曰瓊華鄭昌時文長清一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為長危言云霍光知此安得謂不學無術梁肅一男一女男為人臣名曰圍女為人妾名曰妾陸佟娶鬼方國君之妹孕三年啓其母左脅三人出右脅三人出

重生 左傳晉人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蘇又續漢書吳志唐書搜神記幽明錄博物志所載往往死人復活並見御覽六帖

疆域畧

卷之三

七

陽春園

林

變化 月令物皆化左傳鯀化為黃熊家語牛哀病化為虎山海經姑嫲帝女化為萑草東海帝女化為精衛啓母化為石又女變為男男變為女通考並載

身體 釋名形有形像之異體第也骨肉毛血表裏大小相次第也首頭也說文頭獨也處體獨高也釋名又元首面頰前也從百象人面也頰面旁也輔頰也被面慙赤也說文張敏有頭責子羽文頂顛也額鄂也眉媚也有嫵媚也釋名堯眉八彩如八字也揚眉曰揚衡老人有毫眉秀出耳形也耳有一體屬

着兩邊形然也目默也謂默而內識也眼限也童子限上而出也釋名目瞳子曰清盧物志有堅也

膊也肩為玉樓眼為銀海道鼻神玉龍字靈堅見

黃庭經鼻嚙也出氣嚙嚙也頰鼻莖也又鞍也偃

折如鞍也人中之山管又氣戶又口為華池內唇

口端也又口之緣也吻免也入則碎止則免也唇

不覆齒謂之齧唇缺為兔缺口空也又開閉情意

鬼說苑曰口者開也舌者機也又朱鳥吐縮白石

源言舌與齒也黃庭經齒始也少長之別始于此也

齧毀齒也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齧女七月生齒七

歲而齧齧齒不相值也齧老人齒如臼也牙值牙

也隨形言之也咽嗑也喉嚨也又咽咽物也素問

喉主天氣咽主地氣順所以輔持其口故曰口輔

口下曰承漿承水漿也針灸經一名凝漿頸徑也

徑挺長也脰項也脾閭也與胸脅背相會閭也膊

肩脾也臂裨也在旁曰裨腕宛屈也腋繹也言可

張翁尋繹也肘注也可隱注也手須也事業所須

也掌言可以排掌也元命苞云掌圓法天以運動

指五者法五行也膺胸也臆胃骨也胃猶空空氣

所衝也膈心上又塞也隔塞上下使不與穀氣相

疆域畧

卷之三

七

陽春園

林

亂也。渾謂之乳。渾乳汁也。腹厚也。富也。其中多品似富也。背脊也。又倍也。在後稱也。脊積也。積續骨節終上下也。腋。下謂之脅。又挾也。在兩旁臂所挾也。幹。謂之肋。勒也。檢勒五臟也。臍。肚齊也。下流並會合為臍。腹腰身中也。又約也。在體之中約繼而小也。髀。股外也。髀。卑也。在下稱也。股。固也。為強固也。髀。還也。高厚有殿。還也。膝。申也。可屈申也。膝。頭也。膊。膊圓也。因形圓而名也。脰。脰也。又莖也。直而長似物莖毛貌也。胃。也在表別形貌且覆胃也。髮。拔也。髮。擢而出也。鬢。頰髮也。又賓。崖也。為面額之崖。岸也。睫。目旁毛也。又接也。垂於匡而相接也。心。織也。所織纖微無物不貫也。肝。幹也。於五行屬木。故其體狀有枝幹也。又火藏也。又肝木屬仁。仁者好生。東方者陽也。肺水藏。又勃也。其氣勃鬱也。脾。金藏。又裨也。在胃下裨助胃氣。主化穀也。腎。屬水。主引水氣。灌注諸脉也。膽。者連肝之府。胃穀府也。腸。暢也。暢胃氣去滓穢也。膀胱。謂之脬。胞。胞也。包。虛空之言也。主以虛承水。洎也。兄。寡也。所在寥宇深也。健。建也。能有所建為也。羸。痿也。又累也。恒累於人也。汗。身液也。又澤也。出其水澤澤然易渙。

汗。史記。揮汗。唾口液也。淚。鼻液也。無聲出涕曰泣。張。吹口出氣也。噦。聲作噦而出也。問。安曰無恙。恙。草間虫名也。上古草居。故以無恙問之。拂。髮。總角。則。白髮。星。星。左。髭。口上鬚為姿容也。頤。下曰鬚。秀也。髀。頰上鬚也。鬢。鬢多鬢也。鬢。長鬢也。文。髮。後垂曰鬢。即髮末。相。如。多鬢曰于思。左。膽。者中正之官。素。心為神聖之臺。莊。方寸。子。天君。子。宗主。書。莧。腹又五臟神。說。趾。足也。足在下也。脚。却也。以坐時却在後也。胼。胼股脛。莊。蹠。蹠蹠蹠也。因其形蹠蹠也。足後曰跟。在下旁着地踵聚也。上體之所鍾聚也。又。則。足臂足。臍。臍頂也。文。額。額謂之額。臍。肉柔也。脢。背肉也。肱。夾脊肉也。瘰。寄肉也。皮。被也。被覆體也。膚。布也。布在表也。骨。體之質也。肉。之核也。又堅而滑也。筋。體之力也。可以相連屬作用也。又筋力也。肉中之力氣之元也。脉。募也。絡。一體也。髓。骨中脂也。血。藏也。流。藏口也。元。命苞。膏者神之液。天氣為魂。地氣為魄。南。眠。翕。目也。文。臥。化也。其精神變化也。坐。挫也。骨節挫屈徐行曰步。捕也。安詳也。疾行曰趨。赴也。赴所期也。疾趨曰走。奏也。跳條也。如草木枝條上行也。沐。濯髮也。浴。洒身也。盥。洗面也。澡。洒手也。洗。洒。

並見至人無夢文魂交形開子周禮太卜掌三夢

之法古今占夢以黃帝見於占夢十一卷今世傳周公解夢書啞笑也啞大笑也所笑貌欣

笑喜也見說文望下笑也其類聚注相笑不
引又掩口盧胡絕倒撫掌掀髯嫣然粲然三笑圖

文肅吟也又吹聲又蹙口出聲見詩吟美也又嚴

謳歌也又柯也所歌之聲是其質也
謳歌也又柯也所歌之聲是其質也

戲相弄也。馬迫也。以惡言迫人也。言歷也。以惡言迫人也。馬迫也。以惡言迫人也。言歷也。以惡言迫人也。

樂極也歡也憂愁也怒恚也

孔子頂圩眉十二彩湯長頭髯鬚老子方口

識畧卷之三十 王 陽春園

身人首申農人身井首戴王英王勝黃帝龍頰顙

身人首補身人身二十龔三其三月言而音於端
頂首戴千戈帝嚳駢齒帝堯鳥庭荷勝眉有八采

豐下統上帝薛黑色龍須重童大口手屋裏禹霍

鼻大口兩耳三漏首戴鈎鈴胷有玉斗足文履吉

又云長頸鳥豕易豐下銳上珠筵暫而有髯倨身

而
易
聳
文
王
龍
頰
虎
肩
武
王
駢
齒
秦
始
皇
蜂
準
居
目
鷲
鳥
鷲
汁
林

漢高祖隆準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光

武隆準曰角大曰角手兩膝齊太粗道成龍穎鑿

聲在左
手文
右手武
白帝
青帝
光帝
長帝
顙高
顙顙
齒白
於王
文宣
辛

體識畧二十一卷終

洋騎身重環周文帝赤方輿廣頰美鬚髯長委
地重手過膝背有黑子兒轉若龍盤之形隋高祖
龍顏長上短下頰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有文在
手曰王唐太宗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宋太祖正黑
色方面大耳共閑位方隅者項羽目重瞳子力
能扛鼎啗鳴叱咤千人皆服王莽多力露眼赤睛
大聲而嘶友房高提職館左右孫權紫髯方臉
心長上短下削高提職館左右孫權紫髯方臉
口有赤毫毛三根長三尺四寸曉左耳垂長二
非常有澤到聰生而眉白豬四尺餘暴之號龍顏
收齒手重過膝背堅背有赤文隱起成字曰州伯
臣又土王臂重過膝面有紫光暴之號龍顏
假月圭文璽什翼健隆準龍頰立髮重地耳則孔
重至席又元命苞云蒼頡四目は謂並明湯帶
謂大通文王四孔是謂含良蓋法酒旗布恩壽明
注酒者乳也能乳天下布恩之謂也

豫識畧二十二卷

崇陽吳楚材國賢編 龔衍材國銓校

人事部

聖 尚書皋作聖易備物致用立功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黃帝曰凡人生一日天帝賜算三萬六千八百四十聖人得三萬六千七百二十月人得三萬六千一紀主一歲聖人加七百二十見河圖 詩注聖通明也孟子大而化之謂聖

賢 韻注吾也能也大也又愈也過也書曰惟后非賢不又惟賢非后不食陰符曰凡治國有三常一

識畧卷之三 陽春園 林

曰君以舉賢為常二曰官以任賢為常三曰士以敬賢為常 呂氏春秋黃金累千不如一賢

忠 論語臣事君以忠又盡已之謂忠正韻注內盡

其心而不欺也韓詩外傳忠之道有三以道覆君

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輔之次忠也以是諫

非而怨之下忠也荀息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

也

孝 爾雅曰善事父母曰孝孝經曰夫孝天之經也

地之義也人之行也禮記曾子曰孝體有三 大孝

其次弗辱其下能養

信 申也相申束使不相違也易信及豚魚喻小民

也漢書得黃金百不如季布一諾

友悌 論語孝弟為仁之本爾雅善兄弟為友周禮

六行孝友睦婣任恤左傳六順君義臣行父慈子

孝兄友弟敬陳寔有子 曰元方次曰仲方兄弟孝

會太史奏德星聚

恭敬 說文肅也又供也自持也亦言供給事人恭

警也論語恭近於禮遠耻辱也禮記莊敬恭順禮

之制也 少儀賓客主恭祭祀主敬恭一作共君令

曰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魯君問曰何不釋恭對

曰常恐斧鑕之加於汜也鉏麇往賊趙宣子曰不

識畧卷之三 陽春園 林

勤慎 當官三事清勤慎 韻注勤孜孜也勞也盡也

曰勤歸俗作勤慎以心真貞心為慎說文謹也古

作春漢書海外肅恭中肅戒慎論語慎而無禮則

意又王季其勤又勤勵勤宣

聰敏 史記聰明敏捷人之美材也釋文材識捷疾

漢應奉少聰明暗記讀書五行俱下王充閱市肆

書一見能誦 黃香傳記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

紫奕須臾剖判時謂之霹靂手

清廉 釋名清青也去濁遠穢色如青也廉歛也自

檢歛也 禮記儒有砥礪廉隅又廉潔也不貪也孟

子取傷廉楚辭寧廉潔正直以自清柳

廉不沽名伯夷處立孺子罕以不貪為寶楊震
畏四知以清自處遺子孫吳隱之酌廣州貪泉歸
愈有伯夷頌姚崇有水壺城

恬淡 列子人不婚宦情欲減半恬即恬退之義淡

即澹約之義莊子就數澤廣間曉釣魚隱居此江
受楚相其妻曰左
琴右書樂在其中

儉約 禮儉德之恭易君子以儉德避難老子三寶

二曰儉論語以約失之者鮮矣對東方朔化民有道
播之四通之衢司馬溫公有訓儉文云人皆以奢
靡為營吾獨以素儉為美朱文公儉德帖云一則
寬胃養氣一則節用省財

剛正 洪範三德一曰剛一曰正直詩剛亦不吐又

好是正直 史高明剛克又正人君子為不疑云太
剛則折太柔則廢晉孫康剛腸疾惡羆

勇敢 釋名踴也見敵踴躍欲擊之也河圖云鳥一

足名獨立見則主勇強論語仁者必有勇勇有二
曰理義曰血氣又曰達德曰客氣列子力能裂尾

兕之革曳九牛之尾尤憾其弱古勇士有十莊孟

賁石敢當壯士有泰成力折

無前膽力威勇冠千古其若蜀五丁力士能
移山舉萬鈞每玉堯輔立大石長三丈為墓志曰
斧里泰鳥獲又夏育俱能舉千鈞蓋三萬
斤衛石藩能負沙一十二百斗當為一鈞蓋三萬
可謂神力矣而俱不聞有戰伐之勳既以死何
也書所載魏任城王曹彰太廟漸成萬斤鯁負之

而趨碎白象鼻頓之於地以臂繞虎尾伏不敢動
然其時海內繡關張為萬人敵不數任城也此魏
肅曹長九尺餘勇力與諸將莫能爭惟彭樂神舉
骨為馬稍以適勇力與諸將莫能爭惟彭樂神舉
之南梁羊侃伏而作虎狀以指狀壁八三寸力
至二十石泗川十石人各長八尺許執而對擊之
俱碎又於壁直上七步橫躍得五步而時海內
以高奴曹配項羽不數羊盧也元鄭舜舞劍能使
壯士十馬首俱隨而我明稱勇將為常開平傳
膽耶一萬鈞當為三十萬斤此恐記者之過見危
言則錄

節義 符節所以示信顏師古曰節以毛為之上下

相重取象竹節因為名將命者持之以為信義

宜也理也節行也由仁而行得其宜曰義孟子曰

義之於君臣也周禮龍節虎節不同史云伏節死

義之臣

豪俠 荀悅云世有三遊德之賊也一曰遊俠立氣

勢作威福私結交以立強於世史記游俠傳郭解

朱家劇孟等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

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

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

遲鈍 遲者速之對鈍者利之反易肝豫悔遲有悔

左傳其行越趨越方進號遲頓不及事曹操典楊

碑碑背有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瑩曰婦曰黃絹
字絲絲字幼婦少女外孫女子好字瑩白受辛碎
字孫行三十里得之曰有智無智校三十里

愚拙 荀子非是是非謂之愚正韻注拙不巧也論

語下愚不移古語云巧遇不如拙速列子北山愚之曰我死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孫無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莊子朱汗漫殫千金之產學屠龍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疑惑 書蓄疑敗謀論語愛之欲其生云是惑也

語云市虎起于三人投杼成于屢至列子人有亡子視其行竊缺也動作態度無為而不竊缺也伐而得其缺也日復見鄰之千無似竊缺者又角方純形見

遺忘 列子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魯有儒生能

治之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而積年之疾都除

正韻注遺失也亡也忘不誌也忽也遺也

錯誤 正韻注誤謬也亦作悞又惑也荀子誤為亂

說差之毫釐謬以千里鶻突者胡塗之反也魏武欲得渾沌渾沌古賢人也

此語著於釋釋曰世俗排言也

貪濁 釋名貪探也探取入他分也又貪欲物也貪

財為黷貪色為淫左傳貪婪又謂雲氏有不才子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貪賄侵欲崇後

酷虐 說文殘也釋名酷也凡疾或寒或熱先寒後

熱以焙虐也古旗有名勿勿勿者急遽之辭也見漢書

奢僭 說文奢張也及儉曰奢從大者言誇大於人

也

姦邪 姦私也詐也左傳亂在外為姦在內為宄

不姦姦而詐詐俗作姦二女為姦三女為姦邪不

正也姦思也使也亦作姦周禮去其淫怠與其奇

諛佞 諛諂諛也佞巧諂捷給一曰才也故不才曰

不佞史記佞幸傳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

遇合非獨女以色媚而仕宦以色幸者多矣漢高祖至

遇合非獨女以色媚而仕宦以色幸者多矣漢高祖至

慙愧 湯放桀有慙德五子歌有忸怩心慙也慙愧

游說 釋名說述也宣述人意也緩頰談天辨給揣

摩 摩見

滑響 滑亂也響同也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

若非亂異同也見索隱注楚辭云將突梯滑稽如

脂如膏崔浩云滑稽骨滑稽酒器也轉注吐酒之

酒人復藉沽是也又姚察云滑稽猶俳諧也以言

諧語滑稽利其知計疾出故云滑稽也

訛詐 說文詭責也又橫射物為詭詐欺也

讒毀 書聖讒說詩萋斐青蝇戰國策積羽沉舟群

輕折軸又積毀銷骨又忌其人而毀之與衆毀之

之蔽明也韓

諫諍 白虎通云諫間也更也是非相間革更其行

也

傾陷 中庸驅而納諸罟獲陷穽之中孫子如登高

而去其梯李陵傳為之機陷媒孽其短又傾危陷

害

鑒戒 易防患曰戒詩殷鑒不遠

誓盟

誓約束也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載盟辭也

訓誨

誹謗 非讀曰誹非議也非訾也不是也與誹同

泰有腹誹之誅商君法誹謗者族

容忍 容盛也受也包函也亦作頌頌師古曰古者

頌與容同 刑法志注頌謂寬容之不桎梏也安於

投贊 贊至也所執以至見之禮也天子以鬯

告神諸侯以圭卿以羔大夫以鴈士以雉庶人以

鷩童子委贊而退 未成人婦人榛脯棗栗並見曲

禮

認見 開始見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命於將命者敵

者曰某固願見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

覲 兄即左顧顧在掃門見 內謁名 裁刺造門

介紹先容並見史

報恩 詩無德不報又瓊瑤匪報又杜回結草壺飡

得士見左傳又隋侯珠黃雀環

仇讎 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注云難

謂相與為仇也復讎見禮記

揚善 輓推見左傳借譽游揚見史

隱惡 包荒見易舍垢見左傳

慕名 山仰景行見詩

行旅 在塗曰旅又寄旅即次見易迷途見莊子

離別 楚辭悲莫悲兮生別離逸詩歌驪駒江淹別

賦云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參辰弦枯南浦北林

並見初學記

還歸 馬角羝乳命駕角巾見合璧破鏡大刀見古

詩 出有賜曰餞路及有勞曰輓脚見楊國忠傳

書問 說文簡牒也爾雅簡謂之畢釋名簡書編也

牘書版也札節也編之如櫛齒相比也槧版長三

尺即牘也又斷木為契以竹簡寫之為編廣武石
之書萬石若為中消受書謁殷茂為豫草太守都
下人士因其致書百餘函行次石頭皆飲水守都
沉者自況得者本此又鴻鴈雙魚折梅書並見
稱浮沉書竹曰簡書板曰牘今紙名簡取簡書義
也又門狀起李德裕時

言語 釋名言宣也宣彼此之意也語叙也叙已所

欲說述也說文直言曰言論議曰語又語傳言也

草也毛作無今俗猶然又耗矣宋注以耗為毛

毛無也並見漢書露雲間志謂人曰渠自稱曰僕

問何如曰寧馨謂曰曰驚言罷必綴以休又此曰

簡聚甚曰式燕蓋愧曰惡模樣醜惡曰湊頗多少

曰幾許大率皆吳音也筆記謂人不慧者曰不聊

角作事無據曰沒聊當有甚意頭沒些巴鼻又干

白地見李太白東坡詩

尺牘 楊用脩有赤牘清裁十一卷王司馬元美廣

為二十八卷赤古尺通用叙畧云夫書者辭命之

流也昔在春秋游旌接轂矢揚刃飛之下不廢辭

往嫺婉可餐故草創潤色既匪一人謀野提邦以

為首務然而出疆斷割因變為規寄文行人之口

無取載函之筆離是而還故書即乎成矣用亦大焉

推秦章奏庭則千素盡逐少卿舒子亮則百姓自

揚沈于或括折疑豫或誘趨啓蔽或釋紐通端走

代面辭滿離危言盡微其造色也明乎既珠之
忽投其寄宗也最芳春錄之不新是用河嶽雖移
漆膠愈結維細吟咀情事更絕明月宛其休操白
雲停而不飛斯則晉客玄談之委致齊集咸語之
極執也又削木書姓名謂之刺漢以紙書謂之名
紙書函見吳張溫使蜀
餞送 酒食送人見廣韻送行之燕見正韻注顯父
餞之見詩治祖道供帳見韓文行者必以饌見孟
子仁者送人以
餽遺 以致稍餽見周禮雜佩木瓜瓊琚見詩苞苴
見少儀嘉貺見左傳夜列于載負眩美芹事稽叔
有快曝背而美芹于欲獻之至尊後世遂有獻芹
之說實無所出持叔夜合言之耳見事文類聚
辭受 曾子辭魯君賜邑曰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
福識舉 卷之五十五 陽春園
人子思辭田子方狐白之裘曰妾與不如遺棄物
受也並
見說苑
貴 說文貴者歸也謂物所歸仰汝穎言貴聲如歸
人物盈朝衣聘聘六代九公光昭六印朱輪華轅
二為天下貴門矣七葉五侯三組六印朱輪華轅
並初學記國朝
見皇明盛事
富 尚書五福二曰富史記無秩祿之俸爵邑之人
而比之者命曰素封又石崇積財如山樊重閉門
成市 厄言以貴而富其最著者秦魏冉且不帶楚
張翼卓卓曾騰光張安世張禹王鳳等五侯並賢
之阮佃大果蕭宏朱并羊侃北魏元禧王濟徐湛
元融李崇齊楊素唐裴寂李林甫楊國忠郭子儀
常南葉冕元載李德裕王涯楊收吳越孫承佑馬

李吳求蔡京梁師成韓世忠張俊楊沂中史彌遠
落他胃費似道元無帖木兒伯顏宋清張宣其無
故者僅和汾陽韓王耳能自致富者陶朱公
白圭倚頓巴其婦韓平王孫程鄭宣曲任氏茂
陵表廣漢平陵士孫德東海蘇三平邑王氏洛陽
劉寶長安王元寶五酒胡卿蘇三平邑王氏洛陽
國倪項賴洪沈萬三皆著在史傳甚詳

貧 尚書六極四曰貧呂枕字林曰窶貧空也說文

云貧財分少也窮極也孫卿子曰貨財粟米之於

家少有者謂之貧至無者謂之窮左傳室如懸磬

貧衣被醜故謂之須捷或謂之模裂或謂之為病也

不惟形色饑饉或亦神心沮廢豈善交友之為病也

有家人論讓非廉潔深識者何能不移其恒故欲

識遠則志若懷古之志當有行古人見深則憂淺

生不得其意太公曰公曰夫貧富豈有命于將始

種不時二盜取婦無能三盜養女太多四盜桑中

便八盜舉息就利九盜無事燒火中盜安得富也

賤 對貴言也華門圭竇蓬戶鹿牖又蘇秦馬轡陳

涉絕樞執鞭寒人羈賤並見六帖

壽 老年曰壽壽之為言久也詳見六經又年齒皆

曰壽左傳人壽幾何賈誼憂壽不長是也又獻壽

亦謂之壽禮六十杖于鄉七十杖國九十杖朝八

十曰耄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天皇兄弟十二頭

人地皇十一頭各一萬八千歲人皇九頭各三百

歲毗騫至從古以來不死俱未敢信長生久視莫

如神仙吾謂佛在世只四十九年爾百千萬歲詩

人頌祝之辭則然也危言云人壽至百歲而極

帝少吳俱不言死帝王世祖七言云人壽至百歲而極

有十萬湯年俱滿百六輪云古公百二十王季百

位五十五年蓋世壽也太公百三十三王季百

十畢公百餘漢文帝時有樂人實公百八十六張蒼

百餘范友明奴二百四十晉范長生兩仕晉前後

九人娶有子十二人上津人張元始百十六歲

力過人進食不異九十七始生子遂無影唐李元

百三十六歲于伯龍百二十八歲宋堯翁百七

十餘歲無定百三十歲揚叔連百二十二父宋卿

百九十五五世祖不語不食不知其年衛武公九

為光祿來敏九十七為將軍其餘不可悉記侯麟

錄云年紀者紀記也記其年數

登達 顓頊十歲為少昊相帝嚳十五為顓頊相唐

堯十五為帝摯相耳羅十二為秦上卿介子推十

五為楚相常康成十五為郡主簿司馬元顯高澄

俱十六開府輔政崔英十七為符秦諫議子奇張

緬賈誼俱十八終軍二十俱仕有聲餘不悉紀

幼悟 王戎七歲識苦李李必七歲員儼九歲寇準

八歲王禹偁九歲賈黃中七歲及第 國朝李東

陽程敏政他若不悉又漢書注年十五以下皆
行役七尺者二十歲也

農 漢志關土殖穀曰農又屬山氏有子曰農能殖

農書農用八政左傳農人力於農穡杜預注種曰
農穀曰穡穀可收穡也又周禮三農生九穀堯
后稷為農師周有田畯田正遂師之屬故詩曰臣
工穡名土已畔者曰田畯也五餘填滿其中心
也爾雅田一歲曰蓄二歲曰新三歲曰蓄漢書注
燒草下水種稻稻生去復下灌一曰家事也又
謂火耕水耨也又禾之秀實曰稼一曰家事也又
在野曰稼稼除田間穢也軒墜于本也耨耨禾也
所也又詩也詩除穢也穢厚田也又耨耨禾也
錢鏐銓父茶麥交作穡穢也穢厚田也又耨耨
岳謂道本田家免園謂穡穢也穢厚田也又耨耨
所謂也

蠶 后妃親蠶繅三盆手浴種具筥見禮條桑桑

蠶織畧 卷之三 主 陽春園 蠶織畧

見詩三四月熟蠶室繭館又蠶最范蠡見事類

繭為絲繅車給車翼取絲者張繭曰柁俱見仲夏
餘冬序錄云蠶為龍精其首類馬星馬天駒月宜
大火則浴其種月令仲春祭馬祖季春享先蠶皆
為天駒房產也為馬祈福謂之馬祖為蠶祈福謂
之先委其類同耳後世遂有委女兒馬明吾陸馬
頭娘之說見于古今注及搜神記乘異集所云何其
也

織 說文作帛總名也經織從絲也緯織橫也經緯

綜機緯也紡見左傳績見詩紡績見史

漁 本作魚周禮作敷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人

以漁其後堯使人水處者漁左傳陳魚注大設捕
簍取魚也見玉篇晉荀見詩即筌筌以竹為
設逆發於其口魚可入不可出也網筌筌以竹為

獵 爾雅江東呼獵為獠又矰戈射矢也以生絲繫
而射之爾雅矰謂之矰矰謂之矰矰謂之矰矰
係矰以絲為矰矰矰矰矰矰矰矰矰矰矰矰矰
其矰故又謂矰矰矰矰矰矰矰矰矰矰矰矰矰

工 周禮百工飭化八材餘詳考工記剡劂鑿也歸

田錄有木經三卷釋名巧者今異數成一體滿巧
莊子百工有器械之巧則莊子又謂矰矰矰矰矰

商 漢書通財鬻貨曰商子貢衛之賈人也商之言
通也商其遠近通四方之物以聚之也賈者固也

射 禮曰射之為言繹也各繹己之志也孤矢見易

比耦見詩正鵠見禮射有五百矢參連射法諫尺
皮和頤與奔周禮王大射則共虎熊豹侯諸侯則
共熊侯爵侯大夫則共麋侯爵侯大夫則共麋侯

御 一曰馭周禮六藝四曰五馭馭和馭逐馭水曲馭
左盤控見詩駉乘見傳古善御者造父堯時師秦豆

又王良伯樂淮南子云太丙之御經雪霜無跡

日張在鵠則曰樓見演繁露又射經者以致諸侯

之不來者徐廣曰經一名不來蓋射者皆以惡物為鵠也

醫療也亦作醫說文巫彭初作醫世本巫咸始以

鴻術為堯醫黃帝使雷公岐伯嘗草木典醫療今

難經本草出焉周禮醫師掌醫之政令歲終稽其

下焚辟九折臂孔子云三折臂一云三折肱七畧

有醫經家有方家房中家神仙家扁鵲最著鵲兄

弟三人長兄視色仲兄視毫毛鵲鍼人血脈故名

聞諸侯又歆醫掌療病及瘍見周禮秦馬病一曰

筋勞二曰骨勞三曰皮勞四曰氣勞五曰血勞見

六典油藥灌劑之物見御醫八馬坊碑漢書張里

以馬醫擊鍾又黃憲牛醫之子百官志群牧使送

細馬有獸醫等

卜筮 尚占見易決疑見傳伏羲得神蓍而始筮世

本巫咸作筮行傳此禽獸草木之壽久而能知吉

也京房易卦以錢爻以甲子起卦曲禮龜為卜筮

為筮先王所以使民信時日教鬼神畏法今也所

以使人掌占龜以八簪占八項以八卦占卦之四北

占人掌占龜以八簪占八項以八卦占卦之四北

占即占候尅擇祗侵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

凶見周禮史記占候時日通名曰漢武帝時聚會

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大吉辰家曰大吉辰

家曰小凶天人家曰以五行家曰主一家曰大吉

太歲方位東家之西即西家之主東見玉露又緯

鈴決見後漢傳餘見天文歲序部

禱 寧風旱彌災兵遠罪戾祈福祥求永貞見周禮

又女祝掌王后之內禱祀以時招梗檜禳以除災

殃除災害曰檜檜刮去也却變異曰檜檜在太祝

掌六祈有災變則號呼告神以求福也又檜見

左傳見

巫 說文祝也周禮巫人掌群巫之政令若國大旱

則帥巫而舞雩男巫掌望祀女巫掌歲時祓除釁

浴又男曰巫女曰覡見春秋傳說又巫陽女巫也

見宋玉招魂賦東既王粲桐鷄卜西域鳥卜鄭巫

律令律令雷遠獲鬼也巫蠱始見江充庚太子後

女巫嚴道育見宋書獨孤陀鬼見隋書餘并

命 論語死生有命孟子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動作

威儀吉凶曲折孔子知天命又罕言命皆非後世

所云自李虛中深於五行以人之始生年月日辰

支干相生勝衰死旺相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

利預定時日百不失一又有演禽七政六壬遁甲

推筭之術愈不可詰云演繁露云男生小運起寅

耳未聞推命不知計負季主其能先事申世皆通用

餘見錄冬序錄

相 人相篇石室賦此觀相大指若呂公相漢高哀

天罡相武壘鉗徒相衛青可謂神品荀子非相篇云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云云魏愈雜記觀貌不若論心又青箱雜記心相有三十六善

輿相宅經云出周公似不然周公卜洛卜之間
水東瀝水西公劉遷豳則已相其陰陽陟嶽降原
矣青烏子相冢者後有郭璞

術執技以事上見六帖如左慈費長房張楷樂

巴管輅郭璞于吉之類又佛圖澄謂石勒曰秀支

替戾剛僕谷劬禿當秀支君也替戾剛出也僕谷

劉曜胡位也。劬秃當言此軍出，捉得劉曜書也。

又相牛馬見鳥獸部
相雞狗所見荀子

神起于傳巖惟肖後世麟閣雲臺圖形皆本諸

此又宋人多云寫真又古畫塑一法楊惠之與吳

道子同師張僧繇見道子筆法已至不服居其次

乃去學塑亦為古今第一又晉以來顧長康張僧

繇陸探微所畫通仲爲畫家三祖詳見文事部

丈十尺也從手而持十也夫從一大象人

形也家語息土之民美周書美男破老爾雅美士

爲彥堂見論語宋玉體貌閑麗張良如婦人好

女直不疑孫桓何平叔潘安仁王仲祖張蒼東方

朔杜又儼叔寶司馬相如又夏潘連璧甥舅映珠
陳平冠王董偃賁珠見初學記色言向雅彌子瑕
賢林仁遇以色進外張
呂宗張易之以色進內

詩注美女爲媛慕文乎瑜美色吳楚之間

曰娃南楚之外曰嬌宋衛之間曰艷燕岱之間曰

姝秦曰娥好而輕也西施毛嬙魚見之深入鳥見

之高飛莢而艷見左傳國色見公羊傳又弄玉飛

瓊南威西子楚娃宋艷高唐下蔡見初學記云先施

秦以前美人則有少昊之皇娥赤帝女之瓊姬桀之妹喜紂之妲己有尊氏周穆王之盛淑人昭王

之樊嬀嬀嬀王之嬀嬀楚王之息嬀晉獻公之嬀嬀秦穆公之女弄玉惠文之華陽夫人莊襄王

之耶耶姬吳王之西施即夷光鄭旦即脩明楚王

王之鄭袖南威陽文李園妹梁惠王之閼嫪趙武靈王之吳姚燕昭王之旋娟提謨中山侯之陰后江

婦皆在宮掖者也有仍氏青琴毛嬙孔父妻徐吾
犯妹夏徵舒母和妻顏夫人皆在下者也漢宮掖

則成夫人慎夫人陳后阿嬌衛后子夫邢夫人尹
夫人李夫人王夫人鈞弋夫人麗娟王昭君飛燕

合德陰壽華魏文帝甄后薛靈芸卽夜來莫瓊樹
陳尚水陳巧笑吳主權趙夫人潘夫人吳主和鄧

夫人吳主亮朝姝麗居洛瑯潔華孫策周瑜二喬
晉武兩楊后胡嬪芳宋孝武殷淑儀陳昏侯潘妃

王兒北齊後主馮小憐陳後主張麗華孔貴嬪隋文帝陳宣華慕容華隋帝朱貴兒侯夫人秦寶

兇吳峰唐玄宗武惠妃楊太真武宗王才人李
後主兩周后宋徽兩劉妃張玄林間閣則秦羅敷

顧夫人臨川主宏妻紅魚段荀奉倩婦曹洪女桓
溫妻李勢女徐德言婦樂昌公主王儉客婦無雙

衣術失行則卓文君驚鷺非烟鏡國夫人伏夫人
連奕盈盈姬侍則馮方文魏絳樹石崇翻風綠珠

宋棣羊侃張靜曉孫荆王元雍徐月華脩容趙姿

李密雪光弄鑒阿劉李靖紅拂生紅綃元載時
趙美則霍小玉李娃楚娘雲李愿文寶潘元祐
香劉孫春窗灼灼有名者若退之姚柳樂天之
蟹素雖見詞章職仕所後寧堪上駟我父女子長
者明德馬皇后和熙御皇位俱七八三寸劉曜長
九尺四寸劉后長七尺八寸

長人 周書五陵之人專而長淮南子東方之人長

禮斗又中國之人長一丈者人君則黃帝堯與文

王人臣則伍員巨毋霸俱十尺毋霸腰帶十圍肩間

一尺慕容叱頭長一丈圖九尺禹短一寸孔子長

十尺程史載唐某與其妹各長一丈二尺初學記

大秦國人長十丈史記秦始皇時有大人見臨洮

身長五丈脚跡六尺神異經西南大荒中有人長

一丈腹圖九尺西北海外有人長二千里兩脚中

間相去十里腹圖一千五百里又禹長九尺九寸

湯九尺秦始皇八尺七寸漢高祖七尺八寸光武

七尺三寸昭烈七尺五寸宋武帝七尺六寸陳武

帝七尺五寸宇文周太祖八尺項王八尺二寸韓

信八尺九寸王莽七尺五寸劉淵八尺四寸劉曜

九尺四寸慕容銑七尺八寸姚襄八尺五寸冉閔

什翼宇文泰皆八尺慕容垂七尺四寸慕容德八

尺二寸自唐以後人主長者故少唐肅成年十五
身長八尺劉據子胤十歲長七尺五寸後

止八尺四寸不能如其父符堅時有申香夏點護
磨那俱長一丈然至於佛蓋即外國人也孔子曰
風人氏也列子龍伯國人長三丈三節三節皆以
身國九尺三丈三節三節皆以爲言然防風
身橫九尺三丈三節三節皆以爲言然防風
犯魯爲叔孫得臣以戈楸喉而死其父叔孫
如走至衛復爲衛所殺先犯齊爲王孫所殺
六尺四尺五寸彼時天竺之長者故不少也

短人 國語僬僥國人長三尺短之至也方言侏儒

短人也紫耀短也漢武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名

巨靈漢書嚴延年短小精悍妻護王祭樂進又臧

紇優旃祭義葉公晏子王攷張松並短小蔡謨外

親王蒙長三尺賴川張仲長二尺二寸論衡云一

尺二寸初學記二寸拾遺記負嶠山有陀移國人

長二尺神異經西北荒中有小人長一尺一寸朱玄

冠西海之外有鶴國男女皆長七寸行如飛日千

里海鵠吞之人在鵠中不死蔡邕短人賦郭璞僊

醜人 釋名臭也如臭穢也家語耗土之人醜洪範

六極五曰惡發蒙記醜男驂茂醜女離春按鍾離

春即無鹽宣王納之爲后左傳賈大夫貌惡娶妻

而美三年不言又臧明狀甚惡蔡澤欽願折額書

左思貌醜而口訥嫫母醜人也齊宿留女項有大

屈孟光醜黑而肥力舉石臼符雅短足周榮欽願

郭洽雅醜承宮晉格孫秀衰駘他高榮劉伶齊

逐女又鵲鵲妻諸葛亮妻俱醜又支離隱願與焉

長頭云

肥人 說文肥多肉也腴腹下肥也家語弱土之人

肥安祿山彌三百五十斤司馬保八百斤孟業為

幽州督晉武帝彌之得千斤趙翁伯臍中納李七

載三馬不能勝拓拔倚並魁岸馬不能勝恒乘安

車駕大牛牛角容一石

識畧二十二卷終

陽春園

王

陽春園

識畧二十三卷

崇陽吳楚材國賢編 江夏陳盤新之校

人物部上

九臣 史記云三皇五帝夏禹為九臣共工相皇朱

六相 蚩尤太常容龍沉融風后土又二官南正

四岳 堯典重黎之俊羲和仲秋和叔冬

八愷 官義仲春羲叔夏和仲秋和叔冬

八元 益字庭堅 高辛氏八才子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

九官 帝舜時禹宅百揆棄后稷契作司徒皋陶作

九職 堯時舜為司徒契司馬禹司空后稷田疇

十二牧 見說苑 堯充青徐楊荊豫雍梁幽并營又禹稷皋

二十官 大枕作甲子黔作廬首容成作曆義和

十一師 堯學尹壽舜學務成禹學西王國湯學

[illegible]

下小陵朱李茂魏胡天下忠貞魏以英荀昱天丁
 荀仲經又張倫檀彬指鳳張爾薛蘭馮植槐玄
 徐乾俊顧又顧猶古之八元八愷也見後漢黨錮傳
 八顧言以下慕侍引子郭泰天下和雍郭林宗夏酸
 陝天下青若羊嗣祖劉儒天下瑤金劉叔祖林禁衍
 下通儒宗孝初後漢書無劉儒有范滂又田林張
 隱劉求薛郁王訪劉抵宣靖公緒恭公緒姓也
 八及言導烈張元節范滂海內貴珍陳子麟張倫海
 海內通士檀文友孔晷海內才珍孔世劉永海內
 內彬范仲真岑狂晷海內珍好岑公孝劉永海內
 所稱劉景升後漢書無范滂有翟超又朱惜四禁
 味耽薛牧宋布唐龍巖容宜褒自張儉至宣褒俱
 未並承侯覽意旨上書
 告儉相署號為部黨
 八厨言以財救人王商海內賢智王尚義當嚮海
 內情匪蕃嘉景泰周海內真良泰平胡册
 疆識客又卷之二十二
 班海內珍詩胡母季皮劉翊海內光劉子相王
 孝海內清明交臂手後
 漢書無劉翊有劉儒
 六子恒梁晉馮李育郭基王雍放肅東平王蒼曰
 此六子皆殊行絕才也老莊列荀揚宣徐幹
 七子孔融字文舉陳琳字孔璋王粲字仲宣徐幹
 字偉長阮瑀字文叔安漢獻帝年號也魏文帝論
 幹時稱建安七子建安漢獻帝年號也魏文帝論
 文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因朝嘉隆
 間王世貞元美輩有五子篇清商李攀龍吳興徐
 中行南海梁有警武昌吳因倫廣陵宗臣後五子
 南蜀余曰德甫前折魏裳順甫歙郡汪道昆伯
 王蜀郡張休甫前折魏裳順甫歙郡汪道昆伯
 山俞允文魏郡盧仲濮陽李先芳字豐八維嶽南
 海歐大任續五子陽曲王道行魏郡石星嶺南翁
 民表豫華朱多桂虞邑道用贊又三子李獻吉白
 仲默徐昌綬
 明又晉中興三明明張吳然明皇甫規成明段頻記

<p>三達 齊名又金尚元休第五延文休章瑞休父同時</p>	<p>三仲 周澤宇得都孫堪字子釋京師號二釋又二</p>	<p>二仲 求仲平仲從蔣誦遊三選見高士傳又二良</p>	<p>三傑 張說源何韓信又諸葛亮張飛關羽又宋景</p>	<p>晉士 裴叔則千里駒廣王夷甫行夷甫子嵩鼓王</p>	<p>東京士 桓漢李固周舉之謝寶左謝黃瓊之政事</p>	<p>魏佐命臣 曹真曹休夏侯尚桓階陳群鍾繇張</p>	<p>江表諸將 程普黃蓋韓當蔣欽周泰陳武董</p>	<p>三國名臣 魏九人荀彧文若公連東漢張</p>	<p>士元 蔣琬公琰黃權公衡吳七人諸葛亮孔明張</p>	<p>陸機 陸雲 陸抗 陸遜 陸遜伯公陸遜元</p>	<p>三偉人 鍾繇華歆王朗皆魏人又晉五萬薛</p>	<p>三俊 顧榮陸機陸雲又機雲稱二陸顧賀稱二子</p>	<p>六卿 安平王平王平王平王平王平王平王平王</p>	<p>化治興王導廬陵謝安始安溫喬長沙陶侃康樂</p>
------------------------------	-----------------------------	-----------------------------	-----------------------------	-----------------------------	-----------------------------	----------------------------	---------------------------	--------------------------	-----------------------------	----------------------------	---------------------------	-----------------------------	-----------------------------	----------------------------

<p>八達 董仲道王湛平子阮瞻千里度放于嵩謝</p>	<p>八伯 阮仲伯為伯仲蓋為伯仲蓋為伯仲蓋為伯仲</p>	<p>五君 伯又周伯仁為伯仲蓋為伯仲蓋為伯仲蓋為伯仲</p>	<p>二妙 衛瓘索靖俱善草書時號一臺二妙章維善</p>	<p>二郎 成王都之問善詩書時號一臺二妙章維善</p>	<p>二協 梁簡文帝與梁簡文帝與梁簡文帝與梁簡文帝</p>	<p>八友 梁簡文帝與梁簡文帝與梁簡文帝與梁簡文帝</p>	<p>七逸 梁簡文帝與梁簡文帝與梁簡文帝與梁簡文帝</p>	<p>六相 梁簡文帝與梁簡文帝與梁簡文帝與梁簡文帝</p>	<p>三哲 梁簡文帝與梁簡文帝與梁簡文帝與梁簡文帝</p>	<p>六儒 梁簡文帝與梁簡文帝與梁簡文帝與梁簡文帝</p>	<p>濂洲 梁簡文帝與梁簡文帝與梁簡文帝與梁簡文帝</p>	<p>集賢 梁簡文帝與梁簡文帝與梁簡文帝與梁簡文帝</p>	<p>爰煙 梁簡文帝與梁簡文帝與梁簡文帝與梁簡文帝</p>	<p>爰煙 梁簡文帝與梁簡文帝與梁簡文帝與梁簡文帝</p>
----------------------------	------------------------------	--------------------------------	-----------------------------	-----------------------------	-------------------------------	-------------------------------	-------------------------------	-------------------------------	-------------------------------	-------------------------------	-------------------------------	-------------------------------	-------------------------------	-------------------------------

<p>開山許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 凌煙閣 凌煙閣 凌煙閣</p>	<p>十哲 玄宗尊太公為武成王以陳直孫武吳起白 起樂教張良韓信諸葛亮李靖李勣為十哲</p>	<p>七愛 皮日休七愛詩房杜真相李成真將盧鴻真 隱元德秀真吏李太白真放白居易真才</p>	<p>五相 詩同王涯杜元穎崔群李絳白居易上李絳 李紳李德裕元稹同相一漁翁</p>	<p>三俊 李紳李德裕元稹同相一漁翁 李紳李德裕元稹同相一漁翁</p>	<p>一龍 賈會又魏華歆管寧邴原時人以三人為一 龍歆龍頭原龍腹管寧龍尾</p>	<p>十友 陸餘慶趙貞固盧藏用陳子昂杜審言宋之 白孟浩然王維賀知章為仙宗十友又杜審言李</p>	<p>龍虎榜 宣陽唐與韓愈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 為賀知章四友</p>	<p>十一刺史 許景先魏州源光裕鄭州寇宋州鄭 州開元十三年明皇賜詩又文粹言貞觀則房魏</p>	<p>觀風俗使十三人 蕭瑀李靖楊恭仁王珪賈靜李 觀風俗又宰相兼文武李靖郭元振唐休璟張</p>	<p>開元八相 姚崇尚通宋璟尚張嘉貞尚張九齡尚直 尚文李元絃杜還尚魚韓休張九齡尚直</p>
---	---	--	--	---	---	---	--	--	--	---

<p>三高 漢王霸華佗中藥見陸龜蒙三高士贊又 氏三高又五代鄭遨隱華山與道士羅隱之為南齊京</p>	<p>九老 胡果八十九吉叟八十六鄭據八十四劉真 一作嘉盧真年未七十皆高年燕集八人為九</p>	<p>耆英 洛陽耆英七十二人富弼七十九文彥博七十 七希夷言七十五楚建中七十三王慎言七十二</p>	<p>八僊 張旭知章汝陽王維李適之崔宗之蘇晉李白 賀知章汝陽王維李適之崔宗之蘇晉李白</p>	<p>四俊 苗延嗣呂太一員嘉靜訓之皆張嘉貞所 為號令君四俊又張喬許棠張周繇號九</p>	<p>三諫 張符趙璘牛勣俱唐宣宗時又開元後治廣 有清節者宋璟李朝隱盧奐三人又慶曆歐</p>	<p>三隱 周續之劉道民陶淵明又阮孝緒劉訥劉 又李伯時德素元中又桑維翰李濟王朴五</p>	<p>四真 莊子南華真人文子通玄真人列子冲玄真 人庚桑子洞冥真人見韓文公詩</p>	<p>二良 陸長源鄭通誠見白居易詩又韓愈李翱 稱二文公張巡許遠昨陽雙廟</p>	<p>二孝 宋潘綜吳達王紹之有詩又唐侯知道程俱 羅李華作贊又二後宋王曾劉筠中蔡襄作</p>	<p>四賢 宋范仲淹余靖尹洙歐陽修景祐中蔡襄作 四賢不肖詩尹洙歐陽修景祐中蔡襄作</p>
--	--	--	--	---	---	--	---	---	---	--

陽介 上書		三節	五君	四御史	三舍人	四先生	四學士	三友	三元	七王	四將	六朝勳臣	陳襄薦三十三人
五代史金節之士三人王彥章裴約劉仁贍		又燧煌張港金徽宗欽武威殿崔浩云三	宋李至為五君徐鉉李昉石熙載王祐李	移又李穆宋白賈黃中呂蒙正李至同入翰	熙寧中宋欽求蘇頌呂大臨又至和中富	熙寧中宋欽求蘇頌呂大臨又至和中富	熙寧中宋欽求蘇頌呂大臨又至和中富	熙寧中宋欽求蘇頌呂大臨又至和中富	熙寧中宋欽求蘇頌呂大臨又至和中富	熙寧中宋欽求蘇頌呂大臨又至和中富	熙寧中宋欽求蘇頌呂大臨又至和中富	熙寧中宋欽求蘇頌呂大臨又至和中富	熙寧中宋欽求蘇頌呂大臨又至和中富

元祐建中列傳		名臣	君子	二名臣	七從官	太祖將帥	配饗功臣二十四人	名臣	君子	二名臣	七從官	太祖將帥	配饗功臣二十四人
元祐建中列傳		名臣	君子	二名臣	七從官	太祖將帥	配饗功臣二十四人	名臣	君子	二名臣	七從官	太祖將帥	配饗功臣二十四人

元三黨		洛黨程頤為領袖朱熹為羽翼
至道九老		張好問年八十五李運八十宋興武七
南都五老		老文略公范景仁張仲英史中顯劉伯
三老		逸老俞範純仁劉華皆守和川有三老堂又
三君子		王又見公馬天下謂之大雅也公事天
制科		何沐富野蘇紳兵有張方平田元錢明道錢
四明五先生		楊適仁醇王致遠郁王說又舒璘沈
三賢		謝華范仲淹孫甫守鄧州皆號循吏見鄉人
五賢		陶潛劉明劉洪疑之李常公擇劉恕通原休
四賢		程正叔黃魯直尹彥明熊天校涪州四賢樓
三忠		歐陽文忠公諸楊忠文公連麻又胡忠簡公
三友		李舒李展張彝公記李子長為鄧州得休集

三絕		石守道三才詩云石守道詩歐陽永叔文止
二絕		李華為元德秀碑頌其孝李陽水家編入
四絕		李華為元德秀碑頌其孝李陽水家編入
五絕		虞世南詩行忠直剛毅為六絕
八絕		平卜宋相風劉惔占氣趙連吳皇象書嚴忌
二寶		宋文市稱謝靈運詩書為二寶又胡仲江藻
三妙		宋文市稱謝靈運詩書為二寶又胡仲江藻
大夫		食其言又義形木八分見韓文公科斗書後息不
四子		王倪瞿瞿被水許由見在子龍達比干宮奇
六子		得子於於法而不知知實子於於勢而不知

<p>孔子四友 顏回 曾子 端木賜 公西赤 子貢</p>	<p>六侍 仲尼 志不立 于終 侍 臧 不終 公 西 華 侍</p>	<p>作者七人 伯夷 叔齊 虞仲 夷逸 朱張 柳下惠 少連</p>	<p>二十二賢 左丘明 子夏 公羊高 穀梁赤 伏勝 高</p>	<p>六先生 莊子 魯 賈 觀 二十 一 年 配 享 孔子 廟</p>	<p>四先生 謝良佐 趙道 游酢 定夫 呂 大 臨 與 叔 陽 時</p>	<p>五先生 周二程 張 朱 熹 元 晦 淳 祐 元 年 從 祀</p>	<p>漢諸儒 言詩 於 魯 則 申 培 公 於 齊 則 轅 同 主 於 燕</p>	<p>八翁 蔡 嚴 翁 鈞 漢 翁 卜 年 翁 成 麟 翁 伯 陽 翁 濟 園</p>	<p>金張七葉珥貂 侍 中 校 尉 金 日 磾 世 名 忠 孝 七 世</p>	<p>二方 陳 紀 字 元 方 堪 字 季 方 大 丘 長 安 之 子 又 常</p>	<p>中山五王 勝 建 三 君 常 順 約 義 三 善 妻 族 弟 海 江</p>
----------------------------------	--	---------------------------------------	-------------------------------------	---	---	--	---	---	---	---	---

<p>二 王 之 梁 蕭 周 公 史 武 州 帝 亦 云</p>	<p>四世宗正 劉 祥 臨 德 向 慶 忌</p>	<p>楊氏四公 伯 敬 昭 子 龜 起 雲 子 文 光 相 繼 為 三 公 四 世</p>	<p>袁氏五公 袁 安 字 詠 公 安 子 周 陽 建 弟 陽 字 次 陽 四</p>	<p>荀氏二仁 唐 林 子 高 連 伯 高</p>	<p>兩唐 唐 林 子 高 連 伯 高</p>	<p>二班 彪 叔 皮 固 孟 堅</p>	<p>二卿 馬 嚴 威 卿 馬 牧 瑞</p>	<p>二謝 安 萬</p>	<p>二陸 機 士 衡 雲 士 龍 又 陳 陸 瑜 琰 後 魏 陸 曄 弟 恭</p>	<p>二范 宣 齊</p>	<p>二王 我 衍 又 義 之 子 獻</p>	<p>三王 國 安 璠 又 安 石 安</p>	<p>二荀 晉 人 道 玄 閻 道 明 俱</p>	<p>二吳 通 玄 隱 之 又 通 微</p>	<p>二孫 譙 庶 梁 東 莞 人</p>	<p>二母 陳 嬰 母 知 廢 王 陵</p>	<p>二高 九 間</p>
--------------------------------------	-------------------------------	---	---	-------------------------------	-----------------------------	---------------------------	-----------------------------	-------------------	---	-------------------	-----------------------------	-----------------------------	-------------------------------	-----------------------------	---------------------------	-----------------------------	-------------------

三蘇	亮輝又執鞭又父	兩邢	子明子才
二魏	季景收	二柳	機昂隋人
二鄭	從蕭河東吹鳳翔	二蓋	文達文懿以儒學
二衛	武元衛伯蒼儒術	二市	嚴厚宋徽
二李	延建	二郝	晉郝情弟雲又都
二扈	蒙載後周人兄弟	二宋	庠公序祁子京
二吳	有泰卿克冲卿		
二劉	隋煒煥唐懿之博之風朔宋靖之清之論煥		
二李	東之受王珪序云	二杜	純孝錫茲君章
二程	遠過二疏又補序	二任	汝道聖臣師中時
二管	明道伊川	二林	敦功子仁敏脩子
兩龔	師優師常兄弟齊		
三張	勝君賓舍君情又夫弟大壯		
三鳳	載玉陽協景陽元李陽亦曰三陽晉人		
三鳳	收德音元教世稱河東三鳳		
兩鳳	北齊崔陵弟仲文同日拜官又隋魏景義景		
三殷	粹純殷宏於殷漢	三周	弘正弘操弘直弘
三何	思登遜子明東海	三陸	南齊陸慧曉三子
三李	後魏訛靈遜	三靈	傳融三子靈慶靈
三馬	子結兄子靡子尚	三張	嘉貞延賞弘靖又
三岑	義仲振仲休		

三嵇	憑君後道坊於陵居新昌坊汝士居靖恭坊	三崔	北齊崔暹季針
三獻	張獻誠獻恭獻甫	三羅	北齊羅人隱郭齊
三秀	杜正玄正藏正倫	三陳	宋充史充佐充
三洪	造景伯導景嚴遇	三曾	又宋召資錄資
三劉	敬原父敬貢父奉世敬欲一曰二劉		
三沈	邁文通括存中途叔達文通孫晦祖孫狀元		
三孫	立節子勸勵父子知名號梅江三孫		
三雋	陳公弼兄子庸論俱中進士里人表間		
四黃	李晃仲黃榮李黃勳少黃敬叔黃		
四括	李平伯括括仲括隱括括保李括見北史		
四使	北齊李渾弟渾渾俱聘陳子湛為使副		
四洪	朋龜父舅駙父奕王父明鴻父見黃庭堅詩		
四謝	懋岐舉廉世充同榜登科號臨江四謝		
四呂	大中進伯大防微仲大鈞和叔大臨典叔		
四錢	易希白子彥遠明	四韓	綜緯維鎮億八世
五常	馬良字季常鄉里云馬氏五常白眉最良		
五之	王叔之子洪之微之孫之獻之		
五寶	常年學序輩聯珠若五星又五代寶禹鈞五		
	致祥致厚五桂		

<p>五張 知春知玄知晦知泰知然兄弟五人皆明經</p> <p>五姓 杜正猷行典五族王亮孫振張方平寓睢</p> <p>二龍 許功子持典承恩南唐徐氏鉅銘宋呂瞻叔</p> <p>司馬 侯唐鳥承此承恩南唐徐氏鉅銘宋呂瞻叔</p>	<p>三龍 蜀李朝兄弟三人號李氏三龍</p> <p>四龍 李脩子亮叔訓秀皆為牧守房詒四子豫坦</p> <p>五龍 周葵五子與子羽子仲子明子良見汝南</p> <p>六龍 晉下無雙先賢傳沙移五子紹子怡子明子良見汝南</p> <p>六龍 晉下無雙先賢傳沙移五子紹子怡子明子良見汝南</p>	<p>七龍 陸微崔微俱兄弟七人號七龍</p> <p>八龍 荀叔八子儉字伯慈魏字仲慈靖字叔慈</p> <p>九龍 荀叔八子儉字伯慈魏字仲慈靖字叔慈</p> <p>十龍 荀叔八子儉字伯慈魏字仲慈靖字叔慈</p>	<p>三虎 後漢賈彪字偉節兄弟三人並高名而彪最</p> <p>三虎 後漢賈彪字偉節兄弟三人並高名而彪最</p> <p>三虎 後漢賈彪字偉節兄弟三人並高名而彪最</p> <p>三虎 後漢賈彪字偉節兄弟三人並高名而彪最</p>
--	--	---	---

<p>五箇五陳 陳之五王</p> <p>八達 達之八王</p> <p>三諸葛 諸葛之三王</p> <p>四李杜 李杜之四王</p> <p>三蘇李 蘇李之三王</p> <p>兩波 波之兩王</p> <p>三列 列之三王</p> <p>三珠樹 珠樹之三王</p> <p>二皇甫 皇甫之二王</p> <p>三少 少之三王</p> <p>奕世忠義 忠義之奕世</p> <p>一時三侯 侯之一時</p> <p>四子秉節 秉節之四子</p> <p>三世益州 益州之三世</p> <p>三世東宮 東宮之三世</p>	<p>三諸葛 諸葛之三王</p> <p>四李杜 李杜之四王</p> <p>三蘇李 蘇李之三王</p> <p>兩波 波之兩王</p> <p>三列 列之三王</p> <p>三珠樹 珠樹之三王</p> <p>二皇甫 皇甫之二王</p> <p>三少 少之三王</p> <p>奕世忠義 忠義之奕世</p> <p>一時三侯 侯之一時</p> <p>四子秉節 秉節之四子</p> <p>三世益州 益州之三世</p> <p>三世東宮 東宮之三世</p>	<p>三少 少之三王</p> <p>奕世忠義 忠義之奕世</p> <p>一時三侯 侯之一時</p> <p>四子秉節 秉節之四子</p> <p>三世益州 益州之三世</p> <p>三世東宮 東宮之三世</p>	<p>三世東宮 東宮之三世</p> <p>三世益州 益州之三世</p> <p>四子秉節 秉節之四子</p> <p>一時三侯 侯之一時</p> <p>奕世忠義 忠義之奕世</p> <p>三少 少之三王</p> <p>二皇甫 皇甫之二王</p> <p>三珠樹 珠樹之三王</p> <p>三列 列之三王</p> <p>兩波 波之兩王</p> <p>三蘇李 蘇李之三王</p> <p>四李杜 李杜之四王</p> <p>三諸葛 諸葛之三王</p> <p>五箇五陳 陳之五王</p>
---	---	---	---

五世吏部	南史何尚之能載高為敬容
三世選部	謝莊淪覽唐劉林甫祥道齊賢
四世絲綸	胡宿宗愈交修世持
五世多繡	唐炯祖肅父詢叔介允淑問
三世學士	李昉宗諤昭 三世司空 呂文穆文靖
三人鳳閣	唐王擇從易 三世譜學 正獻 質炯匪之補
三世忠義	劉韜子羽瑛 三世尹京 梁穎適子美
一門五侯	晉人周札懋贊縉綬
三代金吾	趙通與父才子岐三代執金吾
五世侍中	南齊陸玩萬 三世左丞 常仁約濟弘
三世中丞	唐陳慎子矣 一家三節度 唐趙擊弟
奕世令望	王洽為中書令子飛復繼之
四代掌誥	張嘉貞延賞弘靖次宗
三世掌誥	李德林百藥安朝義仲又為中書徐齊
穆氏四子	穆寧四子贊贊員賞皆以守道行誼顯
粹世以吟	味日之贊為醢贊為醢員為醢贊為醢
二門子弟	各著名節
二案二相	吳陸遜凱
父子五相	唐常仁約子承慶嗣立鄭均瑜子覃朗
六世同封	王方慶曾祖蔡至孫備六世封石泉

再世賢相	朱昂弟協皆享冒壽謂之諸宮二味陳
八葉宰相	蘇瓌子頌 三世相輔 蘇瓌子頌 蘇瓌子頌
六世名德	王覽導洽珣 一門三相 王橘起鐸
九世清德	羊祐世吏二千石九世並以清德聞
五世盛德	魏王昶子湛湛子承承子述述子坦之
七世著述	文中子家傳七世皆有經濟之道而位
宗室九相	李適之規夷簡程石田知柔林甫
五世相韓	張良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惠來
一門忠孝	王父平相慶王傳忠王 謝瑛 二子
八世博士	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欽八世為博
歷世名節	束叔頭榮昂憲承家唐素頤曰歷世名
溫顏二家兄弟	大雅在隋與思魯俱在東宮弟彥
泰並典校	松閣二家兄弟各為一時人物之盛學
父子狀元三家	安德裕子守亮張去華子師德渠
崔李鄭薛三祖	崔駰子固 崔駰子固 崔駰子固
祖共稱西祖	祖共稱西祖 祖共稱西祖 祖共稱西祖
祖共稱西祖	祖共稱西祖 祖共稱西祖 祖共稱西祖

李臣七人

三公左輔右弼前缺後丞見孝經鄭氏

皇明盛事

父周子三公張輔子王愬朱永

品儀智子銘新子尚主宋許子瑛

李璣子廷相父文賜安簡宗周

文康子九王毅文裕白恭宗周

文毅子九王毅文裕白恭宗周

文毅子九王毅文裕白恭宗周

文毅子九王毅文裕白恭宗周

文毅子九王毅文裕白恭宗周

文毅子九王毅文裕白恭宗周

文毅子九王毅文裕白恭宗周

文毅子九王毅文裕白恭宗周

文毅子九王毅文裕白恭宗周

文毅子九王毅文裕白恭宗周

文毅子九王毅文裕白恭宗周

文毅子九王毅文裕白恭宗周

文毅子九王毅文裕白恭宗周

文毅子九王毅文裕白恭宗周

文毅子九王毅文裕白恭宗周

文毅子九王毅文裕白恭宗周

文毅子九王毅文裕白恭宗周

文毅子九王毅文裕白恭宗周

文毅子九王毅文裕白恭宗周

彊識畧二十三卷終

卷之三

壬午

陽春園

卷之三

奎雨趙錄兩陸錢

<p>游俠 史記 朱家劇孟郭解 前漢書 朱家楚田仲劇孟王孟郭解萬幸 後漢書 朱家通史記 韓嫣李延年 前漢書 郭通趙陝韓嫣李延年 石顯淳于長張放董賢史記 曹沫專諸瑤瑛最政荆軻</p>	<p>刺客 史記 曹沫專諸瑤瑛最政荆軻</p>	<p>滑稽 史記 先生東郭先生西門豹 史記 司馬季文</p>	<p>貨殖 史記 范蠡計然子貢白圭猗頓烏氏牟氏程鄭兒孔氏師史任氏 前漢書 范蠡子精白圭猗頓孔氏麻巴寡婦清蜀卓氏程鄭兒孔氏丙氏刀閒師史宣曲任氏</p>	<p>宦者 後漢書 鄭衆蔡倫程璜曹騰卓起侯覽曹節呂波張璠 鄭衆蔡倫程璜曹騰卓起侯覽</p>	<p>文苑 後漢書 杜篤王隆夏恭傳黃香劉歆李先蘇順劉珍葛洪王延壽 後漢書 趙壹劉梁連謙鄭玄侯瑾高亮張超 補衡</p>	<p>黨錮 後漢書 劉淑李膺杜密劉祐 陽春園 後漢書 趙壹孔昱范康檀敷劉儒賈彪何顗 帝后紀 一十二卷三十卷 列傳八十八卷</p>	<p>獨行 後漢書 周嘉范式李善王仲業武陸績戴封李先賢 後漢書 范式李善王仲業武陸績戴封李先賢</p>	<p>方術 後漢書 任文公郭憲許揚高獲王喬謝夷 後漢書 任文公郭憲許揚高獲王喬謝夷</p>	<p>逸民 後漢書 野王二老 向長 達明 周黨 王霸 嚴光 後漢書 野王二老 向長 達明 周黨 王霸 嚴光</p>	<p>列女 後漢書 趙宣妻王霸妻姜詩妻周郁妻曹 後漢書 趙宣妻王霸妻姜詩妻周郁妻曹</p>
---	--------------------------------	---------------------------------------	---	--	---	---	--	--	--	--

溫法正開羽孟達杜微姚弋仲廖立李嚴彭萊蔣琬
姜維許靖劉巴諸葛瑾來敏李德何遜向寵張裔周
唐劉文靜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宋趙普
元耶律楚材燕希憲劉秉忠唐朱敬則李昭德吳師
德伏仁晉謝安和鑒王導唐李泌附記陸贄附記宋
李綱范宗尹朱勝非呂頤浩趙鼎張浚附記李寶魏
虞允文守成洪中房嘉公孫弘魏相丙吉東
漢伏湛宋弘馮勤常彪第五倫來女黃瓊晉王彪
何充蔡謨唐魏徵王珪馬周郝處俊魏元忠姚崇
宋傑張說蘇頌盧懷慎張九齡韓休張嘉貞楊綽
崔佑甫姜公輔杜黃裳李吉甫李德裕鄭絳宋沈倫李昉
宋瑋呂蒙正張齊賢呂端李沆向敏中畢士安趙
準王旦李迪王會呂夷簡杜衍文彥博范仲淹韓
琦富弼王安石附呂誨唐价鄭俠司馬光呂公著
蘇頌陳俊卿杜範元治利谷孫康里脫披難
漢蕭望之王嘉後漢楊震附奇秉賜彪修李固周
子榮王成陳蕃王允附王宏士孫皓趙岐晉張華
晉識事卷之十四陽春園
宋索紱唐褚遂良杜讓能鄭畋宋范純仁韓忠彥
呂大防文天祥家鉉翁元脫脫太平徐美之傅亮
謝晦

謀

漢於敵尹翁歸趙廣漢尹實北魏李崇宋張誅沈

以成其謀有善惡君子用之以成其善小人用之以

善惡則謀之善惡則謀之善惡則謀之善惡則謀之

盜賊之謀則亦盜賊之謀則亦盜賊之謀則亦盜賊

謀之深則亦盜賊之謀則亦盜賊之謀則亦盜賊之

能其外也神聖則亦盜賊之謀則亦盜賊之謀則亦

之輕也天下莫能化之陰符未嘗輕以示人故曰其

幾也命可謂之化陰符未嘗輕以示人故曰其幾也

凡若千人從明翁利川子安君臣自之固窮小人下

者以神聖盜賊之謀則亦盜賊之謀則亦盜賊之謀

不然而必為神聖盜賊之謀則亦盜賊之謀則亦盜

君子必入於神聖盜賊之謀則亦盜賊之謀則亦盜

而不容已彼小人之為盜賊則所謂其天機之本心

之而巳矣此又古今學附之辨也陽春園

崔浩附秦王猛楚伍員秦商之辨也陽春園

附代厲秦張儀陳軫犀首蘇秦范雎之辨也陽春園

非漢附陳平即食其陸賈叔孫通賈誼晁錯之辨也

荀彧附記子聚其賈誼叔孫通賈誼晁錯之辨也

董昭附記子聚其賈誼叔孫通賈誼晁錯之辨也

宋劉梁後周王朴元都經

安重誨後周王朴元都經

將

自問陣之對出於孔子學若遠分組立軍旅為

請豈真不知此特有為而言耳現夫文事武備之

容謀實守儒者之聖人而抱不傳之秘者徒以武

以謀之守儒者之聖人而抱不傳之秘者徒以武

而失之矣荆川子之集傳也非所以盡軍旅之事也

凡若而人為開創之集傳也非所以盡軍旅之事也

見以下若而人為開創之集傳也非所以盡軍旅之事

見以下若而人為開創之集傳也非所以盡軍旅之事

見以下若而人為開創之集傳也非所以盡軍旅之事

見以下若而人為開創之集傳也非所以盡軍旅之事

見以下若而人為開創之集傳也非所以盡軍旅之事

見以下若而人為開創之集傳也非所以盡軍旅之事

見以下若而人為開創之集傳也非所以盡軍旅之事

見以下若而人為開創之集傳也非所以盡軍旅之事

后

武夫二心之臣儒者之所不為也其言必有所不

信仁勇嚴心養氣之旨也無智之德而曰將者治

忘儒之實也其節以審信之則從不信則去即

姐豆也顧可學以不審信之則從不信則去即

道之說也儒者所不為也其言必有所不

義非若後世為儒者所不為也其言必有所不

之書耳若後世為儒者所不為也其言必有所不

大學段若身當其試規一而後用之如詭詐之術

學段若身當其試規一而後用之如詭詐之術

武子成敗之故可謂之術也其言必有所不

東漢元帝吳王夫差之故可謂之術也其言必有所

李光弼郭元振之故可謂之術也其言必有所不

高祖宋趙範之故可謂之術也其言必有所不

博爾周法尚之故可謂之術也其言必有所不

附前相如秦白起西魏常山趙子龍之故可謂之

山東李相如秦白起西魏常山趙子龍之故可謂之

唐李相如秦白起西魏常山趙子龍之故可謂之

飛姜維魏延吳周瑜呂蒙陸遜李雲之故可謂之

八赤龍魏延吳周瑜呂蒙陸遜李雲之故可謂之

謀謝玄隋吳周瑜呂蒙陸遜李雲之故可謂之

雲南元元吳周瑜呂蒙陸遜李雲之故可謂之

東夷隋吳周瑜呂蒙陸遜李雲之故可謂之

衛青霍去病孫劉元安都廣德招北夷趙李牧之

世忠劉玄吳周瑜呂蒙陸遜李雲之故可謂之

子勇元吳周瑜呂蒙陸遜李雲之故可謂之

軍中世衛王都南夷東漢馬援宋附孫劉玄吳周

順而正者也其歷代之為正不順則達而入於和

不順而正者也其歷代之為正不順則達而入於和

不順而正者也其歷代之為正不順則達而入於和

不順而正者也其歷代之為正不順則達而入於和

不順而正者也其歷代之為正不順則達而入於和

不順而正者也其歷代之為正不順則達而入於和

不順而正者也其歷代之為正不順則達而入於和

不順而正者也其歷代之為正不順則達而入於和

不順而正者也其歷代之為正不順則達而入於和

不順而正者也其歷代之為正不順則達而入於和

不順而正者也其歷代之為正不順則達而入於和

不順而正者也其歷代之為正不順則達而入於和

不順而正者也其歷代之為正不順則達而入於和

不順而正者也其歷代之為正不順則達而入於和

外燒蔡京附記蔡攸黃潛善洪伯茂秦檜湯思退
 鄧若水史嵩之賈似道洪公儲漢江克北齊祖
 元阿合馬盧世榮聯杰漢孔唐張湯唐延齡史吉溫
 實固三國熊周晉王竹五代馮道宋陳宜中
 自古篡殺之臣其物皆有大功於王室而卒至
 相軋動于利害之私相激以至於此非其本心也
 是不然當其始事之時已萌覬覦區區建年藉以
 壓服人心正欲遂其僭竊之圖耳豈能心於文好
 可夷也已燕之泥其迹使此輩得親司馬歸附
 子孫諸葛誕宋劉裕附子孫王鎮惡齊蕭道成附
 子孫沈攸之梁蕭衍附子孫王僧辨王琳陳霸
 先附子孫北齊高歡附子孫北周宇文泰附子孫
 梁朱溫南唐徐溫李昇周郭威柴榮

亂之生必有所從始也於微而成於著蓋由上
 下溺於晏安互為家祿小豔不輯至於大成藉
 亂下溺於晏安互為家祿小豔不輯至於大成藉

奸妖或假符命珍都越郡元斥如戲卒至於蔓延
 而不可救譬諸水火不能塞於消消熄於星星及
 其燎原赴海之勢已成乃欲從而遏截之不可得
 已知微居子尚知所慎也哉漢董卓附李
 元呂布香景隋宇文述于文化及智王恭附雲定
 未崇梁侯景隋宇文述于文化及智王恭附雲定
 興唐朱此附李忠臣李懷光宋張邦昌苗傅劉正
 希烈朱此附李忠臣李懷光宋張邦昌苗傅劉正
 考吳曦元李璣附王文純李羅漢籍何犀金大央
 國阿里出虎僕散忽土金訖石烈元鐵失
 天道後舉者騰莽者草昧之豪傑此皆閑於天
 建德先漢劉盆子張角張魯晉孫恩後魏破六韓
 隋宋道漢劉盆子張角張魯晉孫恩後魏破六韓
 分鎮即古封建之道故諸藩侯纂為一例夫
 也卑自唐室中乘德威不親世主務為姑息偷取
 一授以節鉞八柄遂移於下至使偏裨士卒殺逐主
 帥不惟不治其罪因以其位界之甚至諸鎮連結

鎮
 莽
 國
 希烈
 考吳
 國阿
 天道
 建德
 隋宋
 分鎮
 也卑
 一授
 帥不

鎮
 莽
 國
 希烈
 考吳
 國阿
 天道
 建德
 隋宋
 分鎮
 也卑
 一授
 帥不

儒
也哉
奴南
鬼符
于東
西突
諸蠻
孔氏
仁而
入者
已孔
以異
求而
而能
性而
假竊
者也
巧於
以與
之無
識畧
身自
子張
及為
儒迭
定性
諸儒
至考
欲以
考亭
疑其
謂道
以求
多經
夫之
之別
為的
竹於
頭隨
明之
一也
也哉
奴南
鬼符
于東
西突
諸蠻
孔氏
仁而
入者
已孔
以異
求而
而能
性而
假竊
者也
巧於
以與
之無
識畧
身自
子張
及為
儒迭
定性
諸儒
至考
欲以
考亭
疑其
謂道
以求
多經
夫之
之別
為的
竹於
頭隨
明之
一也

抽後錄其本在於隋寓性情而要其所至可以輔相
能盡之意已得之於韻味之餘所謂以神用
也原其本在於隋寓性情而要其所至可以輔相
錄其本在四聲八病之說乎使辨體裁已矣非
深於詩者也字心畫也八卦肇始六虛闢義辟
穎之以傳萬民類之以察字之為用大矣况夫點
畫含性情願存血脈穆修熙熙之道儒者亦有
取焉顧可少哉故曰游於藝道學宋周敦頤
程顥程頤呂大絳楊時謝良佐熊定張載邵雍
陸九淵陳亮朱熹楊簡呂祖謙呂祖宏張栻陳
集適其德秀元許衡吳澄周奇卿漢董仲舒揚
隋王通傳經易漢用何孟喜附孫期晉王向
宋胡瑗書漢伏生歐陽生夏侯勝附論後漢段
陽欽孔偁附年歌等師傳特漢申生韓固韓嬰
衛宏毛萇附論春秋漢胡毋生唯玉嚴彭祖
丘江公張蒼等東漢下恭何休生二戴梁皇侃北
齊熊安生孫俊後漢馬融鄭玄魏王肅崔靈
唐陵助宋五經後漢馬融鄭玄魏王肅崔靈
齊麟安生孫俊後漢馬融鄭玄魏王肅崔靈

藏署卷之七

恩隋劉焯史漢司馬談子遷東漢班彪子固宋范
附趙昉劉焯史漢司馬談子遷東漢班彪子固宋范
晔晉陳壽習鑿盧北齊魏收唐姚思廉李延壽劉
知幾吳兢宋宋初鄭無元歐陽玄文柳宗元
宋歐陽脩附梅堯臣蔣之奇全蘇洵蘇軾蘇轍曾
筆張末元姚舜虞集詞周屈原漢司馬相如
羅玉榮內建安七子阮籍附成瞻子嵇康晉陸機
左思陶潛宋謝靈運顏延之鮑照齊謝朓唐陳子
昂李白附張旭裴旻王維杜甫常應物宋黃庭堅
陳師道字晉王羲之附諸子孫許邁唐懷素
元趙孟頫字

隱逸或遠或以風世仲連而下諸君子或默或語
要之皆有入聖之資得孔氏為之依歸當不在莊
閨求賜之下惜乎聖遠教衰未克各因其資之所
近以遂其冲虛恣縱高尚之志雙屈於野而龍光
於朝所謂以無用為用上於風而已矣可為世道
深慨也周魯仲連漢王貢兩龔傳叙梅福後漢龐
嚴光郭泰黃憲徐穉袁閏陳寔王烈常寧田疇龐

方技 荆川子意若曰易不云乎言天下之至勝而
生有司以本也說者猶以所貴者三而歸之
六經語治而為可以語道器以加之矣然語理而
家之與夫六藝之工醫卜堪輿占氣星曆方技之
小術與夫六藝之工醫卜堪輿占氣星曆方技之
而折衷之者未可以為理而以不盡心則六經之
家之與夫六藝之工醫卜堪輿占氣星曆方技之
於六官也故方技傳而天蓋六經之學所由已
顯劉敬胡宿金馬庚李忠武九思漢李周光東明
之隋張胃胡宿金馬庚李忠武九思漢李周光東明
蕭占北齊房良李淳風僧一法元郭南齊明
康吉附漢京房良李淳風僧一法元郭南齊明
劉義史命唐李虛中才桑道茂修郭松元張
索建相伯溫朱震應易敷道末修郭松元張
律唐杜術魏朱震應易敷道末修郭松元張
華佗許胤宗宋履安時附金張元素劉完素
元張從正李杲朱震安時附金張元素劉完素
巧匠道元郭忠恕希照黃筌宋李公麟

釋 佛氏之教盛於聖王之世其所以為世
所仰慕者四德人而為之者有焉此所謂
地之質粹而無瑕者一也其所以為世
之質粹而無瑕者一也其所以為世
謂之質粹而無瑕者一也其所以為世
無欲觀其所謂靜也其所以為世
靜而欲觀其所謂靜也其所以為世
虛之基也故曰其所以為世
虛通不為也故曰其所以為世
方員無所倚之學實覺規矩未嘗有
有方員無所倚之學實覺規矩未嘗有
反力為從之學實覺規矩未嘗有
有方員無所倚之學實覺規矩未嘗有
矣漢之儒者昧於自然之理而欲
為典範之學實覺規矩未嘗有
為典範之學實覺規矩未嘗有
員為典範之學實覺規矩未嘗有
員為典範之學實覺規矩未嘗有
義為典範之學實覺規矩未嘗有
義為典範之學實覺規矩未嘗有
於無拘滯其方員之學實覺規矩未嘗有
自守拘滯其方員之學實覺規矩未嘗有
虛寂則謂此其方員之學實覺規矩未嘗有
佛氏則謂此其方員之學實覺規矩未嘗有
侯考後儒之學實覺規矩未嘗有
有謂後儒之學實覺規矩未嘗有
氏謂後儒之學實覺規矩未嘗有
耳謂後儒之學實覺規矩未嘗有
主謂後儒之學實覺規矩未嘗有
經是謂後儒之學實覺規矩未嘗有

宗越水華成龍牙才歸隱采真無所知覺禪師
塔銘性者靈虛寂之體生天地宰萬物歷萬劫而
始不壞者也性無方所居於簡物必有附以攝之
全其固而不常存者升降消息忽之機所以攝性而
則帶為幻假未嘗相雜一命自古論作命合非歸
老氏其曰常無欲以觀其妙無中之中有倖宗也
有欲以觀其竅有中之一觀其妙無中之復曰當
是謂長生久視之道是教也大易言之詳矣要其
所言不出於身心兩字性以心言神之宅也今以
身言氣之門也神氣和是已未寶之以生者也道
謂觀妙也中節之和脩身也致中和則天地此位
於性是為還丹所謂觀復也致中和則天地此位
萬物此育所謂宇宙存乎萬化歸於身得一而
易未嘗說於吾儒之教孔云無意無必無固無我
勿助勿忘然之妙用是即吾儒之藥切大候所謂
王陽明先生卷之十下

珠光似是非者也後之養生者雖皆本於老子
門曲見狗象執有詩張發幻以求長生而其上者
以無為為宗旨得其神氣出入之機守之以至於忘
已後為妙舉非旁門幻術要亦何如也魏主川子墓
道所自尹喜而下凡若干人未知何如也魏主川子墓
百餘年火者七八十年或五六十年而止了錄終
幻住世和光幻滅綠消超然而逝如此而已矣畢終
使家有五品仙道之說要多寓言未足據也然則
所謂長生久視之道果何所指耶到子曰天下治亂
亂古猶今也五情若樂久猶今也四體安危猶今也
今安得獨保其多况古今一體安危猶今也然則
噶尹善列架冠莊周魏伯陽鍾離權呂巖韓湘
竹筴米禾何仙姑陳搏劉玄英張用成馬自然石
泰薛道光陳楠白玉蟾彭祖朱橘王壽昌王純一等
姑諱慶瑞劉履玄丘靈鐵卸大通王震存王壽一
馬承慎葛洪李蒼張道陵張繼先張宗演附正一司

教真大道教太乙教傳仙張三丰潘永張正
月鼎趙元陽周玄真周顯仙張三丰潘永張正
釋道之學者性無聲臭之肯不傳於世為二氏
與佛之旨而失之與也今之儒者類能主張是說
以三教之旨而失之與也今之儒者類能主張是說
指之應成性往何由而無其與所謂無方而實
有無以異聖學何由而明乎大道雖無方而實
諸日月運行精華所聚實有貞明之體始能得天
而久照而本無方所之可求也知此則知聖學之
宗傳而二氏毫厘之差始可得而辨矣

彊識畧二十四卷終

彊識畧二十五卷

崇陽吳楚材國賢編

劉日

居處部

宮 黃帝作宮室見白虎通堯使禹作宮見世本釋

名宮穹也屋見垣上穹隆也風俗通云室其外也

宮其內也玉海云古者貴賤所居皆稱宮禮記儒

者之言環漢以來乃定為至尊居稱殿黃帝有合宮

殿等詳黃圖覽

室 室實也人物實滿其中也黃帝見廣成子于空

同之上退築時室席白茅閒居三月間至道堯有

衡室之問聽於民也舜考太室之義明堂之中央

室也夏五室象五行也武王牧室牧豎之室也周

禮冬宮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

漢有金匱石室金匱石室又謂之祕室若宣

室正室溫室溫室各取爾西南隅謂之隅室

中隱隅處也又謂之窰東北隅謂之屋漏東謂之

宮

殿 蒼頡篇云殿大堂也商周以前其名不載秦始

皇始作阿房前殿漢有白虎明光承明唐有金鑾

宋有講武魏有太極歷代沿革不一詳觀若道經

叢霄紫虛陽宸等殿又非所倫

陛階也應劭曰陛者升堂之陛王者必有執兵陳於階陛之側群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漢高祖五年諸侯上疏始稱陛下其制左城右平平以文導相亞次城者為陛級也又尊者之陛曰納陛孟康曰納內也謂鑿殿基際為陛不使露也顏師古曰尊者不欲露而升陛故內之於甬下也又九錫有納陛謂受此陛以上殿也周禮王會同之舍設陛極亦作陛

階釋名梯也言有等差又級也陛也砌也亦作階黃帝降東階見舜土階三等孔子立作階主階也西階賓階也

樓說文云樓重屋也劉熙釋名以為牖戶諸射孔高明觀遠樓樓然也門上為之以望則謂之譙門漢武帝時方士言僊人好樓居黃帝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帝乃造井幹樓高五十丈在建章宮中井幹垣也見六帖方士誕妄不足信然公玉帶上黃帝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園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蓋樓之始

也十洲記崑崙山有十二玉樓又麗譙高樓也亦戰樓無威鶴列於麗譙之間見莊子

閣亦樓也周書五宮堂咸有深閣上林賦重重曲閣黃帝時白鳳巢于阿閣見世紀又名扈閣至漢蕭何造石渠閣其下礮石為渠以導水若今御溝因為閣名藏所收入關圖籍成帝於此藏秘書焉見三輔黃圖又天祿閣亦蕭何造劉向校書處天祿獸也武帝開獻書之路書積如山故外有太常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書之儲其後麒麟朝元龍圖寶文等名不一惟宋天章閣閣召問輔臣始重宰相今制東閣太學士立三老稱閣臣位隆輔弼云

閣漢公孫弘傳開東閣以延賢人注師古曰閣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門引賓客以別於掾史官屬又漢有三公黃閣鄭元注云朱門洞開當陽之正色也三公之貴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閣以示謙漢舊制晉金光唐紫宸唐宣光宋清華俱稱內閣

臺釋名云臺持也言築土堅高能自勝持也四方而高曰臺越人氏有傳教臺伏羲有八卦臺在陳

留神農有樂臺在魯教農臺在頓山海經有軒轅臺帝堯臺帝舜臺在崑崙山東北後世稱臺堯臺舜臺臺鳳皇銅雀等類稱名不一又柏寢苑居見晏子有木曰榭見爾雅

庭 說文朝中也又堂下至門謂之庭漢郊祀志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黃帝封湯有總街之庭見管子周有大庭公建少庭見汲冢周書承明金馬著作之庭見西都賦殊庭蓬萊中僊人庭也見師古注

堂 除地而屋堂堂高明也玉海云古者為堂自半禮記已前虛之謂堂半已後實之為室堂者當也謂當正向陽之屋堂始于黃帝墨子稱堯舜堂高三尺漢武故事有玉堂去地十二丈十洲記崑崙山有光碧堂西王母居禮堂上樓武堂下布武述老子居堂而應見六帖又廣雅云堂皇合殿也漢書堂皇上宮而無四辟曰皇

宅 說文人所託居釋名云擇也言擇吉處而營之也書畢命表厥宅里周禮國宅無征蒲城外有舜宅譙城西有老子宅瀨鄉記曲仁里是老子所生家說文戶牖之間謂之扃內謂之家易女正位乎

內男正位乎外正韻注居也宮也

第宅亦曰第言有甲乙之次第也漢書列侯食邑二千石受小一曰出不由里門而大道者名曰第室故有甲乙

第爵雖列侯食邑不滿萬戶不得作第其舍在里中皆不稱第又司馬相如檄居列東第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第東第甲宅

門 門從二戶象形也門鑰必以魚者取其不瞋目守夜之義也閭闔天門也闔門扉也闔門閭也畢門庫門雉門應門路門天子門也一曰王之正門曰應門部門曰畢門內至禁省為殿門外出大道

為掖門王行幸設車宮棘門惟宮旌門無宮則供人門司門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俱見周官開城外郭內之里門也閭里中門也閭市外門也閭門豎也門常昏閉故曰闔即守門隸人也官中門謂之闔考工記闔門容小扁闔小者謂之闔小閭謂之闔連閭謂之蔭堂樓閣連小屋也又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見豫卦賓于四門見舜典

闕 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也門闕天子號令賞罰所從出也故謂之闕下古今注人臣將朝至此則思其所闕漢張樂官有東西二闕蕭何自題

蒼龍田虎又有建章鳳閣臨北道鳳在上也歷代闕名見玉海今謂之金闕詩家一云雙闕北闕魏闕脈稜帝闕之角西都賦

戶說文護也所以謹護門塞也又半開為戶又在

內曰戶在外曰門見易節卦初九不出戶庭九二

不出門庭禮戶開亦開戶闔亦闔將入戶視必下

又民家聯比謂之編戶見正韻注又戶扇謂之扉

門戶樞謂之根言門戶扇樞開可依殺為根也

塾爾雅門側之堂謂之塾左塾右塾見書家有塾

見禮白虎通云所以必有塾何以飾門因取其名

也明臣下當見於君先熟思其事也

竇周禮宮中之竇其崇三尺又華門圭竇自垣墻

之竇言也又田開水竇高陵令詩杜私竇使無棄

流是也又一竇之泉其音清也見六帖

閭里門周禮五比為閭二十五家也閭胥掌其閭

之徵令堯王天下民有孝慈力農桑者表其門閭

見六韜長安閭里百六十見黃圖按漢書石慶醉

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

里中長老皆走匿

觀觀觀也周置兩觀以表宮門其上可居登之可

以遠觀故謂之觀又周禮太宰正月始和垂法象

魏注云闕也雉門之外兩觀也正義云其上垂法

象巍巍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又天子

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孔子誅少正卯于兩觀

蓋魯諸侯之僭也漢以後有宜春甘泉屬玉水平

樂白虎等詳玉海似宏麗不止門闕

宇曲禮天子當宇而立謂門屏之間見論語注宇

亦作著左傳云朝著五行志朝內列位有定處所

謂表著也又門屏間見詩俟我於著乎而又門屏

之間亦曰除

禮記斧依周禮注制如屏風又以絳為質當東

西戶牖之間繡為斧文故曰斧扆天子見諸侯則

立負按負在背之是斧在後之而南面以見諸侯故周公抱成

王負斧扆今制御門即此義

屋室也周禮夫三為屋釋名大屋曰廡撫也又堂

下周也客堂曰序漢紀天子黃屋車蓋注天子車

以黃綰為蓋裏又櫓露上無覆屋也見釋名洛陽

記城上百步有一樓櫓又舜築塙茨屋見淮南子

又屋無壁曰皇漢胡建傳列坐堂皇說文因嚴為

屋棟頭曰广凡屋之類如廳廂廊廡庠序等字皆

從

房 室也又舍也見正韻注說文旁也室之兩旁也

尚書顧命有東房西房詩右招我由房則舞位也

秦始皇作阿房宮名也過主人欲謂曰煖屋或曰

煖房見王建宮詞

廊 漢武帝制曰虞舜游巖廊之上注晉灼曰堂邊

無巖峻之廊又廡也見正韻注周公作洛五宮明

堂咸有重廊秦有千步廊有走馬廊

府 周禮注百官所居曰府又曰府治藏府聚也周

百官府盟府見古官名策府群玉之山見穆天子

傳秦周輔軒秘府見風俗通漢兩府謂丞相御史

三公開府謂三府丞相府謂太府藏書謂秘府軍

旅無常居以帳幕稱莫府莫字通用魏晉以後諸王稱

府唐武德初邊鎮襟帶之地置總管府七年改都

督府開元三年始改京兆河南曰府

院 玉海云院者取名於周垣也正韻注宅也室也

廣韻垣院謂庭館有垣牆者曰院唐開元十三年

置集賢殿書院學士通籍出入聚書四部以甲乙

丙丁為次歷宋院名不同皆史官居之不與庭院

院落同稱矣若白鹿鷺湖石鼓嶽麓延平建安名

書院剛又講學校使官私建置不同

寺 司也廷也官舍有法度者官吏之所止也又寺

人闕官也又浮屠所居謂之寺亦以官府得名也

見正韻注自漢以來九卿所治之府謂之九寺其

以官名寺自北齊始也

省 察也視也自漢至唐有尚書省中書省元制天

下立十二行中書省故今稱各布政司為省云

坊 漢官闕名云洛陽故北宮有九子坊晉宮闕名

有顯昌休徵等坊王琰書云或云宮或云坊或云

寺此東宮中別有坊又中庶子稱坊詹事稱寺寺

同於九卿耳坊是通名如今朝之稱臺者也餘見

地理部

廬 寄也舍也周禮十里有廬漢志在塾曰廬又井

田有廬舍居喪有倚廬漢有承明廬在石渠閣外

直宿房杞梁有先人之敝廬莊子蘧廬傳舍也

庵 釋名園屋曰庵掩也自覆掩也又廣雅云屠蕪

庵也屋平曰屠蘇魏畧李勝為河南尹聽事前屠

蘇壞令人治之

亭 釋名停也人所停集又民所安定見說文又亭

榭供遊玩亭障為侯亭驛亭為郵亭始興記堯山

有堯故亭左傳注堯有湯亭扶風有召亭國語出
聖謂今亭也亭不自秦漢始風俗通漢因秦十里
一亭亭留也蓋行旅宿食之所館也又亭待又亭
亦平也夢書夢築亭功積成也夢亭壞恩澤傷也
齋燕居之室曰齋又洗心曰齋又書院精舍之別
名故曰讀書齋歐陽脩云若於此而齋或也自漢
宣帝已齋居決事或謂起于梁武蕭齊殆不然謝
玄暉有高齋詩杜甫居夔三徙居皆以名齋又書
堂精舍倣此

序 東西廡也廡堂下周廊見韻注顧命曰大訓在
西序河圖在東序爾雅曰東西牆曰序所以序別
內外今按古人版築以居牆亦廡下

館 客舍也荊州圖副襄陽縣南有桃林館是則餞
行送餞之所萃也周禮五十里有市市有館館有
積以待朝聘之客又客舍逆旅名候館公館公所
為也私館自卿大夫以下之家又云公館若今縣
之官舍也周禮注候館樓可以觀望者也黃帝居
大廷之館見列子帝館甥于貳室見孟子馬援傳
作館宇當通用漢武召文學之士舍之上林中璠
氏館後世館名不一唐宋始有史館今翰林編纂

居之

舍 市居曰稅舍禮有客弗館弗問其所舍漢書
班婕妤居曾城舍趙合德居昭陽舍後漢米佑車
駕幸講舍陳寔為郃林宗輩立精舍又野人為圓
屋如蝸殼故曰蝸舍

衙 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駕又早晚衙集也世說
云近代通謂府廷為公衙即古之公朝也字本作
牙訛為衙詩曰圻父王之爪牙大司馬掌武備象
猛獸以爪牙為衙故軍前大旗為牙旗出師則有
建牙之事軍中聽號令必至牙旗之下又古蜜蜂
辭雖無官職一日兩衙凡官寺聽事吏卒以晨晡
兩時致恭天子御正朝亦名正衙見藝文類聚一
謂之官衙一謂之廳事

驛 置騎今之遞馬也釋文云以車曰傳以馬曰遞
孟子注馬遞曰置步遞曰郵置傳驛之所因名置
見顏師古注又仁義先王之遽廬舍一宿而去見
莊子漢四馬高足為直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
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軺傳故今總曰驛傳漢
自鄭莊置驛以迎送賓客故亭傳謂之驛唐三十
里置一驛非通途大路則曰館故通謂之館驛唐

正元八年門下省奏郵驛條式應給紙券元耶律
楚材始定驛令請給官符印給牌制定分例今
制水驛置船路驛置馬俱請給兵部勘合符驗大
牌俱有廩餼有律例

鋪 設也陳也賈肆也俗作舖筆談曰驛傳舊有馬
步急遞三等急遞最遽日行四百里准軍行用之
熙寧中又有金字牌急脚如遞古羽檄也日行五
百里今制急遞鋪鋪十五里有鋪司鋪共遞送
公文晝夜須行三百里不許差使私役其邊情發
驛馬飛遞者不在此限

窓 說文穿壁以木為交窓所以見日也向北出墻
在墻曰牖在屋曰窓又櫺櫺門子窓隔也排房室
之疏也釋名窓聰也於內視外謂之聰明又明堂
之制八窓四闔七十二牖侯鯖錄云察窓也蒼頡
以小室為察

堦 說文堦塗地也禮記天子赤堦故今謂之丹堦
一曰鳳堦前漢尚書奏事明光殿省中以丹朱漆
地故曰丹堦

邸 舍也周禮四圭有邸漢制九郡國有朝宿之舍
在京師者率名邸邸至也言所寢至也今人謂逆

旅為邸蓋出於此漢百官表初置郡國邸屬少府
注謂主諸罷之邸定陶王願留國邸故諸王所居
皆曰邸季布為河東守至留邸一月是罷有邸也
齊王肥入朝呂后置酒齊邸是國有邸也何武為
揚州刺史奏事至邸是刺史至邸也質支有垂蠻
夷邸門是蠻夷亦有邸也今十王府四夷館均謂
之邸

街 說文四通道也風俗通京師非一街者雋也離
也四出之路雋離而別又漢宮殿疏長安有八街
九市洛陽有二十四街街一亭

巷 里中巷直曰街曲曰巷故后穆誕寔之隘巷宮
中謂之壺又宮中長廡相通曰永巷詩亦云巷伯
又天子公侯通稱鄣子儀永巷家人三千又烏衣
巷是街巷今京師五城謂之街街街元人胡
語若云胡人
意大同

廚 俗作厨庖屋也說文云庖食厨也大庖見詩太
吳取犧牲以供庖廚見帝王世紀興錄後師廚傳
見漢宣帝詔

竈 創也創造食物也孟夏祀竈見月令竈脈額也
仲尼讀春秋老聃踞觚聽之又騷除騷音掃又曲

災五突分煙作龜當辰巳間隙地取土以水和美酒泥之以癸亥日脩之廣四尺長五尺欲安兩釜長七尺子孫富貴作龜餘泥不可泥井井餘土不可泥龜龜君壬子日死不可治龜祀龜以五月辰日巳丑卯日正月巳丑日四月丁巳日龜君禪字子郭衣黃衣被髮從龜中出呼其名可除凶惡見五行書淮南子黃帝作龜死為龜神又雜俎云龜神名隗狀如美女又姓張單字子郭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龜馬狀如促織穴於龜側龜神每月晦日上天言人罪狀大者奪紀紀者三百日也

蜀藏畧

卷之二十五

十四

楊春園

小者尊笑見抱朴子今世傳鬼谷響卜法齋戒擇日然燈安鏡注水執杓秘禱所云隨杓所指杓鏡出門聽人語言無不響應又張子房臘日見龜形祀以黃羊暴富蕃衍故今臘日祀龜

廁

溷也又圓也見說文隸人溫廁見儀禮溫塞也

為人復往寮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偃謂廁也見庚桑篇廁行清箭行中受糞者也見漢書注趙襄子入宮塗廁范雎養簣廁中栢子有李赤傳程師孟作登溷詩

廁名其中

檻

欄也櫬也見韻注文選伏櫬檻而俯聽古語云

朱欄曲檻則檻與欄非一也漢朱雲折檻楚辭照檻扶桑

欄

一曰欄楯王逸注云縱曰欄橫曰楯楯間子曰

欄欄楯本殿上臨邊之飾亦以防人墮墜今言鈞

欄是也見趙德麟侯鯖錄今又云欄杆亦曰闌干

罌思 屏也漢未央宮東闕罌思師古曰罌思連闕

曲闕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罌思然一曰屏

也釋名罌復也罌思也言臣將請事於此復思也

字亦作罌演義云織絲為之象網羅交文之狀蓋

宮殿簷戶之間也雜俎稱殿楯護鳥雀王篇云屏

蜀藏畧

卷之二十五

五

陽春園

上雕刻形如罌狀正韻注從復思之說云

鋪首 御覽作輔首後漢禮儀志曰施於門戶為飾

三輔黃圖未央宮前殿金鋪 戶注云扉上有金

花似獸及龍蛇鋪首以銜環也百家書云公輸般

之水蠡適出頭般以足畫之蠡引閉其戶終不得

開般遂用之門戶為鋪首見風俗通一云商以水

德取螺首與此說似不然

鵠尾

唐會要曰漢武栢梁殿災越巫獻術言海中

有魚名鰐其尾似鵠激浪則降雨遂作其形像于

殿脊以厭火災

馬 桓木也遮欄于門以止行人一謂之鹿角始

于三代今王門設之

廟 黃帝升天群臣取几杖立廟祠之見軒轅本紀

廟貌也死者不可見立廟像貌之也見詩疏

庫 釋名云庫舍也物在舍也齊魯謂庫為舍又說

文庫兵庫所藏帑金帛所藏府文書所藏按天有

天庫藏府之星見春文王者審五庫之量見禮五庫

謂車庫兵庫祭器庫樂庫宴罷庫見月世但謂庫

起于湯武禁五庫藏五其非也

廐 馬舍也釋名鳩也聚也牛馬之所聚也周禮校

人掌頡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三乘為皂三皂為紫

六繫為廐六廐成校按天子十二閑邦國六閑後

世稱天閑昉此又法廐者六閑之舊制也

倉 藏穀廩見韻注藏米粟曰廩見周禮發倉廩脩

囷倉見月令囷鹿見國語廩人注舜完廩公劉積

倉其起于陶唐之世乎說文倉皇取而藏之故謂

之倉露積曰廩

園 說文牢閑養牛馬園也秦漢有虎園詩執豕于

牢注曹群也又牢閑養牛馬園也曹植云徒園牢

之養物

苑 蘊也言薪蒸所蘊積也見風說文苑有園

曰囿囿猶有也詩正義有蕃曰園有牆曰囿漢書

注養鳥獸曰苑苑有垣曰囿種植謂之園又苑囿

在東方物所生也見白虎通雍氏禁山為苑見周

禮黃帝鳳集東園見說苑湯作囿奉宗廟簡士卒

見淮南子周文王有靈囿秦有五苑若漢武上林

甘泉周三四百里剛又濫觴云

園 說文樹果曰園樹菜曰圃太宰九職二曰苑

囿毓草易貴于丘園詩九月築場圃文選鳴鳳夥

于黃帝之園家語孔子射瞿相之園莊周為吏漆

園見史記仲子桔槔灌園見白帖梁孝王築東園

名兔園今曰梁園又有淇園黎園玄圃唐園

藩籬 韻注云藩樊也籬也竹籬亦作離詩介人維

藩易羝羊觸藩左傳吳人藩衛人之舍賈誼過秦

論築長城而守藩籬按正韻藩籬並作籬字

牆壁 牆謂之墉廣雅曰墉垣牆也釋名云墉障也

所以自障蔽也垣援也人所依阻以為援衛也墉

容也所以蔽隱形容也壁辟也言辟禦風寒也舜

作室築墻茨屋見淮南子天子賁墉注大墻正直

也諸侯疏杼注疏裏也杼亦墻也言疏殺其上下

不得正直見尚書大傳又門屏曰蕭牆見韻注一作牆見鄒陽傳牽帷牆之制

承塵 釋名施于上以承塵土也即仰塵一云頂隔後漢雷義得罪人金于承塵即此周禮幕人掌幣綬之事

管籥 周禮司門掌授管鍵方言關西謂之鑰鐵鎖

琅當長鎖也見六帖謹守管籥見漢書啟籥見金

滕縶籥見老子為縶見莊子滕縶見正韻一作

壇 封土為壇除地為禪又壇而不屋桓公即壇而

立賓戚鮑叔輩故漢高築壇拜韓信又孔子坐杏

壇之上又列國諸侯盟會有壇故曰壇坫又壇墀

見禮儀記

柱 廣雅楹謂之柱住也楹亭也亭亭然孤立也稅

梁上短柱節柱頭斗拱又謂之窠即櫨也枅謂之

疾朱儒下小方也薄謂之肩雜當謂之梁棟謂之

浮注屋隱也根門兩旁木也闌亦作泉門中楹也

椽榱也秦謂之樓周謂之椽魯謂之桷又屋如椽

曰椽堯舜采椽不刮屋連聯椽謂之檐接也接屋

前後也楚謂之招旅也連旅之也椽綿也連綿

頭使平也上入曰雀頭形似爵也磳柱下石也

以木今以石又謂之鵠石又謂之礎尚書傳大夫

有石材庶人有石承注石材柱下質也石承當柱

而已不外出為飾○演繁露云古無村名今之

村即古之鄙野也凡地在國中邑中則名之為都

鄙美也言其人物衣製皆雅麗也凡言美者曰都

曰子都都人士車騎甚都是也及外郊野則名之

為野為鄙言其樸拙無文也曰鄙者如列子自謂

鄭之鄙人是也故古語謂美好為都麓陋為鄙本

此為義也隋世已有村名唐今在田野者為村別

置村正一人故世之鄙陋者因以村名之東坡詩

不飲外酒嫌其村又交戟謂諸門部各陳屯夾道

其旁設兵以示威武交節立戟以遮呵出入也又

邸閣貯糧俗名為倉又屋垂謂之宇宇下謂之廡

步檐謂之廊峻廊謂之嚴漢選六郡良家子為羽

林郎一名嚴郎言禦侮嚴除之下也

豫識畧二十五卷終

彙識卷二十六

崇陽吳楚材國賢編

劉日平應占校

飲食部

飯 饋餽稔也。滿食飯也。餽蒸飯氣也。見說文。黃帝始蒸穀為飯。見周書。飯食。食。食。見周禮。膳夫掌王之飲食。食用六穀。黍稷稻粱。稭稊。見禮記。又灼穀為之。亦曰饌。亦曰食。食半蒸曰饋。雜飯曰粗。乾飯曰餼。熬稻曰餼。飯。以米和之也。饋以羹。澆之也。飯壞謂之飯。飯。臭謂之饋。沙入飯曰慘。所謂饗者。設盛禮以飯賓也。見晉書。又呂氏春秋曰。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稭。南海之秬。閩澤九章曰。粟飯五十糲。飯七十稗。飯五十粢。飯四十八御。飯四十二古。史考神農時始有釜。甑。火食東方朔神異記曰。東方有人名黃父。以鬼為飯。以霧為漿。

粥 黃帝始烹穀為粥。見周書。養老糜粥。見禮。廣雅曰。粥糜饘也。釋名。糜煮米使糜爛也。粥灌於糜。粥粥然也。鼎銘有饘粥。以餉余口。說文。粥謂之饘。宋衛謂之餉。又饘厚粥。饘薄粥也。方言。陳楚食麥謂之饘。鄭中記。井州斷火作乾粥。中國以為寒食。又

膏糜見御覽。陳太丘令元方季方炊飯成糜。

羹 釋名。汪也。汁汪郎也。說文。五味和也。燒豕肉羹也。廣雅。謂之清淮。南子。豆之上先大羹。禮記曰。大羹不和。餽羹有菜鹽。豉其中。菜為其形象。可食。因以餽為名。又羹定羹。齊皆羹熟也。又說文。雁肉羹。釋名。檀香氣也。王逸注。有菜曰羹。無菜曰臠。堯食藜藿之羹。楚辭云。彭蠡斟和雉羹。以事帝堯。又糝食。融食見周禮。又記曰。太羹和糝。不糝說文。糝以米和羹也。又糝米糝。食見通俗文。糝麥曰糝。

糝 風俗記云。俗以藜藿糝黍米。以淳濃灰汁糝之。

糝 風俗記云。俗以藜藿糝黍米。以淳濃灰汁糝之。

二

陽春園

今爛熟於五月五日及夏至日。啖之一名粽。一名角黍。蓋取陰陽尚相表裏。未分散時之像也。屈原楝葉事見歲時部。又盧循遺劉裕以益智。粽子裕荅以續命湯。又麥料。蘇料。糖。鉗。麤。麤。并脆。安乾。特見御覽。又餉洋也。糝米謂爛洋洋然也。方言。謂之張皇。餉謂之餉。今人謂之白糖。說文。米。葉。煎也。餉。餉中着豆屑也。餮。熬稻。張饘也。

敢 釋名。嗜也。五和調和頃之而成。乃可甘嗜也。故齊人謂敢聲如嗜。

餅 釋名。并也。溲麥麵使合并也。說文。麵。饘也。方言。

謂之餠或謂之饅或謂之餠世言餠饅是虜中渾氏也氏為之非也又入爐熬者名熬餅亦曰燒餅入籠蒸者名羹餅亦曰饅頭小說云武侯征孟獲人云蠻俗必殺人以其首祭神武侯不從因雜羊豕肉以麵包之象人頭以祭後人遂謂饅頭入湯烹之曰湯餅亦曰濕麵曰不托曰饅饅不托者言不以掌托也俗云饅饅者非見繁露入胡麻着之曰胡餅石季龍諱胡改胡餅曰麻餅晉人飲食中有寒具乃環餅也齊明帝食裹菜侯思正食籠餅即饅頭也又湘山野錄有酸餠蓋轉酸從食轉餠

通鑑纂要卷之二十六 楊春開

從酉耳又有冷淘齊書有起餅起者入教麵中俗書教為酵令鬆鬆然也宋忌仁宗諱讀蒸為炊

饅 周禮遵人養籩之實糗餌粉養鄭康成云二物皆粉稻黍米所為合羹曰餅餅之曰養蓋餌即饅也西漢宮內九月九日食餅令人長壽故今為俗演繁露云養即今人書為糗恐餌養粘故粉大豆以傳之糗糗大豆也

麥饅 鄭中記始於并州之乾粥世俗每至清明以麥與秫以杏酪煮為羹粥俟凝冷裁作薄葉沃以餚若蜜而食之謂之麥饅御覽謂醴酪又糗餌以

棗栗豆果羹之今謂花糕又糗熬米也精乾食也見說文又拒粒膏環也又天寶中麴以三斤四兩為一

鹽 有二種引池而化者周官所謂監鹽也今鮮州安邑墾地為畦引水沃之水耗而鹽即成籍民給役謂之畦戶謂之夥鹽煮海為鹽者河淮浙閩凡六路謂之未鹽周官所謂散鹽也煮鹽之地曰亭場民曰亭戶或謂之竈戶胡中鹽出於木或出於石夏鹽出於池其色或青或白或紅或紫其味或甜或苦

通鑑纂要卷之二十六 楊春開

為鹽史記宿沙澤鹽公之臣或曰炎帝時諸侯東為之得見食貨志鹽沙結白鹽波出素積雪中春乘霜暑時取鹽海賦今粵中近海有鹽埕周圉物為漏漏下水入池日曬成鹽

壘 周禮醢人掌共五壘通俗文淹非曰壘淹薤曰墜又細切曰薤全物曰薤今中國皆言薤江南皆言薤見侯鯖錄

醢 酸味亦曰醢周禮醢人女醢掌供五齏七菹九醢用穀以酒立酒醢醢之物醢謂之若酒宋諸都有未與醢以酒醢又醢之造麥為醢以醢酒又醢之用枝麥一類而三四出醢之是

醢 肉醬雜肉者曰醢 周禮醢人臠女醢二十人

謂女如曉曉者掌璽署令一人丞二人掌供
之也物有鹿兔羊魚雞史記璽千鈞比千乘
釋名阻也生釀之遂使阻於寒溫之間不得爛
也又麋鹿為菹又水草之謂周禮又有韭菹蒹菹
又枚乘七發白露之茹史記公儀食茹而美又釋
名生淪葱薤曰菹

醬 周禮膳夫掌王饋食醬百有二十甕內饗選百
羞醬南越餉醬又榆枋芍藥葫蘆鹿尾醬見六帖
蜜 飴蜜見禮蜜餌見騷蜜房見蜀都賦又陳昉得
蜀糖輒以蜜澆之曰與蜜本莫逆楊殿經黑石蜜
蜜本拓漿煮漿
與蜜本不同

肉 說文肴雜肉也臠漬肉也膳宗廟熟肉也穀梁
曰服者俎實祭肉也生曰服熟曰膳蓋社肉也兩
記濡肉臠決之方言凡暴肉及牛羊五臟謂之膊禮
人漫曰脔齊人滑曰醢又肉之美者脔之注秦
熊之掌輸音之醢醢醢又肉之白紫醢之羊又腹
脔魚腹下肥肉見少儀注醢折牛百葉也
百葉為牛脔而片分折故云見演繁露

脯 古史考曰燂人鑽火始裹肉而燂之曰炮周
書曰黃帝始燂肉為炙炙於大上也詩燂炙芬芬
脯 說文乾肉也備脯也搏薄脯搏之屋上也腕骨
脯也胸脯脰也釋名脯搏也乾燥相搏著也修脯
也乾燥而脯也周禮膳人掌乾肉

又羊血曰鮠以血作之增酸味使其甚苦加菹其中
可以消酒又鮮鹿取血煮其腸謂之熟洛河又羗
煮貆炙翟之食也又漢靈帝好胡飯京師效之並
見御覽

鮓 釋名菹也以鹽米醱魚肉為之如菹熟而食之
也漢昭帝釣得蛟命大官為鮓又孟宗寄母魚鮓
陶侃寄鮓鮓王瑩設鮓鮓白樂天有劉禹錫饋盧
旅鮓房壽造舍風鮓潤川貢鮓魚鮓安祿山有野
猪鮓六帖以張華辨陸士衡所餉龍鮓遂稱鮓為

華物可笑
膾 釋名會也細切肉散分其赤白異切之乃會和
之也內則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又牛羊魚之
腥聶而切之為膾又郎官膾因張翰得名
鯖 五侯不相結賓客不得往來樓護傳會五侯間
各得其意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為鯖世稱五侯鯖

食 釋名殖也所以自生殖也危言云何太宰曾有
安平公食單韋僕射巨源有燒尾宴食單段承相
文昌有食經五十卷號那平公食憲章庖榜曰煉
珍堂在途曰行珍館虞仲有食方謝諷有食經各

一 卷孟蜀食典一百卷東坡在黃州書云居士

今日已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

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以此告之一曰安

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

侈食 厄言云何曾食日萬錢子劭日二萬錢和審

日三萬錢高陽王元雍一食數萬錢李衛公德裕

至一杯羹二萬錢韋侍郎陟至廚中棄遺直萬錢

元承相載用食物碗器至三千事

蔡太師京師數百人包于亦十五人段永相有

老婢名膳担四十年間百餅僅九餅可謂法孫節

度承佑一宴殺物命十數蔡京每餅九餅可謂法孫節

承佑每謂人今日富有小四海矣謂南越北紅

羊東之鹽西粟皆備也尸子曰禁封必南海之鹽

北海之鹽西粟皆備也尸子曰禁封必南海之鹽

所餉為鯖蓋其和之名何太宰每宴不食尚方所

食武帝令就其家取之帝幸芳林園就虞仲求味獻卿乃以

百人各持項璫帝供膳食燕肱有異於常問乃婢

人乳飲之齊武帝幸芳林園就虞仲求味獻卿乃以

體不快驚大官不及上欲求飲食方不得後

爾良可 笑也 食之多者史彌遠頗七十餘一飯斗米稱肉注云

稱三十斤也符堅神蓋郎憂然等三人每食飯一石

肉三十斤長至丈九尺理或勝之宋明帝敗白肉

至二百斤蜜漬鱸一頓數金蘇蕭頤背敗白肉

齊王好食鷄卵日進鷄七十餘江王如江無畏好
食鱸魚頭日進鱸魚三百可為的對
王食 陶隱居服穀玉搗如米粒乃以苦酒消令如
泥亦有令為渠者書以玉食對威福則玉食惟王
者得用示一隆無二如古桑用斧若云齊而王食
恐齊時用玉為器如灌匱以瓚邪見演繁露又王
敬傳王食注言精好如玉
味 師曠荀勗符朗皇甫謐妙於味者也彭鏗易牙
毛德祖虞仲曲良翰彭湘潔余媚娘工於味者也
魏文齊武隋煬吳質何曾何劭和嶠王愷王濟石
崇劉穆之徐湛之何勗阮佃夫朱斤羊侃元龜元
琛崔瞻爾朱文畧韋安石韋陟裴兌元載段文昌
李德裕趙雄武孫承佑陶穀蔡京張俊張鉉侈於
味者也廉頗樊噲王鸞典韋李勣勇於味者也宋
明山濤劉道真江淹蕭頤胄鹿宜孫馬郁廖易之
張齊賢張慤趙雄洪於味者也張易之張昌宗韓
績酷於味者也羅友陳仲潛猥於味者也鄭子公
御斟司馬子期小人於味者也宋南康公劉邑嘗
鮮于叔明嗜臭魚云天下佳味惟長孺嘗人瓜甲
見無波泥與南中積結蜜酒不乃漢何以異
食品 厄言云段成式所載今摘其尤者翠物腹藥

脆桂蠹石鮓無葵美鱸蘇膏荆錫竿炙煩臙餠餅
 餛飩拒救炙糗胡子蟹蝦胡精細飄鯉梨吟當醬
 紫葛述蕩擊旋象約河限鉢華洛鱗洞庭鮒濯水
 鮭珠翠珍菜黃鮓翼野梁會稽菰不周稻玄山禾
 揚山榛南海桓壽木華玄木葉夢澤芹具區菁揚
 標薑招搖桂越輅茵長澤卯三危露崑崙并黃頤
 雁醒鯖二物見南史虞仲傳新鱖子蒲葉松竹根粟鰯子鮓
 麻胡麥綠施并千里尊萬史鱸足鱸萬鑿鱸張
 掖九葵豉大狍炙蜀檮炙路時腊搜天腊凡當餅
 大扁錫馬鞍錫白龍含黃龍舍阿韓特餅櫻桃餠
 蠔餅又有龍上車九湯中半九即子瞻誤以爲半九者也又稱
 當時蕭家餛飩可以淪茗更家粽子白瑩如玉韓
 約家櫻桃餛飩色不變曲良翰能爲驢驢馳蜂炙
 及衣冠家名食有涼胡突鱸鱉魚臙連菜鑿鑿皮
 索餅 食品又有隋煬鑊金龍鳳鱗唐清風飯用水
 品飯龍睛粉龍腦末牛酪漿調同阿餅碎肉與麵
 事畢下米池冷透進之同阿餅辣驕羊大羊也
 之蕭家麥穗生寒消粉生即酥又乳特鐵烙其乳
 王尖麵以消熱鹿馬王筋羹而出之乳湯可注硯餅
 以爲金陵有七妙蓋可照面餛飩湯可作勸盃
 可映字飯可打擦臺濕麵可穿結帶醋可作勸盃

寒具爵著驚動十里人附國進九釘牙盤食即陽
 公經 謝諷食經中畧節五十三種北齊武成王生
 羊膾細供沒忽羊羹急成小餠飛鸞膾咄嗟膾剔
 縷鷄炙酒十樣卷生龍鬚炙千金碎香餅子卷折
 鷺糕脩寶卷交加鴨腊君子釘越國公碎金飯雲
 頭對爐餅剪雲所魚羹虞公斷酢魚羊僊料紫龍
 糕十二香點臙春香泛湯滑餅象牙鉗湯餅浮萍
 麵金裝韭黃艾炙白消熊帖乳花面英加料鹽花
 魚目專門膾拖刀羊皮推膾折筋羹香翠鴉羹朱
 衣飯餠露醬山子羊羔千日醬加乳腐金九玉菜
 臙鰾添酥冷白寒具天孫膾暗裝籠味高細浮動
 羊乾坤火餅乾炙滿天星含漿餅撮高巧裝壇樣
 餅楊花泛湯糝餅天真羊膾魚膾永加王特烙羊
 成美公藏蟹含春侯二名如新治月華飯無憂脂
 連珠起肉渾羊設最爲珍食置爲於羊中內實梗
 肉五味全熟之熱洛河射鹿煎腸食之同昌公主
 傳有消靈炙紅虬脯部進蓮花餅餡宋龜樓子膾
 仇士良亦明香脯王真公主逍遙炙素韋巨源食
 單有單龍金乳酥通籠但用獨隔曼陀樣夾餅公
 巨勝奴酥安賢妃紅加味婆羅門經高麵蒸御

言女一和一本宗耶三才土三一

王安石言如三桠二葉也云參果

用輟之今茶葉之用編中國外夷亦然惟閩廣
 間用未茶耳張又薪水記揚子江第一二曰惠山
 寺石泉三曰虎丘寺石井四曰單陽井五曰揚州
 大明寺井六曰吳松江七曰淮水而李季卿又以
 廬山康王谷水第一雪水第二十又李約云茶須
 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有焰者老湯三沸
 非活火不能成也茶貴社前其次火前寒食前也
 其下兩前穀兩前也見學林色言云唐茶不重建
 高唐初造研膏繼造塊而既又佳者號曰京挺宋
 初置龍鳳模號石乳又有乳白乳而顯而必下
 矣丁晉公進雙鳳團至葉君謨又進小龍團神宗
 時復製密雲龍即東坡供佳客者哲宗改賜瑞雲
 瑞雲
 用龍則益精而小龍團下矣徽宗品茶以白茶第
 一又製三造細芽而端雲角龍下矣宣和庚子清
 臣可則其心一縷用清泉清之先瑩如銀芽再別
 去低取其心一縷用清泉清之先瑩如銀芽再別
 新時小龍宛然今建茶上雖龍團勝雪去龍腦諸
 為諸茶之別今建茶上雖龍團勝雪去龍腦諸
 也又其次陽羨之佳者而龍井六安之類皆
 下矣○蜀蒙山頂茶多不能數斤極重於唐以爲
 僊品今之蒙茶乃青州蒙陰山產石上若地不
 朱若而性涼亦不難得演繁露云蒙頂茶若獲四
 兩服其一則祛疾二即無病三即換骨四兩即爲
 清風蓋有自也
 酒 說文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也一曰造也
 吉函所起造也釋名云酒也釀之朱麴酉懌而味
 美也酒經云空桑穢飲醴以稷麥以成醇醪酒之

也烏梅女甃醅九投澄清百品酒之終也說
 文餘酒母也醴酒一宿熟也醪汁滓酒也酎三重
 之酒也醕薄酒也醕首酒也儀禮鄭玄注醴稻米
 酒也世本曰儀狄始作酒醕變五味以康作林
 春秋緯曰九黍爲酒陽據陰乃能動故以多
 釀黍爲酒周禮曰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辨三酒
 材辨五齊之名泛齊醕齊詩云夫飲之禮不脫履而
 之物事酒之禮統而酒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
 即序者謂之禮統而酒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
 不出者謂之酒故君子可以宴可以禮不可以沉
 不可以沉酒也周禮曰一獻之禮賓主百拜
 所以備酒也周禮曰一獻之禮賓主百拜
 飲 周禮膳夫飲用六清謂水漿醕醴醅醢也六飲
 五飲俱水居其上其次曰漿張衡賦斟白水以爲
 漿三曰醴醴粥爲之四曰凍暑月以雜糗爲和水
 者五曰醴以梅乾木瓜和水六曰醢以黍爲粥之
 薄者漢書柘漿析朝醒取甘柘汁以爲飲可以解
 醒
 酒名 清曰醕清而甜曰醢濁曰醢亦曰醢濁而微
 清曰醢厚曰醢亦曰醢重醢曰醢三重醢曰酎薄
 曰醢甜而一宿熟曰醢美曰醢苦曰膳紅曰醢綠
 曰醢白曰醢亦有醢醢酒去滓而苦者醢麥酒
 不去滓而飲者曰醢汁滓酒醢其未釀酒醉謂乳
 酒而醢又其一宿酒也有酒材秣稻是也有酒母

麴蘖是也糟酒滓也糠教皮也碎糠曰糠有酒成
甚熾腥熟

造酒 世本云儀狄作酒少康作秫酒杜康不知何
時人以酉日死故酉不會客黃帝內傳云王母會
帝于嵩山飲金液流暉之酒又王母薦穆王琬液
清觴見拾遺記

九醞 漢制八月飲酎說者曰酎三重醇酒也正月
旦造酒八月成名曰九醞又糯米一斗為上尊秘
為中粟為下鮮于輔云清者聖人濁者賢人海案
王莽時用麴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此
醴賣之齊也用此數計之米麴通用三斛取酒斛
種識畧卷之二十六 陽春園

別酒 桓温有主簿善別酒好者為青州從事惡者
為平原督郵注青州有齊郡從事謂到臍下平原
有葦縣督郵言在臍上也又魯酒薄趙酒厚見淮
南子

酒經 焦革善釀革死王績追述其法以為經又采
儀狄杜康以來善造酒者為譜又業法喜麴生風
味見類聚又陶人為器有酒經焉晉安人盛酒似
瓦壺之製小頸環口脩復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饋
人牲書云酒一經或二經至五經外境人聞五經

東帝迎於門乃知是酒五餅為五經焉見侯鯖錄
桑落 晉宣帝時羌人來獻桑落酒故九月賜百寮

飲蓋桑落河出馬乳酒羌人兼葡萄米獻毛經言云
蒲坂劉白墮所造成於桑落之候及語謂之桑落
後史補云河中桑落坊水所造也今按劉白墮晉
河東人善釀飲者酒不能醒毛為實貴酒之篇蓋
初飲皆醉故稱因名之桑落酒見洛陽府志

權醕 酒正掌酒之政令司龍掌憲市之禁令見周
禮漢興有酒酤禁其律三人以上無故群飲酒罰
金四兩武帝天漢三年初權酒酤唐初無酒禁自
肅宗乾元始宋真宗立為定武五文莊曰宋朝東
於大都總置提舉司一設總舉三十所每所一日
所酤不許過三十五石客商隨舉云今內外酒務
種識畧卷之二十六 陽春園

賜醕 禮大醕飲酒作樂趙武靈王行賞大赦置酒
醕五獻漢文帝賜醕三日唐賜宴中有權酒後訛
為碎酒

戒酒 見書酒誥詩賓筵衛元規酒後忤丁僕射以
書謝曰自茲因酒星於天獄焚醉日於秦坑又度
闌有斷酒戒皮日休有酒箴又堯置中衛尊文王
法酒旗
酒罷 滑稽酒船等見前器用部 大明會典公侯

一品二品酒注酒盞用金餘用銀三品至五品酒注用銀酒盞用金六品至九品酒注酒盞用銀餘皆用磁漆木器不許朱紅抹金描金庶民注用錫盞用銀餘磁漆

酒廚 今人謂公庫酒為兵廚酒言公庫之酒因犒軍而醞也漢步兵校尉掌上林苑兵阮藉聞步兵廚管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之尉兵廚之祖也見演繁露

酒令 自齊桓公始見韓詩外傳又名卷白波起于東漢橋白波賊如席卷故酒席言之以快人意見

酒賦

卷之二十六

十九

陽春園

林

酒德 本詩賓筵伐德劉伶有酒德頌王元之續焉又王績有醉鄉記蘇子瞻有洞庭春色中山松醪賦白居易有酒功讚李白將進酒意各有所指云

名酒 庖言云酒有瓊花露薔薇露玉窟春不凍春燒春麴米春金陵春羅浮春甕頭春梨花春竹葉春洞庭春蓬萊春海嶽春錦波春浮玉春風光春若下新豐蘭陵博羅湓水靈溪象洞曲阿乾和五酸九醞西市睦郎官清碧蒲郢筒又內酒曰黃封醖綠翠清蘭生玉璫

美酒 庖言云外國名酒西域有葡萄酒烏孫有青

田核酒烏丸有東牆酒訶陵有柳花椰子酒波斯拂麻有內汁酒北虜馬湮酒南蠻檳榔酒扶南安石榴酒又甘蔗土瓜根酒辰溪釣藤酒赤土國甘蔗酒真臘有朋芽肉酒波斯有三勒漿河南荒有文酒女數歲釀糟置壺於水中候女嫁決水取之味甚美真臘風土記美人酒於美人口中含而造之一宿而成今四夷酒以暹羅第一有醉千日而始醒者中山酒也有醉十日而始醒者枸樓國優漿酒也有行千里而始醉者桂陽程鄉酒也

酒賦

卷之二十六

二十

陽春園

林

太宗破高昌收馬乳葡萄種於苑中并得酒法仍自謂益之造酒綠色太白所謂鴨頭綠漢人一斗博涼州是也出南郡新書事文類聚云直城九醞流竹葉酒若便為茅柴酒米麥水三一而巳為真葉信宿香連竹外為柳酒酒所場帝造王璫酒十年不敗南來時即酒最有名出衡陽郡湖水成

拒壺 大祭祀必用鬱壺蓋釀拒黍為質而資鬱金草以為之色故詩人形容之曰黃流也

留飲 陳遵枝轄孔融坐客常滿致準閉關苛留又痛飲云杯酌中商君也又沈齊浮蟻在上泛泛然見文選七啟注

酒尾

見白樂天對酒詩容齋隨筆云唐人亦不



曉此義似云出於侯白酒律謂酒巡匝末坐者連
飲二盃為婪尾末坐遠酒行到常邊故連飲以慰
之寓貪婪之意庾言云猫以薄荷為酒雞以蜈蚣
為酒鳩以桑椹為酒虎以狗為酒蛇以茱萸為酒
謂食之而醉也

麴 酒母藥牙米並說文麴神實日合見白樂天詩
齊人麴麴名曰媒唐揚州等八道置權麴務宋至
道三年再下酒麴之禁

霹靂酒 暑月候雷霆時收雨水淘米炊飲釀酒故

名劉跋命酒為玉友裴楷呼酒為狂藥王無功醉

鄉記又酒家胡見年延年詩志林云僧謂酒為般

若湯魚為水梭花難為鑽雞菜東坡云蘇州一僧

作祭文云唯靈生在閭浮提不食不垢受契酒子

倒街卧睡想汝有何光率天爾時方斷得住何以

故得土之中無酒得沽

通鑑卷三十六卷終